鄭觀應集

顧廷龍題

鄭觀應集·上册

夏东元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金元
封面题字　　顾廷龙
封面装帧　　邹纪华

郑观应集

上册

夏东元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33.25　插页5　字数699,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书号11074·484　　定价（七）4.45元

前　言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长期经营近代工商业，一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达六十五年之久。他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捐得道员衔。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了和投资于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倚鹤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生于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卒于一九二二年五月。郑观应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他一生言行，大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的，并基本上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他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记述他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作品，现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编为《郑观应集》；一是医药卫生和封建迷信方面的作品，如《中外卫生要旨》、《富贵源头》、《陶斋志果》等，本集不予收录。此外，关于郑观应的许多未刊信件另有专辑，本集也未收录。《郑观应集》的作品，上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下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达六十年之久。它们不仅是郑观应个人思想和行动的记录，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洋务运动史的面貌。

郑观应是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书中的思想观点，包括对邻国关系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立场。但为了保持郑著的原貌，这次收录时，一仍其旧，这是需要说明的。

《郑观应集》分上下册。上册收录《救时揭要》、《易言》三十六篇本、《易言》二十篇本、《盛世危言》(将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校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下册收录《盛世危言后编》、《香山郑慎余堂倚鹤老人嘱书》、诗歌等，并附录吴尹全辑的《倚鹤山人事略》和编者所编的《郑观应年谱简编》。如果说上册主要是郑观应的思想反映，下册则主要是他一生社会实践的记录。

参加本集编辑工作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七九级研究生于醒民、杨晓敏、黄继宗三同志。

本集所收资料，得到国内有关单位和海外学者的大力支持，其中一些珍贵资料系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提供；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美国新泽西乌普萨拉学院陆培涌教授也代为寻觅。在此一并感谢。

夏东元

编辑说明

一、本册收录《救时揭要》、《易言》三十六篇本、《易言》二十篇本、《盛世危言》(将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校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等书。《救时揭要》是用一八七三年刻本；《易言》三十六篇本是用一八八〇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排印本；《易言》二十篇本是用上海淞隐阁排印本；《盛世危言》是用郑观应自己校订的，一八九四年的五卷本、一八九五年的十四卷本和一九〇〇年的八卷本；《南游日记》是用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六五年根据台北中央图书馆珍藏的清稿本的影印本；《西行日记》是用招商局一九一二年的排印本。本集均加新式标点。

二、关于《救时揭要》的版本有两种说法：一是一八六二年；一是一八七三年。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凡例》中说，《救时揭要》于同治元年(一八七二年)“承江苏善士余莲村改正”后刊印问世。本集所收的一八七三年刻本，基本上是反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情况的，有些也涉及七十年代初的历史。书首余治(即余莲村)的《序》和郑观应的《自序》，都是一八七二年所写。在郑的《自序》中有“随所见闻，频登《申报》”的话。《申报》在一八七二年创刊不久，确登有郑观应几篇文章，如《澳门窝匪论》、《拟遍考医家以救生命论》、《论戒杀放生说》等，它们都为《救时揭要》所收录。根据这些情况，疑无一八六二

年《救时揭要》版本。

关于《易言》的版本有两种说法：一是据郑观应自己说，《易言》三十六篇本于一八七四年在香港刊行，因“丑不自匿”，并惧“僭且招尤”，而尽量收回。收回后将三十六篇本删并为《易言》二十篇本。一是认为《易言》三十六篇本只有一八八〇年中华印务总局一个版本，即《易言》的第一个版本，怀疑没有一八七四年的版本。这样，《易言》二十篇本应是一八八二年① 前后问世。存疑。《易言》三十六篇本原分上、下两卷，从《论公法》到《论吏治》十八篇为上卷；从《论边防》到《论裹足》十八篇为下卷。本集不分上下卷。

关于《盛世危言》的版本很多，但经过郑观应手定的正规版本是三种：一八九四年的五卷本② 、一八九五年的十四卷本和一九〇〇年的八卷本。至于其他版本，例如：《盛世危言二编》、《盛世危言续编》（这两书的书名虽不同，但内容相同），除去它们收录的《易言》三十六篇本，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部分文章：《西学》、《洋器》、《驭夷》、《借西兵》、《立同文馆》、《西算》、《绘地图》、《水利》、《树桑》、《停武试》、《严盗课》、《专对》，李提摩太等人的文章：《水雷》、《造炮》、《管工》、《救火》、《病会》、《纺纱》、《治兵》、

---

① 《易言》二十篇本刊印时，《瓶山菜园下佣识》说：“前年又有携至香港付梓者。山人尤之而无如何，……乃特加删改旧目三十六篇厘并为二十。”因此，如果说一八八〇年中华印务总局三十六篇本《易言》为第一个版本的话，那么二十篇本《易言》应在一八八二年问世。

② 编者看到《盛世危言》五卷本最早的版本，是宏道堂刻本，标明“光绪甲午仲春付印”，并有存书者陈敏如所书“[光绪]二十年四月廿三日书”字样。故《盛世危言》五卷本最早问世应在一八九四年春。宏道堂刻本比一般通行的五卷本缺少四篇：正文《考试下》一篇，附录《训俗·天下四大宗论》《防边下·行军以间谍为先论》、《铁路·中外铁路论略》三篇。

《机器局》、《机轮纺织》、《轮船》、《铁路火轮车》、《电气》、《电报》、《煤气灯》、《气球》、《照画》、《电炮》外，以及《盛世危言统编》的十七篇附录：《论西学宜设特科》、李提摩太《论开煤矿之益》、《西法有益于民论》、李提摩太《格致宜创新机器说》、《制造钢铁记略》、《气球考》、李提摩太《农人新法记略》、李提摩太《电学考》、李提摩太《各国开辟非洲论》、华金昆《练兵论》、《水陆二军互用议》、《中倭兵制不同论》、李提摩太《论水师》、《南洋兵轮战守议》、《水雷外壳造法》、《论守土以炮台为重》、《台防记略》外，在内容上都超不出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的范围。本册中的《盛世危言》，未收十四卷本增加的《五洲各国全图》和“附《亚细亚洲铁路图说》”。

三、本册所收录的书，郑观应的署名各不相同。《救时揭要》署为“香山诚中子荥阳氏著”；《易言》三十六篇本署为“铁城杞忧生著”；《易言》二十篇本署为“铁城慕雍山人著”；《盛世危言》五卷本署为“香山郑观应陶斋辑著”；十四本署为“香山郑观应陶斋纂著”；八卷本署为“香山郑观应陶斋著”；《南游日记》署“郑官应谨志”；《西行日记》署“郑官应志”。

四、《盛世危言》从五卷本到十四卷本、八卷本，篇幅都是增加的，十四卷本比五卷本增加一倍以上，八卷本比之十四卷本尽管有增有减，但增多于减。为此，本书以五卷本为基础，将十四卷本和八卷本增加的篇章插入有关地方，加注说明；其相同的篇章，先用十四卷本对五卷本校正，有改动处加注说明，如八卷本对十四卷本无更动，概不加注说明。十四卷本新增加的篇章，则用八卷本校正，有改动处加注说明。若增加文句、段落，则将增加的内容置于正文中的“〔　〕”内，并在“〔　〕”内的文字前

标明“十四卷本增：”、“八卷本增：”字样。凡删改处，一概加注说明。此外，《盛世危言》五卷本的某些篇章，在十四卷本、八卷本中是重写或基本重写的；十四卷本新增的篇章，八卷本重写或基本重写的，则将这些重写的文章编在原篇之后，两篇并列，加注说明。

《盛世危言》五卷本正文中的原注文，无标题的附录或附言，以及十四卷本、八卷本在五卷本、十四卷本中所增写的正文，均用新五号宋体；十四卷本、八卷本在五卷本、十四卷本中所增写的正文中的注文，无标题的附录或附言文中的注文，十四卷本、八卷本在五卷本、十四卷本正文中所增写的注文，均用新五号活体；脚注中所引的有关文章的注文，均用六号活体。其他各书正文中的注文亦用新五号宋体。

由于校编之后，《盛世危言》已不是原来的任何一种版本，故不再分卷。

五、《盛世危言》五卷本到十四卷本、八卷本有篇名变动的问题：一是五卷本某一个论题原为一篇或两、三篇，到十四卷本、八卷本增为两篇或多篇，而且篇名也都更动，本集则用更动后的篇名，并加注说明。如五卷本《议院》篇，十四卷本增写《议院下》，并将《议院》改题名为《议院上》，本集即用《议院上》、《议院下》篇名；如五卷本《防边上》、《防边中》、《防边下》三篇，十四卷本增为八篇，八卷本增为九篇，并将《防边上》、《防边中》、《防边下》，改为《边防一》、《边防二》、《边防三》，与增写的《边防四》、《边防五》、《边防六》、《边防七》、《边防八》、《边防九》一致，本集则用改动后的篇名，并加注说明。余类推。二是五卷本的篇章，到十四卷本、八卷本只是标题改动；十四卷本新增篇章，到八卷

本只是标题改动，本集则选用贴切的标题，加注说明。

六、《盛世危言》五卷本、十四卷本某篇附录的全文或部分内容，到十四卷本、八卷本时，被移置于他篇之后的，本集原则上将此附录置于五卷本、十四卷本原篇之后，而在他篇附录处存目，加注说明；但少数则视情况而置于他篇附录处，原附录处存目，加注说明。

七、《盛世危言》八卷本某些篇名下有“甲午后续”四字，其实“甲午后续”者不止这些篇，但没有这四个字，为了保持原样，一仍其旧。

八、《南游日记》影印本中，有郑观应亲笔修改的字句，本书概按改定的排印；被删去的字句如是涉及思想政治方面内容的，则将它们抄录在脚注中，以备参考。

九、原书中的错漏字，根据其他版本或勘误表的正字直接改正，并加注说明改正的根据；如无改正根据，则将正字置于〔 〕内，加注说明；如某一句话与文义相违，而别的版本又未修正，则仍保持原文，加注说明。凡衍字均加〈 〉号。

十、原书的译名，如“英镑”为“英磅”，“拉丁”为“腊顶”，“挪威”为“璃威”，“柏林”为“伯灵”，以及当时通用的字如“销”写为“消”等，一仍其旧。

陶齋先生六十歲小像

剛方正直不合時宜

志在救世公而忘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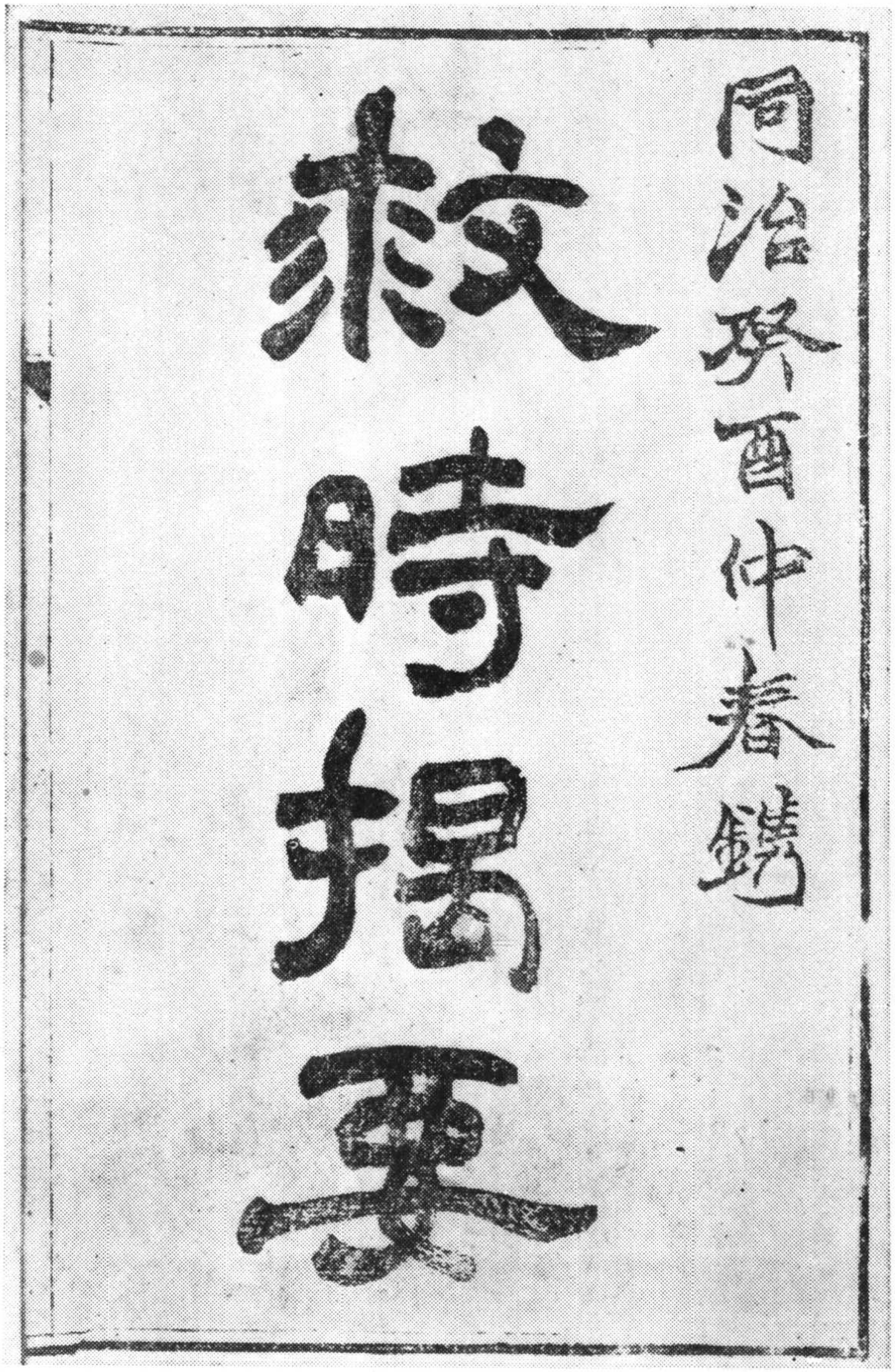
勇於爲善勞怨弗辭

清廉自矢中外咸知

卓哉此公知音其誰

愚弟吳廣霈拜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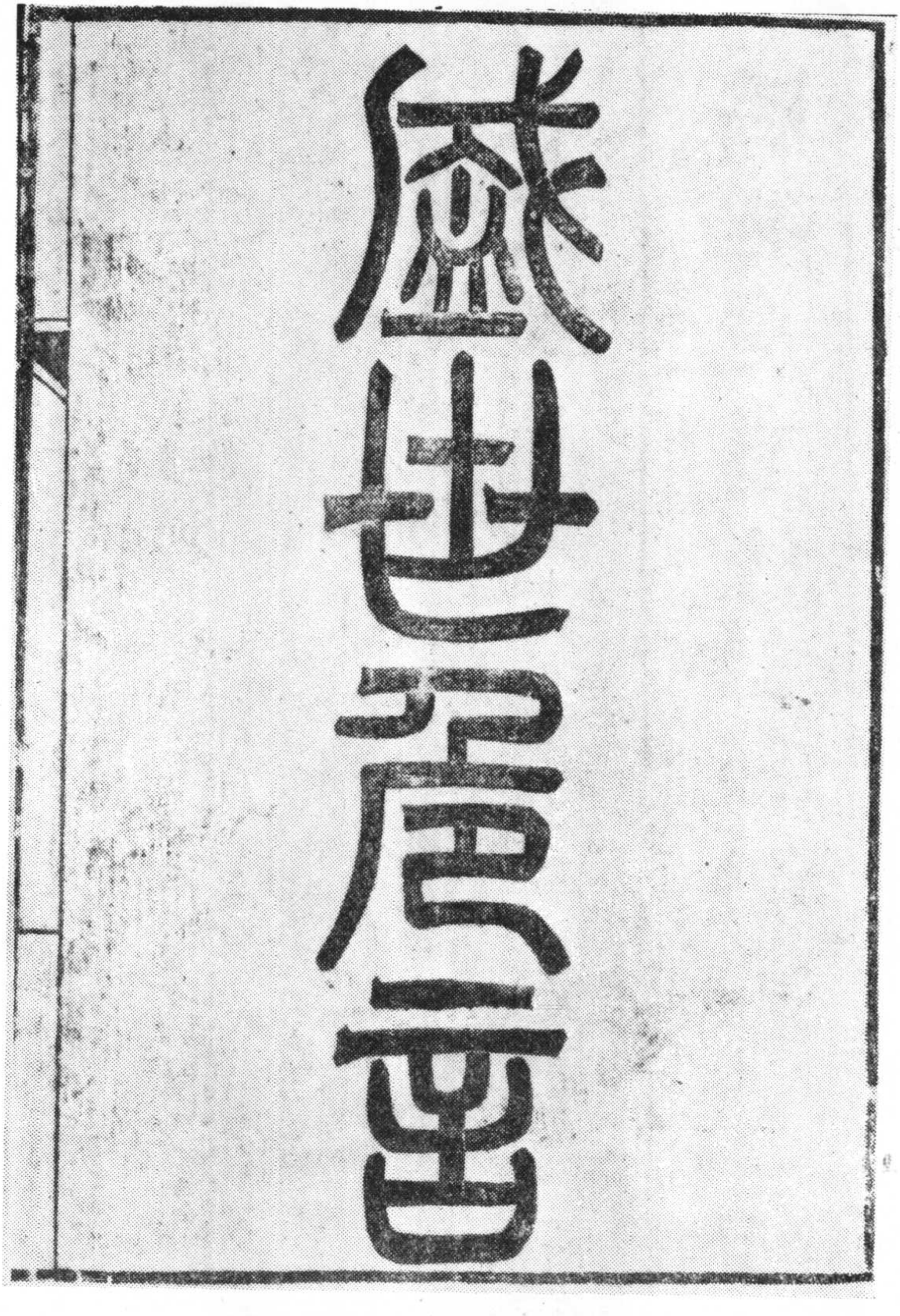
郑观应六十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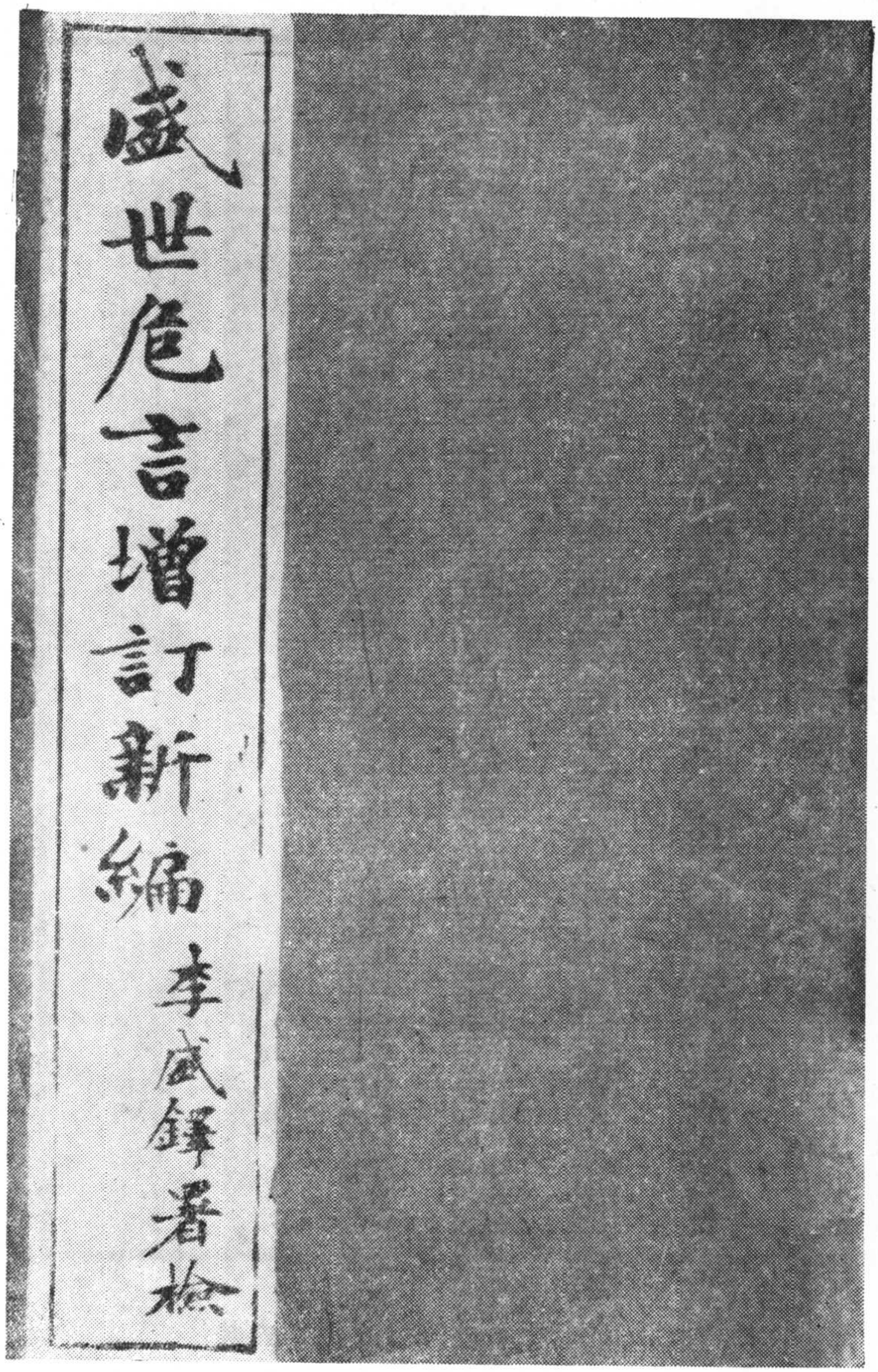
一八七三年《救时揭要》木刻本内封

中华印务总局刊行的三十六篇本《易言》内封

上海淞隐阁刊行的二十篇本《易言》内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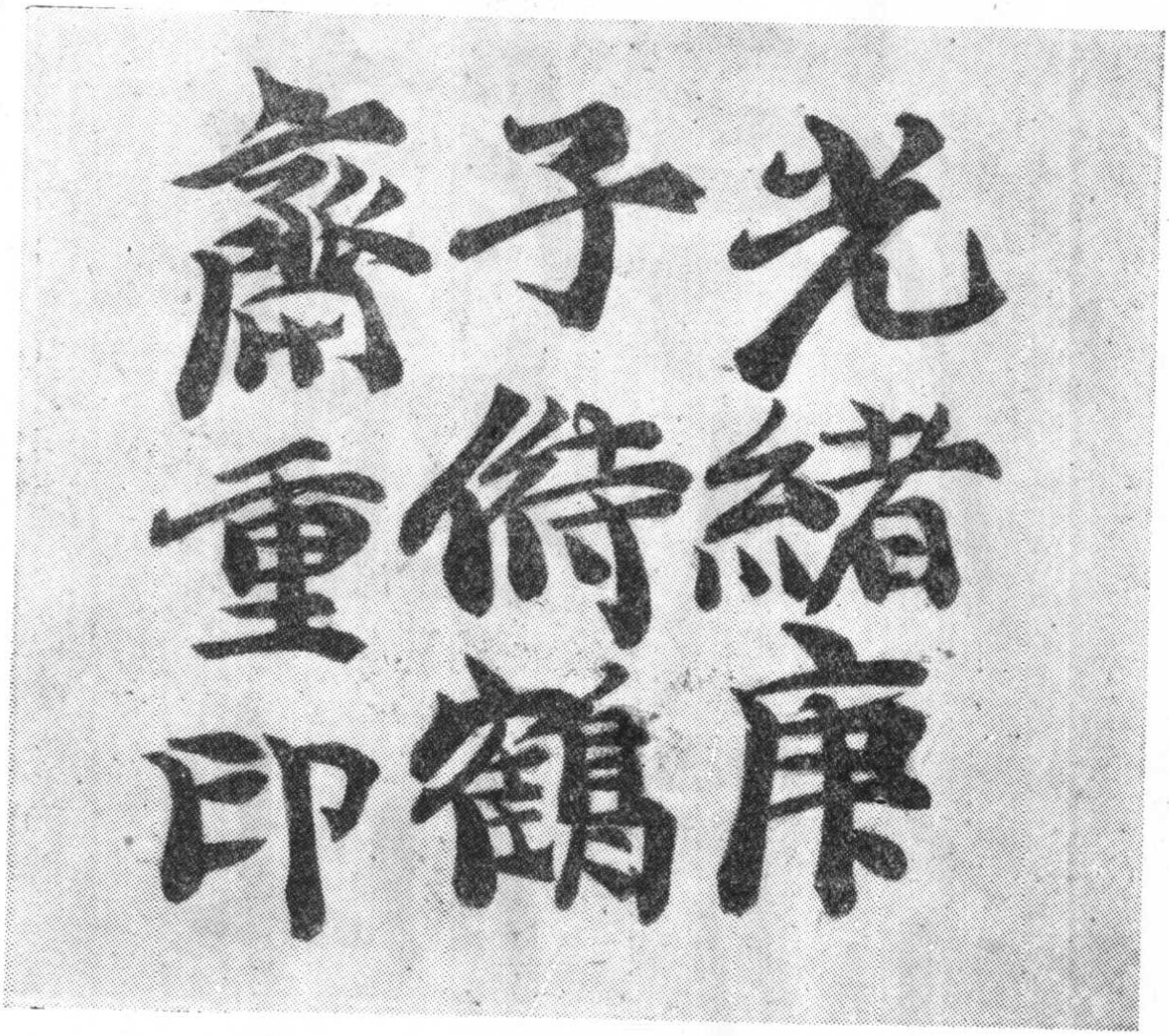


《盛世危言》五卷本甲午年版本内封



一八九五年十四卷本、一九〇〇年八卷本的《盛世危言》封面

一八九五年十四卷本、一九〇〇年八卷本的《盛世危言》内封



一九〇〇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八卷本扉页上的亲笔字

目　录

前言

编辑说明

照片

救时揭要

序 …… 3

《救时揭要》序 …… 4

澳门猪仔论 …… 6

续澳门猪仔论 …… 8

求救猪仔论 …… 10

论禁止贩人为奴 …… 12

救猪仔巧报 …… 14

记猪仔逃回诉苦略 …… 15

澳门窝匪论 …… 17

拟自禁鸦片烟论 …… 19

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 …… 21

拟设义院收无赖丐人使自食其力论 …… 23

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 …… 24

议遍考庸医以救生命论 …… 25

论医院医家亟宜考究……27
论救水灾……29
痛亡者无归论……32
论广东神会梨园风俗……34
劝戒溺女……36
劝戒杀放生论……39
堪舆吉凶论……41
救济速报……43
劝公门修行……45
论三教要旨傍门惑世……47
或问守身要旨……49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52
跋……57

易言三十六篇本

序……61
自序……63
论公法……65
论税务……69
论鸦片……71
论商务……73
论开矿……76
论火车……79
论电报……82
论开垦……84

论治旱……86
论机器……89
论船政……91
论铸银……95
论邮政……97
论盐务……99
论游历……101
论议政……103
论考试……104
【附】《论洋学》……106
论吏治……110
论边防……113
论交涉……117
论传教……121
论出使……124
论水师……127
论火器……132
论练兵……135
论民团……139
论治河……142
【附】浙江某君《专事堤工似利而有害议》……144
论虚费……147
论廉俸……149
论书吏……151
论招工……153

论医道…… 155
论犯人…… 157
论栖流…… 159
论借款…… 160
论裹足…… 163
跋…… 165
珊溪生注…… 169

易言二十篇本

《易言》自序…… 173
甑山菜园下佣识…… 174
公法…… 175
通使…… 178
传教…… 180
贩奴…… 182
交涉…… 184
鸦片…… 187
开矿…… 190
铸银…… 192
税则…… 194
商务…… 196
国债…… 198
西学…… 201
考试…… 203
狱囚…… 205

铁路…… 207
电报…… 209
船政…… 211
水师…… 214
火器…… 217
民团…… 220

盛世危言

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 225
《盛世危言》彭序…… 227
《盛世危言》郑序…… 228
《盛世危言》陈序…… 230
《盛世危言》自序…… 233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237
道器…… 241
学校上…… 245
【附录】 王紫诠广文《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 248
【附录】 《德国学校规制》…… 252
【附录】 《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 255
学校上(八卷本重写)…… 265
学校下…… 269
西学…… 272
【附录】 英士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 276
【附录】 《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 281
【附录】 《华人宜通西文说》…… 282

女教…… 287
考试上…… 291
【附录】《法国激励人材说》…… 297
考试下…… 299
【附摘录】何沃生律师所著《新政论议》…… 301
藏书…… 304
【附录】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 307
议院上…… 311
议院下…… 316
【附录】《今古泰西诸国设立议院源流》…… 319
【附论】答某当道设议院论…… 322
公举…… 328
原君…… 331
自强论…… 338
【附录】胶报《论普国中兴事略》…… 339
【节录】《国民报·公义第二篇》…… 342
【节录】纯常子《自强论》…… 343
日报上…… 345
日报下…… 349
吏治上…… 352
吏治下…… 359
【附截录】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议》…… 367
【附录】纯常子《吏治论》…… 370
典礼上…… 374
典礼下…… 377

游历 …… 381
【附录】 李提摩太《亲王宜游历各国说》 …… 383
公法 …… 387
通使 …… 390
禁烟上 …… 395
禁烟下 …… 400
传教 …… 405
传教(十四卷本重写) …… 409
贩奴 …… 413
【附录】 吴剑华《查视秘鲁华工记》 …… 416
交涉上 …… 418
【附录】 《申报·中西交涉损益论》 …… 423
交涉下 …… 430
【附录】 薛叔耘星使《变法论》 …… 432
条约 …… 436
入籍 …… 440
书吏 …… 443
阉宦 …… 447
廉俸 …… 450
限仕 …… 453
汰冗 …… 457
革弊 …… 462
【附节录】 曹侍御《奏直隶差徭勒派情形》 …… 466
建都 …… 468
户口 …… 471

旗籍…… 474
教养…… 479
【附录】 李提摩太《转移积患养民说略》…… 482
训俗…… 488
【附录】 《新闻报·论粤省有三大害》…… 491
【附录】 李提摩太《天下四大宗论》…… 494
【附录】 《序〈富国探源论〉》…… 496
刑法…… 499
狱囚…… 505
【附录】 《书杨侍御〈奏请裁撤待质公所折〉后》…… 508
巡捕…… 512
罚赎…… 517
医道…… 520
善举…… 525
【附录】 杨然青茂才《论泰西善堂》…… 529
僧道…… 535
盗工…… 540
税则…… 543
【附录】 《泰西征税论略》…… 549
厘捐…… 553
【附摘录】 镜存子《治标庸言》…… 559
捐纳…… 561
【附录】 王子潜广文《停捐纳论》…… 563
停漕…… 567
盐务…… 571

度支…… 577
【附录】《俄国出入度支总数考》…… 579
国债…… 581
商战上…… 586
【附录】沪报《变通商务论》…… 591
商战下…… 595
【附录】《欧洲商务盈绌总论》…… 597
【附录】《英商公司据印度及亚美利加考》…… 601
商务一…… 604
商务二…… 607
商务三…… 614
【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 618
商务四…… 623
商务五…… 626
【附录】英驻沪总领事哲美森著《英国颁行公司定例》…… 629
商船上…… 635
商船下…… 639
【附录】同治元年各国议定《行船章程》…… 643
【附录】《各国商船表》…… 645
保险…… 647
铁路上…… 651
铁路下…… 655
【附】《中国铁路原委考》…… 658
修路…… 660
电报…… 665

邮政上…… 669
邮政下…… 671
【附录】《泰西邮政考》…… 674
驿站…… 676
银行上…… 679
银行下…… 683
【附录】《英国国家总银行考》…… 687
铸银…… 691
【附录】《药水浸洋钱之害论》…… 695
圜法…… 698
开矿上…… 702
【附录】《开平矿事略》…… 706
【附】《论丙申年汉阳铁厂归商办情形》…… 709
开矿下…… 710
【附】《论戊戌年后各国商人承办矿务情形》…… 713
纺织…… 715
技艺…… 719
【附录】沪报《制造说》…… 724
赛会…… 730
农功…… 735
垦荒…… 739
旱潦…… 743
治河…… 746
海防上…… 754
海防中…… 757

【附录】 剑华道人《记日本议院论中国创设海军事》…… 760
海防下…… 762
【附录】 张司马《论北洋海军失利情形》 …… 765
边防一…… 773
边防二…… 777
【附录】 《亚洲宜自为唇齿论》 …… 783
边防三…… 785
【附录】 姚子良观察《论滇属金沙江形势》 …… 787
边防四…… 790
边防五…… 792
边防六…… 796
边防六(八卷本重写)…… 801
【附译】 俄皇大彼德《遗嘱十四条》 …… 805
边防七…… 807
【附录】 剑华堂《续罪言·天下大势通论》 …… 812
边防八…… 816
边防八(八卷本重写)…… 824
边防九…… 827
江防…… 832
炮台…… 836
【附录】 邹君《炮台论》 …… 838
练将…… 840
【附录】 薛叔耘星使《选将练兵论》、《英、德设课功局防敌法》
…… 843
【附】 储将才论…… 845

【附录】 金眉生《我战则克论》 …… 847
练兵上 …… 853
【附录】 刘连城《将略要论》 …… 860
【附录】 沈仲礼太守译述德人《借箸筹防论略》 …… 862
练兵下 …… 869
水师 …… 873
【附录】 薛星使、张制军、王星使《海军论》 …… 883
【附】 光绪二十一年各国兵船表 …… 890
船政 …… 893
民团上 …… 897
民团下 …… 902
卫屯 …… 905
火器 …… 907
间谍 …… 918
【附录】 《行军以间谍为先论》 …… 920
弭兵 …… 923
吴广霈跋 …… 927
杨毓烜跋 …… 929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 932
重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序 …… 934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 936

南游日记

《南游日记》自序 …… 941
彭玉麐识 …… 943

龚易图识…… 944
南游日记…… 946
越南立国失国原委…… 985
中越交界各隘…… 989
西贡至金边水路程…… 990
西贡至金边旱路程…… 991
西贡华商牌税章程…… 992
西贡船钞章程…… 993
西贡出入口带水章程…… 994
西贡抽收新旧华人身税章程…… 995
西贡出入口货物抽收厘金章程…… 996
西贡出入口报关并附带书信章程…… 997
西贡华人出口章程…… 998
越南道路…… 999
口占赠吕某……1002
抵芹滁江口……1003
西贡……1004
游西贡花园……1005
新加坡……1006
暹罗……1007
南洋……1008
舟中晓起观日……1009

西行日记

《西行日记》序……1013

《西行日记》序……1015
《西行日记》自序……1016
西行日记……1017
节录广州、香港、厦门、天津、营口、九江、汉口、重庆等处
分局条陈于后 ……1034
留致各埠分局管见五条……1039

救时揭要

序①

崇论宏议，震古烁今，又复抉摘隐微，切中时弊。大声疾呼，唤回醉梦，是真能以菩萨心，吐广长舌，普度众生者。良医救世，对症立方，无限苦衷，溢于楮墨。知作者下笔时，已有万千苦恼苍生环而待命。此经世大文也，急宜付梓，以当宝筏。

时同治壬申冬至日，愚弟梁溪余治拜读。

---

① 这是余治为《救时揭要》所写的序。标题是编者所加。

《救时揭要》序

尝思：木有本而水有源，伤其根则木枯，绝其源则水竭。于人亦然。人之本何在？心是也。存其心则惟善为宝，而心广体胖，事无不安，人无不乐，天必将于其间降之以福；失其心则以恶为能，而心悸神昏，事无不悖，人无不怨，天亦于其间降之以祸。降之者天，召之者人。天道至公，应物无迹：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天心也，人心也，人心能合天心，天心自默鉴乎人心也。是故经天纬地，赴汤蹈火，无不由乎一心；为圣为贤，成仙成佛，亦无不恃乎一心。三教经书，无非治此心也。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

嗟乎！人生天地间，块然七尺，上之既不能竭忠尽孝，光垂史册，次之又不能济人利物，惠及梓桑。心地坏而根本枯，泉源竭，徒欲以咬文嚼字，饰貌矜情，欺世盗名，与行尸走肉何异？又或见利忘义，背理徇私，终日营营，为子孙作百年计者，则春蚕作茧，自取缠绵。蜜蜂采花，为谁辛苦？计亦拙矣，害何如耶！况乎人生难得，岁月易迁，瞬息百年，电光石火，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贻临去无穷之悔，何如努力从公，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石家金穴，邓氏铜山，过眼烟云，而今安在？夫乃知世家巨族，绵延弗替，历百世而未艾者，固无不固本导源，由阴骘中蓄积而来，其故可深长思矣！

仆家贫服贾，负米娱亲，普济虽有怀，恨乏点金之术；显扬仍未遂，徒深投笔之心。惟是庭训夙承，不敢自弃，性耽铅椠，大意粗知。于是不揣固陋，聊效芹曝。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感应则集志果诸书，窃冀广推，妄灾梨枣；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更伸鄙臆，撰成是编。或者牛溲马勃，亦备良医之用；方言俚语，不为大雅所遗，于末俗人心，或可少裨万一。是则区区之心所深慰也已。

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冬至日，铁城红黑海五柳居荣阳氏识于沪上待鹤斋。

澳门猪仔论

《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游民，使亿万人为一心，所以保天下之民，不使流离失所，投诸他邦，为日后执柯伐柯之患也。

夫猪仔馆者，拐贩华人过洋为奴，其所居名曰招工，俗谓之"买猪仔"。粤东方言，物之小者曰"仔"，盖言被拐者若猪仔之贱，有去无还，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意也。奇货可居，获利极厚，每名归西洋国税洋一元 ，归澳门拟事亭番官使费银两元。近复用赂蒙蔽华官。又闻粤省拐徒千万，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噫！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

或云："所去者，皆经澳门拟事亭番官审讯。不愿去者，遣归原籍，而甘于去者，皆目为强徒"。实不知诡计百出，财通上下。堂中审讯，尽是冒名顶替之徒。解回原籍，岂是真情，诡称脱网，掩人耳目。计巧心狠，至此已极。富贵之家，聪明之子，亦往往误受其愚，自投陷阱，只身远出，四顾无亲，虽舍万金，无由可赎。况乎青年伉俪破镜难圆，白发高堂倚门怅望。其存其殁，杳不可知，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良可哀已！然此犹害之在民也。若夫

往者日众，其中岂无谲诈枭雄之辈。万一楚材晋用，或如明季倭患之徐、叶等，则毒螫反噬，祸有不可问者。事关大局，窃抱杞忧。所愿与有心当事者，亟谋设法，为曲突徙薪之计也。

续澳门猪仔论

窃谓：日录近事，别善恶以励人心，使遐迩咸知乐于从善。古人木铎之警，何以过之。近读《香港日报》所云：吕宋国船，由澳门载猪仔往亚湾拿，已死三分之二。又云：发财轮船，本容九百十八人，竟装猪仔一千零五十名！俱往庇鲁国，水脚获十万元之多。西洋人犹多方掩饰，谓保卫甚当，所载之人皆愿去者。日报亦未敢言其弊也。

余世居澳门，素知底蕴。非独窝娼聚赌，年投规银数十万，而又有贩人出洋之举。其中被拐见诱者，十居其九。父失其子，妻丧其夫。长离桑梓，永溺风波，有死别之悲，无生还之望。言之伤心，闻之酸鼻。此无殊设陷阱于境中也。溯自设立招工馆以来，为其所陷害者不可胜计，中国之人，无不发指涕零者。

夫拐贩人口为奴，此固有干英国厉禁，为法纪所不容。前时，大英议院屡次集众筹商，设法杜弊。中国之人闻之同声感戴，额手称庆，以为自此异地被陷之民可睹天日，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矣。而不知又何以忽焉中止。是岂大西洋人力为阻挠乎？抑岂中国尚未行文与之协商乎？试思千百万年培养之生灵，驱而置之死地，其惨酷为何？如今有人特为之开网脱阱，体天地好生之心，而数千万人之倒悬立解，数十年之积弊立除，非独粤东一省之民深为感戴，即中土之民，无不仰赖其德，千百世后，犹将称

颂弗衰。其阴骘岂有涯涘哉。举凡欧洲各国之通商内地者，睹此情形，被此惠泽。则被骗之家，既无妻离子散之苦而尤怨不生；即非被骗之家，亦不致有尔虞我诈之嫌而性情易洽。岂不美哉！吾知西洋人，亦必乐于从事，成兹善举也。仆虽一介迂生，无力援救，而情形目击，坐视何安？爰将澳门情事，续伸鄙论，以质高明。安得有万家生佛，作登高之呼，起千万蚩蚩之民，而出诸水火乎！

求救猪仔论

自古济弱扶倾，乃万邦之公法；吊民伐罪，宜畛域之无分。昨阅《香港日报》，知港中善士与英官禁赌博，诛拐徒，设义学，创医院，有善即兴，遇弊即除。何香港一隅之地，而善气锺聚如此之盛乎！直与澳门西洋人收取陋规，暗纵拐徒，窝娼聚赌者，真有天壤之隔矣！

窃思粤东拐风日炽，自贩人出洋为奴以来，被骗而去者不可胜计。英国朝廷亦为悯惜，曾集议院筹商。无奈蒲萄芽人恃强逞诈，未得一清其源。然各处新报所论澳门猪仔馆之害，既详且晰，惟拐计之毒，则未及言之。吾闻拐徒与洋人串通，约有数万，专投人之所好。或诱以娼赌，或假以银钱，一入其饵，不拘多寡，偶不及偿，即拘而赴诸海外。或潜匿四方，黑夜中于僻静码头，如粤省怡和街闸外之处，声呼过海，成载被擒，售于洋船。或灯后往来之人，竟被布袋笼套，拉牵而去者，不知几许。相率被骗而登由省往澳之士迫轮船，日当数百人。而拐徒之行踪诡秘，大胆无忌。为民上者，竟置若罔闻。本地绅衿，各顾身家，恐遭其害，又未敢大声疾呼，以讼言于蒲萄之领事，请其舍此利息，以造苍生之福。呜呼！是诚何心哉？外国之人万里而来，尚能设官呵护，岂我国乃不能保护我民乎！昔小丑未平，元气未复，尚云治理之未遑。当今之世升平共庆，又何妨雷厉风行，以期禁绝耶？

或云：英国乃阳奉阴违，各国亦同分其利。不然，光天化日之下，岂得纵其臣庶大放洋船，入我国中为非作歹，各置之不问乎？故恳各国君主，畛域无分，体天地好生之心，遵万国之公法，济弱扶倾，吊民伐罪，善恶分明，集众与西洋国理论之。想西洋决不藉区区陋规富国，势必乐从。我知坛坫之间，顷刻而除数十年之积弊，片言而解千百万之倒悬，粤东幸甚！天下幸甚！此莫大之功，不朽之业，传诸史鉴，万古流芳。所愿各国中英明仁爱之主，顺天应人，出力援救，以造此无疆之福也。

论禁止贩人为奴

余曩读英国笺乾氏先生所著贩鬻黑人出洋为奴一事，知祸起西洋吕宋，即西班芽、蒲萄芽国人，贪酷不仁，残害日久。至耶稣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英国叠商厉禁，继嘱兵船互相稽查，将棍徒置之极刑，于是乃绝。

不料西洋吕宋之人狼心未释，复肆毒于中土，设招工馆于汕头，流害粤东，盛行濠镜。其获利甚厚，其党羽甚强。其相与授受也，官听之而吏亦听之。即偶出示，欲挽颓风，而有言无实。以致日串拐徒，东诱西骗。到官审讯者，问其名则是，究其实则非：千百女童，竟认二媪之所生；百万佣人，亦是数人之替审。掩人耳目，包藏祸心。至所立合约，乃一时权变，登舟后已为砧上之肉，釜中之鱼，欲炙炙之，欲烹烹之。即如《香港日报》所云：夏湾拿有老猪仔九百余名，已满十年之约，不能脱网，仍归招工所拘售，其不去者，治之以炮烙之刑，死而后已。又东洋所审马利古土猪仔二百余名，备悉被骗之情、所受之苦，皆欲赴水，以期自尽。真知确见，惨不可言。岂愿去者中途乃复如斯乎！安居外国者又果如斯乎！则其不愿去而被骗可知矣。

呜呼！离家万里，远隔重洋，而复呼蹴之，役使之；甚而棰楚之，冻馁之。人命至重，此事不伤天地之祥和乎！户口至重，此事不绝男女之孳息乎！华夏至重，此事不失中朝之体统乎！乃

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欤？岂真以小民为愿往乎？抑未暇为之谋乎？物伤其类，惠取其遍，何官长之恝视我民耶？

即使澳门一隅，实系西人管辖之地，亦当设法禁止。盖万国律法，未有不衷乎义、循乎理者，以义理折之，亦当无词以对，则其禁止亦不难也。诚使通一介之书，谓居澳之西人曰："佣工之洋，实属有害世道，为国共知，不得不以请。且查屡年运往贵邦之人，皆我国小民。国人受雇出洋，实犯我之例禁，吾已禁国人无得受雇出洋，尔宜禁船主无得私行载往。民为邦本，贵邦宜辍此役。"

如此，则彼邦苟稍知义理，必当遵依。仍不遵依，是伤两国之和好，不守两国之盟约。于是布其罪恶，绝其往来，严立海禁于澳门；四面设立寨栅，不使一人一船履迹其地。虽欲招佣，又乌从而招之？诚如是也，无不称我朝之守理达义，而恶澳人之背理违义。彼将何以自立哉？即不然，设一海关以稽查弹压，则贩人出洋者亦不能逞其志也。况澳门乃我国之疆土，版籍载广东之香山，固出赋贡，以供天地百神之祀，班班可考。西洋人设官置戍，划疆分治，久之遂为鹊巢鸠居之谋，窝娼聚赌，窃取陋规，奸商为匿税之窝，盗贼倚洋人之势，横行无忌。不知自来朝廷以宽大之恩，怀柔之德，仅岁征其地税。岂真任彼鲸吞，甘其蚕食哉？是在于当道之实心救民，志在必行，立除大害也已！

救猪仔巧报

马利古土船所载佣工人往夏湾拿，俗名“卖猪仔”，因风遂泊于东洋之神户。其中猪仔受苦不堪，纷纷投水。被英国兵船瞥见救起，即交复原船，嘱毋苛责。不料船主狠毒异常，惨酷难受，猪仔复蹈故辙，仍寻死路。幸兵船人复见，即咨照英领事，交该地方官审办。而华民在东洋者，亦捐资请状师协理。西洋人邪不胜正，于是猪仔二百余名各诉苦衷，尽脱苦海。孰知同时亦有东洋船被溺山东，复经地方官救起，共四十余名。猪仔回申之时，正洋商返邦之日。噫！岂非东洋救人而自救，西洋害人而自害乎？

香港先是有华船由海丰载来猪仔至澳门，悉驱所载猪仔入禄记招工馆。所有盘费，领回千余元，已入船主橐中。艄公见之，甚属垂涎，必图得之而后快，因潜语二贼，俟至长州左右即行劫夺，并将船主杀死，推入水中。共谓天理昭彰，冥冥中假手贼人以杀之。见利忘义者，当以此为鉴！

记猪仔逃回诉苦略

吾邑李德成，曾经遍历皮鲁国之境地，深知皮鲁国之情形。因游澳门，夜被亲族拐售西番，自落陷坑，哀告无路。被俘至外洋，已当苦工十有六年，赤足科头，声色俱变，番奴之态，始终不怠。番人疑伊无回国之心，疏于防范。于是窃资夜逃，搭轮船，装疯病，直到金山，得脱罗网。

据云：皮鲁人与佣工所立合约，不足为凭，虽别处或有按月付给所约之辛工八元，至于期满之时，亦罕有释放者。如西洋人云有放佣人回南，而犹能积资财归乡里者，吾未之见也。且该国之人作工，每月得工银二、三十元。观此则待中人之薄可知矣！况该处饮食、服用之费，虽月受二、三十元，尚不能有所赢余，则仅受八元者，其刻苦当何如耶？其怨望又当何如耶？

乃其中则更有一虐政焉：距皮鲁国不远有一海岛，芜秽不治，遍积鸟粪。皮鲁人艰于垦辟，每逼令工人赴岛掘粪。秽气熏蒸，岚毒侵害，其人触之，年余必死。故工人既到之后，作工数年，无不逼令赴该岛者。以致但见工人之往，而不见工人之回也。皮鲁人自知其害而不肯往，惟令中人以往，并于前赴某岛，则于原价八元之外，另加辛工二元之说。夫人岂有以二元之事，而甘赴死地者乎？但其故有三焉：勉强逼勒，掩泪而去者，一也；隐其实情，甘言拐诱，二也；或在皮鲁已受酷毒，故不顾性命而求速

死，三也。此则工人困苦之情状也。

至于澳门之贩猪仔者，则以诱来之人卖与船主，其价则每名五、六十元，而船主至皮鲁国后，每人可得三、四百元，除所给贩者五、六十元及路费七十元外，每名可得二百余元不等。若载三、四百人，则生意颇有可观。故其于澳门经理贩人之事，不遗一分之余力，而亦不留一点之良心也。世有如此之好经营，而尚怪人之百端强拉硬执乎？而尚怪人之百计甘诱巧骗乎？

然愚人之甘心愿往者亦复不少，至问其所为甘心者何也？并不知彼国之情形与工人况味耳。八元之工钱在中土不可谓薄，三餐之饭在中土不可谓苦。或以贪利往，或以免死往，或以不容于乡里往，此则甘心者之种种情节也。其余则不必问焉耳。吾故深罪夫皮鲁国雇人之人，而益不能恕船主；吾更深罪夫澳门贩人之人，而犹可以恕船主也。

澳门窝匪论

呜呼！盗贼之炽，奸宄之多，余足迹半天下，从未见有如澳门之甚者也！推原其故，则以有蒲萄芽人为之把持，为之窝顿，遂使一隅之王土，竟分为人鬼之关，竟成为禽兽之域：黑浪颠风，昏无日月，岂非病民生、失国计之大者哉。

查澳门本广东香山县属地，为海隅之一大聚落，平日素为盗贼潜踪，奸人出没之薮。迩来大西洋人鹊巢鸠居，划疆分治，复创陋规，设猪仔馆，大开赌场。其招工之馆则何止百有余间也。其番摊之馆则已有二百余号矣。以致盗贼之流风日炽，猪仔之流害弥深。

奸商每凭藉澳地，以为匿漏国饷之窝；匪类复倚恃洋威，以肆抢劫行凶之恶。或投书以讲赎，或掳人以勒赎。甚至拐一人而妻离子散，骗一人而绝祀覆宗。种种弊端，莫可言状。其在被害之家，虽令亲自拿获首凶，送其惩办，罪亦不过于苦工，牢亦不过于数月，况多是坐赃领保，指谓出洋佣工之人。被劫者终不能伸其冤，被骗者卒无以冀其救。中富之家，欲搬迁而顾惜祖业；下等之辈，惟受害以听其灭亡；绅衿则敢怒而不敢言，自保身家而不足；官长又若见若不见，曲从其意而不遑。不独鱼肉于澳中，抑且抢劫于澳外。至一归其疆界，则天理王法均已莫如之何矣。嘻！光天化日之下，何匪类猖厥，一至于此！为民上者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推其乖戾之气，既足伤天地之和；恣其惨毒之情，尤易动神人之愤。他日酿成大患，悔何及也！

尝闻“治其流者，先绝其源”。今欲绝猪仔之风，须与澳门理论。况澳门乃我国之疆土，又因税厂一事，已威辱我国中之官。则其为言也固理直气壮矣。由是谋之于野，请之于朝，特设澳门关监督专治之，西洋领事分治之。须敦友睦，和衷协济，不许洋船载出洋佣工之人。如敢私载出洋，罗网密布，以为渔利之计，以为贻祸之谋，按照律法治以拐骗之罪。船即充公，人即正法，又何患拐风之不绝乎！愚昧之见，自知僭越，幸当事者曲谅之。

拟自禁鸦片烟论

夫鸦片烟之为害，孰不知之？知之而不得其道以禁之，宜其徒费周章，空劳策画。曷若使人皆有所忌惮，不禁而自禁也。

今洋土多，而川土少。川土味淡，洋土味浓。浓者食之，则瘾重而病深；淡者食之，则瘾轻而病浅。洋土多则府库日虚，川土多则漏卮可免。若洋土能仿外国之例，税倍于价；而川土则照税则之例，轻抽其税，以助国用。使人皆多食川土，而少食洋土，岂非固国卫民之一道乎？或谓："鸦片烟，洋人已限中国税，饷多取怨，恐非易事"。余曰不然。鸦片乃害人之物，中外共知。既外国不能为我绝其源，即加税亦不当力阻。况外国之例，如烟酒之类，必税重以窒其流。彼意亦在救人，非真图饷。岂彼可为，而我不能为。万国公法亦未必衷乎理、循乎义者，是在当事之果否能力陈其弊耳。尝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入国问禁，入乡问俗。中外同情，断无或异。

且吸食鸦片之人，束缚身心，消铄精神，士农工商，失时废业，舍有用之才力，归闲荡之光阴，其害不浅。有心世道者，宜表奏朝廷，遍示天下，限以日期。如过期尚食者，则贬为下人，不得为官。考试、投营、作幕，查出有旧瘾不能断者，虽已筮仕登科，而亦斥为庶人，不使与衣冠之类相列。以重官箴，以齐民俗。

诚能如此，则人皆畏法律，重身家，虽劝以吸，必有不愿，必有不敢者。此所谓不禁而自禁也。士农工商又各安分守业，安得不蒸蒸日上，而又何事不可为？何利不可兴乎？

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

尝思御众以慈爱为本，而结下以诚信为归。宇宙祥和之气，胥缘一念之悱恻所结而成。盖爱民如子之心，休戚相关，远近本无歧视，堂廉虽隔，以孔迩联之，抚恤深情，痌瘝在抱，使亿万人为一心，斯能得民矣。昔贞观朝，使李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故官无旷职，民无怨心，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乃昭其临御之诚，爱护之至，保民之道得矣。

今各国商人来中土者，无不设立领事保护。而我民之出洋者，不知凡几，常闻受外洋之辱，而莫可伸诉。何不照欧洲各国之法，于海外各国都、各口岸，凡有华人贸易其间、居处其地者，则为之设领事官。大都会则分立二员，大口岸则特立一员。遇有殴争、欺侮、凌虐诸情节，则照会该处地方官，按照万国公法，伸理其冤，辨析其事。华人在彼处滋生事端，而不安本分者，治亦如之。如此，则寄寓之民既得安其生业，而贸易之途以开；佣工之人复得保其身命，而荼毒之害可免。在中朝既得以保卫夫人民，而默寓守在四夷之意。即欧洲各国，亦得以广收夫指臂，而可雪凌虐华人之诬。岂不美哉！

抑予尤有说焉：华官一设，皆不致视外洋为畏途，而出为佣工者必多，则其裨益仍在西人也。西人何不乐从焉？况中朝之留心民瘼者乎！况中朝之有心商政者乎！或谓："内患未清，兵

饷未足，又何余资以设海外之官？”余曰不然。我中国到外洋者，每人收身价洋一元至二元。如委官卫护，其银应归我国收之，尽可敷衍，不须国中之费也。如此则出洋之人得以治生，而又可探听外洋之礼俗政教，又可熟习外洋之风土民情。一举两得，洵可施行，愿与有心人一商之。

拟设义院收无赖丐人使自食其力论

从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食则易生盗心，盗心生则胆愈大，胆愈大则放僻邪侈无不为矣。故先圣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毋使流连荒亡一夫失所，普天下之人咸沾恩泽，绿林小丑亦化善良。惟庶类蕃生，虽圣天子在上，设有老人院、育婴堂，无如游手好闲，饥寒者众。或三五成群，昼伏夜动；或拜会联盟，肆行抢掠。绅耆之救世无多，官法之稽查难遍。甚至富豪之家，迫于在上之苛凌，妇孺无知，复听穷民之怂恿，致酿成巨患。事实重而若轻，其关系岂浅鲜哉！

曷若费百万之资，并令各省富绅捐助不足，每省设一栖流局。拣举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门，收无赖丐人，或使之耕，或教以织。虽跛脚、盲目，亦有所司，称其力之相宜，俾令自食其力。如有循良强壮者，使之开荒，给其辛俸，任其自娶，可免边域之荒芜，亦添国家之税饷。或有家本小康，亦复丐食街前者则议罚，以儆其贪。免外邦之奸细，容异地之流氓。如此泾渭攸分，贫有所归，病有所托。不致乞食市廛，频受鞭笞之苦；委身沟壑，徒伤哺啜之难。咸沐皇仁，同沾雨化。苟有人心无不衔结，一经培植，化莠为良。又何虑内患不清，邦本不固欤？

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

贵馆论："中土宜开金矿。开在官则是，开在民则非。"余谓不然。开在官不是，开在民亦不是。何也？以其宜于外国，不宜于中土，恐动干戈，废业伤民之故也。当今烽烟四起，金矿一开，盗贼必取之以饱囊橐，藉为饷糈。否则，百姓皆趋于利，不务正业。岂不启民心之乱，为肇祸之根乎？以外邦日开金矿，亦不见富国，尚揭民间之资。我国素称富厚，生产良多，若得圣主贤臣安民有道，又何须此末计乎？贵国不思前后利害，惟利是图，故君子不取焉。

议遍考庸医以救生命论

余少习岐黄，足迹半天下。所见各处名医，鲜识三关九候之妙，阴阳变化之奇，仅熟一、二古方，伪说祖传，妄思济世。碌碌庸医辄夸师授，招牌远贴，遍托吹嘘，炫耀声名，居为利窟。或以病试药，偶中其机，道说是非，议论人物，居然自傲，勒索愈多。出门则先索谢金，一元至四元；入门则先求挂号，五十至八十。轿钱非一千亦八百，跟役无三钱亦二钱，贫富相同，亲邻不减。偶遇一症，便以为奇货可居，而暗受戕害者不可胜计。

孰是博及医源，谙《素问》、《甲乙黄帝鍼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和南、范东扬〔阳〕、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妙解阴阳禄命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之奥秘，安神定志，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人有疾厄，求救者不问富贵贫贱、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一视同仁，皆关至戚，不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虽遇晓夜寒暑，饥渴疲劳，亦心切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态者哉。

夫医乃至精至微之事，而病有内同外异，亦有内异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浅、深、高、下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

以至精至微之事，行之于至粗至浅之人。道听涂说，不涉猎群书，未得其旨趣，竟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激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重加其病。而欲望其生，吾见其死矣。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今为天下苍生计，惟有哀告于名公巨卿，创千古之良规，作无量之功德，表奏朝廷，饬下各督抚，将各省之医生设法考验。如有深明医理者，给以凭文，准其行世。倘有假冒，则治以庸医杀人之罪。此一法也。抑或更创一规：于各处名都大邑，皆设大、中、小三等医院，使各城镇公议名医若干人，而延请博达医经、精通脉理者主持之。遇有疑难杂症，公议良方，仍请名师鉴定，则不至以人命为儿戏。夫而后任病者各安天命，岂不于心稍安乎？仆不敏，敢以质之救时君子。

论医院医家亟宜考究

昔范文正公有言："不能为良相，便当作良医。"诚以医之为学，存其心欲以活人，而操其技固非小道也。故精于医者，不求福而福靡不臻；暗其术者，欲避祸而祸终难免。

吾见顺德陈乃济先生，业精岐黄，有求之者，不拘日夜风雨，如期必至，谢金随惠，轿钱不取。有邻子病甚危，家极贫，无力延视。其父向天泣曰："此重病，非服药不可，奈囊空如洗何？"陈闻之，即过其家诊视，曰："病可治，君勿忧。余当助尔药资。"归，典妻钗珥付之。痊后，其家感谢再生。陈亦无德色。一夕，梦人哭曰："我某甲，与君有夙仇，今当索命。不意君有阴德，神拘我，不能报也。"言讫不见。陈惊，后益力为善。施衣舍药，收葬尸骸，家计荡然。是年，二子登科。一子世其业，名亦大噪。乡人快之，咸以为报。

惟近多射利之徒，运遭穷蹙，性好乖张，不畏天地，不畏鬼神。以其求财也快，以其骗人也易。罔识岐伯之堂，莫睹张机之室。或受佣于药肆，略知药性，或盗袭于前人一、二医方。闻恶寒发热，即将清下之品以治之；说阴亏阳虚者，即将温补之剂以投之。尤有甚者，昧乎虚实，病宜裹则散之，病宜散则裹之。匪惟厥疾不瘳，亦且开门揖盗，鲜不以轻转重，变安为危者，而但以死生诿诸天命。嗟乎！蒸民仰荷天生，而此辈凶残，竟不刃而遽戕

人之生，不血而立置人于死也！

今各处所设医院，原欲慈惠咸孚，恒以己溺己饥为念，岂任伊党贼我仁心，藉为利薮！鄙意以公举尚不若以会商官宪，以阎省之悬壶为业者，设法考试。果能深明利害，缕晰条分，底蕴既觇，方准行道。庶几黜邪崇正，人登仁寿之台；去伪存真，物乐安康之境。将见积德累功，不啻恒河沙数矣！未审高明以为然否？

论救水灾①

俗云："世有大患者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贼。"夫火失于人，治之固难。盗因民穷，治之尤难。而水患大性归一，治之难而实易。何水灾近世如是之多也？呜呼！兵戈未息，水患频兴。或两广常被水灾，或长江时罹水患，黄河水决，清水潭崩，哀鸿遍野，惨不可言。去年，直隶春夏之间阴雨连绵，数月不止，河水盛涨，崩堤决口。地之被水者数郡。吴桥、宁津、南皮与天津境内之房屋，为水冲倒者不可胜计，百姓之露宿于野者不下八、九万人。若总直隶一省计之，则损坏之田庐等物，所值奚止千百万？而生民之颠沛流离无所栖止者，又奚止百万人哉？亦云惨矣！

国家体恤元元，重施恩惠，而天下急公好义者，亦莫不仰体宵旰忧勤，输将恐后。若广东一省，所助赈银约计四十余万，上海亦二十余万，其他各处捐款不胜枚举。故去年为灾虽重，而民尚堪自活也。旋经直隶官宪设法修复堤工，以免后患。群以畿辅之地，今年纵不能复原，似亦不致如去年之困苦矣。前阅邸抄，知各河已浚深，河堤已修筑。方冀从此可以休息。岂知天变无常，今年夏秋之间雨又大作，较之去年为尤甚。永定河堤为水

---

① 此篇在《救时揭要》原书的总目录中，标题是《论救水灾》，正文的标题是《论水灾》。此处用《论救水灾》标题。

冲塌，运河亦被冲裂河埂，汜滥平地之中，漫淹数十州、县。民人皆束手待毙，涕泣呼天！夫去年之为灾，固甚重也，而今年则倍蓰焉。天下之人闻之莫不仰天太息，以为天之降灾，何若是之甚也！

夫降灾自天，而弭灾则在人。天之降灾，人不得而禁之，人之弭灾，天亦不得而特之。盖大灾之来，如严冬之有风雪，天固无所容心，而人则先事而绸缪，后事而补救。亦如墐户避风，披裘御雪，即不能消弭之，亦必有一二挽回之术。为今之计，务要坚固工程，高筑河堤，竣通水道，则水有归宿，而不至有横决之虞。然此非省费惜财所能办也。假使需资五百万不足，则千万可也。千万不足，则二千万可也。二千万不足，则三、四千万亦可也。用此三、四千之费，而百姓受益无穷，省此三、四千万之费，而至于溃决，烦朝廷之忧虑，丧百姓之身家，所失奚止数千万哉！愿有心者熟计之。

抑尤有要者，连年泛涨则河中之淤必多。不浚淤泥，使河身深下，而徒区区修筑其堤，无益也。惟浚泥亦非易易。若以中国之法治之，则劳且费，难免日后复有开决之虞。况今岁开决诸口，其中有二、三年甫经修堵者，已屡耗国家之财，频劳百姓之力不鲜矣。不若以外国之法治之，盖西人挖河，以机船在河中挖起淤泥，即以其泥填高堤坝。法甚便捷，且所浚较深。倘能仿而行之，将见从此河流安稳，永无冲激之患矣。然此为水灾一劳永逸之法也。若治火之法，如外国之多备水龙，加钊水井。治贼之法，如当今之讲求理学，精制炮船，上下贤良，兵精粮足。患未成而杜之于先，患既成而弭之于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国泰民安，而天灾亦鲜矣。富强之道，不在是哉！

若连年之灾既成，抚绥而安集之，是在为上者之尽心民事，而海内好善之士，谅必踊跃而为助赈之举，不使去年诸人专美于前也。

按中国境内长江、黄河之为患，所关非浅，西至汉口、九江、广西、广东，北至保定一带，皆受灾之区。频年以来屡闻水决，汉口实被其冲，每至益高。将来恐至于不可治。至北方河道溃决者已屡，人皆谓江河日下之势，不知因失其故道，违其常性，以至斯也。治之之法，惟识水性、审地势、考工程、权利害而已。

窃谓：治河之官，要有专长，必先甄别其学，明试其才。可以坐言而起行者，乃授之以官。由是重其职守，专其责成，治有成效，勿屡更调。今乃贸贸然膺治水之任，于河水分合往来之道，茫然无知，无怪所行之辄阻也。

闻西国精谙水利者莫如荷兰。荷兰人治水之法：于岸间设立极大风车，直受海风，旋转不息，自能运水归海。通国内地，凡附近河湖洋海之处，皆设堤防，御备泛滥。有筑堤高至六丈许者。或于堤上辟路达河，以备宣泄而资灌溉。盖水道洼下中凹若釜，一逢水灾，其水积聚而不散。鄙意宜用荷兰风车之法，使水一归于海，而多筑高堤，以为捍御，庶有所障蔽，不至河决即成泽国。刍荛妄论，恐不值当事者一噱。然疏凿浚通之法，经中西新报① 艾约瑟缕详，毋俟余之赘述矣。

① 艾约瑟在《中西闻见录》第一、二、三、六、八等号，发表题为《泰西河防》的文章。这里所讲"中西新报"疑即《中西闻见录》。

痛亡者无归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语，圣贤大抵为中国有仁心者而言，非为外国无仁心者而言也。余昨闻有陈晓峰者，广东香山石岐人，附法兰西轮船返港，次日偶染时疾，一病不起。同船戚友白于船主，并恳着船上木工作一木箱，暂行收殓，挂在船旁，到港申谢，或用小艇，装到海岛安厝，以便将来访寻。此事在船主仅出一言，则方便我华人无限。况船常有运柩往来，洋人非若有华人禁忌。既殓入箱，用船油灰缝密其口，亦何气味之有？或谓此事断乎可行。不料船主忍心害理，执意不从，竟将陈君尸身投于海中，以饱鱼腹。同船戚友欲稍方便而不能，惟忍气吞声，听其残暴而已。嗟乎！

或谓：“公司轮船，西人特设以自卫，非设以方便华人者。”予谓不然。既许装我华人来往，即渔我华人之利。既渔我华人之利，当思保我华人之身。

或又谓：“外国洋船例式，途中有不测，即用巨石系其尸，沉于海底，以为洁净船中之计，自船主至搭客无不皆然。则今之事虽属残忍，然自外国人行之，亦似可恕。”不知风俗各有不同，各自有别。人为中国之人，地为中国之地，既入我中国营生，当依我中国规矩。即如在申洋人所租界内之地，在粤洋人所住之港，我华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议罚，决无宽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

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岂以我华人孱弱，无妨任意残暴乎？抑恃国强大，天下无出其右，即纵性横行，亦无奈何者乎？我中国但以关内计之：地有十八省之广，人有不知几千万亿，富足以补美、英、布、法四国府库之虚，又足以饱各国商家营运之欲，兵力则一乡一县，皆无不可秣马厉兵以相持。目下不过为势所迫，暂忍一时，岂得以一时少挫，遽视为砧上肉、釜中鱼耶？计法兰西不过海隅一小国耳，地不及我中国两省之广，人不及我中国百分之三，国家府库每年必取资于各国，兵力又必假邻国以为威。即如前两年与布国争锋，一时欲独立称雄，不借助于邻国，则高官危坐，立变阶下俘囚，蔽月羞花，顿作郊中野鬼。如是则当改过潜修，常行方便，以为报复之阶，方为识时务之君子。而仍自以为天下莫强，肆行无忌，得无取笑于天下乎？

兹奉告诸君：嗣后如有法兰西轮船，无论庄口与公司，切不可轻搭。盖我华人，生则重性命，死则重尸骸。观陈君之事可不儆惧乎？并奉告仁人君子：嗣后途中再或遇此不测之事，船主肯为周旋，设法保护，幸甚！倘遇船主不仁，复欲蹈陈君故辙，同船戚友万难为情，亦必须将其尸用洋毡密裹，再用板块夹尸于中。板上书名死者某省、某府、某州县、某姓名，如有拾得，暂为安厝，驰报其家，或赏百金，或赏二百金，量其人有无为之。检点死者衣箱，得银若干，提出三十两，用布包系于尸，为拾得安厝者之彩头。板上又复大书：内有彩头银若干先谢。俾得醒目，方望其事有成。如箱内分文无存，各戚友捐银若干，未始非种福之一道也。务求安排妥当，始可令放海中，庶尸骸或可还故里。不然，家人长恨于生前，死者沉冤于海底。复何望有归葬故里之日哉！愿仁人君子熟思而仿行之。能于和约中永定章程，使往来商旅生死衔结，洵旷典也。

论广东神会梨园风俗

吾粤神会之盛，梨园之多，甲于他省。而有伤世道，较沪上花烟馆尤为盛焉。

当会境之设也，神灵寿诞，或盂兰会。铺户则故作新奇之物，街坊则共夸胜角之能，百巧叠呈，不可枚述。其篷厂蜡串灯最可虞者。无如习焉不察，以为非此无以悦神灵而感格，非此无以表诚敬而获福。即间有虑及者，宁可将货物尽行迁去，而不自抒己见，以压众人之口。以致连年失慎，祝融肆威。今年，沙头有回禄之灾，继有香港盂兰会醮篷之变。此言其小者。若其大者，粤省中遇灵神之期，无不大张灯火，搭盖龙棚。每年虚费数十万。以广东各处大小而计，每年不止二百余万。举国若狂，其势莫遏，而受害不知凡几。

梨园之设也，则一村之神诞，亦必捐资开演三昼夜，以答神庥，动费数百金。赌博藉此开场，棍徒逞其伎俩。果其演忠孝节义、可泣可歌之事，使人兴感，或藉为易俗移风之一助，犹可说也。乃事有涉乎风流，最易动人情欲。此种淫戏多出于小班，而小班价廉，乡间易演。文士以为风雅，淫人以为得法。不知真男真女当场卖弄，凡淫艳之态，人所不能为于暗室者，彼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出之；秽亵之词，人不忍闻于床第者，彼稠人广众之场大声呼之。其忘廉丧耻较之古人裸逐，相去几何？乡间妇女因而改节者，有之；密约幽期，因而成就者，有之。诱人犯法，莫此为甚！何况费钱惊心，又恐贼盗之偷劫乎！

呜呼！耗此费者，年中不知几许。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何如集资效范文正公之创义仓、开义学、设育婴堂、收埋路尸、舍药施医，利民利物，作方便阴功，足以邀天之佑乎？若无救济之功，而徒费资财，欲邀冥福，是未耕而求穫耳。鬼神在天之灵，亦悯世无知，开鸾降乩，劝人为善，修身为本。无奈世人迷而不悟。有心世道者宜出示严禁，开导愚蒙，使省梨园神会之资，改作济世救民之事，岂不善哉！

按修行功德之事，不以茹素诵经为修行，不以建坛设醮为功德。凡物有损坏者，补之缉之谓之修。人有愆尤者，悔之改之谓之修。故省察克治，所以自修也。同好弃恶，所以修旧德也。行者，行吾之所当然，无使亏损也。与人用力谓之功，如勤王捍患、济急拯危之类。有功不伐谓之德，如为善隐微、无迹可见之类。谚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则杀人不能以钱还，欠债不能以命偿。不能以彼易此也。然则人有过失，当思在所损而修之。不忠修以忠，不孝修以孝。礼义廉耻有缺者，补之；贪嗔痴爱有犯者，去之。不关茹素诵经、建坛设醮、施祭幽魂，俱为善之末务，亦不在乎张灯结彩；须贵乎心地朴诚。今人于亏心之事置之不理，而偏以建醮补之，又无得道之缁羽虔诚感格，而乃舍本求末。不独费资财，不能施祭幽魂，是将已恶明告于天地。其罪过欲茹素诵经以补之，是以虚为实，以彼易此。国家律法尚不容紊，而况获罪于天，可藉以塞责乎？切思《道德》五千言，其要在抱拙守愚，位高身退。《金刚经》三十二分，意在五蕴皆空，清净寂灭。偈云："若以声音求我，以色相见我，不能见。如来是名，佛法即非佛法。"今之僧道，背其所传之旨，未悟根源，不能自修，奚能为人作福？又况功德非关茹素诵经、建坛设醮者哉。

劝戒溺女

溺女一事，罪孽甚大。文昌帝君曰："淋淋血胞，欲语何能，母魂甫续，子命旋倾。天乎人乎？天欲生之，人欲杀之。逆天者亡，杀人者死。得不于其身而速报耶？"读之令人悚然汗下。惟毒妇无知，丈夫不加劝戒。或以为生女太多，忿而溺之；或以为生女需乳，不利速孕，急而溺之；或婢女所生，妻不能容，迫而溺之；或偷生诚恐露丑，恶而溺之。

殊不知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有此女未必遂贫，无此女未必致富。嫁奁乃称家之有无，女家不争男家之物，男家岂责女家之资？世有贫子不能娶，未见有贫女不能嫁者。吾见子之多逆于亲，未见女之敢逆于母。可知生子未必尽佳，生女何尝不善？观木兰之代父从军，缇萦之上书救父，古今孝女不少，何患女之多乎？

至子息之有无、迟早，天实定之。乃溺其现生之女，而冀其未来之子，一念之恶，已干天怒。愈溺女，愈生女，几见溺女而速男者乎？况溺女之家，陈氏之红蛇缠股，元秀之牛蹏转床，种种惨报可为寒心。即幸生子，因子破家者有之，因子覆宗者有之。岂非天之假其恶，以儆其杀女之心者乎？急于生子，而竟溺其女者，可不惧哉！

婢女所生，莫非吾子。今日之女，异日之母。今日生女之

母，当年未溺之女。我之子若孙，他人未溺之女所生。思前想后，推己及人，忍使呱呱弱息，永恨覆盆也哉！语云："三代不育女者，其家必绝。"盖使一人溺女，人咸效之，则人将无女；人将无女，则人将无妻。彼欲绝人，天讵不早绝之乎？此往复自然之理，又何敢将婢妾之女迫而溺之耶？

至于私胎一节，似万无可留。然既犯淫恶，复残生命，罪孽无穷。不如书明生庚，置之道傍，听仁者之提携，犹为曲全之术。夫赤毛堤下为宋夫人，虎乳泽中得楚令尹。孰谓此中尽无好人？此穷于溺，而犹可济乎溺者也。

又况例设育婴堂收养婴赤。凡溺女者以故杀子孙论。纵不畏冥诛，岂不畏显戮耶？夫天地好生，万物并育。一虫一蚁尚欲贪生，一草一木尚求滋长。畜类犹有父子之情，覆巢破卵，麟凤不临其邑。人为万物之灵，安忍以其所生，而无故置之死地，以逆天地好生之德乎？王法或可幸逃，天网岂可漏哉？

吾见海阳县有一富绅，家产饶裕。年四十无子，心甚忧之。娶妻妾六人。一年之间，每妾生一女。绅怒甚，均溺之。不数年，绅有病，见六小鬼共相缠扰，觉痛不可忍。绅问之曰："我与汝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作祟欲置我于死地耶？"众鬼曰："你本有五男六女。因我等来投生时，尔将我等无故溺死，是诚何心？我等含冤共诉诸神。神怒尔刻薄暴殄，将尔改为无子，并许我等前来报仇耳！"绅曰："既如此，我即汝父，岂有仇父之理？而神岂能准人仇父，以教人不孝乎？"众鬼曰："尔无故杀害，并无抚养之恩，义已绝矣。尚安有父子之名分耶？"绅无可答。当时守病者共闻之。而绅病重时，孜孜劝人不可溺女。延数日，绅七孔流血而死。历来溺女受祸者极多，曾辑有成帙，姑录一段以为溺女者戒！复

望当道官绅，严办溺女之家，亲邻知而不报者罚之。

按溺女之风，近世各直省所在多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无论贫者溺，即不贫者亦溺；无论生女溺，即生男亦溺。呱呱堕地，即付沉沦，蔑理伤和，莫此为甚！各州县虽有育婴堂，而四乡窵远，人皆惮于抱送，往往生即淹毙，以致辗转效尤，日甚一日。甚至有以生女为可耻，留养稍多，族邻邻里即有群相诽议者。约计每年每邑溺死女孩，少则数千，多且数万。此天下古今第一痛心事。而官绅之垂念及此者甚鲜，且往往以为吾地素无此风，而漠不加意。呜呼！孰知门以外有无数婴孩，宛转水盆，咿嘤毕命，而无人为之控诉也！

兹有保婴会规条，法良意美，洵足补育婴堂之所不及。其法：各就乡隅集一善会，或以十里为限。凡地方贫户生女，力不能留养者，准到局报明。每月给白米一斗，钱二百文，以半年为度。半年之后，或自养或抱送，听其自便。实则半年之后，小孩已能嬉笑，非特不忍溺，亦必不忍送堂矣。且贫户既以得所资，而易于留养。彼稍堪温饱之家，亦必心生惭愧，感动必多。此法简便易行，可大可小，可暂可久。一经提倡，全活必多。愿与天下有心人共起图之。

劝戒杀放生论

万物贪生，人情畏杀。故鸟之被放也，恩人受溺，能使人往救之；蛇之被伤也，仇人已睡，能登床以啮之。凡物被杀，有声者哀号，无声者宛转。知其各具性灵，一般痛痒。能恩人、能害人，可不儆惧乎？又奚忍贪一味之甘，伤天地祥和之气，逆天地好生之德乎？

吕祖云："尔欲长生，须放生。这是循环真道理。他若死时，你救他；你若死时，天救你。延生、生子无别方，戒杀、放生而已矣！"黄山谷又云："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任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断，自揣看何如？"坡公见之愀然，叹为仁者之言。复有禅师作戒偈云："千万年来碗里羹，冤仇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试听屠门半夜声。"何其言之大而远也。岂天心好生，人心好杀，积惨日久，成天地之公案乎？儒家闻言戒杀，则斥为佛教，是亦未考圣训耳。《礼》曰："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① 无故不杀，则有故而杀无几矣。孟子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则不见闻而杀者亦无几矣。孰谓圣人之教全不戒杀乎？

古士大夫爱人以及物，虽不茹素，犹好放生，不敢恣杀生禽。

① 《礼记·王制篇》原文是："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

毁垣破蛰，时防弃膻聚蚁、取卵覆巢。动静之间，恐伤物命，毋难日学唐太宗之惜福持斋。生子之日，效古圣之放生、戒杀。婚礼不肯日食万钱，祭祀不过牺牲果品。今人杀心未断，恶孽日增。或一餐而毙数命，或一羹而伤百生。否则恩足以及禽兽，而胶并不施于五伦，听妇言乖骨肉，偶触其怒，鞭扑立加，姑无论天理昭彰，试一深思，安忍残毒至此乎？

余友述鹿城一茂才，素好放生。于十年四月初八夜，梦至一处，似王居，有神南面坐，训曰："尔本劫中人，当遭锋镝。查尔现有放生愿。虽为日无多，所放亦少，然已超尔劫外。特少受磨折耳！"未几，鹤市先沉，鹿城继陷。欲出无门，自料必死。刀加于颈者七次。忽忆梦中神语，当天跪告谓："苟可逃生，日后当放万万生命。"不数日，乘间脱免。到乡后，不杀活物，稍有余资，随时买放。重结同志，创立放生会。乙丑七月七夜，复梦神训谓："不忘夙愿，殊属可嘉！尔本无微名之享，无弱息之延。兹当许尔入泮，锡尔一子。"后果如示。

昔苏东坡尝谓人曰："余少不喜杀生，但未能断，性嗜蟹蛤，故不免杀。嗣得罪下狱，始意不免。既脱，自此不杀一物。有饷蟹蛤者，即效郑子产之志，使校人畜之。"夫放生池，自古皆有。唐白乐天有《放生议》。真西山有《不杀颂》。颜鲁公作郡县，所至皆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东坡在杭，奏修西湖，以续放生池，皆善举也。海外诸公，慈心于物者向不立善。愿结同志，体天地好生之德，仿古人爱物之心，令一切物命出诸割烹之地，还其飞跃之天，消一生之罪孽，保一生之安康。岂非胜求冥福，而徒念经拜佛者哉？又能推爱物之心，为爱人之举，乐施孝友，济弱扶倾，救人一命，胜救百万生物，其功德不可量矣。

堪舆吉凶论

古云："欲求福地，先种心田。"山川英灵之蕴、冲和之粹，必有神物为护持，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如苏文忠公之祖端正道人，乐善好施，得异人之点穴。吴都宪之成人夫妇，救百户，得天赐之牛眠。顾璘生避葬，朱衣报德。孙文祥利济，二凤相生。诸如此类，岂人力之所能，非福从心至者哉！夫富贵之家幸获福地，或执己见，移穴易向，地师承顺，不复据经；或信人言，无故迁徙。此冥冥中有使之者，亦如未耕而求穫耳。故吉土之遇，每在贫贱之初乐善之士；凶土之藏，每在富贵之后为恶之家。使神工可夺，天命可改，则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机息矣！何分善恶乎？朱文公过占人坟墓，曰："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片语之下，地裂山崩，人所共知，可不惧乎？故曰："欲求福地，先种心田。"

吾闻彭虞臣明府言：高州有一富家，生四子。长子早卒，二、三子竞尚堪舆之学。以为人生富贵，不必他求，若得一、二大地，获福无穷矣。平时各夸其能。兄以弟识见尚浅，弟以兄眼高手生。虽日事于深山穷谷之中，无一当意。间或得一地，则兄弟意见不合，几至十年，尚不知牛眠何处。为其亲者即使得吉地，而父母之魂魄已频年淹滞，于心何安？况不可必得乎！

又昔有一大家，尚青乌之术，即妇女亦称卓识。及其父死，

皆执己见。历年各择一地，此以为王侯立至，彼以为陶朱可伍，各愿葬其亲于此地。于是择日卜葬，届期赴送，亲友云集。岂意灵柩运至叉路，兄弟竞争。此以为必葬此地，彼以为必葬彼地，互不相让。即各亲为之调停两间，亦无可如何。遂将灵柩寄诸路傍，各结庐守之。而固执之见，牢不可破。竟至兄弟继没，家产荡然，幼弟始延师奉先人安葬。而二人登山之费已去不少，复陷先人以十年无安居之所。是诚何心哉？世以祖父骸骨为奇货可居，而不积阴德者，可以鉴诸。

救济速报

昔范纯仁为相，梦其父文正公嘱曰："余居官仁慈，德至尔相。今凶年饥馑，国家之事，莫大于恤民。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济。"真不愧仁者之言，宜其家声之振矣。因思今世之人，与其为无益以求冥福，何如为有益以济生灵。盖救济之功可以赞化育，救济之事可以参天地。有财者当济之以财，无财者当济之以力。鸡鸣而起，孳孳为善，又奚患贫寒，无济人之处哉？是在人之为善诚与不诚耳！

扬州杨凤山太史与余述："同乡张某，颖悟好学，勤俭好施。每出以钱随，遇贫者则掷钱其家，不问知否。路遇丐者必给钱。人皆曰：'丐者乃恶人之证据。天假以勤，人何必斤斤于此。'张曰：'不然。伍子胥曾吹箫乞食，吕蒙正亦卖字为生。皆其蹇滞之时，大老其才，殃尽乃昌，非尽恶者之证据也。余不为善，无以寡过，孳孳为利，人咸怨之，丐食时亦如君之不我惠也。'或曰：'此小惠耳。'张曰：'我但念其穷而怜之，何计惠之大小？若以小惠而不为，使天下人尽存如此浅见，若辈多应饿死。我以善小而不为，以恶小而为之，终无为善之日，而积恶不浅矣。'及领乡荐赴礼闱，虽处京师，施与不减。屡试不中，人讥之曰：'君以济贫为事，何屡屈于春官。岂造物有未知耶？'张闻益自励。甲子岁寇起，蔓延侵境。兵获从贼皆系狱。张悯其无知罹法，日给饮

食，既而讯释。复值火焚民舍，将及张家。贼党相与扑灭，邻舍获全。明年大饥，道殣相枕。张罄家以糜粥济之，活者万计。次年赴试，人梦竖旗张门上，书‘饘粥阴功’四字。果登甲榜，官至尚书。”可知救济之功，报应之速，益信范文正公之言矣。

近世大家，如吴门之潘氏、昆山之徐氏、常熟之蒋、常州之赵、钱塘之许、溧阳之任、南昌之熊、桐城之张，皆其先世积德累功所致。昭昭耳目，巷议街谈，咸以为劝，毋俟余之赘述矣。善事又何乐而不为乎！

劝公门修行

古云："公门中好修行，处世无功恶已生。"宋楚望公云："公门人不积阴德，如入宝山空手回。"诚哉是言也。夫为上者，权势在手，喜怒由心，善则千万人蒙福，恶则千万人罹祸。祸福之及于人者远，故殃祥之报其身者大。至于胥吏、差役，下接民隐，上通官情，济弱扶倾，解冤诉累，毋因贿而酷人，毋乘危而索骗，毋知情而故枉，毋舞文而乱法。盖若辈藉官长之权势，假官长之喜怒，故其力能救人、济人，足以为大善，其势能害人、陷人，足以为大恶。诚能随处方便，乃天堂之径路；苟或藉势行威，公门乃地狱之门户也。其造福于地方者无量，其积德于子孙者亦无量。公门中之修行，岂不胜深山兀坐，闭关焚修，徒作自了汉者哉？

余闻绍兴有何德广者，弱冠游庠，长习幕务，才学过人，棘闱久困。年已五十，妻妾均无子，又值家运迭衰。闻南海崇道坛悟空道人善扶乩，犹恐惑人，遂斋戒往叩，默诉底蕴。吕祖降坛，判曰："德之不修，学之不广，子负多才，反为才误，何弗思之甚耶？"德广惊谔，跪泣求训。吕祖传谕："尔年半百，终日误用其才。上戕宗祖，下贼儿孙。自今能改过从善，所用之才皆恰当之才。上答宗祖，培植儿孙，当如尔愿。"德广复于乩前拜祷，深悟前非，愿束笔家居，散财行善，以期晚景。吕祖又训："尔果行善，何必不作幕，何必束此笔？天下之最便于行善者，莫如官吏，而官吏之最

重者，莫如幕宾。凡官吏生杀威福利害之权，无非幕宾掌握之。千词万状，积于幕案，无不由幕宾判其曲直，司其予夺，区其祸福，定其死生。关系匪轻，神祇鉴察。故其获报尤速，其得祸也尤烈。不肖者认此为罟利肥家之薮，则日事快心之笔，不啻日持杀人之刀。而祖宗之福庇难留，子孙之命脉已斩。贤者假此为济人利物之途，则以寸管之仁，辅三尺之法。如许氏之劝督抚赈济，范公之救屠蜀城，积阴德于冥冥者无穷，锡余庆于苍苍者未艾。何子欲诚心向善，仍从作幕执笔求之。毋泥成法，虚心以探隐微，平心以论曲直。设身处地，以详疾苦；痛痒相关，以救颠连。毋阿主人之意，常思法外之仁。即以万万千千之善，尽寄于濡毫构语之中。则福基大启，繁祉频膺矣！何子勉旃！”德广向乩叩谢。自此孳孳为善。虽常在幕中，如对神明。不敢轻忽一事，不敢妄判一语。行之三年，乡会联登，妻妾尽育。共生五子：长登第，次廪生。自此挽回天意，感赖师恩。故不愿仕进，仍从事幕游，常以此劝人。余录其略，以为莲幕君子劝。

论三教要旨傍门惑世

上阳子云：老子西游，谓关令尹公文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是以莫不尊道而贵德。"① 公文即悟致命造玄。释迦拈花谓迦叶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子。"迦叶微笑受之。孔子诏曾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若以三圣之言为各情，天下无二道；若以三圣之意为各事，圣人无两心。及公文答尹太和云："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迦叶答阿难云："到却门前刹竿着。"曾子答门人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岂太和不可语道德而答天命；岂阿难不可云拈花而答刹竿；岂门人不可闻一贯而答忠恕？抑亦人有贤愚而恨有深浅耶？既而尚老氏者曰修命，在释氏者曰修性，学孔子者曰中庸，又安知性命之道即一贯之道哉？

盖世人不体圣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互相非是，各尚所闻，专门分宗，口诵尧之言，心行桀之行，惟慕浮名，罔知道学。或以为仙佛皆先世宿缘，为已所限；或云但得真仙亲手提携，便可立地成佛，不知自修；或不遇真师自负聪明，将其经旨妄加笺注，虽强名略同而至道殊邈，骈词丽句反失本真。邪教纷纷，盲修瞎

---

① 《老子》第四十四章原文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炼。说有为，则猜为五芽之气，补脑还精，房中采战，吸食秽恶，天癸红铅，安炉立鼎，服炼金石草木之类；说无为，则猜为七曜之光，注想安摩，纳清吐浊，持咒叱符，叩齿捻诀，休妻绝粒，存神闭息，运眉间之思，以呼吸为二气，指脏腑为五行，分心肾为坎离，认肝肺为龙虎，用神气为子母，执津液为铅汞。种种三千六百傍门，不知性、命双修要旨。始于有作无人见，及至无为众始知。噫！世之盲师，不明先圣传道之心未便显言，借物为名百端譬喻，竟妄自穿凿坚僻不回，非入空寂狂荡，则流为奸伪邪淫；到老无成却怨神仙，谩语真机未悟，诿之生死难逃，恣其臆说误己误人，可胜言哉！

信夫闻道之士，先贵积德。孝弟之道，通乎神明，此积德于亲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积德于世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此积德于身也；毋不敬，俨若思，此积德于心也。老子所云："道生之，德畜之。"求道不积德，犹饥而无粮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其斯之谓欤？嗟夫！人生难得，光景易迁。妻财子禄，为欢几何；妙道不修，同归泯灭。爰陈梗概，用达知音。

或问守身要旨

余尝读书秋树根，俄有贫氏子语余曰："家无隔宿之粮，徒守孔孟之言，非礼不动，岂不终饿死耶？"余曰：不然。上天有好生之心，为人无饿死之理，生虫尚有一叶饲之，况在人乎？所分者，人之勤与惰耳。吾闻大富由天，小富由勤，自甘怠惰，家道难成。朱子云："一粥一饭，来处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故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事当勤而后济也。顾处世既当克勤，尤当克俭。以勤开其源，补其拙，以俭节其流，养其廉。精执一业，生之有道，量入而出，用之有度。贫则谨身节用，而不虞其竭；富则处善循理，而不伤于盈。不敢心高气傲，不敢欺凌攘夺。况人之初生，恶念未萌，穷通莫测，岂可以一时之妄，而害百岁之身乎？

或曰："生来五福，果可戕贼乎？"余曰可。五福：一曰寿。为恶者，神录其罪，天夺其魄，抑厚其恶，以重其报，何寿之有？二曰富。恶星灾之，刑祸随之，货悖而入，亦悖而出，何富之有？三曰康宁。终日戚戚，心计惶惶，仰愧于天，俯怍于人，何宁之有？四曰攸好德。忍心害理，狼戾不仁，杀人取财，倾人取位，何德之有？五曰考终命。神人共怒，天地不容，王法难逃，冥诛莫逭，何考终之有？呜呼！人生于世，宜居之安。若朝营夕逐，性命难保，虽腰缠万贯，亦如之何？不若存仁修德，心广体胖，永叙五伦之乐，而五福犹未可量也。

或曰："如君言，不偷将赌骗乎？"余曰：吕祖诗云，"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巧得，世间呆汉吸西风。"盖财乃天与之福以养人者，必得其禄，其因仍在于天。天与之，其来也顺而逸，便而安，有不期然而然者。人强取之，其取也逆而劳，难而险，有不久而终失者。顺取者乐为君子，逆取者枉做小人。乃人看不破，守不定。有平日聪明才辨，一旦为财而丧其学问、名节者，未尝见利思义也。试观王状元、李丞相，梦因贪而被剥，朱買臣、吕蒙正，耐贫苦而终亨，可知不容骗矣！何苦生诱哄之心，存侥幸之念，贪赌博之赢。往往疾驰则踬，躁进而退，贪得而失，求富而贫，不义而取祸，非礼而招殃，上戕祖宗，下贼儿孙。如花之不待时，而以火熏之，反速枯烂；如痴兽之入陷阱，死且不顾，遑知有命。噫！弃重就轻，求荣反辱，古今多少有福之人，因此而败者不鲜矣！良足哀夫！

或曰："如君言，不偷、不骗、不赌，可以先知祸福乎？"余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盖人之善也，有诸内必形诸外，相由人转，气触天知，界限之严，势无中立，气机之捷，动而即随。故吉人不求福，而福靡不臻；凶人欲避祸，而祸终难免。自古以来，普天之下未有善而不福，恶而不祸者，惟报应之迟速不等耳。古人知命者有三法：一曰造命。譬如颓房败舍，修造不施工，倒则难为矣。我命当败，积德以造之，积善以造之，命必完固有成矣。二曰惜命。譬如刀糖砒密贪嗜，不知受伤实多矣。我命宜惜，知止以惜之，知足以惜之，命必悠久无忧矣。三曰安命。譬如临深履薄，稍不经心，隳即无救。我命欲安，听天以安之，由人以安之，命必自在无危矣。夫如是，命由我造，福自天申，天主之亦人主之，而祸福安得不先知乎？

或曰："如君之才，如君之德，何到处吃亏，而穷至于斯乎？"余曰：古之为圣为贤者，无不先遭困厄，此天之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耳。余视富贵如浮云，欲修身以济世，何富贵之有？然大富大贵乃前生所定，祖德宗功。或今生有大善，而晚年发福，子孙受荫者，此非乐道之士，故求之虽难而得之尤易。存心养性，守身如玉。或身为将相，家无余积，为圣为贤，博施济众，富而好礼，贫而乐者，乃真才学，为尤难耳。书云："为仁不富矣，为富不仁矣。"① 夫常人生平无益于世，自谓无损于世，不知悠悠岁月，或以善小而不为，或以恶小而为之，其积恶已不浅矣。何况为富不仁，徒为子孙计者，吾知积怨日深，神人共愤，其子孙不能保也。未识高明以为然否？

① 《孟子·滕文公上》原文是："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①

《瀛寰琐记》所论《内地轮船进止议》，深合符节，实获我心。余故参以鄙见，合质高明。

夫泰西轮船、机器、火炮之精，泄天地造化之奇，为军国所利用，以此致强，以此致富。若中土仿而行之，势必雄跨四海。然制造之精工与否，特其事之一端。其最要者，则在经费之多，且在乎驾驶之熟也。

泰西各国官与商，财货互相流通。盖官力则有穷，而商资则易集。即国债一事，君之逋欠于民间者动辄数万。官之所需，商皆立应。商不虑官之无信，官亦不借商为可耻。凡各国每举大役，兴大利，凿山通道，动以千百万计。在我国人闻之狂骇咋舌，断不遽信，在泰西人则视为寻常。不特朝廷可为之，官商可为之，即一介细民，倡一新论，实可操左券，为众论所许者，则在官、在商、在民，皆可凑股助益之。一人建议，万人集资。一旦获益，则创其事与助其事者皆分其利，故成事较易。即偶有万不能成，而

---

① 在一八七三年的《救时揭要》刻本中，每篇文章都是一篇接一篇排的，独有《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是另页排的；此外，《救时揭要》其他二十三篇都有页码，独此篇无页码。编者还看到同一个刻本的另一本书，把《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装订在《救时揭要·目录》的前面。从这些迹象看，此文有可能是《救时揭要》临刻印时刊入的。

徒滋糜费者，亦必至计穷力竭而后中止。外人并不以为非，绝无讥刺，且尊敬之；体谅之，以为此人真肯用心，而非以空言尝试也。彼中习尚如此，岂中土万余年来，吝惜涣散之风气所能效之乎？

中土非无博达之士，多因贫乏，无能制作，或有绝技困于律例，不敢自炫。如朝廷有示体恤商贾，任天下之人自造轮船，尤能制一奇巧之物，于国家有益者，则赏其顶戴，限其自造多少年数，然后别人方能造。则人皆乐创乐助，事必易成，而且精于技艺者必多，亦未始非富民之道也。较诸文士笔下千言，胸无一策，或习武艺，闻炮相惊者，虽掇高科，于国家有何益哉！然泰西驾驶之船主，行兵之将帅，无不精习天文，广识地理，通晓中外各国言语文字。即兵船司炮之官，皆善于测量高下、远近。其大小炮位，每发必中。其在船之兵终日所司职事，目不旁瞬，足无停趾，坚忍果毅。法律尤严，鲜有无故上岸及在船酣卧者。其桅篷高至十数丈，缘索而登，捷于猿鸟。虽其国之水师提督、王子、贵人，苟在行伍，亦须事事皆能，文案自理焉，枪炮自燃焉；即至粗至贱之事，皆不惮辛瘁而毕试之。上与下有督责而无等威，俸饷至优，克减皆绝。一旦临敌，誓不反顾，船碎亦不闻叫号。其兵心之坚如此。岂中土之兵嚣凌怯鲁所能效之乎？

具此两大不能，即使鲁般操斤，公输造器，事事物物驾乎其上，而一旦与之相持相搏，亦力有不能继，势有所难争矣！此情理之显然。而中土局外局中，无一思议及之者，良可长太息也。

轮船停，固损国体；不停，亦不足张国威。然则如何而后可？愚则以为停、不停皆可也。得其道则转败为功，失其道则虽利亦害。请先言其不停者，无他，但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中土之

商，虽任事之心不如西国，而谋利则一。现在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其所以不乐自居华商之名，而甘附洋商之尾者，其隐情可以理度之矣。又上海沙船，盛时五千号，今只五百号，有日少无日多，而海运天庾，皆赖此以济。不早思变计，亦必大碍于京仓。又福建已成轮船五、六只，每年岁修之需亦复不资，方在交商承领，鲜有应者。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官停造，则厂基机器费无可补，人工匠役身无所靠。若果招商接任之，则前之所费皆可收回，工役之人无失业之叹。

说者谓："华商久以资附洋贾，此时忽强之自造，又岂能乐从？"不知别有道焉。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即如少有警报，官绅措词勒捐，富贵之家，饱已囊橐，多有迫民为盗者。诚能尽祛其畏官之隐衷，而予谋生之大道，则凡闽省之盐商，上海、宁波之号商，皆可罗而致也。姑以二十只轮船而言，每只用银十万两，则器具已极精良，计二十只，本资二百万两耳。江浙海运一百二、三十万石，加以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亦可酌提本色七、八十万石，由长江东下，归于海运。计每年照二百万石计，每石水脚六钱，即有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只尽载米一万石，二十只一月两次，即可四十万石。自正月至五月，五个月中，此二百万皆可运竣矣。此一百二十万水脚之中，除去每船每月用度至多一万两，二十船二十万两，五个月一百万两，尚有二十万余利。以二百万资本，得二十万余利，不为过薄矣。此外五、六、七、八、九、十，六个月，载南北往还之货，亦另有利焉。洋人连年夺取沙船之利，亦可一旦攘归其半。筹本既非太巨，得利亦复甚优，乃华商卒不敢任者，以官之言不足信也。沙

船之商不乐轮船海运者，以沙、轮难并立故也。假如用轮船海运，即以向业沙船者令其改操轮船，则业沙船者有靠。否则半归海运，半归河运，有事之秋，无防制[掣]肘，此亦万全之策，无虑生计之无出也。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是一转移间，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诚如是，则官无费用之筹，而海满有轮船之用。数年之后，商力日复，制造自日精，其有益于海运不更深乎？自后再令每有商船四只，带造兵船一只。二十船可捐造大兵船五只，以此年年递加，积久兵船正不知凡几。无事则护商捕盗，有事则听官调遣。在古寓兵于农，今寓兵于商。从此月饷敛之商，训练责之商，是朝廷安坐而日收其无形之富强，于公家真有万种之益，而无一丝之损矣。此较官中筹款竭蹶不遑，而又岁修无出、驾驶不精者，孰难孰易哉？

议者皆知泰西之长技，而不知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焉。岂虎贲中郎、衣冠优孟，而即又自诩得其真种子乎！上海一县号商凑五十万，崇明五十万，宁波、福建、广东亦如之，不甚难也。然此则指不停造闽省一局言也。闽省之用倍于江苏。故必以商造代任，方可将已用帑金归还原款。

至于江苏一局，则又别有说矣。机者总名也，泰西无事不有机器。如种田、刈稻、织布、提丝，甚而至于陶、冶、金、鑿百工之事，皆以器代人。中土兵燹之后，工价无一不昂。诚能以局中大机，分造一切小机器，如农、桑两项之物，精益求精，灵便适用，则数百金一器，即可敌农夫数十人之用。工商农贩必争购之，其利易溥，而惟上海一局司其柄，其官中利权，专而美矣。又河内小轮船不准洋人行驶，恐其夺中土之民业耳。若准中土之商为内

河之用，则上海一局，则专造小轮船，而停大轮船；专造民间机器，而不尚兵船机器。用力愈省，收敛愈多，官帑不必筹，而年年转有所获。

是停、不停皆可之说，非骑墙之颟顸语。固分别苏、闽情形，各得其宜，而专主以商代官之长策也。万不如《瀛寰琐记》所论。或于某省豢养兵船十只，可于内地设一制造局，精铸炮械，及造小轮于各府州县，以代民船，护商缉盗。择一能员统带，习练兵法，总归某部，年年查验，不得搔扰百姓，阳奉阴违，振作于始，因循于终。须安不忘危，实心恒志以行之。诚如是，整顿军威以保社稷，复取西洋各国之兵法裕国足民，成充国用，而富强之道不亦伟哉！因势利导，转弱为强，愿天下有心人，研思而深体之。

跋

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故儒教忠恕，释教慈悲，道教感应，三教不过一心。则天主教、耶稣教、回回教，普天之下，自古至今，亦无不教人以善。其主教者，代天宣化，儆之以雷神，惕之以水火，或现身化人，或著书立说，万语千言，千经万典，彰明较著，剀切详明，虽势殊事异，而爱贤嫉恶之心，劝善规过之理，其致一也。何故逆天悖理，自作聪明，言是行非？岂才高先圣，而敢与天争乎？况人生百年，穷通莫测，处世若梦，为欢几何，富贵乃朝槿之荣，蜉蝣之羽耳！子孙善者不以财为福，不善者反以财为祸。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积善犹恐为日无多，而况恣行不善乎？呜呼！自暴自弃者，不反求诸己而怨天尤人，醉生梦死，良可悲已。观待鹤斋文集，言言药石，语语金针，诚救世之慈航，警人之木铎也。爰跋数言，以志钦佩！同治十一年冬至，巨鹿洁瑛氏谨跋。

易　言

三十六篇本

序

《易言》一书，乃杞忧生盱衡时事、思挽时局、幽愁积愤之所为作也。凡目有所触、耳有所闻，默识于心而深思其故，一旦恍然有得，因揭其要，以质于世。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同条共贯切而不浮，真措诸世而有济，施诸今而可行者欤！其曰易言者，谦词也。尝从七千里外邮筒寄示。余读未终卷，而窃叹杞忧子为今之有心人也。

夫识时务者为俊杰。怀宠利则鲜远谋，幸功名则多偾事。性情偏执，难以语变通；才识迂疏，难与言振作。此贾长沙所以长为太息，以至痛哭流涕而不能已也。方今天下多故，事变靡常：外有类于痈疽之将成，内有同于症瘕之潜积。元气日耗，痼疾日深。失此不救，必致不起。然良医之治病也，非药石杂投，针灸错施，便能著手成春，沈疴顿失也。必审其致病之源，计其受病之日，因以知其病之浅深，而分其病之表里。又复潜究天时之寒暑，人体之壮弱，药性之温辛。然后宜攻者则攻之，宜补者则补之。岂徒掇拾古方，妄投药饵，以徼幸于一旦哉！

治国亦然。世有古今，势有强弱，政有得失，治有盛衰。若不因其时以图补救，则是和缓幸获良医之名，而唐虞之臣，三代之佐，与夫萧、曹、诸葛、房、杜、韩、范之俦，无人不可与之竞功比烈也。昔扁鹊见秦武王。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

病，除之未必已也。”武王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国亡矣。”今世非无知医之人，而大抵多讳疾忌医。其所与谋者恒不得其要之所在，则知亦与不知等，救亦与不救同。杞忧生不为扁鹊之投石，而为贾谊之陈疏。其直衷热肠，忠肝义胆，慷慨激昂为何如哉。呜呼！其言之易者，正其心之苦也。倘若采而用之，先调气脉以壮其精神，继去症结以舒其心志，终且癥瘕必起，癣疥必除。由是而耳目聪明，手足便利，安有不彭籛比寿、乔松追踪者哉！

方今朝廷励精图治，当道诸公又皆槃槃大才，以天下事为己任。是书所言，类皆可措诸施行，而收其功效。若使杞忧生一旦获逢知己，荐擢交加，以是濡迹匡时，补偏救弊。吾将拭目而观其后，将见皇猷克赞，骏烈获成，喁喁然熙熙然，国家乂安，中外禔福。是先天下而忧者终将后天下而乐也！杞忧生其勉为一出，以副天下所期望哉！

光绪元年花朝日，天南遯窟老民王韬拜序。

自　序

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而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而沪上为江海通津，南北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与之周旋晋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諏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因下筹而借箸，盖所谓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凡有心口，各竭其知，各腾其说，以待輶轩之采，刍荛之询，不必谓言出于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大雅所不斥也。

往余于同治庚午、辛未间，端居多暇，涉猎简编，偶有所见，随笔札记。内之积感于寸心，外之眷怀于大局。目击时艰，无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自强之道不外乎此数大端而已。因是宏纲巨目，次第敷陈。自知但举其略，语焉不详。积若干篇存之箧衍，徒自考镜，未尝敢以论撰自居。而朋好见辄持去，杂付报馆，又阑入近人所刻《闻见录》中。丑不自匿，尝用蹴然。《书》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言已不足重，况言之亦正不易。

《诗》曰："君子无易由言。"东方朔曰："谈何容易。"是编所存，盖未免易言之戒。顾传而播者非蒙初心，美芹献曝，聊竭愚诚而已。达人杰士倘不以其鄙野而教诲之，是则余之厚幸也夫！

光绪元年暮春之初，铁城杞忧生自序于海上待鹤斋。

论 公 法

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虽风俗各有不同，而义理未能或异。其初开国，立规模、制礼律，何尝无非常之士集思广益，以期长治而久安。然考其时数，审其盛衰，知强富有由，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昔英境分为七国，各有酋长，皆蠢尔野蛮，甚至杀人以祭，剖心以卜，暴戾恣睢，无复人理。迨罗马统辖英地，政教渐开。未几北狄作乱，祸被全欧，势成割据。其后英、法斗战，延及百年。用是苦心焦思，始制巨舰大炮，狎风涛之险，备战守之方。西班牙检出西半球，悟地体圜转之理，遂开海道以连于亚洲之东南洋。及华盛顿崛起自立，合众部以挫强英。于是英人乃东并五印度，直逼东洋诸国。每经一战，局势诡变，人材挺生，各国皆发奋有为，讲武通商，力筹强富。既而拿破仑第一兴于法国，用兵精锐，穷全欧之智力以相竞，卒莫敢撄其锋焉。近百年来，轮船驶于重洋，火车驰于陆路，而电线遥接于数万里外，顷刻通音，以至耕织、开矿及制造枪炮等事，悉假机器为用，疑有鬼神之助，以泄造化之奇。此彼所恃以雄峙海外，虎视宇内者也。然皆积百年研究之功，始得一旦贯通。其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偶然矣。

惟欧洲各国，当中国汉时，始辟洪荒，至今未及二千年。故

其风气敦庞，人心坚定，较之中国，尚在春秋之世。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考诸上古，历数千年以降，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封建以成。自唐、虞迄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洎秦始并六国，废诸侯，改井田，不因先王之法，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秦以后虽盛衰屡变，分合不常，然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西北之塞外耳。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亦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又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是知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

况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噫！世变无常，富强有道。惟准今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力行既久，成效自征。

方今俄与英、美、普、法、澳、日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论者谓：俄据形胜之地，逞强富之雄，辟土开疆，励精图治，则秦之连横也。英、美、普、法、澳、日诸国，立约要盟，练兵修政，悉意备俄，则六国之合纵也。而各国之藉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

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然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行焉。

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且中国舆图未富。古之时，如两广、两湖、吴越皆属蛮夷，匈奴、乌桓、西羌半为戎狄。至汉始南达交趾，东径乐浪，编为郡县。历元、明以至本朝，匈奴、西羌等地悉隶版图，而朝鲜、安南又为藩服，幅员之广，亘古为昭。而地球九万里，半属外夷。非谓中国正统一方，遂不必考其政事之得失，强弱之何如，自足以驾驭边陲，使四夷宾服也。即使怀柔有术，亦当如《春秋》书法，不以国小异其辞。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

为今计，中国宜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别类分门：同者固彼此通行，不必过为之虑；异者亦各行其是，无庸刻以相绳；其介在同异之间者，则互相酌量，折衷一是。参订既妥，勒为成书。遣使往来，迭通聘问，大会诸国，立约要盟，无诈无虞，永相恪守。敢有背公法而以强凌弱，藉端开衅者，各国会同，得声其罪而共讨之。集数国之师，以伐一邦之众，彼必不敌。如能悔过，遣使请和，即援赔偿兵费之例，审其轻重，议以罚锾，各国均分，存为公项。倘有怙恶不悛，屡征不服者，始合

兵共灭其国，书其罪以表《春秋》之义，存其地另择嗣统之君。开诚布公，审时定法。夫如是，则和局可期经久，而兵祸或亦少纾乎！故惟有道之邦，虽弹丸亦足自立；无道之国，虽富强不敢自雄。通九万里如户庭，联数十邦为指臂。将见干戈戾气，销为日月之光；蛮貊远人，胥沾雨露之化也。不亦懿欤！

论 税 务

昔夏禹有会计之纪，周官著理财之条，诚以有天下者，准乎什一之法，取诸民以供国用，而藉治百事也。中国自开海禁与各国通商，由道光二十二年中西立约：以洋人各货进口纳税之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值，每两加税不得过若干分。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较之各国有轻至四、五倍，七、八倍者，故立约如此也。

迨后天下多事，征兵募勇，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给军资。夫商贾以贩运为生，若贼匪未靖，道路不通，销货必迟，故莫不情殷报效。且所抽之厘，仍增价于所售之货，实则取之众人，积少成多。是以民泯怨咨，商无亏损。最旺之时，通计海内岁收不下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五百万。故得以削平群寇，共庆昇平，胥赖此耳！无如厘卡委员，或办理不善，或因兵燹时设卡过多，洋人遂执洋货免厘之说，以为要挟，显违条约，欲挠我中国自主之权。即使厘捐果累商民，亦须俟国用稍裕时自行酌裁，渐次停免，断非局外人所得而干预也。

今军务虽平，而防营尚不可撤，田赋犹未复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布置。即制造轮船枪炮，悉藉厘金弥补。去之则半筹莫展，百事俱弛。且华商因避厘捐，竞买税单，故洋税因之而旺。倘厘捐停止，则洋税必多偷漏，有减无增，此自然之势也。

查初办厘捐时，洋人之货亦在各子口征课，尚无异说。迨咸

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始定洋货、土货愿一次纳税，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半税单为凭，无论运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征。其无半税单者，逢关过卡，仍照例纳税抽厘。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商，其获利厚矣！故华人之黠者，每每串通洋人，互相蒙蔽。有代华商领半税单而取费者，有代洋商用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诡张为幻，流弊滋多。洋税、厘金交受其困。而华商之守分者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反不如裁撤厘金，倍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则洋人无所藉口，而华商不至向隅。

况查洋人所辖之香港、澳门，无征收厘税之例。商贾多抵其地，以期货平易售，免出税厘，故香港、澳门之货物日多，中国各埠之生涯日淡。贻邻邦之藐视，扩洋岛之财源。又如粤东闱姓捐输，其款甚巨，本属病民伤化。惟不能杜其弊，遏其流，而奸民遂迁往澳门，仍行开厂广收。综计三年捐银五十万两，利归洋人。此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也。曾考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为制，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又有全不取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即如烟酒，外洋征税极重，在中国开洋酒店者尚需纳规领牌。而每年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其数甚巨，竟充伙食，概不纳税。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

今宜重订新章，仿照各国税则，加征进口之货，并重税烟酒、鸦片虚费等物，以昭平允。又如珠玉、锦绣、珍玩，非民生日用饮食所必需，虽倍税加厘，无损于贫民，无伤于富室。且统计我国之所无者，则轻税以广来源，有者则重税以遏去路。权其轻重，卫我商民。倘虑率尔更易，龃龉必多，惟于期满换约之时重定税则，据理力争，务使之就我范围而后已耳。

论 鸦 片

今夫为政之要，能因势以利导，斯救弊而补偏，黎庶于以蒙庥，国家因而获益。故立法不得不严，而用情不可不恕。慨自鸦片流入中国，毒痛天下，迄今垂数十年。出口之银难以会计，若非丝、茶两种互相交易，不几竭中国之财源耶！

然而，时不可为，势犹可挽，则莫如弛种莺粟之禁。昔林文忠因禁鸦片以致遣戍。及再起用，不禁栽种莺粟，尝言："既不能禁，不如任民自种，可塞漏卮。"远虑深谋，实非寻常所能企及。今陕、甘、云、贵、晋、蜀等省，及江南之滁州、浙之台州等处，皆种莺粟，滋蔓已多。然核其所产之味淡于洋土，故吸之瘾轻而病浅，戒之亦易。或曰："人心多诈，久则必有以假乱真，搀和射利者。"余谓：世间各物，惟虑不真，独此物不妨其假。货愈假则毒愈轻，不戒之戒，不禁之禁，日后将与水、旱烟同类视之矣。

若洋土能仿外国之例，税倍于价，而本土则照税抽收，种莺粟之田则照钱漕加倍征纳，使洋土价昂，本土价贱，人将多食本土，少购洋土，岂非与国有益、与民兴利乎？或谓："中国所收鸦片税饷，西人已定有章程，存载约中，议增非易。"不知鸦片乃害人之物，中外共知。外国既不能绝其来源，即加税谅难力阻。况西例土产之货出口无税，抽亦无多，惟进口者必征重税，以冀土产畅销。而烟、酒则必重榷其税，盖其意在于杜渐，非以削民。彼

国既可行之，中国胡独不能哉？

且鸦片之患，其来也以渐，其去也亦当以渐。试观从前鸦片价昂，吸者自少，其后价贱，吸者愈多。倘加税，价必骤增，而吸者渐少，亦返本还原之理也。且吸鸦片，销铄其精神，颓唐其志气，以致废时失业，倾产破家，其痼甚深，其害甚重。有心世道者，亟宜奏请朝廷限以日期，饬各省地方官先革烟馆，免其传染，再责成绅士族长实力劝谕，渐次严禁。如有过期尚吸者，则贬为下人，科以重罪，筮仕者飞章参办，读书者绝望科甲，当兵者革退名粮，不列于衣裳，不齿于士类。如是，将人皆畏法，戒食不遑。中国之财既不流于外洋，天下之民又各除其结习，则昇平之治不可拭目而俟之乎！

论 商 务

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其未通商之始，划疆自守，不相往来。今则百货流通，各商云集。设此国之财，竟任滔滔而去，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莫塞漏卮，久将坐困。故泰西各国，举凡利之所在，趋之如狂。而传教者则非惟欲服中国之人心，兼为洋商之侦探也。

查英国进口之货税，较出口倍重。而本国之船钞，比他国稍廉，便商家而畅销路。惟岁核各商所盈之利，约八十分取一，略如中国户税。所赐商贾宝星及他表记泐之用器以为光荣。其岁入有常，三百磅以下不税。如有关于商务者，必使议政院官商议覆，务期妥协，而后施行，并设商务大臣专理其事。是以利权独擅，日臻富强。所有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船，以资护卫而壮声威，遇有事端恃为挟制。或请开口岸，或勒免厘捐，诛求无厌，必遂其大欲而后已。初，英国在印度等处租地开埠，志在通商，其后观衅并吞，倚为外府，而富强遂冠于欧洲。无如中国商民株守故乡，乏于远志，求如洋人之设公司集巨款，涉洋贸易者，迄今尚鲜其人。去款日多，来源日绌，窃虑他日民穷财竭，补救殊难。然既不能禁止通商，维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兑而已。

中国出洋之货，以丝、茶为最大宗。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

所出与中国相仿，洋人悉往购办。故年来中土之货未能畅销，后或并此而失之。中国之利源不几竭乎！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闲地遍种桑、茶，勤加经理。其缫丝、制茶之法，尤须刻意推求，如有胜于寻常者，优加奖赏。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数愈多，其价可减，酌为销售，用广招徕，将不特国课可增，而民财亦可阜矣！况中国东南各省多种棉花，西北广牧牲畜，若用机器以制造洋布、羽毛、呢绒等物，则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又省往返运费，其价较外洋倍贱而获利倍丰。或疑用机以代人工，恐攘小民之利。不知洋布、呢羽本出外洋，无碍民业，仿而行之，本以分彼之利权耳。

今闽、粤人之贾于星加波、旧金山各处者不下八十万人。其中或住经二百馀年，或隶入英、美等籍，然皆奉大清之正朔，服本朝之冠裳，足征声教覃敷，庞乎莫外矣。倘中朝亦简派领事人员，显示抚循，隐资控制，则华人有恃无恐，筹画愈工。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自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扩其远图，擅其利薮，则洋人进口日见其衰，而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将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所虑者，志无洋人之坚贞，财逊洋人之丰厚，偶有盈绌，便思改图。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扼此三端，则利权可复矣。

惟西人多财善贾，利之所在必争趋之。若华人亦设公司造商船，力与争雄，媚商减价，拚折资本，势必彼此亏绌，无裨大局。欲救其弊，须开其源。按公法例载，凡长江内河，如欧罗巴之来因河、多拿江，尽人皆得开设船行，以其分属于各国也。美国之米西昔比江，帆轮之利土着擅之，以专属于一国也。他如巴西之阿

麻沈江，虽发源于秘鲁，入巴西支分派别，兼注依瓜朵耳国、委内瑞拉国，以贯注巴西数千里之遥。昔有客请立船行，而执政拒之；嗣因商旅萧条，爰除前禁，以广招徕，操纵之权，仍自掌之，不以假人也。若夫中国之长江，西导岷峨，东注沧海，源远流长，如美国之米西昔比江，绝非巴西可比。

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

论 开 矿

夫五金之产，原以供世上之需，若弃之如遗，则在天为虚生此材，在人为弃货于地矣。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资民生之利赖，因地之利，取无尽而用不竭者，其惟开矿一事乎！

查英国版图，不及中国数省之地，顾能富甲天下，雄视六合者，盖格致之士能知五金之矿随处皆有，因地制宜，按法开采，不惜经费，不畏艰难。事则必底于成，物则各适乎用。制机器代人力以省工，建铁路资转运以省费。故能普美利于无穷也。

查中国五金之矿：云南出铜，山西出铁，湖南、江西出煤，齐鲁、荆襄出铅，台湾出硝，是数处者人皆知之。其实五金煤铁等矿，各省各处皆有，特以地产之深浅，体质之纯杂，层次之厚薄，矿穴之狭宽，人不得而知也。今已知而开采者，大抵不过万分之一。即矿苗已露之处，又不知如何成色，且多封禁未开。其岩穴深藏未经透露者，尚不知凡几。宜专请西国头等矿师，设法侦探，确有把握，或议以民采官收，或由部议刊给矿照，准民间具领开采，仿商民纳帖开行之例。取地中之所有，供人世之所无，计无有更便于此者。

而开矿之要，固恃矿师，尤资总办躬亲探确，因地制宜。或专用西法，或专用中法，或参用中西。视其水口之远近，审其挖矿之井道。核其成本，筹其销场。毋任用私人，毋刻求矿役，毋铺

张局面，毋厚给薪资。诚以开矿之初，用款有出无入，除矿夫等照给工食外，其各执事均宜薄给辛资，出矿后即行截止。惟先议一永远遵行之法，该厂或按年、季核计出矿售销实数，除提出成本、利息及纳税、开销之外，所赢馀利以十分之二归于厂主，十分之五匀分各执事以抵辛金，十分之三给各矿夫以充犒赏。每年将进支数目张贴工厂，使外内共知共见，疑义毫无，庶几在厂诸人均有后望，上下一气，无荒无怠，工勤弊绝，利薮斯开。

查各省所开各矿，或误于始事，或废于半途，或获利甚微，或成本虚耗者，何哉？推其故：一由于矿师探穴未真，开硐未善。一由于总办居尊轻信，不一一亲临相度，实力讲求；否则，专任亲昵，厚给辛工，薄待矿夫，众工不悦。故或则捏报矿硐将塌，请示填封；或妄称矿产已空，无从开取。罔知利弊，上下相蒙，亏本停工，率坐此弊。此云南所以常有硐老山空之说欤！

计中国民生之用，首在铜、铅，盖因各省钞局鼓铸停炉，而奸民又往往私熔制钱，改铸器皿，以致钱源愈缺，日用不敷。其次则在金银。其次则在煤铁。夫煤、铁之矿，虽获利较他矿稍差，而不得不开者，实以非煤火不能化汽而动机，非精铁不能制器而利用。故泰西自煤、铁矿开而后，以之制造枪炮则日益新奇，以之制造舟车则日益利便，以之制造耕织等器则日益精工，各邦遂渐臻富强。西人谓一国盛衰，可以所产各矿定之。诚不谬也。

闻泰西各处之矿，开采几尽，见中国矿产饶富，无不垂涎。与其拘泥因循，致生西人之羡；何如变通办理，藉充国用之储。方今海宇昇平，励精图治，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莫不次第举行，参仿西法。然但学西人之制器，而不学西国之理财，非富无以保邦，非强并无以保富，相需为用，乃能相济有成焉！宜通饬各省地

方官，查验确实，设法招商。并请精于西法、善于识矿者，督同工人，派拨防勇营兵，一体开采。既可弥补巨款，启无尽之财源；又可弭息奸谋，消未来之隐患。开办之始，只须购备机器，延请矿师，经理得人，自臻妥善。有虑其工役之繁者，思有以坚其心；有溺于堪舆之说者，先有以祛其惑。实事求是，历久不渝，则成效可以克臻。上为国家致富强，下为民生资利赖，诚救时之先务，治世之良图也，可不讲哉！

论 火 车

夫水则资舟，陆则资车，此民生自然之利也。西人本此意而精求之，水则制火轮船，陆则制火车路，以便来往，以利转输，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

中国版图广大，苟非仿造火车铁路，则相距万里之遥，安能信息遽通，不违咫尺？大则转饷调军，有裨于国计；小则商贾贸易，有便于民生。而且邮传信息，不虑稽迟；警报调征，无虞舛悞。况中土沃壤倍于欧洲，只为山险路遥，转运不便。而农民亦不知制器，因地之利以谋赢馀，仅树艺五谷，供日用所需而已。使载物之器良便，而运物之价又廉，一切种植立可以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而获利恒得倍蓰，数年之后，民间蓄积自饶，当不仅如古人所云余三余一已也。即或旱干水溢，偶有偏灾，亦能接济运粮，藉苏民困。

昔美国西北之余山郡，地多濒海，旷邈无垠。当道于数年前开设火车铁路，近通东郡，遥接金山。由是百货流通，商贾辐辏，户口增至十有八万。有册可稽，此富庶之明效大验也。

尝闻德、法构兵时，德所以胜法者，非德兵果精于法兵，亦藉电信与火车之行军迅速耳。当两国未战之先，德提督向法使言曰："如果欲战，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万，粮械俱备。"后果克践其言，大获全胜。从前英、俄交战，俄军辄败。彼时

俄若铁路先成，则胜败尚难逆料。可知两国交战，总视何国能克期集兵，速而且多者即操胜算。若敌人压境而无铁路，非但兵不易集、粮不易征，未免部署仓皇，军情危急矣。今俄国精于制造，如自彼国至中华地界筑成铁路，一旦用兵，不过半月可达。中国既无此路，则征兵调饷动需岁月，未及齐集而敌已过境矣。英国若于印度筑铁路至云南边界，则行兵不过五日可到。兴言及此，曷胜悚惧！

总之，车路之设，有备无患，有益无损。在中国今日断不能置为缓图者矣！然铁路当以京都为总汇，分支路以达各省，务使首尾相应，远近相通。或有碍于庐墓者，当迂回以避之，庶免滋生事端，阻挠大计。而于各州、县偏旁之地，亦筑车路，多备马车，以资转运往来，如轮船之有驳船，费虽多而利甚普。苟能举办，则水路有轮船，内地有铁路，有事则便于策应，无事则便于商民，利何如也。

夫天下之事，守常不变则难与图功，因时制宜则无往不利。查西洋铁路，其始或数十里、数百里接续而成。如虑经费不敷，先择要道，小试其端，俾民习于见闻，知其利益，然后招商承办，逐次推广。今漕粮改行海运，较前已捷，而当事者虞海道不靖，欲复河运旧制。与其费巨款以复河运，何如移此款以开铁路之为愈也。西洋近有新式铁路，宽径一尺，其地面不必铺平，下植木桩为架，承以浮梁，用则搭，不用则卸，西国凡有兵事，用以济急。惟是修治铁路，固非仓卒可办，抑且经费不赀。中国如能措款仿行，亦可以备不虞也。

或诘余曰："铁路造成，设邻国有觊觎之心，倏忽可至，猝不及防，其害可胜言哉！"不知，铁路在我境中，操纵由己，何虑为敌

所据？试思欧洲各国欲到内地，必由海道。苟有龃龉，则海禁必先严密。所建铁路何难调重兵以守之。倘虑俄人，而所设铁路，惟在山右陕甘内地，不至边城，彼终不能长驱直入。

余闻之西人云，铁路之设，其利有五：所得运费，除支销各项及酌提造费外，余皆可助国用。其利一。偶有边警，徵兵筹饷，朝发夕至，平时各省惟练精兵备调，额可酌裁。其利二。既有铁路，各处矿产均可开采，运费省而销路速。其利三。商贾便于贩运，贸易日旺，税饷日增。其利四。文递快捷，凡有铁路之处，驿站均可裁省。其利五。而当事之所以迟疑顾虑不敢举行者，一则以经费难筹，再则恐夺小民之利，如操舟、驾车，递文传信等事，路既便捷，则若辈失业必多。殊不知铁路虽成，舟仍不减；且铁路旁有马路，推车者亦可营生；至于传信递文，不过时日较速，仍须留用此辈，何损于民？无如官之与民，声气不通，每畏官之无信。如民间有认造火车路者，特免其捐输，并保其五厘出息。如官利不足，每年由该省地丁项下扣足，以昭大信，而广招徕。

忆中国初议造轮船时，聚讼纷如，几于中止。幸当轴者毅然举办，故今商船炮舶，月盛日新。凡漕粮之转运，兵糈之徵解，商旅之往来，货物之流通，无不轮船是赖。且海盗因以敛戢，洋面藉以晏安。矧铁路之利倍于轮船者乎？倘亦力持其议，任谤任劳，事不难集。然需费甚巨，须仿西法自造，乃为善计。若购之西国，则失利于先。惟自造而自用之，然后行止之权自我而操，工费之需不流于外，省之又省，精益求精。庶中国富强之转机在此一举矣！

论　电　报

夫世之至神至速，倏去倏来者，盖莫如电。藉电以传信，则其捷也可知。昔有美国之士好学深思，精于格致，得引电之法，以利世用。此电线之所由昉焉。今泰西各邦皆设电报，无论隔山阻海，顷刻通音，诚启古今未有之奇，泄造化莫名之秘。诚以两国构衅，赖电报以传递军机，则有者多胜，而无者多败。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即以英国而论，其电报设于王家，商民欲通电报者收回工费。每年所入，除电线局开销，余资藉充国用。至本国有军机密事，分文不费。其利岂不溥哉？然此犹言承平时耳。若两国交战，出奇制胜，则电报更为要图。昔年普、法构兵，普人于行军之处俱设电线，而法人所设之电线悉为普人所毁。是以法败而普胜也。

夫中国建都北方，至极南之地相距万里，其他多距数千里。燃烽置戍，仅能告警而弗克通言；设卒传号，辗转间关而多舛悞。即令沿海要害，有炮台而无战船，则炮台亦孤立无徒，有战船而无电线，则战船亦应援莫及。若敌人侦知我战船之所在，合兵围击，无电线以通传，各省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费固不赀，而各处又为之夺气。查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线，通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闽、浙、粤东，凡属海疆悉赅

下大吏，揆度地势，次第举行，则宸居虽遥，俨如咫尺矣。

或谓："设立电报诚有益处，然经费过巨，恐不易筹，奈何？"余曰：安设电报之处，在海底则难，其价颇重；在地面较易，其价亦轻。虽明知创始维艰，而大局攸关，实受其利。前者，传报电信犹用外国字样，必待翻译而知；今辑有电报新书，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即经理电线者尚且不知，何况他人？既无漏泄之虞，又无延搁之弊。今西人更创有爹厘风一种，传音更异寻常。若中国毅然举行，推广其用，更与商民传信，酌费照收，则一、二年间必能填还创设款项。嗣后所入源源不绝，利赖无穷，诚益国便民之要务也。夫轮船、枪炮等物，中国用之有年，损益犹为参半，至电报则有益无损矣。何不举而试之哉！

论　开　垦

夫国之赋税，出于人民；民之供亿，出于土地。此古今不易之理。即圣人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也。今海内肃清，各处荒田连阡累陌，草其宅之，其故非尽由于无资，实皆出于无人。盖兵燹之余，逃亡过半，若欲尽辟污莱，复其旧规，惟有广招客民，使之开荒耳。今闽、广等省，或无旷土，尚有游民，无事可图，既不惮佣工于海外；有田可垦，更无庸谋食于他乡。与其听往外洋受人凌虐，何不查明荒地，严定章程，多招客民使之开垦？又撤散之兵勇，或无家可归，或不愿回家者，往往聚党横行，为地方害。如能设法招抚，按名给地，仿古人寓兵于农之法：有事则徵调，无事则力耕，既可安置无业之游民，又可约束逗留之散勇。正供之赋额，藉以取盈；上下之积储，赖以饶裕。是一举而数善备焉矣。

谨查福建台湾一府，孤悬海外，地广人稀，土尽膏腴，敏于生物。除已经种植税有常供之外，其附近内山左右各处，无主荒地可以开垦树艺者，不下千数百顷有奇。倘能设局招耕，认真办理，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实于国计民生有裨不少。否则，土田有限，生齿日繁，岁收尚且不敷，偏灾何堪设想？

迩来在京各官，屡次奏请朝廷，饬令各省大吏转督地方官，开垦荒田，兴修水利，此诚今日民事之先务也。无如各府、州、县

更调频仍，实授不过三年，委署限以年半，席不暇暖，虽有一二留心民事者，亦且兼顾未遑。就令勇于吏治，毅然禀请招垦、招耕，万一部署未周，猝然升调，后任或更张任意，坏事堪虞，而究之端自我开，不任受功，转任受过。惟愿身膺重寄者心精力果，速定新章，庶国帑于以丰，民财亦于以阜矣。岂不懿欤！

论　治　旱

天灾流行，何国蔑有。然事后而始图补救，何如事前而预切绸缪。况事关国计民生，当轴者尤宜先务之急也。今西北各省，叠遭旱荒，东南复多水患。若不专心农政，设偏灾偶至，何以御之？今陈末议三条，请备详择：一曰开沟洫，次曰用水粪，次曰补种树。分言之则各有所宜，并务之则备收其益。

其开沟洫若何？昔禹平水土，尽力沟洫，稷因得施稼穑之功。三代因之，即遇天灾，未闻赤地千里者，皆沟洫之力居多。迨秦废井田，开阡陌，沟洫之制荡然无存，其后水旱始有连及数郡者。自汉以来，循吏辈出，代不乏人，深知井田古法断不能复，惟有详察水道，浚源导流，疏渠设闸，专事蓄泄，俾资灌溉，遇有旱涝，不忧荒歉，此郑、白等渠之所以利赖无穷也。雍正时怡贤亲王与众大臣等大开畿辅水田，渐欲推行于直隶与西北各省，惜功未竟耳。然畿辅水田，至今民犹赖之。可见水利之兴，无地不宜。若各省大吏能于有水之地尽开水道，而于无水之田复讲求沟洫遗法，令民于每年农隙之时疏通水道，深浚沟洫，则大水可免淹没之虞，亢旱可无乾燥之患。其事甚易，其功甚多，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之。至如平旷之区，可仿泰西风车之法，以代人力之劳。遇旱则掘深井，以风力汲水，灌溉田畴；遇潦则开水道，以风力戽水，导注江海。工程既省，昼夜弗辍。尚何偏灾之足患乎？

其用水粪又若何？查此法盛于东洋。余闻之东瀛游客曰：东洋种麦独有妙诀。其农人暇时，均于村庄预备粪池，修砌坚固，不使稍有渗漏。所有人畜粪溺，一切垢秽之水，倾注其中，以备粪田之用。其田陇广狭皆同一式，开沟深约寸许。及期种麦，农夫播种已毕，将水粪运往田间，用长柄巨杓挨次浇灌，陇沟俾得停蓄，潜滋土脉。此后天纵不雨，麦亦萌芽。迨麦苗出至二、三寸高，如前浇灌一次，吐秀时复浇一次，结实时更浇一次，由是农乃登麦。东洋麦田所以无患天旱者，大率恃此。至于分秧种稻，必赖甘霖，与中华无异。惟田家互积水粪，利益多端。凡疠疾之兴，由秽气中人所致。果能将污物尽投郊外，则城市中俱得清气，调摄以时，疫症何由而作？此有益于居民者也。盛暑之时，污水不蓄于街衢，自不至臭秽载途，行人触鼻，而痧疹可免，此又有益于行人者也。且凶年饥岁，仓庾空虚，生民乏食。若用水粪多种宿麦、麰麦，以备不虞，即使亢旱频年，或不至民无粒食。此东洋所以有不惧三年旱之说也。今西北各省宜于种麦，无如屡逢亢旱，民无盖藏，亟须思患预防，筹之于旱，则水粪之法，非当采用者乎？

其种树之法又若何？西人谓：成顷之田，四围须多种树。盖树之发荣自下而上，其所以发荣者，资乎土脉。而土脉之所以能培养树木者，以其有水气耳。树根入土，不啻用竹管插地上，施巧力可使水由本达末，暗长潜滋。其地势平衍，去水较远之田，既无时雨沾濡，复乏桔槔灌溉。惟有树以吸水，则枝叶固茂，且阴森之气，又浸淫而生水，自上而下，归于地中，土脉愈润。上下呼吸，长养不穷，虽值旱乾，犹不至于速槁。倘忽然得雨，将前此未尽之水气，合后来之雨泽，接续滋荣，尤为神速。若无树之田，水

口较遥，不能平地引入，即时雨偶降，而水性就下，苗根入土，不过数寸之多，水已入地尺馀，吸引无资，涸可立待。故古者井田之法，必于两旁种桑：一以养春蚕，一以卫五谷也。乃后人习而不察，罔知种树，徒事西畴，反不若西人之即物以穷理矣。在上者果能广为劝谕，令民于畎亩之旁，有树者增益之，无树者补种之，将雨泽虽或愆期不可恃，而仍若可恃耳。夫种树之义，似乎创自西人，实仍师乎古制，亦何乐而弗为哉！

故曰：与其遇患而始图补救，何如未事而预切绸缪。谨献刍言，未始非千虑一得之助也。

论　机　器

泰西所制铁舰、轮船、枪炮、机器，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独运，尽泄世上不传之秘，而操军中必胜之权。今行于中国者，轮船、枪炮之外，如钟表、音盒、玩好等物皆有损无益者，而华人爱之购之；如电线、火车、耕织、开矿诸机器，皆有益无损者，而华人恶之诋之。以故振作难期，漏卮莫塞，识者伤之。

或谓："中国生齿日繁，小民藉各艺以谋衣食。若改用新法，必致夺其旧业，转以病民，故不为也。"不知创行新法，非尽除其旧业，亦渐有以迁之焉耳。试以百人论之，以七十人守旧业，以三十人改新法。此三十人功程较速，工价必丰，彼守旧业者见其所获之多，亦必日趋于新法。用新法者日众，则所出之物日多，而所售之价亦日贱，销路愈畅，贩运愈宏。然则机器之行，何尝有碍于各艺哉！况开矿则取地中所产，以供人所需，而洋布、羽呢本系外洋运来，仿之可兴民利，此二者皆致富之要道也。且中国之最重者，农事也。其中沃壤数倍泰西，而地气和煦，敏于生物，惟仅用人畜之力，未能因地利之宜。若用西国机器，以之耕种，可使土膏深透，地力腾达，物类易于发生，收成亦当倍蓰。若犹未深信，何不先购一小机器，以沃壤数亩试而行之。如果异常，然后购其大者，推行尽利，是地不加广，而农已倍收矣。洋布、羽呢，每年进口值银二、三千万，是亦中国一漏卮也。亟宜招商集款，购办机

器，自行织造，擅其利权。试思英人在沪采办棉花、羊毛，越五万里重洋运回本国；迨织成布匹、羽呢，又历五万里，售于中华，其价犹减于土布者，谓非省工之明验乎？如其各项机器，果适于用，相应如法，自行制造，精思专力，不惜工本，又何难媲美于泰西哉！

今英、美、普、法各邦，皆恃器利船坚，兵精饷足，势力相当，得以称雄于海外耳。尝查万国公法：凡两国构衅，所需轮船、枪炮、火器，皆不得购诸局外之国，更宜备于平时。若泰西凡遇用兵，其轮船雇之于商，其军械助之于民，民间所设制造等厂，与公局相埒。即旬日之内，需用洋枪数万杆，各厂分制，克日可成，此实自强之要着也。且泰西官与商合，欲创造机器等局，官商会办，集款无难；中国官与商离，虽明知获利甚丰，而商俱畏官，不敢承办。惟奸商劣绅乃谋经始，不求实际，专务虚声，事纵有成，功不补过。皆因官商声气不洽，以致举措失宜耳。今中国虽设立船政、制造等局，然须得通中西之学、明制造之事者，派为总办，而后所请洋匠，不敢欺蒙，精益求精，互相讨论。各厂洋匠，我不能以诚相待，彼或不肯尽艺相传。计惟厚给薪水，奖以虚衔，优礼牢笼，使之悦服。然后人皆用命，各奏尔能，利何如也。至于泰西定例：凡能别出新裁，制一奇器，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则必赏以职衔，照会各邦，载于和约，限以年数，准其独造，期满之后，别人乃得仿效。故创始者既获美名，又收厚利。无怪其苦心孤诣，斗巧争奇。中国能踵而行之，未始非振作人材之道也。

世有拘迂之士，以效法西人为耻，从而非笑之。夫人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我不过欲效其技艺，臻于富强，而于世道人心曾无少损。惟在执政者审其利弊，握其枢机，开诚布公，因势利导，洵救时之要务，保国之良模矣！

论 船 政

今欲维时局、扩远图、饬边防、简军实，上则固我疆圉，屹雄镇于海防；次则富我商民，通外洋之贸易，乘时举事，思患豫防。此船政之所经始也。

计自闽、沪设厂仿造轮船以后，华人皆能通西法、造机器、充船主，日新月盛，著有成功。无如制造愈多，经费愈绌，议者不察，动谓轮船可废，工厂可停。曾亦思：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继。西人每造一船，制一器，其初劳费常十倍于中华，不竟其功不止。先难后获，凡事皆然。今中国费千万之帑金，积十年之功业忽然中辍，长敌人之气，灭志士之心，失策莫甚于此。

然欲收制船之效，必先筹养船之资。尝查西洋船制，有商船，有兵船，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所以船虽多而饷无缺。所造轮船制度，备战者则长而中狭，运货者则短而中宽。其轮机之明暗，吃水之浅深，用煤之多寡，截然不同。推原闽、沪造船之初心，盖欲合商船、兵船而参用之。故运载既不逮商船之多，战守又较逊兵船之利，两求其便，转觉两失其宜矣。

窃谓：嗣后各厂宜择请著名西匠，仿造新式枪炮、上等战船，方为有济。以华匠虽粗窥其奥窔，不过仿其规模，成本固多，成功又缓。迨中国造就，而西人已另有新硎，一律更换。若欲神明

变化，必须上等华匠及习算之学生，亲赴外洋各厂参互考证，乃能自出胸裁，戛戛独造。现在出洋肄业幼童，其中不乏聪颖之人。拟饬管带各员分别察看，有能通制造之法者优给廪饩，奏保官职，令其竭虑殚心，精求绝技。他日艺成返国，因心作则，用广其传，庶不致倚人为强，虚縻巨款。将来办有成效，拾级超迁，洊升总办。则工匠之贤否，经费之多寡，烛照数计，洞悉隐微，然后造艺用人无欺无滥，穷神达化，乃能颉颃西人。

往年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洵为良策。无如造船各厂不能造新式之船，价比外洋更贵。所以租造者，至今尚属寥寥。盖洋厂机器日新，价廉功倍，以故群商就价，趋赴外洋。往往有华商集资附入西人公司股分，不愿居华商之名者。一则因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再则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赢则借事勒捐，亏则多生枝节。诚能祛其畏官之隐衷，予以谋生之大道，准由公正精明之商总精择洋匠，开设船厂，实力监工，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官局、商局并行不悖，将见源源租造，迭出不穷。商船既盛于懋迁，兵船可资其接济。兴商务即以培船政，榷商船即以养兵船，强富之基，不外是耳。

若夫目前权宜之方，补救之策，如直、奉、东、楚、江、浙、闽、粤等省，各调轮船一、二号，供给岁费，藉其资助，出洋巡缉，亦可稍纾厂力。不知节于此仍费于彼，行之暂难矢诸常。惟有察饬沿海各省水师旧式之舢舨、红单艇船、拖船等一律撤裁，不准再造；又酌减各省绿营兵额，以饷力并养轮船，或能经久不匮。

至泰西船政之学，须先通数国言语文字，并娴天文、地理、算法。若涉大海，浩无津涯，随处皆知船在经纬线若干度、若干分，

各处风信潮汐，各国海口船旗，礁石之有无，水势之深浅，遇大风雨应如何驾驶趋避，器机器者验风雨表篷桅之类，机者汽机也。应如何措置得宜。考选后为副舵工，阅历有年，再考为正舵工。如果心灵手敏，游刃有余，可操全船之权，方为船主。如有失事坏船，有司须择请一、二老练船主，会审其坏事之由。果该船主操置不善，则缴其凭，褫其职，入其罪，籍其家产，赔偿船费；倘人事已尽，天实为之，则船主与舵工免议。此定例也。中国既仿行此制，尤须得精研西学、谙练知兵之大帅，专其节制，齐其号令，每年会操一、二次，察各船主之勤惰，驾驶之利钝，以训练而黜陟之。庶中国多造一船，即多得一船之用矣。

虽然，犹未也。自外洋入口通商而后，不特夺各路商船之利，兼侵内地商民之利。使华商能租造轮船出洋贩运，渐次推广，固塞漏卮。而华商与洋人岁〈相〉① 时相洽，声气相通，利弊情形见闻真切，遇有交涉事件，亦可调停折服，弭息祸源。

闻华人之经商佣工寄寓于外洋者，计吕宋一岛约四、五万，新加坡、槟榔屿诸岛约数十万，美国、旧金山及其近埠约十四万，越南、西贡等处约三十万，古巴、秘鲁各十余万。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若太平洋檀香山，数或逾万，或不及万，均各建有会馆，设有董绅，特以路远势孤，每为彼国所轻侮。曩日闽中船政局“扬武”兵船游阅东南洋各岛，而吕宋客居华民鼓舞欢呼，至于感泣，谓百年来未有之光荣。一埠如斯，他埠可想。况西洋通例，虽二、三等之国，皆有兵船游弋外埠，名为保护商人。堂堂天朝，何难办此！更宜照会驻劄各国公使：如各埠华民，有愿得兵船保护者，当

① 此“相”为衍字。据光绪二十四年图书集成局《盛世危言二编》，此句应为“而华商与洋人岁时相洽”。

自筹岁费，报明领事，请公使转咨船政酌派兵船，或一年或年半，分别调还，再换他船，藉资游练。如一埠不能养一船者，则数埠共养一船，使之往来镇卫。中国有事则悉数召回，以备调遣。夫如是，则厂局有养船之费，海疆有战守之资，中外有声势之联，商旅有利运之益。盖一举而数善备焉。是在当轴者全局统筹，全神广运，俯项不虞其支绌。庶几轶美于前人，国家永庆乎昇平，不且铭功于后日也哉！

论 铸 银

洋银之入中华也，自乾隆年间始，名曰洋钱。但制度不同，式样各异，初亦不甚通行。自立约通商以来，凡洋人履迹所经，无论通邑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非以其便于行旅携带，商贾贸易只须辨其真伪乎？

今中国所行洋钱不敷市廛之用，是以西国每年陆续运至总在百万圆以外。西人知中国一时不能自铸也，又禀请其国开局铸造，以济中国之需用，盖深知铸造洋钱，大可获利耳。请以鹰洋论之：鹰洋每圆计重七钱二分，运入中国，其极贵时可抵纹银八钱，即平常市价亦总在七钱四、五分之间。是其利至厚，其用至便，瞭然可睹矣。

夫钱有金、银、铜三品，其行于世也，统谓之国宝。自应一国有一国之宝，不应悉用他国之宝也。中国何不自行鼓铸，列年号于其上，名正言顺，独擅利权。若购自外洋，每圆加银多则七、八分，少亦三、四分，不亦失其厚利乎？

或谓："自行铸造，经费过多。"不知每圆所加之银，其息已厚。且银由外洋铸造，尚有铜、铅搀和其中，以搀和所余之数，移作铸造之费，已绰然有余裕。是所昂之价，即所溢之利也。但西人好利而守信，故成色均归一律；华人嗜利而寡信，故流弊遂至百端。昔林文忠公抚吴时，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

代之。初亦甚便于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废而不行。惜哉！

窃谓：中国铸银钱须仿宝泉等局事例，严定章程，仅准户部设一专局，功罪攸归，非但不许民间铸银，并不许各省官员开铸。迨户部铸成之后，颁行天下，令其可缴钱粮，可作捐款，则流通必畅，而洋银反不能通行矣。试观直隶藩库之钱粮银锞，每以二两为率，银色甚佳，江西之方宝亦然，他省均不能及。可见事有专责，则弊无由生，举而行之，诚裕国便民之大计也。而何至利权为西国所独擅也哉！

论 邮 政

中国自开海禁，与各邦通商互市，攘往熙来，已数十年于兹矣。凡事取其所长，补我所短，于国计民生有裨者，悉次第举行。惟书信馆尚属缺如，似当推广及之者也。

夫朝廷之诏旨，臣工之章奏，文武之照会咨禀，寮寀之案件关移，凡有涉于政事者，无不形诸公牍。要件则用马递，常事仍由驿站。如虑时稽道阻，又复专弁飞赍。故古者既设行人之官，复置邮传之驿，皆所以布德音、集众议、达下情焉。至商旅工役人等出谋衣食，欲报平安，或飞信以达价值，或具函以汇款项。虽由各信局分别寄交，每有浮沉，无从追究。近来通商各口信局附由轮船，已较往时便捷。然仅能施于轮船所到之处，若关河阻隔，则驿使难逢。且华人寄迹外洋，如新旧金山、星架波、东南洋各岛，中外隔绝，病苦难知。使中国亦仿照西法，遍设书信馆，虽万里如在一堂，何致受外人欺凌，情难自达哉！

按泰西各国，其前亦如中华设站专送公文，不寄私信。迨乾隆年间，上、下院会议谓此法止便于国，未便于民，因于国中城埠镇乡，凡商民聚集之区遍设书信馆，统以大臣，派员经理。凡公文、私信莫不通传，罔有岐视。近日上海复设工部局总理其事。日本亦仿而行之。其经费所从，即出自商民之信资，而公文往来，资以津贴。每年除支缴外，所余巨款，悉归国用。而商民私信，

无论远近，随时往返，从无失误，取资极廉，其利国便民也如此。

或谓："明季尝因裁撤驿站，致滋盗贼，贻祸无穷。覆辙堪虞，前车可鉴。"不知其时盗贼蜂起，饥馑洊臻。而所裁驿夫，又不善为安集，流亡莫抚，赈恤无闻，故迫而从贼耳。今虽仿照西法，而传递需人，此辈仍可受役公家，以资熟手。惟必须与泰西诸国联合一气，乃为紧要关键。总期利民益国，经始得人。若徒存中外之见，作畛域之分，值今之势，为今之人，必有所不能者矣。

论 盐 务

昔管仲治齐，官山府海，设轻重之权，擅盐铁之利，以致富强，卒成霸业。后世因征榷鹺课，以充国用。故历朝时有变法，而盐务亦多乘除。至国初厘定盐政，兴利除弊，悉改从前陋习，特设盐政大臣并甲商以总其成。凡有商人运盐，请领部照，认定引地，即为世业，行销既畅，缉私亦严，故国课充而商人富也。迨后裁撤盐政，权归督抚，更改旧章，而商绌课亏，几于不振矣。

兵燹之后，别省盐务不能尽知，即以两淮而言，前由曾爵相奏定新章，改引为票。每票计五百引，湖北共十三万引，湖南共十四万二千引，江西共十五万二千引，大通共七万二千引。惟江西、湘、楚每票捐修清水潭工费银五百两，准其凭票完课，循环贩运。名为票盐，实与引地无异，一经认定，即同世业。

现在湘、楚票一张转行售出，可值万金，江西票亦值六、七千金，即租出一年，亦得千余金。大通票每张一百二十引，价值二千余金，其价日增，人思购办。况湘票有十二万引，初准湘商试办一年，现已畅销，亦归正额，并不加费分文。嗣直赈所加之引，江西每票不过捐银二千两，湘、楚三千两而已。共计各地四十九万六千引，每引约值时价十七两至二十两不等。如每引加捐十两，约得银五百万两。或按年每引捐银一两，每年可得五十万两。惟江西之票，从前因销场畅快，故加至十五万二千引，近日

则须十六、七至二十个月，方可轮消，似宜分别酌捐。如票已沽与别人承运，必须到局更名，是新办者亦宜酌减。惟鄂、湘之销场极快，八个月即可畅销，所以票价飞涨，远胜江西，可酌加数万引。且近闻蜀盐来汉，获利甚饶，亦可一体于原定章程量为变通，不必互争所限之引地。每票另征领照银若干两，方准给为世业，其数不赀。现今府库未充，得此款项，不无小补，既能裕国，复不病商，愿在上者图之。

论 游 历

三代之时，天子有巡狩之典，诸侯有述职之文，设輶轩以采列风，诵诗歌如闻国政。所以考盛衰之故，通上下之情，诚盛举也。自隋炀帝、明武宗诸君侈尚武功，每以巡幸为名，实则宴游自乐。乘舆所历，供给夫费，劳民伤财，迭起怨咨，激为祸乱。后世遂引为殷鉴，深居九重，垂裳而治，非郊祭大典法驾不出禁城。盖恐其有累于民，故为之端拱于上耳。虽稽古右文之学，金匮石室之藏，考诸古而政治咸知，准诸今或情形未悉。闾阎之利弊疾苦，壅于上闻；中外之军政边防，疏于下问。推腹心于辅弼，或鲜安内攘外之模；寄耳目于疆臣，或蹈粉饰因循之习。时巡典废，论者惜之。

试观汉、唐、前明数君，皆崛起民间，备尝艰苦。东西征讨，既窥全势于河山；南北驱驰，复综全衡于利病。洎乎诞膺宝祚，敷施骏烈，肇造鸿基，而一时开国诸臣，复左右劻勷，如恐不逮。以故创垂之主，倍觉英明。此无他，阅历已深，斯措施自当也。

闻泰西各国，其皇子与齐民无异。当其入学习艺，赏勤罚惰，无或瞻徇。及历戎行，亦始由卒伍递擢偏裨，无稍姑息。又往往轻车减从，游历各邦。故周知各处之风土人情，各国之政刑技艺，而格致、历算、兵、刑、礼、乐等事，无不身亲力为，明如指掌。一旦即位，遂举生平之阅历，以为经国之谋猷。事无不知，情无不烛，

原其强富，职此之由。查俄国初时，船舶之制，不逮欧洲列国，因此屡受邻邦欺制，垂百余年。其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自行制造，精益求精。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竭虑殚精，穷源竟委。其后俄人大船巨炮，不亚于英、法诸邦。此忍辱耐劳，能自得师之明效大验也。

方今除亚洲之外，其余四大洲各国君主时相会盟，略如春秋诸侯之会。缘泰西去古未远，风俗敦庞，上自世子王侯，下而官商士庶，皆能习劳耐苦，专门名家，而军政、船政数大端，尤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故能通微合漠，愈久愈精，虎视中原，雄夸外国。倘中国能上法三代之盛典，旁采西国之良规，或仿令国戚王子周历民间，博采时事。悉利弊于平日，乃能施德政于当时。将六合从风，岂仅与三代争隆媲盛也哉！

论　议　政

窃考三代之制：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搢绅相议于学校。故孟子有左右诸大夫之言未可尽信，必察国人皆言，而后黜陟乃定。汉朝饬博士议复，尚存遗意。

后世不察，辄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又惩于处士横议，终罹清流之祸。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由上达。且重内轻外，即疆臣有所陈奏，仍饬下部议，况其下焉者乎！夫在上者既以事权有属，法令在所必行；在下者亦以势位悬殊，情隐不能相告。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情谊相隔，好恶各殊，又安能措置悉本大公，舆情咸归允惬也哉？

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考泰西开国至今，历年未久，故其人情风俗，尚近敦庞，犹有上古气象。即此一事，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豫期矣。

论 考 试

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取士之途，乡举里选，惟重实学至行。宽其途以求士，故野无遗贤；严其制以用人，故朝无幸进。降而唐、宋，严于取而宽于用。始当考试，斤斤然拘于一格。至今因之，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沈沦；其用士也宽，则庸佞不无忝窃。故举世奋志功名者，悉从事于此，老而不悔，竟有髻龄就学，皓首无成，尚何暇他顾哉？

闻西国设有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欲当水师将帅者，无不兼习天舆、地球、格致、测量诸学；初编行伍，以资练习。文案则自理，枪炮则自燃；即至贱至粗之事，皆不惮辛勤而毕试之。及功成名遂，致仕闲居，亦不废立说著书，以期传于当时，垂诸后世。至矿师、医士，无不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亦须深明律例，考有文凭，方准行世。无论何学，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

然则文科可废乎？曰：非也。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

从经史而出，悉由文义所生。惟须分列四科，拔尤表荐：一曰考证经史以觇实学。二曰策论时事以观卓识。三曰兼试诗赋以验其才华。四曰博询政事以考其吏治。拔真材以资实用，不愈于空言无补之帖括乎？

至武科设于武后之时，专以骑射技勇见长，与文科并重。而世之习武者只求入彀，博取科名。即默写武经，亦仅如小考文童之恭钞圣谕而已，试以兵法开卷尚属茫然。迨夫仕途既入，举凡训练弁卒，与夫水陆攻守之策，阴符壬遁之书，冥然罔觉。即使射穿七札，力举百钧，要亦匹夫之勇耳，一旦临敌，将何恃而不恐哉？是不教而驱之战也。迩来荡平小丑，建立大勋，皆非武科中人所成①。所习非所用也，明矣。

然则武科可废乎？曰否。今战守所资，借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今中国既已举行，惟机器尚制造未精，轮船尚驾驶未熟，枪炮尚施放未巧，行阵尚步伐未齐。即有谙练之人，亦苦不足于用。诚能分门别类，取精用宏，当于武科中亦列三等，以取将才：一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问算学、格致、机器制造，以穷其造诣。三考测量枪炮高低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其能集众长者，不次超迁，以示奖励。专工一艺者，量材授事，以广旁求。不愈于仅娴技勇骑射者乎？

然而欲作人才，先觇教养。今之学校书院专事举业，而外邦之风俗政事一概不知，且深以西学为可鄙。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况当今海禁大开，藩篱尽撤。欧洲各国无

---

① 《易言》三十六篇本误为“其”字，据光绪二十四年图书集成局《盛世危言二编》改为“成”。

不肩摩毂击，互市通商，各恃富强，相为要挟。更宜练兵修政，选将筹边，断非醉草可以吓蛮，围棋自堪破敌时也。

鄙见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科，颁行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舆、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肄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如果期满造诣有成，考取上等者即奖以职衔，派赴总理衙门、海疆督抚，或船政制造等局当差，或充出使各国随员，如举博学鸿词之例。凡入院诸生，每年纳束脩百元。如书院膏火不敷，由该地方官筹款补足。以冀渐开风气，实力研求。倘有别出新裁造成一器，于国计民生有益者，视其利之轻重，准其独造数年，并给顶戴，以资鼓励。

如此则闻风兴起，人材众多，又何须朝廷遴选幼童，肄业泰西，致縻巨款乎！夫幼童万里从师，学业自卜其精进。惟少染外洋习气，情性或因而变迁，亦似非养正之道也。诚能变通旧制，教育英才，为国家宣劳，为海疆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岂特文章华国，咸夸凤翮之才；武艺超群，即列鹰扬之选也哉。

【附】《论洋学》

夫设科选士，本有定程。而济世求才，难拘成例。是必推广中西之学，宏开登进之途，使世人知所指归，期于实用。而后习文者不专求诸诗赋文字，习武者不徒事于弓马刀石也。

按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布国尤为明备。其学

堂自乡而城、而郡、而都，各有层次。初学乡塾，分设各处，由地方官捐建经理。国中男女无论贵贱，自七、八岁起皆须入学，至十五岁为小成。乡学之费，每人限七日出一本纳，城学之费，每月出一喜林。本纳、喜林，皆西国银名。喜林约中国银一钱六、七分。如或不敷，由地方官捐补。至大学院学业繁重，果能诣力克副而愿学者，听其肄业。院费每季不过出十五喜林。美国人不论贫富皆入皇家书馆读书。其经费捐自房租，每百抽十两。学以序分，不容躐等。女馆则兼教组纂、女红，设有专条使之用心学习。塾中分十余班，考其勤惰以为升降。其沈沦末班不能迁升首班者，不得出院学艺。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因材授学，专教格致、重学、史鉴、历学、算法、他国语言文字及艺术所必用之书。再上有实学院，院有上、下，分十三班，考工计程以定进止。院中师长，上等者皆进士班考选者当之。上实学院院考得首班，入选大学院肄业；下院考得首班，入技艺等院。再进有仕学院，盖欲其学优而仕也。此院大抵十八岁以上，方能就学。每考仅十余人，若入选则赐文凭入大学院。次等入师道、格物、武学等院。

大学院之掌院必名望出众、才识兼优者，方膺此任。院中各种书籍、规仪、器物无一不备。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经学者系论其教中之事，故不复赘。法学者考论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如何损益，又奉使外国如何修辞，或通商事宜，有关国例者，详加讨论，然后入衙门考取，听候简用。智学者格物兼性理、文字言语诸事。医学者分六课：首以格物统核全身及内外诸部位；次论经络表里功用；次论病源制配药品；次论胎产接生，必须考选。

又技艺院学习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练、织造等事。格

物院与技艺院同条共贯，大抵多发源于算学。算学则以几何为宗，器料齐备，使学者讨论而穷究之。其最要者为力学。化学考核甚微，又格金石、植物、胎卵，湿化各物，如何而化，如何而生。观天则有测步镜仪，而算学为最要。

船政院为行船航海之学，先通外国语言文字，并天文、地理、算学，若涉大海茫无津涯，学此则随处可知船在经纬几度分，各处潮汐之迟速大小，各处海口水道之深浅，礁石之有无，风雨如何趋避，器机器者验风雨表、篷桅之类，机者汽机也。如何得宜，考选后为副舵工。阅历有年，再考为正舵工。果能操纵自如，方充船主。如有失误，有司同船政司勘验：若船主措置不善，则褫其职，倾产赔偿；如其人事已尽，天实为之，则船主与舵工免议。

武学院课式与实学院同，但多武艺、兵法、御马诸务。初经拔取，准充弁员；及其精娴，才升千总；果属才识出众、勇力超群，则调诣都城大院再习上等兵法，如算量、图画、地利与各国水陆战法。至水师则测风防飓，量星探石，辨认各国兵船，识别各处沙礁。先授末职，拾级而升。

通商院则以数学、银学、文字三者为宗。

更有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喑院、训孤子院、养废疾院、训罪童院。余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别有大书院九处，书籍甚富，尽人可以进观，但不能携书出院。每岁发国帑经理，生徒入院肄业三、四年；听其去留，岁出费银十五磅。

至管理各大学院，每省派有主院两员，诸院悉隶文教部。使国中人民无一弃材，各有裨于公私，以广其用，诚法度之至善者也。

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变通而后能克敌。且彼萃数国之人材，穷百年之智力，掷亿万之资财，而后得之，渤为成书，公诸人而不私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传。今中国所设之同文院、广方言馆，已历有年，而于格致诸学尚未深通。其所制造全仗西人指授，不过邯郸学步而已。何能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哉！且又从不讲求西国律例，凡交涉案件莫能办理，如延西国讼师代我辨论，则又恐从中袒护，不能力斥其非。此数端皆中国所必需。尤当遏其漏卮，启其秘钥：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悉① 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设书院，人人皆得而学之。其院师择请西儒或出洋首选之官生，以充其任。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而奈之何甘于自域也。

① «易言»三十六篇本误为"晰"字。据光绪丙午上海书局«盛世危言续编»改为"悉"。

论 吏 治

从来国运之盛衰，系乎民心之离合；民心之离合，系乎吏治之隆污。知人则哲，古帝其难，矧其在良楛杂投之世乎？此吏治之不容不讲也。

昔胡文忠抚鄂时，军书旁午，办理不遑，犹能汲引人材，时艰共济，爰立宝善堂。举凡候补人员、搢绅士子，悉萃其中。乃察其品行，考其学问，功归实践，习屏浮华，就其才之短长，试以事之繁简。小善必赏，小恶必惩，事事认真，谆谆教诲，盖不啻慈父之命子，严师之待弟也。即或才疏性躁，气质稍偏，及荷甄陶，胥遵矩矱。如果营私失职，立予革除，使之法亦衔恩，劳而无怨。故得人最盛，大难以夷。昔范文正公有言任人各以其才而百职修者，胡文忠公有焉。

第自军兴以来，保举杂进，捐例大开，流品纷淆，仕途壅塞，非贲缘请托便辟钻谋者，得缺固难，派差不易。而朴直自珍之士，又不屑俯仰求人，纵有真才，亦伤沦落矣。

夫达于权变、办事勤敏者，谓之能吏；谨守绳尺、洁己奉公者，谓之廉吏。能者才也，廉者德也。天下能吏多而廉吏少，求其才德兼优者，戛戛乎难之！诚以德胜于才，终不失为君子；才胜于德，或竟流为小人。此无他，心术固殊，学问亦异也。古之建德立功者，惟以智、仁、勇三者为用，此三者赋畀于天，若为人欲所

蔽，利令智昏，则仁心渐亡，而勇气亦挫矣。

惟廉吏则一介犹严，四知自警，故其心平识远，学粹品端。抚字维勤，催科不扰；虚心以听讼，除暴以安良；惩胥役之苛民，杜家丁之怙势；清保甲以稽匪类，厘积案以雪冤横；岁偶逢荒，禀详蠲赈；训士则先敦孝弟，课农则兼勗桑麻；招游民以垦田荒，开沟洫而收水利；兴利除弊，崇俭黜华；不事虚名而专施实惠，讷于言语更耻于逢迎。纵有时一意孤行，或至取忤于上游，或以为不知世务，或以为不合时宜。爰列弹章，遂还初服。而有识者原心略迹，观过知仁，以共白其无他，且深惜其去之速焉。

若夫能而不廉，才足以济奸，智足以文过。党同伐异，罔上营私；加虚费于闾阎，削脂膏以遗权要；罚富家之金币，假公用以润私囊；寄书役以腹心，纵家丁为耳目。或钱粮业邀恩免，仍严征比之条；或水旱方切赈灾，巧作捏吞之计。损下媚上，倒行逆施。而百姓之困苦颠连，夫固匪伊朝夕矣。

今天下肃清已久，凡在小民，尤资休养，正宜澄叙官方，恫瘝民瘼，练兵修政，登明选公。无如积弊相沿，各省互异：直隶则供苛草料。晋、黔则役苦征徭。福建则械斗频仍，自争自息。广东则盗贼充斥，劫商劫民。或则肭室掳人，酷刑勒赎；甚则开坟盗骨，重价居奇。草茅多匿不上闻，畏胥差之讹索。文武亦视为常事，任营伍之废弛。百种弊端，殊乖治理。千言靡罄，略举端倪，所愿表朱邑于桐乡，显文翁于蜀郡，循良迭进，刑措咸宜，庶几弊绝风清，民康物阜耳。

且夫人臣之事君也，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士大夫砥砺廉隅，崇尚气节，有簠簋不饬者，则疾之如仇；有权贵是依者，则避之若浼。国有大事，辅臣必以去就争之；国有权奸，台臣悉以死生击

之。东汉以来，前明最盛，迨夫魏珰煽恶，气焰熏天，而列疏纠弹，甘心窜殛，纵曰激于意气，实皆本以忠诚。故自正、嘉以还，国事日坏，而危而不绝者尚百余年，未始非士气之激昂有以维持于万一也。

我朝廷建官养士，优崇之典远过前明，而抗节纳忠者寂然罕觏。虽属朝无弊政，国少诤臣，而居官之气习风规瞠乎不逮。倘令每况愈下，相习成风，疆臣则卖缺擅权，守令则剥民奉上。或连得美缺，辞官拥负郭腴田；或逐队军营，奏凯起连云甲第。始则患得患失，钻营希簪绂之荣；继则作福作威，掊克为子孙之计。取求在我，笑骂由人。深负国恩，尤速官谤。及其退居林泉，武断乡里，恃势侵邻壤之田，垄断夺商民之利。老而不悟，富且益贪。曾亦思爵秩频膺，涓埃未报，既窃高位，复拥厚资，何德以堪，返躬滋愧。而卒也悖入悖出，多藏厚亡，有时托贾非人，明亏暗折，否则亢宗无子，荡产倾家。先人则一意贪残，后嗣则百般挥霍，同归于尽，理所宜然。究何如廉正居官，忠勤报国，树风声以资表率，毋玷官箴，积福德以遗子孙，长绵世泽，彝秉伦常之五，名超不朽之三，一德格天，千秋食报。其得失之相去不几霄壤之悬殊耶！

夫惟圣天子睿智聪明，励精图治，君心先正，臣节斯端，近君子而远小人，先器识而后文艺，表循良之最，顾畏民岩；规远大之模，劻勷时事。一洗因循之习，广开登进之门，将见吏治之隆不几与唐虞媲烈哉！

论 边 防

中国幅员之广，亘古为昭。统辖十八省，纵横数万里，又有内、外蒙古拱卫于北庭，新疆回部屏藩于西域。雪山葱岭、西藏、青海等地悉入版图，以翊蔽我神州。越南、暹罗、琉球、高丽诸邦，莫不称臣朝贡，列于共球。德威远被，文轨大同，猗欤盛哉！蔑以加矣。

迩来欧洲数十国立约通商，此往彼来，动多事变。于此而欲求控驭之方，尽怀柔之道，夫亦未易言矣。盖欧洲各国外托辑和，内存觊觎，互相联络，恃其富强。其显而易见者：如越南则为法人所逼，既设埠于西贡，复屯兵于东京，割其三省之赋以充岁币，更立六条之约，藉称保护，俨若庇诸宇下，无殊并入域中。而暹罗之奔觉，缅甸之郎昆，早为英人设埠通商，且欲议建铁路，达于滇、粤边境，以便陆路通行，尤为深谋莫测。日本蕞尔一邦，明时屡受其患，近来崇尚西法，予智自雄，妄思蠢动：迫高丽以建商埠，胁琉球而为附庸，近且夷之为县，改号冲绳。远交近攻，得寸进尺。若中国返其积弱，将中立以伺西人之短长；倘中国不能自强，将效尤而分西人之利薮。眈眈虎视，不可不防。俄国地广兵强，志在兼并，方诸列国，无异嬴秦。观其用兵于回部以西，恣其蚕食；通市于回部以北，潜欲鲸吞。复乘发逆披猖，遂与喀什噶尔酋长霍壁立约通好，俾彼恃有外援，甘心叛逆，抗拒天朝。由

是据伊犁，并霍罕，心怀叵测，更宜思患豫防，善为之备。彼英人知其意之所图，故于印度之北阿富汗边境，筹议划疆，盖亦先事而预为之计也。俄人又欲由惠远城设立电报，越蒙古诸边直达京都。由此观之，举凡藩属要荒，半为外邦侵占，藉此窥伺中原，积久生变，遂可长驱直入矣。

夫中国自开海禁，藩篱尽撤，尤属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也。滨海之省，广东则香港一岛已属英吉利，澳门一岛亦属葡萄牙。其余南、北各口，综计三埠，彼此通商，而洋人之心犹以为未足也。间尝盱衡时势，各邦俱存封豕长蛇之志，而中国尚乏折冲御侮之谋。所冀当道诸公励精图治，凡有利于军务国政者，一洗因循观望之习，而立长驾远驭之方，毋使环而相伺者之得狡然以逞也。然而留心防御，尤须全局统筹。惟能洞烛于几先，庶不待弥缝于事后耳。昔诸葛之治蜀也，欲讨魏必先和吴，盖必有心膂之交，乃不受腹背之敌，老谋深算，动出万全。今洋人恃势纵横，观衅而动，我国受其挟制，孤立无援，更宜图之于早也。

查立约诸国，最强者莫如英，而美、法与俄皆堪颉颃。然英人险诈，法人鸷猛，势力相敌，迹其离合，实系安危。俄则地据形胜，兵严纪律，惟以开疆拓土为心，向为诸国所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宜外与联和，内严防守，不可或忽也。美国秉信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力敦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藉声援。若日本，则器小易盈，夜郎自大，中国仍当严备。设重兵于沿海，以杜其机心；驻钦使于藩邦，以通其声气。如有蔑法背约等事，则遣使折之以理，使其有所慑伏，不敢肆行。守在四夷，道不外于此矣。

或谓："俄罗斯毗连之国，欧洲如英、普，亚洲如日本、波斯，

犬牙相错，中国宜遣使通好，寄以腹心，有事则协力以拒之。”计亦良得。所虑者各国藐视天朝，难资得力耳。然斡旋大局，有治法尤贵有治人。今日所最要者约有三端，请备陈之以资采择。

一、在广造水雷，多制铁舰，训练水师，以资战守也。中国沿海疆圉，在在堪虞，务期因地制宜，分据要害。如防敌船之深入，则秘设水雷；防敌人之攻冲，则先筹铁舰。二者既备，尤须得水师劲旅以济之，然后相需为用。试观普法之战，普人何以能突入巴黎都城，法岂漫无守备哉？实水师之有以制胜也。至练习水师之法，英为最，普次之。今中国宜请谙练洋人，挑选精壮弁兵，归其教习，即随时操演，不得视同儿戏，务使如临大敌，习惯自然，一旦用兵，自收其效。查直隶、山东、闽、浙、两江、两湖、两广、云、贵、四川等处，边防最亟，一隘失则全省骚动，一省动则数省戒严。且通商之口愈多，则交涉之案愈出。一朝构衅，战守无虞。今中国既有轮船数十艘，再备铁舰，则轮船倍增气势，未可以需费稍巨，坐失远图。

一、在划清疆界，载诸和约，以免侵占也。我朝藩属原多荒邈之区。既已立约通商，开设口岸，惟宜往来贸易，彼此相安，岂容包藏祸心，得陇望蜀？今中华疆域，洋人履迹殆遍，教堂滋事之案，指不胜屈。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不谙西文未能审办。彼遂恃强蔑理，逐渐要求。今宜申画郊圻，将中国疆界绘图注说，载存和约，与各国申明条例：无论内外不得侵占，倘渝此约，各国得声其罪而致讨之。中国复奋发自强，则苞桑永固矣。

一、在遣使属国，代为整顿，以资镇抚也。高丽、越南等国，

向来恭顺，藉作屏藩。宜慎简大臣前往，审其利弊，察其形势。如通商、开矿等事，可资富强者，令其国次第举行。倘或巨款难筹，则中国先为措拨，按年清偿。若各国已建有埠头，则为派领事，练水师，俾资保护，万一有警，可收指臂之助，而为唇齿之依。惟是开办之初，经营匪易。然得一、二明敏之员，任其艰难，致其诚款，语以长治久安之策，示以一劳永逸之谋，各国自必乐从，不数年而效可睹矣。

夫控远为筹边之要，自强即不拔之基，因时制宜，有备无患。将见振中原之旗鼓，壁垒日新；靖寰海之烽烟，梯航云集。则升平之治旦暮可期矣。

论　交　涉

中国自与外洋立约通商以来，滨海之区悉开口岸。上自官商教士，下自兵役匠工，纷至沓来，履迹几遍。而传教则许入内地，游览则给与护符，无论微员商贾，与有司接见，悉礼若嘉宾，无或简慢。窃谓中国之待洋人已如是其忠且敬矣，虽有时变生意外，衅起无端，半由于教堂恃势欺人，小民积忿既深，群思报复。然一经禀诉，查办维严，则中国之于洋人诚无所负也。若洋人能返己自思，谦以持躬，恕以接物，中外一体，开诚布公，不存欺藐之心，悉泯彼此之见，我华人有不休戚相关忧患与共哉？

乃近日目见耳闻，凡洋人之到中华，每以言语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理，藉端滋事，恫喝要求，以致交涉之案层见叠出。而中国顾全大局，戒开边衅，遇事则官长过于迁就，士民不敢抗衡。洋人习以为常，愈无顾忌。如轮船于河道、港口驶行无忌，恒与华船相撞，小则船具毁坏，大则人货俱沉，被控到官，仍复强词申辩。或咎华人不知趋避，或诬华船桅灯不明，改重从轻，苟且结案。而华人之身家性命尽付东流，负屈含冤，无可控诉。又如往来孔道，马车驰骤，行人偶不及防，无论蹂践死伤，竟策马扬鞭不顾而去。倘旁人阻止与之理论，反谓车来当让，大肆咆哮。即使扭赴公堂，亦仅以薄罚完结。又如洋行所雇华人，每月工金多寡固有定约，给发亦有常期，而往往借衅生端，多方扣

减。少不称意，即行殴逐，甚至持枪恐吓，偶一失检，酿成命案。及事经官府，又复委曲调停，仅援误伤之条予以薄罚。而尤为惨酷者，则莫如粤省奸匪与洋人串通，散布四方，拐诱乡愚，贩卖外洋，永为奴仆。闻古巴、秘鲁、亚湾拿等处，岁中可陷华人以千万计。其残忍刻薄，既大伤天地之和；其暗骗明欺，复显背中西之约。惜路隔重洋，无人查办，莫为发其覆而斥其奸耳。

至于贸易一途，华人欠洋人之帐，则必须控官追索，家产封填，甚且扰及乡邻，押其同族。而洋人若有折阅，虽饶私蓄，亦不过循例报穷，将家具拍卖摊派而已。且外国于中国进口之货，税从其重；而洋货之进口，税欲其轻。又华人到其国贸易，须照例纳款，按名报缴，岁有常规；而洋人在中国经商，并无此费。试将中外接待情形两相比较，直有云泥之隔，岂徒厚薄之分！是洋人先自薄待乎华人，又何怪华人之歧视乎洋人也？

夫河港中禁轮船飞驶，街道中禁马车驰骤，无事则禁携军器，用人则禁扣工资，而贩人出洋尤干例禁，泰西各有律法，按籍可稽。倘华人理直气壮，援万国公法反覆辨争，坚持不挠，彼虽狡狯，亦当无可措词。惟查中西立约之时，以中国法重，西国法轻，判然各异。故议交涉之案，如华人犯罪，归华官以华法治之；洋人犯罪，归洋官以洋法治之。顾有时华、洋同犯命案，华人则必议抵偿，并施抚恤，无能免者。至洋人则从无论抵，仅议罚锾。若过持公论，争执条约，而洋官反暗中回护，纵遣回国，究诘无从，非特轻法未加，抑且无法以治。此尤事之不平者。

故中国好言势者，专事羁縻，而于国计民生未暇兼顾。虽不至于开衅，然习于疲苶，不知振作，如患瘵疾，妄用补剂，而此身渐弱矣。好言理者，激于忠义，专主攘夷，而于彼此情形未能统

筹。措置失宜，每至决裂，如患疡毒，常施攻伐，而元气日衰矣。方今办理洋务，虽不越理、势二端，然当权其轻重，度其缓急。如势足固不能以违理，势不及尤当折之以理。彼有所请，可许者则应之，勿事因循；不可许者则拒之，更宜直捷。倘依违莫决，聚讼纷纭，致洋人引为口实，多方恫喝，反覆要求而结案，或议罚赔，或开商埠，使后之办理者莫所适从，更形棘手。所贵权宜应变，酌中用和，立一公允通行之法，庶中外遵守，永远相安。

查西国构讼两造，俱延状师赴质，审或不公，状师可辨其是非，驳其枉直。必须水落石出，疑窦毫无，问官始克定谳。窃谓中国此时亦须参仿办理。倘有通西律，娴清例，其人品学问素为中西所佩服者，大吏得保奏于朝，给以崇衔，优其俸禄，派往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处差遣。其律法参用中西，与洋官互商，务臻妥善。如犹以为不合，即专用洋法以治之。以洋法治洋人使之无可规避，以洋法治华人罪亦同就于轻。庶几一律持平，无分畛域。遇有交涉事务，秉公审断，按律施行。每年终将各案如何起衅，如何讯问定谳，删繁就简，勒为成书，以备各国公览，兼资华人考证。则是非枉直，开卷了然；诡诈欺凌，奸谋莫逞。既不失讲信修睦之谊，亦可见准情酌理之施。海隅苍生并蒙其福。

然而不只此也。古今来良臣谋国，必深悉天下之全势，各国之人材，敌情之险诈，知己知彼，乃能安内攘外，远交近攻。今中国时事日艰，强邻日逼，随则病国，激则兴戎。而敌势洋情，尚多未谙，大小臣工意见又往往不同，以致办理交涉事宜，动多窒碍，犹豫徬徨，莫衷一是。至于军机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尤贵洞悉各国情形，思深虑远。非先充出使大臣之任，亦必须久办总理衙门

事务者，乃能胜任裕如，事无胶固。否则，高谈气节，耻洋务为不经；临事张皇，息兵端而无术。同饮和而食德，实抱杞忧；敢握椠以陈词，备资蒭采！

论 传 教

窃谓外国传教之士，实中国召衅之由也。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存觊觎，互相联络，恃其富强，致华人谋生之计日穷，而教民交涉之案迭起，其中煽害，倍甚通商。

查泰西本基督一教分而为三。其中见解各殊，规条亦异。或结教民之党，或夺君王之权，互相讪谤，积不能容，时动干戈，务求争胜。一曰耶稣教，英国、德国、丹国、荷兰、瑞威顿、瑙威、瑞西等七国从之；一曰天主教，意大利、奥马加、北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七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国等四国从之。其教或合或分，有衰有盛，而教士则必欲周游各地，劝导人民，使之尊奉其教，以遂其奢愿耳。

今中国既许洋人传教，不得不按照条约为之保护，而各教士所到之处，理应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公事，任意妄为。无如中国莠民，每倚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传教者又往往不知

底细，受其瞒耸，反以先入之言为之私心袒护，出面扛帮。常有被控在官，匿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经议罪，竟公然纵之出洋，致令无处缉凶，案悬莫结。而地方官凡遇教民交涉之案，恐启衅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国例律，办理茫然，迁就定谳。是以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以致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叠出。虽迭经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讯断殊形周折，定案每致稽延。彼遂恃强多方要挟，有司既已革职，复请添开口岸；首犯既已抵罪，恣情另议赔偿。蔑理悖情，殊乖和约。如欲顾全大局，必须善筹良法，彼此遵守，永远相安。

第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者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夫教士虽属西人，而进教者固中国之黎民也。以中国之黎民准彼传教，已觉曲全和谊，大度涵容。惟令入教之人，开列姓名，报明地方官与该国领事注入册内，遇有事故，仍依华例照办，惟与领事会审。如无领事之处，专归地方官办理，然必须由地方官查无过犯，方准照条约保护。倘系现在案犯及先未报明注册者，概不作教民论，径由地方官自办，教士断不得过问焉。至各教士有干预公事，挟诈多端者，应议重罚，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

本朝自顺治中始许荷兰通商，洋舶遂辐辏粤东，垂二百年，初无领事兵船保护之事，亦未闻有华洋仇杀之端。推原中西失欢，实由于贩烟、传教。此二事本出于英、法，他国所无。英、法恃其火器兵船，挟官吏以制商民，积怨日深，禁而愈烈，使中国儿

童、妇女不及辨其种类，闻声相恶。英、法实有自取之由。故近年两国稍有违言，各口洋商均虑变生不测，是非徒中国殷忧，抑亦西国通商之大害也。同治时普法之战，教人实启其端。拿破仑第三为教所误，国破身俘为天下笑。墺相安得拉讥法人甘为教奴。西班牙谓法独居恶名，受其实祸。美国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职此之由。是教者又即法国之蟊贼也。他如印度拒额力士教，德国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皆籍教党财产入官，意大利封教堂七十余间，簿录其产，罗马王遣教人驻瑞士，国人殴之，法国无如何也。法不能行其教于万国，而独施之中国，可乎？且各口洋商供亿教堂费用岁数百万，又因烟、教之故，中外相猜，各驻兵船费盈千万，即外国庸有利乎？

夫毕士麻克，泰西之名相也，实创禁教之令。理雅各，泰西之名儒也，尤以贩烟为非。原英、法之初心，贩烟将以牟利，乃自烟税列于条约，懋迁之局日衰。传教将以诱民，乃自教堂遍于寰区，仇杀之案日棘。地方官虽强与周旋，亿万姓倍深其怨毒，并波及于不贩烟不传教之各国，究何为哉？今欲中外相安，惟有会集万国公议妥商，劝令英不贩烟，法不传教。至保护洋商之责，我中国自任之，以恪遵高庙怀柔远人之成宪。庶几联络一气，中外一家，而各商既可免教堂供亿之繁，各口复可少减驻泊兵船之费。猜嫌悉泯，情好日隆，于中西之国计民生当不徒小补矣。

论 出 使

昔汉武帝诏举天下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可见出使之选，与将相并重。诚恐一不得当，遂贻远方口实。故孔子有“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之训也。

今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联其声气，则彼此扞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是则使臣之责任不綦重哉。

为使臣者，非才德素著，胆识兼优，持大体而敦气节，达时务而谙西律者，断难胜任而愉快。何也？凡人之才既有所长，每有所短。或则胸无主宰，胆怯志疏，稍与为难，便思迁就。洋人知其底蕴，故为恫喝，大肆要求。或则自负通材，心粗气傲，洋人善于窥伺，投其所好，将顺欺蒙，彼遂予智自雄，信口允从，罔顾国事。及干吏议，另派大员，而西人藉口有词，诸多棘手，随则削弱，激则变生，而俾其国得行其狡诈，得肆其诛求，实使臣阶之厉也。惟有折之以理，驭之以术，服之以公平，持之以明决，勿堕其机谋而因小失大，勿轻于去取而避重就轻。就令桀骜难驯，智勇俱困，始折冲于樽俎之间，继争辨于坛坫之上。终至乎不行，则亦惟有谢仔肩之重任，防覆餗以辞官，毋轻失信于远人，肇衅端而误国。使臣之道，庶几乎尽矣。

查泰西之例，凡各国通商所在，必有公使以总其大纲，有领事以治其繁剧。又虑其威权之不振，势力之少衰，而商贾保护或有未周也，于是简其水师，盛其兵舶，往来游历，以资镇抚，而备缓急。遇有事端则悉心办理，或有未协，转请各国官商妥为裁夺，此其大致也。迩来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佣工者不可胜计，洋人每以为主客不敌，肆其欺凌，无由伸理。似宜照泰西之例，凡有华民寄居之地，亦设公使、领事，遇有欺凌等事，照会其地有司，悉遵公法以审是非，援和约以判曲直。倘华人有滋事不法者，亦循法惩办。庶贸易者既安其生理，佣工者复免其摧残。显以尽保卫商民之道，而默以寓守在四夷之规，即各邦亦得以坦怀相与矣。

然而不特此也。春秋时，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恶，国势之盛衰。必也全势在胸，然后能体国交邻，事大字小。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而词臣每鄙洋务为不屑谈。窃谓：嗣后各国使臣宜兼二、三品京卿，其胆识兼优者方膺简命，驻劄外洋，庶几于各国政教之殊得而察之，洋人制造之巧得而知之。即其风土之诡异，人情之醇诈，与夫物产之蕃滋，皆得详访而备记之。外洋情形了如指掌，是一举而数善备焉。

顾或谓："内患初平，元气未复，设官海外，经费奚筹？"不知华人到外洋营生者，每人岁中当纳税银一、二员，交地方官以助经费。倘中朝自行设官保护，其银应归我国收用，华人亦必乐输。则以华人输资之多寡，供中朝设官之度支，固不须动筹国帑也。再星加波、槟榔屿、新旧金山等处，华人多则数十万，少亦不下数万，皆造有会馆，立有董事，尤应分设领事以抚循之。结纳董事，

物色人材，令其团练壮丁，协同操演。择其尤者咨请总理衙门，给以顶戴，奖以银牌。鼓励优则思奋发矣。若外洋各华商欲请中国兵船巡游各埠，以为联络而助声威者，其兵船经费即由华商公派。庶华商得兵船之卫护，兵船赖华商之捐资。由此行之，则中外两有裨益矣。愚昧之见，未审当轴者以为然否？

惟是愚所虑者：住居外洋之华人，先有轻视中国之心，而反求庇于洋人。会馆董事，每自结党羽，争夸雄长，不愿受华官之约束，以致侵夺其权。故华官之前往者，辄多掣肘。此盖逆料我国家战舰不能远行，兵威不能远布，故有此欺藐也。诚能一旦振作有为，又何虞哉。

论 水 师

今夫保国之模，曰安内，曰攘外；而练兵之要，曰陆路，曰水师。陆兵则不惮关塞之崎岖，自足埽欃枪而清沙漠，水师须狎习风涛之险怪，始能御外侮而固海疆。从前发、捻披猖，迭经统兵大员倍加振顿，陆军则精练湘、淮，水勇则兼资闽、粤，用兵廿稔，大难卒平。非不立有良规，收其成效。无如后先异致，今昔不同。外患日深，强邻日逼。若复胶于旧制，罔变新章，恐以之制陆地则有余，以之御海防则不足也。何则？方今口岸通商，防闲尽溃，凡所谓天生险阻，足以固吾圉而控远人者，皆有洋船驻泊，出没无常。而关河之要害，海道之情形，较之内地兵民，尤为熟悉，直不啻寝我卧榻，据我户庭。在中国几无可守之区，更无藉守之具矣。

不知有治人斯能行治法，知所短乃能用所长。彼夫恶虎豹而服其皮，取其温暖也。斥夷狄而师其法，取其利用也。昔法国拿破仑第一精于制造轮船，天下莫强，惟英国水师足相颉颃。其后欧洲各国竞相仿效，极深研几，日新月盛。虽曰奇兵守险，地利先资，善政宜民，人和足恃，然无炮台以守其要害，无轮船以击其往来，无火器以破其战船，无电线以速其征调，窃虑一朝告警，万里乞师，赴援之劲旅未来，而压境之强邻已至也。

且中国自道光年间海上交兵以来，沿海炮台悉遭毁坏。故

论者皆以炮台为不足恃，然非炮台之无用，实炮之制不得其法，台之式不合其宜，守台不得其人，演炮不得其准。查西国炮台之式，下广上锐，或作尖锥三角形。台上四面安炮，迤逦起伏，首尾相顾。台下环之以池，其制与中国炮台迥异。凡海口重地，莫不森列炮台，严为防范，似重城池反不若其重炮台也。迩来江西、湖南，皆于城外添筑空心炮台，与城内相通，亦仿此意。窃谓：嗣后沿海要隘，筑台必照西式之坚，制炮必如西法之精，守台必求其人，演炮必求其准。使与外洋之水师轮船，表里相资，奇正互用。庶海滨有长城之固，敌人泯觊觎之心。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倘知己而不知彼，则临事张皇，议战守而一筹莫展；知彼而不知己，则存心徼幸，轻尝试而百出无功。不知彼又不知己，小愤亦轻于一战，好谋非出于万全，其不至于丧师辱国者亦几希矣。

迩来洋人麕至，交涉纠缠，稍有违言，动开边衅。况俄人蚕食于西北，倭人狙伺于东南，祸变之迭乘，尤属端倪显著者也。中国海疆辽阔，防不胜防，更宜握要以图，自强不息。以水师为折冲之用，以陆兵为守御之资。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考攻敌之具有四：曰铁冲船，曰铁甲船，曰转轮炮船，曰蚊子船。守险之具亦有四：曰炮台，曰水雷，曰水中冲拒，曰浮铁炮台。铁冲船宜于水战，转轮炮船宜于肆击，铁甲船、蚊子船宜于攻坚。此外如木轮船、田鸡炮船，皆在其次。而守险之具，又须视其口岸之所宜。无水雷则炮台不能守，无冲拒则水雷无所依。举凡难设炮台之区，又须恃浮铁炮台，即以铁甲战舰环峙海中，以资捍蔽，上置转轮巨炮，随岸上下，循环策应，相需为用，乃能相济以成。

间尝综计天下海防，莫如分设重镇，势成犄角，以静待动，以逸待劳。拟合直、奉、东三口为一镇，江、浙、长江为一镇，福建台湾为一镇，粤省自为一镇。编分四镇，各设水师，处常则声势相联，缉私捕盗；遇变则指臂相助，扼险环攻。

夫津门为京畿屏蔽，而要口则在奉、东。咸丰十年英、法犯津，其兵船辎重皆分驻于威海崆峒各岛。今津门虽屯劲旅，而奉、东二口并无牵缀之兵，是北洋之防未固也。江、浙仅设内防，长江仅立炮台，而外海尚无大队水师以备冲突控驭，是中洋之防未固也。闽省海口可守，而厦门之守则难。粤省逼近香港、澳门，与敌共险。台湾内地新辟，不善创置，适为他族所垂涎。是南洋之防未固也。

为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就令一朝变起，水陆夹攻，先以陆兵挫其前锋，后以舟师捣其归路。即幸而胜我，彼亦不敢久留；败则只轮片帆不返，则北洋之防固矣。长江之险，内守已严，能于镇江海岛亦照前设立水师，彼自不敢遽入长江，腹背受敌，则中洋之防固矣。台湾为七省门户，台地新开，更宜仿设水师于澎湖，以为闽省之重防，以杜敌人之窥伺。粤省则华夷逼处，洋舶纷屯，较他省似难为力。然而财赋充斥，人物精强亦如前，练兵简器，密设水师，尽能自固藩篱，不资援助。则南洋之防固矣。

其余各省滨海要区，惟宜精练陆兵，严为防守。而水师又必须往来游弋，或会操，或会哨，分设电报，声息相通。至东、西各

洋，宜每洋轮派一铁舰，巡游各埠，以资历练，以卫商民。且北省滨海地方，多积淤滩，南省多背山岭，舍舟深入，屯聚为难。地固非形胜所必争，土又非膏腴所毕萃。更可汰兵节饷，为四重镇厚集其势，专责其功，兵不致分守而力单，饷不致协筹而力绌。收防海之实用，不徒务防海之虚名。水师之强基于此矣。

然而，用兵之要首在得人，经世之规尤须持久。盖洋人之所以雄峙海外、虎视宇内者，非徒恃其船炮之坚利，将领之精锐，而后能军也。盖先由养兵饷足，志专一而心不纷，而后能令出惟行，令行而后能少以制众也。况海面之水师，与江上之水勇迥然不侔。江则广艇、舢板、小轮船已为利器，海则非有铁舰轮船，配用巨炮，断不足与敌争衡。江则两湖、三江之人，皆可以召募；海则风潮掀簸，非闽、广、宁波沿海之人，往往呕吐委顿，不能便习重洋。江则支河小港一望可知；海则浩无津涯，非练习多年不能测浅深而定方向。即如江面得力之将弁，用之海上，亦深恐迁地弗良。今轮船虽迭已造成，未必尽如其术；枪炮虽迭经操练，尚难遽造其精。兵凶战危，措施匪易，心精力果，教训可成。惟能求艾于三年，庶可即戎于一日耳。

我皇上鉴前毖后，思患豫防，遏已著之兵端，消未形之边祸，惟有设立四镇。特考取水师中善于管驾、精于武备者，分为统帅，督练水师，加其廉俸，重其委任。而各省之水师提督，可以另派一统理海防水师大臣，专一事权，遥为节制。时其黜陟，察其材能。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制于督、抚。优其爵赏，重其责成。取西法之所长，补营规之所短。除弊宜急，立志宜坚，用贤期专，收功期缓，行之以渐，持之以恒。至轮船管驾将官，必须洞悉测风防飓，量星探石，辨认各国兵舶，识别各口沙礁者，方膺是

任。兵弁亦须选年富力强，及沿海熟识水性之人，配入轮船，随时操演，拾级而升。枪炮务求其准的，不事虚机；驾驶务极其精明，不求速效。更采西国水师操练之法，轮船战守之方，炮位施放之宜，号令严齐之诀。截敌人之奔岸，练水面之阵图，察益加察，精益求精。庶几将尽知兵，士皆用命，振亚夫之旗鼓，岂徒破敌于寰中，麾允文之艨艟，不且争雄于域外哉！

论 火 器

原夫经世之道，保民莫先于富国，保富莫要于强兵。而兵不自强，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非易利，有治法尤贵有治人。

方今中外通商，华夷错处，小则教堂滋事，各省纠缠，大则兵舶示威，多方恫喝。诚历代未经之变局，亦智人难测之危机。惟是欲善怀柔，格被既穷于文教；欲筹战守，备储端赖乎军资。此火器之亟宜制造也。

尝考西人构战，专用火攻，其器固以钢炮为良，更以德人克鹿卜炮为最。缘钢产莫佳于德国，而克鹿卜之制炼尤精。以故名噪诸邦，六大洲皆叹为不如，争相购办。其所制十二磅弹小钢炮，尤能制胜。盖炮体轻则易于运动，炮质坚则经久如新，子路准则易于伤人，炮身长而膛有来复螺纹，逼子运行，则命中而及远。所用开花弹，皆炼双层铁体，外裹四铜箍，已远胜于裹铅之弹。况他弹仅炸四十余片，双层之弹可炸百数十斤。计药不过一磅，其力竟及于数十里之遥，较之洋枪，杀敌多而用人少。此陆路山行之利器也。又有新制气毬小炮，弹配开花，制如后膛。其式与抬枪仿，略大而长；其用与搭提同，复灵而便。放平则击敌骑，侧上则击气毬，故有是名，与十二磅弹炮同功。此水陆近攻之利器也。他如旧制四十磅、八十磅、百二磅弹，极于一千磅而止。钢炮亦极于七十一墩而止。大率体坚路准，迅猛殊常，火炮中久推

神品。独是身长体重，运载良难，宜防守不宜战攻，不若小炮轻利。然比之他国前膛炮式，其利钝相去霄壤攸分。此为水陆专防之利器也。查西国炮式甚多，何暇缕详以分轩轾。此三者，则首屈一指，独步一时，中外交推，绝非一人之私见也。

至于洋枪，从前皆用前膛。自美国林明敦后膛来复枪出，各国皆改制仿效。未几，德之马体尼枪，英之马体尼亨利枪，接踵而出，同制异名。今德国又新出后膛茅塞枪，装放愈便，每分钟可放二十子至二十二子，远及一千九百迈路，允为洋枪之冠。马体尼及林明敦次之。他国可勿论矣。要之洋枪必须后膛，其提装描放远而且速者，乃能以快击慢，以少击多。其枪之机器，又须件数少而制造精者，然后易于修理。

且也放小炮用小粒火药，大炮用大粒火药，放水雷用棉花火药，各称其宜，而德之六角七厘药尤为耐久，力猛殊常。弹子之名，虽有开花钢弹、开花生铁弹、生铁群子弹、洋铁管散子弹种种不同，更无有出于德国双层铜箍之右者。至枪弹皆用子药，然必须外加铜托，方无迟误之虞，断不宜用纸托以图省费。

其炮架及后膛枪炮之后门火管各件，无论或买或造，均宜多备一副，倘或对敌失利，即拔出后门火管自行携去，纵为敌人所得，亦无所用之。按普国所用火器，专恃墨迭儿鲁士炮，迥与别炮不同，制度略如六门枪。四周有八轮皆可旋转，每轮纳弹三十七枚，一分钟可施放八轮，发弹二百九十六枚。炮形不甚广巨，其用极为迅速，八轮皆可以螺丝嵌入，不用之时，即可卸置。倘临阵败北，即分散委而弃之，非如前膛枪炮旧规之易于资敌也。

综言枪炮之用，在于命中及远。其所以远而能准者，不但炮子必合炮膛，枪子必合枪膛，且大于膛口数分而能不伤膛口者，

由子之外面铅皮包裹，火着铅化，故子出而口不伤。子药交融，毫无外散，故能致远。子满膛口而出，毫无偏倚，故能取准。能事极矣！叹观止焉！

窃谓嗣后各省筹防，须派精明谙练之员采择枪炮，方不至为奸商中饱，为窳器混充。盖一炮有一炮之性质，一枪有一枪之规模。弹固分大小尖圆，药亦判铢两轻重。尤宜使归一律，庶免配搭错误，临事仓皇。兵凶战危，不可不慎。无如中国人材虽众，格致未精，每制一器造一船，我方诩为新奇，彼已嗤为陈腐，邯郸学步，何能精妙入神。惟有竭虑殚思，标新领异，进而弥上，青出于蓝，或不致倚人为强，而筹边有备耳。然而不特此也。国家整军经武，其所用枪炮，必须预定其数，先行制造，操纵自如。若一一仰给于人，购诸外国，倘一朝有事，局外之国或谨守公法，不肯出售；或敌国行贿反间，绝其来源。只奋空拳，何能御敌？惟有悬不次之赏，求绝诣之人，炉锤在手，规矩从心，庶几詟服百蛮，永清四海矣。

且火器不难于日用而难于不用，一旦阁置，朽锈随之。更宜责成该管弁兵动息不离，时加磨洗，稍有锈坏即罪其人，微特珍惜巨需，亦以应当机而期经久也。乃世之言安内攘外者，不过慎海防，修边备，简军实，选将才，几如老生常谈。而还问战守先资，尚无凭藉，辄欲与方张之敌，新硎之器，观兵海外，争胜行间，非蒙所敢知也。夫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强兵之要，首在理财；克敌之功，尤资利器。惟其殚厥心于平日，取精用宏；斯乃能作其气于临时，同仇敌忾。略陈管见，敢师舌击以参谋；博采众长，尤冀指挥而奏效。惟当事者俯加采纳，不胜幸甚！

论　练　兵

古人有言："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是以甘宁百骑能劫曹营，背嵬五百可摧金虏，皆由养勇于平日，故能敌忾于临时。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处之危地而后安。"故项籍之破釜沉舟而强秦锐挫，淮阴之背水列阵而赵国锋摧。盖必士卒有忘生敢死之心，斯为将者乃克操出奇制胜之策耳。又读苏洵所著《心术》，有曰："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夫"将欲智而严，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安得不愚？惟其愚，而后可与之皆死"①。昔孙子之教吴宫，穰苴之斩庄贾，田单之却燕军，勾践之破夫差，其术不外乎此。

今之战事虽与古异，战之心法仍与古同。所谓聚不义之人，激不平之气，授之凶器，使之杀敌也。然欲令不义者转而效忠，非术以制之，蔑以济矣。故为将者，规天时，察地理，揆形势，审机宜，运以精心，贞以定力，然后可以将兵。兵法曰："杀士卒之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之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之一者，令行境上。"夫岂真嗜杀为哉？不过能制其死命之意也。故欲制敌人之死

---

① 这段引文在《心术》中的原文是："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命，先制我军之死命。能与我俱死，而后可与之俱生。迩来用兵，全恃火器，彼此鬨击，往往稍挫前锋，难资后劲。善将兵者，虽战阵之顷瞬息千变，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如陆营选北人充之，则骑射是其所长；水军择南人充之，则行船是其所习。然后汰其怯弱，选其精强。再参以兵法阵图，奇正纵横，穷研娴习。一经临敌，先列炮车环于三面，前队冲锋，奋施火器。继以步队，伏于两翼，使之前后策应，回合自如。虽弹如雨骤，炮若雷轰，惟有进前，万无退后。能制我军之死命，故克制敌人之死命也。

且古者师行敌国，乡导为先，诚以地理茫然，兵法最忌。故统兵大帅必先洞悉山川形势，由何处进剿，何处安营，何处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绝其援师，地势敌情，了如指掌。绘图录示，使营中上下无不周知，洞若观火，朗若列眉。其心先已有恃而不恐，以故战无不胜，剿无不克。将兵之本，以此为先，而练器、练阵、练兵，犹为末着。查当日普兵破法，自统帅偏裨以迄队长，人人夹袋中皆有法国地理图一册，以为指南。举凡山川城市险要之所在，兵粮之所聚，戍守之所严，若者难攻，若者易取，披图具载，先已了然于胸中。上下一心，卒成大捷，此明验也。

今之为将者，不思练兵，专言募勇。其实兵之与勇，人同而名异耳。夫兵者正也，勇者奇也，有奇必有正，可暂亦可常，相辅而行，始克有济。而部卒之强弱，视乎将领之贤愚，训练严明，军饷足备，均入干城之选，有何兵勇之分。总之，有治法尤贵有治人，务宜慎选将材，任以军事。将额设水、陆营兵，严加挑选，分为三等：其惯于驾驶能辨风云沙线者为一等。精于韬略能识山川形势者为一等。膂力过人工于枪炮击刺者为一等。不能入此三等者，悉行裁汰，就地另募壮丁补充。无论盐贩、渔户以及好

勇斗狠之徒，弃之悉为莠民，训之可成劲旅。复汰额兵之疲弱者，以两兵之饷并给一兵，虽实得一兵之用，较之委靡不振坐縻军饷者，其得失为何如耶？

查绿营旧制，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非特无以赡家，抑且不足自顾。其入籍者悉老弱无聊之辈，无赳桓壮健之夫。承平日久，战阵不经，或旧额虚悬，或余兵顶冒。营伍之废弛，由积渐使之然也。能勿亟加教养，使行伍重整，壁垒一新乎？至各营所需之粮饷、军装、枪炮、火药等项，固不可缺，更不可迟，宜每省各立粮台，派员专管，按月给足，不令营中自行采办，庶免克减挪移，上下舞弊。其一切操练，似宜仿照前法，妥立章程，随时演习。

考英国弁兵之号令，视十将军；十将军之号令，视大将军。以次递传，严明齐一。将军又以时按行各部，而策其勤惰焉。英之将士，平时多令学古兵法。设立韬略馆四处，其极大者在英伦都城之和立次等处。地方又有武书院，随营之医生、工匠、弁兵皆在其中。凡武职官员皆从韬略馆出，其兵弁技艺工夫皆从武书院出。而军装一律鲜明，军器并皆坚利。在中国未尝计及，似不欲以此律诸兵勇也。尝见身充行伍者，号衣垢敝，枪械朽锈。平时循例摆队，尚不足以壮观瞻；一旦临阵冲锋，更不足以昭神武。军容不整，识者忧之。

今夫定天下以武功，而治天下以文德。处治平之世而黩武，适为祸乱之阶；当战守之世而尚文，亦属危亡之渐。夫儒以治天下，农以养天下，工商以给天下，而无兵以卫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矧外患内忧之际，积薪厝火之时乎？考我朝兵额，满洲披甲、前锋、护军、骁骑校、巡捕步军等营十二万，绿营、健锐、火器等营三

万，神机营则选锋之军。兵数较两汉、唐、宋、元、明不为甚少。八旗之制，寓兵于民，其法本善，乃太平久而锐气销，有兵之名，无兵之实。今欲其强而有用，宜设总理京营满汉戎政，以王贝子领之，设参赞戎政一员，以忠勋威望汉大臣当之，军事专以委任，其统领统带互用满、汉能员。绿营则须足七万人之额，时加训练；满营则复国初八万之旧，必经遴选然后入营。此外则简精锐以充军实，汰老弱以充屯田。营制一视湘、淮，步伐各遵西法。赏罚必信，教养兼施。我皇上复举行大阅典礼，以作士气，以肃军容。毋贱视弁兵，毋轩轾文武。增兵饷以资其衣食，选将才以专其责成，立军屯以持久开荒，并塘汛以分防合守，训水师以筹备海防，制轮船以练习海战。经理得人，自收实效。强兵之要，当不外乎是矣。执政者其亟图之哉！

论　民　团

古者寓兵于农，天下皆因之。迨春秋以后，兵与农分，寖失古意。故制度不同而得失互见，是在当轴者因时制宜，参古酌今，诚无一定之善政也。南宋之括财，明季之加赋，皆因不识机宜，转为兵多所累，坐致积弱不振，识者病之。

我朝八旗兵制，深合三代遗风，绿营兵额五十余万，诚使将领得人，固足以战无不克，攻无不取，以威民而惧戎。迨承平日久，营规废弛，兵气不扬，故发逆之乱，几二十年，陷窜十余省。而藉以次第荡平者，全赖勇丁之力，文士之谋。至绿营额兵，则几如虚设，故言者有裁兵并饷之议，有以勇改兵之谋。意非不良，似尚未折衷 于一是。诚能不拘资格，妥定新章，如绿营官兵有出缺者，即选哨官勇丁充补。凡缉捕弹压等事，厘定规制，以专责成，仍不失绿营之旧规，而得收勇丁之实效。更新去故，反弱为强，特转移间事耳。况武科选举不谙营制，而所习之技勇刀石又不适于用，远不如勇丁之合宜。今可于武试中别立新章，曰：能熟知韬略、畅晓戎机也，能明地理之险阻战守也，能制舟舰、枪炮、机器也，能造碉堡、营垒、桥梁也，能演放枪炮命中及远也。如此，庶朝廷得收取士之功，武科不致无人才之叹。

更仿“五家为伍”古法，使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如湖州之赵忠节，绍兴之包义士，俱自捐军饷，训习民团，或力守孤城，或捍

卫一乡。贼虽四面环攻，数年不溃。卒之粮尽援绝，守义捐躯，以上报乎国家。而溧阳、金坛之间所练团勇，在江以南颇有猛悍名。诚使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则发逆何至披猖若是。

考德国军制，民除残疾即充伍籍。先举攻守之法，数年然后入群。遇有出师，责无旁贷。年二十始籍于军，三年充战兵，四年充留后守兵，又五年退入团练营。每岁两次演操，万一战兵不敷，仍备调遣。年至五十，止守本国，不列战兵。其传教及文学富贵人不入兵籍，如事值危急，出而教练，或充守兵一年，余则团练以保地方。

法国章程，凡部民应效力者，悉籍为兵，不准出资雇代。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均充行兵或守兵，各兵分隶各群，后当行兵五年，当战兵四年，当留兵五年，当戍兵六年。战兵者，二十岁以上至二十四岁壮丁也。留兵者，已曾经历行阵退老休息也。行兵、戍兵均随时派驻各隘者也。除疲癃残疾不入兵籍外，更有免充兵丁数条，如：无父母之长子，例应留养幼弱者，免之；寡妇之子，或其父出外而子须留养其母者，免之；父年七十以上，子当留养，或长子、长孙、长曾孙，均免之；兄弟两人，长者免充，或其兄业已当兵，其弟亦免之；兄弟或有当兵受伤阵亡者，俱免；如已入水龙会及出外贸易者亦免之。

美国之民皆习武艺，有警则人尽可将，人尽为兵。

盖泰西各大国，不独寓兵于农，且寓兵于士、工、商贾。缓急征调，顷刻可集数十万。兵费不糜而兵自足。昔普国君臣卧薪尝胆，国人亦莫不知兵，卒以胜法。英、俄各国近复效之，精益求精，争雄海外。

今朝廷诚能谕饬各直省督抚、将军、都统，慎择知兵任事

之员，认真教习。沿海州、县边疆等处，次第举行。先选什长百人，设局训练，教以刀、矛、枪、炮四种。一俟学成，各教其所辖之十人；十人学成，则各自教其家之人。使人尽知兵，同心用命。悉归地方官管辖，时同委员校阅，察其贤否，予以黜陟。如有才识过人，防御得力者，因材器使，或保官职，或给顶戴，以资鼓励。而民兵之未尝学问者，宜设塾师，五日赴局听讲乡约一次，并谈兵法阵图，及古来名将事迹、御敌立身等事，使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咸思感奋。倘有寇警，随时随地有司可以檄调。诚如是，则士皆劲旅，人尽知方，转弱为强，在此一举耳。曷不试而行之也哉？

论 治 河

昔神禹之治水也：凿龙门，导积石，决汝、汉，排淮、泗，顺水之性，俾注诸海，而天下水患乃平。今之治河者，不过袭白圭故智，筑堤防，增坝埽。每逢秋决，则人力难施，所费金钱直如恒河沙数。故论者谓：河工一项，乃国家之漏卮，而官场之利薮也。

迩来各省漕粮悉由海运，期速费省，法亦甚良，然终不能无虑者。万一崔苻不靖，海道不通，各省漕艘难资转运。则不得不为未雨绸缪之计，图一劳永逸之功也。前明之善言治河者，若宋濂之浚淮导济，南北分行；徐有贞之治水闸、疏水渠，其说专主乎浚；刘大夏之堤荆隆镇安平，其用特言乎塞。所见各殊，均不宜于今日。夫河既失其故道，治之亦无常规，惟因地以制宜，庶因端而竟委。谨就管见所及，略陈其概，以备采择焉。

一曰探其源。河水当春夏之交，积雨伏汛，其势滔滔，一泻千里。堤防不固，冲决堪虞，全凭宣泄有资，俾得朝宗于海。昔人所谓多开支河，疏通海口，导而注之尾闾者是也。盖支河沙梗，海口淤浅，水不下注，泛滥为灾。况各处天气不同，地势亦异，宜探其近远，测其浅深，察其堤之坚松，侦其流之急缓。如河身或浅，必须深浚；河面尚狭，亦应开宽；而淤滩碍流，鸠工剗削。势曲者，则仍其曲，以免冲刷之忧；势直者，则仍其直，以顺就下之性。至河之上游，最难设法，每逢淫雨，水从诸山挟泥沙而下，稍

有停聚，淤涨因之。惟于山上多种树木，水可迟留，即山潦盛发之时，藉以稍分其势。且水必需拦，盖宜于山下锹塘，谷里开沟，引水入塘，暂为渟蓄，旋注诸河。倘本河不能宣泄，则开沟引归别河；若上游塘水必由本河通流，不能另穿别路者，可在本河两边开沟受水。皆用堰闸启闭，随时蓄放，庶河流迂缓不致横决。此法非徒杀水势，弭水灾，即被淹之地冀其燥乾，无水之田亦资灌溉矣。然而治河之法尤有要於此者。考运河淤塞之由，其弊端总在黄河改向。昔日黄水济运，今则运水反以济黄。欲治此河，必须统筹全势，分别绘图，洞悉情形，方有把握。一由镇江至台儿庄六百七十里地，设法疏通；一由山东德州至天津六百里之遥，妥为整顿。大抵天然河道，遇潦则溢，遇旱则涸，故西法治河，以防旱潦为急务。其防旱之法，在乎设闸以蓄水；防潦之法，在乎建闸以泄水。甚至设立双闸，得力尤多。而开挖尚其次举也。近见河帅奏报，专求开挖，而筑坝建闸之事反从而略之，未免舍本逐末矣。查山东以西至新黄河接界之处，断非深浚可以为功，实缘河与海平，则应挖河以收海水，因势利导，挹彼以注兹耳。今运河反高于海，即使深浚，又安能使海水逆行乎？此探源之宜务也。

一曰购机器。河之泛滥恒由淤塞，欲免淤塞，先谋疏通。然泥淤积留，若照旧法治之，劳而且费，日久必将壅塞如故。如镇江之瓜洲口为漕船所必经，每年派夫挑挖，縻费劳民，而经岁依然淤塞，此明验也。为今计，宜仿西法用机器船挖起淤泥，即以淤泥填筑岸基，则力省而功倍。查荷兰治水之法，于岸设极大风车，直受海风旋转无停，自能运水归海。且凡近河海之处，皆筑堤防，有高至四五丈者。或于堤上开路达水，以备宣泄，而资灌溉。凡水道洼下，中凹若釜，洪水陡发，积聚不流者，宜用荷兰风

车，使水自归于海。多筑高堤，庶不至奔注横流，平陆顿成泽国矣。此利器之宜备也。

一曰简干员。治河之任殊不易膺。盖河道有分合之处，有起伏之源，有宣泄之归，倘兢兢然率由旧章，即廉洁奉公，断难奏效。其不肖者，则循行故事，虚縻国帑，侵入宦囊。故从前河工各员视为美缺，则其克减之多，苞苴之厚，不卜而知。窃谓治河之官，必须学有本原，才资干济者，方膺是选。倘其治有实效，俾资熟手，勿遽更调，爵赏优加，庶几底绩可期，安澜永庆矣。此得人之成效也。

一曰筹巨款。凡创垂大事，必先集非常之费，乃能成不世之功。盖降灾虽在彼苍，而弭灾端资人力。譬之风霜雨雪，造化实出以无心，而桑土绸缪，牖户先求其有备。务须力筹经费，实事求是，庶使程工坚固，水得依归。浩费在一时，利赖在万世。假如需资千万，则可以成功而民受其福，省此千万，则难免冲溃而民不聊生，得失重轻，必有能辨之者。此措款之宜亟也。

夫前代之法断不可以治今日之河，而此河之功又不可以为彼河之法。要在审时通变，因地制宜，运以精心，持以毅力。是否有当？敢请质之高明。

【附】 浙江某君《专事堤工似利而有害议》

夫堤所以御水也，卫民也。卫民则利孰甚焉，曷言夫害？不知利之所在，有今昔异宜，高下异势，似利而实害者。当水之冲决，巨浪洪涛，有堤以阻遏之，使不得横行，以保我田畴，其利甚大，谁以为害乎？然而，时殊势异，利之大即害之深也。试详言之。

水性就下，夫人而知之矣。直隶之水源派繁多，宣泄不畅，乃不事疏导，专事堤工。其需土也，势难挖河中之泥，则必挑掘就近田地。迨至明年，而堤上之土渐坍入河，又必掘田以修之。似此年复一年，堤身既高，河身亦与之而俱高。河身愈高，田地遂因之而益低。加以浑水灌清，浊沙淤塞，势必致河变为田，田变为河。由是论之，非筑堤也，实填河也。河既填矣，高田数倍，水性之就下，安得不氾滥而妄行乎？

且访诸舆情，咸以谓小民之困于水者十之三，困于堤者十之七。当其决口以后，望洋而叹，田难耕种，不得不另谋生理，竭一夫之筋力，延数口之残喘。无何而派集民夫，分办堤工，少壮既胼胝从公，老弱则枵腹待毙矣。即使刑驱势迫，幸而竣工，新培之泥土未能胶固，而小民无知，一若堤防告成，足资保障，涸出之处，百计张罗，多方平垫，始得耕种。乃未及收成，而秋水涨决，万姓脂膏仍弃汪洋。低下之十数州、县，被水已十有三年矣。其专务堤工之不足恃也明甚。虽蒙大宪赈抚，而得不偿失，堤差仍难获免。某等查户来雄，周历赵王河北岸、大清河南岸下游一带，闻当道请拨漕米津贴村民，令其修筑，体恤民隐，不谓不至。但堤长八千余丈，其间平险各工，水旱土方为数甚巨，虽有津贴，犹不能不资民力。查沿河二十八村，无非怀怀垂毙之民，求能自食其力者，百不得一，而欲强供斯役，不亦难乎？且闻收工之际，工房随役在在需费，一不遂欲，责其尺丈不符，缧绁加之，鞭扑及之。一邑如此，他邑可知。是以小民一闻筑堤，惶恐觳觫，甚于水火，流离逃徙，不尽不止。

呜呼！闾阎之财力丧于堤，田庐破于堤，家室散于堤。卫民之政反致殃民，有意斯民者，忍乎不忍？即如现筑任邱千里堤，发帑

官办，似非病民之政矣。而安州为九河之汇，接连任邱西淀，当上游盛涨之时，清河之水，又因东淀淤塞，倒漾而西，水益堤高，其势益猛。小民急救燃眉，势必聚众挖掘，虽以邻国为壑，而铤而走险，有官法之所难禁者。年年耗此巨款，仍于大局无补，岂非似利而有害乎！

总之，夹河之堤，既填河而掘地；护淀之堤，实蓄患而防川。从前河深流畅，堤工一筑，可保数年。今河淤流闭，而岁岁修堤，反致层层阻水。即各处减河亦有名无实。以致旧涝难消，新水易满，明知堤之难恃，而不敢不修。乡村良懦，驱策难堪，下情莫达。加以此疆彼界，难免争讼之端，而不肖绅董，则又借此贪缘，视为利薮。凡此种种，笔不胜书，良由未清本原，通畅尾闾，而只于众水之腹，横加堵截，又何殊恶儿啼而塞其口耶？

然则居今日而筹水患，惟有广开新河，宣泄积涝，排决归路。庶堤一筑而永固，水虽大而易消。诚如是也，不将脉络贯通，害除而利兴乎？至如何分水之势，如何泄水之流，新河作何宽深方可无弊，则非履勘情形，未敢妄议。非然者，官民交困，伊于无底矣。尚乞有心国家者，急起而改图之。

此浙江某君因往直省放赈，目击水利情形，著有此议。言皆切实，虑极周详。至其杜患所先，亦惟是开支河，泄积涝，导归墟而已。治水要诀，原不外是。因其所见相同，附录于此，聊以备当事者之采择。①

---

① “此浙江某君因往直省放赈”到“聊以备当事者之采择”，系郑观应对浙江某君论说的评论，可看作《专事堤工似利而有害议》附录的后记。

论 虚 费

窃谓：天道福善而祸淫，惟期积累；人世媚神而佞佛，专事禳祈。习俗相趋，牢不可破。

其他外省未及深知，即如粤东每于七月中旬，广设盂兰胜会。托言目莲救母，实则释氏愚人，旧例相沿。经坛礼忏，互赛新奇；灯采辉煌，务侈华丽。男女嬉游，为听笙歌彻夜；鱼龙曼衍，争看烟火凌霄。举国若狂，游人如织。偶疏巡逻，则祝融肆威；略失防闲，则宵小肆窃。流弊百出，縻费万金，岁以为常，官不知禁。

嗟乎！财源易竭，物力维艰。挥霍于乐岁，必至不足于凶年；消耗于妄费，必至有缺于正供。奈何将有用之财，而作此无益之举也。夫消灾莫如种福，娱神曷若济人？倘能移此巨资，广行善举；或开义塾，教育孤寒；或积义仓，备赈荒歉；或设医局，以活贫病；或立善堂，以栖老弱；或收埋骸骨，泽被黄泉；或抚恤孤嫠，名完清节。造无疆之德业，惜有用之锱铢，岂不善哉！

且世之所为虚费者，尚不止奉神一节也。冠昏丧祭，宜一循乎古礼，而勿徒慕乎浮华。至于丧事尤宜示之以正。孔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礼与其奢也，宁俭。"鼓乐喧阗于外，僧道趋走于前，此于哀戚之旨大相刺谬。往见富家大族，遇有喜庆之事，争相夸耀，务极奢靡，以为不如是不足为门户光。至有竭力贷资以

饰观瞻而不惜者。凡此皆足以耗民之财，所谓不节之嗟者也。

为地方官者，宜示之以准则，限之以规条，戒之以纷华，导之以朴素。以贵贱为等差，以有无为节制。禁民间毋得妄费，一切胥归之实济，有不遵者惩之，有恪从者褒之。去漓归醇，黜奢崇俭，移易之权，本操之自上耳。事类转环，愿有心人维持颓俗；言如振铎，赖先觉者开导愚蒙。敢献刍言，不辞琐昧。

论 廉 俸

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盖必安其心而无内顾之忧，然后致其身而为国家之用。

查泰西各国定制，官吏弁兵，厚予禄糈，俾敷支用。其人役一切，除给发辛工之外，复有公费使得应酬。既省供亿之繁，并杜陋规之习。即如巡捕为最下之役，每月工资亦给数十金，其余概可想见。倘有违误政事、背理取财者，则按律严惩，即其人亦知为自取之尤，死而无怨。至所筹公费，总期经久而又防侵冒，则使之互相戒慎，纠察严稽。法甚善也。

我朝建官锡禄至优极渥，正俸之外加以恩俸，常编之外复给养廉。体恤臣工，无微不至，亦期可以杜陋习，肃官箴。无如风俗既尚奢华，供帐亦加烦费。京外各官所领廉俸已觉入不敷出，而又丁耗划为军饷，漕白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无几。故上司不得不取供亿于各属，各属不得不增陋规于胥役，胥役不得不吸脂膏于闾阎。况京官养廉，惟靠外官之馈送；武官养廉，惟靠兵粮之克减；督、抚、司、道，惟靠堂规节寿；府、厅、州、县，惟靠平余杂耗。其余内外大小文武衙署，皆有陋规。盐漕丁厘悉加公费，胥吏差役筹款承充。娼优屠博违禁者暗纳私规，船舶客商税厘外加征小费，此犹视为常事也。其尤甚者，侵吞则仓库可竭，掊克则富室可贫。贿赂公行，则是非倒置；苞苴竞进，则举措失宜。吞

蚀钱粮，遑计三军枵腹；浮冒赈款，不顾万姓啼饥。上下相蒙，孳孳为利。探其原实由支用不给，极其弊遂致祸患频仍。可知古昔盛时，重禄劝士，庶人在官者禄足代耕，诚不易之道也。夫士子半生辛苦始得一官，而使之事畜无资，终朝仰屋。贤者亦精销气沮，奋发难期；不肖者即豪夺巧偷，朘削靡已。是岂初心所欲为哉？实出于不得已耳。

今欲整饬吏治，轸念民依，则当自京外各官酌加廉俸始。所有文武廉俸，悉复旧额，再详为分别，明定章程，另给办公之费，使无支绌之虞。嗣后再有罔上营私，则按法绳之。一切陋规，悉为裁撤，如有行之已久，一时碍难骤革者全以充公。如此，则民困舒而官方叙矣！

或疑："国用未足，一旦骤增巨款，费无所筹。"不知廉俸裕则操守端，诸弊除则国帑足。荒田广辟，则吉梦维鱼；军饷无征，则太平有象。又何虑官谤之或速，经费之不敷哉！

论　书　吏

夫名心重于利者，每奉公而守法；利心重于名者，多舞弊而营私。署中书吏，求名不获，惟利是图，欲其公尔忘私，抑亦难矣！

比来胡文忠公办理鄂省军务，所立厘局，悉屏书吏而任官员，寄以腹心，收为指臂，用赖以足，兵赖以强。此足征经济之宏通，非拘浅者所能见及也。

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返。内自阁、部衙门，外而道、府、州、县，皆有缺主，每缺或万余金，或数千金。营私卖缺，与本官无须见面，署中惟觅办事者潜通声气，朋比为奸。或同一律也，有律中之例；同一例也，有例外之条。其中影射百端，瞬息千变。或犹是一事，有贿者可援从前邀准之明文，无财者即查从前翻驳之成案。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惟所欲为，莫之能制。即使上官觉察，按法严惩，而只能革署中办事之奸胥，不能斥外间把持之缺主。防不胜防，办不胜办，皆由例太繁而法太密，故得逞其志而售其奸耳。矧官衙如传舍，接任视事，多则四、五年，少则一、二年。其于律例不过浅尝，何能深知底蕴。若书吏则世代相传，专门学习，兵、农、刑、礼，各有所司。官有升迁，吏无更换。况既授以事权，又复限以资格，虽有材艺，荐达无由。而月中工食纸笔之费，所得甚微，若洁己奉公，其将何以自给哉。

今拟选用之中筹变通之法，请将律例专设一科，每年一考，士类亦得与试。其前列者又须察其品行，然后准充书吏，厚给辛资，人不在多，期于敷用。倘有颟顸不堪把持公事者，立予斥革，无或姑宽。若其办事勤能，持躬廉谨，则于期满之日，本官加结优保，准与正途并用。庶使咸知自爱，不敢舞文。然当此澄叙之初，须予以持循之准。所望当道奏请朝廷饬下军枢部院，遴选明通律学之干员，将《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摘其要旨，别类分门，以律为纲，以例为目，纂勒成书，颁行天下。俾官吏共习，开卷了然，则事权不致下移，而吏治可望蒸蒸日上矣。

论 招 工

《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游惰，所以保我黎民，不致流离异域者，意良厚也。

频年粤东澳门有拐诱华人贩出外洋为人奴仆，名其馆曰招工，核其实为图利。粤人称之为买猪仔。夫曰"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豢其身而货之，惟利是视，予取予携。复闻猪仔一名载至西洋，税银一圆，澳门议事亭番官收费银二圆。而又恐华官烛发其奸，于是上下贿蒙，诡计百出。且粤省拐党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资财，或诱以嫖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主。又或於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诉。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极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望生还。

或谓："猪仔落船，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立遣回籍，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属情甘，似非势迫。"不知拐匪奸计百出，贿通上下。即使番官审讯，悉属拐党替冒，并非本人。一一过堂，释遣回籍之文，适以欺世。心狼手辣，踪秘术工。且其中不乏富贵之家单传之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

夫贩人出洋，本干例禁，亦为西律所不容。昔年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经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资数千万，悉赎之还，尽行遣释。而严申禁约，弊绝风清，诸国无不称颂其德政。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以禁止贩奴而起，后卒设法禁绝，一视同仁。

今汕头等处诡秘难知，而澳门一隅，彰明较著。夫澳门本香山县属，即归洋人管辖，我朝宜申明条约，遣一介往责西人曰："贩人出洋为奴，实干例禁，各国共知公法具在。查历年运往外洋之人，皆我赤子，不少富家宦族，墨客寒儒。据生还之华佣述其苦况，几同地狱。然细核所由，半皆受骗于匪人，非真立有合同甘心远适。试为平心而论，易地以观，倘以此待贵国之人，其果能乐受否乎？贵国嗣后当饬地方官留心查察，并禁船主不得私行运往。如敢故违，一经访察，或被告发，船即充公，人即定罪。勿谓言之不预也。"如此，则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洋人虽崛强性成，势必折服。否则，是故违和约，显悖公法。正可暴其罪状，绝其往来，严立海禁，于澳门附近之处，设关稽查，不使一人一船得涉其地。即各国怵于大义，亦且抒其公愤，相与深恶而痛绝之。西洋人自知为公论所不容，势必曲从，永停贩运。是一举而除历年之积弊，片言而拯万姓之流离，造福良非浅鲜矣。当轴者尚念旃哉！

论　医　道

范文正公有言："不为良相，当作良医。"诚以医虽小道，扩其心可以济世，精其业可以活人，甚不容轻视也。

自世风日下，牟利者多：或杂录方书，妄称师授；或粗通歌诀，辄诩家传。药未备于笼中，方遂亡于肘后。偶然奏效，便负神医，逞其聪明，高其声价。入门则先求挂号，出门则预付请封。舆金每计少争多，跟役亦追随讨赏。偶逢大症，以为奇货可居；先请他医，辄谓前方误服。贫富均苛谢步，亲邻亦较锱铢。行世半生，而受害者已不胜屈指矣。

夫医有至理，症列多门，须审其阴阳，辨其虚实。人分南北，气体既殊；药有异同，性味迥别。况脏腑经络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寸口关尺有浮沈弦数之分，俞穴注流有浅深高下之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今以至精至微之事，行于极陋极浅之人，罔探岐伯之原，未窥仲景之秘。引轻作重，文过居功，欲望其生，转速其死。及旁观推究，辄诿诸死生大数，卢、扁难医，岂不惨哉！嗟乎！蒸民仰荷生成，而若辈忍加残害。一方试病，妙诩青囊；三指杀人，冤于白刃。言念及此，痛恨殊深。

尝闻西医所论，病症纷繁，通各国之内外诸证不下二千种。审察疗治，医者之职，大要分别体质、功用二端。盖人有皮肉筋骨，合成躯壳。其中实以脏腑，贯以血脉各管，所谓体质也。一物

有一物之用，无虚设，无假借，所谓功用也。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必先细心认明，方能施治。西国有医院听人学习，剖验死人，医师指授，助以图书。先讲部位功用，次论病证，次究药性。分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考试其能否，品第其高下。

鄙见宜表奏朝廷，略仿《周礼》设立医官之遗意，敕令各直省都会，殷户集资合建医院。考选名医，充院中之师。所招学生，须由院中掌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不论贫富，俱当尽心传授，专工其事，精益求精。俟学习三年考取上等者，禀请地方官给以文凭，准其行道。如有医治奇症而见效者，报明医院，年终汇集刊刻成书，以启后学。将见太和翔洽，夭札不虞，手妙回春，心期寿世。则医之一道，岂不与良相同功哉！

论 犯 人

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诚仁人之用心也。

盖人生不幸，父师失教；既无恒产以资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惑于匪类；及撄法网，横被官刑。土室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则毒于虎狼，秽气渐蒸为疠疫。奄奄一息，困苦难堪。即幸而有痊，瘐死者已不乏人矣。彼奸、拐、命、盗，及怙恶不逞之徒，死何足惜。惟偶因一念之愆，一事之悞，未经审结，久被拘囚，昭雪无由，株连莫释者，为足悯耳。夫天之生人，原期用世，一旦愆尤偶蹈，才艺胥捐。况处积秽之区，受潮湿之气，有不因困而病，病而且死者乎！今夫国法固严，人命亦重。为上者果能平心听讼，毋轻刑讯，毋任羁留，如随园先生所云："狱岂得情宁结早，判防多悞每刑轻。"斯真仁人之言，其利溥也。无如人心不古，法网难逃。一切押候幽囚，囹圄为满。虽狱官日给钱米，狱卒不减分毫，而犯系各囚，曾无一饱。且国家钱粮岁八百款，开销为若辈又复虚縻，似非节用之道。况小民则无知犯法，有司则循例鞫囚。或无意冤横，或有心罗织，厚集怨尤之气，大干天地之和。窃以为此等犯人，当开一线之恩，予以自新之路，善为处置，俾得自食其力，无促其生。

查泰西例录囚虽罚有轻重，律有宽严，而充工一端，实可补中国刑书之阙。盖莠民犯法，半迫饥寒，被拘益窘，虽期满释放，

仍复空空妙手，谋生无术，故态易萌。若不预为代筹，将毕生不克自振。故凡犯人已定军、流、徒罪者，依律所限年份，充工作抵。如捆屦、织席等事，本所素习，则使之复理旧业。其顽蠢罪重者，则着其扫除垢秽，修砌道路。既用其力，酌给辛工，将来释放之日，稍有微积，尚可营生。是既治以应得之罪，又予以迁善之资也。至于牢狱羁所，又须宽其房屋，铺以地板，时常扫涤，不使潮秽，庶可免其染病，便其作工。

或谓："中国人心险诈，地方辽阔，虽严为防范，尚有脱逃，安能仿行西法乎？"不知高其垣墙，严其约束，资其衣食，课其事功，斯仁义交孚，咸生愧厉矣。至于重犯派当苦工，出外则伍耦相编，铁索相贯，健役相随。总之，宽严互用，临事制宜，正无庸鳃鳃过虑也。此法颇有合于曾子之旨，故臆论及之，司民牧者幸垂览焉。

论　栖　流

夫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故饥困流离之众，有时而起盗心，实由无术以谋生计，必不得已梃[铤]而走险耳。惟仁者利济为怀，痌瘝在抱，虑一夫之失所，思百族之咸安。无如生齿日繁，生机日蹙：或平民失业，或散勇逗留，或恶丐行凶，或流氓滋事。近虽设有养老院、育婴堂等处，然皆限有定制，难以兼收。以致贫无所归者，小则偷窃拐骗，大则结党横行，攫市上之金钱，劫途中之商旅。事虽凶暴，实迫饥寒。每因愍彼无知，辄至酿成大案。欲弭隐微之祸，须筹安置之方。曷若募集巨资，庶可抚留若辈。每省设局，取名栖流，拣举能员，派为总办。多置田产，藉给饘粥之资；广葺茅庐，俾免风霜之苦。容留无赖，拘束流民，教以耕耘，课之织造，各称其力，俾习其工。则病有所养，贫有所资。懦良者固无庸乞食市廛，强暴者亦不致身罹法网。非徒革面，直欲洗心。至于驯良之辈，少壮之人，督令开垦荒田，给以耕资农器，自食其力，俾立室家，庶边地不至荒芜，而国家亦增赋税。岂非一举而备数善哉。呜呼！广厦千间，谁践杜陵心愿？长裘万丈，遥钦白傅襟怀！聊志俚言，谨告同志。

论 借 款

昔周赧王欲拒秦师，军资匮乏，称贷于民，厥后兵溃无偿，人民哗噪，乃筑台以避之。至今传为笑柄。故中华以为殷鉴，向无国债之名。有之，自泰西各国始①。凡兴建大役，军务重情，国用不敷，可向民间告贷，动辄千万。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义。如本国无款可借，则转贷于邻封，习以为常，殊不之异。

中国自同治六年间，左伯相以西征需饷，始借洋款。系沪上银行经理，由八厘至一分五厘行息，将各海关洋税拨抵，分年本利清还。该银行分售中外商人，每股计银百磅，岁纳息银八厘。况其借也，以彼国之磅数，折我之两数；其还也，又以我之两数，折彼之磅数，暗中折缺，吃亏甚多。经手者大获厚利。实以军饷紧急，相需甚殷，于无可如何之时，为万不得已之举耳。

考英、法、德、美诸大国，借贷行息多不过五、六厘。而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公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为他国所挟持，国势寖形贫弱。我中国舆图之富，矿产之饶，关税之盛，远胜泰西，帑藏多而借贷少，不必出八厘重利，即可借得巨款。闻中国之

---

① 《易言》三十六篇本此处无"始"字。据光绪二十四年图书集成局《盛世危言二编》加。

股分借券，中外人争购之，十不得一。每股九十五磅至九十八磅，涨至壹百零四磅，珍重收藏。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从前筹借洋款，固办理不善，利息过多，嗣后即有要需，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自臻妥协。此两行专管各国挪借银钱事业，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而借巨资，他处银行万不能及。

且闻洋人详言此事：如中国愿借银一百万两，不过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所给之息，指明某数口关税偿还，本利分作若干结，于若干年内付清。云云。银行应允借银，收存文契，即将银如数兑交，此向来筹借洋款之局面也。该银行如果巨富，有款可贷，则此种办法尚属可行，无如仅能担承，实非东主。中国既与银行议定，银行即凑集允借之数，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从一号编至万号。而买股者遂察看借银事务虚实，或买一张，或买百张。追头结还款到期，何人之银先收，何人之银后付，不可预知。其故何也？盖券票之软强无定：券票软则本钱恐缺，人思速还；券票强则利息依期，人思久借。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免银行袒护之谤。此等办法虽极公平，然而多股之人，必受破碎本钱之累。诚以是否收回全数，或收回半数，非到拈阄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料理于先。收回本钱，复入股分，大为不便。倘将来再筹借款，须设法补救此失，始易通融。大凡借债于人，必先将不便诸事通盘筹算，稍有妨碍，势必增长利息，备受其亏。欲策万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银，限定不移之年月，一次全还；一曰按结归款，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或第二、第三结归还，俾东主得早为料理。且放债者，每乐闻某国借钱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之政，以其出息大而券票强，甚不

愿出资以作耗财之事。尤恶借银以用兵，将银钱变作火药弹丸，散于枪炮之口，不能复返。则债主不但失利，成本将亏。听其言可深思其故也。

我国家量入为出本有常经。前时借债外洋，不过剜肉医疮，聊纾眉急，永行停止，固属有裨，即偶尔急需，而别款可竭力弥缝，仍以不借为上。万一悉索已尽，罗掘俱穷，司农仰屋而嗟，疆臣束手无措，不得不出此下策，稍济目前。尤须全局统筹，周详审慎。不必托中国银行经手，辗转图利，行息故昂。须先将从前流弊一洗而空，用昭大信。朝廷惟谕饬驻英公使，径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则行息不过五、六厘，可筹巨款。况中国素来守信，洋人自必乐从。倘重给子金，非特耗财，反令洋人疑中国难以清偿，转多棘手。惟如此变通办理，流弊悉除，方不为经手所蒙，而始获通财之益矣。愚昧之见，未审当轴者以为何如？

论 裹 足

尝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古之训也。

自世风〈风〉日下，有剖心割股疗父母之病以为孝者，遂有忍心害理裹女子之足以为慈者，积习相沿，牢不可破。今人入花丛，寻香径，必俯窥莲步，再仰花容，彼美相遭小人下达。不知眉目之妍媸，关乎天授；弓鞋之大小，悉本人为。宋书称：男子履方，女子履圆；唐史称：杨妃罗袜；韩冬郎诗："六寸肤圆光緰緰"。皆不裹足之明证，史册可稽。惟《辍耕录》言妇女缠足。道山新闻云：南唐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令以帛绕足，作新月形，相传为裹足之滥觞盖昉于此。夫父母皆爱惜其女子，独于裹足一事，早则五岁，迟则六岁，莫不严词厉色，大受折磨。以为移俏步，蹴香尘，他日作妇入门，乃为可贵。倘裙下莲船盈尺，则戚里咸以为羞。此种浇风，城市倍深于乡曲。以故世家巨室，争相效尤；而农人之女，樵子之妇，转无此病。古今来女子之所谓娉婷者，以其腰如约素，领如蝤蛴。可知燕瘦环肥，所以专宠六宫者，当更有胜人处，非欲其举止失措、行动需人，而后谓之美也。倘莲瓣不盈一握，榴裙纤露双钩，而颦效东施，丑同嫫母，又安见凌波微步使人之意也消耶？要之，后主乃亡国之君，矫揉造作，渔色宣淫，游戏支离，究何足为典要！

洎我朝膺符受箓，诞告万方：男令剃发，女禁裹足。法美意

良，共宜恪守。今剃发虽遵国制，而裹足莫挽颓风。薄俗相仍，迄今未改。纵谓事关闺阁，无足重轻，曾亦思保抱提携，爱怜臻至，而裹足则残其肢体，束其筋骸，伤赋质之全，失慈幼之道。致令夫憎其妇，姑嫌其媳，母笞其女，嫂诮其姑。受侮既多，轻生不少。且也，生子女则每形孱弱，操井臼则倍觉勤劳，难期作健之贤，徒属诲淫之具。极其流弊，难罄形容。

按五大部洲除中国外，裹足者绝无其人，悉使之学艺读书，持家涉世。即所出之子女，亦且壮而易养，足于先天。兹当以十载为期，严行禁止。已裹者姑仍其旧，未裹者毋辟其新。如有隐背科条，究其父母。凡缠足之女，虽笃生哲嗣，不得拜朝廷之诰命，受夫子之荣封。严定章程，张示晓谕，革当时之陋习，复上古之醇风，将见绿窗娇女，金屋佳人，不徒买六国之丝，平原争绣，抑且祝万年之祚，帝力相忘。未始非仁政之一端，刍言之一得也。

跋①

杞忧生初不知其何许人，继乃知其居铁城，氏荣阳，足迹遍南北，而旅处沪渎最久。其地为冠盖之往来，商贾所辐辏。杞忧生居其间，不仕不隐，亦吏亦儒，日交其贤豪长者，而与之纵谈天下事。时或慷慨泣下，击碎唾壶。今湘乡郭筠仙侍郎、吴川陈荔秋司宪皆赏识之。屡欲加以拂拭，拟招佐星轺以备谘访，而杞忧生悉坚辞弗往。日惟寄情素缃，肆志林泉，慨慕黄虞，读书自娱而已。沪虽弹丸一隅，而金气熏灼，诡幻百出，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而杞忧生萧然一无所好，以圣贤宅衷，以豪杰立命，瞻怀大局，蒿目时艰。每欲以一得之效献诸当事，久之成《易言》一书，然未敢出以示人也。

去年春，余将有东瀛之游。杞忧生之友忽以书抵余，谓："当今有杞忧生者，天下奇士也。胸怀磊落，身历艰辛，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每当酒酣耳热之际，往往举杯问天，拔剑斫地，心有所得，笔之于篇。此《易言》上、下二卷，固其箧里秘书，枕中鸿宝也。非先生则不敢就正焉。"余乃受而读之。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行之以西

---

① 此跋系王韬所作。《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和八卷本将此跋附于卷末，标题为《易言原跋》。因此跋已附于此，故《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和八卷本仅存目。

法。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呜呼！此我中国五帝三王之道将坠于地而不可收拾矣。古来圣贤所以垂法立制者，将废而不复用。用夏变夷则有之矣，未闻变于夷者也。诚如杞忧生之说，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此书出，天下必将以杞忧生为口实。呜呼！是不知古圣贤之在当时，天下事犹未极其变也；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同一航海也，昔以风帆，今以火轮，舟楫之制不同矣。同一行地也，昔以骡马驾车，今则火琯风轮，顷刻千里，是车制不同矣。同一行军也，昔以刀矛，今以枪炮，而枪炮之制又复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同一邮递也，昔以传驿，今以电线通标，瞬息往还，恍如觌面。车以达同洲诸国，舟以通异洲诸国，电标以联五大洲而为一。此外，如舆图、象纬、医学、算学、重学、化学、光学、格致、机器，皆昔之所无，而今之所有，彼之所有，而我之所无。试问此数者，使彼与我较，其为迟速利钝，固不可同日而语矣。顾使彼仍居西海，我独据东土，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又复何害？无奈其实逼处此，日出其技而时与我絜长较短也，且恃其所能，从而凌侮我，挟持我，求无不应，索无不予。我于此而尚不变法以自强，岂尚有人心血气者哉？

故杞忧生之书，大抵发愤之所为作也。杞忧生参内、外之消息，了中、西之情形，深悉天时人事，倚伏相乘。道不极则不变，物不极则不反。否极则泰至，思极则悱生。诚能如杞忧生之言，自强之道在此矣！而独奈何杞忧生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况乎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前车之既覆，后车之鉴也。彼之厄我者非一次矣。在当时，非不人人能烛外情，人人能明西务；未尝

不思奋发有为，讲求孔亟，以图攘剔，以奋武卫。及一旦事平，则悉忘之矣。此杞忧生所以发上指而笔有泪也。诚使竭我之心思材力，尽我之智慧经营，以仿效其所长，安知不能出乎其上也？毋袭皮毛，毋甘苟且，毋域小就，毋惮艰难。内以治民，外以治兵，将、相极天下之望，督、抚极天下之选，储贤材，举牧令，裕财用。凡筑路、开矿、铸币、讲艺、制器、行军、防边、备海，一切悉加整顿，自然事变之来从容应之而有余。安见天下事无所措其手也？

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故西人在今日所挟以轻藐我中国者，即他日有圣王起所藉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于四代之制，斟酌损益，各得其宜。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赖孔子以明。昔者孟子距杨、墨，功不在禹下；昌黎辟释氏，功不在孟子下。今杞忧子论教一篇，功不在孟子、昌黎下。

呜呼！窥杞忧生之意，尤在睦邻御侮。夫树国威，尊国体，必先由自强始。自强非可徒托之空言也，诚能采杞忧生所言而行之，则得其半矣。我国家幅员之广，财用之富，人民之众，泰西诸国皆所不逮，苟能自强，何向而不济？若平时未能整作，斯临事不免张皇，议战议和莫衷一是，盈廷聚讼，筑室道谋；或虞邻国之难以侥幸於万一，夫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以多难兴，或以无难亡。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及时而黾勉焉，而淬厉焉。耻不

若西国，尚可有为也夫。诚耻不若西国，则自能及西国而有余矣。否则，夸张粉饰，玩惕因循，蒙蔽模棱，拘墟胶固，于西国之情，昏然如隔十重帘幕，又安望其言之入哉！

杞忧子此书盖救时之药石也。上之人苟欲恢张四境，绥辑四邻，就我范围，破其狡诡，师所长，夺所恃，消桀骜于无形，著振兴之有象，则当必采而行之焉。惟是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尤赖上有人焉，以实行其言也。其行之要则在乎实事程实功，实功程实事，去伪去饰，去矜去蒙，去苟安，去畏难，去养痈〔痈〕，去营窟，则天下事犹可挽回也。

时天南遯叟久病垂死，长夜无聊，于药炉火边，倾汁磨墨，伸笔作此以抒愤懑，俾我杞忧生知天下尚有伤心人也。呜呼！一息犹存，尚思报国，十年徒长，深幸同时。苟此书出，而世尚不知杞忧生其人而行其所言者，则请杞忧生以后缄口卷舌，勿复谈天下事矣！且并以此书拉杂摧烧之可也。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中元节日，天南遯叟王韬跋。

珊溪生注①

合读前后两册，援古证今，深明大略，直合贾长沙、陈龙川为一人，安得不令人叹绝。诸篇所论边防、船政、通商、传教各事，确然实可见诸施行，与空谭洋务，仅以自强御侮为口头禅者，有上、下床之别矣。至言及吏治、戎行种种积弊，不啻禹鼎铸奸，温犀烛怪，阅之而不通身汗下者，尚得谓有人心哉！珊溪生注。

① 标题是编者所加。

易　言

二十篇本

《易 言》自 序

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客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沪上为江海通津，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者，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盖所谓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搆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凡有心口，各竭其知，腾其说，以待辖轩之采，不必谓言出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亦应盛世所不禁也。

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语焉不详，未尝敢以论撰自居。而朋好见辄持去，杂付报馆，又阑入近人所刻《闻见录》中。丑不自匿，尝用蹴然。《书》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言已不足重，况言之亦正不易。《诗》曰："君子无易由言。"东方朔曰："谈何容易。"是编所存，盖未免易言之戒，顾传而播者，非蒙初心，亦美芹献曝之愚而已。倘知言君子不以鄙野而教诲之，则幸甚！

光绪元年中秋日，铁城慕雍山人荣阳氏自序于海上倚鹤斋。

甑山菜园下佣识①

慕雍山人志利济，久客江海，闻见恢廓，尝有所论撰，未尝以示人也。稾草散置，为友人持付报馆，又杂采入近人所辑《中西闻见录》。山人心弗善也。前年又有携至香港付梓者。山人尤之，而无如何，亟收板本归，且索诸转辗投赠之家，势不可尽。乃特加删改，旧目三十六篇厘并为二十，重自写本，以订前失。余获读之，叹其才，壮其志，尤服其进德修业之勤。忿愚另梓，以质曾见前刻者而取正焉。山人从之。其不欲问世，则犹前志尔。校印讫功，为识其缘起如此。甑山菜园下佣识。

① 本题是编者所加。此篇在原书中是排在目录后的。

公　　法

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中国开辟最先，建立最久，数千年来，更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自唐、虞、三代，迄于春秋，长为封建之天下，莫之或易。秦并六国，始变为郡县之天下，而历汉、晋、隋、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其间虽分并不常，亦莫之或易。其可得而变者，何也？子孙之世守，疆土之离合粗迹焉尔。其虽变而亦莫之或易者，何也？皆不得专礼乐征伐之权，皆有相维相系之势，而统属于天子则一也。统属于天子一，故内外之辨，夷夏之防，亦不能不一，为其号曰有天下，而实未尝尽天所覆，尽地所载而全有之，则固一国也。知此而公法可言矣。

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相统属之道也。可相维系者，合性法例法言之谓。夫语言文字，政教风俗，固不能强同，而是非好恶之公要不甚相远，故有通商之法，有通使之法，有合盟合会之法。不可相统属者，专主性法言之谓。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夺于人之理也。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若是则内外之辨，夷夏之防，固国国皆有之，而交际之浅深，情势之睽合，亦国国得自制之。各私己而不失为大公，各因时而可通乎成法，莫约尚矣。故

曰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

今者泰西各国，兵日强，技日巧，争雄乎海外，将环地球九万里之中，莫不有其车辙马迹矣！我中国亦广开海禁，讲信修睦，使臣之往来，不绝于道有年矣。又开同文馆，习西学，翻公法，博考而切究之。若是其明且详矣。然而，所立之约，即其专为通商言之者，何矛盾之多也。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而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别出此也？外国人初到中国，不收身价；中国人至美国者何如？中国所征各国商货之入口税甚轻，各国所征于中国商货者，又何如也？闻鸦片在孟米，出口每箱征银六十磅，中国税银十磅。中国出口茶税，每箱仅征每百元之七五，不到一成，至英国入口所征不下四、五成。试即茶与鸦片较之，其公道为何如也？合彼此而观之，公于何有？法于何有？而公法家犹大书而特书曰：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俄、美四国与中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又加注而申言之曰，谓得共享公法之利益。嘻！亦异已。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更改，以求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饷通例，皆由本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增减之者也。宜明告各国云：某年之约不便于吾民，约期满时应即停止。某货之税不合于吾例，约期满时应即重议。其不专为通商者，则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别类分门：同者固彼此通行，不必过为之虑；异者亦各行其是，无庸刻以相绳；其介在同异之间者，则参稽互考，折衷一是。勒为成书，大会诸国，立盟证明，而遵守之。敢有背者，各国合兵声其罪，视其轻重与其悔祸之迟速，援赔偿兵费例，罚

锾而均分之，以为公需。必怙终不悛，然后共灭其国，存其祀而疆理其地，择贤者以嗣统焉。庶几公法可以盛行，而和局亦可持久矣！

通　使

昔汉武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诚以出使之选，与将相并重，一不得当，即贻远方口实，非细故也。今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情谊日密，然无使臣以联其声气，则彼此扞格。虽有和约，不足恃也。虽有公法，不能用也。

泰西公例，凡各国通商所在，必有公使以总其大纲，有领事以治其繁剧。虑其威权之不振，则简水师兵船往来游历，以资镇抚，而备缓急。事或未协，即彼此公议之，甚则请各国官商裁断之，期于必协而后已。此其大致也。迩来中国人民出洋贸易佣工者不可胜计，洋人每以为主客不敌，肆其欺凌，无由伸理。宜照泰西例，凡华民寄居之地，亦设公使、领事，遇事照会其地有司，遵公法以审其是非，援和约以判其曲直，华人有不法亦如之，以保吾民，以御外侮，以维和局，以张国威。使臣之所系，不綦重哉。夫通使者，古者邦交之道也。春秋时，贤士大夫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恶，国势之盛衰，故能事大字小，各协其宜。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非常之变局，三千余年来所未有也。而论者犹鄙洋务为不屑谈，独何心欤！

或谓："内患初平，元气未复，设官海外经费奚筹？"不知华人之到外洋营生者，每人岁纳税银一、二员，交彼地方官以助经费。

倘中国自行设官，其银即应自行收用，华人尤必乐输。则是以吾民输资之多寡，酌吾设官之度支，固不必别筹帑项而可足矣。即如星加波、槟榔屿、新旧金山等处，华人多则数十万，少亦不下数万，皆造有会馆，立有董事。苟设官以抚循之，物色其人材，训练其丁壮，以时操演，择尤咨请总理衙门赏顶戴，颁银牌，鼓舞而作新之，数年之后，资为外蔽，其利不更溥欤！且今各船厂制造渐精，兵舶渐多，可令巡游各埠，以为联络，而助声威。其经费即由各埠华商公派。庶吾官民，皆得兵船以为卫，而兵船亦得商资以为养，岂非两利欤！

或又谓："各埠华人每求庇于洋人，其董事亦率自结党援，不愿受华官之约束，故华官之前往者，动多掣肘，其奈之何？"曰：此正以我兵力之不能及远，而逆计其权之不行也。诚如所议，固将就我不遑矣，何必虑哉？

传　教

呜呼！终必败中西和局者，其惟传教乎！何也？西人有求于中国者，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虽夺中民之利，民犹习而安之。传教以歧华人之趋，使之各分门户，而交涉之案迭起矣。

泰西本基督一教，其后分而为三：一曰耶稣教。英吉利、德意志、丹麦、荷兰、瑞威顿、瑙威、瑞西等七国从之。一曰天主教。意大利、奥马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七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等四国从之。其教或合或分，有衰有盛，教士周游劝导，使奉其教，然互相争胜，积不能容。其在西方，亦以挠权结党，时逞干戈矣。尝阅《瀛海论》云：同治时，普法之战，教人实启其端。拿破仑第三为教所误，国破身俘，为天下笑。墺相安得拉讥法人甘为教奴。西班牙谓法独居恶名，受其实祸。美国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职此之由。是教者又即法国之蟊贼也。他如：印度拒额力士教，德国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皆籍教党财产入官，意大利封教堂七十余间，簿录其产，罗马王遣教人驻瑞士，国人殴之，法国无如何也。

今中国既许传教，不得不按照条约为之保护。而莠民遂以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讹诈乡愚，或欺凌孤弱，或占人妻，或侵人产，或负租项，或欠钱粮，或推诿公事，或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传教者非惟诿为不知，甚且私心袒护：差

提则匿之堂中，罪定则纵之海外。地方官恐启衅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国律例，无非迁就定谳。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遂致拆教堂，辱教士，民教互斗之案层见而叠出，犹不自知其非也。每遇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定案因致稽延。彼更借以要挟：有司既已革职，复请惋惜之国书；首犯既已抵罪，再乞赔偿之款项。朝廷大度优容，小忿必忍；百姓天良尚在，唾面难甘。

溯自顺治中，始许荷兰通商，洋舶遂辐辏粤东，垂二百年，初无领事兵船保护之事，亦未闻华洋仇杀之端。推原中西失欢，实由于贩烟、传教。此二事出于英、法，无干他国。英、法恃其火器兵船，挟官吏以制商民，积怨日深，禁而愈烈，使中国儿童、妇女不及辨其种类，闻声相恶，英、法实有自取之由。故近两国稍有违言，各口洋商均虑变生不测，是非徒中国殷忧，抑亦西国通商之大害也。

诚欲彼此相安，必须善筹良法。夫入教之民，固犹是中国之民也。宜开列姓名，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之人，方准注册，照约保护。遇有事故，仍依华例惩办，准令教士听审。倘系现在犯案，及未报明注册者，概不作教民论。遇有过犯，径由地方官惩办，教士不得过问。外国教士所至之处，应归华官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庶几猜嫌悉泯，情好日敦，外不致殃及西商，内不致贻忧宵旰，似与中西大局，尚亦有利哉。

贩　　奴

粤东澳门、汕头等处，有拐贩华人出洋之事，名其馆曰招工，称其人为猪仔。猪仔一名载至西洋，税银一圆，澳门议事亭番官，收费银二圆。其党先与洋人串通，散之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资财，或诱以游博。一吞其饵，即入牢笼，被拘出洋，不能自主。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强牵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莫由申诉。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幸而抵埠，亦充极劳、极苦之工，少倦即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其中不乏右族名门，单丁爱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

或谓："猪仔落船，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立遣回籍，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属情甘，非由势迫。"不知拐匪奸计百出，上下贿通。当番官审讯时，悉属拐党替冒，不独自称情愿者并非本人，即一、二号呼冤屈哀求释遣回籍者，亦系故意妆点，以欺饰耳目。鬼蜮心肠，险幻至此！华官番官纵极公平明察，亦安能不堕其术中哉。

夫贩人出洋本干例禁，亦为西律所不容。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资千百万赎还遣释。从此严申条约，诸国至今称颂之。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亦以贩奴而起，后卒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汕头、澳门仍蹈恶习，众口一辞。

夫澳门本香山县属，纵归洋人管辖，我国亦宜申明禁约，遣使诘责之曰："贩人为奴，中国所禁，贵国禁否？各国禁否？公法具在，曾听许否？如谓贵国出价招工，华人自甘受役，试问立有合同契据否？能听我按名抽查，分别研讯否？纵使立有合同契据，试问载明卖绝死生惟命否？当时谁作中保，曾眼同本人亲属一一画押否？纵使契载卖绝，亲属画押，试问本人果系两相情愿，毫无逼勒否？纵使当时实无逼勒，试问即今种种苦状，本人与其亲属还情愿否？夫凡属人类，皆天所生而地所长。西洋各国，信奉天主，以为天主视人皆其子孙。故虽于蛮夷野人，待之刻虐，公法犹以为非，况我中国人乎？贵国能守本教，遵公法，则宜听我约。嗣后招工局所收应招之人，当造清册正、副两分，详载年貌籍贯并中保等，送华官盖印。临出洋时，听华官登舟按名查点，即以副册咨行当地领事官，于载到时按名查点。倘有拐贩顶冒等弊，船主照例加等重办，船没入官。其无领事官地方，不准招工。倘不听受此约，则是不惮畔本教而背公法，以与我中国为难。我中国与各国往来，务尚宽大，即利害小有出入，无弗优容。非弱也，失和必战，战必杀人，仰体天心，胜败皆所不忍。今乃视为可欺，虐我人民，岁以万计，屡戒不改，则是贵国逼我用兵，甘心自戕其民，以邀幸于一试。我中国惟有严立海禁，于澳门附近之处设关稽查，不使一人一船得涉其地。一面遍告各国，共举义师，声罪致讨。何则？中外各国，风尚政教虽殊，期于保民则一。且申戒于前，其直在我，公好公恶，此理终古必伸也。"如此立约措辞，彼自知为公论所不容，势必折服，永禁拐贩。是一举而除匪常之积弊，片言而拯万姓之流离，不但政体应如是也。愿当轴者急起图之。

交　涉

中外通商以来，滨海之区，西人履迹几遍。传教游览，并许深入内地。与有司接见，礼若嘉宾。中国之待西人，已如是其忠且敬矣。犹有时变生意外者，教民恃势，欺凌土民，积忿既深，能无报复？然一经启衅，查办维严，中国何负西人哉？西人返已自思，宜如何谦以持躬，恕以接物。

乃近日目见耳闻，凡西人所至之地，每以言语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理。中国顾全大局，戒开边衅，官长稍从迁就，士民不敢抗衡。习以为常，愈无顾忌。如华船撞毁于洋船，反咎华人不知趋避，或诬华船桅灯不明，改重就轻，苟且结案。又如马车碾伤华人，反谓车来当让，大肆咆哮，扭赴公堂，亦仅予以薄罚。又如华人受雇于洋行，往往借端生衅，扣减辛工，并加殴逐。甚或持枪恐吓，酿成人命。官宪亦委曲调停，治洋犯以误伤之例。其尤为惨酷者，寓粤西人串通奸匪，诱贩乡愚于秘鲁、古巴、亚湾拿等处，岁以千万计，伤天和而乖友谊，莫甚于此！他若华商负欠西人，一经控索，家产封填，甚且扰及亲邻。西人若有折阅，虽饶私蓄，循例报穷，仅将家具拍卖。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款，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者如彼，天下有此理乎！

夫轮船飞驶于河港，马车奔驰于通衢，无事而携军器，用人而扣工资，皆为西律所必禁。贩人出洋，例禁更严。倘华人援万国公法，反覆力争，彼将何词以对乎？中西刑法，原不相同，今遇交涉之事，华官以华法治华人，命案必抵，且偿以银；西官以西法治西人，仅议罚锾，从无论抵。华官稍持公论，争执条约，西官即回护纵遣，并薄罚而无可加焉，此尤事之大不平者也。

近有俄都书院院长马尔丹著论云：中英出、入口货约计四千五百万磅。英国获利可知。然驻华英商犹时时播弄是非，屡请英廷力胁中国。幸执政者洞悉情形，顾全大局，凡遇不平之事，概行批驳，并禁止领事武官非奉本国或公使之谕，不得擅调兵船至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额尔金奉使驻华，曾函致其妻云："自抵华后，日见英民在中官地方恣意横行，实有出乎情理之外者。皆因华民过于循顺，不敢抗拒，又过于愚蒙，不知控诉，以致时被凌辱。"云云。曾文正公尝言："方今中国好言势者，专事羁縻，幸免开衅，然习于疲苶，不知振作。好言理者，又激于忠义，专主攘斥，然操之无术，决裂堪虞。皆非万全之策也。"老成持平，洵为笃论。诚遇交涉事件，折以和约之经，公法之理，可者许之，必信必果；苟有妨于国计民生者，官可弃头可断，此事终不可许。彼虽狡狯，其奈我何？若迟之以岁月，繁之以言词，牧令诿之督抚，督抚诿之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诿之朝廷意旨，致洋人引为口实，反覆要求，或议罚赔，或议商埠，求益反损，亦何赖乎？

至于中西讼狱，尤当酌两用中立一公允之法。查西人构讼，两造俱延讼师，问官审断不公，讼师可辩可驳，疑窦毫无始克定谳。中国此时似宜参仿办理。有通中西律例、行品不苟者，大吏保奏，给以崇衔厚禄，使听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差遣。刑律

则参用中、西，务期平允。或即以洋法治洋人，使无可避；更即以洋法治华人，使同于轻。每岁终将各案如何起衅，如何定谳，删繁就简，勒为成书，以备各国公览，兼资华人考证。则是非枉直无可遁藏矣。虽然，言之匪艰，行之维艰。苟非任事诸大臣洞悉外情，思深虑远，权刚柔以驭之，度德力以处之，则虽有良法美意，又安能见诸实事哉！

鸦　片

道光朝禁鸦片烟之议，其初操之过急，其后又纵之过宽，至今日而不可收拾矣。当议和定约时，若能坚执前说，宁许多开商埠数处，多与兵费数百万，而必不许鸦片入境，则彼亦必将曲从。何则？出产少而贩运中国者岁不过数千担，彼固易于改图也。吸食少而各省亦无仿种之蔓延，我亦尚易查禁也。此机一失，吸食日玩，贩运日多，仿种亦日盛。垂今四十年，遂为进口货之大宗，查洋烟先到香港，转运各口，岁计大土五万箱，小土四万箱，连金花土及在星加坡等处华人所销者八千箱。约十万箱。箱约价银五百余两。除关税捐款外，洋商实得四百七、八十两，是每岁出口银四千余万两矣。直省惟江西各属尚无仿种，余或数十州、县，少亦十许州、县，甚有如川、黔之全境皆是者。每岁共约贩运十二万箱。箱重百二十斤。连洋土共约二千六百四十万斤。以每人岁食六斤计之，以土十灰六，熬膏土约五成，灰约七成，层层折算，实每人日食二钱七分零。当得四百四十万人。而佣工小贩之辗转，依此为活者，约居食户十之一。其自种自吸者又几倍之。是每岁坐困于此，犯法伤生而不顾者，大都一千万人矣。

于是荐绅先生，莫不痛悔前此之失计，而思有以禁绝之。即英国好义之士，亦深以流毒中国，违背公法为耻，至于立会议禁，谒我使臣陈说利害。而英政府每持不能决。论者谓："英国数十年

来恃此致富，不肯遽舍。”不知其煤、铁矿产之利渐不如前。而所属印度兵饷专赖此项支持。若我能代谋，使无大损，彼何惮而不为？且但禁洋土之来，而不禁内地之种，在我亦非全利也。虽然，禁之实难。夫每岁四千数百万金之漏卮，千万口之流毒，非一朝而遽然也。自海禁之开，因循苟且，为蛊日深，四十年于兹矣。其致病有远因，则施治无近效；其传染多变证，则用药少成方。闻每岁印度所出鸦片，英国官为经理，召商贩运，以时消长。今宜破除一切拘迂门面之见，略仿其法，借洋债，立官商，与英国约：岁减一成，十年减尽。不能则十五年减尽。由使臣召华商，按月自运入口，照英国税箱征六十磅，以补关税、厘金及局运一切之需。而逐年准所减值纳入卖价，以代英国偿印度为改种桑、茶、木棉之费；再加若干，以抵洋债之息。如有弊漏，由英国担保，加倍罚赔。其内地所种亦依此法。官收官运，省设总局，县设分局，按乡按图，责成绅董绘图贴说，编查种户亩分，严立禁令，逐年勒减，并酌给改业之费。不准一胥、一役下乡稍有过问，违即重治。绅董量给辛俸，事成酌保优奖。如有弊漏，官绅本户一体照兴贩私盐及故纵例，加等惩处。如是则期约满后，银不出洋，而烟价岁增，渐积至于倍蓰，则食户可冀日少，而禁令易行矣。

或谓：“价昂则食少，食少则货滞，将不足偿债，如之何？”曰：果尔，则是食户之减成，多于岁收之减成，固所愿焉。虽小损何伤，况利权在手，何难随时酌剂之也。

或又谓：“既禁食而减收，复昂价以取利，如政体何？”曰：减收原所以明禁种户，暗禁食户，但食户身家重者易禁，身家轻者难禁。昂价正所以为不禁之禁，使之动于利而知悔，不专恃法也。

夫不专恃法，而其利仍归还息、改业、辛俸、运费等用，无非为民，何善政如之。

或又谓："食户如是之多，果能禁绝乎？"曰：正惟徒禁无益，故必官收；骤禁无益，故必限年。诚使上下一心，全神贯注，需之以渐，持之以恒，不恤浮言，不惕小害，法行贵近，有犯必惩，则何不能禁之有？吾友金少愚尝言之矣，譬之欲停捐例，必先闭京铜捐局，然后中外咸知上意所在，决无转移也。故必政府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部、寺；京官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外省；疆臣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僚吏；将帅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弁兵；现任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候补；幕府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胥役；师儒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士子；职官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平民。若今各善堂暨各国教会相劝之禁，空言也。各省仿种之禁，徒为西商之驱，无利而转害也。烟馆之禁，塞责而已，末之又末者也。如是而曰禁，何惑乎终不能禁哉。

开　　矿

五金之产，原以供人世之需。居今日而策富强，其惟开矿一事乎！查英、美版图之广不及中国数省，顾能富甲天下者，有矿师能知五金之矿，按法开采，必底于成，有机器以代人力，有铁路以资转运，故能普美利于无穷也。

中国五金之矿：云南出铜，年来洋人收取最大制钱，出洋熔销，故钱价日昂，宜设法禁止，并就云南等处开矿鼓铸。山西出铁，湖南、江西出锡，齐鲁、荆襄出铅，台湾出硝，是数处者，人皆知之。其实五金煤铁等矿，各处皆有，特以地产之深浅，体质之纯杂，层次之厚薄，矿穴之狭宽，人不得而尽知。且多封禁未开。推原其故，皆由向时矿务或以探穴未真，开硐未善；或以总办位尊望重，不能躬亲相度，委任亲昵，薄待矿夫，众工不悦，遂捏报矿硐将塌，请示填封；或妄称矿产已空，无从开取。上下相蒙，亏本停工，率坐此弊。此云南所以常有硐老山空之说也。

宜专请西国头等矿师设法探试。确有把握，则或议民采官收，或由部给照，仿牙帖之例，准民开采，或竟由官办，或拨防勇、营兵一体开采。果其官办也，总办宜躬亲探确，因地制宜，或专用西法，或专用中法，或参法中西。视其水口之远近，审其挖矿之井道，核其成本，筹其销场。毋任用私人，毋刻求矿役，毋铺张局面，毋厚给薪资。开矿之初，用款有出无入。除矿夫等照给工食

外，其各执事，均宜薄给辛资。出矿后即行截止。按年核计售销实数，除提出成本利息及纳税开销之外，所赢余利，宜以若干归厂主，若干匀分各执事以抵辛金，若干给各矿夫以充犒赏。每年将进支数目张贴工厂，使外内共知共见。庶几在厂诸人，均有后望，上下一气，无怠无荒。西人谓一国盛衰，可以所产各矿定之。岂欺我哉。

方今海宇昇平，励精图治。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莫不次第举行，参仿西法。然但学西人之制器，而不学西国之理财。非富无以保邦，非强并无以保富，相需为用乃能相济有成。闻泰西各处之矿开采几尽，见中国矿产饶富，无不垂涎。与其拘泥因循，致生西人之羡，何如变通办理，藉充国用也哉！

铸　银

洋银之入中华也，自乾隆年间始，名曰洋钱。但制度不同，式样各异，初亦不甚通行。立约通商以来，凡洋人履迹所至，无论通邑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非以其便于携带，易于辨伪乎？

今中国所行洋钱，不敷市廛之用，是以西国每年陆续运来，总在百万圆以外。西人知中国一时不能自铸，又禀请其国，开局铸造，以济中国之用，盖深知铸造洋钱大可获利耳。请以鹰洋论之：鹰洋每元计重七钱二分，运入中国，其极贵时，可抵规银八钱，即平常市价亦总在七钱四、五分之间。是其利至厚、其用至便，了然可睹矣。

夫钱有金、银、铜三品，其行于世也，统为国宝。自应一国有一国之宝，不应悉用他国之宝也。中国何不自行鼓铸，列年号于其上，名正言顺，独擅利权。若购自外洋，每圆加银多则七、八分，少则亦三、四分，不亦失其厚利乎？

或谓："自行铸造，经费过多。"不知每圆所加之银，其息已厚；且银由外洋铸造，尚有铜、铅搀和其中，以搀和所余之数，移作铸造之费，已绰然有余裕。是所昂之价，即所溢之利也。但西人好利而守信，故成色均归一律；华人嗜利而寡信，故流弊遂至百端。道光中，言官陈洋钱之害，廷旨饬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

文忠公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甚便于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废而不行，可为太息。

窃意：中国如铸银钱，须仿宝泉局事例，严定章程，仅准户部设一专局，功罪攸归，非但不许民间铸银，并不许各省官员开铸。迨户部铸成之后，颁行天下，令其可缴钱粮，可作捐款。凡上之取于下者，此项银钱不加平、不扣色，悉照市价。则流通必畅，而洋银之利，自不外溢。如申江钱业之做空盘，暗贴西商之利，其害更甚，往往欲将市上银洋，一气收尽，抬价居奇，以致坐贾行商，莫不暗贴重利，以补彼封闭银行之费。倘银由中国自铸，其弊必不至此。试观直隶藩库之钱粮银锞，每以二两为率，银色甚佳，江西之方宝亦然，他省均不能及。可见事有专责，则弊无由生。举而行之，诚裕国便民之大计也。

税　　则

中国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与各国通商立约以来，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若干分。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约甚轻也。

迨后天下多事，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资军饷。厘捐最旺时，岁收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五百万。取于商者甚微，益于国者甚大，较之按亩加赋，得失悬殊。无如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遂订子税之约。查初办厘捐时，洋人之货亦在各子口征课，尚无异说。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始定洋货、土货愿一次纳税，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半税单为凭，无论运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征。其无半税单，逢关过卡，仍照例纳税抽厘。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商其获利厚矣。华人之黠者，往往串通洋人，互相蒙蔽。有代华商领半税单而取费者，有代洋商用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诡张为幻，流弊滋多，洋税厘金，交受其困。况洋人所辖之香港、澳门，无征收厘税之例，商贾多乐就之。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倍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则洋人无所藉口，华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

曾考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为制，最多

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于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亦有全不取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如烟、酒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中国列肆卖酒者尚需纳规领牌。今中西和约中，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竟充伙食，概不纳税，查中外通商章程第二款：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搀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烛、烟丝、烟叶、酒、家用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各物进口，皆准免税。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

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珠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虽加数倍，亦不为过。查旱烟、水烟、皮丝、净丝、黄条、青条各种，中国岁销数百万箱，亦可谓巨矣。而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庶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守我利权，富我商民，于西国商政并不刺谬，亦无虞其阻挠也。

商　　务

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济。凡利之所在，百计图之，藉商税以充国用。查英国进口货税，较出口倍重，三百磅以下不税；而本国船钞，比他国稍廉，务保其商船畅销土货。惟岁核各商所盈之利，约八十分取一，略如中国户税。如有关于商务者，必使议政院官商议覆，而后施行，并设商部专理其事。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遇有事端，恃为挟制。或请开口岸，或勒免厘捐，诛求无厌，必遂其大欲而后已。

中国商民株守故乡，乏于远志，求如洋人之设公司、集巨款、涉洋贸易者，迄今尚鲜其人。去款日多，来源日绌，窃虑他日民穷财竭，补救殊难。然既不能禁止通商，惟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制而已。

中国出洋之货，以丝、茶为大宗。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出数与中国相仿。年来中土之货遂难畅销，后或并此失之，中国利源不几竭乎！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闲地遍种桑、茶，勤加经理。其缫丝、制茶之法尤须刻意推求。如有胜于寻常者，优加奖赏。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数愈多，价可酌减，用广销路。再如东南各省多种棉花，西北广牧牲畜。若用机器制造洋布、羽毛、呢绒等物，则一夫可抵百夫之力，且省往返运费，其价较外洋倍贱，而获利倍丰。或疑用机器以代人工，恐攘小民之

利。不知洋布、羽呢，本出外洋，无碍民业，仿而行之，藉分彼之利权耳。

今闽、粤人贾于星加坡、旧金山各处者不下八十万人。其中或流寓百数十年，已隶英、美户籍，然皆奉大清正朔，服本朝冠裳。倘亦简派领事，显示抚循，隐资控制，则华人有恃无恐，各职其业。凡中国所需于外国者即可自行制造，外国所需于中国者，并可自行贩运。收回利权，扩我远图，将使洋人进口日见其衰，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所虑者西人多财善贾，利之所在，必争趋之。若华人力与争雄，彼将减价相敌，拚折资本，势必彼此亏绌，无裨大局。欲救其弊，须开其源。

按公法，凡长江内河商贾之利国人专之。如欧罗巴之来因河、多拿江，尽人皆得开设船行，以其分属于各国也。美国之米西昔比江，帆轮之利，土著擅之，以专属于一国也。他如巴西之阿麻沈江，虽发源于秘鲁，入巴西支分派别，兼注依瓜朵耳国、委内瑞拉国，以贯注巴西数千里之遥。昔有客请立船行，而执政拒之；嗣因商旅萧条，爰除前禁，以广招徕，操纵之权，仍自掌之，不以假人也。今者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新约，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轮以报市价。庶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西人保险公司有数种：有保屋险，有保船险，有保货险，有保货水渍之险，有保人生死之险，其章程甚详，获利均厚，亦宜招商仿办。为民为国，胥于是乎在矣！

国　债

昔周赧王军资匮乏，称贷于民，厥后兵溃无偿，人民哗噪，乃筑台以避之。至今传为笑柄，故中国独无国债之名。

若泰西各国，凡兴建大役，军务重情，国用不敷，可向民间告贷，动辄千万。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不欲授利权于异国也。中国诚欲法此，宜明示天下：凡所借百姓之款，准由各海关银号按年清利。其票据可抵纳关税、田税之需。或委员有勒索者，一经指控到官，严行究办。倘事至京控，或经别省督、抚审究，其中有袒庇情事，科以重罪。民间有借款至百万者，有司宜格外优待，不准借事勒捐，以示鼓励。必本国无款可借，始转贷于邻封方为妥善。

考英、法、德、美诸大国，借贷行息三厘半，多不过四、五厘。而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公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为他国所挟持，国势寖形贫弱。我中国舆图之富，矿产之饶，远胜泰西，帑项多而借贷少，不必出八厘重利，即可借得巨款。闻中国之股分借券，中外人争购之，每股九十五磅，涨至一百零四磅，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长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长跌也。珍重收藏。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

据驻英公使云："嗣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

令等大银行筹商，自臻妥协。此两行专管各国挪借银钱事业，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而借巨资，他处银行万不能及。且闻洋人详言此事：如中国愿借银一百万，不过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所给之息，指明某数口关税偿还，本利分作若干结於若干年内付清云云。银行应允借银，收存文契，即将银如数兑交，此向来筹借洋款之局面也。该银行如果巨富，有款可贷，则此种办法尚属可行，无如仅能担承，实非东主。中国既与银行议定，银行即凑集允借之数，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从一号编至万号。而买股者，遂察看借银事务虚实，或买一张或买百张。迨头结还款到期，何人之银先收，何人之银后付，不可预知。其故何也？盖券票之软强无定：券票软则本钱恐缺，人思速还；券票强则利息依期，人思久借。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免银行袒护之谤。此等办法，虽极公平，然而多股之人，必受破碎本钱之累。盖以是否收回全数或收回半数，非到拈阄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料理于先。收回本钱，复入股分，大为不便。倘将来再筹借款，须设法补救此失，始易通融。大凡借债于人，必先将不便诸事通盘筹算。稍有妨碍，势必增长利息，备受其亏。欲策万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银，限定不移之年月，一次全还；一曰按结归款，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或第二、第三结归还，俾东主得早为料理。且放债者每乐闻某国借钱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之政，以其出息大而券票强，甚不愿出资以作耗财之事。尤恶借银以用兵将，银钱变作火药、弹丸，出于枪炮之口不能复返，债主不但失利，成本将亏。”驻英公使之言如此，可深思其故矣。

我国家量入为出，本有常经。前时借债外洋，不过聊纾眉

急，永行停止，固属有裨，即偶尔急需，而别款可竭力弥缝，仍以不借为上。万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尤须全局统筹，周详审慎，不必托中国银行经手，以免辗转图利。但谕饬驻英公使，径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行息不过五、六厘。中国素来守信，洋人自必乐从也。

西　学

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布国尤为明备。其学堂自乡而城、而郡、而都，各有层次。乡塾分设各处，由地方官捐建经理。国中男女，无论贵贱，自七、八岁起皆须入学，至十五岁为小成。乡学之费，每人限七日出一本纳，城学之费，每月出一喜林。本纳、喜林，皆西国银名，每喜林约中国银一钱六、七分，每本纳约中国钱二十文。如或不敷，由地方官捐补。至大学院学业繁重，果能诣力克副，听其肄业，院费每季不过出十五喜林。美国人不论贫富，皆入皇家书馆读书。其经费捐自房租，每百两抽银十两。学以序分，不容蹴等。女馆则兼组纂、女红，设有专条。塾中分十余班，考其勤惰以为升降。其沈沦末班不能迁升首班者，不得出院学艺。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因材授学，专教物理、重学、史鉴、历算、他国言语文字及艺术所必用之书。再上有实学院，院有上、下，分十三班，考工计程，以定进止。院中师长，上等皆进士班考选者当之。实学上院考列首班，则选大学院肄业。下院考列首班，入技艺等院。再进有仕学院，大抵十八岁以上方能就学。每考仅十余人，入选则赐文凭入大学院，次等入师道、格物、武学等院。

大学院之掌院，必名望出众、才识兼优者方膺此任。院中各种书籍、规仪器物无一不备。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经学者系论其教中之事。法学者考论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及奉使外

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事。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言语诸事。医学者首以格物统核全身，及内、外诸部位，次论经络表里功用，次论病源制配药品，次论胎产接生。

技艺院者，学习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练、织造等事。格物院与技艺院同条共贯，大抵多发源于算学。算学则以几何为宗，器料齐备，使学者讨论而穷究之。其最要者为力学。化学考核甚微，又格金石、植物、胎卵、湿化各物化生之理。观天则有测步镜仪，而算学为最要。

船政院，为行船航海之学。武学院课式与实学院同，但多武艺、兵法、御马诸务。通商院，则以数学、银学、文字三者为宗。更有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喑院、训孤子院、养废疾院、训罪童院。余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别有大书院九处，书籍甚富，尽人可以进观，但不能携书出院。每岁发国帑经理，生徒入院，肄业三、四年，听其去留，岁出费银十五磅。

至管理各大学院，每省派有主院两员。诸院悉隶文教部。使国中人民无弃材，各有裨于公私，以广其用，诚法度之至善者也。

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且彼萃数国之人材，穷百年之智力，掷亿万之资财，而后得之，勒为成书，公诸人而不私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传。今中国所设之同文院、广方言馆，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者。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设书院，人人皆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而奈之何甘于自域也。

考　　试

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虽王子国戚亦与考试。如欲当水师将帅者，无不兼习天球、地舆、测量诸学；编入行伍，以资练习。文案则自理，枪炮则自然；即至贱至粗之事，皆不惮辛勤而毕试之。及功成名就，致仕闲居，亦不废立说著书，以期传于后世。至矿师、医士，无不明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亦须深明律例，考有文凭方准行世。无论何学，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举凡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皆非素习，一旦临民，安能称职？

然则文科可废乎？曰非也。惟须分别四科，择尤表荐：一曰考证经史，疏通疑义，以觇学识。二曰策论时事，昌言无讳，以征抱负。三曰兼试文章诗赋，以验才华。四曰审问疑难例案，以考吏治。拔取其尤，量材授职，精其选而不必广其额。又令内外臣工，博访下僚及草野有异才者，疏荐之。先观其言，随试以事，庶怀奇沦滞者，望风奋起矣！

武科向以骑射技勇见长，而世之习武者，武经尚属茫然，一旦临敌，将何恃而不恐？迩来荡平小丑，建立大功，皆非武科中人。所习非所用，是其明征也。

然则武科可废乎？曰否。今战守之事，藉以出奇制胜者，不外

乎水师、火器。诚能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一试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试算学、机器制造，以穷其造诣。三试测量枪炮高低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其兼集众长者，不次超迁，文武并用。专工一艺者，量材授事，以广旁求，干城之选，庶几得之乎！

虽然，西学尤不可不讲也。宜行令直省书院，特设一科，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算、地舆、农政、船政、化学、医学之类，及各国语言、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选自十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为之。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科。期满历试上等者，听赴京都同文馆或总理衙门考验。名列上等者，或给以经费，赴外国大书院学习三年，或径派赴总理衙门、海疆督抚，或船政制造等局当差，或充出使各国随员。其在院膏火经费，略仿龙门书院章程，官为筹备。如此则风气渐开，十年之后可收实效。

曩者派令幼童出洋，万里从学，法良意美，亘古所稀。然髫年稚齿，知识未开，血气未定，一染外洋习气，则性情心术转或支离。不如就岁科两试所录文武俊秀，择其有志西学、年二十岁左右者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为之。庶文理通达而速效可期，身列胶庠而咸知自爱，既有以开材智之源，复不悖于圣贤之教，而诸生之数奇不第者，亦得别出一途以自效。归后愿就职者听，愿就科举者亦听。诚两益之道也。

狱　　囚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诚仁人之用心也。

盖人生不幸，父师失教；既无恒产以资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惑于匪类；及撄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既毒甚虎狼，秽气又蒸为疠疫。盖斩绞以下轻犯本无死法，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近闻直省州、县多设有自新所，以处例无专条、无可办理之轻犯。法诚善矣！倘能推而广之，略仿泰西之法，使军、流以下，皆得自新而自赎，则保全必多，办案亦易。既善持夫政体，又广积夫阴功，当亦仁人所深许也。

查泰西例录，囚虽罚有轻重，律有宽严，而充工一端，实可补中国刑书之阙。盖莠民犯法，半迫饥寒，被拘而生理益穷，满释而依然妙手，欲缓须臾之死，难免故态之萌，若不预为代筹，毕生不克自振。故凡已定军、流、徒等罪犯，依律所限年分，充公作抵。如捆屦织席等事，本所素习者，使之复理旧业。其顽蠢罪重者，则令充一切猥贱劳力之役，如除秽、砌路之类。皆酌给辛工资本，派董经理，俾资糊口外，量留有余，于释放日汇总发还，藉谋生计。斯既治以应得之罪，复予以迁善之资，谁无天良，应知愧励。至于牢狱羁所，又必宽其房屋，勤其扫除，不使湿蒸，不使破漏，

以免染病，而便作工。

或谓："中国人心险诈，地方辽阔，严为防范，尚虑脱逃，安能仿行西法乎？"不知各犯之在内执业者，仍高其垣墉，严其约束；而其在外当工者，亦伍耦有稽，出入有节，铁索相贯，健役相随。但于法外施仁，原不因仁废法，正无庸鳃鳃过虑也。

铁　　路

夫水则资舟，陆则资车，民生自然之利也。西人本此意而精求之，水则有火轮船，陆则有火车路，以便往来，以利转输，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中国版图广大，轮船之利亦既小试有效矣，独火车铁路，屡议无成，窃未见其可也。

昔美国西北余山郡濒海旷远，自数年前设铁路，近通东郡，遥接金山，由是百货流通，商贾辐辏，户口增至十有八万。德、法构兵时，德提督谓法使曰："如战则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万，粮械具备。"后果践其言，获全胜。盖明效大验如此。今俄国精于制造，若自彼至此，筑成铁路，一旦用兵，不半月可达英国。若于印度筑成铁路，至云南边界，则五日可达，而我征兵调饷，动需岁月，急递甫行，敌已逼境矣。可不惧哉！

考西洋铁路，其始或数十里、数百里接续而成。今若仿造，而虑经费不充，可先择要道小试之，俾民间习于见闻，共知其利，然后招商承办，逐渐推广。又闻外国有行军铁路，宽径尺余或二尺，地面不必铺平，下植木桩，架以铁楞，用则搭，不用则卸，仿而行之，运兵载粮似更简易。火车以美国之式为最廉，工价则中国较廉，故旧金山车路，皆雇中国人造。至铁轨需费尤巨，必须仿照自造，若购之西国，则先失利矣。

且自漕粮改行海运以来，轮船往还费省而效捷，彰彰然矣。

而议者或虞海道不靖，欲复河运旧制，劳费无等，不遑恤焉。夫苟劳费无等以复河运，何如移之以开铁路之为愈也。盖尝访诸西人，其利有五：所得运费除支销各项及酌提造费外，余皆可助国用。其利一。偶有边警，征兵筹饷，朝发夕至，则平时各省兵额可以酌减。其利二。各处矿产，均可开采，运费省而销路速。其利三。商贾便于贩运，贸易日旺，税饷日增。其利四。文报便捷，驿站经费亦可量裁。其利五。已有五利，而无一害，复何惮而不为耶？

或者谓："夺铺驿夫役之利，一害也。庐舍坟墓，当其冲者必拆毁，二害也。猝为敌所乘，祸发倍速，三害也。"不知铁路之旁，本有马路。火车所拖各车之货物、文件，应于所过某处截卸者，仍需当处人夫、车马接运，何害之有？凡遇山巅水曲之不能避者，梁空可行，庐舍坟墓，亦犹是也，何害之有？各国兵轮、商舶，海道畅通，苟有龃龉，必先封堵，何至于铁路而疑之，且独不可宿兵守之乎，何害之有？往昔议造轮船时，群疑众难，几几不成。既而毅然举行，至今已十年，所谓疑难者安在耶？铁路之利，倍于轮船，正可为殷鉴矣。

电　　报

电报昉于美国，虽山阻海深，顷刻可达，故各国多效之。英国电报设于王家，商民欲通信者收其费，岁以所入济局用，往往致赢，而军行出奇制胜尤为捷要。昔普、法构兵，普人行军处遍设电线，而尽毁法人所设，遂以败法。盖兵贵神速，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莫电线若矣。

国家版图式廓，各省距京师远或万里，近亦数千、数百里，而沿海要害及东三省、内外蒙古诸部落，顷复番舶畅行，强邻逼处。夫兵难豫度，瞬息万变，一旦疆场有事，飞章之告，庙算之颁，动经数日，而彼以电线指挥，捷如影响，恐未易与从前新疆、西域回部诸役可以遥授机宜者同日语焉。津沽为近畿水道门户，宜先设一电线，达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闽、浙，而粤东，凡属海疆及西北际边诸关隘次第举行。平时与民共之，以便商旅、佐饷需，有事乃守以专员，审察其往来，使无误漏。其通商口岸，更设爹厘风以佐之。爹厘风者，某国新制，略如传声器，而亦藉电以行，数十百里间劲气直达，不假书函，如晤对焉。各国商埠多用之，收费尤广。

夫轮船、枪炮等物，中国仿行有年，损益犹或参半，电报则有益无损，何不一试之耶？或疑："路长费多，筹措匪易。"不知电行海底，费固不资，若设于旱道，纵越江湖，亦不甚巨。或又疑："转

辗翻译，难免漏泄。”不知近有电报新书，纯用华文，且可随时密改号数，如空谷传声之法，则即经理者尚不知某号为某字，况他人乎？是皆不足虑也。

船　政

今欲维时局、扩远图、饬边防、简军实，上则固我疆圉，屹雄镇于海防；次则富我商民，通外洋之贸易，乘时发奋，思患豫防。其必以船政为急先务矣。

计自闽、沪设厂仿造轮船以来，华人颇能通西法、造机器、充船主，日进不已，厥功甚伟。盖费千万之帑金，积十年之功力，靳而有此，而议者犹谓机器可废，工厂可停，独何心哉？虽然，欲收制船之效，必先筹养船之资。考西洋船制，有商船、有兵船。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是以船虽多而饷无缺。兵船长而中狭，商船短而中宽，其轮机之明暗，吃水之浅深，需煤之多寡，截然不同，而各适于用。今闻各厂所造乃合二者而参用之，运载既不逮商船之多，战守又不如兵船之利，两求其便，转致两失其宜，甚非计也。且华匠纵多巧思，粗窥奥窔，而限于闻见，未能曲畅旁通，成本既多，程功又缓，一船甫就，而西人已别出新奇，远胜旧制，如是而欲其相敌，盖亦难矣。

为今之计，宜选上等华匠，及出洋幼童之聪颖者，亲赴外洋各厂，参互考证，有能精通制造，自出胸臆者，优给廪饩，奏保官职。他日艺成返国，神明变化，用广其传，且即以综理厂务，使工匠之贤否，经费之多寡，烛照数计，洞悉隐微，庶几造艺用人，无欺无滥。

往年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洵为良策。然各厂不能造新式之船，其价又反贵于外洋，所以租造者至今寥寥。盖洋厂机器日新，价廉功倍，以故群商趋赴。往往有华商集资附入西人公司股分，不愿居华商之名者。良以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即提倡矣，而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赢或亏，莫敢过问。果能开诚布公，释其疑畏之隐，由众商公推一人总司其事，官局、商局并行不悖，将见源源租造，迭出不穷。商船既盛于懋迁，兵船亦资其接济。兴商务即以培船政，榷商船即以养兵船，强富之基，不外是矣。

且泰西船政，有专门名家之学，其法须先通数国言语文字，并娴天算、地舆诸术，官为考校。如涉大海，则应随处皆知船在经纬线若干度、若干分，及各处风信、潮汐，各国海口船旗，以至礁石之有无，水势之深浅，如遇大风雨，则应知如何驾驶，如何趋避，如何测验表度，风雨表也如何措置器机。必皆合法，然后充副舵工，阅历有年，再考较之，升为正舵工。如果心灵手敏，游刃有余，可操全船之权，方为船主。如有失事坏船，则选择一、二老练船主，会审其坏事之由。果该船主操置不善，则缴其凭，褫其职，入其罪，籍其家产，赔偿船费；倘人事已尽，天实为之，则船主与舵工免议。查西例大伙、二伙、三伙、船主、舵工，皆先到水师衙门考取执照，方可任职。今中国虽仿此制，然恐总管、统带，或未明其理，或不惜其才，因一事之抗差，一言之犯上，小则降为伙长，大则褫其功名。且或学业虽优，而拙于酬应，吹毛求疵，互相抑置。自非得精研西学、知兵之大帅，专其节制，齐其号令，公其赏罚，每年会操一、二次，察各船主之勤惰，驾驶之利钝，以训练而黜陟之，正未易作人材而收实效矣。

抑又思之：自外洋入口通商而后，不特占各路商船之利，兼侵内地商民之利。使华商能租造轮船，出洋贩运，渐次推广，固塞漏卮，而华商得与洋人岁时相接，声气相通，利弊情形见闻真切，遇有交涉事件，亦可调停折服，弭息祸源。

闻华人之经商、佣工寄寓于外洋者，计吕宋一岛约四、五万，新加坡、槟榔屿诸岛约数十万，美国旧金山及其近埠约十四万，越南西贡等处约三十万，古巴、秘鲁各十余万。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若太平洋檀香山，数或逾万，或不及万，均建有会馆，设有董事，特以路远势孤，每为彼国所轻侮。曩日闽中船政局“扬武”兵船游历东南洋各岛，吕宋客居华民鼓舞欢呼，至于感泣，谓百年来未有之光荣。一埠如斯，他埠可想。况西洋通例，虽二、三等之国，皆有兵船游弋外埠，名为保护商人。堂堂天朝，何难办此。似宜照会驻劄各国公使，如各埠华民，有愿得兵船保护者，当自筹岁费，报明领事，请公使转咨船政酌派兵船往来镇卫。或一年或年半更调他船，藉资游练。其一埠不能养一船者，即数埠共养之。如是，则厂局有养船之费，海疆有战守之资，中外有声势之联，商旅有利运之益，一举而数善备焉。

水　师

自道光年间海上用兵，炮台悉毁，论者遂以炮台为不足恃。不知非不足恃也，炮之制不得其法，台之式不合其宜，守台不得其人，演炮不得其准耳。西国炮台之式，下广上锐，或作尖锥三角形，台上四面安炮，迤逦起伏，首尾相顾。台下环之以池，其制与中国炮台迥异。凡海口重地，莫不严密布置。今宜于沿海要隘，多筑炮台，悉如西式，环之以水雷，护之以水中冲柜，海岸断续之区补之以浮铁炮台，使与外洋之水师战船相表里。水师战船四：曰铁冲船，利于水战也。曰铁甲船，利于攻坚也。曰转轮船，利于肆击也。曰蚊子船，利于环攻也。

守具既备，合直、奉、东三口为一镇，江、浙、长江为一镇，福建台湾为一镇，粤省自为一镇。四镇各设水师，处常则捕盗缉私，遇变即同仇敌忾。曷言乎直、奉、东为一镇也？津门为京畿屏蔽，要口则在奉、东。咸丰十年，英、法犯津，夷船辎重，皆分驻威海、崆峒各岛。若仅防津门，而奉、东二口并无牵缀之兵，是北洋之防未固也。今宜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则北洋之防固矣。曷言乎江、浙、长江合为一镇也？江、浙仅设内防，长江仅有炮台，口外

尚无大队水师，以备冲突，是能守而不能战，不能战即不能守矣。宜如北洋例，立营长江口外，并于镇江、狼山诸要害分驻水师，使彼不能遽入长江，则中洋之防固矣。曷言乎闽、粤分设二镇也？台湾为七省门户，台地新开，群思窥伺，更宜仿设水师于澎湖，以为闽省之重防。粤省华夷逼处，洋舶纷屯，较他省尤宜防范，一体设立水师重镇，则南洋之防固矣。其余各省滨海要区，惟宜精练陆兵，严为防守。以水师往来游弋，或会操，或会哨。分设电报，声息相通。至东、西各洋，宜每洋轮派一铁舰巡游各埠，以资历练，以卫商民，收防海之实用，不徒务防海之虚名而后可也。世之论者因持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之说，辄谓船厂可停，水勇可废。不知水陆形势，彼此既有短长，则趋避之术亦顷刻而万变。墨西哥为美利加洲强大之国，惟未于沿海设备。西班牙遂屡以兵舶扰其海滨各口岸，待其师劳力竭，财耗民讧，一举而歼之。今若置外洋海口于不问，则设有师其故智，疲挠我师者，既难节节设防，人将处处抵隙。前明倭寇，殷鉴不远，固未容偏执一说耳。

虽然，精练水师亦甚难矣。海面水师与江上水勇迥然不侔，江则广艇、舢板、小轮船已为利器，海则非有铁舰、轮船，配用巨炮，断不足与敌争。江则两湖、三江之人皆可召募，海则风潮掀簸，非闽、广、宁波沿海之人往往呕吐，委顿不能便习重洋。江则支河小港一望可知，海则浩无津涯，非练习多年，不能测浅深而定方向。即江面得力之将弁，用之海上，亦恐迁地弗良。水战阵势避撞、放炮诸法，精蕴甚多，详见上海制造局所译《水师操练兵船阵法》。书中西人谓：水师之事，非在书院朝夕讲求，多历年所，难资纯熟。宜设水师学堂，聘师教习，选闽、广、江、浙十六岁左右，体充性敏、文理通顺者，学习洋操步法，历练风涛、沙线诸事，以备考用。

今轮船虽渐制造，未必尽如其术；枪炮虽经操练，尚难遽造其精。惟有于设有四镇之前，考取水师中善于管驾、精于武备者，分为统帅。至轮船管驾将官，必须洞悉测风防飓，量星探石，辨认各国兵舶，熟识各口沙礁者，方膺是任。兵弁亦须选年富力强及沿海熟悉水性之人，配入轮船，随时操演，拾级而升。加其廉俸，重其委任。四镇水师提督外，另派一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海防水师大臣，近日轮船碰帆船甚多，宜设一水师衙门，明定章程，颁示天下：如有碰船之案不易结者，会同西官审断。专一事权，遥为节制，时其黜陟，察其材能，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掣于督、抚。优其爵赏，重其责成。取西法之所长，补营规之所短。除弊宜急，立志宜坚，用贤期专，收功期缓，行之以渐，持之以恒。十年之后，有不能争雄于域外者，无是理也！

火　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兵凶战危，死生存亡系焉者乎？

西人专用火攻，其器固以钢炮为良，更以德人克鹿卜炮为最。缘钢产莫佳于德国，而克鹿卜炮之制炼尤精，以故名噪诸邦，五大洲争相购置。其所制十二磅弹小钢炮尤能制胜。盖炮体轻，则易于运动；炮质坚，则经久如新；炮子合膛，则线路有准；炮身长，而有来复螺纹，逼子出膛，则命中而及远。所用开花弹，皆炼双层铁体，外裹四铜箍，已胜于裹铅之弹。况他弹仅炸四十余片，双层之弹可炸百数十片。计药不过一磅，其力竟及数十里之遥，较寻常洋枪杀敌多而用人少。此陆路山行之利器也。又有新制气球小炮，弹配开花，制如后膛。其式与抬枪相仿，略大而长；其用与搭提同，复灵而便。放平则击敌骑，侧上则击气球，故有是名，与十二磅弹炮同功。此水陆近攻之利器也。田鸡炮可击铁舰，在丛林泥城之内测量远近，向高施放，子落船面，无不炸裂伤人。盖铁船面薄易穿，旁厚则不易穿也。七十二吨钢炮，久推神品，惟身长体重，宜防守不宜攻战。至非尔后膛炮，有螺丝纹，可分两节，临用装合。按普国所用火器，专恃墨迭儿鲁士炮，迥与别炮不同，制度略如六门枪：四周有八轮，皆可旋转，每轮纳弹三十七枚，一分钟可施放八轮，发弹二百九十六枚，炮形不甚广巨，其用极为迅速。八轮皆可以螺丝

嵌入，不用之时，即可卸置，倘临阵败北，即分散委而弃之，非如前膛枪炮，易于资敌也。此水陆专防之利器也。

至于洋枪，从前皆用前膛。自美国林明敦、秘薄、马地尼后膛枪出，各国皆改制仿效，出奇斗巧。未几德之马地尼，英之士乃大及马地尼亨利，法之查治布接踵而出。今德国又新出后膛茅塞枪。美国出七响至三十四响后膛枪，每分钟可放五子至二十二子，远及三百六十丈至八百丈。要之洋枪必须后膛，其提装施放远而且速者，乃能以速击迟，以少击多。其枪之机器，又须件数少而制造精者，然后易于修理。

火药则小炮用小粒，大炮用大粒，放水雷用棉花火药，各称其宜，而德之六角七厘药尤为耐久力猛。弹子之名，虽有开花钢弹、开花生铁弹、生铁群子弹、洋铁管散子弹种种不同，更无有出于德国双层铜箍之右者。枪弹皆用子药，然必须外加铜托，方无迟悞之虞。断不宜用纸托以图省费。炮架及后膛枪炮之后门、火管各件，无论或买或造，均宜多备一副。倘或对敌失利，即拔出后门、火管自行携去，纵为敌人所得，亦无所用之。此又运用之要道，不可不知者也。

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购用宜慎之又慎。慨自防海以来，各省采办军火，皆未能择善而从。甚或勾通洋行中人，加价报销；或外洋制造不及，即以旧货装饰混充；或先定者出货有期，后定者肯出重价，遂以前定之货，腾与后定之人。委员之受累，军营之悞事，庸有既乎。宜派精明枪炮之员，亲至外国，或函至外国枪炮厂，详考细择，方免欺蒙。且一炮有一炮之性质，一枪有一枪之规模。弹固分大小尖圆，药亦判铢两轻重，尤宜使归一律。更换新式，亦宜通行更换。且所用枪炮，必须预定其数，先行制造，操

纵自如。若一一仰给于人，购诸外国，倘一朝有事，局外之国，或谨守公法不肯出售，或敌国行贿反间，绝其来源，只奋空拳何能御敌哉！

至所置火器日久阁置，朽锈随之，更宜责成该管弁兵动息不离，时加磨洗，稍有锈坏即罪其人，庶不致耗巨款而收实用也。

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自海疆有事以来，不讲求用炮之人，施放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以购炮为词，以铸炮为事。或发数百炮而中一炮，或发十炮而中一炮，未闻足以拒敌，而适以资敌也。

民　　团

寓兵于农，古之良法。后世民团，亦差近之。近如湖州赵忠节，绍兴包义士，自捐军饷，训习民团，捍卫一方，始终不屈。又如澧州五福团，岳州平江团，四川中江团，江苏溧阳金坛团，及河南、广东所练民团，无不实事求是，胜于招练多矣。

考德国军制，民除残疾即充伍籍。先学攻守之法数年，然后入群。遇有出师，责无旁贷。年二十始籍于军，三年充战兵，四年充留后守兵，又五年退入团练营。每岁两次演操，万一战兵不敷，仍备调遣。年至五十，止守本国，不列战兵。其传教及文学富贵人不入兵籍，如事值危急，出而教练，或充守兵一年，余则团练以保地方。法国章程，凡部民应效力者，悉籍为兵，不准出资雇代。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均充行兵或守兵，各兵分隶各群，后充行兵五年，战兵四年，留兵五年，戍兵六年。战兵者，二十岁以上至二十四岁壮丁也。留兵者，已曾经历行阵，退老休息者也。行兵、戍兵均随时派驻各隘者也。除疲癃残疾不入兵籍外，更有免充兵丁数条，如：无父母之长子，例应留养幼弱者，免之；寡妇之子，或其父出外而子须留养其母者，免之；父年七十以上，子当留养，或长子、长孙、长曾孙，均免之；兄弟两人，长者免充，或其兄业已当兵，其弟亦免之；兄弟或有当兵受伤阵亡者，俱免；已入水龙会及出外贸易者，亦免之。凡受伤残疾之兵，皆给衣食，以终其身。

盖泰西各国，寓兵于士、农、工、商。有警则人尽可将，人尽为兵。缓急征兵，顷刻可集数十万，兵费不縻，而兵自足。昔普国君臣卧薪尝胆，国人亦莫不知兵，卒以胜法。英、俄各国近复效之，精益求精，争雄海外。

朝廷诚谕饬各省督抚、将军、都统，慎选知兵任事之员，认真教习。沿海州、县边疆等处，次第举行。先择什长百人，设局训练，教以刀、矛、枪、炮四种。一俟学成，各教其所辖之十人；十人学成，则各自教其家之人。使人尽知兵，同心用命，归地方官管辖、征调，时加校阅，察其贤否，予以黜陟。如有才识过人，防御得力者，或保官职，或给顶戴，以资鼓励。而民兵之未尝学问者，更为设塾延师，五日赴局，宣讲圣谕、乡约一次，及古来兵法阵图、名将事迹、御敌立身等事，使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声势相应，休戚相关，而国无筹饷之艰，兵无远调之苦。将见士皆劲旅，人尽知方，转弱为强，在此一举。

盛世危言

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
邓华熙跪奏①

为时事艰难，亟宜补救，谨陈管见，敬录书籍进呈，吁恳乾断施行，建新猷以维积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以求明医以愈疾，必无良药苦口之嫌；际穷久而思通，贵有易辙改弦之举。古来制治保邦，未有不因时制宜而能成长治久安之盛业者。溯自洋务肇兴，我朝廷宵旰忧劳，孜孜求治数十年，内外臣工讵无志虑忠纯，思深谋远。几经筹画以图自强，而国势迄未能张，外侮迄未能御，岂财力之真有未逮哉？毋亦封于故步而兴创鲜同心，昧于时宜而胶执多自误也。自海禁开而外夷麕集中华，目睹彼族之炮利船坚，所向无敌，何尝不规规仿效振作于前？是以建船坞，筑炮台，购铁甲之船，设制造之厂，所耗帑项何止数千万？然而马江之役兵船灰烬，藩服终属于他人。今以倭奴蕞尔小邦，步武西法仅十余年，竟借无端之衅，强据我属国，虔刘我边陲，攻夺我海军，侵及辽疆，所至披靡。以堂堂中土，竟示弱于三岛之区。此天下臣民所为疾首痛心，而不胜其太息愤懑者，谓是由当事者之机宜坐失，固属人所共知。臣愚以为

---

① 此篇是邓华熙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皇帝时的奏折，十四卷本和八卷本将此篇冠于书首。

非仅一时一事之贻害，其所以召侮而致祸者由来渐矣！

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他如商务、技艺、教养、武备诸大端，彼所有者我所无，彼所长者我所短。习焉不察，遂至因循。际此势绌情见之秋，自无不思亡羊补牢之计。而臣犹有鰓鰓过虑者：诚恐习俗拘迂未化，或以用夷变夏为言，凡事畏难苟安，复蹈浅尝辄止之失，不思倭与我本同文之国，彼以能自得师而效著，我何难幡然变计以维新。

臣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著《盛世危言》一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为时务切要之言。查该员游历诸邦，留意考究，其坚心刻苦，诚为可用之才，自以外患方殷，出其书以就正。臣见其语皆征实，说集众长，间有戇直之辞，莫非肫诚所发。至于推行次第，何后何先，在斟酌于当几，斯变通之尽利。谨钞录原书，恭呈睿览。当此君父焦劳图治，固食毛践土所欲效忠，伏惟圣人俯察迩言，虽葑菲刍荛，胥能上达，谨陈管见，并录原书一函五册，随折恭进。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八卷本增：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专差呈进，四月二十日赍回原折。奉硃批："知道了，书留览。钦此。"〕

《盛世危言》彭序[①]

《盛世危言》一书，香山郑陶斋观察所著也。陶斋原名官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是则为俗吏迂儒。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

尝读《春秋》，知当时君相，无不周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日求富强之策，不以资格限人，似无异于今日泰西各国。我朝怀柔远人，海禁大开，亦当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方有着手之处，岂徒尚皮毛，购船炮而已乎？余赋性木讷，不谙洋务。今阅是书，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故缀数语，亟劝其刊行问世，以期与海内诸公采择而力行之。将见孔孟之道风行海外，莫不尊亲；彼族之器我能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富兵强，四夷宾服。奚不可以是书为左券也哉！

甲申冬日衡阳彭玉麟序于海南军次。

---

① 五卷本无标题，根据十四卷本加。

《盛世危言》郑序①

尝读史盱衡千古，穷究得失盛衰之故。方其厝火未燃，履霜始至，未尝无人焉。识微于未著，见机于将蒙，不惮大声疾呼，痛哭流涕而言之。乃旁观辄病其狂瞽，以为忧盛危明之太过。洎乎朕兆既见，补救无从，则始叹惜为前知之言，未能见用，亦复何及。此吾宗陶斋观察《盛世危言》所由作也。

陶斋于余，谊同宗，生同里闬。幼读书，知大义，恒以帖括为耻，乃弃去学陶朱术。比同客淞滨，昕夕过从，结为道义交，约以有过相规，有善相辅，沆瀣诚相得也。陶斋乃出其枕秘数册，就正于余。阅之，皆纵论中外情势，商榷古今利弊，旁搜远绍，网罗无遗，有当世贤豪欲言而不知所以言，循谨巽柔之辈，知言而不敢尽其所以言者，真所谓大言炎炎，小儒见而咋舌者也。余时适奉调权津关榷政，旋被出使美、日、秘三国之命，草草劳人，久无以报。既瓜代移疾归，养疴田间，人事稍暇，乃出其书悉心正订，间亦参以鄙见。陶斋颇折衷相许。阅既竟，乃璧还原本，并劝其早付手民，出以问世。

夫盛衰倚伏之机，即天人相通之故，懦夫俗士往往蒙昧其本原，相与粉饰而委顺之，乃无由收人定胜天之功效，皆坐其不能

---

① 五卷本无标题，根据十四卷本加。

见机于早也。惟然，而陶斋之书之切直，洞中夫时局之隐微，斯不啻李将军射虎之矢，靡坚不摧。若采而见诸施行，则女娲氏补天之石不是过也。方今运会中兴，圣明在上，镜外以治中，准今而合古，必能容长沙之忠直，采治安之谠论。若能由此书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人事既工，天心弥眷，安见此日忧危之语，非即后日喜起之先声？则此书实太平之嚆矢，抑亦盛世所亟宜上闻者也。余故乐为之序，而推衍其著书之旨，以广当世士夫之意云。

光绪纪元壬辰八月中秋节，前使者同宗兄郑藻如玉轩甫①识。

① 十四卷本将"前使者"和"玉轩甫"删去。

《盛世危言》陈序①

香山郑陶斋观察著《危言》五卷②，吴瀚涛大令以眎余。读既竟，爰缀言于简端曰：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中国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识微见远之君子，观于火器、轮舟、电报、铁路四事而知之矣。

自黄帝以来至于秦，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相距约二千余年。王迹熄而孔子生，祖龙死而罗马出。故三代以上之为治也，家塾、党庠、学校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始皇愚之；通商惠工，沟洫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富而始皇贫之；建鞬设铎，惟恐下情之不通而始皇窒之；遗艰投大，惟恐君威之过侈而始皇怙之。民气本强也而弱之，民情本安也而危之。盖自焚书坑儒而后，古圣王之遗制荡然无存，不有孔氏之书，则万世之人心几乎息矣。《书》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皇帝作之君者也，孔子作之师者也。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空文垂训，道可传而器不可传，古先王制作之精深，器存而道亦寓焉。洎古籍放失，黔首颛蒙，作者何师？圣人弗起，我中国之君民因陋就简。溯秦并天下以迄于今，盖亦二千有余岁矣。虽然，圣人之心

---

① 五卷本无标题，根据十四卷本加。

② 十四卷本将"五卷"改为"八卷"。此序写于"癸巳八月"，《盛世危言》在当时只有五卷本。

天之心也，圣人之道天之道也，圣人之器亦天之器也。天地① 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乱极于七国之季，而承之以秦，天亦若无如何者。既生孔子以正人心，达天道矣，维道之中有器焉，不可使之散佚而无所守也。秦政酷烈熏烁，中国无所可容，彼罗马列国之君民，乃起而承其乏焉，其声明文物之所启，亦自东而之西。有器以范之，故无一艺之不精；无道以维之，故无百年而不乱。分余闰位，迄今亦二千余年，将以还之中国也。

然道远则不能自通，力弱则无以自振，天因其人之深思好学，益假手于彼以大显宜民利用之神功。轮舟以行水也，铁路以行陆也，电报以速邮传，火器以抗威棱，而后风发雾萃，七万里如户庭。中国乃闭关绝市而不能，习故安常而不可。是故矿产、化学，卅人之职也；机轮制造，考工之书也；几何、天算，太史之官也；方药刀圭，灵台之掌也；倚商立国，《洪范》八政之遗也；籍民为兵，管子连乡之制也。议员得庶人在官之意，而民隐悉闻；书院有书升论秀之风，而人才辈出。罪人罚锾，实始《吕刑》；公法睦邻，犹秉《周礼》。气球炮垒，即输攻墨守之成规；和约使臣，乃历聘会盟之已事。用人则乡举而里选，理财则为疾而用舒，巡捕皆警夜之鸡人，水师亦横江之练甲。宫室宏侈，如瞻夏屋之遗；涂径平夷，克举虞人之职。所微异者，银行以兴商务，赋税不取农民，斯由列国属土之多，道里相距之远，因时而制变者也，无足异也。至于传教之师，用夏变夷之嚆矢；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觞。他日我孔子之教，将大行于西，而西人之所以终底灭亡者，端兆于此。此外，良法美意，无一非古制之转徙迁流而仅存于西域者。故尊中国而薄外夷，可也；尊中国之今人，而薄中国之古人，

① 十四卷本将“地”改为“下”。

不可也。以西法为西法，辞而辟之可也；知西法固中国之古法，鄙而弃之不可也。执人而语之曰，尔秦人也，所行秦法也，无不怫然怒。语人曰，尔古人也，所行者古之道也，无不色然喜。今日日思复古，而于古意之尚存于西者，转深闭固拒畏而恶之。譬家有明月之珠，遗之道路，拾而得之者，不私不秘，举而归诸我；我乃按剑疾视，拒之而不受也，智乎不智乎？方今万国通商五十余载，见闻日广，风① 气大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其意贤者知之矣，不肖者不知也；少壮者知之矣，衰老者不知也；瞻言百里者知之矣，局守一隅者不知也。我恶西人，我思古道，礼失求野，择善而从，以渐复我虞、夏、商、周之盛轨。揆情审势，旦暮之间耳。故曰，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我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

曩拟作《庸书》内、外篇，博考旁征，发明此义，簿书鲜暇，卒卒未果。陶斋观察资兼人之禀，负经世之才，综贯中西，权量今古，所著《盛世危言》② 淹雅翔实，先得我心。世有此书，而余亦可以无作矣。乃今圣明在上，宏揽群才。异日假以斧柯，扬历中外，坐而言者起而行，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方之古人，抑何多让。第其间有本末先后之序焉，如良医之治疾，大匠之程材，所为条理井然，铢两悉称，积习丕变，而民听不疑者当别有在。愿与观察大令沈幾审变，及天下有心人共证之尔。

癸巳七月瑞金陈炽叙。

---

① 十四卷本将“风”改为“光”。

② 十四卷本将“《盛世危言》”改为“危言八卷”。按：“危言八卷”应为“危言五卷”。

《盛世危言》自序[①]

《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②]，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③]，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④]，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⑤]，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⑥]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⑦]，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⑧]，教养得法[⑨]。

① 十四卷本将此题改为"《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② 八卷本将"赞地参天"改为"参天两地"。

③ 十四卷本将"本也"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末也"删去。

⑤ 八卷本将"维新"改为"更新"。

⑥ 《孙子》卷三原文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⑦ 八卷本将"交接"改为"交涉"。

⑧ 八卷本将"同心"改为"一心"。

⑨ 八卷本将"得法"改为"有法"。

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① 其事② 者，必素精③ 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八卷本增：诚中的之论也。〕

然我国④ 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⑤ 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⑥ 。《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十四卷本增：《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

① 八卷本将"司"改为"任"。

② 八卷本将"事"改为"职"。

③ 八卷本将"精"改为"习"。

④ 八卷本将"国"改为"朝"。

⑤ 八卷本将"尽善尽美，不知"改为"固尽美善，至于"。

⑥ 八卷本将"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改为"风气之变，已异昔时"。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① 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辖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② ，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③ 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④ 。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⑤ 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⑥《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⑦ 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⑧ 广文，不料⑨ 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⑩ 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八卷本增：学校未兴，教育未备，〕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

---

① 十四卷本将“穷”改为“穷”。

② 八卷本将“谁何”改为“何人”。

③ 八卷本将“应”改为“当”。

④ 八卷本将“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到“随笔札记”，改为“应与中外达人杰士游，三十年于兹矣。每于酒酣耳热之余，侧闻伟论，且阅欧洲名儒各种著述，及各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栊触于怀，随时笔记，参以管见”。

⑤ 八卷本将“高明”改为“时贤”。

⑥ 八卷本将“及”改为“复载”。

⑦ 八卷本将“曾将全作”改为“曾以全稿”。

⑧ 十四卷本将“王紫诠”改为“王子潜”。

⑨ 八卷本将“不料”改为“广文”。

⑩ 八卷本将“亦经”改为“为之”。

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后所论洋① 务五十五篇②，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③ 大令、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④，付诸手民，定⑤ 名曰《盛世危言》。

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戇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⑥！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罗浮山人⑦ 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

① 八卷本将“洋”改为“时”。

② 十四卷本改为“五十七篇”。八卷本又改为“五十篇”。

③ 八卷本将“吴瀚涛”改为“吴剑华”。

④ 八卷本将“定”改为“校”。

⑤ 八卷本将“定”改为“改”。

⑥ 八卷本将“自知愤激之词”至“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改为“愤激之词，狂戇僭越，谅所不免。且管窥蠡测，讵曰能贤。惟圣明在上，不忌直言，窃愿比刍荛之献，以冀采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拳拳之心，览者详之。《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诸当世，亦有同余此志者乎？”

⑦ 十四卷本将“罗浮山人”删去。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①

一、书中专纪② 时务。凡中西利病情形，或得自阅历中来③，或闻自中外友朋，或辑自近人论说。随手笔录，不暇修琢词句，故文气未能一律。惟求有益于国计民生，无论士农工商之言，悉为胪取编入，以备当道采择施行。彼西人笑我士大夫不识时务，凡创办一事属新法者，虽有利于国，往往阻于泥古之士似是而非之说，务虚名而不求实效。际此时会④，旁观者已窥其隐，而当局抑何懵懵也。伏念圣朝深仁厚泽，我皇太后、皇上轸念民艰，宵旰不忘，且待大臣之宽，施远人之厚，为亘古所未有。当此危疑震撼之时，杞忧忠愤两不能禁，是以卅余年来，不惮心力交瘁，不顾忌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勿为外人所侮耳。

一、古今崇论闳议，如煌煌经史，列朝名人奏议及近人经世文编⑤，皆高文典册，治国良谟，奚俟鄙人饶舌。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君相

---

① 此篇是一八九五年《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的凡例。

② 八卷本将"纪"改为"言"。

③ 八卷本将"中来"删去。

④ 八卷本将"际此时会"删去，在"旁观者"的"旁"前加"夫"。

⑤ 八卷本将"如煌煌经史，列朝名人奏议及近人经世文编"，改为"如正经正史，及列朝名人奏议、近人经世文编"。

同德，上下一心，亟宜善承其变而通之：仿泰西，复三代之法。广开民智，以御外侮。去秦以下弱① 民之政，勿羁縻英雄以愚黔首。昔时办理交涉者，畏葸与激烈两失之，是以动辄得咎，渐至为所挟制，利权日失，莫可挽回。兹不揣弇陋，将中西利病情形，博采群言，掇拾成书② ，窃附古人谤木善旌之义，犹恐挂一漏万。尚冀有心世道之君子有以正之，幸甚！

一、是书随时增删，就正有道，分赠同志，以资磨励，本不欲出以问世。溯自同治元年，承江苏善士余莲村先生改正，即付手民，名曰《救时揭要》。先传至日本，即行翻刻。同治十年，又将续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寄请香港印务局王子潜广文参校，不期亦付手民，风行日、韩。光绪元年遂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删定，亦名《易言》，印数百部，分赠诸友。光绪十九年续集尤多。迭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同为参订，改名《盛世危言》③ 。今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④ 书仅年余耳，而事已迥异，故未言者再尽言之，已数易其稿。请王子潜广文、吴瀚涛大令，及深通时务者同心参订⑤ 。以期草野咸知，及时兴起，免成风痹不治之证。或有见是说者乃⑥ 比之贾长沙、陈同甫痛哭陈词，则吾岂敢。

---

① 八卷本将“弱”改为“愚”。

② 八卷本将“掇拾成书”改为“衷于一是”。

③ 八卷本将“迭请家玉轩京卿”到“改名《盛世危言》”，改为“博访通人，同心参订，改名《盛世危言》。”

④ 八卷本将“作”改为“成”。

⑤ 八卷本将“请王子潜广文”到“同心参订”删去。

⑥ 八卷本将“乃”删去。

一、是书遇事直言，动触忌讳，虽为忠愤所激，究属僭越狂戇，难免获罪当道，是以犹豫未即付刊。不期孙尚书、邓方伯虚怀若谷，虽小善亦必率录，遂蒙进呈御览① 。旋奉上谕饬译署刷印，分散臣工阅看。仰见皇上圣神英武，察及迩言。〔八卷本增：草野微臣，荣幸何极！〕伏冀庶司百职，上体天心，下恤舆情，变法自强，百废俱举。除积习，戒因循，黜浮文，崇实学，大改上下② 蒙蔽泄沓之风。不限资格，因材器使，发愤为雄。则一得之刍荛，未始无裨于郅治之隆规③ 也。

一、原刊目录：《道器》、《学校》、《西学》、《考试》、《议院》、《日报》、《吏治》、《教养》、《游历》、《廉俸》、《通使》、《训俗》、《善举》、《藏书》、《公法》、《交涉》、《书吏》、《狱囚》、《女教》、《医道》、《税则》、《商务》、《商战》、《技艺》、《纺织》、《农功》、《垦荒》、《旱潦》、《治河》、《赛会》、《铁路》、《电报》、《邮政》、《银行》、《开矿》、《铸银》、《禁烟》、《传教》、《贩奴》④ 、《国债》、《建都》、《防海》、《防边》、《练兵》、《民团》、《水师》、《船政》、《火器》、《弭兵》，上下篇⑤ ，共计五十七篇，并附录⑥ 未尽之词，及⑦ 中外通人明体达用，因时制宜，援古酌今，有益世道之文，共三十

---

① 八卷本将“虽小善亦必率录，遂蒙进呈御览”，改为“小善不遗，先后进呈御览”。

② 八卷本将“上下”删去。

③ 八卷本将“之隆规”删去。

④ 八卷本将《贩奴》，改为《招工》。

⑤ 分上下篇者有《考试》、《吏治》、《邮政》、《银行》、《禁烟》、《防海》；《防边》分上、中、下三篇。这样加起来计算是五十七篇；又，八卷本将“上下篇”删去，把“五十七篇”，改为“共计五十篇”。按：不计算上下篇，应为四十九篇。五十篇应包括郑观应的《自序》。

⑥ 八卷本将“录”改为“论”。

⑦ 八卷本将“及”改为“节录”。

篇。两共八十七篇① 。今因时势迁变，复略为增订，推广其意。

或问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余曰：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一、续刊目录：《商务》二、三、四、五篇② ，《商船》上、下篇，《保险》，《商战》下篇，《纳捐》，《议院》下篇，《公举》，《日报》下篇，《铁路》下篇，《修路》，《练将》，《练兵》下篇，《民团》下篇，《海防》下篇，《边防》四、五、六、七、八篇，《江防》，《间谍》，《巡捕》，《典礼》上、下篇，《刑法》，《条约》，《交涉》下篇，《入籍》，《停漕》，《厘捐》，《盐务》，《旗籍》，《卫屯》，《驿站》，《限仕》，《汰冗》，《革弊》，《度支》，《僧道》，《盗工》③ ，共计四十三篇，并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两共百十三篇。统计二百篇。类分富国、强兵、开源、节源四大端，共十四卷，装成八本。虽文词浅陋，不足为引经据典之言，而各国政治大要，不外是矣。若求其详，则有洋务中翻译之专书在④ 。

---

① 八卷本将“八十七篇”改为“八十篇”。

② “《商务》二、三、四、五篇”，应为“《商务》一、二、四、五篇”。

③ 原书为《工盗》，系排印错误。

④ 从“一、续刊目录：”到“则有洋务中翻译之专书在”，八卷本改写如下：“续刊目录：《原君》、《自强》、《公举》、《议院》下篇、《商务》[一]二〈三〉四五篇，《商船》[上]下篇、《保险》、《商战》下篇、《日报》下篇、《铁路》下篇、《间谍》、《旗籍》、《卫屯》、《驿站》、《巡捕》、《练将》、《练兵》[下篇]、《民团》下篇、《海防》下篇、《边防》[四]五六七八九篇、《江防》、《炮台》、《除道》、《典礼》[上下篇]、《罚赎》、《律法》、《革弊》、《阉宦》、《限仕》、《盗工》、《汰冗》、《条约》、《交涉》下篇、《入籍》、《圜法》、《停漕》、《捐纳》、《盐务》、《厘捐》、《度支》、《户口》，共计五十篇，并附论未尽之词，节录中外通儒救时之文，合原刊统共二百篇。类分通论、礼、吏、户、兵、工、刑七大政，装成八本，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为序。虽文词浅陋，不足为引经据典之言，而各国政治大要，不外是矣。若求其详，则有各省翻译之专书在。”以之与十四卷本比较，其中显然有漏字：《商船》后脱一“上”字，《练兵》后脱“下篇”二字，《边防》后脱一“四”字，《典礼》后脱“上下篇”三字；《商务》二、三、四、五篇，应为《商务》一、二、四、五篇。这样计算应为五十一篇。

道　器

《易·系辞》① 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乘，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有名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孔氏② 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终始。"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曰："君子不器。"良以握原者可以制化，大受者不可小知③。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三教分途，均不识中为何说④。《大学》云："止至善。"⑤

---

① 八卷本将"辞"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孔氏"改为"《大学》"。

③ 八卷本将"无名者，喜怒哀乐之未发"到"大受者不可小知"删去。

④ 八卷本将"三教分途，均不识中为何说"改为"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

⑤ 《大学》原文是"在止于至善"。

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易·系辞》云："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存此中也。①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原耶稣传教之初心，亦何尝非因俗利导，劝人为善。惜其精义不传，二、三生徒妄以私心附会，著书立说：托名耶稣，剿袭佛老之肤言，旁参番回之杂教，敷陈天堂地狱之诡辞② ，俚鄙固无足论，而又创设无鬼神之说。夫既无鬼神，则天堂地狱又复为谁而设？矧别派分歧，自相矛盾，支离穿凿，聚讼至今，迄莫能折衷一是。究其流弊，皆好事者为之，有识者断弗为所炫惑也。③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八卷本增：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④ 。然⑤《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⑥ 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⑦ 。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

---

① 八卷本将"《易·系辞》云"到"存此中也"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诡辞"改为"枝辞"。

③ 八卷本将"西人不知大道"到"有识者断弗为所炫惑也"删去。

④ 八卷本将"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改为"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

⑤ 八卷本将"然"删去。

⑥ 八卷本将"《冬官》"改为"《考工》"。

⑦ 八卷本将"我晰其精，彼得其粗"删去。

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① 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十四卷本增：而〕通天人之故，道者② 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寖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馀耳③ 。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宪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④ 。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⑤ ，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皇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⑥ 。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猗欤休哉！拭目而俟之已⑦ 。

---

① 八卷本将"者"删去。

② 八卷本将"者"删去。

③ 八卷本将"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馀耳"删去。

④ 八卷本将"宪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删去。

⑤ 八卷本将"商务"改为"农商"。

⑥ 八卷本将"建皇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删去。

⑦ 八卷本将"猗欤休哉！ 拭目而俟之已"删去。

观《易·系》下传第二章，包牺、神农、尧、舜诸帝，以及后世圣人之制器尚象，莫非斯道之流行，器固不能离乎道。又《阴符经》谓："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则道又寓于器中矣。盖太极未判，形体未坏者，即乾坤成列，絪缊元气，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即形体已坏，无以见易，是朴散而为器，不得谓之道矣。然道之见端不能不散而为器。凡天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所谓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天下无离性之道，亦天下无离阴阳之器。凡有性必有情，有体必有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即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即情也。寂然不动无声无臭者，道之体；感而遂通有情有信者，道之用。欲澄其体妙其用，错综变化，必不外乎易道。故庄子《南华经·天地外篇》云："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观，而万物之应备。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即形而上焉者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即形而下焉者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兼者合而一之之义，分而两则道、器离矣。其所论精当，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矣。溯自三代以上，君师合一，政教并行。三代以降，君师判位，政教殊途，不讲精一执中之旨。名曰教师孔、孟，政法唐、虞，实则徒托空言，未能躬行实践，岂但失周官考工之政而已哉！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变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彼此洞识阴阳造化之几，形上形下之旨，无分畛域，永息兵戈，庶几一道同风之盛，不难复见于今日。余拭目而俟之矣。①

① 从"观《易·系》下传第二章"到"余拭目而俟之矣"，系八卷本《道器》篇后增写的附言。

学　校　上①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诵，舒其性情②。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③，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④。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十四卷本增：先王之意，必使治天下之学皆出于学校，而后所设学校非虚，其法始备，此学所以为养士之要，而上古人才所以出于学校者独盛也。自后簿书、典例、钱谷、讼狱，一切委之俗吏，而六艺之学亦渐废而不讲。遂以学校为无当缓急，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罔争，熏心富贵。上以势利诱之，下亦以势利应之。学校废而书院兴，书院之设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当世之务，而为国家之用。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绝少肄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有

① 五卷本原题为“《学校》”，因八卷本增写《学校下》，并将《学校》改题为《学校上》，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而又教以弦诵，舒其性情”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目不识丁”改为“莫辨之无”。

④ 十四卷本将“因之层出不穷”改为“时见于通都大邑”。

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由是言之，书院之设，本所以育才，而适所以锢才，虽多亦奚以为哉！〕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十四卷本增：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迹〕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由① 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即下至聋、瞽、喑、哑残疾之人，亦莫不有学，使习一艺以自养其天刑之躯。立学之法可谓无微不至矣。初训以幼学，间附数学入门、本国地理等书。生徒百数以内者一师训之，百数以外至千数则分数班。每班必有一师。此班学满乃迁彼班，依次递升，不容躐等。察其贫者免出脩脯，稍赡者半之。郡院学者之脩脯，亦不过② 一钱至半元而止。院中生徒亦分数班。班有专师，有专教算学之师，有专教格物之师，有专教重学、理学、史鉴、舆地、绘画、各国语言文字之师。期满考列上等，则各就其艺能，或入实学院，或入技艺院。其实学分上、下两院，皆以实学为主，约分十三班：初入院在末班，每班留学一年，阅十三年遍历诸班，方能出院。上院考出，入太学院，免三年军籍。下院虽列首班，仍充军籍，三年可入技艺等院。太学之掌教，必名望出众、才识兼优者，方膺此任。院中书籍、图画、仪器无一不备。

---

① 十四卷本将“由”改成“为”。

② 十四卷本将“亦不过”改为“每月费”。

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经学者，教中之学。即耶稣、天主之类法学者，考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及奉使外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事。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语言之类。医学者，统核全身内、外诸部位，经络表里功用、病源、制配药品、胎产接生诸法。技艺院者，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织造等事。格物院与技艺院略同。大抵多原于数学，数学则以几何原本为宗。其次力学。力学者考究各物之力量化学考核金石、植物、胎卵、湿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为天学、测步、五星、七政之交会伏留。其次为航海之学，必娴于地理、测量、驾驶者，方能知船行何度，水性何宜，台飓、沙礁若何趋避。武学院课与实学院同，但多武艺、兵法、御马诸务。通商院则以数学、银学、文字三者为宗，其于各国方言土产、水路陆程、税则和约，以及钱币银单、条规则例、公司保险各事，无不传习。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喑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养废疾院，更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别有大书院九处，书籍甚富，听人观览借钞，但不能携之出院。每岁发国帑以赡生徒。其教法之详，教思之广如此。

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而学校又有三等，一初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求粗通文算，浅略地球史志为准，聪颖者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穷究各学，分门别类，无一不赅；上学以二十一岁、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

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彼萃数十国人材，穷数百年智力，掷亿万兆资财而后得之，勒为成

书，公诸人而不私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传者，何也？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馀，精益求精，以还之中国。虽欲自私自秘焉，而天有所不许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彼泥古不化，诋为异学，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者，皆未之思耳。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十四卷本增：尚冀深通中西文字兼精一艺者，〕诚能① 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十四卷本增：译书者不但深通中西文字，尤必于所译一门，精求博考，言之方能透达。若非融会其理，必至语多费解，仅称述皮毛而已。〕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

【附录】 王紫诠广文《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②

国之强弱何由哉？为土地有大小欤？为士卒有多寡欤？抑为器械有利钝欤？蓄积有虚实欤？余以为皆非也。然则何由？人材之盛衰为之也。今夫工师之为宫室，伐木于山，相其大小短长，度材而用之。及其功之成，崇台广榭，万户千门，轮焉奂焉，莫不备极工巧。国之于人材亦然：量能而授事，度材而任职，百事由以举，众务由以成。自古治化之隆，莫若尧、舜之世。尧、舜之圣，岂其一人独劳于上哉？亦在乎得人而任之而已。故使禹湮洪水，稷播百谷，伯夷典礼，夔典乐，契掌教，皋陶掌刑，而后教化成。周

① 十四卷本将“诚能”删去。

② 八卷本将此篇删去。

有十乱而国以兴，汉有三杰而基业以立。下至后世，盛衰强弱未有不由此者。

然则人主欲治天下，其有急于斯者乎？地之于草木，何地不生？国之于人材，何国蔑有？然而盛衰有不同者，无他，由乎养与不养焉耳。欲养人材，必兴学校。古者三代之时，自王畿至于诸侯之国，莫不有学。其制甚备，其设甚广。人心既正，而风俗自醇①；教化既洽，而材俊自出。是后世所以不及也。今之议者莫不知此。多设博士，增置生徒，学校之盛，百倍曩时，然士务虚文而薄实行，其能通当世之务者，百不一、二焉。是何也？岂人材之不如古哉？盖今之教学者皆乖其方也。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是为铨选之法，则当时之所谓学者可知。曰六德，曰六行，则岂今之习章句诵传注之谓乎？曰六艺，则岂今之骛空文逞浮辞之谓乎？是以当世之士，德行足以为人之师，才能足以应当世之务，教其所用，而用其所教。于是学校之兴废，为人材之盛衰，而治化之所以致隆者，实基于此矣。今也学校虽设，而风俗不醇②，生徒虽多，而材俊不出，若此则学校将何所用哉？徒视为粉饰太平之具而已！窃以为其弊有五，请得而备论之。

古之教学，不惟其书惟其行，不惟其理惟其事。孔子曰："吾欲无言。"又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其教人以德行为先，而不专以读书为事也。公明宣学

---

① 十四卷本将"醇"改为"驯"。

② 十四卷本将"醇"改为"驯"。

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曰：宣见夫子之居廷① 应宾客，居朝廷说之学而未能也。则当时之所谓学者，岂专在于书乎？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莫非事也。盖使人从事于日用实务，而至于其理则不必缕析以告之也。故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于是乎实材出矣。可以通当世之务，可以供国家之用。今之所谓学者，牵制章句，剖析文义，弊弊焉用力于末节，而不复顾其行谊如何；其不为帖括所拘者，又复高谈性命，衍说仁义，细析毫芒，而至于钱谷财赋之事，茫然罔晓也，曰彼非吾事也，亦不耻其不知。故今之学者，不惟其行惟其书，不惟其事惟其理。若是则望实材之出不亦难乎！是其为弊一。

古者治、教出于一。上自人主，下至比长闾胥，莫非师也，而无所谓掌教之官者，盖吏乃师也。非有德行道艺者不能为吏，其为吏者必其足为人师者。及至后世，治、教分而儒、吏判。掌钱谷刑狱之事名之曰吏，掌学校教授之任名之曰儒。吏自为吏，儒自为儒，二者不相谋而互相訾嗷。为吏者不知先王之治道，而专以法令从事；为儒者不知经世之务，而专以浮文是尚。故学校之盛衰不关于治化之隆替。是其为弊二。

古者仕、学为一。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产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② 古者学校所教者，莫非实事。故士之入学者，大而礼乐刑法，细而钱谷算数，莫不晓

---

① 十四卷本将"廷"改为"家庭"。

② 《左传·襄公》原文为"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

畅而谙历。故虽未入仕，而其所以可仕之故，固已了然，他日服官，施而行之耳，举而措之耳。学其所仕，而行其所学，欲治效勿成得乎？今也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所志者科名焉耳。其于当世之利害，钱谷兵刑之实务，漠然置之度外。如是为学为博士则得矣，为童子师则得矣；及仕而为仕，则弃咿唔呫哔之习，而从事于簿书案牍，是犹不习操舟而泛于海，其不为滑吏狡胥所姗笑者几希。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仕、学歧而为二，遂使吏诋儒为迂阔。夫如是，虽使天下之人尽读书，尚虚文而饰太平则可矣，望其治化之隆则未也。是其为弊三。

古者文、武出于一途，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以治国，武以捍难，犹之水火之性异而相为用。故古者射、御并于六艺而教之于学，所以使其娴于武事，一有征战，人皆知兵，可以据鞍而从戎。今之武人率不知礼让为何物，儒者亦藐视武事，以为非我所宜知。于是文、武分为二途，而士气之颓靡愈不可救。是其为弊四。

古者人专学一事，学成而仕，终身不易其任。故皋陶作士，益作虞，夔典乐，伯夷典礼，终始一官，不迁他职。是故其为事专而功莫不成。汉儒治专门之学，伏生于《书》，申公于《诗》，二戴于《礼》，皆以毕生之力专治一经，故其为说深微，非后世所及。今也不然，方其学也，兼习诸经，涉猎杂书，散漫无纪，或搜抉异闻，徒供谈柄，故虽以十数年之学而识见议论不加进。及其服官，今日治吏曹，明日移刑曹，未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之他。夫今日典礼，而明日典刑，虽伯夷、皋陶胡能底其绩；今日治《诗》，而明日治《书》，虽伏生、申公不能通其义。今者人材之坏正坐此。是其为弊五。

今在上者，苟能留意于此，取士以德行道艺，则弊去其一。使儒通世务，吏知治道，则弊去其二。学其所仕，而行其所学，使悉当其用，则弊去其三。文、武归为一途，儒知战阵，将知仁义，则弊去其四。使士专治一经，专学一事，随其材之成官之终身，则弊去其五。五弊去而实材出，实材出而国势不振者[①]，未之有也。不然，学校之兴废，不关乎人材之盛衰，而徒为具文，不深可惜哉！

【附录[②]】《德国学校规制》[③]

德国无论男女贫富，七、八岁时须一律入学。学制四等：国家特设者曰国学；官督民办，经费半由国帑半由民捐者，曰公学；民间自行设立者曰民学；三等之外有教士经理者，曰教学。每学必分十数班，按时考其勤惰，以为升转，以资鼓舞。其有沈沦末班终年不能升迁者，不得出学就艺，所以冀其成立，用以激励之也。每学课程亦分十余种，有必须学者：一、圣书，二、德国语言文字，三、音乐歌咏，四、各种算法，五、师道学，六、史记、舆地，七、格致，八、书法，九、绘图，十、农政。此学中之要课也。有可不必学者：腊丁文、英文、法文、代字法，代字法者，即英国之文字减笔学也，凡遇字数冗长之处，可以一点一画一钩一曲一挑一撇各种暗记代之，西人名为福纳的克，亦名奥脱背，而非皆省

---

① 十四卷本将“五弊去而实材出，实材出而国势不振者”改为“五弊去则真材出，而国势不振者。”

② 八卷本将“录”改为“论”。

③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文也。西国日报馆在公堂听审，录取谳词，多用此法，取其简而捷也。

欧洲各国锐意讲求教育之道，而其法莫良于德，自正学而外，一切学问无不为之设立学堂。一曰医学院，课分六等，首以格物，考核全身骨窍形状如何配置，及讲论筋肉、血络、液管、脑气、筋力内外诸部分。二论各经功用，如心主运血，肺主呼吸，甜肉主榨食物等类。三论病源。四论药品。五论制配。六论胎产。一曰技艺院，专教生徒学习机器、电报、开矿、陶冶、制炼、织造等事。一曰格物院，与技艺院互相贯通，院中格致器具无不毕备，以便学者讨论详究。其最要者为化学。化学考核甚广，如论死物之原质若何而化，生物之原质若何而化，以及金石、草木、胎卵、湿化各生物。讲论天文，则有测步镜仪诸器，其中多发源于算学，以几何之法为宗。一曰船政院，专讲行船各法，入院者先通数国语言文字，并娴天文地理、几何算学，如涉大海当茫无涯岸之际，随处可知船在经纬线若干分数，各处海道海口之浅深广狭，及有无礁石之处，遇大风雨应作何驾驶，平时机器应若何操置得宜。考选后，初为副舵工；阅历有年，再考为正舵工；果能心灵手敏，艺术精通，则拔取后可操全船之权，是为船主。遇有误事，则院长偕有司秉公鞫讯，过在船主，轻者罚锾，重者褫职缴凭，永不叙用，尤甚者倾其家产以偿之而入以罪；苟天实为之，则船主与舵工免议。一曰武学院，课程与实学院相同，惟多武艺、兵法、御马、施放枪炮各学。拔取职任旗长后升千总。果属禀资聪颖，才识超群，则调诣京师大院，再习上乘兵法，如测量、地理、绘图与各国水陆战法。其习水师者，更教以测风防飓、量星探石，辨认各国兵船，识各处礁石、地势要害，及水面战攻、枪炮命

中，截敌人不得登岸各法。先授末职，拾级而升，可至总统、将军、水师提督之任。一曰通商院，以数学、银学、文字三者为尚。此外更有农政院、丹青院、律学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喑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务使国中人民无一弃材，均有裨于公私，以广其用。

夫富强之基，首重学问，德其知所先务矣。以近日言之，欧洲书院以德国为最盛，人才之出于书院者，亦以德国为最多。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乡则有乡塾，郡则有郡学。其国境内无论在邑、在野，无不为之立学。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技艺院，商则有通商院。四民之业，无不有学。其他欲为师者，则有师道院；欲传教者，则有宣道院。又如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凡有一事，必有一专学以教之，虽欲不精不可得矣。男固有学，而女亦有学。平人固有学，而疲癃残疾聋瞽喑哑无不有学。孤子无父母者，童子有罪者，皆设一学以收教之。且其国之功令，八岁以上不入学者，罪其父母，故食德之毛，践德之土，必入德之学矣。

德国书院如此其多，教化如此其备，宜乎人才辈出，方兴未艾，而高执欧洲之牛耳也夫！无地无学，则朝出侍函丈，夕归修定省，而负笈远游，千里思亲之患，可以免矣。无事无学，则今日之所学，即异日之所行，而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之弊，可无虑矣。夫质犹田亩，而学犹开垦也：虽有膏腴，不垦则荒；虽有才良，不学则废。国无不垦之地，则粟米不胜食；国无不学之人，则贤才不胜用。国之盛衰系乎人。然则中国今日所以力图自强，不至借材异域，其可不讲求造就人才之道乎哉？

【附录①】 《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②

泰西各国学校规制，虽互有同异，然其精益求精，蒸蒸日上，与夫练兵、制器、通商、务农、惠工、劝学，一切讲求实效之处，其措施之迹或有不同，其立法之意则无不同者也。上篇止论德国学校，兹复将英、法、俄、美、日五国书院规制一详述之。

英国学校共分三等，曰大学院，曰学堂，曰书塾。凡男女幼童，初学入书塾，继入学堂肄业，有成则入大书院。岁加甄别，第其甲乙，倘得屡列前茅，声名即为之鹊起。故凡自大书院出身者，国人无不敬而重之。通国以敖斯佛、堪比立二大学院为首，二院肄业者岁各二、三千人，经费岁各三百五、六十万圆左右。敖斯佛大学院在英都西北二百有八里，中分二十一院，大学士为之总理。自督学提调而下，大、小学官五十二员，考试官二十六员，监试官十三员，巡学官六员，教习四十八员。堪比立大学院中分十七院，官员教习与敖斯佛大同小异。二大学院所教者，为英文、华文、英萨森文、阿剌伯文、赛拉的文、希伯来文、希腊文、腊顶文、印度文、日本文、天竺梵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象纬舆图教学、重学、格物学、化学、医学、算学、光学、性理学、声学、画学、诗歌学、气力学、测量学、师范学、书法学、药性学、金石学、草木学、机器学、治术学、文字减笔学、生物学、律例学、古例、今例、印度律、万国律、罗马律学、史学、万国公法、出使章程学。人非一学，学非一事，必贯通天、地、人者方可谓之通材。其有

---

① 八卷本将“录”改为“论”。

②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专门名家者，亦即称为首选。二院教法虽同，然敖斯佛以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堪比立以光、化、电学为主。其互有轻重者，正以互成其用也。通国学院、学堂林立，其名目不及备详，以最著名者计之，大学院二十九所，中书院五百十七所，小书院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五所，皆为国家所设。此外更有一等公会之学，公会学者，设会以资考究辨论也，如天文会、地理会、丹青会、花木会、医学会、算学会、救生会、格物会、化学会等，通伦敦城凡一百三十九所。每会皆有公社，崇旃广厦，宏敞壮观，入会者尝数千人，按年分捐公款，各会主皆以世爵富绅充之。每天文有新星，地球有新地，格物、化学有新理，花木有新种，或思新法，或拟新章，或创新工，则约期入会，互相辨难，盖欲精益求精，以期登峰造极。其余教会之学，及民间自立之学，其数不可胜计。而农政、水陆武备等各种学堂，其为专设者仍不与焉，亦可见其设学之广且备矣。英国凡亲王、太子皆肄业敖斯佛大学院，故敖斯佛最为著名，而文、武各官亦悉由敖斯佛、堪比立二大学院考取，无捐纳、无劳绩，故无正途、异途之分。人士受业而来者，无不学成而后去。故英国人才皆出于大学院，济济多士，莫喻其盛。此英国之书院规制也。

法国学校亦有三等，小书院设于乡，如中国古时四郊所置之小学；中书院设于郡，如中国古时诸侯所置之国学；大书院设于京师，犹中国古时天子所置之太学。选举之法，由小书院中简其秀良者贡于中书院，由中书院拔其俊异者贡于大书院。小书院按年考试，中书院主之。中书院则四年一加甄别，大书院主之。盖以大书院统中书院，以中书院统小书院，而总其权于文部大臣。文部大臣法所特设，专司书院事宜，犹中国之礼部尚书也。岁终各书院须将一年课程教法造册报部，听其考核。计法通国为乡

三万七千五百有十，小书院之数如之，为郡二十有六，中书院之数如之。一乡民数满六千人以上者，其小书院规模较为开拓，堂宇亦较为增广。设学经费半出国帑，半出民捐。凡士子学既有成，然后令各择一业，或为律师，或为教士，或习医，或笈仕，悉令自择。其得入大书院者，皆声闻夙著负兼人之资，而绝类超群者也。法国定例，地方户口至四百五十人，即须设一初学学堂；男女有六人以上，即须设一学塾教训蒙童，以立初学之基。计法国初学学堂为民间设立者，三千九百三十六所；为教会设立者，九千五百六十五所。大小书院所习课程，自各国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兵法、制造、算学、绘图、机器等学，无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由小成以底于大成，故法国人材多聚于太学。数百年来通儒硕彦接踵而起，于格致历数之理多所阐明，誉腾艺苑，名著列邦，有由来也。此法国之书院规制也。

俄国在欧西列邦中人民为最众，而读书向逊于他国。近百年来，文教极为整顿，创立规模，增修制度，经贤圣之君六、七作，相继规画其间，至尼哥拉士而学乃大明。计通国分十三道，道设学官一员，以司文教。欧洲各国字母之数皆二十有五、六，俄则三十有六，与各国独异。各处小书院隶于大书院，各大书院隶于京师学校部。计其国小书院三万余所，大书院十余所，农政、工艺、矿务等学堂共四百四十六所，国家岁出经费约一千五、六百万卢布(十卢布得英金一磅)。此外有大武备学堂三所，小武备学堂五十五所，统归兵部管辖。水师学堂三千九百六十三所，归水师大员管辖。税务学堂八十所，由税务大员岁加甄别，拔取其尤，以襄榷政。所属芬兰一部，尤擅文学。夫欧洲之国，俄为大，今文事既修，武功又耀，宜其雄视寰区也。此俄国之书院规制也。

美国幼童迟至八、九岁仍不就傅者，亦予重罚。学制分大、中、小三等。小书院中分四班，肄业者以四年为期，所设课程为浅近史记、文法、拼写文字等学。第一年入末班，二年升三班，三年升二班，四年升头班。既列头班，再加考选，拔入中书院。其或末班子弟资秉愚鲁，学问不能加进者，第二年考试后仍归末班学习，不得升入三班。三年再考不加进者，仍不得升，至再至三，务令辗转升入头班，学有成就，然后令习他图，非一读不成即从而改业也。此小书院之规制也。由小书院考入中书院，试事三日始毕。所试为天文、地理、浅近算法、史记、风土人情、欧洲各国史略，取者拔入中书院，不取者仍归小书院。凡小书院中诸生经中书院三次不取者，则其才已难造就，始由其父母领归别习他业。更有子弟在家塾读书，学成后径由家塾送考入中书院者。中书院亦分四班肄业，亦以四年为期，功课为希腊腊顶文字、罗马腊顶文史记并争战纪略、大算法、成篇文章诗歌。每读一年升进一班，三年不能升则黜之。其可读可不读者，为德、法、西班牙语言文字。此外，课程所列及操练身体各艺，皆在所必学。中书院头班诸生，按月必有功过单一纸。按月必作大文章一篇，如中国策论之类是也，脱稿须向众宣讲，互相质证，以明就正有道之意。院长必视诸生之功过，以定诸生之优劣：功多过少，始得列于前茅；功不敌过，即难冀邀拔擢。此以平日之操修为据，而非据一日之短长所能侥幸也。中书院之制，子弟在中书院考成后，往往别习他业，以图糊口，故由中书院而复入大书院者为数无多。入大书院每年须缴束脩一百五十元，优于才而绌于资者，国家另有津贴，或令作文，评定甲乙，予以奖银，犹中国书院之膏火也。凡考入大书院者，试事十四日始毕。所试为策论、欧洲各国史论、美

国史论、罗马腊顶史记、希腊文字、几何测量、各种算法、天文、地理、文章诗歌。考额约十五人中取一人，各题全作而无错误者为正取，各题有三题错误者为备取，题未全作错误又多者不取。正取者当年入院，备取者逾年入院。或正取人数不足则以备取补其额。惟补额时须集备取各生，将前时差误各门，另行命题，考试无误者即得补额，误者仍须听补。下期有正取学生，仍当先补正取后补备取。每届试期，院中各教习皆居高临下，轮流监视，约考生十五人即有监视者一人。赴试者亦有搜检之例，片纸只字毋许携入，违者黜退。考例綦严，故试时诸生皆肃静无哗，悉心构想。取入大书院后，每年读书三十六礼拜。大书院中亦分四班肄业，亦以四年为期。功课以腊顶希腊古文、算法为最要，天文、地理、法文次之。四年学成，可以出院自择一门，如律师、医学、传教等事，各就其性之所近。惟欲学习律师者，须在律师处学习帮办三年，医生教士亦然。三年期满而无过误，始由国家给予文凭，可以游行各国，博取薪水。此大书院之制也。其余农政、工务、水陆武备等学院，各有专设，其数多寡不等。民间自行设立男女学塾，更不可胜计。此美国之书院规制也。

泰西各国之人，皆幼学壮行，以实学成实功，以实功呈实效，从无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者，此泰西诸国之所以强也。

日本自维新后，悉法泰西，大、小学校除私设者棋布星罗不可胜计外，其由官设者多至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二所，教习多至九万六千八百三十三人，收集男女生徒定额三百三十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七名。其费由国家支发，而以文部省大臣总其成。其中分为三等：曰小学校，曰中学校，曰大学校。而又于三等中分出寻常、高等二门。此外，又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女子部学习院、

华族女学校、陆军军吏学校、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户山学校、陆军主计学校、海军大学校、海军主计学校、成医会讲习所、幼稚园、海军军乐练习所、高等中学校、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商工徒弟讲习所、商业主计学校、职工学校、高等工学校、美术学校、盲哑学校、农林学校、商船学校、电信学校，综其细目几于屈指难终，而以东京之帝国大学校为首善。帝国大学分五科：一法科，二医科，三工科，四文科，五理科。法科分目二，曰法律，曰政治；医科分目五，曰察验，曰解剖，曰内科，曰外科，曰目科；工科分目六，曰土木，曰机械，曰造船，曰造军器，曰造房屋，曰应用化学；文科分目四，曰哲学，曰本国文学，曰史学，曰博言学；理科分目六，曰数学，曰物理，曰化学，曰动物，曰植物，曰地质。其选举之法：大约孩提五、六岁即入小学校，既由小学校擢至中学校，由中学校擢至大学校，每历一学校，或三年或四年始卒业。迨卒业后，由文部省派员考试。考试之法亦分为三：曰豫期考试，曰先期考试，曰后期考试。必试可后，领得文部省大臣所给及第证书，然后可出而应世。夫是以及第者皆学有成效，非同中国科第可幸获也。当其在学校时，凡所应习事宜，无不悉心学习：向晨而起，夜分而睡，勤勤恳恳，罔有懈心。而又于文艺之余，习练武事。每于午饭既毕，就空地习兵式体操。一律更换戎衣，操演枪、炮、戈、矛等事。距跃曲踊，击剑相扑，务使劳其筋力，不得有片刻之闲。若女子，则以柔顺为宜，故虽有体操，不沿兵式。师范学校女子部于体操时，由其师导之入园中，或倚树听蝉，或穿花扑蝶，或凭栏觅句，或临水垂纶，天趣盎然，了无拘束。及入塾肄业，则又循规蹈矩，井然秩然。盖同一体操，而与男子之习武者迥异；同一入塾，而兼习烹饪、缝纫等

事，又与男子之祗习文章、经济者各殊矣。其他所设学校，不胜枚举。其名则有法学院、英语学院、文学院、和佛法律学校、济生学舍、壬申义塾、裁缝女学校、独乙协会学校、庆应义塾同大学部、攻玉塾专修学校、有得馆、郁文馆、明治法律学校、农学校、锦城学校、迹见女学校、明治卫生女学校、平川女学校、樱井女学校、同人社物理学校、英学校英学馆、体操传习所、毛笔画讲习所、顺天求合社、进德馆、国民英学会、医学院、女子英佛学校、明治法律学校、讲法会、唱歌专门学校、专修学校校内部、水产学校、海军兵医学校豫备校、海军豫备干城学校、农林学校豫备校、英和学校、晓星学校、外国女学校支那学校、二松学校、寻常中学校、海岸女学校、工手学校、成城学校、明治学院、齿科专门医学校、英和女学校、江东义塾淑女馆、高等普通学校、英和学校、产婆学校、明治英学校、福音会英语夜学校、体操学校、方圆舍学馆、独乙专修学校、簿记速成学舍、共立学校、成立学舍女子部、共立女子职业学校静女馆、松香女学馆、静修女学校、柴山女学校、兴风学校、成立学舍、达英舍、通义女校、大东英和学校、文友义塾、数学专门敬胜馆、簿记精修学馆、成美塾、英华学舍、速成笔记学校、簿记专修学校、香兰女学校、敬文社讲学部、专门学校外部数学专修馆、商业素修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立志义塾、开成学校、万融画塾、开元学舍数理学校。以上皆设在东京，由民间私立者。可见通国之中，无地无人才，即无人不向学。虽未知所学之果能深造有得否，而其造就之术亦既不遗余力矣。

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养之善，培育人才，居然国势振兴，我国胡可不亟力行之？一语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①

---

① 八卷本将"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改为"则学校无益"。

【附录】 《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①

客有问于林乐知曰②："日本全国土地③仅抵中国三十分之一耳④，人民止十分之一，何以和局一裂，寡反胜多？岂躯干巨伟者反逊于侏儒哉？"⑤林曰："子第知多寡之殊，而不知变通之故也。中日之战，人皆谓中可胜东。及其不胜，不但子不解其故，天下万国亦皆不解。然而静参默会，竟无一毫之可疑。试为之穷源竟委，以释疑团⑥。日本欲与中国战，预备战具於二十年前，而⑦无时或懈。其体国经野，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皆战胜之端也。而尤要者，莫如明治初年召卓有才识之亲王、大臣四十九人，分往泰西，且赐宴饯行而语之⑧曰：'余誓扫除旧弊，式焕新猷，俾吾国臣民无一不登诸衽席。夫古之泰西贫且弱也，今乃一变而富且强，必非无因。汝往哉！于其益国利民之政，细心考察，一一笔之于书，俾可采择施行，并聘奇才异能之士以来导余先路。且西国读书兼重女子，以其嫁后生育男女，幼时秉母教为多。汝其选聪慧女子挈往西国女塾，讲究学问课程，为吾国振兴女学之基。'诸王大臣奉命，于是遍游列国，考察技艺，观风问俗，且访延名师四百九十人回国，以设学校，以

---

①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所增。因它与五卷本《西学》的"附录英士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第二段以下的内容完全相同，故此处存目。

② 八卷本将这句中的"有"删去，把"于"改为"西儒"。

③ 八卷本将"全国土地"改为"全地"。

④ 八卷本将"耳"删去。

⑤ 八卷本将"岂躯干巨伟者反逊于侏儒哉"删去。将"寡反胜多"改为"寡反胜多哉"。

⑥ 八卷本将"竟无一毫之可疑。试为之穷源竟委，以释疑团"，改为"竟无可疑，试穷其源"。

⑦ 八卷本将"而"删去。

⑧ 八卷本将"且赐宴饯行而语之"改为"且赐饯而语之"。

佐政治。迄今尚时选真才，分赴列国，精习语言文字、技艺制造。用是以一海岛而胜三十倍之大国，以四十兆之侏儒而胜四百兆之丈夫。不在城高池深①，炮台坚、战舰利、大炮远也，亦不在将猛兵锐、粮②饷富也，而在变通新政，游学用贤，效法泰西之学校、日报、书库三大端也。”

今③盛杏荪观察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故在津仿西法创立博文书院，拟设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材。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不能躐等。现拟通融求速，二等学堂本年即由天津、上海、香港等处先招已通小学第三年功夫④者三十名，列作头班，已通第二年功夫⑤者三十名列作二班，已通第一年功夫⑥者三十名列作三班，来年再续招三十名列作四班，合成一百二十名为额。第二年起，每年即可拔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其余以次递升，仍每年挑选三十名入堂补四班之额。源源不绝。此泰西所谓小学堂也。至头等学堂，本年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⑦者三十名，列作末班，来年即可升列第三班，并取二等之第一班三十名升补头等第四班之缺。嗣后按年递升，亦以一百二十名为额。至第四年，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

按中国二十三行省，地土之大，人民之多，当此之时，需才之急，较泰西各国尤众。查欧、美两洲，英、俄、法、德、美诸大国，小学堂各有数万所，中学堂逾千所，大学堂数虽少，而规模广大，国家因设上、中、下学堂经费之巨，已于七国学校数目详言之矣。〔八卷本增：其工艺院分为数等：第一等教

---

① 八卷本将“城高池深”删去。

② 八卷本将“粮”删去。

③ 八卷本将“今”删去。

④ 八卷本将“功夫”改为“功课”。

⑤ 八卷本将“功夫”改为“功课”。

⑥ 八卷本将“功夫”改为“功课”。

⑦ 八卷本将“功夫”改为“功课”。

格致、机器、图绘、化学。第二等教贫民子女成就一艺，便于营生。第三等课习工艺，日夜无间。第四等不能尽教各艺，惟视学弊所学而后教之。第五等教习工艺中最要之件。英国有此等书院，故工艺日精，国势日盛。德国近造一院，费银至二十二万，教人织布、造线、及辨珍珠、玉石、钻石、矿质等事。法之巴黎，荷兰之展华必士葛，亦皆仿建。德国更有第三等书院，专于夜间教机器、格致、制造之技，盖贫民日间操作，夜间则休息，可乘间而学耳。普国败于拿破仑第一，举国为其臣妾。其贤相施泰因曰："欲雪此耻辱，非先教育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不可。"普王符里持力盛林曰："虽国之面积缩小，对外之国威坠地，然吾等宜养内心之力，务发扬内心之光辉，今后尽力于国民之教育，是朕所深望。"其将军毛奇曰："普国制胜邻国之功，宜归之小学校教育。"诚哉此言！普为法败后六十余年，不独国能自立，且能胜法，实由于教育之普。此史家之所宜普知也。〕

如我国能仿俄国或日本，衰弱之时痛除积痼，幡然一变，各省亦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认真讲求，较盛观察所设者规模宏敞，则各艺人材何患不出？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①

① 八卷本将"如我国能仿俄国或日本"到"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删去。从"客有问于林乐知曰"到"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系十四卷本《学校上》篇后增写的附言。

学　校　上①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坐废，莫辨之无，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学校废而书院兴，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世务，而为国用。乃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绝少肄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有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书院虽多亦奚为哉！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迹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

① 此篇八卷本因基本是重新写的，故与五卷本的《学校》篇并列收编。

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先入小学堂，教以浅近文理，地图、算法、史事、格致之属。小学成后，选入中学堂。所学名类甚多，名曰普通学，如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本国行文法、外国言语文字行文法皆须全习，惟外国文字只兼习一国。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皆有学兵队之操场。

日本之教科名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本教育敕语，旁参五经四书及泰西伦理。学生中学校毕业，则发给凭照，自此以后文、武分途，或文或武各听其便。习文事者，入高等专门学校习专门之学。凡可称高等专门学校者，如高等师范、高等商业、高等工业、医学专门、东京美术、即绘画、雕刻、嵌钿、铸冶之技东京外国语、东京音乐皆是。此外尚有女子高等师范，为女子专门学校。若欲入分科大学，先入高等学校修豫备科。科分三部：第一部为法科、文科，第二部为理、即格致农、工，第三部为医学。门径既识，然后入大学。校中分科专习，科分六门，即法、文、理、农、工、医六者，但较豫备科为专精耳。分科毕业，发给凭照，略如中国举人。其愿再学者，入大学院以精究奥义。大学院毕业领照，则如进士翰林矣。凡习武备者，自幼年学校毕业入营，但学为弁半年。若从中学毕业，选拔入营，则须先学为兵半年，再学为弁半年，然后同升入士官学校，名为候补士官生。命名士官，盖取三代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之遗意。教以战术、兼战史兵器、即军械地形、兼测绘筑城、即工程军制、卫生、马学卫生与军医殊。马术与骑术殊。等事。一年毕业为试用士官，再入营练习士官之事半年，国家即用为各军少尉，位如中国千总。自少尉以上，曰中尉、大尉，如守备、都司。官至少尉后，可在本营叙劳

升转。若充兵出身，非战时不得为士官，至特务曹长而止。特务曹长位如中国把总。其自少尉、中尉之中入陆军大学校，以储参谋之资。自大尉而上，曰少佐、中佐、大佐，略如游击、参将、副将。再上曰少将、中将、大将，则位如提、镇、总统矣。凡愿习水师者，先入海军兵学校，三年毕业为候补少尉，在舰练习一年，此一年中须远航一次。其隽秀者升入海军大学校。查海、陆大学校，其体制与文事大学校颇殊。

泰西各国学制不同，入学之岁亦不同，然其用意事事相同。故大、中、小学年限，无论文、武，大率三、四、五年不等。等级渐深者，子目亦渐多。学生多则班数亦多，然每班不过数十人。此班学满即迁彼班，依次递升，不容躐等。小学堂于来学之生徒，察其贫者免取脩脯，稍赡者半之。中学堂即普通学之脩脯亦廉。

此外国学校教士官人之大略也。

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仿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一蒙学、一普通、一专门、一编译、一会计、一典试、一巡查。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饬疆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钜资。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各州、县、省会学堂生徒之课艺，凡自备资斧游学外邦，专习一艺，回国者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则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且中国向无工艺院，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闻泰西工艺院急于文学院，以工艺一事，非但有益商务，且有益人心。院中课习制造、机器、织布、造线、缝纫、攻玉，以及考察药性与化学等类，教分五等。事详

篇末① 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

① 即“客问西儒林乐知曰”到“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中所说的：“其工艺院分为数等：第一等教格致、机器、图绘、化学。第二等教贫民子女成就一艺，便于营生。第三等课习工艺，日夜无间。第四等不能尽教各艺，惟视学弊所学而后教之。第五等教习工艺中最要之件。”

学　校　下①

孔子论学道之功，循序而进，譬诸升堂入室。余谓读书之功，亦循序而进，譬诸自地登楼。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其课徒也，曰五经，曰古文。五经将以通圣人之道，古文将以开童子之智，斯固然矣。特是五经中有童子能解之篇，有童子不能解之篇。其述往事而无议论之文，童子所能解；其讲性理道德之学，童子所不能解。今乃取其难解，略其易解，以为圣人之道义尽在于此，童子虽不能解，必令读之，犹大言曰：士子读书所以通圣人之道。欲通圣人之道，须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非童而习之不为功。是以黄口小童，入塾数月，先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继而读《中庸》，读《论》、《孟》。四书读竣，又习五经。然膏继晷，朝夕从事于斯，彼其用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义理无所讲究也，于文法无所留意也。故有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

---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

响迩，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悲耶？

凡人之灵有悟性、有记性，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试观五尺之童，有人讲一笑谈故事，彼即入于耳，会于心，牢记不忘，津津乐道。若课以数行《学》、《庸》，彼罔然不知所解，口吟终日尚难背诵。为之师者又从而殴之。于是童子以读书为至苦，就学校如就囹圄，对师长如对狱吏，恒思半途废业，弃文就武。

夫《大学》之道，至于平天下，《中庸》之德，至于无声臭，《论语》讲仁义道德之事，《孟子》言尽心养气之功，吾恐老儒经生亦难悉其底蕴。今以老儒经生所难解者，而教数龄之学童，知其必不能解也，而犹然授之，非天下至愚者不为也。况今之为师者，当讲解时不过将各家注释翻诵一遍，苟且塞责而已。设有颖慧子弟问先生，何谓明德，何谓至诚，何谓用力于仁，何谓浩然之气，将舌桥口呿，甚或恼羞为怒，斥子弟不敬而深责之，俾不敢复言。若此，非贼人子弟乎？非锢蔽智慧乎？

然则如何而可？曰初学蒙童每日授以方字，逐字讲解意义。不妨悉用土音，每日以识二十字为限。俟识二千余字，即选《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学堂日记》、《感应篇图说》、《阴隲文图证》等书，先取目前有形之物，日用寻常之事，或俗语浅文，或韵言歌诀，使其易于索解，易于记诵者编为三百课，配以石印绘图。每晚为讲一课，随令还讲，即加句读，作为次日之生书。次晚背诵无讹再上第二课。每早仍添识新字，以满六千字而止。由《说文》中挑出六千字，分别繁、要、简三种，均刻木板，用坚硬之洋纸刷印，切成方字，每生各给字一匣，务必读识二千余字方准读书。此第一年功课也。次年，仍兼温字义，取《家语》、《国策》子史等书文义浅近者，及地舆算法，

孔教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门，今之学校纵不能全授，而礼仪、体操、算法，是人生日用必不可少者。盖不知礼无以立，不知体操无以卫生，不知算法无以谋生。各国人物风俗诙谐故事，编成三百课，仍随解随读，兼温旧课。此第二年功课也。再次年，择《国策》、《史记》、《汉书》等文理稍深，篇幅较长者，仍选三百课，随讲随读，兼温字义。此第三年功课也。

合计三年后，有六千字义烂熟胸中，有九百课由浅入深之书本，而谓不能融会义理乎？后授之以四书五经，有不声入心通乎？其开笔联句之法：或函牍，或故事，或新闻，先由一、二句至三、四句，扩充至数十句、数百句。苟文理通顺自成段落，即谓之作文。岂若世俗做破、承、起讲，方谓开笔耶？然做破、承、起讲，实亦基础于此矣。夫如是，教者不劳，而读者有味，愈读而愈有精神，愈有意味。何不仿而行之。

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堂章程：教分七班，每年历一班。学分十课：一曰经学，以中国十三经之大义，择其浅近而切于伦常日用者训之，以培其德行也；二曰读中国书，凡华人不能不通华文，上而章句，中而论说辩难，下而浅近往来书牍，虽文理有浅深，而学徒皆不可以不通也；三曰算学，以西算为主；四曰地舆，以中国地理为主，旁及各国之地舆；五曰史学，以中国史学及外国近百年之史学为主，其外国古史稍明大概足矣；六曰生物植物学；七曰格致学；八曰画图学；九曰体操；十曰习中国字。小学堂为本国通用之学而设，故不及外国文字功课。其欲子弟大成者，则有中学堂与溥通学在①。

① 从“或谓中国小学堂”到“则有中学堂与溥通学在”，系八卷本《学校下》的附言。

西　学

今之自命正人者①，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其贤者蹈海而沉湘②，不贤者靦颜而苟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十四卷本增：犹时务也，欲救时弊，自当对症以发药。〕如君父之有危疾也③，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

古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十四卷本增：中国独京师有天文台，讲求者甚少。查西国无县不有天文台、地理会，讲求者甚多。日本亦有天文台二十处，地理会设已多年。法国之地理会岁铸金牌数枚，以赠各国测地之士。英京伦敦旧有地理会，纵论古今沿革，探讨舆地源流，入是会者，尤多学问渊博之士。近复辟会聚议，

---

① 十四卷本将"今之自命为正人者"改为"今之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

② 八卷本将"湘"改为"渊"。

③ 十四卷本将"如君父之有危疾也"改为"譬诸君父有危疾"。

遣人分往各部，探地者刻已陆续回英。其赴亚非利加者共有一百五十人，以栗味斯敦为首，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由伦敦起程，南往亚非利加。其领袖者道卒，有一弱冠少年起而代领，相率前进，至罢倍凹地方访寻金、银各矿，知前人传述不尽可信，而所过之处亦有前人所未至者，均笔之于书。泰西考核地理，不惮缒幽凿险，以资印证，宜其精辟罕俦也。亚墨利加洲之中境，近闻新立一格致会，其领袖者名夏而纳，素精舆地之学，足迹所涉，遍跨数洲。其经费半由该处某富商捐助，半由法国公家核给。乃选人四出探察物产，详别道里，如其物能自取携者，则挈以归，否则，画图贴说，储诸夹袋，亦足以资考订，而勒之成书。章程极为尽善。我国亦当仿而行之，以资多识。〕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① 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则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谈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此则无本之学，不足登大雅之林也② 。

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骇他人③；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

---

① 十四卷本将“皆”改为“并”。

② 十四卷本将“此则无本之学”改为“此则无本之学也”。又将“不足登大雅之林也”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他人”改为“异族”。

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皆浅尝辄止，有名无实。盖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识师授优劣，课艺高下，往往为人矇昧①，所以学生〔十四卷本增：所习〕每况愈下，不如人②。〔十四卷本增：西报云：日本幼孩已得教训，与泰西不甚相悬。其教习之法，仿照英国北省章程：男女皆分塾督教，穷究诸学，博考各国疆域甚详。其房屋亦高大爽垲，并令学徒通晓保养身体脏腑方法。虽英之伦敦，法之巴黎斯学校，亦无以复加云。〕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浅为羞，反以躐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渐沈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诸家③，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巧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创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十四卷本增：地圆之说创自管子。〕不仅此也，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

---

① 十四卷本将“矇昧”改为“蒙蔽”。

② 十四卷本将“不如人”改为“历日虽久，仍不如人”。

③ 十四卷本将“家”改为“门”。

自来矣[①]。〔十四卷本增：祖冲之之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楼船，双轮激水，行驰如飞，则轮船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一则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十四卷本增：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此电学之出于我也。

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也。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十四卷本增：余见同乡幼童读书数年，非但不知地理、算学、应对礼节，欲其作一文写一信亦不能。竟有读书十余年或数十年并不识权衡斗量数目，惟专攻八股而已。且见读书久者，其背如驼，盖缘终日伏案读书写字，未教以舒筋活络养生之法，亦无礼、乐、射、御、书、算六艺之学故也。〕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近人江慎修融贯中西测算，兼能制造奇器，尝制木牛以耕，造木驴代步，应声筒之制亦先生创之。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

① 十四卷本将"则机器有自来矣"删去。

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

尤有进焉者：国于天地①，必有与立，〔十四卷本增：究其〕盛衰兴废，〔十四卷本增：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②：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

【附录】 英士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③

大抵各国教育人材之事，总计有三：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而学校又有三：一初学，一中学，一上学。其初学入学之期，以七岁十五岁上下为度，求粗通文算，并凡地球、史书、志

① 十四卷本将“尤有进焉者：国于天地”改为“且夫国于天地”。

② 十四卷本将“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改为“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之”。

③ 十四卷本和八卷本均未收此篇，而将此篇中“考外国学校数目”以下的全部内容编为《学校上》附录，题为《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本集把编入《学校上》附录的内容删去而存目。

书为要。内有聪颖者，亦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此初学之事也。初学期满则升中学，入学之期以十五岁二十一岁上下为度，所穷究者，道书、史书、志书，富国学、交涉学、算学、格物学、化学、电学、重学、制造学全体功用书，动植学、地学、金石学、画学、音乐学、农学、商学、体操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以上诸学，俱系已成之法，并非新创。此中学之事也。中学期满则升上学，入学之期则以二十一岁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课与中学同，不过浅深有异耳。然至此则精益求精，又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他人所无者。此上学之事也。

考外国学校数目：初学，英国总计二万八千所，师五万七千人，生二百二十五万余人；法国总计七万四千所，师十一万九千人，生四百九十五万人；德国总计七万三千所，师十万一千人，生六百九十八万余人；俄国总计三万二千所，师四万人，生一百二十四万人；美国总计十七万七千所，师二十七万三千人，生九百七十万余人；日本国总计二万八千所，师九万九千① 人，生三百零九万余人。总计六国初学，每一百万人有学一千二百九十五所，师二千二百人，生十万人。此初学数目之大略也。

中学数目颇难尽详，兹将所可知者开列于后：英国一千四百三十所，生二十一万人；法国一千零五十四所，生十六万二千人；德国一千四百四十一所，师一万三千余人，生二十六万一千余人；俄国一千二百四十所，生二十三万九千余人；美国一千五百八十九所，师七千九百余人，生十五万二千余人；日本国一百七十八所，师二千一百三十六人，生二万二千余人；印度国八十二② 所，

① 八卷本将“九千”改为“七千”。

② 八卷本将“二”改为“三”。

生八千八百九十四人。总计六国印度不在内中学所可知者，每一百万人有学十九所，师一百六十四人，生二千九百六十一人。此中学数目之大略也。

上学，英国十一所，师三百四十四人，生一万三千四百人；法国一所，师一百八十人，生九千三百人；德国二十一所，师一千九百二十人，生二万五千零八十四人；俄国八所，师六百八十六人，生一万三千九百零三人；美国三百六十所，师四千二百四十人，生六万九千四百人；日本国一所，师一百四十五人，生六百九十七人。总计六国上学每一百万人，有学一所，师二十四人，生四百一十四人。美国、法国记数目之法不同。有多归上学少归中学者，亦有多归中学少归上学者。此上学数目之大略也。

考外国学校费用，下学费：英国每年共费洋银三十三兆元，法国每年共费洋银十四兆元，德国每年共费洋银三十四兆元，俄国每年共费洋银五兆元，美国每年共费洋银八十四兆元，日本国每年共费洋银八兆元。总计六国每年每一百万人费洋银六十七万八千元，每生计费洋银五元六角六。按英国之法，朝廷出学费一半，地方官税出四分之一，学生出四分之一，此英国之法也。法国学校有一半不用学生出费者。德国京都学生则概不取学费。此下学费用之大略也。

中学费颇不易查，盖中学之法有二，其生有期满升上学者，有终在中学专学者。其期满升上学者，每年所费之银少；其终在中学者，每年所费之银多。而各国又有总此二项每年合计者，有分计者。又见各国近来新改学章多有不相同者，故中学之费查之实难。英国中学大半共立者多，官立者少，国家专助格致之学，每年计费洋银二百万元，有专门总机艺学一所，每年计费洋银十

一万七千元，造房计费洋银五十万元。法国自同治九年败于德国之后，每年在中学费洋银甚多，计二千五百万元。德国学每年每生计费洋银四、五十元，而三分之：国出一分，地方官税出一分，学生出一分。国中专机艺学有每年费洋银自七万五千元至十万元不等者。俄国学费五分之一上下① 。德、俄二国见上学、中学多有益于国家，故上、中学之费比下学尤多。美国之学有与上学合计者，其费之多少参差不齐，亦不易查。日本国中学又分为二，旧日仅有下等中学，今年新法又欲立上等中学五所，每年拟助银三十万元，国出一半，地方官税出一半，其学生之出银多少尚未及定。印度国每年每生计费洋银一百零五元。总计六国印度不在内每年每生费洋银四十元至一百六十元不等，学生自出或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亦不等，国助之洋银每百万人费洋银自八千元至六十七万五十元不等。造大学堂一所，以每年年费计之，必需四、五年之年费方足。此中学费用之大略也。

上学费：英国以七学合计，每年共费洋银六百万元。法国每年共费洋银五百万元。德国共上学不过十座，每年共计费洋银一百九十五万五千元。俄国每年共费洋银三百余万元。美国哈吧书院每年计费洋银三百六十一万五千元。日本国每年共费洋银三十六万二千元。印度国下、中、上各学共费洋银八百万元。按以上六国印度不在内称平合计，每年每生费洋银四百三十一元，每一百万人该有生四百一十四人。每百万人各国称平合计，该费洋银十七万八千四百三十八元。此上学费用之大略也。

---

① 十四卷本《学校上》附录《英、德、法、俄、美、日六国校数目》中，将“俄国学费五分之一上下”改为“俄国学生出费五分之一”。

或者曰:“如子之言,其将废时文而以西学考试耶? 必以西学为足以培植人材,是时文不足用也。然何以数百年来,科举之制未尝变易,而人材辈出?近时如林文忠、胡文忠、曾文正诸公,皆以词科出身,掌握兵权,平定发、捻、回、苗,功烈垂诸竹帛, 声名播于寰区。此数公者,何尝从西学中一为考究耶? 况今京师则有同文馆,各省则有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以西学培植人材,可谓盛矣! 然卒未闻有杰出之士,非常之才,有裨于国计民生者出乎其间。然则西学之效果何在欤?”余曰不然。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所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 且以西学与时文相较, 则时文重而西学轻也。上之所重,下必有甚焉者矣;上之所轻,下必有不屑为者矣。若夫胡、曾诸巨公,皆少年登第,抛弃八股敲门砖. 重研精于经济之学,故能出身加民,立功不朽。是科第以斯人① 重,非人材从八股出也。是以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 吾不信也。况向时发逆、回、苗,皆乌合之众,非比日本、泰西训练节制之师。使移胡、曾诸公于今日,亦必讲求西法乃足御外侮耳。至如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言语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 仅设于通商口岸, 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法认真学习,不如科甲之重,轻视武员,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窭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生,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呜呼! 亚洲之事亟矣!强邻窥伺,祸患方萌,安可拘守成法哉?②

① 八卷本将“斯人”改为“人材”。

② 从“或者曰:如子之言”到“安可拘守成法哉”, 系十四卷本《西学》后增写的附言。

【附录】《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①

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学校之士无不讲求实学，故《大学》首章言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以致知格物为本。降而唐、宋，渐尚词章，而实学不讲，至今更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毕生有用之精力，尽消磨于时文试帖之中，舍是不遑涉猎，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者，比比然也。西国儒士无不讲求格致之学。吾试以各国之讲求格致，因而盛衰者大略言之。

查西方各国，以希腊国向为文治之邦，于格致之学讲求最先，各国之从学者甚众，是以各国之讲学家莫不郑而重之曰希腊之学。迨唐、宋间，回回国最为强盛，其所以强盛之由，亦因讲求格致之学所致。当时埃及、土耳其等国皆往从学，亦可谓一时之盛。及至日久，专尚虚文，不能实事求是，学业颓衰，国势因亦不振。此由强而弱，由大而小者，皆学与不学之明证也。至欧罗巴洲之普、法、英等国，以今日视之，可谓既富且强，为海上大邦，而讲求格致之学尤推独步。然迹其弱小之初，则有大谬不然者。盖当日之德王常言：“以天下之聪明一两，即可抵书院之聪明一吨。”又法都尝有儒士因事下囹圄，佥以其精通格致之学，请贷其罪。而法王谓其无用，终不允行。其轻视格致之学如此。此二国者，其前如彼，其后如此。一旦憬然自悟，翻然改计，广设书院，使人皆以格致为事，其故不重可思耶！英国前亦不以格致为意，近百年来改弦易辙，精益求精。诚以天地五行之产，俱从格致中得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来。是以美国格致之学，尤以讲求地质为重。盖地质之生财又有三等：一为地中之产。五金各矿原以供国家之用，若无格致以穷其原，则精华不显。故美国于矿务最为考究，必使地中之产不致秘而不发。一为地上之产。五谷树木皆为养生之道，若无格致以穷其理，则地力亦有时而不宣。故或为热道，或有冷道，或为温道，或为凉道，必使物性与土性相宜，而树尽茂密，岁皆丰稔，不致有偏枯之憾。一为水中之产。川泽之利，王政所重，与其临渊而羡，不如退而结网。故美国由格致之理以深究养鱼之法，陂湖江海，各因其地，不必竭泽而求，自可山人皆足。且水师弁卒，原为防边而设，当此各国修好，海上承平，除习练战阵而外无所事事，特令为养鱼之业。古者练习水师多用渔人，今以水师而兼渔人之事，既考究各处水性，尤能独擅利权。查美国京都每年养鱼之费约银十六万两，其余各处养鱼之费约银八万两，所费如此之巨，而所获之利当更倍蓰矣。

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今皇上勤求典学，惟日孜孜，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将见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帑项不虞其支绌。庶几泄千古未尽之藏，宇宙永庆升平，不且巩万祀无疆之业哉！

【附录】《华人宜通西文说》①

有言语而后有文字。言语者，所以达人之情意；而文字者，又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标题改为“附论《华人宜通西文兼行切音快字》”，并增加了新内容。

所以达其言语也。韩昌黎所谓言之精者为文是也。举凡国家之①大事，治民之法制，以及忠孝节义，谠论名言，莫不藉文字而后布于天壤，传诸久远。伟哉广哉，文字之有益于世岂有量哉！天地间万事万物，能垂诸亿万年而不废，可以与天地同休者，其惟文字乎！是故地球各国，古时未有轮舟帆舶也，亦未有火车铁路也。道路不通，商贾不兴，各君其君，各子其民，彼此不相往来。然而无国不有文字。其文字制造之法虽不相同，而通情达意以利用则一也。苟有一邦不知文字之利益，但知以言语通情达意，已往之事以结绳为记，即不成其国矣。从可知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队，无论东海西洋，岛屿僻壤，不生人则已，苟有人焉，则必有言语，有言语则必有文字，实为天地自然之理。

我中华文字肇自苍颉，三代而还，其法益密，其用益宏：载圣人之道者曰经，记国家之事者曰史，诗以言志，歌以永言，下逮庄、骚，词、赋、古文、时文等，莫不各有体裁，各有规模。学者专意研究，毕一生精力，尚有不能得其奥窔者。呜呼！中国之文字精深富丽，恐他国无有能及者矣。

虽然，中国文字以象形、谐声、会意为主，而西文则源出于腊丁文字，即古罗马国字也。考其成字之法，用二十六字母相并成声，可以千变万化，至于无穷。天下万事万物，皆赖此二十六字母书之。其连合之法，或二、三字或五、六字，间有七、八字至十余字者，于是以其连合之字而调音，定音而成言，积言而成句，又可审其音而成新字。又有一种阿喇伯数目字，若中国号码字之类，西洋各国因其便用，俱通行之。其数不过九字，然自小数至于亿

---

① 八卷本无“之”字。

万数，只用此九字而无穷。所书之字皆系横行，读法自左而右，以左幅之页为首；与我中国之字自上而下，读法自右而左，以右幅之页为首者，适相反也。然以中、西之字较其难易，则华字难而西字易，何也？华字一字一音，而书法又各自不同。西字则只此二十六字母，其声音亦不出二十六字之范围，华文自上而下，笔画不能相连，西文则自左达右，一字可以一笔书成。华文与言语绝然不同，而西文之浅者即言语也。是以西国童子不过读书数年，而已能观浅近之书，又能运笔作书信〔八卷本增：及〕论说等。我中国苟非绝顶聪颖子弟，未见有读书数年，而即能作书信论说者也。可知中、西人非智愚之有殊，实文字之有难易也。

独是天地不能终古而不变，东、西洋不能永远而不通，西人来华亦属循天理之自然。自通商以来，我中华人士见其国家富强，器械精利，天文、地舆、格致、制造、算学、矿学、化学等靡不考究精详，穷理深奥，不免欣羡。而有志西学者，或浅尝而辄止，或泛骛而不专，或得其皮毛而未悉实济，卒无有成一艺可与西人相颉颃者。何哉？盖因文字不通，则彼言之虽极浅极显，极详极细，而我尚茫然，终觉扞格而不能会其通，龃龉而不能获其要。虽有翻译一法，亦属迂道而行，不能直捷翻译者何？以洋文而译成华文也。自数十年来，京师同文馆、上海翻译馆，以及各省教会翻译各种西书，不下数百部。有志西学者可购其译出之书而观之，依其法而试验考究之，似与观西文之书无以异。然此中大有分别，翻西书而译成华文，是不得已也，聊胜于无耳，且亦不能完全也，不过一鳞半爪耳。况西书事物名目，往往为中国所无，而文辞语气等又与中国文法迥然不同，是故翻译之书恒有辞不达意之患，似是而非之弊。而西国讲究各种学问之书，奚啻数千万卷！

今所译者不过万分之一耳，岂能得其要领哉。矧西学别类分门，如欲翻算学，必令中国极精中、西算法之人翻之，方能达其意，得其解也。否则，中、西文理纵极优长，无如算法不谙，则对之如隔帘幕矣，况翻译而通其训哉。夫学者仅知其万分之一，而欲求广其识见，增其学问，不亦难乎？

噫！今世学者用力于科举之学，而无暇及于洋文，或视洋文为异端而不屑考求。殊不知当今之世，无论西学之不能不讲，即一切华洋交涉之事亦日繁一日，苟其不明洋文，安能周旋于其间哉？余是以知洋文必将盛行于中国，此时会之使然，吾辈因时而合其宜可也。

虽然，从事西文西学固为知几之士，识时之杰，然必以我本国文字学问为始基，而后能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若蹈浮薄少年之习，略识洋文，略谙西语，便诩诩然夸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则非余之所敢知也。①

---

① 从第四段"独是天地不能终古而不变"以后三段，八卷本是重新写的。兹全部抄录，以便对照。

"盖学西文较华文易学，日本文较西文尤易。查日本风气之开，如此速而且盛者，由妇孺皆识本国文字，能看报章故也。吾闻蔡毅若、黄煜初、沈曲庄感中国识字作文之难，仿罗马省笔法，创有切音快字，虽愚夫愚妇，从学一月，亦可通信。如蒙大吏奏请颁行，实足以大开民智，所谓学一月亦可通信。如蒙大吏奏请颁行，实足利穷民而益国家，可使国内无不识字之人。复请文部大臣考究东西各国有用之书，奏饬各公使购运回国，聘精通中、西文字专门名家，广为翻译。或精于一艺者，难得兼通中、西文字而所费又多，则译西国书即请西国技艺师，兼选精通中、西文字之肄业生与其对译。如译东瀛书，即请东瀛技艺师，兼选精通中、东文字之肄业生与其对译。分门别类，译成后颁发各省，任人翻刻，以期嘉惠士林，藉开民智。当此需材孔亟，宜先译各种技艺、矿学、电学、化学、律学等书，以免借

材异域。并通饬各省:广兴学校.兼设机器制造厂，聘精于技艺师为教习。凡书中不尽之意，均为口授。庶不出数年，超等之生可为人师，俾不识东、西文者亦能晓其意义。自然制造多，谋生易，漏卮日少，富强可望。以视专习洋文，事难费多，且恐染习气，贻用夷变夏之讥者，气象不侔矣。况无论何国，学艺于人，皆不变其本国文字。日本近年已将泰西有用之书，择其最要者翻译刊布，如译西文之书难于东文，不若译东文之书以期简易。

“溯自泰西通商以来，我中国人士见其国家富强，器械精利，天文、地舆、格致、制造、算学、矿学、化学等，靡不效法。而各制造局肄业生，或浅尝而辄止，或泛骛而不专，或得其皮毛而未悉实济，卒无有成一艺可与西人相颉颃者。何哉？盖因京师同文馆、上海翻译馆、各省教会所译之书，皆非精通其艺之人所译。且西书事物名目往往中国所无，而文辞、语气等又与中国文法颠倒不同，是故翻译诸书恒有辞不达意之患，似是而非之弊也。夫译者技艺不精，对之如隔帘幕。学者仅知其万分之一，而欲求广其识见，增其学问，不亦难乎？慎勿以翻译有书，而不求师指授也。

“当今之世，重译四至，无论西学不能不讲，即华洋交涉之事亦日多一日。官、商苟不明西文，安能周旋于其间哉？而为翻译者，尤须中、西文理俱优，方能融会贯通。若蹈浮薄少年之习，略识西文西语，便诩诩然夸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女　教

中古①〔八卷本增：古重胎教，盖谓人生自孩提以至胜衣，大都瞻依慈母，跬步不离。此家有贤母，其子若女必多造就。然后日之贤母即当年之名媛。中国〕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单文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闺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中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师。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于古人所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② 者，有其名无其实。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

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学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有学仕学者，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③ 、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瑞士国有大书院准女子入内习医，如果精通亦可给凭行道。而收生一端关系尤

---

① 八卷本将"中古"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功"改为"工"。
③ 十四卷本将"工"改为"红"。

重。俄国特设教女收生院，凡胎前产后一切要症，必须明白透澈，体恤入微，既讲求妇科，即内、外各科亦可兼习也。

中国之人生齿繁昌，心思灵巧，女范虽肃，女学多疏。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褒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

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国朝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夫父母之爱子也无所不至，而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独此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或四、五岁，或七、八岁，严诃厉色，陵逼百端，必使骨断筋摧，其心乃快。以为如此而后，他日适人可矜可贵；苟肤圆六寸，则戚里咸以为羞。此种浇风，城市倍于乡曲，世家巨室尤而效之。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觐沈灾。〔十四卷本增：西人论女子裹足，男子宫刑，乃极弊之政，为合地球五大洲之所无，宜为彼族嗤笑。革之者真为圣君贤相矣！〕稚年罹剥肤之凶，毕世婴刖足之罪。气质虚弱者因以伤生，虽父母爱怜，而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矣！即幸全性命，而终日需人扶掖，井臼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盗贼之灾，则步履艰难，坐以待毙。戕伐生质以为美观，作无益以为有益，是为诲淫之尤。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所望有转移

风化之责者，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姑仍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扁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一转移间而道一风同，利兴弊去①。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矣！

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国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古道犹存，其风足尚。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②耳尚不穿，岂可裹足耶？应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听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下万民皆行古之道矣。况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夫裹足为贱者之服，岂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属耶？予所以言之喋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

我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

---

① 八卷本将“而道一风同，利兴弊去”改为“利兴弊去，二百兆裙钗皆能佐夫教子”。

② 《庄子·德充符》原文是：“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

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徒，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以为无关紧要，事竟中止！第使当时禁不过急，持之以恒，则今日已可永除此陋习也。①

① 从“天下事贵自然”到“则今日已可永除此陋习也”，系十四卷本《女教》篇后增写的附言。

考　试　上

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考试之法虽王子国戚，亦等齐民。如欲为将帅者，必先入武备院、韬略馆读书，兼习天球、地舆、测星诸学。期满，由现任水陆提督偕各大臣亲到学院，与掌教鉴定，考取一等者即编入行伍，授以把总、千总之职，次第而升，以资历练，文件自理，枪炮自发，虽至贱至粗之事，亦不惮辛劳而尝试之。及功成名就，致仕闲居，犹不废立说著书以传后世。即矿师、医士，必须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尤须明律例，考取文凭方准用世。

无论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而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十四卷本增：夫以八股为正途，视别学为异端，其不重可知矣。人材焉能日出哉！如是，〕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朝廷亦知其不可深恃，屡诏中外大臣保举人才。然所谓大臣者，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绝，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

从而友？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僚客未必有才也。所习者，私亲密友而已。亲友未必有才也。不得已而应诏，亦惟举一、二有交之显宦，或庸懦无能之辈，以塞责而已。何曾保一岩穴隐遁之真才哉！以中国天下① 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或湮没不彰② ，〔十四卷本增：或市井潜藏，〕或名山终老，苟科名蹭蹬，则终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害之耳。

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请分立两科，以广登进。一、考经史以觇学识。二、策时事以征抱负。三、判例案以观吏治。〔十四卷本增：原拟：一曰考证经史，疏通疑义，以觇学识。二曰策论时事，昌言无讳，以征抱负。三曰审问疑难例案，以观吏治。四曰兼试文章诗赋，以验才华。〕首科既毕，〔十四卷本增：凡海疆各省主试者，宜就地会同各西学大书院山长，如天津之水师学堂、博文书院、福州船政学堂、江南水陆军学堂、广东水师学堂诸山长。订期〕挂牌招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西学虽多，以上数种是当今最要者。③ 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知天文者必知算学④ 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该考官须素精其艺，系大书院出身有执照为凭者，方准奏派。取中之卷，皆⑤ 呈主试者鉴定，论其艺而⑥ 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⑦ ，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⑧ 。即使制

① 十四卷本将“天下”删去。

② 八卷本将“或湮没不彰”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改为“一试格致、算、化、光、电、矿、重诸学”，并将此注文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知天文者必知算学”注文删去。

⑤ 十四卷本从“该考官须素精其艺”到“取中之卷，皆”，改为“考生各卷皆由山长分别取中”。

⑥ 十四卷本将“而”删去。

⑦ 十四卷本将“量其才而不拘资格”删去。

⑧ 十四卷本将“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改为“精其选不定其额”。

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①？并令内外臣工博访周咨，下僚中如有异才大器，堪任将相者，立行表荐。聘岩穴之隐逸，举幕府之宾僚，参行古征辟荐举之法。得其人则荐主同膺懋赏。或怀私滥保，则举主坐罪。斯不敢徇情面，植党援，应故事矣。武生向以骑射技勇见长，而世之习武者，武经一卷尚属茫然，一旦临敌出师何恃不恐？咸、同间荡平丑类，建立大功，并无武科中人。所习非用，其明征已。如不能学西法选材于武备学堂，亦当力求新法。今战守之事，藉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似宜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十四卷本增：今之考试，有奔走数百里至数千里者，其费甚巨，且钦差学政，主考总裁，所费国帑不知凡几。不如仿泰西考试之法，由掌教会同地方官考取，亦三年一考。县试小学堂②，考列上等者为秀才，贡之于省。省试中③书院，考列上等者为举人，贡之于京师。京都大书院考列上等者为进士。大④书院所学，虽与中⑤书院相仿，惟大⑥书院掌教仍禀请泰派总裁会考，否则，主考总裁亦须泰派精于制造

① 十四卷本将“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到“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改为“令于制艺外，习一有用之学，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凡深明政治律例者，名为政学举人；精通艺术者，名为艺学举人。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得以考列上等者，名为文学举人。政学、艺学，用以富国强兵，较文学尤重，有若泰西牧师，然使其专以著述，宣扬孔孟之教导，以训民化俗。如此变通推广，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

② 八卷本将“县试小学堂”改为“府试中学堂”。

③ 八卷本将“中”改为“大”。

④ 八卷本将“大”改为“京”。

⑤ 八卷本将“中”改为“省”。

⑥ 八卷本将“大”改为“京”。

之机器师，熟识驾驶、能施火器、是船政学堂出身之水师提督，会同督、抚考取，庶得真才。惟所费国帑更巨，不若各省船政局、武备学堂，会同地方官，岁订一期，由各生自行赴考，以省糜费。〕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二试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驾驶战舶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须奏派精于制造之机器师，熟识驾驶、能施火器、是船政学堂出身之水师提督，会同督、抚考取，庶得真才。否则有名无实，为外人笑也。一经拔擢，令入武备院、艺术院再行肄业，优给俸禄。武备院以收才力勇智之士，艺术院以收聪明技巧之才，惟必须读书明理，文字清通，方能入选。且特降明谕，俾以后文武并重，不得歧视，庶多士向风，可得干城之选矣。①

---

① 从“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到“可得干城之选矣”，十四卷本基本上是重写的，兹全部抄录，以便比较：“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勿计文字优劣，只要其胸有韬略，对合机宜。二试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驾驶战舶深知水道者。变骑射为马枪火炮，变举石为驾驶战舶、司理机器等法。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讲求火器，命中及远，精于驾驶机器者必多。人材自然日出矣。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八卷本将“炮”字误写为“铁”字——编者)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必要其绘图贴说，精其事者与之考究，方知真伪。原拟：一试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试算学、机器制造，以穷其造诣。三试测量枪炮，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一经拔擢，凡武秀才考有大书院执照者，可称举人。精制造者，则令入制造局；精驾驶战舶、司理机器者，令入兵船历练，给予俸禄。若无大书院执照，其年在三十以内，文理通顺者，仍令入武备院、水师学堂、艺术院，再行肄业，期满考列上等者，给予执照，俱名为举人。由武备院、水师学堂出身者 名为武学举人；由艺术院出身者，名为艺学举人。所有武学举人、艺学举人，分途资遣各营、各船、各厂，优给俸禄，历练三年。其学力与历练俱深，无历练者，虽学富五车，不论何事骤膺大位，错失必多，故谚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赴都会考，取中者名为进士，给予职衔，不论资格，量材授事。且特降明谕，俾以后文武并重，不得歧视。庶多士向风，可得干城之选矣。”

虽然，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教而成也。既于文、武岁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①，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遴选②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语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选自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艺，以三年为期。其膏火经费仿上海龙门书院章程，官为筹备。按月出题课试，所出之题务须有裨时务，如铁路之事，轮船之事，矿务之事，邮政之事③，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钱法、钞法、测量、测候、地理、地舆、博物院、赛珍会、息兵会、派员游历、使臣出洋，与夫各国风土人情，文学武备皆可出题。令诸生详究利弊，择其文之佳者登诸日报，以广流传。其历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试，考取后名曰艺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查各国京师俱有大学堂，各精一艺、各专一业者，非比我国同文馆教习只通算学、天文、地理、各国言语④文字而已。或谓同文馆如外国小、中学塾，非大学堂也。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据日报云：现计其能当管驾轮船、机器、武备各员者，每业约有数千人。通化学、矿学、制造机器者，每业亦有数百人。我中国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设西学堂，所育人材，尚未及其半，恐他日海军有事，人材不足耳。准其一体乡试会试。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

---

① 十四卷本将“既于文、武岁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改为“既求实学，当列科考，如唐时之制度，各专一艺”。

② 十四卷本将“遴选”改为“选聘”。

③ 十四卷本将“如铁路之事，轮船之事，矿务之事，邮政之事”，改为“如铁路、轮船、矿务、邮政”。

④ 十四卷本将“言语”改为“语言”。

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① 成法也。且我朝有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翰林异试异榜，与正科诸士同赐出身，援例立科，必无扞格，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艺科乎？

至于肄业之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薪资，以昭激劝。昔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学习，意美法良，特稚齿髫年，血气未定，沾染习气，乖僻性成，甚至有从教忘亲不愿回国者，则② 就学诸生于中学毫无所得故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日本肄业英、美、德、俄之学生，至今尚络绎不绝。欲救其弊，宜选肄业生之通古今识大体者，始遣出洋。或由各省学政所录文、武各生，择其留心时务年在二十左右者，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厚给资装，出洋学习。如此分途资遣③，庶事理通达，而各有成材，身列胶庠，而咸知自爱，功崇业广，体立用行。曾文正作育之苦心，不致因噎④ 而废食，诸生之数奇不第者，亦得别出一途以自效。归后愿就职者听，愿就科举者亦听。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也。

---

① 十四卷本将“祖宗”改为“国家”。

② 十四卷本将“则”改为“因”。

③ 十四卷本将“欲救其弊”到“如此分途资遣”，改为“欲救其弊，须选以上所论之武学、艺学举人出洋历练，及深通中西言语文字之秀士年二十岁内外者，出洋肄业，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厚给资装，分途资遣。”

④ 五卷本误为“噫”，据十四卷本改为“噎”。

【附录①】《法国激励人材说》

法国巴黎斯京城，向有格物大馆，岁出诸题，重加奖赏，令人作论或著书，讲求各种新法，优者给奖。意甚良，法至美也。兹将己丑年所出之题，所给之奖，略译于后。

凡人有精通重学者，一给奖二千福兰格，一给奖一千福兰格。凡人能于农器机器别得新法，精妙合用者，给奖七百福兰格。凡人能于轮船更创行驶之法，使益神速者，给奖二千五百福兰格。泰西自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以来，讲求新法不可枚举。最奇者飞空之法，终未得间。倘有人能创新法，精妙入神，给奖五百福兰格。有人能作论说畅发天文精蕴，遐迩传诵者，给奖五百四十福兰格。有人能探测本岁星度隐显有何关系，俾天文家增长智慧者，给奖四百六十福兰格。能成格物新书者，给奖一万福兰格。能成化学新书者，给奖一万福兰格。有博论人身全体者，给奖一万福兰格。有著书广论法单得所依据者，给奖五百福兰格。有人能畅论化学，进而益上者，给奖一万福兰格。有著书通论地质金石者，给奖一千四百福兰格。有人讲求内外医科配药植物，能于其中别出新法者，给奖二千福兰格。有著书评论五谷因何损伤，能周知其故，得免于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者，给奖四千福兰格。至奖赏之最巨者，为救疗痧症之法，止疟之法，种牛痘之法，推详研究，得一施治定法，足以起死回生者，给奖十万福兰格。性命所关，故奖赏亦巨。

---

① 八卷本将"录"删去。

以上奖项，先有人捐银生息充奖，故执事无定而奖款有常，可垂久远也①。〔十四卷本增：英、德、俄、美各国俱备有奖款，我国亦宜仿行，实鼓励人才之善法也。〕

① 十四卷本将“也”删去。

考　试　下

或谓："〔八卷本增：中国仕宦首重科举，乡、会试取决于时文，京朝官繁长于小楷。自明至今五百余年，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其由他途来者，不能得高官，膺重权。〕取士之法① ，上篇论文、武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恐未必能与正科并重，仍縻费而无实效。如能变通〔十四卷本增：成法〕，广科目以萃人材，则天下之士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然② 考试之法将若何？"

窃谓中国自③ 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④ 者为中学，设于〔八卷本增：省会〕京师者为大学。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⑤ ：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

---

① 八卷本将"取士之法"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然"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自"删去。

④ 八卷本将"省会"删去。

⑤ 十四卷本将"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改为"文学酌分其目为六科"。

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① ：一曰陆军科，凡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一曰海军科，凡测量、测星、风涛、气候、海道、沙礁、驾驶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学中教习。详订课程，三年则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然后分别任使进用之阶。文、武一律，无所轻重。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即不入小学肄业者，逢小学甄别之期，亦须赴试，必先由小学考取有名，三年后始准预② 试。入学之始，必令于文、武各科各③ 择一科，专其心志，一其趋向。至于登进之阶级如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一仍旧称，三年一试，由朝廷命该省督、抚、水陆提督，会同大书院掌教校阅，广其额，精其选，一返从前空疏无补之积习。如此变通办理，约而计之有数善焉。

从前各州、县学官仅拥虚名，几同疣赘。若由各省督、抚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且有已成之学宫、书院可以居住，无须另筹经费，另行建筑，一转移间，通国即可举行。一善也。

各分各科，人得以就其质之所近专习一业，或大成或小就，皆得蔚然兴起，为国家有用之材。二善也。

学中甄别，以三年为程。士之学问浅深，平时同业诸生共闻共见，期满考试，或优或绌，参考三年之学业，可得其详。其取人又④ 不凭一日之短长，怀才者有必得之权，废学者无侥幸之望，考

① 十四卷本将“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改为“武学酌分其目为两科”。
② 十四卷本将“预”改为“与”。
③ 十四卷本将“各”改为“自”。
④ 十四卷本将“又”改为“既”。

核明而人才出矣。三善也。

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四善也。

一科有一科之用，任使务尽其所长；一人有一人之能，驱策必久于其任。将见士气振作，人才奋兴。以之制物则物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五善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及至外患循生，内忧叠起，又举平日之所用者而一无所用焉！以一人之身而终身三变，精乎不精乎？幼学壮行之谓何？而国家犹勉策驽骀，期以千里，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

【附摘①录】　何沃生律师所著《新政论议》②

一国之人才视乎学校。学校隘则人才乏，学校广则人才多。中国学校之设，独有文字一途。夫文字固为学之根本，然不过学中之一艺耳，非文字之学通则万事之学皆通也。凡事之可以理推者，则由己之心，以推人之心，无不见其同，然一室可能达天下，此不须学者也。凡事之向迹而求者，必以己之手摹乎人之手，

① 八卷本将"摘"改为"节"。

② 此篇系十四卷本在《考试下》篇后所增。

乃以见其得失，绝不容以仿佛几，此必须学者也。为冶之不可以为陶，事亦明矣。使为冶者而为陶，陶非不可为也，而必不能如为陶者之为陶之善，况并未尝为夫冶而欲为夫陶也，况并未尝为夫冶而欲出而与为陶者较其为陶之精粗，此必败之理也。攻石之不可以攻木，人所知矣。使攻石者而攻木，木非不可攻也，而必不能如攻木者之攻木之巧，况并未尝攻夫石而欲攻夫木也，况并未尝攻夫石而欲出而与攻木者角其攻木之工拙，此必失之数也。今中国以文员而当武职，以武员而当文职者，所在皆有。此由学校不分明，以故用人无把握也。夫文而能为武，武而能为文，是必其人文、武兼优，才非世出，使以佐治，夫何间然，独惜其未尝一试，未经一考，内先无以取信于己，外究无以取信于人耳。夫未经考试而遽授以职，其不败事者幸。既经考试然后授以职，其不败事者常。常者可以为国，幸者不可以为国也。今之改革，将以常胜之道为国，而立中国于不败之地。立中国于不败之地，则必先有能立中国于不败之人乃可，此非宏学校不能也。

是宜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发一大臣为学政，以总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诸册簿，以记其才学人数。所学先以中国文字为一科，凡欲学以下各科者必先学此。此后则以外国文字为一科，以万国公法为一科，以中外律例为一科，以中外医道为一科，以地图数学为一科，以步天测海为一科，以格物化学为一科，以机器工务为一科，以建造工务为一科，以轮船建法为一科，以轮船驾驶为一科，以铁路建法为一科，以铁路办理为一科，以电线传法为一科，以电气制用为一科，以开矿理法为一科，以农务树畜为一科，以陆军练法为一科，以水师练法为一科。

以上各科凡愿学者，得二十五人之数则为之设一师，其有兼

学数科者听之。中国人有曾学得其事，经外国考试得隽有执照为凭者，则延以为师。如无其人，则延外国人暂为之师，例以有考取之执照为凭，方能居此师席也。凡欲为议员议公事者，其资格最下亦须文学秀才，其说详于下。凡欲为官员办公事者，资格最下亦须技艺秀才，其说详于此。学者每年两考，试题目由其师出，以答问之法为之。如问十而能答其五者，是谓通才，其师给以执照；问十而不能答五者，谓之未通，再学再考。由县而得执照者，谓之某艺秀才；进之于府，由府而得执照者，谓之某艺举人；进之于省，由省而得执照者，谓之某艺进士，至进士而止矣。大抵县三年，府三年，省三年，积九年之功，除下愚而外，无有不通者。国家有公事则选此等人以办之，故曰人人皆可以为官也。

藏　书

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作人养士之心，至为优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宫墙美富，深秘藏庋，寒士末由窥见，及寇乱洊经付之一炬。中兴将帅，每克复一省一郡，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葄史，博览群书，堪为世用者。通商日久，西学流传，南、北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惟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疆吏亦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则傲僻孤陋，故我依然，然后知藏书之为益多，而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之为功大也。

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本国书肆新刊一书①，例以二分送院收贮。〔十四卷本增：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六个②月更换

① 十四卷本将"本国书肆新刊一书"改为"凡本国有新刊之书"。

② 十四卷本将"个"改为"闰"。

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就长案上静看，不许朗诵。阅毕签名书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经手。该值堂年终查核，知何书最行。另有赁书楼，有股分者每年出书银四元，可常往看，各处新报俱全，只准借书两本，限两礼拜归还。如无股分者赁阅，每日计银两先付。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特设总管一员司理其事，执事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通国书楼① 共二百所，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里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大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敞②，独藏书二百七万九千册。德京伯灵之书楼亦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钜观，博学之津梁也。

我③ 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鄞县范氏之天一阁，杭州汪氏之振绮堂，钱塘吴氏之瓶花斋，吴门黄氏之滂熹园，石塚严氏之芳茉堂，邬镇鲍氏之知不足斋，昭文张氏之爱日精庐，南浔刘氏之嘿琴山馆，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佚。近日〔十四卷本增：则〕吴兴陆氏之皕④ 宋楼，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阁，请于大府，奏于朝

---

① 五卷本脱“楼”，据十四卷本补。

② 五卷本误为“厂”，据十四卷本改为“敞”。

③ 十四卷本将“我”删去。

④ 五卷本误为“丽”，据十四卷本改为“皕”。

廷，供一郡人士观览。其大公无我之心，方之古人亦何多让。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贮。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十四卷本增：比利时国届开国五十年之期，臣民咸醵金上寿，王受而署诸外府，曰："此众人之资，将为众人求益。"饬议院议之。下院拟以此款开设格致院一区，广购图书器皿，用供国人探讨格致之学。英君主寿诞，臣民亦醵金筑一大博物院，无物不备，为其君主寿，留名千古，与民同受其福，何乐如之。宜各国皆当仿行也。〕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仍常年储备专款，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果能认真经理，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或钩元摘秘，著古今未有之奇书；或达化穷神，造中外所无之利器。于以范围天地，笼罩华夷，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极巍焕信景铄，皆于读书稽古二事基之矣。

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夐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苟强分畛域，墨守规为固陋昏蒙，甘受人制，则印度、琉球、越南、缅甸之续耳① 。前车已覆，来轸方遒，有识之君子将何择焉！

---

① 十四卷本将"之续耳"改为"其已事也"。

【附录①】 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②

尝谓人才之得失，系国家之盛衰，是以有国者不可不慎也。然而股肱辅弼，每资贤才，究穷物理，尤需博士。尝见蕞尔小邦崛然振兴，巍峨大国忽焉颓败，非尽由治理之失法，亦实缘人才之不得也。夫普天之下何处无才？要在培植之得失耳。而培植之法，非学问无以立其基。欲增学问，非诵读无以开其识。然有益要务之书，卷帙甚富，价值甚昂，非寒士所易购，故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

近考各国书院，列若繁星，当推英国伦敦博物院之书楼为巨擘。且英国书院之多不胜枚举，而不费钱钞，任人游观者随在有之，若较博物院之书楼，实不可同日语矣。但观其制顶作圆形，纵广各十有四丈，除去围墙，其圆顶犹高十丈零六尺。旷观大地之上，除罗马城大庙之殿，则当以此楼为第一楼。内圆顶之下作围墙，墙之内作成橱式，橱之内即藏书之椟也。藏书极高之处，俱有阶可登，周围式同一律，取之甚便。楼内书籍，任人涉猎，惟不准取出。计橱下随便可阅之书两万卷，橱上所藏乃各国语言文字，并一切实学要务等书及各月报，共五万卷。其圆顶之制，雕镂惟精，施以金银各彩绘，皆著淡色，故楼内光怪陆离，耀人眼目。内置长桌十九张，小桌十六张，足敷三百余人之坐。自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始许妇女入观，故又设两桌以备妇女之坐，此二桌之外，亦许随便坐落。长桌之上，中设立板，对坐之人两不相睹，

---

① 八卷本将"录"改为"译"。

②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在《藏书》篇后所增。

俾专心阅读者不致为人挠其兴会也。楼内之式本属圆形，譬之车轮，长桌之设，如轮之辐。桌之制则首低而尾高，虽阅者满堂，而初入门骤视之，则不见人之多也。屋之中置围柜，以书目三百卷陈其上，使人易于检视。乃此柜如轮之轴，各桌俱得相接，故如置诸左右焉。围桌内极中之处为总管书楼人之坐位，虽阅书三百余人，实不难举目而悉数也。

溯此楼建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初创之人名曰噶瑞，立法美善，至今俱循旧章，毫无弊病。惟制度之华美，月异日新，而观书之人数加增颇巨，较前百年之气象则迥不相侔矣。楼内阅书者四面俱能写字，且有执役之人。如欲观何书，即写一纸条付执役人，立刻照取。纵世家自置书楼恐亦未必如是之便也。书楼规例亦晰录于下。

一、书楼之设，原为供人阅看，增长学问，惟礼拜日及各节期不得入观，余日无论风雨俱开各门。二、开楼时刻，自西九月初起至四月底止，早九点钟开门，晚八点钟关门；自五月至八月，则九点开而七点闭。三、欲入观书者，先将其来意住址写明，交总管阅看。四、未入先二日须有荐函致总管。如荐举人果系可靠，本人只写住址钤姓名即可入内。五、荐函如不可靠，总理即不许入，或与董事同议之。六、入楼之人各领一牌，嗣后随便持牌往观，至换牌之期，凭总管更给。如不换牌者则不得再入。七、所领之牌随身佩带，甲领之牌，乙不得冒往。八、年不满二十二岁者不许入楼。如必欲入观，亦可与董事议之。九、不准污坏书籍。十、不准以纸置书上而写之。十一、楼内地图及各图画，若不向总管言明，不准以纸加图，照影描画。十二、楼内须雅静，不许高声喧嚷。十三、阅毕之书，仍置原处。十四、不遵规例者不准入

楼。十五、若擅取书籍出楼者，照偷窃例科罪。十六、使执役人所取之书，亦必交该役送回，掣取原条。如不掣回，似乎书仍未交，恐致争论。十七、本楼人有得罪看书人处，执役人有不善处，许看书人写信告明总管。

书目册上收逐日所入之书，暨各新闻纸，俱分门类注于各作家之名下。书目之旁各有暗记，阅书人不之知也。本楼人一看暗记，即知其书之所在。观书者欲看何书，当将书名暨暗记一并写明，执役人以便检取。惟记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一岁之中，计阅书一百十万四百五十次，阅书者十五万四千七百念九人，加添书籍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按美丽之式装订成书者二万一千六百廿一本。此内，为人增送者三千三百七十六本，造书人照例送入者一万一百廿七本，别国造书人送入者一千四百八十六本，本楼购买者五千八百三十五本，此数年之内又不知加增几许。于戏盛哉！

夫英国近数十年来，人但诩其称雄宇内，人才辈出，而不知其培植人才之法有以致之也。此正所谓人才得而国家兴矣。然设立书院，法似平平，久而行之，其效捷于影响。诚能仿而效之，人才之验亦必接踵而兴矣。跂予望之！

日本简派理学博士岸上某往诺威国，沿万国水陆产博物会，途经英、法、德、俄诸国游历而返，谓："欧洲列国固为人文渊薮，而以予所见，人品高尚，风俗淳厚，推英为最。其士夫通晓事理，凡谈专门之学，鲜有不解，故能国富兵强，雄视宇内欤。盖教育已盛，加以社会熏陶之力，无往非研智修德之地。予观其二大博物院，益叹其既富且强，良非幸致。一曰英国博物院，一曰骚斯根岷邓博物院，巍然高楼，宏壮无比。于门口屋角及其他要处，安置

硕学鸿儒石像，揭示英雄豪杰肖相，使人俯仰不胜感喟。进入院内，历览各室禽兽、鱼介、草木、金石，以至各种机器，万象森罗，莫不具备，而分类明瞭，布置井然：或顺年代以示其沿革，或分国籍以别其风土，察古今于片时，观万国于一室，毫无遗憾。试入动物室，就一禽一兽见之，则其生长之次第，饮食、栖息之状态，历历可观。机器室多陈列模型，以便于把玩细视，倘欲知其用法，指头可压一个动机，即机器忽运转矣。故到此院者，不读格致、化学之书，而可知物理之概。又设研究室以资于学者，倘有外人拟研究一事者，则借给材料，假与书籍，周旋备至。或有疑义，可以质诸技师，实有麻姑搔痒之快也。其他院内，有番菜店，有茶店，有吃烟室，有休憩室，倦者足以弛劳，其用意不亦至乎。此院系国家所管，费款颇饶，而曾不取分文，为人民纵览之所。比之各种学堂，其有补于风教，无有轩轾。宜哉，英之致有今日也。”①

① 从“日本简派理学博士岸上某往诺威国”到“宜哉，英之致有今日也”，系八卷本《藏书》篇后增写的附言。

议　院　上[①]

〔**八卷本增**：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②]。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

---

① 五卷本原题为《议院》，因十四卷本增写《议院下》，并将《议院》改题为《议院上》，故本篇从改动后篇名。

② 十四卷本将“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改为“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轹之”。

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之上议院，人无定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盖官不必备，惟其贤也。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每七年逐渐更易，世爵则任之终身。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举员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多寡。举而不公，亦可废其例，停其举，以示薄罚。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繁，员亦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惟礼拜日得告休沐，余日悉开院议事。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员旅见。议院坐次，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不同心者居左，中立者则居前横坐。各国公使入听者皆坐楼上。德之规制大概亦同。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已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赓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

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①，"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②。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

---

① 《孙子》卷一原文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② 《孙子》卷一原文为："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①，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不能不顾私恩②；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民隐③。而籍贯不可分④，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⑤，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⑥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所以君民共主之国，普天之下十居其六，君主之国十居一、二，民主

---

① 十四卷本将"若理一人"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则不能不顾私恩"改为"则未必能尽知人之明"。

③ 十四卷本将"则不能悉通民隐"改为"则不能悉通斯民之隐"。

④ 十四卷本将"籍贯不可分"删去。

⑤ 十四卷本将"中国而终自安卑弱"改为"中华而自安卑弱"。

⑥ 十四卷本将"太平"改为"昇平"。

之国十居二、三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 慎矣！ ①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 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即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箧。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颟顸。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②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颟顸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 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③

---

① 从"或谓：'议院宜西不宜中'" 到"噫！ 慎矣"，系五卷本《议院》的附言。十四卷本将此附言删去，作为《议院下》的前段内容，但文字有所改动。

② 十四卷本误为"颟顸"，据八卷本改为"琐屑"。

③ 从"今之公卿大夫"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系十四卷本《议院上》篇后增写的附言。

议　院　下甲午后续①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华。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何则？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妇孺皆知。凡有病于民者，如公禀政府改革，无不俯顺舆情，非昔日只顾在上者之权势，而不顾其民之疾苦也。

英国马恳西史记论欧洲各国上代亦以权势治民，其民迫求在上者改章易法，不许，则必有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者矣。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坡仑制其死命。普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系八卷本所加。

相赐德鹰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拿坡仑，嘉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名曰良民会，未几，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自立报馆，任意议论政事，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终不轻泄于外也。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合而为一，以逐拿坡仑。日耳曼、奥斯马加、俄罗斯、波澜、希腊、法兰西、西班牙诸国人，皆苦人君治国，专恃权势，若不改旧章，不得不潜自立会，藉以整顿国家，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国，会党即自然解散，匿迹销声。查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今各处大会党不在欧西，而在欧东，如俄罗斯一国，仍以权势治民，故有尼希利会党。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贤者亦复乐列名于会中。其意谓民间受苦过深，故不但俄皇之大权在所必去，即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其铲除净尽，然后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势振兴必远胜于曩日云云。此会中忿激过甚之言也。其余则大半无异心，故能去其积习，不专恃权势，而学欧西之体贴民情，上下自胥安矣。

考之欧洲各国上、下议院，近年新订公举章程。法兰西上议院员，由上议院自举者四分之一，由通国二十一岁以上人公举之议员转举者四分之三；下议院员为通国中二十一岁以上人所公举。比利时上议院员，由每年纳赋合华银六两以上之众民公举；下议院员同上议院。奥斯马加上议院员，有君所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间年二十四岁以上薄有田产者，皆可公举。恒加利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下议院员年二十岁以上之民，每年纳

赋合华银三两二钱者，皆可公举。普鲁士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亦有君所命者；下议院员年二十五岁以上之民，按纳粮之额数以分举官之员数。日耳曼联邦上议院员，各小邦政府所举；下议院员比户可举。丹墨上议院员有为王所命者，其大半则由民间公请下议院员所举；下议院员年三十岁以上之民所举。英吉利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已纳赋赈贫者，比户可举。意大利上议院员君命之；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岁以上，每年纳赋合华银四两者皆得举。希腊仅有一议院，其议员皆成丁以上之民所举。葡萄牙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民间公请下议院员公举者；下议院员，凡民一年中入款在华银八十八两以上者，皆可举。荷兰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下议院员，凡二十三岁以上纳赋华银六两以上之民，皆得举。俄罗斯无议院，大权皆操之于君。日斯巴尼亚上议院员，君与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举官会所举。瑞士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下议院员，凡男子年二十一岁以上者所举。瑙威仅有一议院，其议员分作两班，凡民二十五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一百三十二两者，皆可举。瑞典上议院员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一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二百二十四两者，皆可举。塞尔维亚上议院员王命之；下议院员，凡年二十一岁以上之纳赋人所举。罗美尼亚上议院员，有田产若干者即可举；下议院员，凡民成丁能识字者即可举。

议院之设，原以示大公无我，上下一体也。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既有议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于奉上。猗欤休哉！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

【附录】《今古泰西诸国设立议院源流》①

泰西各国之创有议院，其所从来者久矣。夷考泰西上古创业垂统，计有三国：曰希腊，曰罗马，曰德多尼。然年代有先后，而政教有尚文、尚武、尚格致之不同。凡今欧西各国政教、礼俗、律例、官制，无不本于此三国，而希腊一国实为之始。

考希腊国史，其政分有四类：一国听于王，是谓王政；一国听于绅，是谓至善者之政；一国听于民，是谓民政。此三者皆与希腊俗不悖，其有悖于希腊俗者，名为代兰得之政。所谓代兰得者，谓操有一国之权而可以独断独行者也。当时绅政则以斯巴达城为最胜，民政则以雅典城为至当。前此雅典国政，惟贵绅甫获参议，至梭伦乃改定雅典旧例。诸贵绅外，除生而不② 为奴者，无论谁氏举可议论国事，皆有可以指陈是非可否之权。凡遇国事，民皆得凭一己之见，投黑、白石子于柜，或高举一手以明是非。与邻国言战言和，可否一听于民。民会之外，更有一议事会，为绅董四百员主持，民会有何建白，务先于绅董议会商明，准许而后可。其四百议员尽由民会选立。一岁期满，别有一次更易，此即今日泰西各国上、下议院之权舆也。希腊国俗，治国与司祭并重，故统理国政者其名有二：一曰巴西路，治国司祭二意兼备；一曰亚根，则仅有治国之意而无司祭之意。雅典既为民政，贵绅将王司祭之职削去，易其称为亚根。初定亚根时，乃终身之职，犹可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又，八卷本将"附录"改为"附论"。

② 疑"不"为衍字。

子继父业；既而更为十年，期满别易一人。至西历纪元前六百八十三年时，亚根之位复改为岁一更易，并由一人为正，八人为副，九人共膺亚根之任。盖欲文事武备分与九人执掌，不使一人统握全权，是为希腊民政之制。罗马之先亦为民政，至奥古斯都而始有帝制。当其行民政之际，将王权畀一总统，岁一更易，称为低革达多。其后又虑其权势过巨，遂订为每岁选二大吏分掌此总统之权，始称为伯利多，即首先之意，后称为根苏利，即议商之意。国家遇有危难，则限以六阅月准用低革达多仪制，独操国柄，与王无异。若平日整理国务，概用根苏利式，是为罗马民政之制。此皆今日泰西民政之国公举总统之权舆也。

试更以近日泰西各国上、下议院规制言之。

法当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拿破仑第三朝曾设上院，员数一百五十人，兼以牧师、帅臣、水师督臣、各亲王充之，每员岁俸各予福兰三万枚，一千八百六十年稍改其数，员缺视下院得三之二。英国上院亦以亲王世爵充之。葡萄牙之定上院议臣也，或终其身，或世其职。普国议政上院近得三百四十人，然非定额。有亲王降王四十人，备顾问者二十一人，袭世爵者七十二人，终领院职者二百二十四人。此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国王亲简者，有世爵城绅公举者，有监督肆院推择者。墺国议政上院员缺二百十三人，兼领之亲王总监督暨监督共十七人，终领院职者一百四人，余皆世袭其职。意国议政上院员缺无定额，以奇才异能、家道殷实者领是职，皆终其身。巴西国议政上院由国王于公举数内酌选定之，员无定额。比利时国议政上院备选者八百三十三人，每人岁缴税课及二千一百十六福兰者得应选，入院以八年为期。荷兰议政上院所有举充议员者，例由各省议员中择纳税最

多者以膺其选，上院无创议之权，凡国事须自下院申详，上院定其可否。丹马国议政上院有系百姓公举者，有系国王拔自下院俾终领是职者。瑞士及美国议政上院皆由各部议院公举。此泰西各国上议院规制之大略也。

英国下院议员选举之数，著有定额：英伦四百六十五人，威而勒士三十人，苏格兰四十二人，阿尔兰一百有三人。下院总董一人，每年俸糈金钱五千磅；副董二人，金钱一千六百磅；此外，自律师、巡员、书吏之外，食禄者殊寥寥也。法国下院议员共五百八十四人，为众民所选，年须在二十五岁之外，兵船水手不入被选之例。和约、商约、军国大事，下院皆有权商榷。下院人员每年得俸九千佛郎。美国下院人员由各邦所遴选，两年为期，额数之多少视各邦民数之众寡为定。其先准于三万人中选举一人，后又改为七万六百八十人中选举一人，近今民数繁多，视旧制为更增矣。奥国下院人员由百姓选举，以六年为期，正、副绅董亦由下院自行选举，核其额数产业殷富者选八十五人，居城者选一百十六人，居乡者选一百三十一人，工作贸易者选三十一人。德国下院绅士为百姓所推选，约于十二万人中选举一人，五年一易，下院之人无常数，恒驻院中者约四百人。意大利全地分一百三十部，下院绅士于五万七千人中选举一人。凡充下院之职者，须年齿届三十岁有产业于国中者，方能被选，五年期满重行选举。荷兰下院绅士有一百人，均从通国选举，无论何人，岁输赋税于国家在十给勒以外者，即有选人之权（三给勒约抵华银一两）。被选之人年齿须在三十岁以上，于例方符。凡膺下院之任者，每人岁受二千给勒为俸糈，四年为期，满则更选。瑞典下院议员分城乡两处选举，城中每万人中可选议员一人，在乡则四万人中可选

一人，四万以外可选二人。其人年齿必须在二十五岁之外，三年为期，满则更选。西班牙下院议员，约于五万人中选取一人，亦由民间所公举，每人在院办事，期以五年，满则更举。葡萄牙下院议员，约于三万人中选取一人，以四年为期。比利时下院议员，必本国之人居本国者始得与选，年齿须在二十五岁之外，选额视百姓之多寡以为衡，最多者四万人中选取一人，四年为期。瑞士下院额数一百四十七人，每二万人中选取一人，以三年为期，凡民年在二十以外，即可操选人之权，惟教师不得厕于选例。此泰西今日各国下议院规制之大略也。

姑译录之，以备时贤参考焉尔。

【附论①】 答某当道设议院论

窃谓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良，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

① “附论”二字是编者所加。此篇系八卷本所增，是郑观应答复盛宣怀的一封信，作为《议院下》的附论。盛宣怀于一九〇〇年中询问郑观应：“变法以何者为先？”郑观应这篇复书，强调设议院开国会宜先，与《议院下》正文中所说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的观点相左。这篇设议院论的信还收入《盛世危言后编》卷三，题为《致盛京卿论变法宜设上下议院书》。但文义有不少出入。《致盛京卿论变法宜设上下议院书》编入本集下册。

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

或谓：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昔法国维新之时，民智亦未开，先设议院，变通制度。其时绅士有创设学校以教议员之诮，故富强未闻，徒受先设议院之害。

或又曰："风气未开，欲设议院，骇人听闻。"不知此寻常之见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以何为贵？"管仲对曰："民。"武王曰："纣有亿万人，惟亿万心；朕有三千人，惟一心。"孟子告齐宣王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而用之。"① 其为去、为杀，皆以国人为断。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议院乃上古遗意，固非西法，亦非创辟之论也。不有议院，何以使亿万姓惟一心乎？夫强邻之畏我者民心固结。若此时不设建，迟至各海疆尽被西人占据，恐欲设而不能。曾闻其属地有华人聚众议事，即为巡捕所拘，推此可知矣。

或又曰："学校未兴，人材难得，先开议院，聚讼盈廷，恐易滋事。"不知此由章程未善，公举不得其法耳。西人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国会论中。惟创办之初，不必悉仿西例，因地制宜，随时可以商改。惟议绅必须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学兼优之士，不合格者不准选。果能遵守议规，何虑滋事之有？统计每县数十万人由士农工商公举三、四人，亦何难之有？各县议绅中公举一人到省，每省约得数十人。由各省议绅公举二人入京，约得四十余人。岁会有期，是非共听，优则奖之，劣则黜之，自然各顾声

---

① 《孟子·梁惠王下》原文是："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名，不敢轻举，贻笑中外。如山僻小县无此人材，势必合众捐资，延品学兼优聪明之士，游历各国、各省，博访周谘，洞悉利弊，归而备充议绅。朝廷尤须破格用人：果其议绅品学优长，为一县所钦，即授为一县之牧；为一府所钦，即升为一府之牧。必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或恐因此谋叛。不知今日电线信息灵通，铁路调兵神速，各要隘有兵扼守，何虑内变。况朝廷准设议院，体恤民隐，亦何苦生变，今日之天下，以兵力争胜，非火器精、训练久之兵，不足以制敌。土匪作乱，托言忠义，实思富贵，害己害人，引寇入屋，殊堪痛恨。致身家性命不保乎？

尝闻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总之，无论议院设与不设，急宜仿西法：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书中《礼政》首篇① 业已详论，非谓学校可缓也。兹将洞悉中外时事者所论列于后，冀当道深长思之。

癸巳冬，余课上海格致书院肄业诸生，题为《议院论》。苏州许生象枢文最佳，兹附录于后：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非禁民之议也。有道之君其知识足以烛民之隐，其仁慈足以苏民之困，其勇断足以除民之患，动而世为天下道，

① 《盛世危言》八卷本分为通论、礼、吏、户、兵、工、刑七大政。"《礼政》首篇"指《学校上》。

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虽欲议之无得而议焉。是以三、五之世，不有议院而物阜民康，后世莫及。然而圣不自圣，未尝不集众思以广益也。故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虞帝有告善之旌，夏后有昌言之拜。不特此也。传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是三代盛王罔不博采众议也，特未创立议院名目，故遇哲王而言路通，否则言路即塞耳。

考泰西上古亦无议院。耶稣降生前五十七年，即汉宣帝五凤元年，巴勒斯坦新设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此为欧洲议院之权舆。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始定议院章程。迄于今而上议院、下议院无国蔑有。诚以议院之有益治理非浅鲜也。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操于上，议院不得擅施行，弊在独断，德、俄等国是也。民主者，权落于下，议院得以专威福，弊在无君，美、法等国是也。英为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立法独为美备。然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则一也。

我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饶，人民之众，甲于五大洲；然而地利不能尽，国用不能充，弊政不能革，刑罚不能简，民困不能苏，国威不能振；下有贤才不能遽用，上有庸佞不能遽退。非中国之君不若泰西各国之君也，非中国之相不若泰西各国之相也，上下之情隔焉故也。是故中国而不设议院则已，中国而设议院，其有利益于国家有可偻指计者。中国五金煤矿，宜于开采；地气丰腴，宜于种植；物料宏多，宜于制造。如有于开矿、植物、制造确有见地者，即由议院上请开办，则地利尽矣。其利一。泰西各国凡大师旅，大兴筑，议定后即由议院筹款，盖百姓利之劝输自易也。中国皆拨库款，故虽明知厘卡、开捐之弊，而用度支绌，不能不借以补苴。有议院则上下同欲，筹款有自，国用不患无措矣。其利二。我朝忠厚开基，深仁厚泽，皇古未有；然而部办之掣肘善政，州县之滥用非刑，厘捐之不恤商情，诸弊尚多沿习。如建议院，则弊之所在即许直陈，不患不能尽革矣。其利三。泰西之俗，习律例者原有专家，设刑司以听断，设状师以辨驳，初不隶于议院，然上下情

通，博访周咨，真情易得，中国诚能仿而行之，有狱不至留滞矣。其利四。海禁初开，中西立约通商，西人着着占先，中人事事吃亏。查近今通商贸易册，英之每岁赢金有四千余万之多，民力安得不困乎？有议院以维持之，则已往之条约可设法更换，后来之弊窦可先事预防，不受其抑勒，不受其把持，则商民之气伸，而困可稍苏矣。其利五。中国剿发、灭捻以来，整军经武，已非道、咸时可比。然承平日久，故态复萌：侵蚀名粮则额虚而不补，刻剥军实则器旧而不更。甚或耽于烟酒，不知操练为何事；私通枭贩，转以卖放为利薮。有议员以抉其弊，其上无虚糜之饷，下无不练之兵，而国威可振矣。其利六。泰西诸国大臣皆由议员公举。民主之国，虽伯理玺天德之废立亦由议院主持。是以贤才不至淹滞，庸佞不得固位。中国宜略师其意，内而大学士、六部大臣，及总理衙门、海军大员，外而督、抚、提、镇，及驻各国使臣，皆咨于议院而后简放。则怀才之士进，而不肖者退矣。其利七。

虽然，事属创始，必有出而挠之者。日本步武泰西，其气较中国为锐。观其工艺之日精，制造之日盛，几疑举国皆知西法之善。然前年开院集议，有掷石噪扰伤及议员者。况中国拘守成规，牢不可破，尤非日本之比哉。窃意中国政事动援成例，议院之议为国家兴利而已，除弊而已，岂必有成案可循，则部臣必有挠之者。中国之迁擢臣僚也，不视人才之可否，而视资格之浅深。议员之公举，重才能不重资格，则内外臣工必有挠之者。天下升平，武备渐弛，有议院以议其后，统兵大员不得冒口粮、废训练，则提、镇以下诸武弁必有挠之者。各省设立善后工程、军装等局，名目繁多，盖以调剂闲散人员也，实则耗财用、无实济。如立议院，此等人员必多删汰，则各省闲散人员必有挠之者。凡州、县佐杂之廉银禄米所得几何，其得以肥身家、裕后昆者，非阴蚀国帑，即显剥民生。有议院以发其覆，则美缺皆为苦缺矣，则州、县以下必有挠之者。中国之民少所见多所怪，可与图终，难与虑始。前年设立电报，强者拔竿断线以肇事，弱者街谈巷议以惑众。议院之设亦为闻所未闻，则百姓必有挠之者。其挠之之说必谓中国民风土俗与泰西殊。泰西之民顾大局明大势者居多，中国之民往往爱己不爱人、顾家不顾国，行之

既久，必有借公议以箝制官府、把持公事者。

不知天下无无弊之法，而有无弊之人。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如一事也，而民欲之，必其利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欲之则为私，人人欲之即为公矣。一政也，而民恶之，必其害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恶之则为私，人人恶之即为公矣。即有时众议员意见不合，各执一是，亦可互相辨驳，使曲不胜直，非不敌是，复何虑其有弊乎？中国诚能行之，将见君民联为一气，家国合为一体，古所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所云“众志成城”者，不难再见于今也。故蒙得而决之曰：有利无害。①

① 从“癸巳冬，余课上海格致书院肄业诸生”到“故蒙得而决之曰：有利无害”，系八卷本所增的附录。

公　　举甲午后续①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使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赡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己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意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惬，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是八卷本所加。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士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

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伪，则

失之诬。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浅深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哺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傅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今国家既下诏求贤，凡位列宰辅及部院名公，封疆大帅，既遇此难得之遭，自必踊跃欢欣，各举所知，以仰答求贤若渴之意。然荐贤者，平日既未于海内奇杰留意物色，则此时举以应诏，自难必果系千人之英，万人之杰，踌躇四顾，中选者颇难其人，不得已而始以亲旧中之稍有节操，或以著书立说自炫者取以塞责。其于体国经野之谟，拨乱反正之略，茫乎未有得也，曾何裨于实用乎？尤甚者，则以奔竞为能，以干求为事：或奔走王公之门，或夤缘津要之路；且有丐显者作尺一书为之先容者。辟幸进之门，广苞苴之路，而人才自此不可问矣！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　　君甲午后续①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② "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③ 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弒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原其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借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立，国会中人，即下议院之人，法民创立行新政，除积弊，勃然振兴，各国闻风而起。新法不准行，乃愈压而民愈乱，因变君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敉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

---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甲午后续"亦同时所加。

② 《淮南子·修务篇》原文是："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

③ 《淮南子·修务训》的原文是："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

呜呼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裂，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问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

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瞶，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无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鬱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乎，孰使之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已极

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何则？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贤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为万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惓惓焉痒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莩苻；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恝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何？"则曰：无难也。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者，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

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故知君人者，欿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噫！

日本名士深山虎太郎所著《民权》、《共治》、《君权》三论，识见高远，发挥透辟，足以起痼振聋，为救时良药。无论民权、共治、君权，宪法皆不可无，惟各有参酌耳。附录于后以备当道采择施行。

民爱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养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其在国家，重斯权而不侵，是为顺天。勿能保于天则为弃，疾视而侵之于天则为背，全顺者受其福，而背弃者集其殃。何者？民与权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宪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维持之，使无失坠，非有宪法律令而后有民权也。故国人皆曰政府可设，而后政府设；国人皆曰政府可废，而后政府废；国人皆曰宪法律令可行，而后宪法律令行；国人皆曰宪法律令可革，而后宪法律令革。国家大事，措施得失，阖四境之民平议而行，其权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错莫能画一，且各有生产作业，不能亲政，为古今通患。于是立贤者以为之王，以为之辅相，借之以柄，以齐整天下。故君相之权，固假之万民，非自有其权也。柳宗元曰："吏于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谚曰："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仆鞭棰其主人，则不伦孰大于是。余窃观中国古圣贤创业垂训，具合于泰西民权之宗旨。盖公理无东西，而大道无古今，凡有血气，其积思所至均也。尧、舜官天下，求贤禅让，何与美利坚合众国公举总统之制类也；汤武顺天应人以放伐独夫，代膺大位，何与欧州列国之民迫其政府更

革政治类也。孔子对哀公曰:“百姓足,君谁①与不足。”孟轲以“君为轻,民为重”②发明民权。岂有彰明较著于此者哉? 意者,孔、孟之时距三代不远,尧、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圣一贤,得志于当时,其所成就,盖有难测者矣。惜乎后世昧于圣哲本旨,不能扩充阐明以成太平,至于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汉以降,沦胥至今,风气之不开,纪纲之不肃,国本之不固,宫闱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气之不振,是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无顺天之君下,有弃天之人而无敬天之民。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以举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

古今东西,一治一乱,盛衰之变,不能百年。今欧、美诸邦,日跻富强隆治之域,国运蒸蒸乎不知其艾期,是其故何也? 不治民而与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 专制为治独裁为政之谓也。有贤明之君在上,则国富兵强;有暗愚之君在上,则国贫兵弱。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盛衰兴亡之几系在一人,自古贤君少而暗主多,此所以东洋诸国常不振也。曷言乎与民共治之也? 公议为治,集思为政,举国中之良撰而委以政焉。故虽有幽、厉不能行其暴,虽有管、蔡不能逞其奸,盛衰兴亡与一国人心相表里,此所以泰西诸国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强而恶弱,爱治而忌乱焉,而东洋诸国之遂不免夫乱与贫者,独有尚古薄今之弊,根底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国儒者开口辄言许身稷、契,致君尧、舜。呜呼! 周、汉以来,论治道者畴不以尧、舜、禹、汤为指归哉? 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浇,风气日薄故也。彼唯貌似圣人,而忽圣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以为旗帜,而三代之治愈远也。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睿知为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灵鱼肉,肝脑涂地,宗社亦随而亡。历朝相袭,如环之无端。天下搢、绅章甫之士,独不能鉴於前辙沈溺二典,歌颂三代,以待圣人之出。其愚岂止待河清

---

① “谁”字,《论语·颜渊第十二》原文为“孰”。

② 《孟子·尽心下》原文为“民为贵,君为轻”。

之比哉？若有人於此，其力能摆脱三千年宿弊，变专制独裁之治，作众思公议之政，中国之天下不足治也。

或难余说曰："民权说颇善，然似不与君权相容，为之何如？"曰：君依民为重，民依君为重。上下一德，君臣一体，无相侵之理，是为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诸国重民权者，莫英国若焉：国中四民皆仰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间无纤芥之嫌。去年政府举女王即位五十年庆节，举国欢腾，皆祈王之万年以致神明，忠爱之忱沦浹於民心。未闻民权之侵害主权也。世界诸国崇君权者，莫突厥若焉：箕敛头会以贪民利，箝口结舌以禁谤言，国民视王如仇雠，寇乱数起，上下解体。彼以君权为维持尊严之具，而不知启民心涣散之渐。今以英国比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为何如乎？自古一国之主，亲裁万机，权不旁落，名实两副为天子者，唯创业垂统之君为然。至乎中材以下，则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权之名，而无君权之实，况於庸劣之主乎？故权不归宰辅而归外戚，不归外戚而归宦寺，不归宦寺而归藩镇，君唯垂拱拥虚器耳。令宰辅为伊、周，外戚为霍光、窦武，宦寺为张承，藩镇为郭子仪、田弘正，犹有专权之嫌。若令宰辅为莽、操、卓、懿，外戚为贾充、武三思，宦寺为仇士良、魏忠贤，藩镇为李师道、朱全忠，其为祸将不胜言矣。故其末造有绕柱而走者，有饮鸩投缳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天家为祷者，以万乘之贵求为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国儒士弥儿曰："独裁专制之国，无爱国之人，有一人乃其君是耳。"夫独裁专制之君，以天下为家，宜爱其国。既爱其国，宜举其国之贤者委以政事。今顾偏信左右，听于佞幸，以至丧其宗祀者何也？则明有所不见，而聪有所不闻也。昔唐德宗谓李泌曰："人皆以卢杞为奸，而朕遂不知杞之为奸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犹有此言。难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听于左右者，听于国中；以所选于寡者，选于众；以所分于宰辅、外戚、宦寺、藩镇者，分于亿兆，与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从众君德也，虽专制独裁之主，其初非得众心则无以取大位，况于发愤自强与欧、美争雄者，何以削君权为介介乎？善夫！薛叔耘星使之言曰：泰西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考泰西之有议院自罗马始，当中国周贞

定王十五年时。罗马因条律不公，选十人公议国政。巴勒坦，汉宣帝五凤元年，纪元前一百一年，设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迨纪元后八百余年法国泰甫帝大选议员一千一百五十一人，春秋征集与之议国宪。一千一百四十四年，当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意大利新立议会。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当宋度宗咸醅元年，英国始定议院章程，垂诸后世。嗣兹而降，议院大兴，文明日启，遂为千百年有国不易之宏纲。惟俄、土、波斯至今尚无议院。识者忧之曰：压力重则拒力生，热质凝则火山爆，君权尊则民变速。法、奥前车，民党覆辙，乌可以不寒心哉！①

① 从“日本名士深山虎太郎所著《民权》、《共治》、《君权》三论”到“乌可以不寒心哉”，是八卷本《原君》的附录。

自　强　论甲午后续①

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是惟开创之君，圣神英武，知人善任，百官不敢舞弊，书吏不敢营私，虽用压力而天下治安。若在守成之主，暴虐淫逸，昏昧无知，全恃威重，不顾是非，坐使奸蠹弄权，吏胥骫法，而天下大乱。观汉高祖之所以兴，秦二世之所以亡，可知治乱之原矣。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古云："有治人而后有治法。"可与专制政治互相发明。惟纯常子《自强论》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与立君政治为近矣。

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圜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

---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甲午后续"亦同时所加。

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类论及，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无论如何美政，由朝廷饬下督、抚，由督、抚饬下司、道，由司、道饬下府、县。府、县召书吏以一纸告示城乡，略加新名饰耳目，此外寂无举动矣。甚或前任所为，后任裁撤。虽创之费巨，成之日久，皆所勿恤。此由于中国从无立君政治耳。夫立君政治，除俄、土二国外，专制政体，在今日称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俄早议有宪法，但未行耳。文明诸国无不从同。惟君主与民主之国，宪法微有不同。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或谓恐失君权。不知君主之国，如英、德议院，所议之事与君不合者，可置不行。昔英儒矮利斯托路氏云："政府之强大，古则尚力，今则尚德，反是则势涣国衰。"故皆设宪法而开议院。沪上葡萄牙国总领事华君告余曰："中国欲拒外侮，务在合群。我国穷民少全得此益。"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篇中拟立宪法，冀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亦三代之遗规也。

【附录】 胶报《论普国中兴事略》①

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人心无耻；人心无耻，由于士大夫不明行己有耻及原宪问耻之旨。孔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谷，非贪赃枉法之谓。凡不能进贤退佞，安内攘外，而徒以小廉曲谨

① 此篇系八卷本《自强论》附录。此篇又重复的装订在八卷本卷一的末篇，题为"附《论普国中兴事略》"。

安常习故者，皆耻也。昔普鲁士耻为法人所困，发愤维新，转弱为强。采其往事，为我今鉴，知守旧之非策，作维新之忠告也。

第一章论普国败弱之故。普国从前亦主守旧之说，其前皇有名飞芝喜者，声名洋溢欧洲，亦如中国之有尧、舜、禹、汤、文、武也。飞芝喜时，国势强盛，政教修明，所立制度，后人皆遵守之，亦如中国之言法古，称述唐、虞、三代之制度也。普国之人，以为遵守遗法，已足治国，不知因时更新，所以致弱之故实缘于此。普国从前君权太重，权操于官，民无议政之权。故于州、郡、城、乡地方之事，民以为此官吏之责，非吾百姓事也。虽甚弛废，亦度外置之，若于己无预者。世爵之家，役农民如奴隶，亦如中国八旗之制，满洲庄头相似。凡普国之民，其父为某世爵，属下之人其子孙即永为所属，非经主人允许，不得擅与别人工作。为主人作工，不给工值，子女长成，非禀主人之命，不得擅婚嫁。田土皆属于主，民不得而私。故当时农民不肯培壅田亩，以为此乃世爵主人之田，非我之物也。当是时，普国之民，皆不顾公家之急，民无爱国之心，故国势涣散，百弊丛生，寖弱之由非一日矣。

第二章论普败于法受迫挟之事。普兵在燕拿城大败于法。一千八百七年七月初九日立和约于提耳息，法皇拿破仑迫胁普国，割其地大半，责偿军饷一百四十兆佛郎克，驻兵普京，俟偿款清而后退，普地不许增筑炮台，其原有之炮台，每台限炮若干口，不得增设，通国兵额只准四万二千名，不许增兵。其挟制普国至矣。今吾中国受人挟制，未必过于法之待普也① 。普受此迫胁，

① 装订在八卷本卷一末篇的“附《论普国中兴事略》”，将这句改为：“今吾中国拳匪之祸，开衅列邦，因此而受人挟制自不能免，然度未必过于法之待普也。”

尚可复强，中国何必丧志哉！

第三章论普国丧败之后，人心尽变，实为中兴强盛之本。提耳息立和约之时，普国群臣以普后饶才智，且善说辞，故奉以主和议。后名雷细，即德前皇大威廉之母也。拿破仑索偿款奢，后哀求少减，拿破仑不允，且谓之曰："汝德人何敢与我战乎？"后叹曰："悔我等徒倚赖前皇飞芝喜之声名，而不知子孙之不如祖宗也。"普后此语，民至今述之。今中国人心材艺，皆不及古，今之敌国又强于古，而犹欲墨守旧法，岂非普后所长叹息者耶？自普后有此说，普国君臣皆知旧法不足恃，乃刻意图新，开民智慧，使举国之民皆通达国事。又破除旧制，令凡民皆有自主之权。是时世爵巨族，咸大不便，群起抗阻，而普政府毅然行之，遴选议员入议院，举国之民，皆有议政之权，政府为之主持而已。于是民心大变，视国事如己事，勃然生忠君爱国之心。国有大事，皆竭其心力，输其财产以济公家之急。普国之强，实基于此也。

第四章论普国反弱为强之事。普国自行新政，开民权，举国人心尽变。自君至民，皆卧薪尝胆，以雪国耻为务。普皇减侍从，节衣食，所食之物与平民等，有卫文公布衣帛冠之风。卖御厩之马过半，以充公用，凡宫内金银器物，皆熔以铸钱。皇后亦撤簪珥，以输国库。大臣百官皆自请减俸，民间踊跃输将，税增而民不怨。凡民皆务节俭尽以其余财供国用。民间妇女亦典卖衣饰以输纳于国。上下一心，无贵无贱，皆输财佐国。不及一年，而法人所索之军饷已如数偿补。盖当一千八百零八年时，已偿款清还，法兵退出普京矣。法兵既退，乃潜修战备。炮台不能增则暗为修理之，兵额不能增则勤训练而速更代之。故兵额虽不过四万二千，而不及三年，已有精兵十五万矣。凡武员年老者休致之，

而量予养廉之俸。其庸懦不职者，胥汰之。立以民为兵之制，举国之民，皆隶军籍，受训练，虽贵介子弟、文学博士亦不能免。而民亦乐为国效死。自此以后，兵之品始尊贵矣。潜购枪炮、新式军械，又自制之戎器，戒备充实，而法人尚未知之。于是一千八百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联俄、奥之师，败法兵于来积城。又于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哗打罗地方，与英国合兵大败拿破仑，而挫法人之势。自是以后，普日强盛，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战，虏法皇，返侵地，而大仇胥复。遂为地球中第一等强国矣。

【节录】《国民报·公义第二篇》①

天下惨痛之事，其莫惨于亡国之民乎？犹太之亡也，人民见逐，靡有宁居，奔走流离，颠仆道路。波兰之亡也，迁其民数万于西比里亚之靠喀苏山，搢绅富室，悉在其中，驱策奔波，殆无人理；且禁其民习波文，操波语，犯者至科死罪。印度之亡也，其民初止能为第六、七等事业，今乃始可为第三等事。然其所以受此惨痛者，推其祸本，皆由其士民颓敝，不早振奋，膜视国事，故驯至受此惨辱而不能自立也。且夫国者，民之积也。故国之土地，即其民之公产业；国之政治，即其民之公义务。为之主者，不过统其纲而总其成耳。故国之兴也，民必先受其福，而其利乃及于君；国之衰也，亦民必先受其祸，而害乃及之君。是以开化之民，急公如私，视国如家，诚以利害之切身也。若未开化之民，则以国

---

① 此篇系八卷本《自强论》附录。

为其君之私产，以事为君之私事，故于其国之治乱得失，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曾不少动于心。夫以利害相切之已国，乃至视为他人之事，诿之他人之身，宜其受人羁轭而为牛马奴隶也。

中国之时局危矣！二千余年主权无缺之国，不三十年间而土削境蹙，利失权辱。其国乃几为半主之国。其民乃夷为半教之民。及今不图，祸犹未艾，若犹晏然相安，膜然坐视，固未有不为犹太、波兰、印度之续者也。然西人之议我中国也，谓政病而非民病。向之寂然不动者，特其睡而未醒。固谓我内力极大，而人种之可用也。然中人之谋国事也，每振奋于事后，而绝无筹备于几先。故西人之议我，亦谓为着着落后。故某处之割也，奋然而倡自主；某处之割也，奋然而思自保。自主自保，诚是也，然绝无图谋，仓卒举事，止足以自取涂炭，曾无益于事实。火已燃眉，乃思扑灭，抑何见事之暗且晚乎？今日事变叠来，未有终极，且将有印度、波兰之惨，固非止某处而已。天地晦冥，漂摇将至，而屋壁渗漏，栋瓦动摇，犹不亟加整葺，他日破巢毁室，覆压之下必无幸免之人。若待室庐坍败，再谋建造，则虽极大之内力，可用之人种，亦将无从致力。则今日固天下臣民所宜同心并力，不能膜为他事待之他人者也。《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易》曰："其亡其亡，系于桑苞。"我国民其何以自处矣！

按我国时局危极，无形之分，甚于有形。《国民报》所论，如见孺子之将入井，不禁大声疾呼，俾四百兆人知耻知惧，思患预防耳。余因其言沉痛，故录之以期上下交警焉。

【节录】 纯常子《自强论》①

古语有之曰："有治人而后有治法。"今则不然，"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如无现用之官制，现行之条教，求其有一得之效，虽旷时废日，必无成焉。夫从古君治之国，何尝不治？必谓中国不治，由压力太重，则不知古之学也。秦人能用压力，过此以往，非创业之君，何尝有权？惟政府自保其富贵，臣民共乐于苟且，以是相延相宕，以阅二千余年，殆几几于无法之国。今试使房、杜为相，孙、吴为将，而仍用今日之制度，果足以富强而与各国争抗乎？故今之事一言以断之曰："先变法而求人才以守之。"君主民主之说，中国此时无暇论及。一、二百年后，百端之说并作，以君主为是者有之，以民主为是者亦有之。视其时民之材智如何，国之盛衰如何，然后有可说耳。吾愿论自强者当求所以然之故，勿为一、二新论所锢，勿袭一、二陈言而自以为得。事事取各国之成案，而后立议，则中国庶有豸乎！吾不喜顽固之守旧，吾尤不喜空浮之言新。作自强论以质之。

【附录】 薛叔耘星使《变法论》②

① 此篇系八卷本《自强论》附录。

② 此篇原系十四卷本《交涉下》的附录，八卷本移为《自强论》的附录。本集从十四卷本编排，此处存目。

日　报　上[①]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②]，陵夷而肇中原陆沈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辨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

---

① 五卷本的标题为《日报》，因十四卷本增写《日报下》，将《日报》改题为《日报上》，故本篇从改动后篇名。

② 十四卷本将"利"改为"意"。

粗浅，取其易知。〔十四卷本增：夫强民读书，而民莫之应；不劝民阅报，而民自乐观。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十四卷本增：大报馆为国家耳目，探访事情。每值他邦有事，与本国有关系者，即专聘博雅宏通之士，亲往远方探访消息。官书未达，反藉日报得其先声。〕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十四卷本增：惟禁报馆妄言，以肃观听。英、美、比三国无禁报馆言事之条。〕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札饬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如英国《泰吾士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十四卷本增：之〕宰相名臣，自然无勒索人财，亦名驰中外矣。①

---

① 十四卷本将“自然无勒索人财，亦名驰中外矣”，改为“自然无勒索财贿，而名驰中外矣”。

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诈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讬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十四卷本增：借公事以报私仇，藉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十四卷本增：迹同秽史，罪等莠民，可〕援例告官惩治。〔八卷本增：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当道因噎废食，则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毁谤，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辨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奏请选定颁行，准人开设，俾官商各有所遵守。〕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常变经权，操纵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① 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

① 八卷本将“卓”改为“蔚”。

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而奈何掩聪塞明，箝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庞然自大①，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

① 十四卷本将"庞然自大"删去。

日　报　下[①]

〔**八卷本增**：上篇论中国沿海各省宜次第仿行日报，以通民隐，达民情。今观中、西名士所言，而叹日报之有关朝野，不独沿海各省亟行仿行。〕《新政论议》云："宏日报以广言路。"是日报者，即古乡校之遗意，今西国议院之滥觞，为公是公非之所系，众好众恶之所彰。故西国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凡公约条议各节，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一案一讼，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纸，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

若夫官家之嘤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市道之衰旺，股分之低昂，店铺之开歇，田宅之鬻售，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选，人材之兴举，民情之向背，船艘之往来，铁路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官员之迁调，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都邑之公项，司事之诚伪，医道之善法，药物之灵异，矿务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杂技之优劣，陪员之轮值，水旱之灾祥，生死之报章，婚姻之纪事，案牍之消长，军政之筹画，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公务之兴作，工作之需人，外国之时事，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汛之休咎，善士之品题，奇人之传记，书说之新奇，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虽极之高人之片词只字，愚妄之荡检败行，足以寓劝惩，使人鼓舞而兴感者，无不罗布发明，俾阅者快焉劝焉。征信质疑，莫善于此。

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办事者即示之为趋向，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浮伪，一秉真朴。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英国议政者，必以日报为众民好恶之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国之从政者，则以日报为足教官吏而不敢违背。若夫医学、化学、天学、即象纬历算海学、行舟测量之法电学、艺学、矿学，以及治兵课士、军装战舰，皆必另设一报。不惟详言其事，而且细绘其图，此又利世利民而欲与天下人共趋于上理者也。

夫日报逐日阅之，殊不费时，随事求之，必有新获。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嗫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凡为主笔，必须明外国之事，达公法之情。地方有公事，如官绅会议，陪员审案等，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援笔记录，务在真实详明。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及新出火

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须译录。至各省及都会之地，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如主笔借此勒索，无故诋毁伤人名节者，不论大小官绅，当控诸地方官审办，并准两造公举中、外陪员听讯。如果属实，则照西律，分别轻重，治以禁锢之罪，重则在禁作苦工而已。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夫如是，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

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非用压力不行，故动以兵船相要挟。当道于彼族律例风俗，强半未谙，应争而不争，应让而不让，卒为所算，悉数难终。乃西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反谓中国之待外人如何凌辱，意在激怒其民，以与中国为难耳。如中日之战，日本西文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其所述凶暴情形，不啻为彼兵写照，乃反诬华兵所为。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惩前毖后，或日报，或礼拜报，宜亟用西文，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若我行我法，人言不恤，则沧海横流，伊于何底，非我侪所敢知矣。①

① 从“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到“非我侪所敢知矣”，系八卷本《日报下》篇后增写的附言。

吏　治　上

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中枢之与督、抚，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操用人行政之大权者也。然① 国家设官，本以为民。其与民最亲，而贤否得失之间，动关国家之治乱者尤在州、县。何则？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内而六部，外而两司、道、府诸官，皆考察此州、县者耳。伊古以来，未有民不聊生，而国家可以称治者；亦未有牧令非人，而疆臣政府可以坐致太平者。独奈何进身之始，科甲、保举、捐纳既已不一其途，而吏部铨选之章，率范之于掣签按轮之中，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及选补得缺，则需次日久，负债累累，廉俸不足以养其身家，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上司风闻参撤，而乡里小民之死者已不可复生，断者已不可复续矣。

间有廉能之吏，一意兴利除弊，教养斯民，而知府之意见不同也，司道之威严可畏也，上官掎之，同寅笑之，众庶疑之，必溃其成而后已。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

---

① 十四卷本将“然”改为“夫”。

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箝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噫！上下之间相蒙相遁至于如此，而犹日日言自治，是犹南辕而北其辙也，其必无成耳①。

〔十四卷本增：况上之任人也不专，用人也既不尽其才，又不问其能否。陆路之将可改水师，水师之将可调陆路；刑部之员可调工部，兵部之员可调吏部。强以所不能，而不专任其所以能，岂果有兼人之资，无事不精，故能随事胜任耶？正虑其所谓无不能者，乃竟无一能耳。徒伴食贻讥，一任颠倒于胥吏之手为可叹也。溯唐、虞之世，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不相兼统，如契为司徒，皋陶为司寇，伯夷作秩宗，夔典乐之类，皆以其所优为者任之。未闻以敷教之事强皋陶，以刑名之事强伯夷，以典礼之事强夔也。是以百职庶司，皆能各称其职。〕

泰西官制与中国名异事同②，惟户部之外有农部，专考树艺之经；外部之外有商部，专讲贸易之道；工部之外有邮政部，专管驿递之往来③。〔十四卷本增：其〕户部人员不能调刑部，陆路提镇④不能调水师。学古入官，量才授职，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升迁，终于为⑤此部之首领而已。爵可崇，俸可增，而官不迁移，故职既专而事无旷废，任愈久而识更精深。富强之原，实基

---

① 十四卷本将“其必无成耳”改为“其必无成也决矣”。

② 十四卷本将“泰西官制与中国名异事同”改为“今泰西各国用人行政亦如是”。

③ 十四卷本将“惟户部之外有农部”到“专管驿递之往来”，移于“富强之原，实基于此”后。并将“惟户部之外有农部”的“惟”字改为“查”；“外部之外有商部”的“外部”改为“工部”；“工部之外有邮传部”的“工部”改为“兵部”。

④ 十四卷本将“提镇”改为“人员”。

⑤ 十四卷本将“为”删去。

于此。独无吏部之设，无铨选之条① ，百僚升降权归议院，期会之令出自君主，选举之政操自民间② 。用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无回避本省之例③ 。〔十四卷本增：盖既④ 洞悉其风土人情，自收驾轻就熟之效也⑤ 。西人云：泰西地方官非土人不用，非土人不举者，恐其不能尽知风土人情利弊。凡属身家清白有产业者，均许保举人材，考察录用，与中国上古行乡举里选之例无异。俞荫甫太史云：今州、县吏乃若佣力者然，计一岁之利，任一岁之事。其地诚肥饶耶，上之人不欲使久擅其利，满一岁率去之；其地诚瘠薄耶，其人又不待一岁而亟亟以求去。以故贤者莫能有所施设，而不肖者惟知饱其私囊。官与民漠不相习。一旦有急，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疾视其长上之死而莫之救。然而曰吾将自强，正不知果在何日也⑥ 。〕

听讼之事，派以陪审，而肆威作福之弊祛；列以见证，而妄指诬陷之弊绝。所谓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者，昔闻其语，今见其事。而且，俸糈优厚，人无内顾之忧；职任精专，事有难宽之责。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孜孜然日求有益于民，有益于国。否则，议院排之，国君斥之，不能一日居其位。此泰西诸国所以不言吏治，而吏治自蒸蒸日臻于上理

---

① 十四卷本将“独无吏部之设，无铨选之条”，改为“外部即我之译署，内部即我之吏部，独无礼部之设，亦无铨选之条”。

② 八卷本将“期会之令出身君主，选举之政操自民间”删去。

③ 八卷本将“无回避本省之例”改为“无本省回避之例”。

④ 八卷本将“既”删去。

⑤ 八卷本将“自收驾轻就熟之效也”改为“自易收驾轻就熟之效”。

⑥ 八卷本将这段注文改写如下(改后仍属注文)：“汉、宋用土人多名臣。且汉制乡有三老掌教化，有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有游徼循禁盗贼，与今日泰西政治相仿。所谓盛世小官多，衰世大官多也。今州、县若佣田者，然其地肥饶，上司不使久擅其利；其地瘠薄，则亟亟求去。故贤者莫能有所施设，而不肖者惟饱其私囊。官与民瘼不相习，势涣情离，一旦有急，各不相顾，何能自立？故拟变回避而用土着，变铨选而用公举，变部议而设议院。”

者，彼此之情通，声名之念重，而壅蔽之患除也。尝阅西报云：泰西自设议院、日报馆，各处声气相通，上下无壅蔽之患。其西例，武员升降皆由兵部，水陆提督黜陟，以其部下畅晓戎机，迭获胜仗之武员升任。从无文职大僚，不知武备，而权能举错武员，及委任军事等局总办者。今中国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皆有统兵守土之权。既素未孜孜讲求武备，何从知其偏裨优劣，而遽委以举错升调，虽无私心，亦恐难期尽善。昔丰顺丁中丞办事精明，闻某以贿赂而得管驾，故亲坐该船验其能否。该管驾与司舵说通，视司舵者之烟筒嘴所向为的，指东则曰东，指西则曰西，丁中丞不知其暗号，竟为蒙蔽也①。

夫中国自秦、汉以来，以文法治天下，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官司益多，否塞益甚，堂廉益远，积弊益深。欲一扫而空之，诚非开设议院不可。即势殊地限，久而难变，亦当裁汰冗员，酌增廉俸，以渐通其隔阂，而渐化其贪婪。此自治之初基，亦即自强之本计也。夫天下虽大，其州、县不过千余，〔八卷本增：所〕属牧令不过千余人，为上者合枢垣疆帅之才力精神，以慎选之，以严核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循名责实，至正大公，则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国本日固，国势日强，而何畏乎英、俄？何忧乎船炮？何患乎各国之协以谋我哉？故曰：国以民为本。而致治之道，莫切于亲民之官；生乱之原，莫急于病民之政。所谓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此之谓也。

英国授职之官，无论充兵官、议员、刑员，以及内政、外政衙门，大小臣工，皆须在众人前向天发誓，谓以后当忠心为国，笃爱朝廷，身许驰驱，为

---

① 十四卷本将“尝阅西报云”到“竟为蒙蔽也”注文删去。

国家效力。发誓后方能任事。今泰西各国及合众国皆用此例。西俗:国家凡有兵祸，或匪人谋叛，或敌国来攻，朝廷志在安民，兴师戡暴，必令兵官誓众以安民心。其或官民谋逆，则令彼处地方官民皆对天矢誓。其内怍者立时可睹见于颜色。朝廷即知为某也忠，某也奸，某也曲，某也直，有诸中而形诸外，自无所逃遁。然亦有刚愎不仁，强项不驯，不知敬畏帝天，虽有别谋，亦复当众同誓，以为口头言语，无足重轻。此等人为众所不齿，乃桀骜之尤者也。

王爵棠星使云:法国政治以大统小，以内控外，体制与中夏略同。州、郡、邑、乡分设专官以理民事，而其权操之于上，咸遵一律，罔或违异。每一干端则设一官，若中国之州、县。凡膺是职者，必考授律例师，凡民间琐案，悉由其剖断。苟有稍涉疑似未臻平允者，则代为申详，上宪据法研鞫，俾成信谳。各乡、镇则另设甘门一员，如中国巡检之类。凡其所设各署，俱有专职，从不兼摄数事。大抵理地方民情者，统称刑讼衙门。而官有崇卑，如州、县、乡、镇等官其小者也，其上则有大衙门二十七所。如有事控于地方官，悬案不断或剖断不公，俱可复控诸所辖上司，遍历二十七所而后止。然此尚系琐细案件也。若值重大之事，其上另有专断之官，其职分约同中国按察使。各府中均设是署一所，凡有冤抑，听其赴愬，每年四期，每三月一集，开堂会鞫。并许被控者自选秉公耆老十有二人，届时质证剖理，惟毋得徇私偏袒。然后鞫者听两造之辞，以辨直枉，舍寡从众，期无诬屈，以为惩劝。其追理商民公私逋负，则有钱债衙门。其官由州、县百姓公举，三年一任，期满再举。但推选虽由民庶，而俞允仍归国主。凡乡民因索逋涉讼者，其数在一千五百福兰以下，即由州、县上司判决；若一千五百福兰以上之案，乃控于钱债衙门，为之比追。每府皆有驻防水陆兵丁，苟有犯案，统归所主办理。至于巴黎所有衙署不可胜数，凡国中官吏所断一切词讼，均必上闻。其有悬拟未决者，亦皆关白以定是非。其中办事人员均系著名律师。除上、下议院外，有参赞机密大臣，有执国政大臣，有总理度支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主军旅者，有榷税饷者，有专理户婚田土事者，有专理商贾事者，有治盗贼斗

殴事者，有治列邦事者，有管属国地方事者。观其分职建官，颇能尊卑相御，内外相维，无畸重畸轻之患。其为部十二：曰内部，总理庶政兼摄群司，职同中国之首辅，本国事件咸听裁决。曰户部，专司出纳，国中一切财赋税饷皆其主持。曰商部，管通商事务。曰农部，管民间一切种植。曰工部，凡军械、火药、修治、建筑皆其经理。曰文部，掌管学校。曰兵部，主治军旅，凡调遣一切，皆其主政。曰海部，修战舰、治水师。曰藩部，管理各处属地。曰刑部，主持律例，兼理教案。曰创例院，筹议军饷，增改律法，皆其专政。以上皆以勋爵大员为之。国有大政，国主与此数人谋之，有机要事，皆得参谋议。同治十一年，国会别设军机一职，由上、下议院公举二十八人，伯理玺天德亦简派十五人。凡下诏谕、上笺奏，皆由此四十三人管理。据其报册，每年建官计文员约二十万人，可谓繁矣。欧洲各国度支往往出多入寡，皆因设官繁密，事不兼摄之故，而又给禄丰盈，食浮于人，以致经费常患不足。然秩虽崇而事克举，国中大、小臣工，无不守法尚廉、不懈厥职。其在官者皆民之望，即贵至执政大臣，抑且以民之可否为去留。又其榷征税饷具有常度，涓滴必归公款，不得朘民为生。其所谓库臣者不过综厥大纲而已。其所谓理财者不过司出纳掌簿录而已。而所谓因循蒙蔽，侵冒剥蚀，乾没克扣之弊，彼反无之。凡泰西各国大都如此，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

按泰西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各部长归宰相自择其人。如宰相一换，而各部长虽才德素优，与宰相不情投意合者亦必解组赋闲。我国家时艰孔亟，万难苟且姑安，急欲补救，量为变通。惟恐为不洞识时务或未经历练者所误，而反归咎于变法之人，故前篇有拟请朝廷简派亲王贝勒游历一说。今时不可缓，亟宜简派亲信之王公大臣，能通西国言语文字者更妙随带翻译，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考究各国水陆军事、炮台、战舰、学校、商务、刑律。如有才德兼优之老臣宿将，当奏请朝廷重聘回国，以其所长分派各部佐理，如素当户部大臣归户部，素当兵部者归兵部，素当农部者归农部，万不可以户部人员当兵部。去年以陆军兵官汉纳根当水师副统领

已为外人所笑，且中国政教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已素为各国轻侮①。不致为官商所愚②，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③

① 八卷本将这段注文改写如下(改后仍属注文):"查美国尚无侵占我国之地，似宜聘美国退位之总统若干年当我国之首相，并与首相选文部、兵部、外部、工部、商部、农部、刑部各一人，分派各部佐理，庶免用非所长，为外人所欺。中国积弊大抵所学非所用，现在专门之学未兴，人材未出，臬司不知律，藩司不识算，日行公事全恃幕友、书吏，往往为人所愚。亟宜设课吏馆，内而翰林及候选司员，外而候补府县佐杂，皆须由课吏馆考取执照方能委署补缺。凡系中外交涉之官，无论大小须晓西人言语文字。"

② 八卷本将"不致为官商所愚"，改为"非但不为属吏所欺朦，亦当为外人敬服"。

③ 从"英国授职之官"到"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系十四卷本《吏治上》篇后增写的附言。

吏　治　下

上篇论州、县为亲民之官，而贤否得失关乎国家治乱。然督、抚为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统属之贤否，全在督、抚公正廉明，平日留心察视，不为人所蒙蔽，然后能甄别确当。一有偏私，则所贤、所否者皆不当矣。一省之司、道，佐督、抚以出治者也，而用人理财尤为藩司之专责。藩司之贤否得失，督、抚居其半。若督、抚大公无我，严加举劾，朝廷察其好恶以定黜陟，人皆有自爱之心，敢不称其职守乎？首府者，又督、抚、两司所寄为耳目，而藉以进退州、县，其责亦綦重矣。自有以人地相宜之条量移州、县，而后各省为人择地者十之八、九，为地择人者十无二、三。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驽庸竞进，以事贪婪，孰能尽心于民事哉！而以民事为事者，又每拙于逢迎，故黜陟不公则奔竞不息，源浊而流清，未之或有也。守牧有表率之责，大省不过十数州、郡，以督、抚、司、道之长才，鉴别十数员知府、直州之贤否何难？大郡不过十数州、县，小郡亦不过数州、县，以本管知府就近察数州、县之贤否何难？

愚以为甄别府、厅、州、县，必须分别等差。平素具有灼见真知，临时乃能因材器使，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其未试与已试而不堪用者为一等；廉明诚静，有守有为，足以胜任地方者为一等；贤能出众，著有劳绩，可理烦难① 之地者为一

① 十四卷本将“烦难”改为“冲繁”。

等；复将通省、府、厅、州、县，查明肥瘠难易之区①，一一分别注明，择其清正勤能尽心民事之员②，选以优缺，俾知瘠区不可规避，而美缺之不待钻营③，则朴实者安分，而贤能者奋兴④。吏治转移或在于此。〔十四卷本增：要之州、县为亲民之官，与州、县切近而实临其上者是为知府。〕州、县之功过知府得〔十四卷本增：以〕详之，司、道、督、抚而察其可否，以定其优劣。上之视知府重，则知府自视亦不轻，使州、县有所敬畏，而不敢不为好官。所谓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也。至于关差厘局每一缺出，百计营谋，幸进之徒往往〔十四卷本增：有〕三、五年不更替者。否则交卸彼局，而又接管此局。托词事关重大，非〔十四卷本增：资〕熟手不能胜任，其实无地方之责，不过收支银钱耳，一谨愿之吏已足为之。乃有徇情市恩不畏物议，巧者获利，拙者向隅，以致关税厘金日形短绌，己则饱填欲壑，惟利是图。若以治地方，宰百姓，安望其为廉吏乎？〔十四卷本增：黜贪崇廉，任贤而斥不肖，〕是又在督、抚破除情面，一秉至公也。或云：朝廷下诏求贤，十数年来各督、抚所举皆门生故吏及业经简在帝心之臣，无一山林隐逸之士，负奇才而励品行，尚气节者终不得上进。无廉耻而善于钻营者竟得保举超升，惟知削下媚上，不问民生休戚，以讳言有事为解事，以苟且了事为能事，因循玩愒，相习成风。〔十四卷本增：广东贿赂公行，赌劫之风甚炽。被劫者多不报案，因破案者百不得一，徒耗禀赀、差赀、勘验夫马赀耳。官之为民亦可知已。〕间有〔十四卷本增：洞识时务才德兼优者率皆秉性忠正，不善逢迎，虽欲兴利除弊，往往事多掣肘，不克举行，亦有〕学西法〔十四卷本

① 十四卷本将“之区”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之员”改为“者”。
③ 十四卷本将“而美缺之不待钻营”改为“美缺不待钻营”。
④ 十四卷本将“奋兴”改为“竞奋”。

增：而〕图自强者，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不能① 集思广益，多为洋人所愚，安得不为各国〔十四卷本增：所〕欺侮乎？

〔十四卷本增：善夫剑华氏②之言曰："今之督、抚才德兼优而又洞识时务者鲜，类皆尸居暮气③，非病于才力不足、精神过短④，即病于情面太重⑤，以⑥公济私。有⑦识见浅陋不识时务者，只知⑧偏听节费以博虚名，往往⑨前任遗政虽将来大有益于国计民生，惟尚未见其效者，无论其糜费几何，亦即裁撤⑩，以致功败垂成，临时需用重新复议⑪，非独缓不济急，而糜费反多矣⑫。有好大喜功刚愎自用⑬者，虽知时务，任性妄为，既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量材器使：或⑭采文字虚声，或重师弟年谊〔八卷本增：无论能否胜任〕。有一人而兼数事者，因无阅历，以致为人所愚。迹其所为，皆糜费多而成功少⑮，制造不及洋人⑯之精，价值⑰不如外来之廉，而旁观月旦

① 十四卷本将"不能"删去。

② 八卷本将"剑华氏"改为"威公使"。

③ 八卷本将"才德兼优"到"类皆尸居暮气"，改为"如昔日林文忠、曾文正延揽人材，讲求时务，力顾大局者，罕睹其人，类皆暮气太重，拘守成例。"

④ 八卷本将"精神过短"改为"粉饰因循"。

⑤ 八卷本将"情面太重"改为"瞻徇情面"。

⑥ 八卷本将"以"改为"假"。

⑦ 八卷本将"有"改为"在"。

⑧ 八卷本将"者"改为"之流"，将"只知"删去。

⑨ 八卷本将"往往"改为"虽"。

⑩ 八卷本将"虽将来大有益于国计民生"到"亦即裁撤"，改为"将来大有益于国家，惟阅时未久，尚未见效，乃不顾糜费，率行裁撤"。

⑪ 八卷本将"临时需用重新复议"，改为"继其任者意见各执，重议规复"。

⑫ 八卷本将"糜费反多矣"改为"虚糜反多"。

⑬ 八卷本将"刚愎自用"改为"任性妄为"。

⑭ 八卷本将"虽知时务"到"不能量材器使：或"，改为"虽言时务，仅识皮毛，既不知简贤任能，亦不知量材器使，惟"。

⑮ 八卷本将"有一人而兼数事者，因无阅历，以致为人所愚。迹其所为，皆糜费多而成功少"，改为"一人而兼数事，故其所为皆亏本多而获利少"。

⑯ 八卷本将"洋人"改为"外来"。

⑰ 八卷本将"价值"改为"物价"。

多①属庸中之佼佼者②矣。至如平日官声本属平常，及晚年循资例进，洊升督、抚，暮气已重，遇事粉饰因循，只知饱其囊橐为子孙计③，初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论者佥谓：近日宦途风气，每以省事为老成，而甘于因循弛堕；苟勤于厥职，不惮烦劳，类招多事之嫌，执其一节之失，而并没其他事之长，坐令勇于任事者不若尸位之辈转足苟安〔八卷本增：而〕无恙也。悲夫！人材之绌岂非由于不能造就人材之过哉！造就人材之权上在元首，下在枢廷。查泰西各国凡新任宰相视事之始，必自择其平日同志之人升诸朝廷，以为心腹，庶几议事和衷，办事无棘手也。故何律师《新政论议》谓复古之要有七，首择百揆以协同寅。并吏、礼二部而为一，名曰内部，宜添商部、学部、外部，合户、兵、刑、工而为八部。以一人为宰相，而八部之长使宰相自择其人。夫政者各有专司，不能越俎。政既为某部之政，则官必为某部之官，故升降黜陟必由该部定议，方能允当。繁文末节治体无关，于有谓之事而加之意，先于无谓之事而省其烦，故拜跪趋跄必概行除免，而杰士始来。故并吏、礼两部而为一，所以专责成而大得士也。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故加立商部。学部不设则国内无堪用之才，故加立学部。〕〔八卷本增：农事不讲则种植畜牧不旺，故加立农部。〕

今强邻日逼，时事多艰，正宜澄叙官方，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亟当力为整顿，剔弊除奸，为百姓求贤父母，培养元气。督、抚、司、道以民事为重，府、厅、州、县亦罔敢不以民事为重？州、县不称其职，知府揭之于上司；司、道不称其职，督、抚立上弹章；督、抚不称其职，朝廷立予罢斥。整纲饬纪，除恶择贤，则一切病民之政皆不难扫除净尽矣。故正本清源必自慎用督、抚始。

---

① 八卷本将"多"，改为"已"。

② 八卷本将"者"删去。

③ 八卷本将"至如平日官声本属平常"到"为子孙计"，改为"甚至以朝廷之爵位作自己之私情，迎合权奸，毫无气节，意在植私党、饱囊橐"。

泰西日报尝谓我朝内外臣工，泥古不通今，所学非所用，偏重科甲，上下相蒙，植党营私，卖官鬻爵，不能量材器使，有一人而兼数任者。吏治不讲，流弊甚多，惟身家念重，畏难苟安，以聚敛为才能，以废弛为节俭，以因循为镇静，以退缩为慎重，以调停掩饰为熟谙夷情。凡事皆有名无实。所用刑具过于残忍，所学西法亦仅得皮毛。能洞识各国政治得失盛衰利病者无几。岂非教化未敷，尚未处处创立中西大、小义学所致？若不通权达变，因时制宜①，终难富强，〔十四卷本增：无异土耳其风俗政治委靡不振。〕等语。〔十四卷本增：查光绪四年八月十四日英报论土耳其：大、小官员贿赂公行，曲直颠倒，有朝绾符而夕摘印者。苞苴竞进，贿多者得善地，若贫而有才者，终不得预选。土王暨部臣明知，亦拘守成见，委靡不振。谓小亚西亚如此办理，恐难富强。何不通国更张？于是论议纷纷，渐有因循推诿，久之并前议亦不提。土国之病在于不迅断，欲振不振，非一次矣！所以然者②，世官爵裔生长纨袴，未尝出国门一步，如井底蛙，何尝见一善政？民之颠连呼号如无闻见，即亲睹之而以为于我无涉，欲其保全疆土难矣！按中国未必如土耳其弊政之甚，清廉之官尚多，惟惜不洞识外国利弊情形，拘守成例，因循苟且，但顾身家性命耳③。〕

噫！此皆道听涂说，未读列朝圣训及名臣奏疏之故。今姑举④一、二为阅洋报而随声附和者览焉。恭读世宗宪皇帝批谕李敏达公维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疏曰："封疆大吏关系国家隆替，若得有猷、有为、有守者二十余人，分布寰区之内，俾各莅临民敷宣教化，则天下大治计日可期矣。无如英髦罕觏，即能公之一字亦不易获。朕只得随材器使，量能授职，徐观后效

---

① 八卷本将"岂非教化未敷"到"因时制宜"，改为"岂非学校未兴，人材不出所致乎？如上无圣明之君，下无忠直之臣，革故鼎新"。

② 八卷本将"渐有因循推诿"到"欲振不振，非一次矣！所以然者"注文，改为（改后仍属注文）："初则因循推诿，畏难苟安，久则置之不提，盖"。

③ 八卷本将"按中国未必如土耳其"到"但顾身家性命耳"注文，改为（改写后内容仍属注文）："今中国弊政亦属如是：将相昏庸，国势危急，更甚于土耳其！文武官皆不由仕学院、武备院出身，非由科甲，则从捐、纳，或军营保举中来，彼于政治韬略向未讲求等语"。

④ 十四卷本将"姑举"改为"特敬述"。

耳。”雍正十二年批谕广东总督鄂文恭疏曰：“身膺封疆要任，当远大是务，不宜见识浅狭。公、私界限只在几微念虑之间，一涉瞻徇，即为负国溺职：重则贻累功名事业，轻亦难免物议于已，毫无裨益。无如烛理不明者比比皆然，每争趋些少光荣，以图目前快志，遂置日后无限悔吝于不计也。”此谕亦使抚臣、两司观之，且谕群臣尽力屏除科甲因循委靡沽誉诸陋习，虽司、道、府、厅亦有准其具折奏事者①。仰见圣明虚怀集益，洞悉吏治利弊，知人善任，不拘定格，不主故常。

又读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达公一疏。其中论用人之道，保举一端种种流弊，略曰：婪财纳贿，卖官鬻爵，其所恃结纳廷臣，年送规例。故穷奢极欲，毫无忌惮。至所用之人大抵非门客帮闲，则光棍蠹吏，以至微极贱、寡廉鲜耻之徒。不行夤缘钻刺之路，尚有何事不可为！甚至道、厅与堂官结为兄弟，微员认为假子。是以卖官惟论管钱粮之多寡，以定价值之高低。且题补多系赊账，止须印领一纸补后方勾逼②开销，果能照领全楚，则为廉干之员，再有美缺复又题升。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顾品行者，不惟无人援引，率皆怀抱羞恶，奉身而退。又谓用人之道所关甚大，我皇上拔擢出于宸衷，摈斥裁于乾断，寸长不遗，匪材必黜，臣何敢置喙？然保举一端似宜详慎也。凡大臣举荐一官，纵不敢欺皇上，其如大臣之不能不受人欺何？臣以③举大吏不徒论其操守，更当考其经猷；不徒贵乎意见之不徇，尤当求其执持之无偏。且封疆重任，有统兵守土之权，若高言淡漠，必致武备不修；有察吏安民之责，倘激扬失当，必致人心不服。即有好官，用非其地，不惟不见其长，而适以彰其短，欲其胜任而愉快也难矣！若人、地不相宜，虽清官尚至流弊，况其节操未优者乎？此举大吏之不可不详慎也。至于保举有司，若不考其实验，而但录其才，则轻浮躁率、挪移科敛之弊即出其中。且仅采其声名，粉饰沽誉、钻营欺蔽之端亦寓其内。惟操守一节实心为难，然犹昭然于人耳目之事，真伪可以立见，止在保举者之公私耳。臣自履任至

① 十四卷本将“此谕亦使抚臣、两司观之”到“准其具折奏事者”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逼”改为“通”。
③ 十四卷本将“我皇上拔擢出于宸衷”到“不能不受人欺何？臣以”删去。

今，每细心阅历各属员，其庸碌无长、贪劣废弛者俱不足论。观其颇有声名，素称才能之员，一一考其实迹：有差委奔走之事，则长于办理，而抚字催科无一可取者；有长于吏治，而疏于出纳，以致钱粮亏空者；有利口捷给，论事多中，而于职守事务全无实济者；又有一等巧于钻营，专工窥探上司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而言动气象无不体贴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机，一遇保举舍此而谁？岂知图得保举则从前之官小而不少露锋芒者，至此得志而本色尽现，此又才用于诈伪，而其患尤烈者也。更有风厉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滋弊窦。凡此数等，皆以才名而多于地方有误。倘保举者仅以才能二字塞责，鲜有不贻害者。臣请嗣后凡保举各官，必令注明所长，不必讳其所短。验过成效，确有实迹，以备简用，必求人、地相宜，方有裨益也。既尽力任事，则非徒承办目下各项案件，遂为称职，当思培植地方元气，作何未雨绸缪？整饬通省属员，作何宽严并济？务期上有益于国计，下有利于民生。凡用人理财，经画久远，化导积习，惩创愚顽，稍为皇上①分劳宣力，方不愧于此心。且身为封疆大吏，必有经文纬武之才，博古通今之识，庶能不动声色，措置咸宜。

又鄂文端公②疏曰："窃惟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财则诸事不振。故孔子不讳言财，曰：'有大道本诸絜矩，而财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故为政在人，人存政举，归诸一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于一命，皆有其责，而一身之分量等级，庶政之兴废优劣，胥视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独是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才，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忠厚老成而略无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

---

① 十四卷本将"皇上"改为"朝廷"。

② 十四卷本将"公"删去。

可信也。”又云:“诸国各种蛮贼凭陵江外、忽出忽没,并无定所,肆其凶残莫可踪迹,不独劫人烧寨视为泛常,杀兵伤官亦目为故事。而文、武专司,懦者托言羁縻,巧者熟筹利害,纵报知督、抚、提、镇,率皆互相隐讳以为妥协。间有建议征剿者,非以为好事即指为喜功。此数百年相延① 锢习,即近十余年来亦不无瞻顾者也。”

又史文靖公②疏曰:“督、抚为特简之大员,信任专而委畀重,一切兴利除弊整纲肃纪之事,尤当不避嫌怨,不惮勤劳,不博长厚虚声,不踵因循陋习,事事凛遵训旨,实力奉行。庶几民可以安,吏可以察,政可以举,教可以兴,贪墨知惩,豪强敛迹,盗风止息,国赋阜盈,文武协和,兵民辑睦,方无忝节制之重任,方无负简畀之殊恩。今试问心自揣,果能如此奉行尽善、经理咸宜乎? 夫督、抚者,群吏之表率也。政治者,斯民之观化也。若大臣身任封疆,不能使地方日有起色,风俗日见淳③熙,其何以膺节钺而无愧乎? 故必行之一年则有一年之成效,行之数载又有数载之规模。而悠忽从事,苟且自安,皆当深戒也。虽才具或有短长,智虑或有深浅,而有志自励者无不旬学习而至。试观今日督、抚,事事悉能仰遵圣训,而又克尽抚绥封疆之职,其吏治民风实有可观者,非仅行一文、张一示遂可为遵行不怠也,亦非举一吏、劾一官遂可为奉职无欺也。即不然,或奉谕旨勉行数事,凛皇上之天威④,矫饰一时者,皆不可为。臣心已殚,臣力已尽也。大凡人臣事君,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不知有己,斯可⑤以任封疆之重矣。盖心者身之主,此心既肯许国,自然公忠自矢至诚无欺,不必有意迎合,而办理之事协于至当不易之理,自能上契圣心矣。”

可见当时⑥君明臣良,民康物阜,致治之隆非无故也。何西报尚谓我

---

① 十四卷本将“延”改为“沿”。

② 十四卷本将“公”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淳”改为“雍”。

④ 十四卷本将“凛皇上之天威”改为“畏天之威”。

⑤ 十四卷本将“可”改为“何”。

⑥ 十四卷本将“可见当时”改为“愚按当时”。

国君臣偏重科甲，用非所长，因循粉饰，不能虚心讲求吏治耶？然历观古今中外各国，无不有君子、小人。是在朝廷一秉至公，无分畛域，知人善任耳。今我皇太后、皇上圣哲天亶，明同日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纵有奸邪，终难掩饰。凡属臣工遭逢圣主，皆当共矢公忠，必须博古通今，讲求中外利病。官无大小，事无巨细，同心协力，无怠无荒，思有以利益社稷，救济苍生。苟有一夫不得其所，一事一物偶有乖违，莫非我责。办理中外交涉案件，悉照公法和约，准情度理，秉公判断，虽百般恫喝，不为所摇。若蒙特达之知，列百僚之首，尤当公忠体国，至诚无私：兴大利，除大弊，为百姓图富教，为国家谋久长。毋瞻徇私情，毋拘泥资格，毋党同伐异，毋泥古昧今，毋钓誉沽名，毋模棱两可，毋舍本求末，毋畏难苟安，置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于度外，斯即所以善保其身家性命功名富贵者矣。否则纵不遭斧钺于生前，亦岂能洗污名于青史？况先人一意贪吝，后嗣必百般挥霍，悖入悖出，天理循环。何如积福德以遗子孙，长绵世泽之为善耶①？

【附载录】　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议》②

今之世，若以御夷灭寇危疑大事另责之一流人，而富贵爵禄则以备科甲诸途，以资格而得之者，享用位置之具。夫是以人才不出，而时事日坏。宜丕变其局，以才德俱优能当大事，能御大敌，为第一等，而辅以忠实果毅、朴鲁英锐之士，各出其心思才力，以应天下之务。大才办大事，小才办小事。一月课一月之效，一岁成一岁之功。庶空疏庸懦者无所自容，而真实干济者得

① 十四卷本将“一秉至公”到“长绵世泽之为善耶”，改为“〔八卷本增：公黜陟，顺民情，〕无偏无倚，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非黑白不致颠倒混淆，庶几源洁流清，共济时艰也夫！”又从“泰西日报尝谓我朝内外臣工”到“长绵世泽之为善耶？”系《吏治下》附言。

②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在《吏治下》篇后所增加，八卷本未收此篇。

以汇进，若筹饷、练兵、造船、简器诸事，不待谆谆告戒而彼固措之裕如。如湘、淮两军之平粤、捻，朝廷不过与以大权，初何尝遥为节度？故中兴机括，以皇上能破格用曾国藩，而曾国藩能破格举李、左诸人，以成鼎足之势，而收戡定之功。

今外夷鸱张，东、西交哄，或鼍我脑，或据我腹，或披我舆图，或荡我边陲。外有箝逼之势，内有窃发之忧，而朝廷犹欲守常格，用庸人，是何异驽马负重，陟峻阪、渡江湖而无知风信、识水性之舵工，其有不颠蹶覆没也耶？

方今天下，人才为急，而所以用之者皆失之：计典之设皆具文，其待庸愚也似宽；资序以外无特擢，其处异材也反窄；驳诘之部檄纷然，其守定章也似拘；保荐之幸门大辟，其进杂流也反滥。宽之弊，在大吏不得人；窄之弊，在登进无其径；拘之弊，在胥吏操其权；滥之弊，在考核无其法。今欲矫之，计惟有严黜陟之典，开茂异之科，省文法之烦，行保任之法，而其目有三：首在作其气，次在广其途，终在尽其用。人之才智，束缚之则敛，阻抑之则消，困厄之则变。方今仕进，科甲为首，捐纳、军功、荫袭、劳绩、议叙次之，苟非出于数者之中，虽有奇尤，莫能进也。即幸而出于数者之中，皆以资格限之，条例拘之，见焉而不能举，举焉而不能先。天下之心日趋于颓靡软熟而无所止极，积弱之病殆由于此！待鹤山人曰："或谓'朝廷大员多属年老之辈，遇事遵守成例，粉饰因循，不求远效，苟且目前之安，动谓年已老耄，中外有事，彼不及见。凡中外交涉案件总以羁縻推诿、敷衍了事为能，只知聚敛节省经费以媚上。外观均以为老成持重，清、慎、勤三者俱备，可谓公忠体国矣。'殊不知国家积弱皆误于此辈。譬如大病之人，羸羸之体，不急投以大剂，而庸医犹以淮山、茯苓清淡之品治之，尚谓其和平中正，耽误时日，至死不悟。悲夫！"

夫资格之说，承平无事犹可用之。然南北朝拓跋氏之亡，识者归最于崔亮之停年格。况乎处至变之局，为济变之人，而犹日日习常蹈故，事事牵义拘文，是犹救焚拯溺而仍复雅步从容也。且资格云者，聚天下之智愚、贤不肖而一视之谓也，甚便于庸愚，而甚不便于英杰；甚利于私室，而甚不利于公家。今之京外百官，苟能积岁累月而不夭其天年，无不驯至大位，而富贵终其身。故于庸众甚便。而彼非常之才、卓荦之士，一格于例，则有下僚而已耳，沦弃而已耳。故于英杰甚不便。忘公徇私之徒既荣其身，以及其子弟、亲戚、友朋、乡党。其始援例以进，其既积资以升，朝廷取贤敛才之具，尽为臣下营私植党之端。故于私室甚利。由是而官阶之次序，缺分之后先，皆彼所默计自揣，为操券刻期之事，而不问官守尚有何事。迨既得之，固知无显愆大恶，永无失职之日。盖其人既入资格之中，即不能挤之资格之外，而彼固终身享资格之利矣。人才之高下，器局之臧否，当局者即欲转移而莫由。故于公家甚不利。且今日之人才，如练兵、筹饷、造船、简器、出使、驻洋，皆无资格可守，亦非资格之人所能为力，应请暂行破格广罗人才，以备任使。此后局势振兴，外患稍纾，再议经常之道、变通之法。

破之之道有三：一、任勋劳德望之大臣，而衰庸软熟在所必黜；一、收立功之文、武，而滥竽幸位在所必去；一、拔草莽之英奇，而欺妄诡诞在所必除。此谓作其气。人之资性不能兼长：治繁剧者，未必娴军旅；习韬略者，不必擅文章。多其途则群策进，胶于一则众长废。宜更设数科：曰学通中、外，曰精熟韬钤，曰天算、制造，曰使命专对。荐而试之，超卓者不次擢用。其乡会第三场与头二场并重，专取切要著明有裨于时务者。主司不得以

迂泛陈腐及小学命题。其朝殿诸试关系尤重，删除忌讳格式，令其剀切敷陈，勿以小楷试帖为弃取。盖此二者，无用于世，无关于人，尽人知之，而工此者亦复不易耗有用之心力，开躐进之梯阶。夫今之翰院、科道、军机、章京，即他日之内、外大臣，取之以此而用之以彼，何怪其敛手无策也。武乡会加技艺一场，如击刺枪炮之类与骑射并重。其道德方正、廉退卓荦、勇略绝艺之士，无论仕与未仕，内、外达官皆得随时举奏，此谓广其途。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专，其病或在谗忌挤排，或在迟疑拘泥，其不能收效一也。宜大破成格，全删掣肘，灼知其才则用之任之，灼知其大才则任之专之，即予以用人之柄。其或治兵而兵不精，主饷而饷日匮，用人而人不当，则随而谴之黜之，甚则诛之。夫前有千金后有猛虎而不劝者必非人情。此谓尽其用。

【附录】 纯常子《吏治论》①

自三代以后，封达之制废而后有吏治。周官有县正。所谓县者四百里而已。至汉、唐以来，所谓县者，其大者开方数千里，小者亦不下千里，侈然比于古之大国诸侯。今之知县事者，或起自科目，或出于世家，或由于捐纳保举。一旦南面临民，责之以治赋税，审刑罚，正士习，除盗贼。凡国家六部之所有事，悉丛于县令之一身，虽有明哲之才，不能为理。且即使一、二人能之，而合天下计之，州、县几及二千，安所得二千君人之材，而尽布之繁剧之职？此吏胥之所以必有权，而吏治之所以必不能善也。历史所记循吏，一代仅十数人，多者亦不过数十人。夫汉、唐、宋、明之有天下，久

① 此附录系八卷本在《吏治下》篇后所增加。

者四百年，促者亦二百余年，而可举之循吏寥寥如此，则民之不被泽而殁世者可胜叹哉！推其大弊，盖有二端：一者选举之不善也。夫选举之法，以德行者使人自有之，而后举之郡邑。以文艺者使人自学之，而后试之有司。其窃取名誉侥幸科目者，姑不具论，则论其果以德行举者，虽孝如曾、闵，未必真知国之宪法也。其果以才艺选者，虽文如班、杨，未必能通民之利弊也。秦人以吏为师，盖犹知吏道之别为一门。至汉人动辄曰：以经术饰吏治。夫六经之道诚无所不赅，而能以之饰吏治者必深通吏学，而后取六经之理。以概量之，岂贸然读数卷不知痛痒之书，而遂以儒吏自名哉。康熙间开捐例，始准捐知县。于时台、谏争之者甚众。虽出自圣明之世，然后世当知不得已之苦衷，未可以为通例也。后魏自太和后，令长用人最杂，至于士流始为之。宋始以文人为县令，甚重其选。今之保举亦至杂之世也，故保举、捐例之弊尤不必言。

然则欲救此弊将奈何？曰：教人而后用之。此千古不易之法也。今夫一艺之末，使不习之人为之，旁观者无不窃笑。而独至天下之大政，则必使素所不习之人行素所不知之事。其伥伥然如瞽者之无相① 宜矣。又复操至密之条教，而伺乎其后。其心虽不欲怀苟且，不可得也。故必先有学堂而后有人材，有人材而后有政治。理财者通算术，治狱者明律令，诘盗者知警察之戒，治外者习条约之款。夫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国之书院、学塾固未尝讲政事之学。即所谓习时务者，亦略讲中外大势，操外国言语而已。或则聚既入仕之人而教之以吏治，其所讲者又

① 此字原书模糊，经考疑是"相"字。

不出乎簿书期会之间，虽较胜于无，而获益则未可必也。故不先留意于人材，人材不出于学校，而欲天下吏治之澄清，必无之理，不可得之事也。一者设官之不当也。周官之治天下，至纤至悉。至汉时郡县之制，其乡亭之秩，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是一县而分治之者不下数十人。至宋、明以来，则一切保正、乡老之职旷如未有。其所设县丞、主簿者大抵供知县奔走之役而已。一县之所独尊者知县一人，恣肆无所惮，而实一无所知。刑名钱谷之事，委之幕友；准驳可否之责，仰之胥吏。僻远之地则暇若无事。望紧之治则专以其身服事上官，如此之谓能吏。而上官则有府、有道，有按察、有布政，复有督、抚以临莅之，层累而上至六、七级。其所以有事于县者，为善、为恶未易达之朝廷也。故不必专心于所治，而必屈意于所事。欲救其弊，非以一县之职分数官治之不可。

闻之美利坚之政，一县之地，治狱者一人，治赋者一人，治杂事者一人。其厅署并在一地，每旦齐集，日中而退。其事至简，其学素习。其有相商之事，每日相见即可论定。抑且学校之事，属之文部；警察之事，别有专司。故县可不劳而理，而民亦无不尽之情。此与汉时三老、啬夫、游徼诸职命意实同，而其制尤善，可为万国之通法者也。

自宋以来，帅仓漕宪诸职并为大吏，然比之汉时才有刺史、太守者，其弊实繁，谓宜分每省为数道，每道不过四、五郡。知府以上仅有道员，道员之权比于今之巡抚，得专达于朝廷，而凡督、抚、藩、臬之职一概裁革。如此则朝廷之权尊，而下僚之情通，兵制、学校、财赋、刑法诸事，可以混然而齐一，不至各为其风气。此不易之道也。夫人材既出于学堂，则事皆素习，而幕友、胥吏之

弊政可以扫荡无余。一县治以数人，则无繁杂难理之病。长官不过一、二，则无趋承不给之虞。然后每乡、每镇皆设一议绅之局，举本地之利弊，详查确论而后达之县令，达之府道，以告于朝廷。朝闻而夕办，而谓民有遗情，地有旷土者，吾不信也。古之治世也，小官多而大官少；后之分职也，小官少而大官多。至于大官既多，而任职者皆不以民事为重，又强其所不学而为之，故二千年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由此故也，吾故举其至正之道，至明之事，以告世之论吏治者。若补苴罅漏，得半失半之说，非吾所学，故不之及。

典　礼　上[①]

礼之兴也，其在中古乎？当黄帝与蚩尤战于版泉、涿鹿之间，方耀武功，未遑文教。及尧、舜继统，垂衣裳而天下治，于是乎礼文备具中天之世，号为文明。逮至周末文胜，威仪三百，礼仪三千。礼文之详备，莫过于周，是故夫子曰“周尚文”，而又有“郁郁乎”之叹也。然礼与其繁也宁简。至于今日，繁已极矣！返璞还醇，其在兹乎。溯自元黄剖判以来，始而衣皮饮血，其简陋无仪礼可知。及制衣裳，造宫室，作礼乐，而威仪品节次第毕备。自来踵事者必增华，变本者必加厉。万物之数，其始由简而日趋于繁，繁至于极无可加，则又一变而日趋于简，简亦必至于极而后乃复为繁。其气机之旋转，犹夫阴极阳生，阳极阴生，若循环之无端，莫能穷之也。

夫五帝不相师，三王不相袭，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变而为春秋列国。列国又变为七国。七国并于秦，又变为郡县一统。凡周先王之衣冠、典制、文物、仪器，莫不荡然无存。盖周为文之极繁，繁极而至秦乃一大变。中间复更数大变以至于今，则日趋于简，日还乎质之时也。何则？吾盖尝微窥乎历代变革之故而知之矣。衮冕也，一变而为通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天冠矣；上衣下裳也，一变而为通袍矣；佩玉佩觿种种之修饰也，一变而若存若亡矣；广裾也，一变而为箭袖矣；束发也，一变而为修发矣。衣冠如此，礼节可知。礼节者，随衣冠制度而相为损益变通者也。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殷尚质，周尚文。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又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合数语以体察之，盖可知夫子之右质而左文也。夫质者朴也，有崇尚太璞之意；文者文也，有粉饰虚华之意。公孙子阳坐据西蜀天府之国，而不能当汉兵一战者，亦以烦礼多仪失之也。刘景升当汉末之乱，方且招名士，标厨俊，駸駸乎讲求虚礼，曾何救于荆州之覆乎？善夫夫子之美仲雍也，曰："雍也简，可使南面。"然则吾谓夫子之贵质，非虚语也。

夫自秦、汉以来，一代各有一代之典礼，由博返约，一言可断，即吾所谓由繁而趋于简也。今中国之制度礼节，盖已简于前代矣，抑犹未也，虽日趋于简，而犹未简至于极，则迁流正复无已。譬如立版走丸，丸不坠至于地，则流转正无一息之停，惟细心人乃能体会之耳。三代以上，揖让而已，今则有登降跪拜，且极至于九叩之烦文矣；三代以上，三公常坐而论道，今则由坐而立班列侍者，且变为长跽敷陈矣。然此犹曰尊君父之礼也。至于卑幼之于长上，属僚之于上官，小民之于官长，僮仆之于主人，皆动辄跪拜，罕复答礼。夫不论其中藏诚敬之实意，而徒责其外貌卑抑之虚文，是相率而以伪接也。故上以此求，即下以此应：或面呈巧令，转背即肆讪谤；或外作足恭腹诽，甚于轻侮，则亦何益之有哉？

今如泰西各国通行之礼节盖亦简矣：臣下之见君上，不过三

鞠躬而已，免冠握手而已，上下皆立见，无所谓一坐一跪也。古之时诸侯朝天子亦然，天子南面而立，诸侯北面而朝是也。此即西礼之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者也。至其僚属相见，友朋相晤，长幼官民之相接，皆不过一免冠一握手而已。说者谓："中烦而外简，中礼难学，而外礼易为。"是亦不然。设纯尚虚文，而罕实意以将之，譬如作傀儡戏，其跪拜揖让，盍尝不彬彬可观，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一无真意存其间，何以异是。若夫西礼虽脱略乎形迹，有类乎倨放，然去其虚文之伪，则必流露其真诚，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殊不知心意一有怠傲，则声音笑貌立著，其非不可以虚文掩饰也。此吾所谓真难而伪易也。夫堂廉之交接，上下之会同，亲友之结纳，畴不欲其相待以诚，乃不求其中心之自然，而徒责其外貌之当然。自然者无有不简，所以然者之根也；所以然者亦无有不简，当然之本也。止求其当然，则枝叶盛而渐离本根，浸假而至于世风日漓，诈伪相寻，皆肇于此，非细故也。更如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亦恒喜耀其外观，有一不臻华美者，则歉然哗然，自尤而人非之，至于精意之存亡，真诚之有无，乃相与置诸勿论。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亦可深长思矣。呜呼！此我中国上下四万万人群相见以伪，而至成今日之衰弱也。与其悦典礼之繁，共成一伪，何如从典礼之简，犹得一真。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是可为今日主典礼者当头之棒喝也已！

典　礼　下①

《传》曰："礼，所以安国家，宣社稷。"《记》曰："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古人之于礼也其重如此。古者礼从宜，事从俗，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先王之治民也，因其政不异其宜，齐其教不易其俗，是以有古礼，有今礼，有世俗所谓之礼。吉凶、军宾、嘉谦、享朝、会盟，皆国家之大礼也。古人于行礼之时，或有愆仪失节者，皆知其为咎征之先现，祸机之将发。如临食而叹，闻乐而忧，执玉之俯仰高卑，趋走之视流行速，皆是也。自后世礼教失传，礼意寖衰，徒见之于虚文外貌，而礼之本原不可得而知矣。呜呼！此礼之变也，非礼之常也。夫毋不敬之谓礼。今之胁肩谄笑，喜怒逢迎，以为智效一官，能效一职者，问犹敢有责难交儆，陈善闭邪于主上上司者耶？今之顺旨面谀，请托干谒，以图办一公事、讨一优差者，问犹得有殚心竭虑，尽瘁鞠躬，以措办得宜者耶？夫诎诎之声音颜色，已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犹曰士相见也礼在则然；赫赫之喝道鸣驺，已辟人于咫尺之间，而犹曰官淑问也礼在则然。故自有此烦文，是以卑躬屈节以为礼，而抗直之士断不收；自有此末节，是以有厚贿重赂而谓礼，而刚介之夫断不取。国家社稷之危危在此，上下民志之散散在此！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夫礼者理也。行乎礼之真者，国之兴也不难；行乎礼之伪者，国之亡也亦易。高丽之属中国也，有虚名而无实利。中国为高丽而与日本战者，徒为虚名。虚名者即今之所谓礼也。是故明乎礼之真者，不慕虚名而忘实利，不残民命以作战功。晋不争继文之霸业而争狄土；秦不争东周之王号而争蜀疆；俄于近日不西争土耳其而东争高丽。皆此意也。所望我国崇实事，去浮文，除礼之伪而得礼之真。譬如为子者温清定省，其于父母也，问安无缺，而乃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滥交匪类，反贻父母之忧；何如勤工作，谨交游，而以至亲无文为孝也。如为臣者跪拜趋承，其于君上也仪注无失，而乃授之以事，则有旷职之讥，托之以财，则有欺蒙之弊；何如供厥职，慎厥操，而以至敬无词为忠也。忠、孝，礼之大端，其余可以推类矣。

泰西之官亦有品位之不同，大都任事者权尊，位高者望重，此亦与中国不相殊异。惟其出入起居，一切规模，往往乔野无文，简朴不饰，旁人见之不知其为官也。迨各事其事，各在其位，则出一令也，无不应之如响；创一举也，无不从之如流。至其衣冠服御，或者亦有区别，我辈异邦人不能深知而详辨，然较之中国，则华实之间大相径庭。故泰西各官，其于民间之情形，民事之底蕴，皆莫不了然若观火，而无廉远堂高之虑。虽以一国之主，皆得与齐民相晤谈，初无赫声濯灵，难于一见，此其风气直与古人无异。自昔我中国何尝不如此，三代以上君与民近，天子犹一方之吏，茅茨之阶不以为陋，沾体涂足之伦，时接于目。其为君者，或遁于荒野，或学于儒臣，如商王武丁，谅阴不言，梦赉良弼，求傅说于版筑之间，而举之相位。说者谓其求贤之诚，感格苍昊，而不知其实由高宗遁荒之时，早知傅说之贤，特恐来自田间，

举登于位，朝臣或有所疑，故托为应梦旁求之事耳。迨至秦、汉而后，此等异闻，犹或有之，然君之体则渐尊矣。至于官，则犹未若今日之倨贵也。夫人主一身，岂能综理庶务，势不得不委任臣下；而大臣又不得事事躬亲，亦不得不分任其责于属僚。内而宰相部臣，外而督、抚大员，皆其位尊而权重者也。惟其位尊，故其威仪礼节皆与人不同；惟其权重，故其下亦莫不尊之敬之。而体势之崇高，仪度之尊严，与人迥异。自是而大员之一出一入，仪制繁盛，随从众多，伺候其门者咸伛偻足恭，有不敢仰视者。一轿马也，绿呢绚烂，舁者少则四人多则八人。顶马跟马，前后拥护，肃静回避，除道清尘。今当道前后拥护，手举清道旗、肃静牌者，皆衣衫蓝褛，形同乞丐，无论停足何处，即解衣扪虱，非但不能壮观瞻，反为西人诋笑。其体统有如此者。一舟车也，或乘轮船，或坐兵舰。舟中则不敢搭客，不敢装货，开轮系缆必升炮，隆隆然络绎不绝。骡车套车，极其高大，前扈后从。其尊崇有如此者。夫体统尊崇至于如此，则凡民间有冤抑苦情，欲赴诉于前者，谁不有所畏缩？求其下情得以上达也，乌可得哉？且不独大员为然也，即州、县各官，亦莫不自张其威，一州一县彼独称尊，除见上司时不敢不致敬尽礼外，若在衙署，或下乡催科、踏勘相验等事，亦复扈从如云，威仪煊赫。以州、县亲民之官，且不能俯察下情，躬问疾苦，则封疆大员，更无论矣。即如各镇分司巡检，亦且夜郎自大，不肯纡尊降贵。中国之官，体制如此，则其异于西国者远矣。西国虽以将相大员握重权，掌兵柄，指挥如意，措置裕如，而其出入之间，坐不过马车轮船。而轮船除水师提督等官自有坐船外，往往附坐公司商家之船。即挈眷同行，亦与诸客杂坐。随行之人亦不甚众，护从之辈益复寥寥。即有德政及人，或当临行之时纷纷饯送者，亦初无中

国之所谓万民衣伞，及一切匾额、衙牌之类，但以杯酒为酬，并致祝词[1]而已。

〔八卷本增：前篇所论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恒喜耀其外观，尤未详官场之迎送、馈赠、供给诸事，为害非浅。夫衙门、营伍、公所之中，如阅公文，审狱犯，勘田亩，修刑政，勤操演，严监察，无一日得暇。今乃因迎送而各事俱废矣。查例：凡邻省督、抚及本省上司过境，擅动驿马，分投探报降二级；远迎远送降一级；乘便营求革职提问。是宜申明禁绝，庶不致以迎送误公矣。至如寿礼陋规杂款，例有明禁，今乃公分公宴，炭敬冰敬，以及贽敬乾修，不一而足。当官之所入几何，乃甘借债应酬，致人疑其营求；而上司亦实有因其厚礼，委以美缺优差者。惟一律禁止，庶不致以馈赠而招疑谤矣。又如大员过境，办公馆，送筵席，与夫种种供应，地方官无从开支，非苛派民间，势必赔累。然律载：藉供应科敛百姓者，州、县革职提问；安设公馆，呈送下程者同；督、抚上司勒索及不拒绝者，亦革职提问。定律何等森严！此禁止供给，州、县可免赔累矣。凡此皆澄叙官方之要，较诸课吏馆、停捐纳，收效非尤速乎？〕

夫中国之官场，其繁重也如此；泰西之官场，其简捷也如彼。以此见中外之所由分，而中国之文有不如泰西之质者矣，中国之华有不如泰西之实者矣[2]。

---

① 十四卷本原字误为“祠”，据八卷本改正为“词”。

② 八卷本将“夫中国之官场”到“中国之华有不如泰西之实者矣”删去。

游　　历

今之谈富强者，动曰军火宜备也，铁路宜开也，制造与工艺宜兴，矿产与商务宜振也。庸讵知居今之时，处今之势，所以为致富之本，自强之基者，莫如上下一心。方今朝廷创办一事，聚讼盈庭，非无深达时务之臣，而每建一言，辄多格于群议，诚如总署所谓同心少，异议多者。洋务之兴垂六十载矣，求其知彼知己，不随不激，能为国家立一可大可久之策者有几人哉？夫民心不一，则国势日衰。而交涉之难调，由于意向之不定；意向之不定，由于主议之无人。欲求主议得人，非王公大臣游历外洋不可。

夫游历之法，昉于中国古时辁轩使者遍历四方，问俗采风，详察民间疾苦。此实游历之权舆。孔子一车两马，历聘诸侯，遂成素王之业。战国时仪、秦之辈，朝秦暮楚，掉三寸不烂之舌，声动侯、王。当其周游各国，而山川之险易，政事之纯疵，兵力之孰弱、孰强，人情之何爱、何忌，无不揣摩简练，熟烂胸中。因得以审其机而投其间，虽纵横排阖，圣哲羞称，而其颠倒是非，运天下于掌上者，非假游历亦何由自成其才也。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

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入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关山，画沙聚米。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习，谋皆豫定，无一不从游历得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考二百年前，俄亦积弱之国。自其先君〔十四卷本增：彼得〕见欧洲各国互长争雄，恐内治不修，外患将日亟，乃效赵武灵微服过① 秦之术，遍游诸国，访问利弊，延揽人才。归国后变通法治② ，振作工商，不二十年虎视一方，吞并弱小诸国，土地日大，兵备日强，卓然为欧西首国。游历之效如此。

比年，我中国亦知其益，故有派员游历之举。但闻每员薪水月仅二百金，以外洋用度之繁，应酬之巨，安得敷用？亦只深居简出，翻译几种书籍，以期尽职而已，未能日向各处探访，时与土人谘询也。且承命而往者，皆微员末秩，回国以后即使确有所见，亦安能大展其才。中国体制所关，经费有限，纵不能如西例尽人皆可出游，莫如选择王公大臣〔十四卷本增：贝子贝勒及其〕子弟，通古今，识大体，〔十四卷本增：晓西文，不晓西文即先令其学习〕年少而未当国者③ ，派往各国考求利弊，探访情形。丰其资装，宽其岁月，与我国使臣相助为理。夫今日之少年，皆他年老成谋国之良佐也。一旦躬膺重任，建议兴事，皆有真知灼见，自决从违，不致畏葸无能，亦不致拘牵偾事矣。

---

① 八卷本将“过”改为“适”。

② 十四卷本将“法治”改为“治法”。

③ 十四卷本将“年少而未当国者”改为“年力富强而未当国者”。

抑更有说者，自设海军以来，所备大、小兵轮不下数十余艘，平日除会操载送官员外一无事事。何如派往各国游历，藉以保华民，张国势，周知外洋海港之曲折，岛屿之萦回，沙线之浅深，潮汛之长落，地势之要害，咽喉防务之布置疏密。并定以游历限期，或半年而瓜代，或一年而瓜代。既回国后，由当道面询外洋情形，并观其日记，实有心得，即照军营立功例奏奖。果如此讲求研练，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

【附录】 李提摩太《亲王宜游历各国说》

古昔圣王十有二年一巡狩。巡狩者，巡察诸侯之所守也。诸侯五年一朝曰述职。述职者，述其所守之职也。由是观之，古之天子诸侯，皆非终其身深居简出也。

殷商之制，储君皆时处田间，与民为伍，欲以知稼穑之艰难。故《周书·无逸》之篇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其在祖甲，旧为小人，作其即位，乃知小民之依"①。《商书·说命》之篇曰："予② 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是知古昔天子皆躬历于外，以豫知民之艰难情伪，而后继大统，乃洞然于闾阎稼穑之依，官吏良莠之故。所以国无弊政，民无弊俗，朝野上下，熙熙皞皞，裕如也。三代而后，惟

---

① 《周书·无逸》原文是："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② 《商书·说命下》的原文为"台"字。

汉宣帝幼遭戾太子之难，育于民间，年十九始入宫承大统，故民间之情伪，胥吏之良莠，无不尽知，励精图治，号为中兴。外此则开创之主，事事皆洞照无遗。而承平之世，青宫鲜出宫闱，惟恃择傅读书，以明古今治理，而民间之稼穑艰难，蠹吏之贪污狼藉，少所闻知。惟天生睿知之圣，乃不出户庭而明烛万里，人不敢欺。史鉴所载，汉、唐、宋、明之世，主非不明，徒以蔽于耳目之近，而皇恩不能下逮者，昭昭可考。岂若我国家列圣相承，阊泽仁恩，覃敷广被。今皇太后、皇上又深仁厚泽，浃髓沦肌，践土食毛，谁不感戴？数十年来，华洋交涉，开前代未有之局，亦既洞悉其治国养民之法，故专设总署，设海军，设机器局，以及各学堂，又命星使游历外洋，兼理交涉事务，无不事事仿行，新中华之耳目，开小民之衣食，虽前代雄才大略之主，亦未能如我朝之盛也。

顾事须比校而后胜负分，势必互观而后强弱见。以我中华之地大物博，山岳蓄其菁华，川陆萃夫宝货，自然之利甲于五洲。倘能尽法以致之，又何假于外洋之物哉？且外洋人又往往惜之，谓不能尽其物利者，以不能尽仿其法也。然其法自在，在朝廷力求何如耳。欧西诸国之君，皆常躬历各国，不虑风涛险恶，而藉以联与国之欢。各国又皆盛饰礼仪，郊劳燕享，不啻春秋会盟珠槃玉敦之盛，而即藉以考其制造军伍之法，以取则焉。如英、德、美、奥诸国之皇，时常来往，见于日报者不一而足。而俄罗斯之兴，更专藉其先君彼得之游历，无法不仿，无善不备。日本亦然，故其国势蒸蒸日上也。日本自同治十二年始信其法，今才二十余年耳，已俨与西方大国比隆。溯其所以致此，则尝遣其宗室大臣，躬历其境，考其致治之法，而又遣英俊子弟诣彼国读书，不数年尽得其奥。国中一切制造，皆以仿西式为本，非甘舍数千年祖宗

之旧而为此补苴，以弃故喜新也，特以既与交涉，不如是不能与之并驾耳。

我朝苟不开海禁，虽至今不用其法可也。既与交涉，而独鄙其事而不为，不几自敝乎？草野无知，窃愿朝廷亦遣亲王〔十四卷本增：贝勒〕游历其境，以代时巡，目睹其政治，取其善者而为之，并遣英才子弟诣彼读书。久之必有驾西国而上之势，彼狡焉思启者何敢哉？刍荛妄语，窃愿鉴日本之明效也。

我国家近年讲求时务，亦尝选派各部司员游历各邦，期明外事。然苦于所派颇多滥竽，俗士陋儒，未明政教之大体，只震惊于西人之宫室车马一切外物之美观，敌情未谙，而习气已重，将焉用之？是宜推广游历章程，无论京外职官，举监生员，但取素日谙悉洋务之员，发为著作，洞见大体，有志康济者，报名使往。国家厚资薪水，令轮班出洋游历，军制、机器、商务、地舆各讲专门，或三年或五年，考究而归。验其日记功课，考以当面问答，切实不虚，而后用为总署司员，或储为使才之选。其王公世爵出洋游历者亦同此。考察务裨实济，切戒虚声，藉兹捷径，庶可得游历之效也。既得其才，当厚其禄，勿致置散投闲。今总署堂官之王大臣，虽公忠爱国，而苦多未明洋务，则遇事不免扞格。章京又必由科甲进身，罕习外情，承办先无主见，交涉何得公平。是宜选王大臣及部曹等官之年力富强者，泰西近放公使、领事，及探路游历之员，皆世家饱学年富力强者。游历泰西各国，悉心考究其政教、风俗、军政、邦交，归而著书立说。确有见地者，乃作总署堂官，或择出使多年之公使，声望素优者佐之，俾合署有同心，庶得众论交孚，遇事确有把握，不致异议横生，因循延误也。

中日战后，时事亟矣，强邻环伺，岌岌可危。而不知时势者动辄拘文牵义，无论事关远大，必以成法相绳。凡创办一事，往往聚议盈廷，议论多而

成功少。当道诸公以为老成持重，由渐而进，或惜经费，徒袭皮毛，粉饰因循，恐无及矣。近日非但内而政府，外而督、抚，下及道、府、州、县，当求通才，要知时务。至考取御史，亦须知古知今，知中知外，人能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洞烛成败之本原，考究治乱之至理者，而后立言有典，则敷布非空谈也。大抵君相英明，方不为腐儒所摇惑，庶能变法自强，鄙人窃抱杞忧。去腊曾致书军机处行走陈次亮部郎云：宜简懿亲重臣，素有识见者，借贺俄君加冕为词，顺道周游列国，物色人才，遍访各国退位之大臣。凡素有声望品行端方者，勿论其廉俸之重，订以年限，每部聘请一人回华，各司厥事。并向各国借款数百兆。百废俱举，凡学校、开矿、铁路、制造、枪炮厂、船坞不拘，各省均准中西人合力为之，不准西人独办。如华人无力，则许给本地绅商乾股，以充善举，或仿照西例抽还入息，捐税报效国家。

或谓："如此行之，是开门揖盗，令人启其争心，土客不和，乱之道也。"不知中国各省地势险要，地土肥瘠，矿产丰歉，西人早已探明，绘有图说，莫不垂涎。今同沾利益，于地方百姓亦有利可获，何乱之有？如是，则群雄虎视之心可以稍息，我国富强指日可卜，而人才亦日出矣。或虑用夷变夏。不知我变者乃富强之术，非孔孟三纲五常之道也。或云："权自外操。"独不思各海关俱归总税务司赫德委西人经理，且海关清册刊有英文布告各国。其大权不已重乎？既凡事须请旨允准而后行，何虑之有？或闻成例有不准亲王出外之条。然年来变通者甚多，既云"穷则变，变则通"，则创新即所以存旧。此周公之所夙夜思兼三王者也。①

① 从"我国家近年讲求时务"到"此周公之所夙夜思兼三王者也"，系十四卷本《游历》篇后增写的附言。

公　　法

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中国为五洲冠冕，开辟最先。唐、虞、三代，相承为封建之天下；秦并六国，改为郡县，历汉、唐以迄今，莫之或易。其间可得而变易者，宗子之封藩，疆域之分合也。其虽变而莫之或易者，概不得专礼乐征伐之权也。然均有相维相系之势，而统属于天子则一也。统属于天子一，故内外之辨，夷夏之防，亦不能不一。其名曰有天下，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知此乃可与言公法。

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可相维系者何？合性法例法言之谓。夫语言文字、政教风俗固难强同，而是非好恶之公不甚相远，故有通使之法，有通商之法，有合盟合会之法。俗有殊尚，非法不联。不能相统属者何？专主性法言之谓。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不立。《尔雅·释训①》云：法，常也，可常守也。《释名》曰："法，逼也，逼之使有所限也②。"列邦雄长，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

---

① 《尔雅·释训》应为《尔雅·释诂》。

② 《释名》原文是："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有常法以范围之，其何以大小相维，永敦辑睦？彼遵此例以待我，亦望我守此例以待彼也。且以天下之公好恶为衡，而事之曲直登诸日报，载之史鉴，以褒贬为荣辱，亦拥护公法之干城。故曰：公法者，万国一大和约也。

今泰西各国兵日强，技日巧，争雄海陆，将环地球九万里，莫不有火轮舟车。我中国海禁大开，讲信修睦，使命往来，历有年所。又开同文馆，习西学，译公法，博考而切究之，如此详且备矣。然所立之约，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出纳之吝也？闻鸦片在孟加剌每箱征银六十磅，中国税银十磅，中国出口茶税每箱仅征银百元之七五，不足一成，至英人入口所征不下四、五成。即茶与鸦片较之，其公道为何如？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中国人至外国则身税重征。今英、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旧商久住者亦必重收身税，何相待之苛也？种种不合情理，公于何有？法于何有？而公法家犹大书特书曰："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俄、美四国与中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又加注而申明之曰，谓得共享公法之利益。嘻，甚矣欺也！

然则如之何而可？曰：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修改，以图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饷则例，本由各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擅断之。宜明告各国曰：某约不便吾民，某税不合吾例，约期满时，应即停止重议。其不专为通商者，则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两两比较，同者彼此通行，异

者各行其是，无庸越俎代谋。其介在异同之间者，则参稽互考，折衷至当。勒为通商条例，会立盟约，世世恪守，有渝此盟，各国同声其罪。视其悔祸之迟速，援赔偿兵费例，罚锾以分劳各国。若必怙恶不悛，然后共灭其国，存其祀，疆理其地，择贤者以嗣统焉。庶公法可以盛行，而和局亦可持久矣。

虽然，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藉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太强者，如古之罗马，近之拿破仑第一，虽有成有败，而当其盛时，力足以囊括宇宙，震慑群雄，横肆鲸吞，显违公法，谁敢执其咎？太弱者，如今之琉球、印度、越南、缅甸，千年旧国，一旦见灭于强邻，诸大国咸抱不平，谁肯以局外代援公法，致启兵端？不特是也，法为德蹙，俄人遽改黑海之盟，法无如之何也。土被俄残，柏林不改瓜分之约，各国无如之何也。然则公法固可恃而不可恃者也。且公法所论，本亦游移两可。其条例有云：倘立约之一国，明犯约内一款，其所行者与和约之义大相悖谬，则约虽未废已有可废之势。然废与不废，惟在受屈者主之。倘不欲失和，其约仍在两国，当照常遵守，至所犯之事，或置而不论，或谅而概免①，或执义讨索赔偿，均无不可。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噫！

① 十四卷本将“或谅而概免”改为“或相谅革免”。

通　使

昔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诚以出使之选，与将相并重，折冲樽俎，赞美皇华，胥于是乎赖。一不得人，则辱君命，损国威，所关非细故也。今中国与外洋各国通商立约，和谊日敦，设无使臣联络声气，则彼此之情终虞隔阂，虽有和约何足恃，虽有公法何足凭哉？〔十四卷本增：使臣者，国家之耳目也，所驻之国，必知该国之情形。凡陆兵之数，水师之数，库款之所入所出，交涉之何亲何疏，商工船械如何精细讲求。〕按① 泰西公例：凡通商各国，必有公使以总其纲，有领事以分其任，又虑威权之不振，简兵舶往来游历，以资镇抚，而备缓急，事或未协，彼此悉心公议，或请各国官绅裁断，以期必协而后已。其慎重也如此。

迩来中国人民出洋贸易佣工者，年多一年，不可胜计。〔十四卷本增：中国之人经营出洋者，为天下之至众，故钦差领事等官，比天下各国更宜加隆。顾中国未设钦差以前，外邦政府尚知爱护华民，多方招致；既设钦差领事之后，外邦设法竟抽华民身税，极力驱除。或疑中国到彼争食，今其见逐，情理使然。夫争食者，岂止华民，何以不逐他国，而独逐中国？是其薄华民者乃所以薄钦差，薄钦差乃所以薄中国。薄钦差者何？为其不知西国之例，而动多可嗤也。薄中国者何？为其不行富强之法，而徒夸其大

---

① 十四卷本将"按"改为"故"。

也。中国外部及出使各官，必须全用深通西学、深明西例之士，则庶乎其得矣。〕洋人每肆欺陵，无由伸理，乃仿西例，于各国设公使，于华民寄居之埠设领事：遇事往来照会，按公法以审其是非，援和约以判其曲直，保吾民，御外侮，维和局，伸国权，使臣之所系不綦重欤！夫通使者，中古邦交之道也。春秋时，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恶，国势之盛衰，探听各国军务消息人员，某国现用何样新式轮船、铁舰、炮台、枪炮？炮台形势如何？兵官才能如何？或探访不全，必能得其大概，虽糜费亦有所不惜。所派侦探之员，概须武员知兵事者，或随同公使前去，或另派游历，总之无处不有。平日洞知各国强弱盛衰之故，如有战事，则措施自中机宜矣。用能事大字小，各协其宜。今泰西数十国，叩关互市，聚族来居，此诚中国非常之变局，于此而犹不亟讲外交之道，遴公使之才，乌乎可哉！华民之出洋者，就南洋之西班牙、荷兰、英、美各属考之，岁输税银自一、二元至百数十元不等。暹罗本我旧属，乃亦仿西法，岁征我民身税，否则拘作苦工。虽有公使、领事，其如鞭长莫及何。

曩者，法、越多事，彭刚直公① 檄委潜赴越南、金边、暹罗、新加坡等处，侦探敌情，返粤后上书当道，略谓：法兰西侵占越南，其国危亡，已同朝露。然越南亡而暹罗、缅甸未即亡也。现在缅王暴虐，昆弟失和，英萌废立之心，缅不自安，转倚法援，为英所忌，恐愈速其亡。向闻暹、缅二国素称恭顺，附近各岛如英、法、和、西等国之属土，华民流寓其间者不下数百万人。亟宜简派公使驻扎南洋，所有南洋各国，如越南、缅甸、暹罗、小吕宋，及英、法各国属土之华民悉归统辖。即选各埠殷商，或已举为甲必丹中外

① 十四卷本将"公"删去。

信服者为领事，联络声气，力求自强。仍仿西人在华训练民团，以资保护，令各埠商民捐资购置一、二兵船，公使乘之出巡各埠，庶信息灵通，邦交益固。声威既壮，藩属不敢有外向之心。以兵卫民，即以民养兵，一举两得，无逾于此。

或疑各埠华人多借洋人以自重，董事亦各树党援，不肯受约束于华官，持节南行，动多掣肘，可奈何？此则兵力之不逮，而权势所由不行也。非有水师兵舰出洋巡缉，不能折外人陵侮之心，非有老成练达精明强干之才，难以胜公使、领事之任。夫各国广招华工，美国独限制华工前往。外人之虐待，应如何设法保全？与国之苛条，应如何峻词拒驳，是① 非使臣之责欤？

使臣简在帝心，朝廷用人自有权衡，固非卮言所敢论。至若每届使臣持节奏调人员，如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官，尤当格外慎选。〔十四卷本增：使臣、参赞、领事，识其国言语文字、律例，遇事可以立谈，情意必然相孚。〕盖参赞为使臣之副，凡交涉大事，彼之请于我者，或从或违，我之求于彼者，或可或否，皆赖参赞与使臣商定而行。使参赞毫无才猷，则使臣可者亦可之，使臣否者亦否之，亦安用此参赞为？故必熟悉情形，洞明利弊，始能匡使臣之不逮，而措置不至失宜。翻译随员，则又使臣之喉舌手足也。凡事之大者，由使臣亲裁，小者必令其代理，或办署中案件，或与洋人周旋。至辩论公事，惟翻译是赖，曲直所关，轻重皆须得体。苟喉舌手足运掉不灵，必于全身有碍矣。若夫领事一官，关系尤重。华民百万，良莠不齐，小而钱债纷争，大而命盗案件，使臣之不暇兼顾者，调停审断，皆于领事是资。领事贤，则商民既安，邦交亦

① 十四卷本将“是”改为“斯”。

日睦；不肖，则矜情任性，不但流寓华民失其庇护，而且外人轻藐，口舌滋多，彼此往来必多扞格，难免不因此失和。所谓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尤当格外慎选者此也。

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滥徇情面，援引私亲，必须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史记、政教、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取。就所取中明分甲乙，以定参赞、随员、领事之等差，不足乃旁加辟举，有余则储候续调。倘出洋多次，办事勤劳，允符人望者，即可由翻译、随员荐升领事，参赞备历各国，荐升公使。如有始勤终惰，或沾染洋习，措置乖方者，上则由公使特参，下则许同僚公揭，咨明总署，覆核得实，奏请除名。夫予以可进之阶，则群才思奋；课以难宽之罚，则不肖怀刑。庶外可为四国之羽仪，内可塞终南之捷径矣。自使臣以下各官，无论出洋久暂，务将所办各事，以及地方风土人情、国政、商务、工艺、土产，随笔登记，回国进呈，择要刊刻，以示天下。庶知彼知己，决胜无形。此三代询事考言之成法也。戊子岁曾遣京曹分往各邦游历，〔十四卷本增：惜非王公大臣，又不晓该国语言文字，虽略知中外利弊，著述等身，不能坐言起行，亦与翻译西书者无异耳。〕不负所举者亦间有人，闻见所资，编为著述，言中外情形者采焉。惜良法美意，未几中止，良可慨也①。

抑更有进焉者。〔十四卷本增：泰西各国，无论国之大小，公使皆以等第分班次。头等可随时入见，君主请茶会面商要事，不致隔膜。二等先期约定，止能接见外部，君主茶会势分不及。今土耳其、希腊、日本各小国，皆遣头等公使，分驻各邦，而中土堂堂大国，行走班次乃反居其后，于体统

① 十四卷本将“不负所举者亦间有人”到“良可慨也”删去。

有关碍，于交涉亦动多掣肘。拟请嗣后驻剳英、俄两国使臣，均以头等派充，增费无多，而收效甚远，国体亦因之而尊矣。〕**凡吾国出使官员**①，**亦宜酌增公费，使之足用。**昔总署所定出洋各员薪水，数本不多，今复经屡次核减，则各员必有以简陋贻讥外国者，惜小失大，甚无谓也。一切车马服饰，皆不可过事寒俭，以壮观瞻，〔十四卷本增：而〕尊国体。所驻之国，其官吏有应接见者，固宜交相拜访，询悉情形，其不应接见者，断不可率意往来，俾知使臣之尊贵，国制之严明。如是，则华洋之人见而敬服，专对有才，贤于十万师远矣。至如胆识兼优，声望夙著，当诤则诤，当从则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迴积议如转环，化巨祸为细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汉之苏子卿、傅介子，唐之颜真卿，宋之富弼，炳炳诸贤，至今不朽。英风亮节，今岂无人，有志之士所为奋然而兴也。

---

① 十四卷本将“凡吾国出使官员”改为“且出使官员”。

禁烟上

〔八卷本增：天祸中国，使士不能食旧德，农不能服先畴，工不能守矩矱，商不能勤懋迁，其洋烟乎？自嘉庆季年以迄于今，每岁有增而无减。顾〕烟之为害深矣，禁烟之议亦夥矣。始也，操之过急，继又失之过宽，遂使痼疾缠绵，充塞宇宙，凌迟① 不可收拾以至于今日也。

当议和定约之时，若乃② 坚持前议：商埠可开，兵费可增，而鸦片必不许入境，当亦唯命是从。何则？彼时出产无多，运售中国者，岁不过二千余石，彼固易于改图也。吸食尚少，各省仿种者未致蔓延，我亦易于查禁也。此机一失，吸食日众，贩运日多，遂为进口大宗之巨款。查洋烟先到香港，转达各口，岁计约大土五万箱，小土四万箱。其金花土及在新加坡等处华人所销者，不在数内。岁约十万箱以为常矣③。每箱价约五百余两，除关税捐款外，洋商约得四百两左右，统计每岁出口银四千余万两。今直省相率仿种，甚如④ 川、黔全境皆是，岁约十二万箱，箱重百二十斤，合计烟土约二千六百四十万斤。以每人岁食六斤计之，以土十灰六熬膏，土约五成，灰约七成，层层折算，实每人日食四钱七分零。当得四千四百万人。而佣

---

① 十四卷本将“凌迟”改为“败坏”。
② 十四卷本将“乃”改为“能”。
③ 十四卷本将“矣”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如”改为“至”。

工小贩之依此为生者约十之一。其余自种自吸者，或相倍蓰。年年坐困于此，犯法伤生，废时失业者，不下千百万人。于是中国之智士，莫不痛悔从前之失计，而思有以禁绝之。

〔十四卷本增：尝考日本与英国立约，鸦片土不得入境，例止三斤以配药之需。如违约，关口拿获全数充公，或竟抛弃于海。有闯关者，每斤鸦片罚洋十五元。我国亦宜设法严禁吸食，并仿日本条约，请各国劝英国一律行之。〕即① 英国好义之士，亦深以流毒中国违背公法为耻，立会议禁。〔十四卷本增：英国禁烟会董事亚力山打，自伦敦来游印度、中国，查探洋烟是否有害华人，曾偕广学会董李提摩太、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到招商局与余一谈，问有无良策。余即将所拟禁烟论告之。〕谒我使臣，陈说利害，而英之政府终持② 疑不决者，盖数十年来恃此以致富强，而本国煤铁矿产之饶，渐非昔比，印度兵饷赖此支持。苟我能借箸代筹，使无大损，则彼亦何乐而不为也。然即禁洋土之来，而不能禁内地之种，亦非正本清源之法也。

夫每岁四千余万金之漏卮，千万余口之鸩毒，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迄今痼疾日深，疗救猝难奏效；症候多变，换方亦少成功。闻印度岁出鸦片烟，英国官为之经理，召商贩运，以时消息之。我中国不禁则已，苟欲禁矣，即宜破除成见，不分内外，一体严禁。

欲禁于外③，不妨招商集股创设公司。吴瀚涛大令曾偕马观察奉檄赴印度，与英督商办此事，再三辩论，始允将印度所出之鸦片，尽归我华商公司承办，逐年递减，以五十载为期，即行截

---

① 十四卷本将“即”改为“况”。

② 十四卷本将“持”改为“迟”。

③ 十四卷本将“欲禁于外”改为“欲内禁必先外禁”。

止。惜总署批驳，谓招商承办，明设公司，殊于国体有碍，而此议遂停。天下有心人均为叹息。独不思广东筹防捐，炮台捐，闱姓赌捐，皆系招商承办者乎？果能与印督商办，并可责其担保，如有偷捐从重罚赔，省内地无数缉私经费，五十年后烟不禁而自绝矣。便孰便于此者。

至民间吸食，亦宜逐渐严禁，以绝萌芽。内禁之法有二：

一曰定限期。由各处地方官出示晓谕吸烟之人，限四个月内一律报明，报后以一年为限，一体戒绝。如逾限未戒，官则削职，士则褫衿，吏则革役，商则罚锾，兵则除名，一切下等之人则治其罪。既经严办，仍予半年展限，改过自新。倘再届期不改，立发边远充军，以儆效尤而除积弊。风行雷厉，孰复甘蹈刑章哉？然而立法虽善，奉行尤在得人。否则，适启官府之苛求，吏役之需索，捕快地棍之讹诈，鱼肉乡愚，欺压良懦，而于禁烟之事，仍无实效可观耳。此急以驭之之法也。

二曰编籍贯。通饬天下，将食烟人户逐一查明，无论官商军民，编成烟籍，谓之烟民，照差役例，不准应试，不准当兵，不准捐纳职衔，不准充当绅士，平民不准与婚。其有秀才、举人、进士词林及现任官，已吸烟者限三年戒清，由族长或同乡官具禀地方官注销烟籍之名。如逾限尚未戒清，立即革职，不稍宽假。如此明示区别，严定科条，一挂烟籍，即不得侪伍平民。庶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妻勉其夫，既吸者将痛改前非，未吸者亦不敢再沾陋习。是乃攻心之法，王道之功，较之势迫刑驱，徒滋纷扰者大不同矣。此缓以治之之法也。

然而草偃必风行，上行则下效。要必政府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部寺；京朝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外省；疆臣左右

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僚属；将帅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弁兵；现任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候补；幕府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师儒；职官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士庶；胥役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平民。故欲禁烟，必自上始。若为上者吸烟，而欲禁群下之不吸，虽朝申一令焉曰禁烟馆，暮申一令焉曰禁土栈，而民将嗤嗤然笑之以鼻也。呜呼！如是而曰禁，何惑乎终不能禁！

泰西烟酒之税最重，至有值百抽六十者。夫以中国人民四百兆论，即有不嗜烟酒者牵扯合算，每人日费烟酒三文，一日需钱二百二十万缗，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即需钱四万三千二百万缗。倘援古人什一之法，以征其税，通盘筹算，一岁可得四千余万缗。且所加之数，合则见多，分则见少。以每斤每两节节摊匀，渐渐加贵，在吸食者不觉，而国家得此饷源，当亦不无裨益。然此犹不过就中国之烟酒言也。若外洋进口之烟酒，亦宜加重其税，如纸烟、雪茄烟、麦酒、葡萄酒之类，当通商立约时，以为西人食物例不征税，嗣因西人之寓华者众，而洋酒之进口日多，于是稍加捐税。查今通商则内载：进口洋酒装玻璃瓶，大者每百瓶输税银一两，小者每百瓶输银五钱，其装桶则每百斤输银五钱。至外国烟则并无进口税。然查洋酒之贵者，每百瓶价值洋三、四百元不等，而收税止银一两，于值百抽五之例未免相去太远。若烟则非特西人嗜吸，即华人与彼族往来，亦不免沾染习气，以外国烟携带轻便，而吸者渐多。今中国政府若遇修约之期，据理直争，使二物亦照值百抽五完纳，一岁税项，当亦颇巨。

顾或谓：加中国之税，其权在我；加外国之税，其权在彼。洋人以钱财为性命，此说恐不能行。则尚有一妙法在。如鸦片为进口大宗，今已厘税并征，每箱收银一百十两，核与英国常税值百抽二十之数相等，似无可再加。然可照香港、西贡、新嘉坡例，俟其熬膏后再议抽厘，设官膏局于通商口岸，招商承充，认定缴数，准其将生土熬成熟膏，分运各处销售。凡嗜鸦片者，

只准买熟膏吸食，不许购生土自煎，违者律以私铸之罪。如是，则洋土可全数归公，私土并无处可买，而中国各省所出之土药，亦照此法办理，则岁赢银钱何止数百万。

闻官膏之例，西贡最严，虽为数一、二钱亦必给以凭印纸据。每日按户稽查，必使所吸烟数与凭印纸据相符，方得无事。否则有罚。凡入境商贾，有私带烟膏者，不但充公，并议罚锾。闻近日新旧金山、香港、南洋各埠，亦有是例。每岁输饷多者百余万，少者亦数十万。今中国若行此法，以生土熬成熟膏，犹以洋货变成华货，权自我操，利不外散，虽英廷不得挠我自主。况鸦片系害民之物，虽横征暴敛，亦不为苛，与治乱民用重典之意相同，又谁得议其后哉？①

① 从“泰西烟酒之税最重，至有值百抽六十者”到“又谁得议其后哉”，系十四卷本《禁烟上》篇后增加的附言。

禁　烟　下

《易》曰："履霜坚冰至。"戒其渐也。盖当事机初萌，挽回原易，及乎积重难返，则虽有圣哲，亦将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天下事大抵然矣。禁烟之策，固今日所宜行，然而立法尤贵得人，无人不得行法，言之似易而行之实难。欲筹简易之方，则不必议禁于今兹，而徐图禁之于日后。且使漏卮不致外溢，西贾不能居奇，莫如广种罂粟之一法也。

顾或犹不能无疑者，谓：种者既多，吸者必广，举世皆入陷阱，他日安有禁绝之时，其害一。中国人口繁庶，若准种罂粟，小民必相率效尤，弃嘉禾而植毒草，不特粮食日贵，一遇荒歉，何以堪之，其害二。洋药流毒，几遍天下，然犹曰来自外洋也，今弛禁自种，其价渐低，人人喜吸，使声明文物之国，转为烟熏雾塞之区，大伤国体，其害三。印度之烟土宜① 味厚，中国自造质味既薄，搀杂尤多，以伪乱真，何能与洋药相敌？其害四。今人喜吸洋土，然内地少而海疆多，自种既多，反使洋药不能到之地，土药起而乘之，是不啻添薪而助焰也，其害五。印度种烟，有种植法，有刮浆法，有砖制法，中国既不谙其法，必不及其佳，徒增一害人之物，何能塞洋药之源乎？其害六。洋药税厘并征，日有起色，每

---

① 十四卷本将"宜"改为"其"。

岁收数至八百余万，土药盛行，洋药锐减，收数必疲，于国课不无窒碍，其害七。此数害者，骤而听之，似皆可虞；切而按之，则皆不明时势者也。

夫洋药之所由不能禁者，半以英人阻挠耳。今自种罂粟以杜来源，英人岂能责问？且洋药味厚，土药味薄，厚则瘾重，薄则瘾轻，重则难禁，轻则易戒，此自然之理也。他日土药日多，洋药日少，英人自顾获利无几，徒招与国讥评，必将与中国会商禁烟，以博高名而洗前耻。日前禁贩黑奴，英人不惮费千万金钱以成义举，何独于禁烟之事而疑之。其不必虑者一也。

种田粪壅① 多费人工，一夫之力不逾二亩，而一亩罂粟可抵十亩稻粱。农民可以余资转购粮食，如西贡、暹罗一岁三熟，今闽、粤等处多贩运其米。苟铁路已成，轮舶火车水陆飞挽，乞籴邻境速于置邮，但使小民有买米之钱，何虑地球无买米之处？其不必虑者二也。

土药价值虽廉，较他物犹昂十倍，吸不吸自关天性，岂以贵贱而分？况吸之与种，其有伤国体均也，何如姑纵之而他日尚有可禁之望也。其不必虑者三也。

天下有用之物，恐其搀杂以致害人。若烟固害人之物也，惟恐其不搀伪：愈伪则其毒愈轻，愈轻则其瘾愈薄；其价愈贱，人贪省费。积弊渐以挽回。其不必虑者四也。

自云土、川土、西土、关东土，及鄂、皖、江、浙之土盛行，藉分洋药之利；而清江、汉口以上，更赖土浆御诸门外。否则，洋药毒

---

① “种田粪壅”，光绪甲午仲春五卷本为“种烟田壅”。其他各种版本都是“种田粪壅”。

如水银，无孔不入，内地元气剥削尽矣。所憾者未得印度秘制之法耳。将来大弛禁令，广种而精制之，不出十年，利权可以尽复。其不必虑者五矣。

印度种烟制浆之书，栽花结实，取胶拔本，莫不有法。本年所收之浆，必待隔年出售，气味乃厚。如派人学制，复储一年，则物美价廉，争先乐购，畴复办洋土哉？欲塞洋药之源，莫善于此。其不必虑者六矣。

至如第七害固非害也。洋药之税厘入于中国者日旺，即中国之金银流于外洋者日多。若恋区区税厘，而忍听斯民之朘削，是犹鬻产于人，而扣其中资小费，诩诩然自鸣得意，有不贻识者讪笑乎？况乎洋药照约征税，土浆亦可加征，何必胶柱刻舟，鳃鳃过计？其不必虑者七矣。

总而论之，以为罂粟不当种者，皆务袒英人者也，皆欲贫中国者也。各关税务司，或谓阳为中国，阴助西人，故税厘并征之第一年，入口洋药之数短至四千箱左右。赫德皇皇然条呈总署，请加抽土药厘金，数年以来，土药加增，洋药复有起色，其孳孳为利，并无竭诚中国之心亦略可见矣。于此有三策焉：无论洋药、土药，严定限期，一律申禁，中、外之吸食者绳以重法，一体戒除，策之上也。广种土药，以杜洋药之来源，目前既塞漏卮，日后徐申厉禁，策之中也。既不能禁洋药之来，又加征土药以自塞销路，吸者、种者，洋药、土药，一任其自生自灭，自去自来，惟图多收税厘，稍济然眉之急用，是为下策，所谓止沸扬汤，抱薪救火者耳。公忠体国之君子，其将何去而何从乎？

戒烟方药颇多，惟不费钱而又简捷者，乃李云山所传之方。据云，假如

烟瘾三钱分三次而食者，则未食烟之前，先食盐汤一茶盅，约食盐二钱，不宜太多，每日减烟①二分。以三钱烟瘾计之；四十五天可戒绝矣。

尝考土耳其受神豆汤之祸，较中国受鸦片之祸尤烈。当百年前，南极南冰洋产一种小黑豆，名曰冰豆，土人煎取其汁以代茶，其味嗅之颇腥，饮之却甘。犹太人游历至其地，撷而给病者服之，病立愈，然愈后即成瘾，几于不可一日无。服之愈久，其体愈弱，国家知其有损，严行禁止，惟药肆中准存些少，必俟购者觅有保人方许出售。犹太人知其地已禁，改而运往他国，亦率闭关不纳。及运至土耳其，适国中瘟疫盛行，服此者皆立效，好事者因锡以嘉名曰神豆。其价遂因而翔贵。民间无论男女，嗜此者几至十分之二。迨数十年后，虽无病者亦甘之如饴：偶向街市游行，必腰佩神豆一小罐，居家客座中，必列神豆几瓶，豆汤几碗，煮豆器一分，一若不如是不足以示豪富也者。客至有不饮主人家所备豆汤，而取自佩者饮之。市廛设有豆汤局、神豆馆，各种豆瓶汤罐，每枚有价值银饼数十元者，杂嵌金银珠宝象牙，甚为美丽。斯时人民之被神豆所害者，多至十之五、六。神豆每两值一元，豆汤每两贵至一元而二、三元，由是富贵者忽焉贫贱，贫贱者至于流亡。国家虽每年增入神豆税数万金，而所得究不偿所失。久之而上自官僚，下逮兵勇，亦无不嗜此。每至阅伍之期，时刻不齐，队伍不整。有明理者面斥犹太人不仁，犹太人曰："凡人谋生总以获利为重。贵国人如不嗜此豆，则我等自然无法运售矣。"明理人不能答。直至数十年之后，有贤王名亮连者即位，始谕令朝臣会议禁饮豆汤之法。有言禁止彼国贩卖者，有言本国应自往收买者，而绝无一人言及禁止。盖当时不惟王家子弟嗜此，即秉钧各大臣亦无不饮之成癖，故朝臣多畏而不敢言也。王意已决，乃不待议成即手书严例八条，誓必禁绝。各处建造戒豆院，限六阅月一律告成。官治戒豆药材，雇用男女婢仆，制备床榻、器具、饮食、水火，下令各地方禀报饮神豆汤人数，无论官民，有妄报及知而隐匿不报者斩。自入院戒除后，各处神豆局及器皿铺一律禁止。再有出售者，经官查出，货物入官，人则严行治罪。

① 十四卷本误为"盐"，据八卷本改正为"烟"。

戒豆之人入院调治一个半月。放出后，仍不自愧而饮豆汤者，经官收入再为疗治。愈后官则革职，永不叙用，民则发往边境做苦工，妇女下狱，半年再犯则一律斩首。此令一下，一年之后，通国男女之饮神豆汤者绝无一人，而犹太人之贩运神豆者可不禁而自绝矣。夫土耳其曾以鸦片害人，而在己先受害于神豆，犹幸其主能力图整顿，国中大患得以顷刻洗除。奈何我堂堂大一统之中华，而禁令难申，竟出土耳其之下哉！①

① 从“戒烟方药颇多”到“而禁令难申，竟出土耳其之下哉”，系十四卷本《禁烟下》篇后增加的附言。

传　　教

嗟乎！中西和局之不能长保者，其必阶于入内地传教乎！何则？西人之要求中国者，通商、传教两端而已。通商虽夺吾民之利，苟能发愤为雄，如日本重订税则，振兴商务，仿西法，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不准入内地夺吾民之利，何虑人心不服？惟传教之牧师必入内地，内地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往往因此滋事，且动以兵力相胁。民之受屈愈甚，则衔恨愈深，而教堂之案迭起矣。

泰西基督一教，流派分而为三：一曰耶稣教，日耳曼国之所演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丹麦、荷兰、瑞典顿① 、瑞威、瑞士等国从之。一曰天主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意大利、奥斯玛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希腊为西洋文字之祖，亦缘饰基督教之说，别树一帜，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等国从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则一，略本《摩西十诫》。耶稣基督自命为上帝之子，创立新约，以罪福之说劝人为善，其初意未必遽非，而千百年来，党同伐异，仇敌相寻，人民苦锋镝，原野厌膏血，别分门户，遂酿干戈，变本加厉，实非教主始念所及。俄土之战其尤著者也。

---

① 十四卷本将“顿”改为“及”。

西字日报论教士之擅权，教民之梗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意大利尊之而国库匮，西班牙尊之而内乱生，法兰西尊之而党祸起。西人之有识者，虑其为变，思有以裁制之，故意乘法人兵败，教王失援，遂据罗马都城，收教堂产业，而吞并之机动矣。布鲁斯绳以新法，废其教堂；奥斯玛加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停其公费，而排斥之令严矣。荷兰则更改书院章程，不受教士约束，不读教书；德意志则致书教王，以监督为煽惑人心，违背国法。其国儒士鲁所及浮特勤耳，皆著书数万言，痛诋教士。特以积习相沿，无术以善其后。将来英之于意，意之于法，法之于德，德之于俄，俄之于奥，必有因此而失欢者。尝闻《瀛海论》云：同治时普法之战，教人实启其端，拿破仑第三为教所误，国破身俘，为天下笑。墺相安得拉议法人甘为教奴；西班牙谓法独居恶名，受其灾祸；美国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职此之由。是教又法国之蟊贼也。他如印度拒额力士教，德国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皆籍教党财产入官，意大利封国堂七十馀间，簿录其产。罗马王遣教人驻瑞士，国人殴之，法国无如何也。录之以备参考。

自此教蔓延中土，各国立约首载盟书，准其周游，加以保护。我中国圣人之道，广大精微，既无畛域之分，亦无教门名目，其劝善成化，如回、佛诸家，亦在包容之列。而独至西教一兴，美与法合举国之权力以袒庇之。美多耶稣教，法多天主教莠民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是故传教者，若存心公正，自不容其所为，间有刚愎之徒，私心褊袒，紊我王章，差提则匿之堂中，罪定则纵之海外。地方官虑开大衅，先存畏惧之心，又不知外国律例，无辞以折服之，则往往迁就定谳。平

民受屈，申理无从，众怒滋深，群思报复，遂至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之案，层见叠出。平心而论，彼教士亦当自愧，岂止非上帝之心，亦大悖交邻之道矣。然犹不自悔祸，文过饰非，每遇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案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定谳偶致稽延，彼即借端要挟；有司既经革职，复请惋惜之国书；首犯既已伏辜，更索赔偿之恤款。朝廷大度优容，小忿必忍；百姓天良尚在，尝胆知仇。溯自顺治年间，始许荷兰通市，洋舶遂辐辏粤东，垂二百年，初无设领事、兵船保护者，亦未闻华洋仇杀之端。推原中西龃龉之由，实出于贩烟、传教。此二事开自英、法。英、法恃其火器兵船，挟官吏以制商民，积怨愈深，禁令愈烈，致中国儿童妇女不及辨其种类，闻声相恶，职此之由。两国稍有违言，均虑变生不测，是非徒中国殷忧，抑将碍西国通商之大局矣。

诚欲民教相安，必须妥筹良法。夫入教之民，固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劝民为善，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若纵教民为奸恶，倚教士为护符，动辄挟制地方官枉法左袒，以屈抑良民，是非劝人为善，直助人为恶，既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抑亦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可以娶妻，可以为书院掌教，近有久于中国者，不忍坐视其困，多将中外利病著书救世，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辈是也。是宜与之剴切辨明，改修条约，载明华民入教，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之人，方准注册照约保护。遇有事故，仍依华例惩办。既系中国人民，不得因入教遂分轻重，饬令地方官公平处断，亦不得因恶其入教，颠倒是非。总之，民教一律，务持其平，此本中国自有之权，教士何劳过问？至教士所至之处，亦应归华官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如此，

则民虽入教，于利害无关，国家无所不容，良民何至仇视哉？

夫彼洋人之入中国者，亦多习华语，读华书，讲伦常，明礼义。其国中书院，且广储中国书籍，聘请华儒教习国中子弟，无异归吾儒教矣，较之奉彼教者动辄作威，怙势欺压平民，其贤不肖何如也？如改约而彼不肯从，则别习教之民编为教籍，子孙世世永为庶人，不许娶妾，不许应试，不许捐纳，不许充兵。此本教堂原有之规例也，以其矛刺其盾，庶亦别分泾渭之一法矣。夫贬异端，即所以崇政体；泯嫌疑，即所以重邦交。秉国钧者，其熟思而审处之！

传　教[①]

嗟乎！中西和局之动多翻复者，其必阶于内地传教乎！何则？昔年各国立约，载在盟书者，通商、传教两端而已。通商为各洲通例，实关富强大局，而于贸易之法，不能讲求尽善，则其利必为外人所夺。苟能发愤为雄，如日本重订税则，振兴商务，仿西法，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不准入内地夺我民之利，何虑人心不服？惟传教士必入内地，内地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往往因此滋事。及至患成，彼以我中国不谙西例，酌议稍迟，动以兵力相胁。如曲从其请，则民之受屈愈多，衔恨愈甚，而教堂之案迭起矣。

案泰西基督之教，流派分而为三：一曰天主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意大利、奥斯马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从之。一曰耶稣教，日耳曼国之所分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丹麦、荷兰、瑞典及瑙威、瑞士等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希腊为西人文字之祖，亦衍基督教之说，别树一帜，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等国从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则一，皆本于向传之新、旧约两书。《新

① 十四卷本《传教》与五卷本《传教》有很多不同。除因有些段落基本上是重写外，还有些段落的行文也有不少区别，故将十四卷本《传教》与五卷本《传教》并列。

约》载耶稣降生为上帝子，以福罪之说劝人为善。是时泰西纷乱如战国，立教者深具苦心。而千百年来党同伐异，仇敌相寻，人民苦锋镝，原野厌膏血，别分门户，遂酿干戈，以至变本加厉，实非教主始念所及。十字架之役，俄土之战，其尤著者也。迨后道术修明，已异于古，故今耶稣教之在欧、美两洲者，英、美两主实称教中监督，为一会之领袖，尊为国教，未可厚非。盖人生于世，不能逸居无教。如有僻在遐方，礼教未行，狉獉未变者，耶稣教士遍至其地而化导之，地球各国现已一律相安。

自传入中国内地，未尝习见习闻，动辄龃龉，英、美、法等国合举国之权力以庇之，然而庇之愈甚，而冀传教之广播愈难。何则？传教先贵乎化导，化导在身心，不在乎势力也。在教中诸人，诚信教旨，恪遵教规，安分守业者，本不乏人。特莠民借入教为护符，每有作奸犯科，为种种不法事，其病在教士以招致人多为一己声名起见，遂至泾渭莫分，品类淆混。每有教士听教民一面之词，不能灼知其奸伪，专为护持彼教计，因此偏袒，以至紊我王章。在教士存心本亦公正，若能洞烛其奸，自不容其所为，且为彼教十条诫所见斥，应按籍除名。所惜者，地方有司鲜知此例，惟虑开边衅，先存畏惧之心，并不知西国律法，折服无从，光绪元年《新报》谓：中国既无治西人之律，何不仿照英于印度各族类通商之律，参酌行之①。往往迁就定谳。平民受屈，申理末由，众怒滋深，群思报复。又有藐视教民，断案不能平允，因此教士出为诉说，酿成其祸。是故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之案，层见叠出。平心而论，彼教

① 八卷本将上面四句注文改为(改后仍属注文)："仿日本定新律颁行，设教部，凡各省各种教士均归管辖。如不端，准其裁撤，否则不准传教。"

士及华官，苟有自知之明，应同此愧悔，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也。

曾闻耶稣教士，有教案伤人不愿惩办，为体上帝好生之心者，惜难多得其人。夫教士以身卫道，虽死亦所甘心，即无端受辱，如耶稣所云："披左颊，转右颊向之可也。"苟能含忍包容，人心自服，又何必力为较量？然余亦未之见也。至每遇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案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定案稍缓，彼即横生枝节。有司既经革职，复请惋惜之国书；首犯既已伏辜，重索赔偿之恤款。朝廷怀柔交至，优待有加；百姓闻见各殊，寻仇无已。于是儿童、妇女未能辨其种类，闻声相恶；加以匪徒煽惑，变故迭乘，果谁贻伊戚欤？

虽然，教士来华各循其教书之旨，传教济人，出自公心，费用捐自民间，非支国帑。如传教别存邪僻私见，各国先不能容，又何能流行一千八百余年而愈盛？明季利马窦东来，徐光启舍宅为堂，有奏留其教之疏，实为华人入教之鼻祖，而明史称其清介，亦未因入教而受贬也。所惜者，传教于华人出于勉强者多，每与时人多所辨驳，与孔教较量多所毁斥，以自见其高大，以至忿争启衅，是亦不可以已乎。夫信从者，在乎心不在乎迹，苟有不信不从，置之可也。耶稣之书不云乎，苟有不接受尔者去之，日拂去足尘可也。保罗传教至一处，以人不之信，谓其时未至，转往他所。进华之教士如是以行，又何龃龉之有？今在亚洲教民既多，权势亦大。其设义塾，施医药，育婴孩，著论说，无分畛域，一视同仁，救人之心不可谓不切。独是以救人之婆心，因容纳中国之莠民入教，遂启争端，动成大案，此诚天下有心人所共惋惜者也。

今欲民教相安，必须广求良法。与其补苴在后，不如筹度在

先。先令华民入教者，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奸恶之人，方准收入。而又编清册以备查究，揭实情以释疑惑，明大义以肃观听，别各教以免蔓延。嗣后我国有司，凡遇教案秉公查办，勿延宕，勿推诿，勿畏葸，勿袒护。不必问其为民为教，必先辨其孰曲孰直，一以公平之心处之，斯远人无所藉口。其维持调护，实出苦心。再或会同驻京公使，剴切妥议，须保传教出入内地，各友必确守教规始准。为神甫有干预公事，挟权诈者，立请之公使，饬遣回国，以免贻害。如华官断案不公，亦即由各公使商请总署严查参革，藉昭平允，亦正本清源之一法也。有案则依西例，延律师到堂，约期互辩。大率以无故干犯教堂，有司官按例惩办，责成赔修。若与百姓为仇者，但照案情轻重处理，不得托词赔修，以相诘难。此实欲保护教堂、劝善防恶之心，使民教无诈无虞，不生嫌怨，非论教之是非也。不然，竟效日本近年办理，择公正教民与华教士代为传教，无须西人。彼本自有此教规，则教士踵迹即不绝而亦稀少。我孔孟之道，精微广大，如回、佛、老诸家，亦在包容之列，何必龂龂争辩，独拒彼教乎？

况入教之民，犹是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劝民为善，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若纵民为奸恶，倚教势以祸人，非摩西立诫之旨，教士传教之心，抑亦为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尝见敦品之教士，其心能克己爱人，颇近我儒家者流，亦有颇知读我孔孟之书者。吾人幸勿动相轻藐妄肆诋谟，反为外人讥笑其量之不广，致无端肇事，转贻君国之忧，则尤当鉴戒者也。

贩　　奴[①]

粤东澳门、香港、汕头等处，向有拐贩华人出洋之事，名其馆曰招工，称其人为猪仔。猪仔一名载至西洋，身价五、六十元，税银一元，澳门议事番官收费二元。其党与洋人勾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资财，或诱以游博，一吞其饵即入牢笼，被拘出洋，不能自主。或于滨海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逼迫登舟。官既置若罔闻，民亦何由申诉？初则省城外黄埔等处皆已蔓延，嗣被大员[②]访惩，甫能封闭，而澳、港外埠之根株犹未绝也。盖美、阿两洲及南洋各岛日汲汲然开矿、垦荒，土著寥寥不能集事，故不得不招工，但工资过微，人谁乐往？于是招之不来，出之以诱；诱之不能，出之以掠。

计每年被掠卖者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自经[③]者不知凡几！幸而抵埠，即充极苦之工。倦即加以鞭棰，病亦不许告假[④]。日出而作，牵以铁练；日入而息，横受拘囚。逃走则有连坐之严法，处死则有水火之毒刑。求死不能，逃生无路。其中不乏右族名门单丁爱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

---

① 八卷本将标题改为《招工》。
② 十四卷本将“员”改为“吏”。
③ 十四卷本将“经”改为“尽”。
④ 十四卷本将“告假”改为“休息”。

酸鼻，闻者伤心。英人华利言：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十七年，华人被拐经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万余人。其中有少壮者，有中年者，俱由中国口岸引诱出洋。其至新加坡、庇能等埠者尚不至过于困苦，若至秘鲁、渣华般鸟、昆士兰、岑勿他剌、租阿或东海各小埠，则备受酷虐，呼吁无门。谁非人子？能不为之流涕而太息哉！

或谓："猪仔登舟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遣回，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自愿出洋者耳。"不知拐匪奸谋百出，上下交通，当番官审讯时皆拐匪冒名自称情愿，并非本人，即一、二号呼哀求释遣者，亦系有意装点，欺饰庸愚，鬼蜮心肠险幻至此！华官、番官纵公正明察，亦安能不堕其术中。

夫贩人为奴本干例禁，今则名为招工，实与贩奴无异，原西律所不容。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资千百万赎还遣释，严申条约。诸国至今称之。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亦以贩奴而起，后乃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中外辑睦有年，无分畛域，而竟任彼勾串奸商为此违例害人之举，出入各口漫不稽查，其玩视中国也甚矣！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徒以华工佣价廉而效职勤，土人以为夺其大利，焚劫驱逐，无毒不施。土人倡之，议院和之，苛待之条，闻者发指。其薄视吾民又如此！澳门虽有严禁拐贩之议，而积久弊生，奸民诡计多端，有防不胜防之虑。勾通洋舶，诡称某岛某埠有地待辟，有事可图，及至中途，易船他适，愚氓入其网罗，永堕地狱。西士之明理者亦闻而嫉之。今巴西又欲招工，难免不蹈故辙。〔十四卷本增：查巴西土产以茄非、树胶为大宗，昔日所用黑奴，待之寡恩。自前巴西王下令赦黑奴后，黑奴逃入深山变为野人，不愿

佣工于寮，以致年来所产茄非无人摘采，需工孔急。巴西政府招徕德、义两国之民前往，其应招而来者亦不愿作工，另谋生计。又有美籍之犹太人应巴西之招而往者，困苦不堪，因求美驻巴领事为之措资载回美国。据出使者云：询诸载回之人，则谓巴西之待工人至为苛虐，所作之事如伐木、掘土诸工，最劳苦者，每日工价不过银二钱，黑人尚不堪焉，可使华民轻往乎！〕

似宜查照公法与各国明订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报知中国公使、领事，查核所需人数，转报总理衙门，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中国派员驻香港、澳门及各要口。华工出洋先由船主开单具报，请华官登舟查验盖印，申报本省大吏，知照出使大臣，俟船到彼国之时，船主呈请华官照单覆验，然后发与工主具领雇用，毋许虐待欺凌。或其地未驻华官，向有中国殷商为甲必丹者，或各会馆董事主之，覆验后报明存案。本省大吏亦给发谕帖，予以经理之权。最要者宜由政府照会招工之国，事前不许苛虐，事后尤宜善待；华工之久历辛勤者，倘自愿旅于其地，准其入籍与土著同，不得如美国之无端逐客。庶乎民命可保，而国体亦稍① 尊矣！至华商贸易出洋与华工稍有区别，亦应先期报明，给凭查验，以免奸民假托，仍成拐贩影射之端，免彼族轻藐华民，有失中朝大体。

惟主其事者，须知此举为保护华民而设，亦非禁阻华人出洋，不得婪索资财，徒贻讪笑。是又在当局之慎选其人耳。泰西事例：领事之权本属有限，降而至于董事，更无论矣。南洋各岛栖比星罗，势难处处设官经理，必须知照各国：准由华商董事综其事权。庶华人所到之区，皆我保护所及之处矣。东南数省生齿

---

① 十四卷本将"稍"改为"自"。

日繁，既不能概禁贫民之出洋，又不能坐视华工之受害，如此因势利导，立法维持。救之于已然，不如保之于未然也；争之于事后，不如察之于事先也。斯古帝王民胞物与之本怀，亦今日正本清源之要策也。

【附录】 吴剑华《查视秘鲁华工记》

余昔随美、日、秘出使大臣郑公玉轩往南亚墨利加洲开办秘鲁使署事宜，部署既粗定，遂派员查视秘境各田寮华工。所到之处接猪仔禀词辄数百纸。据其所述苦情及寮主苛虐之状，受者丧胆，闻者酸鼻。

闻各工每日晨起，以铁练锁牵就役。饷食不过面包一块，香蕉二枚。日晚牵归，监以黑奴。稍怠则鞭棒交下，击死勿论。夜则严闭一室，用铁环桎其手于木榻边柱之上，转侧皆难，恐其逃也。又有恶犬数十头，间有逃工，则放犬四出，嗅气寻觅，十无一免。觅得咬噬拖回，用手枪击死。不回则终亦咋死：或用火烧死，或置于水牢之中，炮[泡]烂而死。有一寮主尤凶狠异常，杀华工以千百计，积其颅骨垒砌花台，俨示京观之意。噫！何其酷也！

查毕，回秘京利马，曾请公使与秘廷再三辩论，大声疾呼，责其非礼。秘廷亦深抱愧歉。奈各寮主皆诸邦流寓，仍各藉其本国之兵威以自固，拥厚资，聚兵众，俨类分藩割据。政府空文诘责，竟视若弁髦。若用兵声罪致讨，则秘京兵额止有三千，夫何以济？只得谨谢不敏。余奋然请诸公使，欲练华民团兵，枪械由绅商捐备。时值秘乱，各国皆创练兵，非独我国，秘廷必见允也。余愿为练总，于礼拜日督操，教之坐作进退开阖奇正。但得精卒三

千人，足可自往讨其首罪，即指筑华工头为京观者灭其地，归之彼国，而即按道里安插华民，以流寓变为土著。首罪既伏其辜，别寮亦当畏慑，改苛为宽；否则借一成一旅之势，即可蚕食各寮，以为中国属土，海外扶余，宁非快事。

公使小心持重，闻言惊讶，谢不能。余惟抚膺三叹息而出。后虽告之总署，责问秘廷，亦终无如何。于是华工之受苦者如故，约计年来物故者已有十余万人。再逾十稔，秘境华工无噍类矣。悲夫！

按剑华所述寮主苛虐华工受苦情形，令人发指。若中外易地，彼早兴师问罪矣。秘政府托词兵少，未敢声罪致讨，何其与智利竟敢开仗？岂讨寮主则兵少，战智利则兵不患少乎？况寮主皆非土人，其敢于逞凶者恃本国之兵威，何不照会其公使严加约束？是显然欺我贫弱无兵轮保护耳。剑华欲练民团，讨其首罪，事虽激于义愤，情实同于行险，且动各国之怒，恐开边衅而贻口实。宜星使闻言惊讶也。查华人流寓外邦，或工或商，均受凌虐，不独秘鲁令华民在本国境内，尚为外人役同犬马，时遭枪毙，当道胥未敢力争，又无法保护，以致民心渐涣，反宾为主。在愚民生计日绌，迫为彼族服役当兵，情殊可悯。然而渐被笼络，诚恐日后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祸有不堪设想矣。①

① 从“按剑华所述寮主苛虐华工受苦情形”到“祸有不堪设想矣”，系八卷本在“吴剑华《查视秘鲁华工记》”后增写的附言。

交　涉　上①

中外通商日久，交涉之案层见迭出，卒未② 有办理公平，能折彼族之心而伸吾民之气者，何也？以不得办理之法，未用度外之才也。

夫洋务交涉之事甚繁，约其大纲：君民两大端而已。如杀伤、斗殴、焚毁、抢劫、占产、拐贩、债务、辛工以及碰船、碰车诸案，皆事之小者，关华民生计者也；侵越疆界，偷漏税款，违例便己，辟埠通商，以及传教建堂，游历杀伤诸案，皆事之大者，关君国安危者也。西人舟车所至，每以语言互异，律法不同，利己损人，任情蔑理。入国不问禁例，入乡不知土俗，在租界外创办之事，亦不禀准当道而后行。惯以恫喝之词，势迫力成，否则勒赔巨款。是以猜嫌易启，动至激成巨案。我中国顾全大局，忌开边衅，官长多从迁就，士民谁敢抗衡？如吴淞铁路电线，四川彝陵轮船等案，虽然无理，尚赔巨款。洋船撞毁华船，反咎以不谙趋避，或诬其桅灯不明，改重就轻，含糊了结。马车碾伤华人，反谓不知让道，祸由自取，扭赴公堂亦仅薄罚。又如华人受雇洋行及充洋船水手，往往借端扣减工资，甚或殴辱毙命。西人之狡黠

---

① 五卷本原题为«交涉»，因十四卷本增写«交涉下»，并将«交涉»改题为 «交涉上»，故本篇从改动后篇名。

② 十四卷本将“未”改为“鲜”。

者，更串通地棍拐贩乡愚，冤惨尤无天日。他若华商负欠洋商，一经控告，追封产业，扰及亲朋。西人负欠华债，虽饶私蓄，循例报穷，便自逍遥事外。外国税华货进口，务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务取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税，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北突南奔，绝无所费。我招商局“和众”轮船曩年开抵美国金山，关官执意重征船钞，冀不复来。〔十四卷本增：美之商船至华，所征税额较诸英、法商船，无啻轻啻重，亦系一律征收。美国何得歧视？〕凡寓居新、旧金山之华工、华商，有回国后不准重到之例。〔十四卷本增：查从前美国甚恶黑人，时时群议驱逐。自南北花旗之战，美廷立例：准黑人入籍，与操保举总统议绅地方官之权，遂无议驱逐者。然则华人之不容于美者，乃以不入美籍之故欤。英国、丹国均与美有准客民入籍之约。我国如与各国重订和约之时，亦宜仿行，以顾国体保护商民。〕我之待西人如此其厚，彼之待华人如此其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夫轮船飞驰于港汊，马车冲突于通衢，无事而带持军器，用人而刻扣工资①，空盘倒账②，袒庇教民，包揽关捐，掠贩人口，凡此种种妄为，亦西律所必禁，公法所不容，只以中、西刑法不同，彼族反能趋避。遇有杀伤交涉事件，华官以华法治华人，抵命之外，更断偿银；西官以西法治西人，罚锾之数且从轻减。如华官稍持公论，执公法条约以争，西官即回护故纵，并薄罚而不加。〔十四卷本增：上海及各处租界之地，华人不能买。如要买，须出外国人之名。华人所住房屋，工部局估值租银，每百两岁捐十两，洋人所住房屋，每百两岁捐银八两。且准其在内地买地造屋，契虽写“永远出租”字样，仍与卖无

① 十四卷本将“资”改为“帐”。
② 十四卷本将“帐”改为“资”。

异。所以有福州乌石山、九江庐山盗卖官地之案。日本国例不然，非土人或入籍者，不准买其本国之地。中国宜仿行之。〕此尤事之大不平者也。

近有俄都书院生马尔丹著论云："中英出入口货约值四千五百万磅。英国获利可知。然驻华英商犹时时播弄是非，屡请英廷力胁中国。幸执政者洞悉情形，顾全大局，凡遇不平之事，概行批驳，并禁止领事、武官非奉本国或公使之谕，不得擅调兵船。"云云。前英人额尔金奉使驻华，亦尝函致其妻云："抵华后，日见英民在华地恣意横行，实出情理之外，皆因华民过于循顺①，不敢抗拒，又过于愚蒙，不知控诉，以致时遭凌辱。"云云。不知华民纵极循顺②，岂难抗拒西人，实因彼动挟全力以争，故我每曲法相就。华民之忍辱由于畏官长；官长之曲法，由于畏朝廷也。若公使能持平识大体，不肯偏袒己民，则我民伸诉有门，又谁肯横受其辱乎？曾文正言："方今中国好言势者，专事羁縻，幸免开衅。然习于畏葸，难期振作。好言理者，又激于忠义，卤莽从事。然操纵无术，决裂堪虞。皆非万全之策也。"旨哉斯言！诚老成谋国之笃论也。故洋务交涉非不可办，特患向之办交涉者，非畏葸即卤莽。畏洋人而希图省事，即为多事之阶；愤洋人而务求取胜，反为取败之渐。间有熟读条约、稍谙公法者，又辄欲舞文弄墨，仗笔舌之小巧，以折其猛鸷凭陵之气，抑又可怜可笑③，多见其〔十四卷本增：徒〕劳而鲜功矣。〔十四卷本增：且也鄙夷洋人，谓为"非我族类"，几欲不与之同日月，而于其制器精巧，作事实践，亦一概抹煞。

---

① 十四卷本将"循顺"改为"驯顺"。

② 十四卷本将"循顺"改为"驯顺"。

③ 十四卷本将"抑又可怜可笑"删去。

是为愤时。愤时者不可以办交涉。重视洋人，炫其所长，平日誉之不容口，临事不加揣度，更欲借终南为捷径。是为趋时。趋时者不可以办交涉。〕

然则洋务交涉之事，竟无善法以处之耶？曰：何为其然也。是宜先储善办交涉之才，次定专办交涉之法。取才之法必察其人品诣端正，大节无亏，入教籍及沾染嗜好者万不可取①熟史书，谙政体，洞悉中外律例，而又经出洋周知彼国文字、政教、风俗，著论确有见地，存心公正，无抑中扬西之习，并无我中彼西之见者，则根柢既真，措施自当。南、北洋特辟一洋务馆以收储之。然后集群策群力，兼延西国著名状师，遍考中、西律例及条约公法诸书，据理持平，定为《中西交涉则例》一书。盖中西律例迥然不同：中国有斩罪，有杖罪，西国无此例；西国有缓首罪②，罚作苦工罪，中国亦无此例。西例听讼有公堂费，不论原告、被告，案定后责由曲者出费，直者不需分文，中国亦无此例也。中国办理命案，误伤从轻，故杀从重；乃西人于故杀，亦有从轻者。如往岁英牢头哈金击伤中国细崽③，状师照轻打人例，罚锾释放。夫击人至死尚谓轻罪，试问：以何者为重？而讼师受贿即为开脱，揆诸情理，岂得为平。此皆办理者不知西律，未能与争耳。是以西律诸书亟宜考订，择其通行者照会各国，商同外部，彼此盖印颁行，勒为通商交涉则例。凡有交涉案件，须委深通西律之员审办：合于律例者，立即办结，不必羁延，上下推诿，致滋口实，转启罚赔开埠之端；其不合乎律例者，彼公使、领事纵百计恃强要挟，官可罢，

---

① 八卷本将“入教籍及沾染嗜好者万不可取”注文改为(改后仍属注文)：“吸鸦片、好赌博、重财惜命者不宜用”。

② 十四卷本将“缓首罪”改为“罚锾罪”。

③ 十四卷本将“细崽”改为“侍者”。

头可断，铁案终不可移。彼虽狡悍，其奈我何？且以西例治西人，则彼无可规避；以西例治华人，则我亦免偏枯。每届年终，将交涉各案如何起衅，如何定谳，删繁就简，勒为全编，分送各国使臣及彼外部公览，兼发各省刑司，互相考证，庶枉直是非无能遁饰，洋人无故纵，中国亦少冤民矣！虽然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近各省偶有要案，疆吏据理而争，彼辄嗾其公使与总署为难，甚或百端恫喝。故必当轴者洞知外事，上下一心，操纵刚柔，曲中窍① 要，始克收政道刑齐之实效耳。

溯日本初与泰西通商，西人以其刑罚严酷，凡有词讼仍由驻日西官质讯科断。强邻压主，与中国同受其欺。乃近年日人深悟其非，痛革积习，更定刑章，仿行西例，遂改由日官审判，彼此均无枉纵，而邦交亦由此日亲。噫！今日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堂堂大国顾犹不如日本焉！② 可耻孰甚！苟能毅然改图，一切与之更始，于治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大政破除成见，舍旧谋新：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执公法以制西人之狡，定则例以持讼狱之平，〔十四卷本增：力矫不慎不公之弊，以服其心。有时争所必争，执以西国之法，不敢稍宽；让所应让，给以格外之恩，不必过泥。临时勿使我受其愚，事后勿使彼蓄其怨。〕庶大权不致旁落，而强邻弗敢觊觎。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我以为怀柔，彼以为尊奉也；我以为优容，彼以为畏缩也。交涉之事日益多，办交涉之法日益绌，能办交涉之人日益少，忍辱含垢，民气日靡，丛雀渊鱼，民心渐

---

① 十四卷本将“窍”改为“窾”。

② 八卷本将“噫！今日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堂堂大国顾犹不如日本焉”，改为“竟于光绪二十五年收回租界。噫！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二十三行省不如日本三岛！”

去，其流祸将有不忍言者。是所望于识时务之俊杰也①。

【附录】《申报·中西交涉损益论》②

先忧子曰：凡言中西通商者，每以为利益均沾，而不知其利益之独占。如论美国虐待华人一节，揭而出之，谓其独占便宜，是固如见肺肝之言也。然美国固独占便宜，而外洋各国无一不欲独占便宜，无一事非独占便宜。惟其独占便宜之形迹，则并未显露。盖其处心积虑，密谋深计，于暗中独占便宜，于外面则稍存和局，转不如此次美人之明明白白为之。是以中国之人糊糊涂涂，不能责以独占便宜，而任其便宜之独占，久之而若固有之也。惟是美人此次之明明白白独占便宜，安知其先非处心积虑，密谋深计，不露形迹，与各国同享。此暗中糊糊涂涂独占便宜之利益，使中国之人不敢议，其后至于隐忍既久，不能抑制，遂不觉一旦决裂，不顾和约。明明白白独占便宜至于如此！夫美国与中国夙称辑睦，今以不能久于隐忍，至于如此，则此后诸国安知其不群相效尤？亦皆不复隐忍，共有此不顾和约，一旦决裂，明明白白独占便宜之事乎？

---

① 八卷本将"民心渐去……之俊杰也"，改为"国势日弱，闻俄人移界之法：将耕牛耕赞给于界外华民，诱令迁居俄界。俾界外成为荒地，即将界石逐步迁移。华官恐争论开衅，佯作不知。遂启彼族吞噬之心。而乡愚无知，不识时势，惑于会匪之言，动与教士为难，更授彼族要求之柄。是以年来夺我港口，握我利权，欺我商民，非但英、美新旧金山不准华人重到，即其属岛檀香山、飞猎宾，闻亦如是。且犹不止此，我属国安南、暹逻均抽华人身税。呜呼！堂堂中国受辱如此，倘再不知发愤自强，窃恐交涉之案更不能平，流祸将有不忍言者矣！"

② 十四卷本将此篇附录删去。

为虺弗摧，为蛇将奈何？天下事之败坏决裂，恒由渐而来。渐之时义微矣哉。今日美人之明明白白独占便宜，人知之矣；中国之糊糊涂涂，暗中被他国无事不独占便宜，人则未必周知也。而其中已有伏渐之机，其事已有渐亟之势。有心人所为夙夜隐忧，思于未危未乱之先，筹一保邦致治之策，以明明白白之笔，直抉出其糊糊涂涂之心，显陈被人独占便宜之隐，俾众共晓。先为之计，庶不至由渐而大，由微而显，一决不可收拾也！

夫公使驻京城，中外均行之约也。自古敌国相邻，界限关防甚严，诚以机密不容旁泄，太阿不可倒持。使者朝聘，燕享之外不与他事。事毕返命而已。即时有会盟修好之役，亦惟王事靡盬，驰驱道路，从无使者积年累月逗留敌国之理。虑至周也，礼至重也。今之使者则不然。公使以护商为名，彼此可长驻京师。眷属仆从任其随带，朝贺结交随时展敬，异服异言遍于朝野，真不啻中外一家。昔宋祖征南唐，谓卧榻之侧，不容人鼾睡。今以京城重地，可容敌使长驻，以视前代度量尤宏。其公使俱称全权，可以专制交涉兵盟之政，驻扎既久，其国之举动行止，兵、刑、钱谷莫不毕知。平日无事，使者驰骋郊原，饮酒田猎，凭高远瞰，宫景可观，往来无猜，近好可结。及有事之秋，电音捷便，兵舰不难立至，团操不难近资。心腹干城久已预布，议一不合，兵戎相见。必待服罪赔费，方可解释。公使之职可谓显，公使之权可谓重矣。洋使以是施之中国者，中使无不可以照例施于外洋，载在约章，创于西而允于中，各无异言，一彼一此，似乎相当。乃数十年来外洋使者，雷厉风行，无一国一使不称全权之职。中使之在外国，名为护商，实无几商之可护，所护者华工食力之人。遇有龃龉，但焦唇敝舌，徒托空言，何尝有折冲樽俎。除曾惠敏之外，竟

无有继起之人。无非相与含忍，或雍容坐镇，以俟三年任满，交卸回华，升迁而已。中国之于使臣，视之亦若不甚重者，而使臣之在外洋，即亦无非优游养望。则是彼此俱有公使，此公使直同虚设，彼公使独占便宜也。

领事分布各埠，又中外均行之约也。夫普天皆王土，率土皆王臣。王者之于天下，守、令之于该管郡、县，同此一理。地无论大小，人无论贵贱，既乐居于此，皆宜受此地地方官之管束。庶几事权归一，而争端悉泯，患气亦消。今有通商之地，即有领事之官，与本地之守、令、丞、倅并驾齐驱。以及堂期会审，示谕禁令，一切仪节与地方官同。钱债之讼可以把持，耰锄之争可以袒护。人命有时不必偿，负欠有时不必赔。凡可以取悦于商人，可以尽护商之能事者，领事无不可为所欲为。其驻扎之地，不啻即其所辖一城、一镇、一隅、一方，竟有各君各子之势。一国三公，虽甚不便，而彼此皆然，则立约又似公允。殊不知中国领事之驻外洋者，所理之事不过中国民人私家户婚、口角、钱债细故而已。一切赋税、刑律，人口出入，皆从彼国之令。而凡外国领事之行于中国者，中国领事万不能照行于外国。是中国领事为虚设，而外国之领事独占便宜也。

游历名目不见于经传，今始有之，大都古采风问俗之遗意。特昔时不离乎本国，今则远适乎异国，是所不同耳。外国人有游历于中国者，中国人亦有游历于外国者，彼此俱可游历，则彼此俱无猜阻。然中国游历之员，皆博雅文学之士，所至之地，第记其国之山川、人民、风土、乡俗，至军政、制造诸大事，则惟就人人所共见共闻者，笔之于书。其中示强示弱未易揣测，机密要件未许外人得闻。游历日记之内所期有益于交涉之用者，仅此而已。

而外洋之应游历而来者，类皆精晓量算，善测形势，探幽索隐，深入重地。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宜先占据？何处可通捷径？以及兵形之强弱，府库之丰啬，人情之向背，靡不书之于册，绘图贴说。道里远近，山河险要，有中国之不自确知者，彼反聚米画沙，明如眎掌，是不啻举中国之舆图、兵籍、粮饷虚实之数；慷慨而输纳之。而谓中国游历人员能收效如是乎？是游历一节，又为外国独占便宜也。

商埠之设，所以懋迁有无化居，公平交易，价之低昂，货之居积，以及相度地宜，皆各有一定之主。货有货主，地有地主，不能听外人之把持也。而中国则又不然：凡有可以通轮船、开火车之处，悉为公共之物，不啻尽撤藩篱，以开市埠。南、北两洋咽喉心腹之区，远水近山，高坡大衢，洋房密如栉比，棋布星罗，风景歧异。中国出口之货丝、茶为大宗，近已年销年疲，一切价值被其揩勒迁延，因之亏折倒闭者不知凡几！其外洋所来各货，则年销年盛，价值之起落，银期之缓急，一听主裁，无敢或有异言。而其所来之货，大都非中国所必需之物，更有奇技淫巧鸩毒之药，可以荡华人之财。此种货物充塞通衢，遍延四方，如人身之蚤虱，内外脏腑、皮肤，皆其种类累万盈千吸呷精髓，中国将成为药渣！并不敢稍存嫌怨，格外和好。而中国人之在外洋者，苛政虐令时有所闻，工人不能自保，商人尤闻风裹足。是商贾之便宜又听其独占矣！

税则所以裕课，除货物进出自有应得之利不计外，其沿海浦滩寸土尺地，是何国管辖者？所有利益应归何国？理也！而洋人则并不遵此理。中国沿海滩、岸之地实土填沙，辟荒建造，以小本垄大利，以久假要永远，以开创敛费为名，凡关船之税，屋地

之租，皆为其悉索，如取之外府。华商之在外洋者，孤立无援，迟疑观望，得保朝夕已为万幸，孰能于外埠开一利源，成一利薮哉？是税则又被其独占便宜也。

此外如教堂之设，止有外洋人在中国传教者，绝无中国人往外洋传教者；止有中国人信外洋之教者，绝无外洋人信中国之教者。医院之设亦止有外洋医生至中国行道者，从无有中国之人至外洋行道者；中国人信西医者渐多，外洋人用华医者绝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所以独占便宜者更不必论矣！

且不但此也。万国公法“利益均沾”，贡赋属国各有附庸，不得借名保护而侵占其土地也。两国兴戎，各守局外，不得借言观战而私济军火也。两国匪徒，天下同恶，不得恃强贪利而纳逋逃、售兵器也。兵船进口各有限制，不得漫恃和好而连樯驶入也。商埠人民已有保护，不得增设团操而处处衷甲也。两国商民彼此优待，不得意存轻蔑而独颁新令也。公使、领事本国分派，不得以不俟照覆而任意驻扎也。凡此皆公法所宜，万国均行者也。而中国独屏诸公法之外。则是公法之便宜又为彼所独占矣。

自通和立约以来，或五年一换约章，或十年一换约章。其中所立“共沾利益”之条，无非遂其独占便宜之计。盖中国所得共沾利益者一纸书，外国所得独占便宜者万倍利也。其独占便宜之多至于如此，乃偏不自认独占，且不许中国之议其独占。何也？彼盖有辞焉，曰：“约款具在，明白公允。尔中国不自占便宜。我西人何尝独占便宜也？”嗟乎！虽其密谋深计之巧，抑亦中国委靡不振之甚有以自取耳。

夫以堂堂中国，至于有便宜不能占，而让西人以独占，并不得议其独占，其故何哉？彼有所恃，而我无所恃也。彼惟有所恃，

故公使、领事之在中国，身虽一叶，而安如泰山。遇有事变，电信朝发，兵舰夕至，加以地形已习，人心已收，并有伏莽衷甲为之内应，远邻近岛为之连衡，其于中国不啻扼吭拊背，夫亦孰能与之抗哉？是以公使、领事诸人无不可为所欲为。彼仅独占便宜，犹其甚为礼让也已。所恃维何？曰：船坚也，炮利也，军火足、器械精也。而其要则尤在乎能用人。中国何尝无船。而船则除购自外洋外，自造之船如彼也。炮枪以及一切军火、器械近来渐为讲究，而不必仰给于外洋。而其所造之物，究不敢必其可与强敌争持于惊涛巨浪之中。彼西人则早有以默窥其际，而中国则尚未能自知。此其故在于用人焉。且船炮、器械一切皆须人为，能者不用，而用者不能，此则中国所以大失便宜之处。而中国之人所不特不自知，而且不欲知者也。泰西之用人也，试其能则进之，进而果称厥职，则给以凭照，增其薪俸；否则扣除不容情也。中国之用人，往往徇情面，无论其人之能为此事与否，但以情面之重轻，为去留之定准。即留矣，又不问客之何好，客之何能，又以情面之厚薄，为派遣之次第。试问所以用人者何故？而谓可以瞻徇情面、贻误军务也耶？

自创办海军以来，经营已历年所，乃从无一、二兵舰敢观兵于海外，以为公使、领事壮声威。公使、领事孤悬万里，身居虎穴，此时虽班超复生亦无能为，况其为一、二措大乎？能保无事已为万幸，安得尚有余力护及商人？是则虽欲不让西人独占便宜，不可得矣。虽然，攻不足者，守有余，中国不能攻岂亦不能守乎？果能自守则虽不能占西人之便宜，尚不至糊糊涂涂让西人之独占便宜也。乃十余年来，中国讲求洋务，力图自强，不惜巨款制船造械，可谓殚精竭力。何以马江一战，隳师偾事，不收尺寸之

功。虽“扬武”兵船学徒击中法帅，而中国兵船卒皆一败涂地。是则不特不能战，且不能守矣。

西人谓：“中国宜延洋师，遣学徒，译洋文，购图说，谨守绳墨，步趋西法制船炮军火，不遗余力，必有成效之可观。”然此说也，仍是西人欲独占便宜。彼以为西人皆明明白白，华人皆糊糊涂涂，而不知中国人才亦何尝不生。前闻刘康侯观察言及：“近来中国制造渐精，颇有深通制作之源者。盖制造贵善学，尤贵善悟。倘或制造器械，委任既非中上，取法又多中下，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又安足恃乎？洋人制造日新月异，愈研愈精，前之所谓良图，今已弃同刍狗；华人不悟，拾其蔗渣，犹欲穷日咀嚼不已，其益安在？盖前此之制造者，皆其嚼蔗渣者也。今则中国有人，不让西人以独步，特患有才而不能尽用，不患欲用而无所取材。此中情形，今昔不同，安知其将来果能用之不尽否也？”余闻斯语，正襟危坐而听之，不禁抚掌以起，曰：“快哉言乎！中西交涉之间其损益所殊乃如是耶！”

夫中国而欲图自强，原不专在乎制造船械。制造特自强中之一端耳。于此而不尽心则又乌乎尽吾心？吾则以为用人之一言最为扼要。用而当则得益，用而不当则失益。中西损益之所在，盖在此不在彼。倘于此而认真焉，安知先之所忧者，不将为后之所乐？而中西之交涉，又何虑之有哉？按所论中国交涉案件种种吃亏，实为各国所未有，是中国利权均为彼族所夺，且在外国谋生者又为彼驱逐出境，令人同深愤激。查日本税则已改归西例，其洋关司理及租界巡捕、各国书信，尽归日人经理，各国所来货物必须尽上关栈，不许另设码头。岂堂堂中国不如日本？尚冀当道奋发为之！

交　涉　下甲午后续①

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之缺，实为洋务之枢纽，未可泛视，宜委道员与总领事品级相当又素有声望谙悉中西律例者，方可胜任。

查租界四至，因当年未划沟立界为限，致为外人侵占不少。如上海之新闸、老闸、虹口等处地方，曾闻本地人云："昔年租界无如此之远，至前年始定界限，已被侵占不少矣。"凡租界之地宜仿日本国例，一经勘定，即划沟为限，方可杜侵占滋事之虞。然与泰西通商数十年来，华人遇事隐忍，而洋人则遇事欺陵。非但上篇所论上海华人房捐较洋人多二成，中国内地洋人可租九百九十九年，而租界之地华人反不能买等事而已。

尤有不平之事数端，今列于后：上海杨树浦、新闸及泥城外等处不入租界之地，亦归英工部局照其向章办理。地方官竟置之不辩，且遇有是处讼事反听领事判断。不平者一。洋人马车行衹纳一总捐，而华人马车必须逐一纳捐领牌。如与洋人马车同行，不准赶在洋人马车之先，违则拘罚。不平者二。西人打猎，例有时候，违例者罚之。去冬有乡人不知西例，猎有山鸡、水鸭携至上海出售，被巡捕拘获，押至公堂，罚银四十元。有被累至倾家荡产者。不平者三。西例猎地有税，猎狗、猎枪皆有税，中国

① 此篇系十四篇本所增。"甲午后续"是八卷本所加。

一无所税，随处可猎。故寓华之西人往往好猎，虽华人禁猎之地，彼亦往猎，无所顾忌。纵然肇事，地方官只谓其不知俗例了事，无所谓罚也。不平者四。又冬间西人游戏于郊外，有一艺西名曰啤把亨，华名曰跑纸。其散纸于田中，随者百十成群，骑马追之，田中所种棉花皆为践踏。地方官畏事不理，乡人苦之，无从控诉，徒有赔补之名，无赔补之实。不平者五。西例巡捕出票拿人须随时禀请领事签字。如例不应拿而巡捕与原告请之甚坚，领事须令巡捕当堂发誓必无弊窦乃允签名出票。今会审公堂不能援照西例，所出空白拘人票百数十张交华捕与包探，任其随时填注拿人。故闻有藉此拘人私刑拷打之弊，勒索不遂，然后押至捕房，转解公堂。往往小民无辜受累、含冤怀怨而不敢言。不平者六。查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举有七人，皆西籍也，我国之人无一得预其列。所以华人吃亏被累，无一为之分辨者。按租界房捐岁入之数华人十居其八，况华人房产多于西人，竟不使华商与闻其事，殊所未解！反不如香港、南洋各埠尚选华商为董事，或为议员，若伍秩庸、黄平甫、何沃生前后得举。虽盈廷之议，华人或唯诺成风，未能力为伸辩，而究之有胜于无。噫！此殆由西人藐视华人，因华人愚昧无知者多，各自为计，不知顾全大体，故易为西人所欺也。然西报尝论："中国士大夫虚憍气重，不可以言理，只可以言势。历观交涉之事，地方官初时持之甚严，互相推诿，继以势挟持，即任我所求。"云云。可知① 我国情形已为彼窥透，即与中国两次立约，皆得之于兵戎，而非得之于玉帛。年来交涉之案，动以兵船恫喝，要求非分，职此故耳。今因日本一役更为彼族所轻视。当轴者必能洞明时局，知屈伸进退之机，有负重致远之量。凡事筹之于先，使人由之而不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国家阴受

其福。一已之祸在所勿计，况千秋自有公论也。

从来各国交涉之案，莫不视国势之强弱为损益。我国亟宜变法，破格用人，幸勿拘文牵义，顾虑繁多，驯至一筹莫展也。英国数十年来政治最得民心，且各国外部公使及各处商务局有心世道之正人君子不少，何不闻与译署大臣会议，妥订一中西交涉合用之律例，不偏不倚，遇事持平办理，庶毋尔虞我诈。而胥吏、差役、巡捕、包探皆无从舞弊，自能交欢于无间，弭衅于未萌矣！所有中、外教士，东、西商贾，均得安居乐业矣！若动以势力服人，非理陵铄，势必至逼迫愈甚，而华民之私愤愈深，恐他日群起而攻，酿成巨祸。斯时玉石不分，贤愚莫辨，祸起仓卒，地方官亦救御无及。语云："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中、西士夫不乏忧深虑远之君子，曷弗详思而善处之也耶？

【附录】 薛叔耘星使《变法论》②

窃尝以为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而已。何以

---

① 八卷本将从"查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举有七人"到"即任我所求云云。可知"，改为："香港、南洋各埠均选华商为董事、为议员。惟中国租界设工部局董事七人皆系西籍，不使华商与闻其事。所出规条无不华人吃亏。不平者七。上海租界工部局房捐华人十居六、七，其所筑公家花园、跑马场俱不准华人入内。不平者八。沿江一带草埔，近亦不许华商往来。不平者九。乡民田地被工部局开马路，用去数分者未能一律给价。不平者十。有此十不平及上篇所论交涉之案，易地而思，当无不愤恨，是为肇祸之基。幸我国绅士不敢多事，间有爱民之官与其理论，彼则恫喝政府，责其不善调停，迫令撤任，反谓中国士大夫虚骄气重。故历来交涉之事，初时互相推诿，继以势挟，即任所求。是"

② 此篇系十四卷本《交涉下》的附录，八卷本将此附录移作《自强论》的附录。本集仍置于《交涉下》后，《自强论》后存目。

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

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狉榛之世，人与万物无异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讫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于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二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过万年也，而世变已若是矣！

世小变，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大变，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夏之尚忠，始于禹；殷之尚质，始于汤；周之尚文，始于文、武、周公。阅数百年则弊极而变，或近至数十年间，治法不能无异同，故有以圣人继圣人，而形迹不能不变者；有以一圣人临天下，而先后不能不变者。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

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呜呼！不审于古今之势，斟酌之宜，何以救其弊。且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

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是数者，虽无敌国之环伺，犹宜汲汲焉早为之所。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弛矣。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车以胜之。太公封齐，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海岱之间，敛袂往朝。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而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恉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

或又曰："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今西法胜，而吾学之敝敝焉以随人后，如制胜无术何？"是又不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在我先，猥曰："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

数百万人之才力，掷数十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今我欲一朝而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篑，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辄曰：我守上古圣人法也。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且今日所宜变通之法，何尝不参古圣人之法之精意也。

条　　约甲午后续①

各国初订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授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请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法纪。按总署所论五端，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是八卷本所加。

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畏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兢兢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恃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抵制之税，防他国之税朘吾民之利。如他国重征我国土产入口之税，则土产无所销，而产于天者失其利，成于人者失其业，则我国亦必以重税报之，使不致独擅利权。

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为之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今各国薄待我中国者，如人则抽税、货则重征之类，可援例争之。或谓："强国之于入口税，议加、议禁，他国不敢置喙。"而不知非也。日弱于法，何以加法货入口之税；墨弱于美，何以加美货入口之税；欧

洲小国多禁鸦片入口者，非强于英也。盖税则者，国之内政，议加、议禁固可以自主焉。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托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欷歔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本国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勘毖、励精图治，亦末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后，而苟安于目前。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为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馀万两。而美之麦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其数甚微，金山入口收税极重。中国入口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何其锱铢必较，一至于斯！鸦片一物，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昔年风气未开，通商条约粗具，所定各货税则，我国大受其损。岂可因仍隐忍，虚与委蛇！

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大臣通饬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然必当讲求于平日，非可取用于临时。若平日绝不讲求，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则遗漏罣误之处必多，一经修定，后悔何及？将年复一年，坐受亏耗，利权不可为矣！①

① 从"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到"利权不可为矣"，系十四卷本《条约》篇的附言。

入　籍甲午后续①

地球九万里，日月所照，畛域无分，凡有道之君莫不体上天公溥无私之意以为心，乐得人民而抚有之。所谓王者有分土，无分民也。我朝怀柔远人，无论入籍与否，均有宾至如归之乐。

查各国皆准华人入籍，有准其随时入籍者，有要常居其属地若干年方可入籍者，有须生长其地乃准入籍者。美国定例亦有准各国人入籍之条，自埃利士人入籍日多，遂订新例不准华人入籍。

英国民籍最重，外国、本国各有分别。父母为英国之人，其子生于他国者仍可隶入本籍，即其母为他国之人，而父为英国之人，仍可隶入英籍。惟英人之赴他邦大有分别。倘为军流犯罪出外，则所生之子不能仍作英人。其余出外为商、为官，皆在收回之例。然外产虽可收回，只作平人看视，不能在本国作官及为议员，且更不能承本国人所有基业，亦不能以基业授本国之人，但可自创成家，将基业传其亲子。其欲与英人一律沾恩者，当于回国时为国家办公三年，或当兵，或作工，三年期满方准真为英人，与本国所生者无异。

上古风气未开，各国闭关自守。罗马国例：每见外来之人视若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是八卷本所加。

眼中之刺，以为外邦之人非窥伺国家，即来牟利，于是多方嫉妒，必下逐客之令而后快。元泰定二年，即西历一千三百二十五年英人犹仇视外人，不令留踪境内，迨至元元年即西历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始垂禁令，不准将外人嫉害，且有延请外人在本国教习工艺者，如外国优待本国之人，而本国人亦推情相待。虽然英国近时政令较前宽大，惟于外生之人，虽父母隶籍于英，而其子归来终与生长英邦者有间。此例相沿已久，未能易辙改弦。

独荷兰国则广被怀柔，一洗各邦陋习：凡本为他国之人来入本籍，或本籍之人生子在外，其子重回本国，可以承产，可以作官，并无歧视之意。

今四处通商，无远弗届，各国怀柔之道迥非昔比，独我华人流寓外国，为人所欺。其故初因不愿入籍，我水师又不足以卫商；继苦于不能入籍，而通商条约又未论及入籍之人。

或谓："中国刑律太严，必无外人入中国籍，况其所获利益更胜于中国之人，亟宜设法维持，庶免为丛驱爵。现在已准外人在苏、杭内地纺织，继必借端要求准其买地开矿、设厂、耕植，由渐而进，握我利权，非但于地丁钱粮有损，犹恐民生计绌，势致主客不和，变故愈多。否则借此挹注，固结民心，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关系尤非浅鲜。"

鄙见：外国人须入中国籍者，方准其在内地买地建屋，庶免滋事。如不入籍，除租界外概不准在内地置产。闻日本例如此或有借游内地为名，或藉传教为说，买地置产，购货屯货，建造一切者，所置之业既在内地，即与入我籍之民相同，准其落户，惟必须归我地方官管辖，不得再远藉领事为词。如不愿入籍受辖治者，则可任其自去，不得购置产业。传教者自教堂住屋外，亦不得借

名教堂广置产业牟利，兼并民地，致损碍于中国地方丁赋。此系我国家本有自主之权，当详载和约，布告天下，庶彼族无从置喙，而各国有道之君亦咸当体上天覆载无私之心，一视同仁，准人入籍也可。

书　吏

天下人之所龂龂而争者，名利而已矣。名重于利者，奉公而守法；利重于名者，舞弊而营私。今各署书吏既无名之可言，则不得不专趋于利，徒欲以法惧之，盖亦难矣。故朱子襄曰：欲作廉吏，勿靠书吏。必先熟律，方不为其朦蔽。胡文忠办理鄂省军务所设厘局，悉屏书吏而任官绅，寄以腹心臂指，用赖以足，兵赖以强。伊昔名贤未有不畏书吏，而慎防书吏者。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返，内而六部衙门，外而督、抚、司、道，下而府、厅、州、县，以及盐务、税关皆有缺主。每缺或万余金，或数千金不等，营私卖缺，与本官无须见面，署中惟觅一办事者潜通声气，朋比为奸。同一律也，有律中之例；同一例也，有例外之案。其间影射百端，瞬息千变。犹是一事，有贿者从，无贿者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惟所欲为，莫之能制。即使上司觉察，按法严惩，亦只能革署中办事之奸胥，不能斥外间把持之缺主。而官之接任视事，多则四、五年，少则一、二年，其于治内之利弊，俗尚之美恶，或未及周知，即已更调而去。若书吏则世代相传，专门学习，兵、农、刑、礼各有专司。官有升迁，吏无更换，况既授以事权，又复限以资格，虽有才艺，荐达无由，而月得工食纸张之费，为数甚微，若洁己奉公亦实无以自给。

考泰西有大、小律师，无书吏之弊。律师者曾在大书院读律

例，取列一等，国家给以凭照，准其为民诉冤代官诘问。凡正、副臬司，必由律师出身。审案时两造皆延律师驳诘。公选廉正绅士陪听，首曰公民，余曰议长。如案中人与绅士有一不合，尽可指名更调。律师互相论驳，以词穷者负。官得其情遂告公民，曰："此案本官已审得应犯某律，尔等秉公定之。"公民退议，各书其罪申覆，所见皆同即为判断；否则再审，以尽其辞。凡陪审、人证，皆先誓不左袒而后入，两造俱服则有司申送上院定谳。所有案词，岁刊成书，引以为例，嗣后皆可据以为断。

今为中国筹变通之法①，请将律例专设一科，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须察其品行，然后准充书吏，锡以虚衔，厚其薪资。倘有颟顸不堪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办事勤能持躬廉谨，则期满之日，本官加结保举，然后录用；若服官后有贪赃不法者，保举者坐罪。各予以出身之路，庶咸知自爱，不敢弄弊舞文。书吏之权既轻，本官之职乃举，似亦正本清源之道也。今书吏五年期满，例有考试，列一等者用府经、县丞，二等者用从九、未入，以文通字佳者为优，鲜不倩枪顶替入场，所取既非真才，服官更难期清正矣。

恭读仁宗睿皇帝谕曰："君临天下，敕政治民，仔肩至重，奚能独任？我朝特设内阁总理枢机，六卿分职，各司其属，即古之四岳九官，辅弼匡襄之职也。朕德薄才疏，寅承大统，惟求天下乂安，兆民蒙福，孜孜图治，不敢暇逸。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

---

① 十四卷本将"今为中国筹变通之法"改为"今中国欲筹变通之法"。

害，是甘于旅进旅退，忘职思其居之义。诸臣自为计则可矣，何以报皇考数十年之恩遇乎？自大学士、尚书、侍郎及百司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令是从。今吏部京兆相争一事，任书吏之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各堂官受其愚弄，冥然罔觉。所争之情节与所为之弊窦毫无干涉，良可慨叹！一部如此，推而至于五部，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肆，国事尚可问乎？经朕训谕之后，尚不知悛改，是激朕之怒，必欲朕受薄待大臣之名。朕宁受此名，曷敢废法？必挽回乃止。其无悔。钦此！”仰见我仁宗立法剔弊，谆谆告诫之至意，宜如何敬谨遵守。

乃今日各部书吏，其舞弊较外间尤甚，其弄权较外间尤专。如欲设法挽回，除考试选充外，并宜夺其权。夺之奈何？曰：此其道在乎使司员熟悉律例。盖司员不熟公事，书吏遂得上下其手，因缘为奸。诚使严定章程，凡司员到部候补时皆令轮班入值，熟读例案。一俟有缺，由堂官面考，择其律例精通、档案熟习、有为有守者尽先即补。然后一司之员必熟一司之例。遇书吏呈办案件，严加覆核，合则呈诸堂官，不合则是书吏故意播弄，即行斥革，不准再充，则鬼蜮伎俩必无所施矣。下自州、县，上至督、抚，旁及海关、房科、胥差皆以重资承充，与本地劣绅、痞棍串通作弊，恐吓乡愚，勒索无辜，被累者竟致无门可诉。其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吾粤劫风甚炽，多有不敢报案者。因报案亦不能破，徒为胥差勒索禀费验费故也。况司员既熟律例①，一旦外迁亦能洞悉情形，不至为书吏

① 十四卷本将“律例”改为“例案”。

朦蔽。至于外官督、抚、司、道、府、厅、州、县衙门，既予以甄别之条，官又熟于律例，如此内外合力办理，自可杜无穷之弊也。愿与当世贤豪借箸筹之，取怨于若辈弗遑恤矣。

阉　　宦[①]

今中国有一极弊之政，为合地球所共无者。其法虽传之往古，然其所以用法之意，则非若后世之所为。师其法而不原其立法之始，意积久而愈失，弊变本而加厉。于是百患丛生，寸效无闻，为宇内所同笑，则中国之阉宦是也。

阉宦肇于古，五刑中淫刑用宫。其人既绝生育，屏室家，将无以为养，故收而纳诸宫廷，备扫除之役。然则入宫之举，实为恤刑余而开其生路，非概取不犯淫刑之人，而残其人道，以供我给事也。故春秋之世，竖刁、开方寺人披辈偶见记载。可知阉人犹不夥，而败国乱法作奸致祸已往往闻矣。暴秦灭六国而一统，用赵高为中车令，遂杀扶苏，弒望夷，而墟秦社。汉则家法坏自高祖：病不见大臣，独枕一宦者卧。厥后子孙效法，至呼宦者为阿父。桓、灵之际，遂有十常侍之乱。操贼奸凶亦起于阉腾余孽，尤可叹惜而痛恨者也。六朝重女乐、声伎，宦官不甚假权，故寂然无闻。唐自元宗信任高力士，遂启祸窦，至子孙不免于阉人之手。有宋家法稍严，初亦静谧。至徽宗宠高俅、王童贯，而北宋亡矣。明太祖深恫前辙，不许宦者衣褐帛，不许宦者干朝政。宫中至立铁碑以垂训。乃子孙不能绳祖武，始刘瑾，继王振，数传而至魏忠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

贤，屠刽天下忠臣义士，若刽犬豕，致罹天厌，猝覆其邦。虽思宗之英武，不能挽朱明之末运。此后世所为流涕三叹。而推原祸水，实由数阉人剥其元气耳。

国朝惩明鉴重，以圣祖仁皇帝之英明神武，遂尽削中官之权：不得干预外事，章服不得逾四品。立法超迈前古矣。而近时法戒稍宽：除例准贫民多子之家自幼净身报名内务府外，往往有中途自阉，投入官名下，希图富贵。剥天地之元气，绝祖宗之系续，诚非细故。夫刑余之人，实为不祥。仅供廷苑扫除，已乖太和之气，况趋走御前，伺近禁跸！此五大洲各国所无也。即日本近在东邻，同文二千余祀，其国政教往往效法中华，而独于阉宦一事，则绝不趋步。其宫廷禁门以内，皆用女官承职，例取世家子年十六以上，入宫承值，有月禄之给。年二十以上则出而嫁之。禁门以外则用侍卫、羽林，类皆良家子承充，职同下士。故历久无宦寺之祸，此其立法之善，未容以外邦而轻视之也。他如安南、暹罗、缅甸，亚洲各小国，虽皆有宦官，然其人不多，其名不著，权不属，而祸不彰。至若高丽之宦者，亦犹日本之宫女，而数复寥寥。

窃以为上天之大德曰好生，人情之所重曰后嗣。今既全革肉刑，奈何无罪之人，反听其绝人道，灭天纪，受蚕室之苦，为刀锯之余！是犹草木未甲而坼之，昆虫方蛰而杀之，毋乃为盛世之累耶？纵彼自愿净身，非官司程迫，然应此役者多畿辅之民，类于十一、二岁之时，愚顽父母贪他日之富贵，不惜一子，忍情为之。童子何知，而谓其心所甘欤？若夫中年自行净身者，虽似出于中忱之所愿，然此辈多非良善。或以淫毒残形，或以盗贼漏网，或犯命案而希图免死，或有仇衅而隐思报复，故忍痛奏刀。

其心之险毒凶狠已不可问，而可任其入厕掖廷，引为心膂耶？

是故古今异势，治乱异法，古虽有之，今亦宜绝。况古为未绝肉刑而设，今肉刑悉绝，而独留此惨酷之端，取四海五洲之笑，亦何必墨守而不变哉？倘能举数千年痼疾弊政一旦廓清，如幽都之忽睹日月，如旱苗之忽逢时雨，天下苍生咸颁首而上圣神之颂，我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亦弥征其绵延无疆矣！

廉　俸

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① 天下之人未有饥寒切体内顾增忧，而能致其身为国家用者。

西国定制：人非本籍不能为官。选举之权操于议院。一县之中，有知县，有律司，有管库，有考帐，有查街，有捕头，执事人役除优给俸钱外，复有公费以给应酬，事无陋规，物无官价。即巡捕、下役每月工资亦数十金，余可概见。倘有玩忽章程，贻误政事，徇情受贿，越理取财，一经讦发，从严查办。其人多羞忿伏罪自裁，否亦为国人所不齿。故贪污坐赃之风，不禁自绝。惟其有司养廉之款则较中国为倍优，国家课吏之条亦较中国为倍肃，是以俸薪外一介不取，而簠簋不饬之患寂尔无闻。

我朝建官设禄，正俸之外，加以恩俸，常支而外，复给养廉，体恤臣工，无微不至。无如俗尚奢靡，物价腾踊，京外各官之廉俸入不敷出，数本无多，而又以丁耗划为军漕，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无几。其能洁己奉公，见利思义者贤人也。否则上焉者或借贲缘馈赠节礼堂规，克减军饷，侵蚀钱粮为津贴；下焉者或藉窝家坐赃娼赌私规，诈索乡民，欺瞒长官为得计。探其原，实由支用不给，极其弊遂至流毒无穷。恐非古圣王重禄劝士，庶人在

---

① 《管子》卷一《牧民第一》原文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官者禄足代耕之本意矣。

今欲整饬吏治，轸念民艰，当自京外各官加廉俸始。〔十四卷本增：《新政论议》云："宜下令国中，自今以往，在内为相臣者年俸三万两，所属递趋递降，以是为差。在外为总督者年俸二万两，提督、将军年俸各一万五千两，所属递趋递降，各以是为差。至兵丁、水手月俸八两至十两，月终颁俸，分毫不得扣减。衙门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费用由公项给发。历官十年而归田者，恩俸视其所食禄给若干成数，以其仕二十年、三十年者递加之。终于王事者，功大则以其恩俸之数酌给其孙终身，功小则给其子之成人而止。文员、武员有受民间一钱、一物，或擅支国库一毫、一厘者，立行革职，永不再用，恩俸尽削。如此而贿赂之风未有不绝者也。或嫌此议不无过重。我纵不与，彼亦必取，与其私取而败公，曷若公与而杜私？重禄所以劝士，古之大、小臣工身名俱泰，无他，此法行耳。"〕① 所有文、武廉俸必照旧额倍给，并分别酌给办公之费，使无支绌之虞。若复有罔上营私，受贿枉法者，按法重绳之。一切陋规悉为裁撤，或相沿已久、碍难骤革者，全数充公。如此，则民困纾而官方肃矣。或疑国用未足，一旦遽增巨款，费无所筹。则莫如裁汰冗官，将其额禄并归必不可

---

① 《新政论议》原文是："宜下令国中，自今以往，在内为相臣者年俸四万两，其属递趋递降，以是为差。在外为总督者年俸二万两，其属递趋递降，以是为差。提督、将军年俸各一万五千两，其属递趋递降，各以是为差。至兵丁、水手月俸七两至十两，月终颁俸，分毫不得扣减。衙门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费用由公项给发。历官十年而归田者，恩俸视其所食禄给若干成数，以终其世，二十年、三十年者递加之。终於王事者，功大则以其恩俸之数给其孙之终身，功小则给其子之终身，再小则给其子之成人而止。文员、武员有受及民间一钱、一物，或擅支国库一毫、一厘者，立行革职，永不再用，恩俸尽削。如此则贿赂之风未有不绝。或嫌所议不无过重。不知我纵不与，彼亦必取，且彼之所取多不止此，与其私取而败公事，曷若公与而杜私谋。重禄所以劝士，古之大、小臣工身名俱泰者，无他，此法行焉耳。"

少之员，则廉俸裕而操守自端，积习除而国帑自足。尸位既少，循吏必多；循吏既多，民生必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又何虑官谤之或速，经费之不敷哉？若更能通堂廉之分际，祛隔膜之偷风，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唐虞三代之风不难复见于今日矣！

限　　仕①

《礼》："大夫七十而致仕。"所以示优礼老臣也。古之人三十而室，四十而仕，五十强仕，六十而老，七十而悬车，三代以还之通例也。四十曰壮，学问既成，阅历既深，故可以出而任事。七十曰耄，精力就衰，艰巨难胜，恐有时因而误事，故奉身以退，避贤路、戒素餐也。汉世二疏，止足告归，形诸歌咏，传为美谈，此足为士夫法式者也。后世此风稍不逮古，洊至恋栈者多，悬车者少。伏查乾隆二十二年定部员五十五岁宜详加甄别。三十三年又改定六十五岁，但实力行之，毋少瞻徇。夫甄别者，即恐其衰耄不能任事而罢之，故有予告之条，有原品休致之例，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也。高庙之治隆媲唐、虞道固若是欤！中兴以来，保举之途杂而渐滥，捐例既开，仕进之门路愈多而且歧，比至今日，有积薪之势焉。虽内、外臣工屡有疏通之奏，而究无疏通之良法，未力行疏通之实政，则疏通之实效亦终不可睹也。

然则良法维何？仍不外乎斟酌限年之典，恪遵祖宗详甄别、戒瞻徇之圣训，而以实力奉行之斯可已。四十始仕，三代下殆未可拘。顾亭林尝有"二十应试，三十服官"之议。是说也，酌中无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弊，颇可参行。今之仕进本不仅应试一途，窃以为应试之年可以二十为准，则服官之岁要当以三十为定衡。其保举、捐纳两途亦当酌定於三十、四十之中，以三十五为服官之准。其列保之岁与夫捐纳之年，亦必以二十为限。保捐之后加以十余年阅历，而后任之以事，庶可有功。至致仕之年，当钦遵高宗定法以六十五岁为度。其不及限者，当于任满之日甄别去留。国朝定制：甄别岁行，比及三年，则又有内而京察，外而大计。所以慎名器、戒窃位者既已至详至严，特患奉行故事未能认真办理耳。今请详致仕之条，除世爵、宗亲不计外，其有成大勋、据高位者，年至七十则当奏请致仕，朝廷赐金赏荫，准为予告老臣。或给全俸家居，岁时奉朝，请备顾问。若有军国大事，亦可酌量垂问，准其与闻参议，余事概不必劳其身，所以示国家养老尊贤之意也。下此则六部、卿、寺及内阁部属等官，及岁限则罢之。外而疆臣、司、道及府、厅、州、县各亲民之官，责任烦剧，尤不宜以衰暮之年为乾没之计。夜行不休，古人深戒，亦当定从严限。督、抚以年七十为度，赐金趣休。司、道以下亲民之吏，则当以六十五为限。及限不告退者，则请罢之，准其原品家居，或退为乡三老之类，稍给津贴以示体恤。其文理优长者或聘长书院，或提调书局，投闲置散，斯无不宜。夫士人少而家修，壮而廷献，既无致君泽民之伟抱宏才，则非朝廷必不可少之臣工，即非地方必不可去之官吏。抚心自问：窃位苟禄，徒为子孙之计；印官衙署，非养老院堂也。乃如之人固安之乎？然而竟有觍然安之，而举世莫相非，亲友不相劝者，则由于仕途之滥，庸吏之多，恒产之乏也。

夫古昔之官或起自田间，或升自学校，或举自货殖。其人皆有故乡游钓之所，生产之计，罢官而归，林泉养望，不失为耆民硕

望也。今也不然。幸进多门，以仕代贾，出本无山，归则壁立，积弊至以官为家，群相尤效，而仕途始不堪问矣！矧国朝用人，首重资格，绝少破格超迁之举，故宦成显达，强半在老大之时。彼以积劳有年，甫得循资登进，甯有不自视其位甚重者！重之，则欲退之心减，欲进之心盛矣。又其人初居下位，奔走艰辛，迟之又久，一旦得膺高爵，亲故阿谀，百僚趋奉，苞苴日进于门，声色竞起于后，甯有不自顾甚乐而辗转贪恋其权势者！贪之，斯患得之念重，而患失之念愈重矣。此所以二疏之高风，竟成千古绝调也。虽然，其人之自为计，则诚工矣、得矣。

若夫国家之仰望臣邻百职，固欲与此贤士大夫共治域中者也，今乃以敕绶之荣为斯人娱老之具。任官惟贤之谓何！则莫如定年限，严甄别。官人既自昧廉耻，国家要不得不全其廉耻，及年而罢，满任而归，示与屏黜不同。非予之以难堪，斯受之者无愧色。虽门堪罗雀，迟暮可伤，要亦无足惜耳。

若夫武员，无论水师、陆军，其将领年过五十者概须退职归田。军士年届五十者亦罢遣不用。此泰西之通例，实军政之要图，我所急宜整顿者。

更有出使一途，向来赋皇华之选者颇多，景逼桑榆，纵令精神尚形矍铄，然数万里重洋之风涛，瘴雨蛮烟之水土，残年风烛岂能堪之？故往往有归即乞休者。况长征三载，甫得洞明洋务，而日暮途远，亦难再矢驰驱，国家仍不能得其大用，则何如加慎于选派之初也。

剑华道人附论曰：读此篇限仕之法，可谓抉利弊于本源，入木三分矣！然窃犹有虑焉者，则以年限之恐有不实也。

余昔年小试，岁甫十九，报名赴考，即以十九岁注册。旁观者辄笑其愚。或曰："何不少报几岁，为将来计也！"余愤然曰："噫，是何言也！赴考进身之始也，考试国家大典也，岂可于进身之始，遂存欺君之心？则将来何事不可为。公奚为不导余以正？"告者嗤之以鼻而退。余心窃窃焉疑且怪之，继而问诸至亲密友，则始知赴考之生童，无不减年以报名者也。俄而涉历官场，又始知开保之能员，捐纳之仕宦，盖无一不少报年数，以预为将来服官调任，规避大计地也。嗟乎！如此虽限年，岂能得其真年！然而若能如正篇中所谓限年于登仕之始，必二十而应试，必三十而服官，实力行之，则亦可无虑此。何则？以常人之见，图近不图远。进身之年有限，则虽不及限者必且多报岁数，以就其限矣。始报之年限，即为日后退休年限之张本，可按年而计之者也。无非届其老时，又欲为减退年岁之计，则贿通部书可改，嘱托学官可改也。

是必当以初进年限为定凭，无论正途、异路，正途入学之始，异路得官之始。造册呈报吏部后，不归部书收管，另立一正、异途士官年限司，选严正司员亲管此一种档案。又令凡报年岁数目字，皆须大写为壹、贰等字，不得作一、二省笔字，凡年岁数目字上不得挖补墨改，违式者驳还，令更正重写报进，则除抽换全文不能作弊矣。是亦有一法焉，即饬令该管司员照其初呈报原文，止录官衔、籍贯、年岁，册用骑缝盖印之册档红格簿书之。每省归一档册，京僚亦另为一档册，编明页数，用作存查实据。则前者不能预行作伪，后者不能抽换更改矣。嗟乎！夫至于防士大夫之作伪，必如此穷极乃能阻其不肖之心，革其欺朦之态。则吏治终不可救药，而仕风亦何日始能复古也。噫！①

① 从"剑华道人附论曰"到"而仕风亦何日始能复古也"，是《限仕》的附录。八卷本将此附录删去。

汰　　冗①

今日度支告绌，库藏空虚，欲减糜费而归撙节，必自汰冗员始。夫内、外各员，其所谓枝官备位、闲曹冷署者，屈指数之，实繁有徒。国家设官分职，原所以治民保国，使各有所职，而百事具举。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复何取乎多人？《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自捐纳一开，而冗员愈众，候补拥挤，大员调剂维艰，势不得不多列名目，是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夫今之冗员，非犹古之散秩已也。所谓汰者，非必举高爵厚禄而尽行裁改也，亦使幸位之流、素餐之辈，无所托足耳。不然，徒耗俸糈，无所短长。朝廷安赖此人以累民病国哉！

冯氏② 曰：今冗员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什百。请得而备言之：

一、漕督以下各官。夫南漕仅三百余万石耳，曩年行漕运之时，所有漕米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皆可为助，何需乎多人？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② "冯氏"即冯桂芬。从"冯氏曰：今冗员不冗于小，冗于大"到"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系引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卷《汰冗员议》，但与原文出入较多，並参有郑观应己意。

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三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而自糜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漕标除盐城、海州东海二营应酌留镇标外，余皆可裁，岁省廉俸、兵饷、工食约银数十万两。粮道一官不过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又验仓收米者亦数十百人。如天庾正供招商承办，则海运委员均可裁撤，省费尤巨。

一、河务。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河督之驯谨者，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其实，非抢险不使一钱。窃以为不如归并地方，俾专责成。河兵饱食而嬉，办工仍调民夫，毫无所用。运河既免挑浚，所设闸官、闸夫纵不全撤，亦可裁减大半。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所办责成地方官足矣。各口监督税课更少，不如尽裁关差，归并地方官兼理。各海关道事颇清简，亦可裁撤，而以深识中外文字，长于榷算道府班为正税务司，与洋人税务司分司其事，既可省费，又免漏卮。

一、盐务。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知事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意。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出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主簿、巡检驻劄兼理盐事，但存运同一员为运使属官，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官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凡与总督同城之巡抚，亦皆可省。考总督、巡抚昉自前明，因事设官，事定则罢，中叶始为定额。国朝因之，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惟督、抚权位相埒，和衷固不乏人，而同城者议论意见每多不协。同一事也，或此是而彼非；同一人也，或此好而彼恶。两姑之间难为妇，属吏亦几无所适从。应请将湖北、广东、福建、云南四巡抚裁并，而各以总督兼之，以一事权。盖大省则督兼抚，小省则抚兼督，岁可节省廉俸、兵饷、役食银无算。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其实刑名不过视成例而已，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酌中之法以三、四府设一员，所司之事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各员必宜量裁者也。

京官自六卿、九列而外，亦有应行裁减者。如东宫不设，安用官属？詹事府可归并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今设员八十，不为不多，然半皆仗马寒蝉，曾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以内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许其言事，殆不啻收八十人之效，未始非拾遗、补阙、询事、考言之一助也。他若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当大减。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外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事为两得。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至于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官亦太多，新疆、奉天近日增设督抚，官愈大则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

儒学一官，大县设教谕，小县设训导足矣。何必正、副兼设，府学诸生仍归诸县，府学教授可裁也。

迩来自厘局一开，所有捐班候补人员，悉举而纳之其中。故刘岘帅甫莅两江，凡道、府以下差委之有名无实者一概裁去，兼差不领薪水，通计每年省费约三十余万金。今之局务可裁者尚多，以支应、采办、转运、牙厘而论，皆理财之类，应归藩司所管。今则采办有局，支应有局，转运、牙厘又有局。即云藩司事繁责重，不暇兼顾，然每局派干员一人总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至于保甲、清讼、巡防，本臬司之专责，郡、县相与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县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之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门又有春、秋二季例差派查驿站、班馆等事，每次至少十余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须分任于众人，不过捐员日众，不得不多添差事，位置闲员。虽然为闲员，计则得矣，其如库款日绌何？要宜力加整顿，可裁则裁，可并则并，非特可省经费，并杜幸进之阶。

至于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廪禄。堂官则每署四员，而兼差者尤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极其繁琐。至于鬻爵竟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

今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巡抚以下增置参议、参军、判官等员，以道、府、同、通改授。知县以下分设功曹、刑曹、户曹，而亦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

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裁老弱之兵以加饷，汰闲冗之员以加俸，何莫非节用之大端乎哉？

夫国家之蠹中饱而已矣！冗员愈众，侵蚀愈多。一盐务计养闲员数百。一厘局计养食客数千。一漕运河运计养无用之人千万辈。甚至持一荐书，大者可得一、二百金，小者可得数十金。以一省计之，所费已属不资；以二十一行省计，所费愈觉无穷。应令各督、抚查有此等人员，毋徇情面，一概屏黜。且闻各省台、局，实在坐办者无须多员。事务减少者归并兼办，凡挂名及差遣者均应裁撤，以除酬应、虚糜之费。其余京内、外各衙门丁书，亦宜一概逐去，另雇诚谨有余者专给奔走，不得与闻公事。① 如是则中饱之风自绝。且也②，大官多则取之于民也愈厚。国家当③ 鼎盛之时，物力丰盈，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剃〔八卷本增：者，〕节费尚其小焉者也！

---

① 八卷本将“且闻各省台局”到“不得与闻公事”，改为“凡各省台、局事务减少者，归并兼办，挂名及差遣者，悉应裁撤，以除酬应虚糜之费。其京外各衙门丁书，亦宜一概逐去。役人专供奔走，不得与闻公事”。

② 八卷本将“也”删去。

③ 八卷本将“当”删去。

革　弊①

凡事有利即有弊，有弊即有利，利与弊如影之随形。惟善用者则弊亦利，不善用者虽利亦弊。所谓为政贵在得人，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者，此也。② 慨自礼教衰微，人心陷溺，上下、内外、大小一切往来惟利是尚。有事至公庭，未有不索贿赂行苞苴者。诚如冯氏《抗议》曰：今天下利而已矣！百弊丛生皆由于此。

一、士流之弊。士子身入庠序，宜守卧碑。乃幸得一衿，即尔作横乡曲，鱼肉良善，抗粮不完③，结党恃私，出入衙署，交通官吏，甚至与差役朋比为奸。差役恃为护符，张其牙爪，联作腹心。有利则瓜分，藉以讹诈乡愚。聚赌抽头，视为常事。浸假而为举人焉，浸假而为进士焉，所作所为亦复如是。名分愈高，声势愈大，贪吻亦愈张。〔八卷本增：动恃其律例之熟，笔锋之利，颠倒是非。〕士为四民之表率，今若是又奚赖焉④？朝廷亦何必有此士子哉！革之之道奈何？以一字概之，曰："杀"而已矣。非过严也，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② 八卷本将"所谓为政贵在得人，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者，此也"，改为"所谓为政贵得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者此也"。

③ 八卷本将"完"改为"究"。

④ 八卷本将"又奚赖焉"删去。

当此纲纪宽弛，非用重典不足以儆众。杀一以儆百，士风庶几稍肃乎，士习庶几稍正乎①。其次则褫其衣领，永不许登诸② 士籍。

一、官员之弊。今之大、小官员，其出身而登仕版也③，岂为朝廷乎？只④ 为一己耳。每得一官，惟量缺分之肥瘠，计班资之崇卑，每岁可获利若干。抚字则拙，催科则勤，明目张胆以号于人曰："好官不过多得钱耳！"甚至与丁书、胥役互相狼狈，倚为耳目，托为股肱、心膂。为上者且如此，为下之势更肆矣！民其聊生乎？何法以处之？亦惟轻者斥，重者戮而已矣。

一、吏胥之弊。贱等于奴隶，而权驾乎公卿，流品甚杂，心术最坏，良由积习使然，莫之能返也。江苏州、县、漕书阁人得持其短长，所设关书徒以供侵蚀。其缺可纳资为之，传之子孙。官易而吏不易，公革而私不革，权势之盛莫盛于今日。衣冠中无耻之徒且与之往来要结。每有事，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推而上之，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此犹其小焉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其权直出于⑤ 宰臣⑥ 大臣之上。究其所谓可不可者为索取部费地耳。上下其手，生死⑦ 系乎一字。利之所在，其弊如

---

① 八卷本将"以一字概之曰"到"士习庶几稍正乎"，改为"则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杀之而已矣。非过苛也，当纪纲废弛，非用重典不足以申国法。杀一以儆百，士风庶几稍肃乎！"

② 八卷本将"诸"删去。

③ 八卷本将"其出身而登仕版也"改为"其出仕也"。

④ 八卷本将"只"删去。

⑤ 八卷本将"于"删去。

⑥ 八卷本将"臣"改为"辅"。

⑦ 八卷本将"生死"改为"得失"。

此。今计每部不下〔八卷本增:数〕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疾驰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计吏、兵、户、工四部,岁不下千数百万。

其次则曰差役之弊。差役素无工食,专倚讼事① 以为生。一县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亦数百人。有十总,有六十总。魁其党者曰管班,出入衷马,僭侈无度。此外所有图甲庄书,皆适以追呼扰民。今计外省衙门人数之众莫可究诘,婪赃更多,不啻千万。究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斯民之脂膏居其七。天下乱之由来皆由此辈,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杀者一而养之者百,则惟有永易其人。内官所用,但供奔走而不得与闻政事;外官可并其事于幕,名之曰幕职,可以为入仕之途,重其责成,彼亦不敢侈然自放,以贪墨败名。夫吏之得以弄权,其弊皆由于则例之繁,用以上下其手。惟吏挟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循至于天下大乱。原夫例之设所以治天下,而其流弊之极至于如此。其例条目繁多②,细如牛毛,徒足为吏胥舞弊之具。选人万不得已,一切以欺应之。国家设例本以防欺,今乃适以导欺,甚且逼之使出于欺。惟胥吏则以为大利之所在,例愈繁弊愈甚,徒足为吏胥浚其利源而已。今欲革其弊,莫如悉付之祖龙一炬,③但取简要明

① 八卷本将"讼事"改为"民讼"。

② 八卷本将"用以上下其手"到"其例条目繁多",改为"得以任其比附,惟吏挟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循至於天下大乱。胡文忠谓:'大清之律可以恪守,大清之例不能胜读。'盖早慨乎言之。原夫例之设所以治天下,而流弊之极至如此,其条目繁多"。

③ 八卷本将"惟胥吏则以为"到"付之祖龙一炬",改为"岂不异哉?今欲革其弊,莫如悉索旧例,付之一炬"。

易① 者数万言足矣！旧例既废，重颁新例。凡事以简驭之。一事两可者，大② 官断之以理足矣。必约束以无一定之例，是疑大官而信吏也，慎孰甚焉。

一、杜漕粮浮收之弊。今之《赋役全书》款项繁多，名目猥琐，分合杂糅，莫悉其每亩征税之数。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主于大目通晓。吏即欲舞弊，已自无权。每岁征收钱粮必书细数，揭之大堂，俾众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征信录》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有不符，许其上揭。如是而不弊绝风清者，未之有也！

一、杜赋税不均之弊。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欲正经界，须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吴田一亩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疏稿所谓"南方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今拟先绘图，然后明定亩数。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按亩均收，自泯偏颇，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贻累矣。

一、徭役差费之弊。内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历经督、抚奏疏言之矣。海疆各省差役之费骇人听闻：不论有理无理，原告被告，做稟有费，代书有费，入稟有费，差役有费，甚至被劫者投稟被押，候批准勘验而后释放，复索勘验夫马费。既受拘押之苦，又耗许多费用，鲜有破案人赃并获者。故广东被劫之家，多不稟追。劫盗之风益炽。闻广州府各县劫案岁有数百起，殊可慨也。查欧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无费，惟大案有公堂费，

---

① 八卷本将"简要明易"改为"明白简易"。

② 八卷本将"大"改为"长"。

归输者出，如输者无力，归胜者垫。无中国衙门费用之多，鲜有因讼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者。宜参酌除之。

一曰州、县亏空之弊宜除也。一曰贡物勒索之弊宜蠲也。天下之害大抵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以至于蠹国而病民。凡事一经官吏之手，无不浮开价值，横征商民而于上无丝毫之益。虽洋关办事之认真，亦有弊：各商谓轮船码头验货，洋人扦子手与秤手通同作弊。如有请验之货，有贿即放行，无贿必为留难阻滞。洋关之听差与报关行亦通同作弊。报关者短报斤两，少付水脚，轮船行欲吊卷查看，皆为听差所搁，或埋没也。西报谓：中国弊政颇多，莫甚于八股取士，阉人作宦，女子裹足，为各国所无，至今未除，甚以为奇。即一极琐屑事，亦必欺罔贿赂，无所不至，则大者远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问乎！今莫若亟为变通一切① 蠲除之，以培国脉，以厚民生，岂不幸甚②！

【附节录】 曹侍御《奏直隶差徭勒派情形》

直隶省差徭之繁重，甲于天下：常年杂差，民力已苦不支；去岁兵差络绎，州、县横征暴敛，而民愈不堪命矣。夫朝廷动众兴师，原属万不得已之举，即藉资民力，而小民情殷，捐派亦所乐从。无如不肖州、县藉差为肥私之计，胥役视差为致富之奇，敲骨吸髓毫无顾忌。勒派之法不一：有按牛马捐者，有按牌户捐者。明以要差为名，其实全行折价。一马、一牛折钱百串及数十串不等，下至一驴亦折十数串。一牌、一户捐钱十数串及七、八串不

---

① 八卷本将“今莫若亟为变通一切”改为“宜亟变通一切”。

② 八卷本将“岂不幸甚”改为“则幸甚矣”。

等，甚至无衣无褐之家亦捐钱一两串。其按村庄捐者，过三百户为大村，捐钱二千串及一千串；三百户以下为小村，捐钱七、八百串及五、六百串；甚至数十户之村，亦捐钱至二、三百串。合计大县可捐数十万串。中县小县亦不下十数万串。驿路经行之处，犹可言也，甚至邻近州、县亦藉帮差为名，依样勒派：硃符一标，差役四出，虎噬狼贪，惨难言状！少不遂意立加拘比。捐时本以买备车马为名，其实尽以分肥；及至兵差过境，仍向有车马之户勒雇。名发官价而层层剥蚀，车夫所得无几。黠者贿役得免，懦者久供差役，必至车敝马毙而后已。

尤可骇者：去秋水灾，哀鸿遍野，皇上轸念民依，拨款赈济。乃闻滦州、乐亭各州、县将赈银扣抵兵差，声言不足，仍向民间科派。灾黎谋食既艰，又加此累，多至转于沟壑，无所控告。是民非困于灾，直困于贪吏之苛敛也！查山东巡抚李秉衡惩办蠹役藉差扰民一案，远近称颂。何以畿辅重地，民间受累如此，未闻少加惩办耶？应请明降谕旨，严申厉禁，以儆效尤，并饬督臣王文韶密查，侵扣勒派各州、县从严参办。庶贪污稍知敛迹，而民困日苏矣。伏思州、县之敢于勒派，实由直隶之办差向无一定章程，故弊端百出。

查原任大学士阎敬铭有议减川、陕、山西、河南差徭章程。督臣张之洞抚晋时，亦有奏定差徭章程，既不累官亦不病民。请饬督臣查照奏明办理，未始非整顿吏治之一端也。按川、陕、晋、豫差徭之弊已经各督抚妥定章程，法美意良，洵堪仿效。闻东南各省虽无差徭勒派之弊，而胥役借端苛索，甚于差徭，惟尚无奏陈其弊者。伏望当道诸公轸念民瘼，会同公正绅耆，妥定章程，为民除害，行见东南万里弊绝风清，西北诸巨公不能专美于前矣！

建　都

有客问于杞忧生曰："自海疆有事以来，议战者有人，议和者有人，议守者有人，独不闻有议迁都者，何也？"

杞忧生曰："我朝定鼎燕京，而长白一山，地居艮维扶舆钟毓之灵，笃生圣哲，龙兴胜地，距京师千里，据上游而驭六合，天下全势如在掌中，所以奠亿万年有道之基，而世世守之者也。安土重迁，谁敢轻议及此？藉曰有之，亦必枢密嘉谋，草野恶得而妄参耶！"

客曰："世变靡常，今昔异势。燕京自辽、金、元、明以迄本①朝，建都旧地，西、南、北面三垂高山，东面距海，膏腴上壤，形势天然，亦犹古人所称关中天府四塞之国也。而中国自开海禁，尽撤藩篱。法国侵占越南，与云南之蒙自、开化，广西之镇安、左江，处处毗连。英国据五印度，由暹罗、缅甸以入滇，由前藏旁连青海以入蜀、入陇。俄国则跨有三洲之境，其南鄙包络黑龙江、蒙古、新疆以至西藏，袤延三万里，皆与中国接壤。此外海国番舶出没于东南七省，自奉天金州、复州以达广东之琼崖，沿海设防亦一万四千余里。前朝边患急于陆者缓于水，急于水者缓于陆。今则水陆交迫，防不胜防。而燕京距海仅三百里，中国都会距海最

① 十四卷本将"本"改为"国"。

近者莫若京师。前代虽有海防，未闻海战。今日轮舟、电线绝迹飞行，即此一端已相判天壤。况俄人鲸吞蚕食，战兵数万，距吉林才隔一山，战船泊于东洋，互为声援者又数十号，近复与日本同谋，结约吞并朝鲜，逼处凭陵，有日辟百里之势，与各国意主通商者迥不相侔。万一卷甲长驱，径趋东省，势或不敌，必且震动神京，而宿卫雄师又不必皆能出奇制胜。庚申之变且北狩以避其锋，兹则卧榻之旁先已有人鼾睡。前车是鉴，覆辙岂可循哉！”

杞忧生曰：“〔十四卷本增：我能往，寇亦能往。〕敌国外患，何代蔑有？惟当内修政事，外固封圻，亟择蒙古王公中之智略者，秣马厉兵于关外要口，严为戒备，以纾北顾之忧。而于直隶、山东、河南、山、陕等省，简派知兵重臣练兵屯营，与京师声势联络，以为犄角之势。敌人虽强，亦不敢扣关而牧马矣！若遽望风怯敌，而惟迁都是谋，历观往古以来，畏敌偷安未有能复振者。无已，则以亲王监国，留守燕京，而用成王营洛、盘庚迁殷、唐建东都、元立上京故事，另辟一地以维根本大计。〔十四卷本增：或以为行宫如前代之有南京、北京、东京、西京之设，遇有外警即入内地巡幸，敌人不注意于北京，则动辄要挟恫喝之事鲜矣。欲〕求今日之地势，可以居中驭外、雄长天下者，其惟关中乎？〔十四卷本增：英人戈登于法人之役献策傅相，曾主迁陕。楚南王子寿比部曾主迁晋。〕关中形胜，沃野千里，沟渠四达，耕、渔、畜牧可以广事屯田。又有河东花马盐池以为民利。天府陆海，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又况山河四塞，海外诸国舟楫不通，即陆路之铁路、火车亦未能遽到。重重关键，〔十四卷本增：以守则固，自可深闭而固拒，长驾而远驭，〕气毓真王①，南北东西无思不服。自

① 十四卷本将“气毓真王”删去。

古中兴之主抚有西北，则可以莅中国而有东南，虽时会使然，亦形势之利便为之也。方今四郊多垒，而天下人心固结，未有闻海氛而动摇者。朝廷正宜示以镇静，多购坚船利炮，令四海倍道勤王。俟他日无事之时，别筹专款，宅镐卜洛，建设陪都，为进战退守之至计。果能君臣同德，上下一心，立政任人，励精图治，坚忍十数年，无难转弱为强，易贫而富，不战而自服，不守而自安，不言和而海外诸邦无不怀德畏威，同风向化。迁都何为哉？”

客闻之唯唯而退。

户　　口甲午后续①

圣贤论政，首重民数，曰："有人此有土。"又曰："得众则得国。"②诚以民为邦本。邦者民之所积也，故抚民而不知其数，则一切政事无从藉手。譬如一家之中，为父兄者，子弟之多寡尚不能了然于胸，安问优劣。然则居今日而谈变法，其必自清查户口始乎？夫知县、知府之官，顾名思义：官为知县应知一县之事，官为知府应知一府之事。租税营业事虽至赜，莫非出于户口，则户口之数更应知之。乃问今之府、县，其所辖之境户口多少，类皆瞠目而不知。非不悬保甲之牌，非不造鱼鳞之册。乃户非其户，丁非其丁，生者不增，死者不减，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来，上下胥视为具文，牌册有名而无实。

查东、西各国均以户口为重，有生死婚姻注册官，无丁税、徭役。汉武时有人税，贫者子多溺毙。况此时衣食价昂，如抽丁税，人民必减。东、西各国不抽人税，所抽者客民，恐夺其土人工业耳。有征进款多者，亦有抽丁练兵者，由地方有司或饬警察署即巡捕房总巡，逐户稽查、编立号数。日本章程首将烟户编号，次及资产有无、衣食丰歉。自城镇以至乡村，其户主家族、姓名、阶级、职业、生计、年貌、

---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甲午后续"亦同时所加。

② 《大学》原文是："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行状、男女老幼、生死出入，与夫同居、寄寓、乡贯、往来，莫不部分而籍记之，随时阅视。而于家无恒产，以及娼馆、旅店，巡视加密。若博徒、刑余、私窠子等类，则尤平常加意察其举动。所以无赖之徒，既不得朋比为奸，又苦于避匿无地，改过自新比比皆是。遂能以三岛之地，雄视五洲。顾其章程亦与中国初无大异，何于彼则效，于此则否乎？无他，彼践其实，责成巡捕逐日稽查；此存其名，但凭文告，终年不问耳。

中国自丁粮摊入地亩，永不加赋，非若前代之丁口有赋，隐漏有罚，因此而户口之数视为无足重轻。大吏之考核，牧令之报最，胥不在此。其申报督、抚，咨达户部者，不过虚应故事耳。

今宜设生死注册官，并仿照日本警察之法，招募壮丁以为巡捕。城镇各设警察署。一、二百户之乡村各设巡捕房。畸零村户就近编附。地方官会同警察署，将辖境之内男女若干，出仕者几何，充兵者几何，为农者几何，为工者几何，为商者几何，谁为家主，谁为佣人，谁为土著，谁为寄寓，年貌老幼，逐一详记。其有产无产，有业无业，亦载册中。每月、日有生死婚嫁、产业卖买、远路往返、人口增减，责令屋主告知。所司登记于册。其渔舟埠船则用部勒之法，编号给牌；客栈旅馆则用循环之簿，详细注明。至于乞丐另为编册，酌给庙宇或公所，责令丐甲查点。日间任其行乞，夜必一律归宿。如不归宿，即行驱逐。丐甲不察，有事连坐。以上分为稽核，而总其成于警察署。由警察署会同地方官，或按月，或按季递申疆吏，而达之政府。

岁时由政府或疆吏轻车简从，亲自抽查，以期于事核实，于民不扰。抽查无定期，亦无定处，庶不敢如保甲牌鱼鳞册之随意编造。如是则若网在网，有条不紊，然后征兵、劝学诸政可以

次第施行。天下虽大，不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当此群雄环伺中国，沿海口岸及边徼之地与各国属土犬牙相错者，时虑为人侵占。若能自治其民，则百废可兴，庶政可举，而一切皆自户口清厘始。愿为当轴者借箸筹之。

旗　　籍①

窃尝思古之王者，居中国为一人，合天下为一家，甚盛轨也。溯我朝龙兴辽沈，入关平祸乱，天下生民皆仰赖焉。二百余年来，久应畛域全销矣，顾满、汉之名犹别，旗籍之生未遂，甚非所以示宽大图久远也。

考旗籍有三：上则天潢之贵胄，中则勋戚之世裔，下则甲士之子孙。国初生息无多，原可人给廪饩。迄中叶后生齿日繁，户口滋盛，廪给钱米何足以济其事畜。除汉军旗已于乾隆初年奏准出旗自便外，尚有满、蒙二籍闲散无所事事。置产营建有禁，出京四十里有禁，局促一城，俨同党锢，日臻贫乏，乃失恒心。作奸犯科者有之，窝赌包讼者有之，此强有力者所为也。弱者则变易姓名，冒汉产，赴各外省谋生者有之，甚至服役执鞭亦所不辞，其贫瘠莫能谋生之苦已可概见。是非有善法以疏通而安插之不可。其疏通安插之法，似应酌量内外情形，分别而调济之。

凡在京城内外旗籍，除世爵有世禄，得俸较丰，足赡身家，及各参领佐领本有职事俸禄，编入羽林军籍不计外，其余应请饬下九门提督照领粮户口，查明档册。先稽核其户口人口实数，而后下一明诏：许其解散旗籍，悉听自便谋生，农商百业任其他出经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营。则十分中可去其一、二矣。继乃查验其无业营运、无技操作者，悉计其户口，发就直隶本省及直隶边近地方屯田为农。其说亦有二：查天津小站即新农镇海边旷地不下数十万亩，向年周武壮暨周刚敏总统盛军驻屯于此，约计马步炮队十三、四营，每营开水田不下七、八千亩，一营每年收稻米不下万石，杂粮在外。总核全屯当在十万亩有奇。每年收谷亦即有十余万石，合之杂粮盖不下二十万石矣。今盛军裁撤，小站屯田已墟，岂宜再令败将家属、散勇余丁私利其地？计莫如即以分授旗民，以一户授田百亩计之，即可容插一千数百户。此十成中又去其四、五矣。再查直隶就近边外热河朝阳之地，本亦膏腴，奈力田者少耳。前岁土民之乱，十户九空，死亡无数，其地必更形荒废。签旗籍以实之，当可容插一、二千户。则京师旗籍之游闲可以扫数安顿矣。惟津、沽最近，朝阳较远，遣屯者不免有苦乐之分，是则在上者设法以均平之，或于屯田津、沽者，每户预发五年应领米粮，折实钱以给之，俾为耕种资本。其就热河朝阳屯垦者，则发十年廪粮，倍于津屯，折实银以资其行，再饬都统将军妥为调护之，又永免其丁粮、赋税，则自有愿往者矣。至小站屯田每年出米十万石，皆上等白米，较之漕运南米尤佳，与其国家每岁费无数帑项以转运南漕，何如遣旗民授亩耕屯后，每年所出之米即以折漕粮之价收之，是旗民与天庾两有利益，下可资耕凿之计，上可省转运之劳。抑亦更有关要图者，如一旦海疆有事，南北漕运不通，有此十万石粮米岁入仓场，亦可稍补万一，免立时为庚癸之呼。际此铁路未成，南北道路修阻，尤为有裨于大局也。若夫小站屯田本为成熟之地，并无开垦之劳，惟赋税须先准免十年，俟旗籍力田得利后，乃可徐议升科。况小站军屯十数年来，从未有一粒一钱完粮解部

者，则免赋十年未为过也。此酌量安顿京城内外旗民之法也。

至如外省驻防，计陕西之西安，四川之成都，湖北之荆州，岭南之广州，江苏之南京、镇江，浙之杭州，闽之福州，各处旗营户口乱后生息又复日多。是宜饬下各省将军按籍重查户口，编造清册，挑其壮丁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验明身体坚强气力足用，即编选入营。每将军以前、后、左、右、中五营为度，认真操练，另扎营盘，不得日至夜归。每月只许甯家四次，余日概归伍在营，厚给月粮，以代绿营孱弱老兵之额。其少年子弟，年十馀至二十馀岁者则挑选其聪敏强健者派入学堂，或入方言馆，或入水师学堂，或入武备学堂，或入技艺学堂，虽世家不得规免，贫者亦不可遗漏。不但教育成材，可备干城象胥之用，亦可令其技艺通习，资生有路也。若夫开烟馆，设赌场，游手无赖，好斗生事，则严禁之。其有读书成名、早习商贾、营运为生、自有作业者，亦悉任其呈明自便，不在选练营兵及入学堂之数。如是而再游惰自甘暴弃废业，则是咎由自取，穷苦更无所怨尤矣。此酌量安置各省驻防旗籍之法也。

夫有恒产斯有恒心，三代以下之生民孰是能甘心冻馁而死守道义者？况皇仁广布，必使一夫皆得其所。今独于旗籍之万众不加优恤，俨同禁锢，是直以汉、宋党人之法治从龙之勋裔也，岂祖宗立法之初意哉？《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及今而泥守成规，则窒碍难行者众矣，又岂仅旗籍之一端已耶！

剑华道人附论曰①：按八旗生计，前贤固早有见及此日之弊者。顺治十

① 八卷本将"剑华道人附论曰"删去。

四年，给事中王益朋有《全地利重根本》一疏，请将辽阳等处田地分酌功臣家开垦，厚功臣以收地利，云云。

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有《请八旗开垦边地》一疏，亦言固根①本，变通布置，使不聚于一方，庶可并得其利益，收效于日后。务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云云。

五年，又有御史范咸奏请八旗屯种辽东，使旗人生计有余，而边圉之苞桑永固，云云。

近年李祖陶亦有旗户分居议。前大学士沈桂芬亦有《请筹费移屯东三省兼舒国用》一疏，言尤剀切详明。故时有发遣旗籍迁垦东三省之议，奈各旗民以关山修阻，畏难苟安，又或恐官给行粮屯本必不敷用，与其流离道路，何如老守都城。其议竟格。余尝闻而惜之。

若今日之情势，则又与前大异。朝鲜已去，藩篱尽撤，关东北逼强俄，东邻朝、日，虎狼咄咄，势难与争，则旗籍之屯垦生计，惟有就近筹画矣。直省近附畿甸，或当为旗籍所乐居，热河亦附边熟地，非关东可比。亦乘今日朝阳之乱初平，赤地必广，小站防军已撤，沃壤空悬，所谓因势以利导之，事半而功倍也。及今再不为之所，则满、蒙穷困固无已时，而国家岁糜廪饩亦将有难继之势矣。

梁诗正侍郎云："旗人穷乏，不使之自为养，而常欲以官养之，此势有所不能者也。"旨哉斯言！与罗浮山人先后不谋而合。

昔周刚敏、武壮两军门先后驻屯小站，开斥卤为沃壤，成水田十万余亩。开沟蓄水，布置秩然有法，大得井田遗意。又于沟旁垄上遍植绿杨数十万株，以取阴荫而滋雨水。苦心筹画，不知几费经营。皆两军门捐资自办，未尝分毫仰给在官。其立意原恐一有军务，南北不通，数万大军无所仰食，故为此未雨绸缪之计。所收屯米不准本秋私卖，必待开年新种既播，乃令推陈出新，其老谋深算，裕饷无形，公忠为国之心千秋若揭。余身在军中目

---

① 八卷本将"根"误为"格"。

睹确实情形，操笔述之，犹有余慨，吏安从得此良将才哉①！②

① 八卷本将“与罗浮山人先后不谋而合”到“吏安从得此良将才哉”，改为：“查各国均无天潢贵胄、勋戚世裔永远仰食国家，不准谋生之例。除太子、亲王、公主外，凡有功於国者，不过食俸终身，世袭一人而已。夫宗室、功臣之子孙，给以薄俸，使其饥寒，岂得谓之厚待乎？当立法之初，不知今日物价之昂，库帑之绌。现在时势迥异，各国成例：凡有病於民者，无不随时改革。其地少人多，觅食艰难，则必谋辟土地以殖其民。英移民於澳洲、美洲。近俄移民於西比利亚、珲春等处，给以地亩，并免税若干年，俾勤开垦以实边隅，其法最善。中国西北荒地最多，满、蒙穷民颇众，胡不仿而行之？”

② 从“剑华道人附论曰”到“吏安从得此良将才哉”，是《旗籍》的附论。

教　　养

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然① 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先从其易者取之；至易者尽，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由是而智巧出矣。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兽之猛者，用金革以杀之；鸟之飞者，用弓矢以射之；鱼之潜者，用网罟以罗之。其金革、弓矢、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则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于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愚者，以为觅食之具矣。此教养之道所由兆基于蓁莽之世也。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穑、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由此人事日增，交际日广，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为之草创经营，衣食、宫室、人伦、政治日臻美备。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然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其时庶物咸熙，人怀帝德，猗欤盛哉！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降及春秋，群雄

① 十四卷本和有的五卷本将"然"写为"熙"。

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然而去古未远，遗风尚在，教养虽失于君师，而民间犹能自教自养也。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

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十四卷本增：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则弱。德国之民读书者百之九十五，美国之民无不读书，宜其富强如是之速。阿洲之民未闻读书，宜其全洲为各国所分裂也。〕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循循指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①，国势以强也。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盛，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癃残疾、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此教养有道，而英、德、法、美诸邦勃然隆盛也。

又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

① 五卷本误为"跻跻"，据十四卷本改为"济济"。

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芜，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

谚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倘仍因循苟且，粉饰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为图治，亟行教养，则他日之事岂忍言哉！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①，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十四卷本增：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学校者人才之本，格致者学问之本。中国士子于诗文小楷而外，罕所讲求。一旦得中科甲，遂目空一切，其实不知国家利弊如何，格致工夫如何，徒有虚憍之气；贱视工商，鄙视武夫，傲视西人。纵见西人教养善法心悦诚服，亦不肯悉心仿办，必改头换面，以为因地制宜。其实吝惜小费，或经办从中渔利，以致所授不全，所学不精也！〕②开诚布

① 十四卷本将"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改为"今日之计，宜变制艺之科"。

② 八卷本将十四卷本所增的这段注文改为（改后仍属注文）："学校多，人材愈出，士、农、工、商无不胜人。工艺厂多收养穷民，授以一艺，则国无游民，自然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藏富於民，抽捐亦易。奈何当道厚外薄内，既失保护，又无教养，只知赋敛，且贱视工商，鄙视武夫。纵见西人教养善法，心悦诚服，亦不肯悉心仿办，必改头换面以为因地制宜。其实吝惜小费，或经办从中渔利，以致所授不全，所学不精也！"

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不然，则天生斯民而托以教养之责，不独不能行，反暴敛以困之，势利以诱之，而犹欲以空名自跻于三代之隆，则吾谁欺？①

【附录】 李提摩太《转移积患养民说略》

欧洲各国于十四年中，共得非洲土地六百余万英方里，较之中国十八省尤多三倍。一则以能养民而辟地，一则以不能养民而失地，诚以民为邦本，养与不养即国家之强弱盛衰系焉。然养民之道必自讲求新学始。观于近数百年欧洲各国，君、相奖劝于上，师儒教育于下，无不取益国便民之实学，以资考究。故兵日强，国日富，技日巧，器日精，骎骎乎开疆拓土，有席卷囊括包举宇内之概。若中国则地大物博，向为亚洲最古之邦，文治武功，彪炳千载，独无如时势有升降，风会有变迁。今既广开海禁，琛赍所通殊方异域，至于九万里。苟犹胶守成法，不思达变通权，岂非甘居人后，自昧先机耶？

论者谓中国习俗相沿，积重难返，恐非一时遽能改易。然果能奋发有为，幡然变计，自强不息，握要以图，则中国转机之易，当在指顾间也。其事维何？厥有三端，请试言之。

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乎？如以中国之声明文物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者哉！且通市数十年来，西国各使臣来华，不独能通西瀛各

① 十四卷本将"不然，则天生斯民"到"则吾谁欺"删去。

国语言文字，并能习学中华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中国经、史，于章奏、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华官之于彼国则懵然一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交涉要事不得不寄耳目于他人，词气轻重缓急，辗转传述，失其本指，往往以小嫌酿大衅。无他，皆语言文字不通之弊耳。为今之计，中国士子第一宜习学西国语言文字，于诵读经史之暇，兼营并骛。国家再能推广以西学取士，使天下黉序诸生无不明习中西之学，将来人材辈出，四海同文，凡一行作吏之人，莫不通达治体，洞悉根源。设遇紧要事件，彼此立谈可决，其利益岂浅鲜哉？此通晓西国之语言文字可为中国转机者一也。

查光绪十三年，御史陈琇莹奏请以算学取士，当经奉旨准行。夫九数居六艺之一，周礼以之兴贤能、明算例，六科之中，唐制以之程选举，是算法本当肄习，不可废置者也。特算法仅为制造、测量之要务，而欲求人材，收实效，具经天纬地之能，兴利国益民之事，非精求格致之学不可。盖格致之学所包者，广如算学、光学、化学、重学、电学，以及天舆、地球等学，无非在格致之中，故西国之讲求治术者，必以格致为先。英国近五十年来，商贾通行，财货充溢，进款数目较前加多三倍，皆得力于格致之学居多，足见格致之学有益于国计民生匪浅。中国诚能推广算学取士之法，别为格致一科，兼于各省、郡中广设格致书院，使天下士子群知向慕。日积月累，由浅入深，吾知数年之后，必能窥其秘籥，中国之兴可立而待也。此讲求格致之学可为中国转机者一也。

传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诗》则列十五国之风。孔子作《春秋》

取于百二十国宝书。郑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子产能举实沈台骀之故。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乃今中国之自命为通儒者，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而不谈。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夫所贵乎儒者，岂拘拘于制艺章句，即谓治国平天下之道尽于是乎。况今通商立埠，五洲各国聘问往来，与古之列国何异。同居地球之中，而顾可于彼都之风气、政事茫然弗习耶？故今之士子不独宜读中国古圣贤书，即五洲各国要书，亦莫不宜童而习之，将来旁通曲证，斐然有成。集五洲才人之心思，为我一国之利益，行之既久，自可收其实效矣！此习知五洲之事可为中国转机者一也。

总之，今日识时务者莫不以肄习西学为自强之道。然西学根本必以语言文字为先，虽不必数十国尽能了然，而英、俄、德、法四大国，实乃① 不可偏废。其次则格致之学，再次则五洲之事。循序渐进，融会贯通，朝廷以此设科，乡塾以之授业。在目前，中国京外各巨公之洞达时势者，不过数十人，而老成凋谢，朝廷每有才难之感。若果如此办理，吾知一转移间，十年之后，中国二十一行省庠序之士，莫非熟悉洋务之人。将来学优则仕，分职设官，大之为旋乾转坤之手，小之亦随机应变之才。此外保障茧丝、折冲樽俎者，更无论矣。上以此求，下即以此应。如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② 上哉！

粤稽《书》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则养民诚古帝王之急务也。距越数千百载，生齿日众，几有人满之虞。而水旱荐臻，虽有自古养民之法，终不敷用。此因革损益，随时变通，所以贵

① 十四卷本将"乃"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之"删去。

有其人也。况时至今日，生齿更繁，加以连年饥馑，河患频仍，菽粟不给。凡赖一身谋衣食者，大抵不保室家，流离转徙，死于沟壑。由是观之，泰西养民之新法，不诚大有关于五大洲哉！试取而申论之：查欧洲百年前，地少人稠，一年所产不足养民，再加以水旱之灾，即不免流亡饿殍。其情形与中国同。后有人思得养民新法，则无是虞矣。

新法维何？一曰造机器，二曰省脚价，三曰设信局、报馆，四曰和约、通商，五曰各国置领事官，六曰各国通信局，七曰国家助商贾，八曰商贾立会，九曰五洲各货比较厂，十曰商贾学塾，十一曰机器学塾，十二曰海口关税。试详述之：

一、造机器以便制造也。自制机器以后，凡工匠四十兆人，可作千兆人之事。其省工价有如此者。

二、省脚价。夫制造诸货必须运售之速，倘运售艰难，亦不能养人也。故修建铁路、轮舟以通水陆之运，则脚价省数倍矣。无论远近，皆可运售，则货价之贱亦从同。试尝核计每人每年所用货物，可省银十六两之谱。养民之便何如也。

三、设信局、报馆者。盖无信局则远近诸货之价，不能预知而为之备。倘商人自命善走者侦探，则所费较信局多三百倍，故国家代立信局，以便各商之通信焉。每函无论远近只费英金一辨士，约合华钱二十文，省何如之！商人既省，则信件必多，而信局且亦获利。报馆之设，将远近货物之价皆载于报，以便商贾著先鞭焉。

四、和约通商者。缘本国各章程既有益于本国各生意，因思章程既立，行之愈广，生意之益处愈大。若能推行各国，生意之益处不更大乎？所以各国共立约通商，以通五洲之运售，彼此

俱得益焉。

五、立领事官者。盖各国既通商来往，不能无交涉龃龉之事。故各国皆设领事以保护本国之商，并为设法以广利源。

六、各国通信局者。缘本国既设信局，周知远近之货价，商民皆大获益矣，而五洲各国未通，犹有憾焉，故又立各国通信局。其信件每函止费五、六十文，无论大埠、小村不数日皆可送到，便何如也。

七、国家助商人。盖国家共议何等生意可便百姓，即劝谕商人开设，并且资助之，或买股份使立大生意如开各矿、各厂之类是也。

八、商贾立会者何？盖凡立生意，必须筹度经营，处处周密。然一人之识见未周，众人之共议乃至。必集思广益，以助不逮。故立会聚议以合办，或上禀国家，或旁通他处之会议妥，著书刊印，以便诸人快睹。

九、设五洲各货比较厂者。缘欧西各国大半皆有博物院，以备读书人开广见识，内排古今各物以新耳目，真有素所未睹者。而商人亦设博物院，聚五洲各国土产，排列比较，以备购取。凡大埠皆有此院，诸商借以广见闻焉。

十、曰商贾学塾者。商贾之事原非一朝一夕所能习，故延名人著书，专讲五洲大生意如何办理之法，令人读而习之，以备将来为商之用。

十一、曰机器学塾者。缘机器有大小，工匠亦有大小，亦聘名人著书讲明大小制造之法，故除正学以外，又有技艺专门之学，设塾训诂令人习之，以备他日制造之材。

十二、曰关税者何？盖关税之设有二说：或谓加税可以富

国者，或谓税重则诸商裹足不前者。之二说皆似也。然试举二国以比较，则效验可知矣。今惟美国加重税，而英国则除烟酒以外，大概皆免税，故诸商皆麕集于英，即此可知加税之利否也。

凡此胪列，皆西国近一、二百年内所得养民之新法。

然此十二条，皆相连不可缺一，故自立此章。以后凡幽僻未垦之地，今皆已有人垦种矣。前此粮米一切不敷用者，今则满囷满仓，而且价极贱。即前此凶年一遇，不免饿殍者，今则往来运售，各国皆通，绝无甚贵甚贱之苦，而何有饿殍哉？凡有国家而具爱民之心者，盍留意于是法乎！

按李氏论泰西教养诸法甚善，且近年各国咸知火器杀人之惨，不忍轻开边衅，有止戈为武之心，迥非罗马、拿破仑穷兵好战，以此始，亦以此终者比。昔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宇宙之间均是人也，乃或戴之为君，或推之为长，特以其能教人，能养人耳，岂独不嗜杀而已哉？①

按李氏论泰西教养诸法甚善，我国未能仿行，民智未开，生计日绌。华官但知取民，不知教养，以致无业游民待哺嗷嗷，触目皆是，弱者填沟壑，强者为寇盗。胡文忠云：饿毙与犯法等死耳。饥寒交迫之时，苟有可以偷生不至遽死之处，无怪其铤而走险。我不能禁民之不为寇盗，又何能禁民之不供他族役使乎？为丛驱爵，窃为当道寒心焉！②

---

① 从"按李氏论泰西教养诸法甚善"到"岂独不嗜杀而已哉"，是十四卷本在李提摩太《转移积患养民说略》所写的后记。八卷本将此附言删去。

② 从"按李氏论泰西教养诸法甚善"到"窃为当道寒心焉"，是八卷本增写的附言。

训　俗

天下之治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民性本善也，其不幸而流为匪僻者，非生而恶也，生长乡闾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性成矣。户口蕃衍，俯仰无资，饥寒所驱，铤而走险矣。承平之日，上下龂龂然日惧以桁杨刀锯，而陷于死亡者累累然相续也。其或上失其道，则揭竿斩木，弄兵潢池之中。幸而将帅得人，士卒选练，萃群策群力，不分首从，草薙而禽狝之。而此伏尸流血绝胫陷① 脰者，皆国家不教之愚民也，反之仁爱之天心，忍乎不忍？

古者悬书读法，以士礼乡② 饮酒化天下于尊亲礼让之间。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者，皆有实心实政以诱掖斯民，所由俗美化行，而乱萌潜杜。秦、汉以还，以文法治天下，欲尽愚黔首，以惟所欲为，古意荡然一无存者！〔八卷本增：是故士农工商，教失宗旨，风俗日偷。〕我有民而不能自教，彼佛、老二氏乃得恃其天堂、地狱、修斋、忏悔之说乘隙而入之。其本意固亦劝人为善也，而愚民靡然归之若流水。二千年来之君若相，亦自以国家之教化未足以遍及斯民，姑听客所为，而淫祀之兴遂盈于天下③。自有明万

---

① 十四卷本将“陷”改为“断”。

② 十四卷本将“礼乡”改为“乡礼”。

③ 八卷本将“而淫祀之兴遂盈于天下”删去。

历以后，彼天主耶稣之① 教亦得以势胁利诱，肆其簧鼓而瞒我空② 虚。法兰西之君臣专以传教亡人之国，阴谋诡计，四海皆知。既已诱致南交，取越南如反掌矣！③ 中国之④ 户口四万万而终不自教，〔八卷本增：为从驱雀，〕听外人取而教之，恐祸患之乘，更有非意料所及者。然则有民而不能自教，其病之中于内者，推原祸本，则粤、捻诸乱所由生。此前事之不可不惩也。昔年发逆、外夷之祸，皆起自东南。今广东赌博之盛，盗贼之多，甲于天下。若无教化，甚为杞忧。其忧之伏于外者，环顾中区，则俄、法诸邦⑤ 所同觊。此后患之不可不豁也。〔八卷本增：夫内讧外侮之源，由于民心不固；民心不固，由于风俗不善；风俗不善，由于教化不敷。士无真实之学，农乏耕植之能，工鲜精巧之艺，商昧懋迁之机。当道无奖励之方，而有剥削之政。无怪民生日偷，国势日蹙矣。〕

我朝圣⑥ 圣相承，追踪三古，特颁《圣谕广训》，令官吏岁时宣讲，以劝化愚民。今上复颁雍正⑦ 时钦定《劝善要言》一书，用扶世而翼教，所以为斯民计者，周且挚矣。惟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置之高阁，则考察未及，经费未筹之所致也。今各州、县教官几同赘瘤⑧，似宜责成教官三八宣讲，而府、县就近稽查。仍

---

① 八卷本将“之”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空”改为“之”。

③ 八卷本将“法兰西之君臣专以传教亡人之国”到“取越南如反掌矣”，改为“从其教者日益众，盖仰其保护，向为搢绅所欺者自此可以寻仇报复。呜呼！”

④ 八卷本将“之”删去。

⑤ 八卷本将“俄、法诸邦”，改为“东西洋诸国”。

⑥ 十四卷本将“圣”改为“列”。

⑦ 八卷本将“雍正”改为“顺治”。

⑧ 八卷本将“今各州、县教官几同赘瘤”删去。

筹经费，听讲者款以饕飧。劝化若干，记以簿籍，岁由学政综核其成。著有成效者，保升① 知县。此城邑宣讲之法也。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者，由教官遴选公平之生监绅耆，亦筹经费置立公所，按期宣讲，听讲者授以餐。劝化若干，籍而记之，以申于教官，转详学政，移咨吏部，三年有效，量予出身。此乡镇宣讲之法也。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务求有当于人心。行之二十年，而天下风俗有不焕然丕变者未之有也② 。〔十四卷本增：我国朔望讲乡约、讲圣谕于矮屋之下，或庙宇檐前，何如西人按七日一聚会于大庙堂中，列椅而坐，肃然静听。讲经者皆饱学宿儒，非华人之讲乡约者仅识十六条圣训而已。我国无知者多，宜饬各省教谕认真宣讲圣训。尤望官绅集资，请黉门秀士科甲人员，如泰西之牧师，于各州、县按旬宣讲圣教于学宫，或庙宇客堂之中。不论士、农、工、商皆可入听，以正人心。大抵人心不正，由于风俗不善；风俗不善，由于教化未敷耳。〕③

至于海外贸易工作之商民不下数千百万，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赌杀凶殴之案层见叠出。其性情良懦者则入天主耶稣之教，夏而尽变于夷。④ 蚩蚩者氓莫非天朝之赤子，恝然竟置之度

---

① 八卷本将“保升”改为“擢”。

② 八卷本将“未之有也”，改为“吾不信也”。

③ 八卷本将“尤望官绅集资”到“由于教化未敷耳”这段注文，改写为(改后仍属注文)：“并中外利弊情形，俾知警省，毋逞一朝之忿，以致丧身辱国。尤望官绅集资聘口给之士，于各州、县按期宣讲，或学宫，或庙宇。昔吾乡佛山镇郡杞堂宣讲果报，能化剧盗之心，不再行劫；能回逆媳之念，孝顺翁、姑。可见移风易俗端在教化。此外游戏之有益于身者，如体操、跑马、赛舢之类，皆可随时练习。惟斗蟀、斗鸡之近赌，迎神赛会之糜费，则宜一律禁止。”

④ 十四卷本将“夏而尽变于夷”改为“舍正道入异端”。八卷本又改为“藉此以为护符，当道漫不瞻顾”。

外，岂圣仁① 怙冒之心？今既于② 通商各埠专③ 设领事以抚驭华民矣，似宜就地筹捐，建立书院，以教聪颖子弟。仍广筹经费置备④ 公所，按时宣讲《圣谕广训》、《劝善要言》，或由领事延聘达人，或由领事自莅，每逢朔望及礼拜日期，逐条宣讲。听讲者亦记以籍、授以餐。岁申出使大臣稽其功过：勤者优奖，违者扣除，并于摺内声叙。

至中外宣讲之人固须品学端粹，亦必辩才无碍，始足动人听闻。有一华人入西教充牧师，在教堂宣讲，听者甚众。嗣因与其师不合，出堂下乡宣讲孔孟之教，听者益众。可知口给之⑤ 所关为至巨也。彼佛、老浮游之论，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比拟？果得认真经理，他日太阳首出，爝火皆消；洪钟一鸣，万声皆寂。万姓既改恶从善，永无犯上作乱之萌，万邦亦一道同风，咸知学圣尊王之义，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此其权舆要领矣！⑥ 高见远识之君子慎勿以为迂也⑦！

【附录】《新闻报·论粤省有三大害》⑧

间尝纵论天下事，谓：中国之民失于教养，不知忠义廉耻

---

① 十四卷本将“圣仁”改为“仁人”。

② 十四卷本将“既于”改为“海外”。

③ 十四卷本将“专”改为“既”。

④ 八卷本将“备”删去。

⑤ 八卷本将“口给之”改为“言语之才”。

⑥ 八卷本将“彼佛、老浮游之论，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到“此其权舆要领矣”删去。

⑦ 八卷本将“以为迂也”改为“以斯言为迂而忽之”。

⑧ 十四卷本将标题改为“附《论粤省有三大害》”。

之道者，比比皆然。而就粤东言之则有三大害焉。其一曰：凡我中国与泰西各国开衅，必有一等人甘为汉奸，为之传递消息，暗效驱策，代觅糇粮供其兵食，谓之乡导，俾其袭攻。彼自以为我固谋什一之利，通洋商发洋财，正未可及时错过，让他人著我先鞭，而于国家则绝不顾及。试思洋人远涉数万里之遥，一船兵食能装几何？既远驶入我国，苟无人为之接济，则虽船坚炮利，焉能旷日持久？其匮乏可立待也。我中国操不战而胜之势，彼外国怀不戢自焚之忧，亦何敢深入重地？自有此等私图贸易之奸商，而国事遂不可问。夫固非大害之一乎！其二曰：各属乡民勇于私斗。此一姓，或若干人；彼一姓，或若干人：约期械斗，如临大敌，枪炮轰天，戈矛匝地。官不能遏，兵不能防。及至罢战息争，则检点尸骸，赴县投首，各有顶凶之人，甘心骈戮，以为结案地步。此风既盛，即寓居外国各埠之人，亦复如是互相残杀，习为故常矣！夫固非大害之二乎！其三曰：赌博。如白鸽票、山票、田票、番摊、花字①，固属伤风败俗，耗散民财，而尤以闱姓为最甚。父子兄弟同场共赌，不以为耻。盗贼因之日多一日。夫固非大害之三乎！

三大害中则以闱姓之流弊为最甚，迭经申禁，有案可稽；只因当年欲截缉澳门闱姓，收回利权以济饷需，不得已一弛其禁。原议如有流弊即行奏停。今闱姓弊窦层见迭出，且葡萄牙国已与中国通商，即澳门闱姓亦归承办粤省闱姓者兼办，无所谓截缉矣。亟应奏请移文葡国及英、法外部，饬知澳门、越南、石叻总督，一律禁止，以挽颓风而顾国体。或云："英、法未必允行。"然

---

① 十四卷本将"花字"改为"字花"。

闻香港赌具无一不禁，英之石叻、法之西贡所设闱姓厂去岁乡试中彩，尽为粤商舞弊者全得，市人鼓噪，该处总督查禁停开。澳门自广东一禁，彼所得闱姓饷银无多，既顾体面，无不乐从，况开闱姓与买闱姓者均我国之人，如当道认真严禁，岂有不行之理乎？或谓："粤人好赌，势难禁绝。"何以香港绝无赌馆？南海县九江乡数万烟户亦无一赌具？是在当道与绅士认真严办耳。如果督、抚通饬各府官绅认真严办，始终不怠，查有武弁、劣绅私收陋规纵赌窝贼者，治以重罪，何愁赌贼不绝？惟闻各官到任张一示，行一文，以为遵行不怠。讵知未到一月，其放肆依然如故，徒为差役开生财之路。〔八卷本增：若各县设养贫院、工作所，各处俱设巡捕严缉盗贼。凡有游手好闲之徒，即仿照西法拿入院中，教以手艺，自然赌博与盗贼日少。或虑经费难筹。然岁抽赌饷四百余万，绰有余裕，乃不分半治理民风，坐视盗贼充斥，不亦慎乎？〕

且闻三大害有他省中亦所不免者，未必惟粤东为然也。如第一害之汉奸，则上海亦不乏其人。其曾发洋财者，可以按图索骥，无可漏遗，论其罪皆在不赦。妙① 在问之其人，而其人并不自知，以为我固偶一经手交易〔八卷本增：者〕耳。父训其子，师教其弟，皆为名利，罕言古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故事。乡约与儒学宣讲圣谕，亦有名无实，所以风俗日偷，文、武两途均惟利是图，贪生怕死，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以为耻。西人例逢礼拜宣讲古训，其意深矣！② 至其大害之二所谓两姓私斗之事，则川、楚等省颇亦有之。此固载之邸

① 十四卷本将"妙"改为"奇"。

② 此段注文八卷本改为（改后仍属注文）："西人在外国交战，无论何处土人，均不为敌役及供应粮食。外人谓中国无教化。不知由当道平日不爱民耳。"

钞，夫固人人曾寓诸目睫① 者也。若大害之三所谓花② 票等赌，闽省亦复盛行，与粤东不相上下。惟闱姓一端，近岁且又推行至于上海，从此流毒不堪设想。噫！此中国之羞③，有司之责也。

【附录】 李提摩太《天下四大宗论》④

从来政治不能有利而无弊，惟能除其弊，斯利者益利矣。风俗不能有醇而无浇，惟能革其浇，斯醇者愈醇矣。帝王之道允执厥中。惟中，故诘奸锄暴而不厌兵威，导义育仁而必恃文教，因时酌剂，随事变迁，此中国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独隆千古也。苟不审其中，而徒徇于一偏则天下多事，而吏弗能戢，民生受困，而上不能舒。安在其能饬政治而振风俗乎？吾因之有感于今日之四大宗矣。

考九十年前，环地球之人最大者可分四宗：若中国，若印度，若欧洲，若非洲是也。中国人面色带黄，印度人面色黄黑相半，欧洲人面色多白，非洲人面色多黑。以九十年前人数计之，中国约有三万万人，印度约有二万万人，欧洲约有一万八千万人，非洲约有一万万人。之四宗者，地土广狭，产业多寡，所有之人数当时仅可相容，而于养生之道固不必过费踌躇也。然天下事数十年一小变，数百年一大变。《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观于前

---

① 十四卷本将"诸目睫"改为"目"。

② 八卷本将"花"改为"化"。

③ 十四卷本将"噫！此中国之羞，有司之责也"，改为"思患而豫防之，此有司之责也"。

④ 十四卷本将此附录删去。

后之四大宗情形，则尤难拘守旧规一成不变矣！

夫中国亘古以来，政治风俗最称醇厚，其极善之事，约有二端：一为三代而降，历皆一统相承，宇宙混合，一人敷治于上，众人承流于下，无分裂之土，无争竞之祸。只须如欧洲一国之兵，即可保护十八省，共享太平之福。与欧洲强国林立，各养重兵，时备战斗者不同。一为学校惟取真材，权势不能压，财帛不能动，但有学问之人，无论如何贫贱，即可掇青紫而跻显要。谚云："白屋出公卿"，此之谓也。所惜者人数日增，又无养民新法以济之，致此百年中间阎贫困，平日毫无余积，一经旱涝，难以自存：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流为贼盗，甚至酿成叛逆，皆饥寒有以迫之也。

若印度者在中国之西南，与西藏为界，其可称之善事亦有二端：一为人素好道。当中国汉、唐时，叠次派人至该处取经，载在史册，班班可考，其足令远人钦慕也如此。一系俗重德行。平日各人心中只知道高德重者为尊。如人果有德行，其尊敬之诚，较之君上尤重。所惜者印度人心只知好道尚德，全不以国家大事为念，无论政治得失，漠不相关，即各人养生之事亦绝不设法筹办。是以近来亦因丁口过繁，渐至贫困，饥馑日迫，死亡日多。且境内所分小国甚众，往往有争战之端，则民生亦因之不安矣。

若欧洲近最强盛，与中国、印度迥不相侔，其极善之事亦约有二端：一为通五洲之地。盖欧洲虽无一统之国，而能与五洲地土相通者十居其八。如美、澳、非三洲全归欧人管辖，至亚洲则南有印度，北有俄罗斯，亦为欧人属地。且自通五洲后，欧人富足可甲天下，从无灾祲冻馁之患。一为通五洲之学。中国经史久经翻为欧文，此外印度及各洲经、史、子、集一切古书亦皆翻为欧

文。盖以人生苟不通五洲文字，仅知一国之事，终非真有学问之人。而好道者因设会欲救五洲之苦，诚善举也。所惜者，欧洲论势力者太多，故各国养兵过盛，不独虚糜帑项，设一旦有事，亦徒多杀戮，有害生灵。兵凶战危，古人先我而言矣。

至非洲各人无一技之长，其可取者不过善讴甲于他处，而受人役使性颇谨慎而已。盖非洲人性不一，然愚蠢犷悍者多。素不通文字，难以自立。是以外洲各国竞至该处，反客为主：先掳人为奴，继又全分其地，遍处派兵看守，代为整顿一洲之事。

以上各节，即四大宗之大略也。呜呼！治天下者中而已矣！中之所主，形诸道法，不偏不倚。道一而法不一，则百变不离其宗；法一而道不一，则与世推移，而要归于无弊。《书》曰："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彼四大宗者，曷亦知所补救哉！

【附录】《序〈富国探源论〉》①

英国博士名司密司者，才优识广，见理极明，而于格致制造之功，养民治国之要，凡可以兴大利致富强者，无不拳拳致意，考察精详，思欲公之天下，遂著一书，名《富国探原》，备述国家兴衰强弱之理，古今上下之情，洞烛数千年。下笔万言，深入显出，刊行于世。各国之君见此书者，莫不恍然大悟，心领神会，以为确论。于是遵其法而推行之，乃得旧弊销除，政治日新。

考其书中之意，所谓探原者，大旨不过在民生之勤俭而已。勤，德之基也，能勤则百废具举；俭，德之辅也，能俭则万物有余。

---

①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所增。

故宰治民政者，欲致其富，先溯其原，必令国内之民无论大匠、老农、巨商、小贩皆贵勤以生物，俭以节物，孜孜焉、兢兢焉从事于此，日昃不遑。君、相率于上，百姓应于下，如是而国中有不富庶者乎？虽然，前王代出，天亶聪明，岂无雄才大略之人，以勤俭为开源节流之要者？无如俗敝民凋，善始者不能善终，图近者不能图远。古者希腊立国最早，劝农务商之计，颇费经营，且教化文章胜于各国；独惜其高谈清议仅尚口头之禅，而于政事之间不能实事求是。罗马亦有人筹画富国之计，但风俗强悍，乐于战斗，京中富户皆于行军之际掳自他人，亦有身为监司，婪取以充囊橐者，而逸乐思淫，于农商之本曾不讲求，此祸机所以伏也。意大利亦有人求富其国。奈国中多故，战事频仍，干戈扰攘，立朝虽有通人，亦难振作。法兰西则君臣昏暗，专事侵征，且匪类充盈，海氛不靖。观各国当西历编年以前，皆不能挺峙称雄，内外宽裕。则以有致富之说，无致富之功；有致富之心，无致富之政。于勤、俭二字未能握要以图，故不免始勤终惰，迄罕成功。司密司有见于此，将古事讨论明辨，著为论说，使阅者如闻清夜钟声，言下猛省：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可以审择而慎处之。

余阅泰西史鉴，历观开国之君及中兴之主，无不励精图治，所以民生日裕，国势日强。亡国之君非性耽淫乐，即黩武穷兵，惛不知民间疾苦，所以国势日弱，民心日离，以至于危亡也。昔罗马官属镇守各国时，权立威行，百姓难以自主，故于富庶之道虽能讲求，不能十分尽力，且受恩者感悦，而受虐者怨咨。直至谤讟腾兴，民心解体，或揭竿起事，或聚众抗官，上下交争。百姓之势日强，而官吏之权日削。当其发祥之始，农商工作，通国留心，勤苦开基，故成大国。及兵威既盛，所有茄弗痴、希腊、埃及、

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德意志、犹太、土耳其、小亚细亚等国，无不畏威戴德，贡献来庭。此为国运极盛之时。大抵安则思淫，乐则思滥，循环之道，有万古不敝之法，无万年不敝之基。况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法岂能自行哉？日久乂安，遂习淫滥，夸多斗丽，于游观、衣食竭力侈张，于工艺农商全无考察。积之既久，向之善俗皆成偷风；手艺则绝少传人，农利则全无遗制，用财而不能理财，用器而不能制器。于是国有骄奢之习，道多游荡之夫。天道转移，由强而弱。前之聪明者，今皆愚暗矣；前之富强者，今皆贫弱矣。《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岂不信哉！前历三百三十年，国王君士但丁灭希腊之裴相的姆城，而改为京邑。于是旧京为西罗马，新京为东罗马，犹汉之有东、西，宋之有南、北也。新城既定，仍尚豪奢，不知返本，而衰败之机于焉暗伏，终归亡灭而已。其时欧洲土人纷纷谋叛，如德国、瑞典、瑙威土匪名各夫党者，来攻西罗马。罗马王不能御，以重金赂和退兵。未几，各夫党又来攻战，破其京，入城恣杀，屠戮殆半，房屋尽焚，子女、金银、玉帛、玩好劫取一空，殊有"华屋山邱"之感焉。

中国三代以下之主何独不然？英博士富国探原之旨，不啻振聋惊聩，大声疾呼，诚大而巨国、小而附庸，均当奉为圭臬者也。

刑　　法[①]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有其人，然后有法；有其法，尤贵有人。中、西律例不同，必深知其意者，始能参用其法而无弊。[②] 惟[③] 西国之法犹能法古人明慎之心，苟能参酌而行之，实可以恤刑狱而致太平。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衰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使不返本寻源，何以服外人之心志，而追盛世之休风耶？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泰西有《律学大同》一书，为欧、美二洲各国素所遵行，近数十年来又概从轻减，所以各有不同。日本维新后刑律大旨改宗于法，而参以英、德，凡重刑九：曰死刑，以铳杀之；曰无期流刑；曰有期流刑；曰无期徒刑；曰有期徒刑；曰重惩役，入狱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惩役，但服役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曰重禁狱，不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禁狱，收禁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轻刑二：曰重禁锢，收入狱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谓也；曰轻禁锢，但收禁十一日以上，而不做工之谓也。加刑六：曰削去权柄；曰削去官位；曰停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标题改为《律法》。

② 八卷本将“徒善不足以为政”到“始能参用其法而无弊”删去。

③ 八卷本将“惟”改为“夫”。

止权柄；曰禁止治产；曰监视收禁，以后再以人管束之之谓也；曰充公入官。此外尚有罚刑，自数十元至数元不等。惟我国尚守成法，有重无轻，故西人谓各国刑罚之惨，无有过于中国者。如不改革，与外国一律，则终不得列于教化之邦，为守礼之国，不能入万国公法，凡寓华西人不允归我国管理云。

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讼之为字从言从公，谓言于公庭，使众共闻以分曲直耳。案既未定，何遂用刑？则问时要无打法。善夫何沃生律正之言云：两造之中，必有曲直。曲者宜罚，多此一打是谓滥刑；直者求伸，被此一打，是谓枉法。使曲者不畏打，而故逞其凶，不挠之状，其情有似乎直；使直者畏打，而甘受其屈，战栗之状，其情有似乎曲。夫讼所以平民之冤抑，一有此打，则冤抑愈加；讼所以剖民之是非，一有此打，则是非转昧。故打之一法，行之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则决乎不可。今夫言由心发者，情也；言多遁饰者，伪也。问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而无相反之证以起其疑，则谓之直可也。问官以公明断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无相反之据以征其信，则谓之曲可也。果其有罪，自招者罪固在；即不自招，其罪仍在。果其无罪，用刑而招，其枉愈甚；用刑而不招，是谓刑非其罪。此理易明，人所同晓。中国则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问官也。夫不信问官，岂独中国为然，即外国亦然。乃中国不信问官，而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图塞责。而自此冤狱多矣。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秉正人员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评，而于是

真情出矣。且问官之怀私者无论矣，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问可对青天，而旁人犹不无可议以其独断独行，不询于众也，况健讼之流诡张为幻，狱成之后，虽问官亦不无自疑。则何如询谋佥同、舆情允洽之为愈也。

今宜令各省、府、县选立秉公人员，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每遇重案，轮班赴署。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与审官听讯两造之供词，以及律师之辩驳。审毕，审官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视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以定从违。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即西国公举议员之意也。"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即西国陪员议判之意也。若夫人非险狠，则公堂对质每多嗫嚅；人若奸顽，则虽三尺当前，犹能诡辩。使无律师以代伸委曲，则审官每为所愚。中国之问官，司审既于律法非所素娴，而所用之刑名幕友，又于律学不轻传授。生死系其只字，枉直视其片词。稍有依违，则官司之前程难保；若无贿赂，则在讼之受屈必多。律之深文，例之繁重，皆胥吏所以便于上下其手也。非破其趋避之巧及舞弄之奸不可！案情百变，申详之成格牢不可破，以罪就律例，非按律例以定罪犯也。故谓律必改简明，例必废成格。则何如明张其词，按律辩论之为得也。中国亦宜以状师办案，代为剖折，使狱囚之冤情得以上达。至若刑者类夫秋之肃，犹赏者类夫春之温。故刑者治天下之所不能无，然而中国繁刑严法，未免失之于酷。特以刑莫重乎死，缳首与斩首均死也，而肢体之全缺判焉。刑莫辱于挞，挥鞭与施杖均挞也，而受辱之轩轾攸分矣。故知弼教端在明刑。今欲明刑，须除苛法。试将刑之制约而计之：

缳首致死，系狱苦工，监作官奴，罚锾赎罪，鞭棰示辱，充发出境。之数者，足以治轻重之罪而有余矣，毋或滥也。

至于通商交涉之件，则宜全依西例。今海禁大开，外国之人无处不至，凡属口岸无不通商，交涉之案无日无之。若仍执中国律例，则中外异法，必致龃龉。不如改用外国刑律，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且日本东瀛一小国耳，改用西法①，西人亦归其② 审理，此时和约已有成言③，非其明验耶！去岁特设新例，凡为官者必须通晓英文④，凡外国人俱准游历内地。其独重英文，是志在推广商务；其许入内地，则是自信其西例洞明也。何中国犹远不及日本哉？往者中国不肯改用西法，嫌其宽待狱囚耳。乃遇交涉之案，为外人则照外国之例而从宽，为华人反依中国之例而从猛。是华人之生于中国，反不及洋人之来自外邦也。然中外一体，为政无事偏私，但执公平，则无思不服。是故以德报怨，圣人不与；伤己徇物，贤哲所讥。况生于其地者，又有土著之利权，非外来者所能搀夺也。泰西国内都会必由刑部派臬司以司鞫事。中国亦宜于中外通商之地，专设刑司以主中、外上控之案。此其人必须深明中、外律例，经考超等而多所历练者，方膺是选。其审案俱⑤ 以陪员主判。如外国人有久居中国行事和平者，可与中国人一律得选为陪员。遇交涉之案令其厕名主判，则外国人心必无不服。怀柔之道其在斯乎！

---

① 八卷本将“改用西法”改为“参用西律宪法”。

② 八卷本将“其”删去。

③ 八卷本将“此时和约已有成言”删去。

④ 八卷本将“去岁特设新例，凡为官者必须通晓英文”，改为“又文武官有交涉者，须通晓英文游历外国而归，方得重用”。

⑤ 八卷本将“俱”改为“俾”。

归安沈粹生云:泰西谳狱甚合古法，不令下跪，欲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也。反是,则形格势禁,嚅嗫颠倒矣。不用刑讯,欲意论轻重,慎测浅深也。反是,则棰楚之下,冤抑实多矣。处以陪审,则记与众共之道也，而肆威夺货之弊祛。列以见证,则无简不听之意也，而妄指诬陷之弊除。然有未尽善者:律师代陈无理者,皆得矫饰。中国讼棍亦然虽是非难泯,亦竟有律师善辩脱漏法网者。中国讼棍书吏之巧饰得漏网者更多审案有赞,无力者怯于控诉,虽曲者代纳,亦有曲者赤贫，仍责诸理直。且所定刑章失之太宽，易启作乱犯上之渐。法国乱首尔朗之罪尽人皆知,以身充议员,迁延不问。败将伯沁之狱历审日久,议论纷纭,仍从轻减。布国轮路受贿之案,以牵涉议员,不予追究。尤可异者:美国讼师奇笃手弒其总统,获系狱中，不加琅玡,挟刃逞凶,伤及狱卒。英国匪徒墨格林枪击其君主,虽未成伤，竟以巧言解脱，置之不问。岂因有别故？抑其君无道咸欲弒之乎？然水懦民玩，致生乱阶。泰西一乡官辖境狱中之犯常及千人，少亦数百人。虽云细故，皆予禁锢,亦法律宽纵有以致之欤？或谓中国不宜尽行西律，西律亦有未尽善者。当请外国上等有名大律师,中国老成有声望之申、韩幕友,再延深通律例之华人翻译,将彼此中、西刑律会同参订,至公至当,为中、西通商各口律例,分华、洋文刊布各埠。凡在通商口岸，所有交涉案件皆准此编判断,无事刑求以归一律。庶我民不至独受其亏,西人不得独蒙其利;并可徐图西旅归我有司管辖,以渐复我中国自有之权。此虽看似缓着，而实关系要害,宜汲汲图维也!

国朝初起东方,制刑宽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及世祖抚有中原,命大臣定律。当时议纂诸臣学识浅陋,未能仰体皇仁，因仍故明惨法。遂至斩决之上有凌迟,斩决之次有绞。凌迟极刑,非唐、虞、三代所有,岂宜行于盛世？绞之苦闻甚于斩,则名轻而实加重矣。闻西国决犯有击脑、闭气诸法。击脑者用枪正对其脑,弹击可以立毙。闭气者闭之小室,令新养气不得入,可以渐毙。皆远异斩、绞之惨。今宜除凌迟律,犯此者改为斩决。除绞律，

犯此者改用西国击脑、闭气法决之。并除父母、兄弟、妻子连坐律，以仰体列圣仁慈之隐，继其未及改定之志。则三代后未有之仁政自我朝开之，亿万年不拔之基在是矣。至今法审犯，必取其招供为凭，致问官动用非刑逼招，痛昏之下，何求不得？若已确知其情，又焉用招？宜除取招供例，无论轻重案件，但令问官详查细审，求情定罪。除笞杖枷及责掌责嘴之件外，其余一切刑具及各衙门自制私刑，着悉行烧毁，示永不复用。内、外掌刑官及非掌刑官敢有私藏旧刑具，或私制新刑具者，斩立决。此亦除惨之一大端也！①

① 从"归安沈粹生云"到"此亦除惨之一大端也"，是十四卷本《刑法》篇的附录。

狱　囚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哀痛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饕飧。贫困无聊，流入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斩、绞① 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

近闻各直省州、县多设有自新所，以处轻犯，法诚善矣。倘更能参用西法以推广之，使军、流以下皆得自新自赎，则保全必多，办理亦易。全政体而广积阴功，当亦仁人所深许也。

以西例较之中国，虽法有轻重，律有宽严，而充工一端实可补今日刑书之阙。考西国罪犯工作亦有数等：有狱中之工，有狱外之工。狱外之工，男则制造百货，女则纺织、刺绣等事。凡一犯入狱皆须习学一业。素有业者即于狱中执其本业。所获工资半给犯人私用，半归狱中公用。其有禁拘暗室，独作无用之苦工者，则罪情重大，务以劳苦之而已。狱外之工，如建炮台、筑监狱、开荒地，皆可由狱官监督而为之。如汉时城旦鬼薪之类，古意之未尽亡也，实本于《周礼》，而推究其原，周礼

---

① 八卷本将"斩、绞"改为"军、流"。

以圜土聚教罢民。圜土狱城也，有罪者入之，令其工作，俟其能改而舍之。夫莠民犯法，半迫饥寒，拘禁而生理益穷，释放而依然赤手，欲须臾缓死，必故态复萌。若不预为代筹，罪满仍无生路。故西人之治狱也，谋杀叛逆则缢杀之，余多罚锾。无力罚缴则系于狱，与凡已定军、流等犯，依律所限年份，稽其工作，如捆屦织席等事。其有素习工艺者，使各理旧业；顽蠢罪重者，则充一切卑贱劳苦之役，如除秽、砌路、修桥、筑垒之类。皆酌给辛工，派董经理，所食每日足敷糊口，留其所余，于罚满发放日，按名计数发给，俾得谋生。始治以应得之罪，终予以迁善之资。谁无天良？能不激励？至于牢狱拘禁之所，葺其房屋，勤其扫除，不使湿蒸破漏，以免受病而便作工。更设有浴堂、病馆，使医士掌之，地方清洁，饮食适口，其曲体人情若此。

或谓："中国罪犯险诈，监狱辽阔，严为防范，尚虑脱逃，安能仿行西法乎？"不知泰西犯人在内执业，仍高其墉垣，严其约束；即在外为工者，亦伍耦有数，出入有节，稽查督责，健役相随。但于法外施仁，原不因仁废法，正无庸鳃鳃过虑也。

更有一法可以上下交益者，如令罪犯修治道途是已。今中国道途崎岖破碎，多未兴修。就近者言之，则一邑有一邑应修之路，一郡有一郡应修之路。就远者言之，则津、京一带为南、北孔道通衢，官宦绅商士庶必由之路，乃或凸或凹，或窄或斜，平日两马一车已极迟缓，一遇霪雨则道途泞滑，时有倾覆之虞。诚谕令地方官各按所辖地段，遣令流徒各犯兴修，酌给微资，代为收存，俟罪满之时发给，俾日后得以作本谋生。则必不致恣意妄为，复罹法网，而从此周道坦坦，履险如夷矣。惟修路宜仿西法，西人修路下皆平铺石块为基，或立或侧，或阔或狭，再以碎石及泥土

平敷其上，用人、马、机器拽铁碌碡往来旋转，压之愈重，则路愈坚平。其路中高旁低可免积水，广阔以五尺为率，而城市繁庶之处则有阔至二、三丈，四、五丈者。要皆平整坚固，所用之石以文理细密、质刚性韧者为佳。中国可用砂石、花刚石、青石，质虽不硬而性粘，其屑末著水与灰同功，用以铺路亦为合用。所铺之石厚至六寸或一尺，极重之车悉可通行无阻。

今果仿其法而行之，不惟无反无侧，正直荡平，并使各处狱囚练其筋力，调其气血，励其精神，不致常处覆盆，易生疾病，岂非一举而两得者耶！

查西律钱债之案甚宽。凡被人控告无钱清还者，虽贵如总统，亦可将其存欠帐目呈官报穷，摊数了结。如其所报帐目不符，查确有钱银寄顿别处实据者，即治以棍诓人财之罪。若不报穷，论欠数之多寡，定监期之短长。大抵至多监禁一年而已。其伙食银由原告按月送交司狱。倘逾期一日不送，狱官即将监禁者释放。或有不愿食监中之伙食者，准其在外自办，早晚送入。

凡犯钱债案者皆同居一处，与犯别罪之人不得同处。其屋宇宽敞，楼窗高朗。每人铁床一张，毡褥、被单、棉枕，无不洁净齐整。按七日一换，任人互相过谈，看书、写字、作文，惟不许高声大叫耳。正、副司狱必每日到处一巡，如有地方不洁等物，当饬洗刷，若有病即饬送官医调理。病人各寓①一室。按月，官、绅士数人随同正、副司狱及医生巡查一周，如有巡丁勒索等情，准其告诉绅士，交狱官审办也。

我国如重商务，钱债与别案，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②

---

① 十四卷本将“寓”改为“居”。

② 从“查西律钱债之案甚宽”到“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系《狱囚》篇的附言。

【附录】《书杨侍御〈奏请裁撤待质公所折〉后》①

天下事最足苦人者，讼狱也。服官者最宜讲求者，听断也。民不免争讼，即官不能免听断。讼事之兴，非皆直也，非皆曲也。苟听之不明，断之不速，则曲直何以分？民情何由得耶？即或曲直分，民情得矣，而或因人证未齐，或因案情反复，一人好事，拖累数家，累月经年，案悬不结。幸而水落石出，不特原被告之家产荡然，及牵涉之人亦赔钱受苦，失业废时。不幸而胥吏舞弊，问官糊涂，案情不得：今日审一堂，禁押如故；明日审一堂，禁押如故。致令人之欲讼不能，欲息讼而亦不得。虽人民好讼，予以羁押之苦亦属咎有应得；然问官不能早为断结，亦不能辞膜视民瘼之罪。

兹读夫己氏所记御史杨福臻奏请裁撤各省添设待质公所之折，深佩侍御之满腔仁慈，洞悉情弊。使问官之任意，胥吏之勒索，差役之凌虐，几如魑魅见形，莫逃犀照。所谓监禁以待罪人，而无罪之拘留，苦更加于监禁。刑具自有定式，而无形之凌虐，酷弥甚于施刑。历指近日各省待质公所之弊，拘押之苦，有令人闻不忍闻，见不忍见者。饥寒交迫，疫疠频生，尚为拘押人应受之苦。家人不许通问，则在官言官本该破除情面，免生枝节，亦为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差役之需索，本干禁例，而现在各省州、县之差役，虽各领饭食之费，犹若非需索不足以养赡，相习成风，牢不可破。官未必能知其弊。即知其弊，亦不能革除净尽，一若

---

① 此附录是十四卷本所增。

不忍绝其生路也者。相沿如此，若出一辙，故不能不作减等之想。

乃如奏所云，竟有横加需索，稍不遂意，即私肆凌虐：或将辫发系于秽桶之上，引其两手环抱，使秽气冲入口鼻；或置木盆而系之梁上，另以绳索牵簸，令其眩晕呕吐；或系两手大指，悬于高处，令其两足离地，经数时之久，手指长出数寸；或以烟熏鼻，使之刻难忍受。其他凌虐尚多，皆属不可思议。被押者多至瘐毙云云。夫重大之案，紧要之犯，自有内监禁押。此特不过田土银钱细故，暂时管押，以备时时质审耳，非内监要犯可比也。内监要犯或盗或命，非斩监即徒流，尚不忍其饥寒染病，故日给米粮以养之，冬日施棉袄以衣之，有病则由官医诊治，服药以疗之。命有一息之可延，为上者断不能一刻弛仁慈之念，不特体天地好生之德，亦以普朝廷浩荡之恩。偶有自然监毙，尚须请邻封莅验，备文通详，恐有贿纵、监毙、凌虐之弊。国家郑重民命，不爽分毫，乃曰公所较禁于内监为宽，即家人送饭送衣亦所不禁，而必不许家人通问。是被押者之饥寒，皆由差役胥吏饥之寒之，非押者应得之饥寒也。时疫之染，即广居大厦者亦所难免，况湫隘之地，良莠杂居者乎？而乃使不能举动，日闻秽气，高悬箕簸，使之呕吐难受，是被押者之染病皆吏胥差役日日疠之疫之，非自然之疫疠也。谓问官而知之耶？则当随时查究惩儆，断不致使吏胥、差役如是之狼狈为奸，被押者负冤莫诉。谓问官而不知耶？则方将谓公所之便，禁押之妥。恐其弊愈滋愈深，而积之愈重，返之愈难也。

然各省岂无廉明干练之员，何未闻据情上禀，历陈其弊者？大抵因循不振者，中国之习也；墨守旧章不思改革者，中国之弊

也。所以朝廷非不欲振作，而究不能周知，是疆吏蔽之也。疆吏亦非不欲振作，而苦于不能详悉，是州、县蔽之也。而州、县又为吏胥、差役之所蔽。即有爱民如子之心，恐亦难见诸施行矣。

今阅侍御此奏，将通行章程内添设待质公所之事，逐一明辨。且恭引道光十六年七月上谕以动宸听，虽不敢必其能邀俞允与否，而即此疏以观，已足为民请命，而体天地好生之德也。故欣喜而书其后。

鼂错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再[制]衣，则寒。”饥寒并至而犹不为非者，寡矣！然人之初生，性无不善，特失于教养，甘为莠民，即孟子所谓“无恒产因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也！”牧民者亟宜教养并施，以格其往日之非，予以谋生之路。若徒绳之以法律，窘之以囹圄，谁非赤子，而忍令其性命身家轻于一掷？且惩者自惩，犯者自犯，此与仁者立人达人之意，非大相背谬哉！

今为化莠起见，莫如于监狱之外，另设工艺学堂。凡犯罪监禁之人，教以学习工艺:上焉者雕刻、绘写、制造钟表一切器用;次者缝纫、纺织、刺绣、编制衣巾、冠带、袜履等物;下至搓绳、制线、绩麻、编竹各技。因材施教，曲予裁成。其本有技能，如成衣、髹漆、削木等工，仍听其执业。严为督察，每日限令作工若干，不许偷闲畏懒。而又悬定赏罚:勤者稍减其罪，惰者加禁其时。每晚请通达事理善于辞令之人讲学劝导，或举昔时故事，或将往哲格言，反复敷陈，罕譬曲喻，作其忠义之气，格其嚣讹之心，务使悔悟前非，释回增美。其所作之工，给予俸值，代为存留，俟罪满释出之时，全行给算。则蚩蚩之氓计工得值，技以精而可恃，心以感而知新。是被禁之时不啻代为造福，予以业而立基也。

或谓:“在禁囚徒，理应受苦，若令从事工艺，非惟监屋不敷，中国亦从

无此政。”不知古来在狱著书者殊不乏人。如文王之演《易》，韩非之《孤愤》，后赵中书令徐光在襄国狱注解经史十余万言。以近者而言，皖省赵廉访于自新所创工艺学堂，处置轻犯。苏州彦太守将所获流氓押入清道局，督令扫街。上海淫伶高彩云被禁后押令修筑马路。此皆近日之事，人尽知之。若能推广章程，实心办理，则化桀骜为善良，国无游民，人无废事，将见百艺蒸蒸。民之幸，亦国之福焉！①

① 从“鼂错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到“民之幸，亦国之福焉”，是八卷本在《狱囚》篇后增写的附言。

巡　　捕①

上古之世民风敦朴，浑浑噩噩，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后世则生齿日繁，品类不一，非有诘奸之善法，缉暴之良规，不能安善良而除莠恶。此泰西各国所以有巡捕之设也。考西法通都大邑，俱设巡捕房，分别日班、夜班，派巡捕站立街道，按段稽查。遇有形迹可疑及斗殴、拐骗、盗劫等情，立即拘往捕房，送官究办。故流氓不敢滋事，宵小无隙生心。即有睚眦小忿，口舌纷争，一见巡捕当前，亦各释忿罢争，不致酿成命案。而其禁止犯法，保护居民，实于地方民生大有裨益，诚泰西善政之一端也。

我中国自通商以来，渐知西法之善，独巡捕之设从无人创议施行。岂以祖宗成法具在，不可一旦而更欤？抑以声明文物之邦，不屑行西国政治欤？虽天津设有看街巡丁，然似是而非，名实不符，有其外观无其实效也。今中国各省奸民布满市廛，或名青皮，或名光棍，或名混混，或名流氓，总而言之皆莠民也。此辈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游手好闲，毫无恒业，挟其欺诈伎俩，横行市肆之间，遇事生风，无恶不作，不啻以拆梢为秘诀，以敲诈为薪传，皆因内地城乡无巡捕往来弹压，故敢肆无忌惮，愍不畏法。又甚者为哥老会匪，其党羽众多，布满长江一带，肆其胁箠之能，而犯案者绝少。盖不肖绅士往往为之庇护，差役更勾通一气，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坐地分赃，或以局赌为生，或以扒拐为事。语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粤匪之肇乱可为殷鉴，当轴者犹蹈习故常，不思除其根本，后患尚可言哉！除根之道莫要于仿照西法，设立巡捕。何则？从来国家所以御外侮者，在乎水师之精，陆军之勇；而所以遏内乱者，在乎巡差之密，捕役之勤。乃中国南、北水师，内、外陆军，训练不精，老弱不汰。敌至则望风先溃，固已有名无实。而于巡差、捕役竟至绝无其人。迨有盗劫等案，先事不能预防，事后但悬赏格出花红。耗费既多，仍难破案。盖所恃以缉犯者，专在差役，而差役之弊积重难返，民受其害，官被所蒙，举世如一邱之貉。平日欺压良懦，倚势作威，一切窃盗莠民反与之同声相应。所以地方不靖，败类日多。若一旦衅起萧墙，揭竿为乱，必须征兵剿捕，纵能殄灭，伤害已多。则何如广设巡捕于平时，藉以防患于未然，杜乱于无形也。

今宜照何君沃生所言，变通办理。每县设一总巡捕官，每一墟场、市镇、村乡、河泊俱设巡查帮办，少者一人，多者二、三人。每一帮办所统巡捕，皆以地方大小为定：小则十人，大则三、四十人，县城内、外则须五、六十人，方敷按段梭巡。其巡捕听命于帮办，帮办听命于总巡，总巡之署宜设于县署之侧。各帮办驻扎之处，必设电线或德律风以达总巡官署，俾消息之传递灵通，不难随机应变也。地方无事则帮办督令巡捕巡查街道，遇有违法犯禁扰及地方者，则谆谆劝谕，使民有所趋避；如固执不听，乃拘获究办。遇有整顿地方之事，可会同县官照理预先告诫详明，使民知所趋向，如古之司市、司虣等职是也。若地方有变，如劫掠、斗殴之事，巡捕须严密查拿，设法弹压，以免酿成事端。如不能止，则帮办以电报达诸总巡，总巡则一面申报县官，一面发电附近各处帮办，督同

协助，必使安靖而后已。若不幸有匪徒倡乱，非一、二帮办巡捕所能弹压，则总巡可尽调合邑巡捕，仍申请县官联衔飞请近处军营调兵协助。如此，则揭竿之变，乌合之徒，未有不立地肃清者也。

独是平日约束巡捕，宜严而不宜宽。盖舞弊营私乃胥役之长技，非大惩小戒、雷厉风行，不能绝欺蔽之端，而收振作之效。是当严定条规，每日应行事件必有一定时刻，违者必罚。巡捕未到差之前，须由总巡或帮办逐一点名，然后分派各处地方，认真办事，专为保护良民，查拿痞、棍。其有性情凶暴，办事怠惰，以及私受贿赂，勒诈平民，窝盗庇赌等弊，许民间据实指控，查明有据，立予重惩。庶几戢其狐威，穷其鼯技，防闲既密，弊窦可除也。然既有严罚以儆其心，尤当设重赏以励其志。巡捕如能奉公守法，不惮勤劳，由总巡随时记功。凡记功三次者削除差籍，赏给功牌。如果益加奋勉，不至始勤终怠，记功至于六次，作为异常劳绩，立即升迁帮办。其或终身当差，无功而亦无过，殁后察核事绩亦准削去差籍，其子孙应试、捐官与平民一体，藉资激劝。若帮办有功，则升总巡；总巡有功，则升州、县。如此赏罚严明，不难收得人之效矣。

难者曰："中国幅员孔长，如是举办，需费浩繁，款将何出？"则应之曰：是无难也。筹款之法有二：一曰用罚款。凡州、县衙门遇有案件，无关风化者，如田产、斗殴等案，一概准其赎罪。视犯罪之重、轻，定罚锾之多寡，均充开销巡捕等费。每至月杪，将收赎之数，支销之数，按款列明，登诸报章，以昭信实。倘有不敷之处，则就钱粮税钞项内稍资津贴，自能绰绰有余。或以罚锾之法西国盛行，我中国步武后尘，不免有伤国体。不知"金作赎刑"，《虞书》早垂明训。我乃以今复古，并非用夷变夏也。何容鳃鳃焉而过虑哉？

环游地球客述：美国纽约巡捕房共三十五处，二千三百人。每处九十二人，分二班，内副总巡四人。时交子正换班之际，总巡点名，排班而出，各人须将夜间见闻，次早报名登簿。见数人正获犯至，或饮酒滋事，或小窃。总巡询姓名、住址，另登一册，收入班房，分别男、女。四壁皆石，门为铁栅。本日获到六十人，内有幼年妇女七、八人，貌美衣华，共处一室对泣。询为赤身演戏，坏人心术，故在拿办之例。次早解赴公堂，罚锾具结而释。公堂审案处，亦有监房，分男、女、幼童三等，以处巡捕获解者。

公堂有台高三尺，有暖阁设公案，坐问官三人，各具纸笔，随问随录。旁一桌坐三、四人，为报馆记事者。案前立一人为传审吏。左设一椅坐原告或证人。犯人立栅外，案上左角置教书一本。犯人先取书置口边吻稍动，仍置原处。此即设誓无虚言之意。台下长桌椅五、六张，坐二、三十人，皆讼师、证人。堂下绅民数百人，任其观听。问官由绅民公举。每日必有数十案：或释放，或罚锾取保，或定罪后转送各衙门核定，或未了结，分别暂押监房，次日再讯。纽约城共有六处，规制井然。按泰西刑律应讯之案，多由刑官会同陪审十二人公同定谳，盖集思广益，不令刑曹独擅其权也。惜陪审者向于百姓中除职官教习及卑贱罪废外，自二十一岁至七十岁皆得书名拈阄，案牍向未练习，识见未尽通明，遇事秉命于刑曹，不能有所匡救耳。

各处所设巡捕，实于地方大有裨益。如中国仿而行之，何致有教堂滋事、两乡械斗、小窃劫案如此之多乎？〔**八卷本增**：考古之虞人、周官之条狼民，秦、汉之游徼，即今巡捕之谓也。晋、宋而后改为弓兵、差役，于是亲民治事之官皆倚若辈为耳目、爪牙之用。有蠹役则无好官，有干役则无良民。差役之害，指不胜屈。此西人所以改用巡捕也。

中国通商各埠巡捕：宁波、福建全用华人；上海、汉口什九华人，辖以数西人，数十印度人。上海一埠每一街口立一巡捕，车马繁盛之处酌量加增。一日夜分六班，每班管二时许。人携一角、一灯、一木棍，遇有盗贼，力所不能制者，角声一响，相率应援，巨盗凶匪立时擒获。凡巡捕应办之事一百三十余条。必觅保方能充捕，充捕后必熟读禁令章程。充捕三年无过，则

充暗捕，工资极优，故人乐为用也。

乃今之华捕则大不然。向之以木棍卫身者，今则有不肖巡捕辄用打人；向之必读熟禁令章程者，今则多不识字之人；向之下班无事必归捕房者，今则游手好闲，多不归捕房；向之循谨当差者，今则辄在公堂挟制官长；向之不准入弄内者，今则间或串入弄内，与流妓调笑。闻此等人多系不肖。包探又多系巡捕房门差之私人。人言不一，总之规矩懈弛不合章程，则人多同词矣。若夫包探之弊则更多：一包探多用数伙计，其人不过流氓之余党，无赖之萌芽，用以侦访酒楼、茶肆之间，敲诈拆梢，不一而足，得钱则不解报，不得钱则诬累之。及酿出事端，则伙计逃遁，而包探则推为此人吾早不用，与吾无涉也。种种弊端，闻者太息。

欲去其弊，宜重申禁令：一、凡包探宜令自行侦访。即用伙计亦宜将名姓宣出，庶不致人冒为。一、凡巡捕充后，宜令无事之时熟读一百数十余条章程。日本参酌西法，刊有《警察新法》一书。所用巡捕宜加慎选，戒其行为不肖，又戒其无故打人。工部局之在租界善政极多，而巡捕一端实远胜中国胥役。惟法久则渐坏，事久则弊生。附录于此，为总巡者告，有以警其后也。

今中国通商之区类为西人侵削，有明失其地；有暗失其地；有地未失，而已为西人管辖，与失地无异；有地未失，亦不为西人管辖，而巡防归于西人，亦与失地无异。

或谓："华官筹办巡防，捐款难集。"嗟乎！西人之办巡防，亦岂有异术哉？何以抽捐过于华官而人不怨？章程严于华官而人不怒？一言蔽之曰：办事核实而已。西人收一方之捐，即利一方之民；华官收一方之捐，一方之民不沾其利。此所以西人之捐项易筹，而华人之捐项难集也！〕

上海租界巡捕亦有为邻县拿获大盗，赃物完全者。可见捕房公事认真，章程亦善。若在中国地方，各绅商、差役，虽知有邻县、邻乡大盗逃匿到此，亦不敢露风首告，以防拖累无穷，又防该贼党报复，其赃物岂能不私不没乎？①

① 从"环游地球客述"到"其赃物岂能不私不没乎"，是《巡捕》篇的附言。又，八卷本将"上海租界巡捕亦有为邻县拿获大盗"到"岂能不私不没乎"删去。

罚　　赎[①]

《吕刑》一篇，论者以为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为此权宜之术以敛民财。今读其书，千载下犹见其哀矜恻怛之意。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所以示万世之治法也，存《吕刑》于训、诰、典、谟之后，独非诏后王哉。蒙窃谓虽行之百世而无害也。秦、汉以还，议刑名者或增、或减，代有更革。“金作赎刑”，其废也盖已久矣。太史公当被宫刑，以家贫不能自赎。是汉世犹有此风。后此斯少见矣。圣清因明律而损益之，实不外《唐律》十二篇之准则。五刑有赎，仁至义尽之规也，而罚锾之法乃未闻敷诸奏议，见诸施行者，或恐纵富人之恶，长贿赂之奸，而屈抑小民贫乏者之冤狱故也。

今西人杂处中华，刑法此重彼轻，罚锾此无彼有，宽刻相形，轻重悬绝，未免易生下民咨怨之心，而交涉案件亦每失其平准。老[庄]子曰：“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② 盱衡中外，似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也。况踵其法而行之有清讼源之道焉。进一解以参之，又得澄叙官方之道焉。

夫天生烝民，资财以生，故相依若性命。词讼之兴，发端于财者十有八、九，若详定罚锾一章，于五刑准赎而外，讼而虚者议

---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

② 此语出自《庄子·人间世》，“老子曰”应为“庄子曰”。

罚若干。其半入官帑，半归讼直之人。则始也以财肇讼，终反以讼伤财。稍知顾忌者，有敢轻蹈法网，健讼不休者乎？即梗顽之辈，既知有议罚之条，或亦重命惜财而弗敢轻肆其刁诈。且越礼藐法、欺压良善者多在巨室富豪，今罚减曲者之富，以济直者之贫，则均平之道得也。矧人之爱货财往往重于惜名命：刑辱之不耻，笞挞之不畏，而独至令其解贪囊舍阿堵，则较之剜肉断脰，弥深痛惜追悔。是罚款之严，尤甚于桁杨刀锯之猛也。而顾必谓其有抑冤长恶之患，蒙殊不信其然也。

或者难曰："吏治之坏，于今斯极。罚锾之法诚妙，恐适以饱贪黩之私囊，富者更易邀幸免。"不知朝廷立法，百官奉行，枉法贪贿亦自有三尺法在。是又贵能察吏耳。若吏不奉法，即无罚锾明条，富厚者亦何尝不屡以贿免也。今请更进一解焉，讼曲罚锾，讼直分锾固矣。若官吏上下其手，以直为曲、枉实为虚者，则准令含冤受罚者，得以赴控上官，遣良吏能员详查复审，询诸公论，断以舆评。若审明原审官贪贿枉法，即用其屈罚人者而什百其倍以罚之，除给还屈罚款外，余尽入官。其富户行贿者，则亦照其赇贿之数而什百倍罚之，悉数入官。有司之爱钱重于惜名命，亦何莫非富人类也：斥逐之不羞，除名之不惧者，至一旦迫发其私囊，将欲遗子孙、购姬妾、起园亭、为娱老资者，俄顷化为乌有，其痛恨悔惜之情，将有不可胜言。或因而有沟渎自裁者。是大计参劾之严，断不敌破吝惩贪之术妙也。摘录镜存子《治标庸言》曰："际此国用窘迫，岂无输忱报效者？如光绪三年，前署两广总督刘坤一于兼署粤海关监督后，自陈居官岁久，请以廉俸所余捐交银十五万两。奉旨：'刘坤一捐输巨款，为储养人才之用，定能公而忘私，力顾大局，殊堪嘉尚。'光绪九年，前大学士文煜明白回奏：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

廉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奉旨:'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又曾带勇之记名提督刘维桢,于三数年间报效海防军饷及鄂省购设机器、制造、枪炮局厂等经费银四十万两。近年顺直水灾,亦有司、道、府、县捐银万两者不一其人。以各直省现任暨优游在籍者,咸如刘坤一、刘维桢,则众擎易举,千百万巨款不待呼助,争相报效,理固宜然。"夫孰敢轻罣此网哉?故曰进一解焉,又默寓澄叙官方之微意也。然则罚锾是矣。

罚锾之条目将何如?则拟请饬下廷官、大理、三法司,会同妥议,参以周官束矢、钧金之例。除人命必抵外,刊布定章,示罚于无讼之始,谕罚于方讼之初。谳定之后,曲者、虚者,户婚之罚几何?田土之罚几何?斗殴之罚几何?诈骗之罚几何?奸情之罚几何?拐窃之罚几何?债务之罚几何?一切不应为而为杂犯之罚又几何?无资可罚者,即照篇中前论充当苦工。准事犯之轻重,制罚款之差等。毋或偏,毋或贷,上控复审仍虚曲者倍罚之。

州、县之罚案,月造报册上之藩、臬两司。臬司专主勘核案情,藩司则每季按册征提罚款存库。另款存储,以为教养民生、兴举各善政经费。取之于民者,仍还于吾民。国家与官吏莫之或私。且教养诸善政具举后,受罚者亦与蒙其美利焉!斯补偏救弊之方,即大公无我之治也。何病之有?

至如败军失律之将领,贪墨被劾之大僚,与寻常罪犯有别,是又宜斟酌轻重,分别惩办者。我国家自有权衡,非草茅所敢妄拟也。

医　道①

医之道，通于神明。自神农、黄帝以来，讲明切究，以导一世于和平，登斯民于仁寿者也。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藉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逞其聪明，高其声价，以谬传谬，以盲引盲。古法徒存，无能变通。此所以谚有“不药为中医”之说也。夫人当疾痛惨怛萃于其身，凡有血气之伦，孰不求生而恶死？乃世无和缓，竟以性命死生之重，付托于轻率庸妄之夫。一方试病，妙诩青囊，三指杀人，怨深白刃。言念及此，忍以医术一门列为方技，而小道视之欤！

考《周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疾医掌医万民之病，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考医之法，古制綦严，所以重民命也。

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实事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亦关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已！② 各国医学皆③ 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

---

① 八卷本将标题改为《医术》。

② 十四卷本将“然实事求是，推念病源”到“所不可不知已”，改为“然实事求是推详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於中国近世之漫无把握。关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③ 十四卷本将“皆”删去。

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凉，曰收酸，曰强壮，曰缓挛。皆由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十四卷本增：查西国医生，皆由医学堂出身，非医学极优考取一等不准给予文凭。即药院中制造膏、丹、丸、散及药水者，亦须由医学堂出身方准，不然该院药水无人买也！〕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然，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中国之官吏能如是之认真考验乎？此不若西医者一也。

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钟表轮机，非开拆细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是以西国老人院，癫狂、聋哑等院，遇有死者，许医局剖析肢体，穷究病症及生生化化之原，以教后学，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考中国神农以至华、扁，实为西医剖割之祖。如论脏腑之部位，即可知有割腹验看之事，特其学失传耳。① 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若西医者二也。

西医谓人之思虑、智慧、知觉、运动皆脑为之主，而脑有气筋无数，散布于五官百骸。何处脑气筋坏，即何处有病；衰

---

① 十四卷本将“考中国神农”到“特其学失传耳”一段注文改写为(改后仍属注文)：“考中国上古，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如此其神也！《列子》言，扁鹊之治鲁公扈、赵齐婴也，饮以毒酒，顷刻迷死，乃剖胸探心，互为易置，投以神药。既寤如初。《抱朴子》言张仲景之为医，尝穿胸而纳赤饼。《后汉书》言华佗精於方药，病结内，针药所不及者，先与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剖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疮愈。一月之间平复矣。他若仓公解颅而理脑，徐子才剖跟而得蛤。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实为西医剖割之祖。如论脏腑部位，即知有割腹验看之事，特其学失传耳。”

迈之人脑气不足，遂有麻木、昏瞶之病；幼小之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之症。而心之为用，专司乎血。心脉一跃，血行一度。验心脉之迟疾，知病体之轻重。中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西医则谓人之一身皆有脉络，血犹水也，脉络犹百川也。潮血来回无不震动，即无不有脉。夫血发源于心，运行百体，嘘吸生气，由肺复返于心，日夜周流运行不息。若按脉推求，决无是理。盖周身脉管皆由心系总管而出，散布于百体四肢，岂可以两手寸许之管强分寸关尺，谓五脏六腑皆系于此？且剖验两手脉位，其管大如鸡翎之管，循臂而上，渐上渐大，上至颈项即于颈中脉管通连，直达至心而止，并不与他脏相属。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耶？且直通一管，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紊耶？故谓一脉可验周身之病，则可；谓某脉独主某经之病，则不可。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此不若西医者三也。

治病之法：中医则曰木克土，治脾胃者，先平肝；火克金，治肺者，先泻心；水克火，治心者，先降肾。或曰三焦皆空虚之处，或曰六经有起止之方。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而尤以保脑筋、养肠胃为主。用药之法：中国多用草木，性有变迁。西国多用金石，质有一定。且无论汤、丸、膏、散皆属医生自配，较之买自药铺，品味搀杂，炮制不精，自行煎熬，不谙火候者，功用固殊矣！此不若西医者四也。

西医论略病症纷繁，内外诸症不下二千种。审察疗治医者之职，大要不外体质、功用二端。盖人之皮肉、筋骨合而成形，实之以脏腑，贯之以血脉，所谓体质也。一物有一物之用，无虚设，无

假借，所谓功用也。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必先细心体认，方能施治。其外症有刺割也，扎绑也，敷治也，洗涤也。事必躬亲，非心灵手敏而器具又极精良，不能尝试。如自开钳、血管钳、曲铰剪、直铰剪。刀则曰钩，曰割；针则曰探，曰坑；以及手钳、银丹筒，皆精巧利用，故于外症尤著奇功。其内症更持机器于腕中，以辨声音之虚实；置寒暑表于口内，以察脏腑之寒温。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且有医家报章，何人何病何法医痊必登诸报，以告后世。若遇疑难大症，亦皆登报以告高明。或七日一纸，或期月一纸。业此者购归观玩，互相质证，以尽所长。日本素学中医，今亦参用西法，活人无算，其明证已。此不及西医者五也。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谓宜考诸《周书》，参以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内证主以中法，外证参以西医。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肄业诸生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无玩无欺。先将《灵枢》、《素问》、《内经》、《难经》熟读，博览仲景、思邈及唐宋四家之成法，参以西国之图器剖割之奇方，精益求精，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以执照，方能出而济世；其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有能治疑难大证，卓著神效者，报明医院，颁发银牌、匾额，递加

虚衔、顶带，以旌其功；并将治法、病由登之医学日报，年终汇集刊刻成书。庶庸妄者不致滥竽，高明者有以自立。医之一道可与良相同功矣！

善　　举①

古者鳏、寡、孤、独谓之穷民，文王发政施仁，必先四者。《周礼》睦姻任恤，当日必有规制法度，厘然井然足以传之后世者。而惜乎书缺有间也②。

中国生齿日繁，生机日蹙，或平民失业，或乞丐行凶，或游手逗留，或流民滋事。近虽设有栖流所、施医局、养老院、育婴堂诸善举，然大抵经理不善③，款项不充，致各省④穷民仍多无所归者。小则偷窃拐骗，大则结党横行，攫市上之金钱，劫途中之行旅。揆其所自，实迫饥寒。亟宜设法扩充，官绅合力，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广为收恤，城市乡落遍立善堂。所有款项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绅士实心经理，酌定章程，章程仿善堂，岁刻征信录。多置田产，藉供饘粥，广葺厦屋，俾免风霜。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少年强壮之夫，则官为资给，督令垦荒，国家可增赋税。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此也。

---

① 八卷本将标题改为《恤贫》。

② 八卷本将"而惜乎书缺有间也"改为"惜书缺有间不可考矣"。

③ 八卷本将"诸善举，然大抵经理不善"，改为"诸处，以惠元元。大抵经理不善"。

④ 八卷本将"各省"删去。

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十四卷本增：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闻英人密尔登云：英国有富家妇，夫亡遗资甚多，其创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及置穷人贩卖零星物件之地，共费银一千五百万磅。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而其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

即以养病院言之：屋宇宽广，洁净无尘，病人到院就医，医药、饮食之需悉出诸医院，医生不惮烦劳，役人不避秽恶，曲加体恤，以愈为期。

育婴堂以美国纽约为最善：房屋百余间，男女自初生以至七、八岁，常有数百人，多或至三千人。每楼十六榻，二榻相并，一卧婴儿，一卧乳媪，衣服精洁。男女四、五岁即使识字读书，教作小玩物，以开其智慧，六岁至八岁女师教以歌诗，舒和血气。俟及岁时，量材荐事。每岁经费约二十六万元，半出公家，半出善士。俄国育婴堂，抚养之道揣摩体恤，无微不至。常有富贵之家，患家中自养无术①，出资相助，兼以自托者。

义学堂则贫家童子自五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塾，兼习工商之事，不学则罪其父母，旷学则其师督责之，至再、至三，仍或不悛，则拘诸改过学堂使之省过。更有富人自制一船，招致贫民供其衣食，设监督之人，令其学习水师，限两年技成，分派兵船充当水手。

---

① 十四卷本将“无术”改为“不善”。

英之养老院，伦敦都城凡一千三百七十所，居男妇之老而无告者。月抽其乡租为经费。日给三饭：晨给一馒首、一茶、一牛脂、一粥，午加肉，晚加羹。血气衰者，医士谓宜酒则酒之。男外服黑呢，内服白布，女服什色衣裙，无异充裕之家，每礼拜一易，敝则改造。寝所宽舒，男女异处，夫妇偕则共一室。妇女未衰老者，令缝纫而货之，畀以十之一。有不愿居于内者，饭时乃集。有仅投一宿予一饭者，则别为一所。国主时一临视，或遣子女代查，以昭慎重。

老儒会，则读书寒士虑其就食为耻，继粟继肉，遣人致诸其居。

绣花会，则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赡，聚之深邃堂室，供给饮馔，使之纺绣而货之，禁男子不得擅入。

童艺院创于瑞典，继于丹马，后德国亦效之。每年两次令地方查明无业子弟，选其聪慧者，教以雕刻、订书等浅近之艺，限六礼拜学成。考验有效，集资以奖其师，而荐其徒于各工厂，俾谋衣食。

又有保良会，由妇女集金创设。凡有女子之飘流失所、沦入下贱者，设法保护之，或捐资以赎之。

疯人院：或因半生蹭蹬，一意贪痴，以致痰迷心窍，入院之后投其所好，以破其迷。如欲贵则奉以冠裳，欲富则聚以金宝，或择林园以优游之，置钓弋以消遣之，积久生悟，其病自除。每年院中或数十人，或十数人，时有出入，颇著成效。

训哑院及训聋瞽院：有残疾者① 能令其识字知书，就其所能

① 十四卷本将"有残疾者"改为"遭此疾者"。

教以工艺，补天有术，施惠有方，用心亦良苦矣。

法国京畿内善会五区：一为施医院，一为济贫所，一为养老所，一为育婴堂，一为疯癫院。所用上下执役人等六、七千名，每年所需经费约一百万磅。其费四分之三由善士捐助，其一分则由工部局拨给。司其事者皆平日笃行好善之教士充之。

美国有劝世会、义学会、戒烟会、抚孤会、养老会、恤疯会、化罪会、防恶会、劝和会、恤贫会、劝农会、虞后会，经费或筹诸国帑，或捐诸民间，莫不经纬详明，实心经理。有保险公司，凡水火、盗贼、房屋、宝物无不可保，人之死、生、寿、夭，亦可出资以保之。

德国则有专保百工之险者。保险之法：凡七日抽工银数厘，厂主各助数厘，国家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或弱、或疾病、或受伤，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赡。在工人以平日之浪费略加撙节，幸而此身无恙，即可周济同人；不幸自罹灾厄，则一身既延残喘，妻孥亦免饥寒。利己利人莫善于此。而水火、盗贼诸险，可由此而推矣。

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迹其意美法良，实有中国古人之遗意。

今中国各省或未及举行，或办理不善，堂堂大国，穷民塞途，黑索赭衣，为海外远人所窃笑，抑独何哉？或曰："如款项无所出何？"而不然也。夫中国各镇、埠，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动辄肇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恤茕独乎？

苟得贤有司实心实政提倡其间，复得好善之绅商任怨任劳经理其事，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之好善，谁不如我？风行草偃，谊美恩明，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于寰区，穷民绝迹于道路矣！为政之要首在得人，独奈何畏难苟安，自私自利者，靦然人上，充塞两间①，〔十四卷本增：竟〕疾视斯民之流离死亡，而漠然无所动也！

【附录】　杨然青茂才《论泰西善堂》②

查中国户口不下四百兆有奇，较之百年前增三分之一，而土地不加广，生计不加多，非惟不多，且日少焉。何则？自道光年间大开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来，操贸易之权，逐锥刀之利。民间生计皆为其所夺。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苍生，业此为生者何可数计。自洋布、洋纱入口，土布销场遂滞，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帆船亦为绝大生业，当其盛时，北至天津、牛庄，南至八闽、百粤，凡舵工水手恃以养赡家口者尤多。自轮船入华，而帆船之失业日众，帆橹之影几叹无矣！近来中国贫民之多，职是之故。

为今之计，非仿西法以设善堂不足安流民而规久远。曩者，泰西各国亦多贫民，未经安插，流离日众，邪僻日多；自设善堂后，游惰渐少，礼义渐兴。况医院善举也，善堂亦善举也，岂医院可仿西法，而善堂独不可仿西法乎？仿之若何？曰：西国善堂法

---

① 十四卷本将“者，靦然人上，充塞两间”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此篇附录的标题改为：“附录杨然青茂才《论泰西善堂及英国济贱人数》”。八卷本标题又改为“附《论泰西善堂及英国济贱人数》”。

良意美，而其规制不外乎教工艺、严部勒、洁居室、别勤惰而已。

曷言乎教工艺也？各国养济院宽敞异常，地基数百亩，司事数百人。所教工艺男女不同：男如做靴鞋，理破布，制木器、铜器、铁器等物，为一等；聪明者，教以印书、绘画、制造、织造之细工，为一等；粗愚者，教以农工、种茶、种谷、垦地、肥地、兴修水利之法，为一等。女工，有作绣货缝衣裤者，有织布者，有纺线者，有修皮者，各视其性之所近，曲成不遗。艺成愿住院者听，否则准其出外谋生。司事无需索，贫民无拘挛，即毫无伎俩者入院数年，技艺渐精，是以莠化为良，民皆向善也。

曷言乎严部勒也？泰西之例：凡有宴会，男女并坐不以为嫌。独养济院则又不然，如行军然，纪律严明，部勒整肃，男不得入女院，女亦不得入男院。男院自总管、教习、医生、司事皆以男司之，女院除医生男女并用外，余皆用女。所用者由众公举，不得滥用私亲，致生弊窦。另设一室专稽号簿，男女入院先至此室，用量身尺细量一周，注明年貌、籍贯，然后拨入某号房屋居住。择正人稽察，各居其室，各习其艺，不得有哗噪、闯越等情，违则严究。倘男入女院，女入男院，并责教习、司事约束不严，是以规模严肃，号令整齐，从无弊端也。

曷言乎洁居室也？院中另辟一园，多种花果树木，和阴阳之气，而消疹疠之灾。每日进园小步数刻，或跳舞、打球，以舒筋络、活血气。所居之室大小宽窄各国不同，皆洁净无比，粉壁洁白，装板去潮，并设吸水管，煤气灯，灯头在墙内，墙外有螺丝钉司启闭。夜间熄火皆有定时，以防意外。地底设总火炉，各屋皆设铁筒轮机激放暖气，以代火炉。夏间则闭总炉，以大轮搧风，

仍由壁间铁筒而入。冬日为暖气筒，夏日为风气筒。另有浴堂，七日必浴。被褥亦七日一换，室中器用甚备，按日打扫，绝少尘埃，故少疾病。

曷言乎别勤惰也？男女作工皆有定时，晨起后若何，早餐后若何，晚餐后若何，有条不紊。勤者奖，惰者惩。有用纸牌者尤为美善。法于公事房悬一牌，初至者书名号，用十色纸刷印，分别等第，插于牌上，视其勤惰，逐渐推移。月使本人进内观牌中名次，俾知奋勉。初进时怠惰者为黑纸，是乃最下；换至白纸，其人已勤而有功；倘再加勤勉，即奖以物，荐以事。是以人皆感化，莫不勤奋有为也。又有习正院，即中国自新所幼男幼女失所无依，及性成顽劣父母不能管束者，皆由院收留。先化其顽性，次教以读书。美国习正院屋约三百间，除办公房外，男院一百六十间，女院八十间。楼皆四层，屋亦洁净。男院教者男师，四十人一班，教以读书、识字、习学工艺。女院教者女师，诲以读书、识字、缝纫、烹煮之法。每日工课有定，部勒亦严，学成后许其父母领出，无父母者由总管代为荐事。法至良也。

以上各法如中国官绅能仿而行之，则凡不教之民必将渐摩而化，奋勉自新，岂非天下之福哉！

按善堂工艺所，余于昔年与江、浙、闽、广各同志筹办直赈义捐，颇为踊跃，经南中放赈善士将余资及核奖之款，禀请傅相在天津设广仁善堂。当道复筹款协助，非但义学、施医、施药、施棺，且收养无业小童，教以工艺，织有藤器，刻有善书出售。惜规模尚未宏敞耳。

窃观各省富绅积财以贻子孙，不三代而尽散。何妨仿设善堂，收养万人，立德立功，名垂不朽乎？余夙有是愿，恨无大力以

为之。人各有心，心同此理，愿以告① 诸天下之多财而好善者。

穷民无告，无国无之，或因残疾所驱，或为饥寒所迫，是在养民者有以保之耳。英国通国穷民分为两等：一曰残废，一曰贫困。而残疾、贫困之中又分幼童、成人两种，兹以历年比较，照录于左：

一千八百六十年，幼童之残废者得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二名，贫困者得十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名；成人之残废者得十万有一百十四名，贫困者得六十一万四千一百十五名，共得大小八十五万一千名。一千八百七十年，幼童之残废者得三万有三百八十九名，贫困者得十六万三千七百名；成人之残废者得十三万三千九百三十五名，贫困者得七十五万有三百六十七名，共得一百有七万九千三百九十一名。一千八百八十年，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六千九百九十一名，贫困者得九万九千二百三十七名；成人之残废者得十六万二千三百十三名，贫困者得五十四万九千三百九十九名，共八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名。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三千九百有九名，贫困者得七万三千五百十八名；成人之残废者得十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名，贫困者得五十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名，共得七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五名。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一名，贫困者得七万七千六百二十六名；成人之残废者得十七万一千名，贫困者得五十三万四千三百十五名，共得八十一万有一百三十二名。一千八百九十年，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五千九百十七名，贫困者得七万一千八百二十八名；成人之残废者得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一名，贫困者得五十二万六百六十九名，共得七十八万七千五百四十五名。

按泰西各善堂之宏敞，桥梁道路之整齐，一切经费皆拨自官库，藉以养民，官绅合办，故取诸民而民无怨，奉诸公而民不吝焉。惟养贫院所养者，非尽是鳏、寡、孤、独，凡废疾老幼及无告贫民丐食市廛者，皆为巡捕拘入院

① 十四卷本将"告"改为"质"。

中，择其材质所近，俾学浅近手艺，艺成足以自食，始令出院。亦有选其年幼精壮及育婴堂之幼童，令习兵船水手。务使各习一艺，则不至无术谋生，流为饿殍。

《英轺日记》云：英国富翁重贤不重嗣，有无子或子不肖者，临终将积产数百万尽舍建义塾及养老、济贫等院，措置载明遗嘱。自谓殁世无憾。询以祀事何人？则曰："吾舍资以成善举，虽千百载犹奉吾像于其地，奚以祀为？"语以祖父血食之斩？则曰："吾祖父养吾一人，吾以财养千万人，大孝即在是矣。"是以善堂林立，规模宏大，非独鳏、寡、孤、独，凡有异地难民皆有以分别养之。

有所谓老儒会者，皆读书寒士，虑其就食为耻，则赠粟赠肉，遣人致诸其居。有所谓绣花局者，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赡，则聚之深邃之室，供给饮馔，使之纺绣而货之，禁男子不得擅入，以远其嫌，保其贞。其他施医院不可胜计，经费皆绅商所捐助，不足则辟地为园，或会中演戏，约人往观，收其入门之费、坐次之资，以资弥补。有贵家妇女陈杂货，邀国主官绅往观。女子之美者当肆，货皆百倍，往游者必购数事而后可出，亦以其费充善举。又有富人收壮丁之贫而无依者于船中，供其衣食，设监督令其学习水师，限两年艺成，分派商船充当水手。不成者再习一年，仍不成则另教以熟习工商之事。旷学则督责之至再、至三，仍不改，则拘诸官监作苦工。

英属向来多盗，自善堂、义塾日多，各执所业，鲜有为鼠窃之行者矣。近闻东洋亦无丐食市廛之流，日以教养兼施为事，不容国有游惰之民。我中国除租界外，无处不有丐食游民三五成群，非强丐叫乞于市前，则烂足卧病于街道。

朝廷不知民间疾苦，以为有养老院、恤嫠局、育婴堂，可以野无饿殍。当道以其事诿诸绅士，视若无足重轻；绅士又从而染指其间，占为利薮。至如富绅巨室虽积产数十万至数百万，决不肯行一善举，一朝命尽，金银不能携带于九原，只可供子孙之挥霍耳。宜其为西人所讥笑，来鬼物之揶揄

也!

天下作乱之源,往往因失业游民乘饥蜂起。盖年丰则生计稍宽,衣食赖以粗给。岁歉则流离失所,壮者必散诸四方,即不自为盗贼,必为匪党胁诱。天下能无乱乎?

泰西各国政府知其事有所必至也。于是广辟商埠以浚利源,多开矿务以资人力,觅新地以赡贫穷,兴制造以裕器用。择地多造花园,听民游览,以舒其郁塞之气。广兴曲局,令人领会,以导其心气之平。尚恐其犯上作乱也,平时则派巡捕稽查弹压之,有事则盛设兵卫以勘平之。凡若此者,无非欲国家久享太平之福,亿兆各遂生人之乐耳。其富有财产者亦皆思深虑远,旷达慈良,相与慨捐巨资作为绝大善举。容纯甫观察云:"美国有富翁积财数千万,尽行拨作各种善举者。"令贫民讴歌思慕永不能忘,断不愿惟日孳孳,专为子孙计。语云:"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又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钱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惟积德于冥冥之中,可使子孙受用无穷。"西人好善者其知此道矣。〔八卷本增:中国民智未开,只知为子孙作马牛。尝闻有积蓄金银无数埋于地中,竟为贼所劫。亦有守至贼兵入境,如李闯所为迫勒财尽身亡。请富翁深详思之。〕以故善堂林立,良法美备。凡有衣衫褴褛、丐食市廛者,即为巡捕拘入善堂,使之各执一艺。纵城市间有乞丐,必须手摇风琴,或握鲜花,或持自来火以为赠贻。虽一望知为乞钱者流,亦觉有所藉手,而衣服完整,绝无污秽面孔以取憎于人。

噫!我中华未能也,此固见其立法之良,实亦善举众多,而后有此耳。①

---

① 从"穷民无告,无国无之"到"实亦善举众多,而后有此耳",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

僧　道①

二氏者，佛、老之名也。学佛者僧之徒，学老者道之徒。佛自汉明帝时始由天竺入中国。于时九重敬礼，公卿膜拜，流俗见而荣之。乃有求奉佛教者，明帝准其披剃，给度牒为沙门；女僧亦同，名曰尼。此僧徒之肇端也。老则中国所自有，相传始于老子，关尹子、河上公、魏伯阳皆其高足，由来尚矣。然徒虽代传，而实无道士之名，至秦初犹曰方士而已。其许民人出家度为道士者，亦始自汉，晋而盛之。唐妇女皆得入道，曰女道士。唐时多有以宫主、县君之尊而为之者。此道徒之极轨也。

夫二氏之教忽焉昌炽者，皆由于圣道之衰，儒术之蔽。自东周息迹，明王不兴，孔孟凄皇，世主莫能宗尚，于是泰山颓、梁木坏、麟笔绝、明辩穷。至吕秦之暴，燔诗书百家，坑儒者，延卢生、徐福之徒，其机已兆。降及汉武，侈然泰然，求神仙作宣室，极仙掌露台之奉，而文成、五利等辈风发而蜂起，乘势利为炫诱；及下诏轮台，途穷知悔，方士之风始少熄焉。

夫仙道贵长生，佛法贵无生。彼其世主始以一念之贪，欲永享万世之奉，故学仙求长生；及长生不可得致，而犹有畏死之一念者存，则佛法之皈依回向解罪释厄，又其所希慕为功德者，于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又将此篇删去。

是金人入梦，白马驮经，佛、老并峙，竟与吾儒之教鼎足而三矣。

历代以还，二氏互有盛衰。清时亦尝有沙汰僧道之诏，而卒至多方扞格，良法美意终不行天下，亦遂习与相处视为固然，虽宋儒极力辟之，亦靡见廓清之效，抑又何也？

独不思僧者何？凡以求学佛者也。道者何？凡以求学仙者也。而试推求佛、仙命名之旨，则佛者弗人也，绝类离群，不与凡人俦也。仙者山人也，隐遁空山，超人世而独立者也。考佛祖释迦当日舍一国之富、世子之尊而不为，而决然舍父母、背妻子，趺坐灵山，六载成道。老子当周衰，弃柱下史官，舍中国而不居，骑青牛出函谷，远辞人境而隐。其独善其身，视举世繁华富贵、声色货利莫可浼焉者仙、佛悉同，不可谓非希世之畸人，猛烈之丈夫也。故佛号大雄，仙称大觉，良有以矣。

间尝博览二藏，穷究丹经，则见夫佛之宗旨以绝欲出尘为始基，以忍辱受苦为功行，积久而能明心见性为入门。百尺竿头再须进步，则又以粉碎虚空、真如妙有为般若波罗密多，译云：大自在也。至此乃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必至六尘、六识灭尽不生，始能直超彼岸，立见如来，名曰脱离垢境。向上犹有精进不已之功。功德圆满乃能成佛，未易悉数也。仙之宗旨大同小异，亦有顿渐之分，三乘之别。其要旨亦以绝欲离尘为始基，积德累行为功果，以通关筑基、炼已纯熟、长生不死为入门，向上力追大乘，以结丹还丹，结胎脱胎，出神直返，到胞中浑沌之天，为七还九返。更进而益上，面壁还虚，自有入无，无无亦无，始能与天合体，历劫不磨，其功程之次第，无一非大难事也。

要之仙、佛同源，佛法详言性，而略言命，然《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则已微露其端。《道经》详言命，而略言性，然

《关尹子》及《清净经》、《心印经》、《悟真外编》亦颇略阐其妙。总此二家，胥不离心、性二字。彼夫巢由之高远，渊明、宏景辈之旷达，庶乎近之。若琐琐焉屑屑焉，谋衣食、求安逸、骄气多欲、贪色淫志之徒，其去此不啻天渊之隔，譬之染缁求白，搏沙作饭而已。

虽然，仙、佛尚矣，后世之求学仙、佛者，自必酷慕乎仙、佛之超卓，希追随乎仙、佛之高躅，如是斯不愧其徒也。顾何以今之学仙、佛者，则又有大谬不然者何耶？其名则是，其实则非。名曰我明心见性也，而实则利欲熏心，豺狼成性。名曰我修真炼性也，而实则疏懒为真，色食为性。失志则打包云水，乞食江湖；得志则登坛说法，聚众焚修。于是逞其才智，募化十方，轮奂而居，重裀而坐，膏粱而食，锦绣而衣。其善者则结纳名流，怡情诗画；其不善者则附托权门，夤缘当路，通声气，市权利，或且聚狂徒，逞邪说，窝盗寇，干法令，与夫奸淫邪盗，凡乡党自好之流所龂龂兮不忍为者，而一切身犯之。犹哆哆曰："吾体佛法慈悲广大法门也。吾得神丹秘诀普度群生也。"此所以弥勒、白莲、金丹诸教匪因风吹火、乘势蜂兴而未已也。是直以害世为劝世，杀人为生人也，谓觉人迷而一己之迷转甚，谓解人罪而一身之罪谁怜，即以二氏之宗旨治之，亦所必屏诸门外者矣。尚何学佛、老之有？尚何得称为佛、老之徒哉？

况僧道两门所聚徒众不下数十万，或众至百万人，男妇混杂，老少不伦，此其中愚若鹿豕，毒比蛇蝎者居多。而谓此辈乃能见发光地之焰慧，炼三花聚顶之阳神，与夫一切穷究阴阳造化之机，脱离生死轮回之秘，是则上智犹难一二觏，而固谓此辈蠢顽尽能晰兹妙谛耶？且其中缁尼、少僧、道童、侍者，类皆买自贫家，

或为愚父母所舍弃。襁褓才离，缁羽已著，三乘莫窥其灏瀚，九等奚识其渊源？人世之趣靡所弗贪，二氏宗门悉其厌苦，削足受履其何以行？刓方就圆其何能器？是聚数十万旷夫怨女，而为盛世之灾疠也。借使由此极其旷怨，决裂堤防，垢秽坛场，滓污净地，是又为治世之妖孽也。即皆不然，无故聚此数十万、数百万有用之人，而习此一无所用之业，安居而逸处，男不秉锄犁，女不治丝布，能文字者不列士林，工会计者不操商贾，而衣食宫室百物之取给，皆不能上叩之天，下资之地，是仍以有业之民为其外府而已，供其朘削而已。吁嘻！此后世王政之所以不能复兴者，良有由也。

且夫数十万、数百万之游民而无衣食，窃傍二氏之门户为生活者，非尽游民无生计，实乃惰民而不勤生计者也。其中真肯苦行希仙学佛者，百不得一，千不得百。又其中工文字者有书可读，习田事者有力可耕，习书算者有商贾之业可操，或有习拳勇能技击者有兵额之可补，行伍之可归，女冠及尼习女工者有蚕可丝，有布可织，就而拣汰之，三去其一矣。择其真心求仙、佛，确有所得，不肯再蹈尘境者，深山穴居，茅棚独处，任其高遁。今之僧道只知建醮超幽，敛人财物，未闻有行一善举如耶稣、天主教士设学校以教人，创医院以治疾者。即使独善其身，自修其性，亦当布衣素食，栖隐山林，何必于市朝酬应也哉！其年老力衰、多病残疾、幼弱未成丁者，改各州、邑大寺为恤贫院以处之，三去其二矣。所余一者，劝之不改，汰之不去，则不外昌黎之言："人其人"，"庐其居"，革其衣冠，配其男女，少长必均。即以布施之庄田，为计亩授耕之用，宫观之园圃，为种菜、种树、蚕桑之区，设员督监，勤则赏以诱之，荒惰则刑以儆之，蔑不济矣。

然后明颁教令，使至今以后，有学仙、佛者，除其独身隐遁，岩居穴处，与木石居、无关王化外，其余四民家居，喜奉其教，读其书，茹素潜修者亦听。惟断不得创宫、观、寺、院，召徒众，募布施，蓄财货，登台说法，衣冠歧异，以惑斯民之视听。诚如是，则惰者不能独逸，黠者不能独智，愚者不致犯法，强者不致干令。僧皆授室，尼尽宜家，无怨女亦无旷夫。王化之行，郅治之隆，端自兹始。

独不见夫回教乎！彼族虽奉其教，诵其经，而人伦执业不异四民，日用衣冠悉遵王制，惟不食猪肉等事，彼教自伸其私禁。故在上者亦安之而已。安见处二氏者独不可以如是治之耶？世有通人留心治术者，当不河汉斯言。

盗　　工甲午后续①

三代而下，刑措之风一见于汉孝文之朝，再见于唐太宗之世：除肉刑，纵死囚，仁政近古，犹有下车泣罪之遗。乃后世或訾议之，不知仁民爱物皆自神武不杀之一念中来，非尽属好名之举也。又何必沾沾焉遵亡秦苛暴之律令，方可大畏民志哉？历览古今罹大辟者，惟盗为多。周、秦以还，盗之为患不可胜数，小则胠箧掘藏，大且乱民窃国。张角、黄巢其尤显著者也。夫盗而至于肇乱，则不能不芟夷之，歼戮之，以昭一世炯戒。独是此作奸犯科之徒，本皆吾苍生赤子也。有饥寒之盗，有驱迫之盗，有黠骜之盗，有胁从之盗。妻号儿啼，谁则甘之？刑驱势迫，谁则安之？黠骜之徒，失所则梗教化，因才可效驰驱。胁从之类，受匪诱则为匪，经德化则复为良。《传》曰："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良非无术以处此也。考《尚书》有"金作赎刑"。此既详于《罚锾》② 篇矣。又曰"省灾肆赦，怙终贼刑"。盖民能迁善亦未尝不可宥之三也。秦时有以徒役罚罪人者。九江王英布故骊山之黥徒也。汉时有城旦鬼薪之类，皆以处夫有罪不可赦，而又无金自赎者，则罚作苦工以代之。各国狱囚或驱以修桥、整路，或令各执一艺。俄则将罪犯戍于边境，开疆辟土以实边防。有益于公而不戕其命，两益之善政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系八卷本所加。

② "《罚锾》"应为"《罚赎》"。

也。

今日海禁大开，华民赴南洋及出洋工作者不可胜数，虽英、美近有禁止华工之例，然如南亚墨利加一大洲，则有墨西哥、巴拉马、秘鲁、古巴、巴西各民主之国，在在需人垦荒辟土，招工之举有加无已。粤东及南洋各埠，业贩卖猪仔者仍复市利其间，驱诱善良远适异域。前者物故，后者继往，官禁虽厉，诱贩自如，为害良民，诚非浅鲜。与其禁之不绝，何如转移而变通之。官为经理，舍良民而谪匪徒，则善者可保生全，而恶者可加惩创也。

今拟请举同治五年所立英、法招工二十四款，光绪三年所立日斯巴尼亚招工十六款，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申议，明定妥细章程。自后凡各国不问有约无约之邦，但有招工之役，可先由公使咨会总署。其无约之国亦可请有约之大国公使代达总署分咨各省，各该省行下各道、府、厅、州、县，将所有谳定各盗案之犯，除下手刃杀事主之一人必须抵偿外，余皆解赴各海口，交外洋招工总理之人点验，装赴外洋。酌定做工年限，每名取回工价银若干两，交还该盗犯家属以为赡养。是则法外施仁，该盗当无不感激甘心者也。夫以中国不胜诛之盗，充外洋群欲招之工，群盗得其生，中国去其害，而贩卖良善懦弱之风，亦不禁而自戢。斯一举而三善备焉。此古圣王分背三苗，诛除四凶，投诸四夷以御魑魅之成法也。《传》曰："唯仁人放流之"，"不与同中国"。亦即此义也欤！

【附】 剑华道人论曰：吾读郑公《盗工》篇，不禁怃然而兴叹也。夫中国之多盗，一由于教化不行，止知齐之以刑，免而无耻。一由于民生未遂，无恒产斯无恒心，放辟邪侈，无所不为。故盗案日破，盗犯日诛，而盗风迄无休

止。杀者如故，犯者如故，而被盗害者亦复如故也。若得良有司孳孳汲汲讲求教养，先谋遂其生，次图化其蒙；则今日之赭衣桎梏者，安见非他日之孝子忠臣也。然此效非可急致，必十年生养，十年教训，而后可渐跻无刑止辟之风。

侧闻我国家奋发图强，已决计开办南北通衢及各省铁路，工程浩大，丁役所需甚夥，曷不即先移此等盗贼未伤人命、但取资财情节较轻可以网开一面者，悉下地方官，使按名造册解送工所，立工头以监力作。夫开其死罪，则必感再生之恩，授以工作又可得资生之计，稍有人心者断无不痛深怨艾，改莠为良也。爰进一解与前篇招工之议相附而行，唯当道者择焉！①

① 从"附剑华道人论曰"到"唯当道者择焉"，是《盗工》篇的附录。八卷本将此篇附录删去。

税　　则

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与各国立约通商，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于五两。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约甚轻也。迨后天下多事，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资军饷。厘捐最旺时，岁收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五百万，取于商者甚微，益于国者甚大，较之按亩加赋得失悬殊。无如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遂订子税之说①。查初办厘捐时，洋人之货亦在各子口征课，尚无异说。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始定洋货、土货一次纳税，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半税单为凭，无论运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征。其无半税单者，逢关过卡照例纳税抽厘。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

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论厘捐之轻重，纳报费之多少。托其出名认为己货，如洋人亏空，凡代华商报关之货不能控追，及代华人出名在租界所买之地，亦弄假成真矣。洋商坐收其利。有代华商领子口半税单者，有洋商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无厘捐；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

---

① 十四卷本将"遂订子税之说"改为"遂增子税之条"。

货，在洋人手则无厘捐，在华人手则纳厘捐，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不独诱张为幻，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己民之利权，于国体亦大有关碍也。查香港、澳门无征收厘捐之例，商贾多乐出其途。

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则洋人无所借口，华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或虑西人不允，请俟换约之岁预先叙明，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国自主之权者，准其随时自行更变，以豫为日后酌改地步。况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注说甚明。其二节云："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历考泰西各税额①，〔十四卷本增：各国之税无不随时变通：大约本国所必需之物，其税必轻，或免税，以招徕之。夺本国土产之利者，其税必重，所以保本国之利。凡无益于日用之物者，其税必重，以其糜费于无用之地，欲民间恶而绝之。凡物有害于民生，如鸦片之类，不准入口。至于税则随各国自定，而他国不能置议，欲增则增之，欲禁则禁之，以其货为内政而不妨由己订也。〕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亦有全不征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尚需纳规领牌。今中西和约，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查中国通商章程第二段：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面饼、熟肉、熟

① 十四卷本将"历考泰西各税额"改为"尝考泰西各国税额"。

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搀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烛、烟丝、烟叶、酒、家用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各物进口皆准免税。查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日本税关皆用土人。凡船用家用烟、酒等物照例纳税。往时出口税重，进口税轻，出口货少，进口货多，今则反是。凡所需外来之物皆仿西法自行制造，且免税或减税出口，使商务日旺，进款日多。我国无业者众，更宜设法仿行。又查日本来往货物必须尽由海关码头上栈，验税后方可放行，不准另设码头。内地〔十四卷本增：凡租界巡捕房亦归日本人经理，其猎狗、猎枪、猎地仿外国例皆有税纳云。〕各口已无洋船来往，严禁鸦片，不准入口，租界巡捕房、各国书信俱归日人经理云。①

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珠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虽加数倍亦不为过。查旱烟、水烟、皮丝、净丝、黄条、青条，各种岁销数十万箱，亦可谓巨矣！而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税，进口则加重，庶已货可以畅行而来货自形壅滞，然恐一时难于办到，则加重入口税、减轻出口税似宜并行者也。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

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查出口茶虽至粗者每百斤价值十两，亦须纳正半税关秤银三两七钱五分，连所抽厘捐，是值十抽五矣！进口货至贵者，例不过每百抽五，有失利权，大损国体。或全免出口之税。今日本已仿行之矣。其税于国中者烟、酒两项特从其重，他货或免或轻，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十四卷本增：国君

① 十四卷本将"各口已无洋船来往"到"俱归日人经理云"删去。

须保百姓利权，不为外人所夺，庶免生计日绌。〕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此又两国互立之法也。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

当日海禁初开，华人不谙商务，一切船只之进出，货物之稽征，皆委洋人经理，京都特设总税务司，〔十四卷本增：前上海英领事麦华陀云：今之赫总税司虽不负中朝之任使，第信之过深，于征税之余，复令经画沿海之灯塔、炮台，赛会事宜亦责其派人总理。在赫德感深知遇，原无扶持之隐、侵蚀之私，而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材可兼人，事难兼任，以赫德勾当杂事则可，以总税司分承他务则不可。何则？赫德不能不死，替人岂必尽如赫德，维持国计者必切深远之虑，斯立长久之规。〕各口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帮同监督经理榷政。税务司下又有帮办，自头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扦手，皆以西人承充，惟通事及办理汉文之书启、征收税项之书吏始用华人。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华人亦多精通税则，熟悉约章，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或谓："华人诚实者少，狡猾者多，用之恐滋弊窦"。不知税则既定，中外通行，耳目众多，观瞻所系，非若各省厘卡货税之数彼此不符。虽有奸胥，安能舞弊？

应请明定章程，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① 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① 十四卷本将"中朝国体"改为"中华政体"。

【附截录】 吴兴钱君辑《通商综核表·序》云①：约章所载，进口免税各物初因品物不多，无关税额，又皆彼中日用，无预华人，不予征科，以示曲体远人之至意。

讵向之专供旅用者，今则视为利途，非无司关者稍与争持，而总税务司动加驳斥。商利关税交受其侵。又若同一纸也、墨也、金银器也、毡毯也、衣服也、蜜饯也、烟叶、烟丝也，皆出口有税，进口则免。中外互市，贵取其平，免则均免，税则均税。苟取旧章而更定之，酌一进出皆税之则，坚持定论，彼必无词。况我国免税各物，大半为日本税则所不免。何西人于日本则甘于输将，于中国则每形崛强？折而服之固有词矣！

按西例：出口货税或轻或免，以期畅销土货，重征进口货税，以遏来源，保我黎民，毋侵害农工。未有舍己芸人、抑内护外者也。

又阅泾县吴剑华《续罪言》，其税务司一条云：按海关之制，既有老关以收商课，又有新关以收洋税。税课总归海关，而洋税则另用外人掌之。名曰税务司，积各海关之税务司而辖之以一总税务司，亦用外人，滥觞已久，无有悟其非者。吁！何其悖也！

夫创始之时，实以洋人货价非华人所谙，故不得不藉外人之力以助其成。今日大非然矣！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司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自以为不归关道辖治，俨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龃龉。而所用洋人扞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视华商。同为一色之货，竟估二种之价。于是华商怏怏而控之关道，关道皇皇而问之税司，税司茫茫而委之扞子，率从初议，使纳重税。关道瞠视之无如何也。于是转贿嘱洋商为护符，而华商之货皆洋商之货矣。华商既贿托洋商，则货本较重，不增价则本亏，价增而华商之货日滞，洋商之货畅销矣！

---

① 八卷本将"附截录吴兴钱君辑《通商综核表·序》云"改为"余阅吴兴积颐步生通商综核表序云"。

且广东各口往来港、澳等处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俟税关人役下舱查验。如系西人船主，则无庸候验。何薄于土人而厚于外人如此？而要皆一税务司阶之厉也。

方今天下洋务日兴，不乏深明税则、畅晓条规之人，苟使任关道者留心人才，时与税务司考究，选择干员而荐举之，以为税务司之副，责其学习数年，有效则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然税务司乃总税务司所辖也，不先去其总，则必多方挠阻，而关道终无事权，各税务司必存私心。此议卒不能行。

彼日本小国耳，昔海关榷税亦用外人，今则悉举而代之以本国官矣。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倭若①，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奸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查中外各国请外人为税务司监收国税者，只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而已。印度税捐以鸦片为最，昔为英商承办，太阿倒持，祸致失国。日本初聘西人协理，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我中国尚属如故。

考各口洋关正税务司三十人，署税务司十余人，代理税务司二人，副税务司又十余人，尚有征税、船钞、教习三项，分内班、外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华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西文且在洋关当司事者不少，何无一操守廉洁者可升为税务司乎？或谓华人难免舞弊。西人岂得尽善？不观镇江关洋人美生之事乎？如谓华人尽不如② 西人，何关道不以西人任之？岂十八省督、抚亦必将以西人为之乎？或又曰："吾非谓尽不如西人，谓如西人者少耳。"然则③ 何不于少之④ 中慎选而用之？又谓选择甚难。然则西人独不须选择，将尽人而皆贤耶？

剑华所论实获我心。余细考华人之舞弊者，大抵西人俸重足以开销，华人俸薄不敷缴用。且闻泰西各国无关卡，有纳税印花出卖，运货纳税者计银若干，即贴若干印花，关卡委员无中饱病商等弊。爰附录于后以备当

① 八卷本将"曾不倭若"改为"不如日本"。
② 十四卷本将"尽不如"改为"不尽如"。
③ 十四卷本将"何关道不以西人"到"然则"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少之"改为"其"。

道采择①。

【附录】《泰西征税论略》②

考泰西税项共分二大纲：一明征之税，一暗征之税。西书谓明税为直征税，谓暗税为曲征税，理亦可通。明税如一人应有产业几何，束脩几何，而征税几何。暗税如茶商受重税而茶价遂贵，布商纳重税而布价遽昂，使国家榷税稍轻，其价亦可稍廉。是则纳税虽在商人，而受亏则在所购货之人矣。所购货物不已暗中征税若干哉。若明向各人征税，则各人又恐不愿。此法征纳人既不觉而收纳亦简易。尝有人谓：征税之法皆宜用明征之法，即暗征之税亦可向购物之人征收。然各国皆二法兼用。

当一千八百六十年，美国明征之税共得百分之十六，暗征之税共得百分之八十一。普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四十六，暗税得百分之四十。奥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三十二，暗税得百分之五十二。俄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九，暗税得百分之三十二。法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十七，暗税得百分之六十三。西班牙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五，暗税得百分之六十二。荷兰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五，暗税得百分之五十一。葡萄牙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三，暗税得百分之五十。

观以上各国所征虽皆有明税、暗税之分，而暗税恒多于明

---

① 从“附截录吴兴钱君辑《通商综核表·序》云”到“爰附录于后以备当道采择”，系《税则》的附录。

②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附录”改为“附译”。

税。其税虽分明、暗，然有时为明、为暗颇难区别。有谓此税为明，忽有人谓之暗。有谓此税为暗，忽有人谓之明。故另有区别之法，法以家产、薪水、束脩等为明税，而以食用各物及一切需用钱文买卖交易皆谓暗税。既分明、暗二大纲，于是可详核其细目矣。

又闻征纳税项之要有五：一、征纳税款，须在国家总理税务之人，不能任人征纳勒索。中国有勒捐富户二、征纳须有定章，如轻重贵贱及收纳之法。三、办理宜公正，凡所收之税款皆宜作为众人有益之用，不可有私饱侵蚀之弊。四、征收宜均平，不可稍令偏多、偏少，使贫者输重税，富者输轻税。五、征收税款不可见利忘义。如国内一切奸恶有害世道人心之事，国家非独不禁，且又从而利之，征其捐税，是即见利忘义也。要之，势不可禁，乃从而征其税，犹可言也。如鸦片是也。可禁而不禁，从而征其税，乃为见利忘义。如闱姓博赌、西国榷酒酤是也。

若论征税之法应如何为最公最精，则甚难乎其言之。盖欲征税之法轻重多寡至极公极当之处，非详核国内各项人民每年费国家之钱物工役多寡，而后定其征纳之法不可。如农工贫乏之流远行跋涉，率多徒步，则街道不易损坏，而省修葺之费，有耗于国家者即少。若有乘马而行于途者，则其损坏街道较诸徒步者为多。若更有乘车而驰驱往来于途者，则更甚矣。然如此核算必不能之事也。又如商船行于海，国家须设兵舰藉资保护，岁中所费不资。此皆不能详算而定也。故各国之征税因此甚难，皆不用详核之法，只视其人之贫富而定。其征纳之轻重若视其家产贫富而征之。

其大要之法亦有二：一、均平征法。如一人有家产一千金，

征五十金，又有一人有二千金征一百金之类。二、增减比例征法。如一人有家产一千金者，征百分之五。即五十金也又有一人有家产二千金者，征百分之六。即一百二十金也其第二法近日尚未通行，然有多人皆愿从。第二法者以其贫富轻重之得当也。瑞士兰国有一城名拔苏，其处用第二法征税已五十年矣。

其征税之法又分二等：一、家产租利之税英国收赋税，随地价而定多寡。地赋共有五等：一曰印子钱。地土出入，国家例得转手微利曰印子钱。二曰传产钱。人死遗产传于何人，国家例得余钱款二百分中之一分。三曰地捐。四曰房捐。五曰房租捐。稍重，因其取之易也。二、俸禄束脩之税稍轻，因其得之不易也。是处家产租利之税定为每年二百圆美银，征纳百分之二。若每年得租利有四百圆美银，则征纳百分之三。若每年得租利有六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若每年得利八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分半。得利一千二百圆，则征纳百分之五。如是加增至一万二千圆，则征纳百分之十。自此以上其征纳之比例加增渐迟。至如辛俸之税，得产利之半耳。征税之法各处既不能为一，则征税之人亦各不相谋，因之意见亦不合。其均平征法之家，谓比例增法之家其法不善，因其中有数故：一用比例之法，视其人之贫富而增损之，则愈富愈重，不知将何所底止，卒至征百分之百分而后止也。故必须有一定停止之限。又谓富有者拥资甚巨，不能久居是处，势必迁移轻税之区。又云富有者居是处，宜将家产分藏家属、宗族各人，以轻其税。设一人拥资一百万，须征税百分之五十分，若将一百万分置宗族内五十人处，则每处只有家产二万，其征税之比例必甚轻矣。

以上征税凡二法，无论何法均须遵其章制，不得向民人乱征，使民无适从；又不可稽查时，故意欺肆，妄行恫喝，与民为难。所言征税皆其产利之税也，如家产之租利及辛俸、束脩是也。至

其本钱则不能征，若用此法则久之必至罄其家产归之征纳而后已也。凡征税不可扰害民人事业恒产，亦不可扰乱国内之贸易。又征税不可过重，但令敷国用而止。如国用忽然加增，则税项亦将加重，然亦不可任意将各项加增，故须预定其征纳之事物，何者易于加增，而后为常征之物，以便国用忽增之时而加重之也。不然则任意加增，如忽增米税、糖税，则米与糖必贵。天下贫者多，富者少，小民食力何以聊生，而闾阎因之不便矣。〔八卷本增：故孟德斯鸠学曰：定租税之纲领，须通国人之财产而分为三：一曰国人所不可一日无者，二曰国人有之得藉此以图利者，三曰即国人有之亦不必有益于国人者。第一则为政府者决不得而税之，第二则不妨税，第三则税之不妨稍重。近日租税之法，英国最为适中：略计贫人财产之额而免其租税，若无益之物则较有益之物料税更重。租税之法莫善于此。〕

查嘉庆年间，英法常有战事，国用糜费无常，度支短绌，故英人于国内无论何物概行征税，课法重而又重。然百姓虽苦而不敢抗捐者，以国家出入公而官无私弊，凡酌抽① 之数皆由下议院公议批允而后饬行也。

① 八卷本将"抽"改为"捐"。

厘　　捐甲午后续①

厘卡之设，由于发逆之乱军饷不继，征及毫芒，原属朝廷不得已之举，故议曰："军务敉平，即行裁撤。"屈计发、捻肃清垂三十余年，屡经奉旨裁并。无如疆臣总以安置冗员为事，初则藉口于善后，继则借名于海防。广东有海防捐、筹防捐、台炮捐、牙帖捐等名目，上海有落地捐、筹防捐。上海因有筹防捐，凡华商报关者须照洋关税纳半，所以华商之货概托洋人代报，免抽筹防捐，所谓为丛驱爵耳。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虽损于民而犹利于国。无如厘抽十文，国家不过得其二、三，余则半饱私囊，半归浮费，国家何贪此区区之利而纵若辈殃民乎？

近来内地局、卡林立，往往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或谓："商贾走私，见某处有卡则思偷漏，闻某处有捐则将绕越，此防而彼窜，东堵而西行，以致走漏日多，收捐日绌，故不得不多设卡以防之也。"然而，既设卡以防走漏，不得因防走漏而复加捐。今乃过一卡有一卡之费，经一卡抽一卡之厘，此何为乎？

欲纾商困则宜示限制。凡商贾过冲要之卡，既完厘后即给以凭单，所经分卡一体查验放行，不得重捐。倘前卡未及完厘，准在后卡补完，以示体恤。将无关紧要之卡一律裁撤，既可便民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写。"甲午后续"是八卷本所加。

亦可省费焉。所以论者谓，病民之端莫甚于厘卡。然而落地之有捐犹微也，莫患乎不肖委员从中勒索；照章之科罚犹浅也，莫甚于司事、巡役故意为难。此皆积弊之宜除者也。

迩来趋巧商人多有陋规之献，委员得其费则任意放行，否则必多方挑剔，司事、巡丁更同恶相济，狼狈为奸。商船之过卡者，每月赠以银钱若干，则查舱时便潦草从事，所载货物十成有以二、三成完厘者；其有不先纳贿者，则视之如寇仇，待之如奴婢，揩留刁索，无恶不为。

杨然青云：间尝参究厘金盈虚损益情形，而知其故有五：厘局委员大则太守，小则县令，似不致贪黩致玷官箴。讵知候补人员皆视厘局为利薮，钻营者有之，奔竞者有之，甚至贿赂公行，苞苴迭进，差一到手便以为此乃生财之地，机会不可失也。于是以多报少，百计弥缝，而司事、差役又层层尅扣，其实数上解者大约不过十之三、四耳。于库款曾何裨乎？其故一。

西人传教以来，民教动至龃龉，匪徒又从而煽惑之，往往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事定后则须赔款，或数千金，或数万金，至芜湖一案，多至十一万金。以有限之财，补无穷之累，虽抽厘日盛，其如耗费之过巨何？其故二。

商务旺则厘金多，商务衰则厘金少，此自然之理也。今中国商务尽为洋人所夺。查光绪十三年，进口货计一垓零二兆二亿六万三千六百六十九两。十四年，计一垓二京四兆七亿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三两。十五年，计一垓一京零八亿八万四千三百五十五两。十六年，计一垓二京七兆零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两。观乎此可知洋货日盛一日。夫西人货物多入中国一分，即中国商务多为倾轧一分，厘金不能日增，库款不能日裕者，职是故也。其

故三。

自讲求制造以来，需铁甚巨，需煤更繁，即以日本、英吉利、奥斯的亚三国而计，前年售煤至中国计二十六万八千吨，值银二百余万元。余如军械等类为数更多。夫以库款之所入止有此数，而耗之者正无穷，虽欲不绌也得乎？其故四。

郑州决口而后河患频仍，前后费帑不下数千万金，而又继之以灾荒，如山、陕之大旱，江、浙之淫雨，朝廷蠲免钱粮，拨款赈济，为数颇非小可，且大荒之后十室九空，物力既衰，厘金必减，是亦库款致绌之一端也。其故五。

有此五故，此所以厘金虽抽，终无裨于库款，何如酌量减免① 反可惠彼商民。

寓沪各商贾佥谓害商病民者有十：土产之物逢卡纳税，运之远方甚有税款视成本反巨者，土物不能远流。其害一。

凡货以速为贵，以鲜为美，凡遇关、卡必须俟其逐件盘查然后放行，过一乡越一城，逢卡三、四处者，则盘查之候已将一日，不惟时不速，而且货经其三掀四覆已鲜色全无矣，又将焉售？其害二。

丝、茶上市，则派扦手多人，如遇行人之有铺盖箱笼者，必饬之停车，翻箱倒箧，行同劫盗。其搜捕情形，有令人不堪者，致行旅为之裹足。其害三。

分卡棋布星罗，凡有肩挑负贩之流，断断焉必纳税，如有绕越则必指为逃捐，重索苛罚，甚有弃业而他徙者。其害四。

土货无捐，洋货有捐，有土酒盛于洋玻璃瓶者，即指玻璃瓶

---

① 八卷本将“减免”改为“裁并”。

为洋货，拟罚。其害五。

又自行携带手巾一、二条为卡丁所执，指为货样先行出卖，预为走私地步，亦拟罚。其害六。

有渡船搭客，报关之货斤两不符，不但该货被罚，更要全船充公。所以粤东佛山昔年有罢市之事。其害七。

有随带高丽参一、二枝，或零星自用之物，皆以为私，或插赃诬害执以苛罚。其害八。

菱湖各丝行与捐局议定，凡丝止税出不税入，盖乡人携丝至镇，卖不卖未定，断无先捐之理。有卡中司事，见乡人载丝赴镇，因其老实指为漏税，罚银数元，以后视为利孔，老丝客有不允捐纳者，该卡司事持竹片向丝客乱驱，几致身无完肤，事载今年闰月初七日《沪报》。其害九。

有客自远方返里，携带行李辎重，不知捐例，因被执罚，然倾箱倒箧为匪类所窥，中途被劫。其害十。

其余无故留难，得贿私纵，因苛罚而致商贾罢市者，不胜枚举。虽饮食日用之微，西人带入中国尚不纳分毫之税，况民间琐屑之物，顾可一一抽厘乎？

尝闻某处厘卡，凡食物及箕帚无不加捐，虽一、二件亦必措阻，不捐即强携以去。有内地设落地捐局，民间抱布入市，每匹抽厘八文，向章五匹起捐，少则不捐，今则一匹亦捐。有设海防捐者，一巾、一扇、一鞋、一袜亦捐，民皆苦之。试思大商巨贾资本重盈，稍稍捐取尚不致大害，独此肩挑小贩资本能有几何？亦任意苛求，毫无顾忌，或携其物，或取其钱。

是以鄂抚谭敬帅出示免抽杂厘并定章程数条：一为鲜鱼、鲜虾担，一为鸡、鸭担，一为鸡蛋、鸭蛋担，一为青菜、葱韭担，一为

柴薪、稻草担，一为果品、食物担，一为抱布匹求售者。凡估值五串以内皆准免捐，实为法良意美。拟请各处厘卡均照此行，无论何种琐屑之物，凡值五串以内，一概不准抽厘，则小民受惠良多，而于库款仍无损。盖琐屑物件捐与不捐原与国课无关轻重也。

更闻不肖司巡，更巧立各色名目剥削商民，如饭食等名色不一而足，无非为营私之计。即与辩论，彼且藉口于定章如是，并非格外索取，是使商民于正项厘捐外又多几许私派。谓商力能不日艰乎？嗟彼商民，何以堪此！为今之计，尤须严除积弊。除弊之法，首在选诚正委员。示之以赏罚，严之以考成。委员得其人自能严以驭下，而司事、巡丁亦不敢作弊。其有愿充巡丁、司事者，须纳银为质，并觅妥实保人，倘有不法事情，除罚去质银惟保人是问外，即行斥革，严加治罪，庶几罚一儆百，或不至鱼肉乡民也。

总之，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莫若将所有厘卡一律裁撤，并归洋关。鄙见于土货出产之处，加抽落地捐，及至出口时，再抽一洋关税后，则任其所之，绝不再征，以免洋人取巧。东洋人改造土货出口，西洋人用三联票出口，均为可免厘金之故。

至各处盐务，即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谓之盐赋，如田地之有赋税，由州、县官按亩征收。各官及兵勇巡船悉行裁撤，则节省耗费甚巨。

或仿外洋之例，出售印花，盖税饷，印花大小不一，小者如外洋书信馆之印花，俗呼为公仔头者。凡寄货物，提单、汇票论税之轻重，即粘印花之多少于货物之上，而无巡丁、委员勒索等费。

方今圣明在上，固已兴利除弊，泽溥苍生，矧兹理财之要图，

可不速加整顿以纾吾民之积困乎？①

子潜氏曰：厘金之弊罄竹难书。按厘捐之设，原为不得已之举。当夫粤、捻倡乱需款孔殷，国家用以济饷，能使削平大憝、重奠河山者，未始不藉商民之力也。原议军事敉平即行停止，不谓承平已三十年，而局、卡林立未见撤裁。加以各省办理不善，倚势肆法，任意抽收，以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负贩肩挑苛索不免，物价日昂，民生日匮。

其实资军饷者十之二、三，饱私橐者十之七、八，是以候补人员百计钻营视为利薮，而大宪亦藉以此项差使调剂属员，几若有其举之莫敢废焉矣。况多设一局即有一局之开销，多立一卡即有一卡之费用，上至总办、委员下至司事、巡丁，一切薪水、工食，其果取诸厘乎仰不取诸厘乎？此中耗费不问可知。

迩来叠奉谕旨将局、卡删并。在封疆大吏岂不欲仰体皇仁，恤商艰而纾物力，无如军饷所出，若将局、卡悉行裁撤，则各省善后经费何从措置？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也。惟是厘捐一日不撤，商困一日不苏。

欲救此弊，莫如以厘金并入关税，一次抽收。查通商定例：洋货进口，土货出口，每值百两皆抽银五两，为进出口正税。土货转运别口，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为复进口半税。洋货转运别口，在三十六个月内给发免单，逾期照完正税。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货，皆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为内

---

① 八卷本将“或仿外洋之例，出售印花”到“以纾吾民之积困乎”，改为：“或仿外国行印花税之法，其印花本有两种：一、活用印花粘贴各项单契之上，一以印花暗纹造入纸内，即为各单契之用。其征税亦有按纸及按值两法。事虽琐屑而利益於民颁[颇]多。譬如商家合同及地契、租契、揭单、汇票、公司股票等项，一经输纳印花，即作奉准在案，倘有事故到官，必为按律判断。如无印花者，为私告官不理，所以不需勉强，而自愿输纳。惟印税所取务宜从轻。英国一本土之税已岁收至一千数百万磅，中国地广人繁，所收当不亚此数。闻总理衙门曾向数大国录取章程，已极详备，胡不饬总税务司先从通商口岸试行，兴利除弊，以纾吾民之积困乎？”

地半税。乃查泰西各国税额，大抵以值百抽二十、四十为多。亦有值百抽百者，更有两国有衅多至值百抽二百者，皆视其事之损益以定税之轻重，从未有值百抽五者。今设一例，华商、洋商一律以值百抽二十为断。凡洋货进口，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土货出口，纳税于第一子口，悉照新章完纳，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而遂将厘卡概行裁撤，是举从前积弊一扫而清之也。在国家可省无穷之耗，在商民可免到处之征，实于公私两便。

所虑者，洋商或从中阻挠耳。然洋货纳税后转运别口，在三十六个月外必复完正税。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货，又有内地半税，今以一次完纳，虽若稍重而仍可加诸售价内以取偿于华民。且关税交纳后运入内地无守候验货之劳，无逐卡停留之苦，行运既速，成本亦轻，各国洋商亦未必不从也。①

【附摘录】 镜存子《治标庸言》②

查捐厘助饷，行之垂四十年，统计各省岁收共一千三、四百万，而局、卡林立，留难需索，委员十居三、四，司事十居六、七，商民受累滋深。今为严杜中饱，宜重征坐贾、宽恤行商，则捐项既免，零星商人亦自便易，业经户部陈奏，洵为扼要破的之论。

今日本订约内地通商，改造土货，于江南、浙西数百万厘金实受其害。此外各省亦难免牵碍，饷源所系亟应变计。谓：宜统裁水、陆局卡悉除行商厘捐，略师周官廛布之意，妥议章程于城、乡、镇、市捐征坐贾，不事烦苛，俾易遵从。

应请先颁恩旨，将米、麦、杂粮各种名目查明榜示永远免捐，而后将小民日用之物分别从轻，此外酌量加重，无论行栈、店铺

---

① 从"子潜氏曰：厘金之弊"到"各国洋商亦未必不从也"，是《厘捐》的附言。

② 八卷本将此篇附录删去。

一切货物，一律输纳，填给捐单。其已由行户捐过之货批发铺面者，呈验捐单。如分售各铺，由行户报明另给分单为凭。一经报明，任便出入。并举绅董设立商业公所，编号立册，凡有张歇随时登除，无分华、洋商人。倘有径向城、乡作坊交易者，以偷漏论，照洋关例拍卖充公。

其办运出洋及转别口，仿用报单运照，并参酌沿江五处章程，先就江南、浙西开办，推行各省，以视局、卡林立扰累，大相径庭。比之零星抽收，数目必无短绌。且苏、杭既行驶轮船装运货物，和约虽无拖带船只字样，俟议商约势所必然。是洋商轮船拖带船货只应照关章完税，而不能遇卡抽厘；华商轮船拖带船货既应遇卡抽厘，又不能不照关章纳税。既已报明江海关，沿途局、卡无能隐匿，不能不据关单抽厘，反不能如向来之减收少报，商困更不堪矣。是水陆局、卡之不能不裁而改征坐贾，亦时势使然也。

罗浮山人曰：致富之道，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卮，勿搜括税厘以病民而自病。既未能如西例免土货出口之税以广利源，凡彼口到此口之土货亦当照洋货税则一律免厘，粤东土货到香港转船出口至沪变为洋货可免厘税，无异为丛驱爵。庶免华商日鲜。若不设法维持，恐新筑之铁路及往来内河各轮船，徒为洋商广开利源耳。①

① 从“罗浮山人曰”到“徒为洋商广开利源耳”，是郑观应对《治标庸言》所写的后记。

捐　　纳甲午后续①

捐纳一途昉于汉之纳粟得官，本衰世之政，而行之于今几视为终南捷径。窃以为此必须改革者也。

何则？官所以维持公道，若私心不绝，则必公道不明。捐纳者仕版未登，债台先筑，势必剥民偿欠、蠹国肥家。其或称饶富、号素封者，而以钱买官，亦复同于垄断，纵使清廉自矢，亦不能取信于人。夫鬻爵卖官乃弊政之尤，此盖古昔权臣乘便营私，借是以窃朝纲而收物望，所谓拜爵公朝、受恩私室也。今之捐纳几同市道，明相授受固无虑此。且捐班中正多奇士，明白世事或胜于科甲之人。今欲一旦骤行废之，天下怀才求仕者，得毋因此而觖望？不知吾正欲使天下之人，人人皆可以为官，天下之士，人人皆可以从政。惟必先废乎此，乃能兴乎彼耳。

且夫捐纳之中，亦有数等。抱理烦治剧之长而屡试不售，怀御侮折冲之略而资格不符，捐纳不行则其人何以表见？矧与其奔竞权门、夤缘窃爵，孰若输资国帑得遂明扬？此捐纳之实情也。今吾将于数等之中，为取才之方而公之以选举。若存捐纳之一途，则才将以无所鼓励而自废。以废才而授之政，非所以重名器也。官者出与民间办一切公事者也，其人而有能，则人必乐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是八卷本所加。

其为官。是官无求于人，而人有求于官。夫至人求而后为官，名器之重则真重矣，其能副乎民望可知也，其能善于从政可知也。以是治民，民必蒙其福。盖其人地与民相近，情与民相亲，必能视民事为己事，而于职自无废弛，民自日征其悦服矣。官民一气，而世或不治者，未之有也。而非先废捐纳不可。

夫取才者视其法之真伪，以真法取才，则真才出，而伪才去矣。以伪法取才，则伪才进，而真才亡矣。今当振奋之初，事求实效必自官场始。而官尚清廉，必自废捐纳始。官之大患曰贪，捐纳者输资于国而欲取偿于民，求其不贪，安可得乎？夫国家不患有谋利之人，而特患其谋利之不善。盖利赖不兴则民生不遂，民生不遂则国势必衰。则何不令捐官之人转为商贾，作商得财，人皆仰之。作官得财，人皆鄙之。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自辨矣。

中国民殷物阜，世之席丰履厚者最喜于邀爵秩以为荣。捐纳若设，则国家亦有所资。捐纳者当给以虚衔，而不畀以实官，是或一道也。至于豪商大贾、巨室富家，或乐善好施，或急公奉上，亦宜宠之以簪缨，荣之以衣顶，以励庸流，用知劝勉，亦为情理兼尽，惟不可使之身临民事。

夫捐纳之弊，其害已至于不可问。即使旅进旅退无所短长，而捐纳之例存，则为官失治平之本领，捐纳之例废，则从政得称职之真才。张弛之机，实系乎此。

盖捐纳既停，则凡人一技之长、一艺之擅皆可以为官，而有志于技艺者无不见其专长独擅，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皆可以入政，而留心者愈众。孰得而掩其所善、没其所能？如是，又何俟乎捐纳也哉。且天下之才有以鼓励之则无限量，吾将以无限量

者收才，才皆入吾夹袋之中，是无才非吾才矣。盖捐纳留则才隘而私，捐纳废则才广而公，必然之势也。

民既不捐官而为商，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如利薮可兴、办有成效者，国家给以称颂功牌。若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国家许其报穷免究。如此而商务不振者未之有也。今华商之善贾，虽西人亦自愧弗如。捐纳一废，则善攻心计之流皆转而为斗智投时之举，而国家之阴受其利者多矣。

且夫人之所重惟利与名，使为贾者不得为官，则人或以商务为浊流而鄙夷不屑，乃为官者正不嫌其为贾，则人将以商务为正路而黾勉以图。商贾中如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况官由众举而来，磊落光明，此捐纳者之婢膝奴颜声价百倍矣。

故捐纳行虽欲求好官决不能得，捐纳废虽不欲求官，而官将辞之不得矣。且也捐纳废而后好官出，好官出而后公道明，公道明而后民志畅，民志畅而后国运昌。我国家宜知所务矣。

【附录】 王子潜广文《停捐纳论》①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袴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矣。其用资

① 八卷本将此篇附录删去。

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垣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

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派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资早已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

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以观其通否，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闻悉系倩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别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货贿也。其有不觅代倩、不纳苞苴者，则必墨污其卷，涂改其字，俾置劣等。盖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谓捐纳者原与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则汰之，是亦冤矣。况乎居官莅民独在区区之文字乎？其见亦僭矣。

为上游者独不可于接见之顷，询之以时务，试之以谳狱，示之以疑难案牍。只于数语之间，即可觇其才识。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蕴能堪治民与否，当必昭然洞悉。才者进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

无奈今之为上游者，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钻营为阶进，财贿为升擢，逢迎结纳为与畀，惟便其一己之利而已。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

原夫捐纳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捐纳之弊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靡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

治。

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将尽沙汰之乎？抑另试之以别事，使其各效奔走乎？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贤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其在他省则先以理财各事试之，果其不竞不贪而后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郑重而彼自奋矣。

或曰："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实政。往往见科甲出身者，仅知诵读时文，迂腐之气不可向迩，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而捐员之抚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多出之捐员之中。是则何途无才？捐员何不可与科甲、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

然则今日之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将从何出？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

吾以为无难也。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痛裁糜费，厘税各厂止设一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之，即以羡余归之国家。

且亦思：捐例日开，捐员日多，现已有壅挤之患，再阅数十年，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岂盛朝之所宜有哉？

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

如开辟矿务、整顿罅纲、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

呜呼！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绌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而利权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蒿目时艰，虽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至于无如何也！

停　漕[①]

三代以上有贡道，而无漕运。禹贡纳秸、纳稿、纳粟米不出五百里外。春秋之世，未闻转侯国之粟以赡王畿。秦攻匈奴，飞刍挽粟，率三十钟致一石。武帝灭朝鲜，转运甚远，率十余钟致一石。此漕务因军务而起也。初未闻官俸民食概仰给于遐方也。古之良法，一州之米即以供一州之食，求转输于数千里之外，迂矣！唐初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藉以养兵。元行海运，无甚劳费。明永乐九年，会通河成，遂废海而用河，劳民伤财几竭天下之全力。

国朝仍沿明制，二百四十余年帑项之耗耗于漕与河者不可数计。其设官也，有漕督，有中军副将以下各弁，有漕标兵，有各省督粮道，有仓场总督，有坐粮厅，有巡漕御史，有卫守备四十人，千总六十人，运丁数万，运河官、闸官四十一人，闸夫数千。其给漕费也，运丁各授屯田使耕，每船给田千亩，少亦数百亩。其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拆造，皆给例价。头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粮，运丁有行粮诸费。凡运米百石，例给耗米五石，银十两，以不敷用，州县给以兑费，积渐至七、八百两。民力竭矣。各衙有千总领运，漕督又岁委帮押官，分为一人押重，一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丞倅为总运。沿途有地方官催趱。又有漕委、河委、督抚委，自瓜州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员越多费越广。一总运费二、三万金，一重运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趱，费皆逾千金。至淮安盘粮，则有漕督之弁兵；通州上仓，则有仓督之经纪。加以黄河口额设官驳船，山东、直隶、通州、武清皆有之，合算不下三千艘。以及浚河建闸、筑坝。通盘筹算，非四十金不能运米一石入京仓。此漕运所以为无底之壑也。

究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定于天亦定于地也。米至京仓，岂能尽归实用哉？查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仅十之一。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转买杂粮。约南米一石仅合银一两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尚多赴领，其余领票转卖于米铺，石亦一两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征调，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万姓无数之脂膏，聚吏胥无数之蟊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险阻艰难，仅而得达京仓，每石之值约需四十两，或二十两，或十八两不等。而及其归宿，乃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饱。相沿不改，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

推原其故，朝廷深思远虑，以为岁无南漕二百万石流通，则一切杂粮必牵掣而骤贵，兵民必有受其饥者，故不惜繁费而为此。然自轮舶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中有米局，官中有米局，则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虑。

应请通饬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费一概带征，并归藩库起解。至旗丁京官应领俸米，或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按照市价，则每石折银亦不过二两有奇。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

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一切漕河之工程，海运之经费，漕督粮道以下之员弁、兵丁，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一律裁汰蠲除。是国家开销岁省奚啻千万，而反多数百万盈羡，官兵两项所领实银且较增于从前领票转卖之值。公私两途一举而均得大利，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亦何惮而不为哉！

即使虑及岁饥乏食，则每年提出盈余银数十万两，在津兑买南米，存储通仓，新陈互易，以为有备无患之计。其事亦轻而易举。如虑海疆有事，外人得以持其短长，恐将来官商两病，殆有甚焉，盖名为官米，则敌船可以捕拿，名为商米，虽仇国亦不能阻截。公法具在，有例可援。况米石可不在接济之列，是可不必多方顾虑也。

夫运漕之法，惟期事速费省，今漕河既塞，铁路未兴，惟恃海运以济京师，或以海氛不靖，运道不无阻绝之忧，议以陆运为代。然劳费百倍，且所雇粮车时有沿途载逃之患，非计之得也。或曰："海运行之数十年有效，盍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耗折百端。虽简于河运，而所费仍复不赀，约需二千数百万两，两湖、江、安尤巨。虽所耗在民者多，而国家所损亦不下千万。乃其归宿，石米易银一两。何苦令万家膏血掷之虚牝耶！

当今筹款万难之际，理财者何惜一举手之劳，改为折成库银，汇交户部耶？惟折银价值，宜随时划一，不得加多勒索，以致困民，方为尽善。惟当轴者所为鳃鳃焉顾虑者，岂以漕务人员、夫役无所仰食，难免滋事，故不敢发此难端欤？不知此实无足虑也。将来铁路既成，道途开辟，如开矿、垦土、筑路，地利迭兴，需

人甚众，又何虑难以安置耶？且拔大疽者，不顾小痛。以或然之虑，废经国之方，岂智也哉！况〔八卷本增：漕运废，则淮安农田不致因蓄水济运之故，乏水插秧，有“不荒于天而荒于人”之叹。淮安农田五月初栽秧，取水悉资运河，故江、安粮船例于二月过淮，四月过竣。如迟至六月过竣，漕督饬属闭闸蓄水，济漕上驶，淮地插秧无水顿成荒年。〕乎，其虑之可保绝无也。①

今河道北徙，漕运不复，海运亦非善策。惟折色纳官，实为利国便民。观前中允冯桂芬所著《折南漕议》②，查咸丰十一年奏奉谕旨，裁撤河督、河道并文武各官一百五十余员，汰除老弱弁兵。今河运未复已四十余年，与昔年南河各缺虚费③饷需情事相同，而今时④库藏支绌倍难于昔。其为应裁已无疑义〔八卷本增：矣〕。吾望当轴者尚亟亟焉以行之哉⑤！

---

① 八卷本将“乎，其虑之可保绝无也”删去。

② 八卷本将“观前中允冯桂芬所著《折南漕议》”，改为“吴门冯宫允桂芬，亦有南漕改折之议，谓京师为万商渊薮，发价采购，虽川、滇、闽、粤之产尚可咄嗟立办，故南漕诚能改运为折，将见近畿杂粮、江南米麦懋迁之商，必由海运连樯击毂而至矣。尝闻英京伦顿户口之众多於北京，其所需面粉、牛肉，大都来自外埠，不虑或缺，盖利之所在，人必趋之”。

③ 八卷本将“费”改为“糜”。

④ 八卷本将“今时”删去。

⑤ 八卷本将“吾望当轴者尚亟亟焉以行之哉”删去。

盐　务[1]

〔八卷本增：管子煮海为盐，知盐为民生日用所必需。齐擅其利，遂霸山东。后世盐归官榷，盐课为国家入息之大宗，久与正赋同隶司农之册。〕迩来盐课日衰，耗费日巨，设官愈众，商困益深，巡缉加严，私贩益盛，良由司榷务者不知改弦更张之法，徒多胶柱鼓瑟之才，此盐法之所以不可救药也。今天下皆官盐，而实则天下皆私盐。名曰缉私，恐缉私之人即贩私之人也。枭私、邻私、船私可缉也，官私不可缉也。故缉私之难，虽历代明君贤相经营擘画，终无善法。

查枭徒私运有大小之分。小贩强半滨海而处，每藉煎晒为业，捆载出运不过数百、十斤，弁勇缉拿指为土枭者也。其大帮动以数十、百艘，出没靡常。督缉从严则散，稍懈则又集，船上器械枪炮俱备，一遇官兵如临大敌。今日之缉私弁勇，捕土枭则有余，御枭匪则不足。其往来梭巡跟踪蹑缉，不过拿一、二土枭，起几包盐斤，聊以塞责而已。若枭匪之任意游行，形同叛逆，则熟视之若无睹焉。即饬守汛各水师协同剿捕，恐亦未能操必得之权。

治之之法，当密购线索，探知其私运约在何时，行往何地，预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调大队水师如期四集，务擒其所谓头目者，立行正法，再进兵搜其巢穴。如是略可安静，额销之引庶几渐复，国课或从此裕，然亦不过数年之间耳，非长策也。

天下产盐之地九，而课额以淮盐为最多，淮南岁额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余引，课银五百八十余万两，几居天下大半，故必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今淮盐不复，川盐价贱于淮盐，其引地既为川私所广占，于是湖北之荆、宜等属三府一州，湖南之澧州及岳、常各属，川私充斥。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仅纳银六分八厘一毫，淮盐一百三十五斤即应纳一两三、四钱，比川课加重十余倍。是淮盐销得一分几足抵川盐二十分，川盐侵越一分，即淮盐绌销一分。然则禁川复淮之议早行一年，即多得十数倍之课，司计者不能坐受其弊矣。

当此军饷紧急之秋，坐令淮纲有着之课盈千累万尽归中饱，岂不惜哉！似宜坚扼宜昌府属之平善坝以杜川私，凡楚地二州五府引地一概收回，岁可增淮课二百万。鄂省所悬十五万引，将来照章募商认运，可得报效银三百万两，是一转移间其利无穷矣。鄂省近除川私外，又有岱私由宁波运来，借外国旗号闯关而进，莫敢过问，因其无税而价较川私尤贱。

然则盐之为课，国家虽设官经理，而官私之偷漏愈多，禁之不止，其故安在？以只知一偏而忘所以利民也。淮盐虽贱而路遥，闽盐一斤值钱八文，淮盐出处亦不满十文。乃盐入江西辗转相贩，贵至斤值七、八十文。国课于一斤盐中所得无几，其所以昂贵者，盐商之息钱、盐船之运钱、盐贩之脚钱也。诚能设法造轮船、通火车用以运盐，则盐至江西稳而且速，余费皆省，江西盐价必减大半。私贩自无所利，不禁自绝。私贩惟以官之本

轻利重，于中猎取赢余，若官盐以改运而减价，则民皆买官盐而不买私盐。私贩无利可图亦将别谋生理。不然私贩便民，民方以私盐味胜而价廉。世之贪小利而不顾大局者，反袒私贩而仇官禁，势必私盐与官盐并行。差役且受私贿而不报长官，国课亏于胡底？

夫盐产于海，民食之而国收其税；谷生于地，民食之而官征其粮，其理一也。粮可就田以征，以谷之所出不外于田也。盐不能就灶而收，以濒海数千里随时随处可以为盐。故刘晏就灶榷盐之法可暂行而不可奉为常法者也，李雯就场定额之说，势亦有所扞格。

或曰：官既严禁之无益，不若令盐务诸员招集盐商详议章程，凡民间私煮之盐悉令收买，惟不准民间私相买卖，而为私贩者亦不至流为盗贼。此一说也，行之必未能见效。

或谓：盐课一项自来多弊，昔陶文毅公有鉴于此，奏裁盐院节商家之费使利源涓滴归公。陆公建瀛亦于淮南踵行之，课额不缺号善理财，顾至今仍未能概行禁绝，官盐因之不旺。不如悉罢诸局而听民贩卖，国家但当妥议新章，于出盐之地，每场、每井每岁酌收银若干而听其所之，自无偷漏之弊。其法虽可行而未善也。

或谓：不如悉去官、私之名，但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谓之盐赋，犹田地之有赋。税由州、县官按亩征收。若州县不暇则略留一、二盐官，以佐其成，其余盐官悉行裁汰。如是办理，既无私盐，又安用缉私？凡捕役、兵勇、巡船尽可裁去，既裕国，又便民。此节用之要图也，特恐巡缉既废，私将多于官矣。

或谓：盐摊之于丁，丁摊之于地，官煮之而官运之，人不能不

食盐，每人日食盐几何皆有定数，但令每人岁完盐课若干，计口而授，绝不取民间分文，则私盐自无所售矣。

此数说者，或仿正赋而税盐田，或就场定税不问所之，〔八卷本增：较为平允。

查印度就场征课之法已著成效。考其盐法源流有三：一曰曝晒海水为盐，二月[曰]凿掘盐井或取盐泥煎晒，三曰进口洋盐。曩时印度盐课章程与今日中国盐政大致相同，盐成在场地先行呈缴课银，嗣复运往他境，再纳厘金。厘金之轻、重，以所运之路远、近为差。惟各省抽税章程不一，私运偷税者日益盛行，不得已多设巡丁，严行查禁，而国家岁需因之大增。嗣经多方改革，目下各省抽税章程始归划一。昔时征收盐课分责各省官员，今则统归政府自行管理，所有分省征收之法已久废而不用，应完税项一经缴清，即可随意转运他境。售价高、低亦听商家之便。惟盐课即在场地呈缴。如民人有拟制盐者，应向盐务专官领取准单，并呈明设灶何地。其领单制盐之人既无定额，所设盐灶之地亦无限制，只盐地不得过于宽阔，恐致散漫无章，不便稽查，转滋流弊。私盐则应严行禁止。至领单制盐采用何法，听商家自便，惟盐成应存官栈或储于盐垣之内。应完之税未清概不准运出，一经缴清则全国可以转运，永无再完他税之虞。

印度除商家领单制盐外，尚有官家自行制盐一法。即以所费薪金及建造房屋等项合计算明，再加以应完税项，定立盐价。不期获利，其立意专为免领单商家合议抬价而垄断也。譬如印度南省名曰马特拉斯，其盐务系为官、商并行。五年前每百斤价合制钱一百七十六文，税不计。嗣以有议增价者，官家即减价每百斤一百六十文。现印度盐课定章，每八十二磅应纳税二罗布半，计合中国一担纳税关平银一两八钱。各省事同一例，即海关进口税亦照办理。缅甸盐法不一，类多沿海安置铁锅熬煮，国家不按其产若干盐，即按锅之大、小定税之轻、重，转运他境亦毋庸再完他税。其所定锅税约与进口盐税同。

我中国能借证印度之成效，辟陶文毅之前议，而复中国就场征课之旧

法，使宿弊廓清利源益广，何虑课日衰，费日巨，官商交困乎!?〕

或摊加地丁十之二以抵盐课，皆窒碍难行。惟冯宫允所论极当。大旨谓盐法舍票盐，别无良策。亦惟于票盐中推求尽善斯可矣。所议四法皆平实易行。

一、廓清窠臼也。择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交纳盐税以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皆于其所。每纲仍用旧额，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论官、绅、军、民皆准承运。

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为今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囊，而帑利百余万厥款甚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剃以轻成本。

一、制造洋船也。拟造轮船十，可容五、六百吨，载盐二千余引，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并可兼巡私之用。

一、广建盐仓也。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之者，可谓计之疏矣。今拟以轮船运盐，工食殊巨，势不可久于停泊，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储值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急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

多盐缺盐之患。储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是建仓一法，计无便于此者矣。

四法之中，减赋一条尤关切要，盖课绌由于销滞，销滞由于私占，私占由于官价昂，价昂由于成本重，本重由于赋则繁，故一减赋而课转旺矣。且所减者，不在正赋而在帑利、参价二款，则所损者虚，所益者实。

吾知将来当轴者，必有采宫允之说而见诸实事者，是亦筹款之一助，而裨益于盐务岂浅鲜哉！①

① 八卷本将“或摊加地丁十之二以抵盐课”到“而裨益于盐务岂浅鲜哉”删去。

度　　支甲午后续①

度支者国家预筹出入之数也。泰西各国每岁出入度支皆有定额，不能逾限。如明岁出款若干，进款若干，两抵之外尚欠若干，户部即于今岁预为之备。若有军务急需，则辟院集议另筹。所有进出各款，岁终刊列清帐，布告天下，以示大公。故外国税重，百姓不怨。且朝廷所征大都烟酒及贵重之物，得自富家，无损小民。

惟中国尚无度支清帐颁示国中。闻本年五月户部奏称：常年进项七千余万。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出。今筹办海防，购船置炮须款甚巨，非借洋款不足以应急需。

当仿泰西国例，议定一国岁用度支之数。先举其大纲，次列其条目：畴为必需，畴为可省，畴属无益，畴尚缺乏，滥者节之，乏者增之，必需者补之，无益者削之，合京省内外而通计之，则常经之出数可得也。次则核查行省二十一部：每岁田赋所入者几何，地丁所入者几何，洋关税所入者几何，常关税所入者几何，厘捐所入者几何，盐政所入者几何，沙田捐、房屋捐、海防捐、筹防台炮捐所入者几何，油捐、茶税、丝税及一切行帖、典帖、契尾杂款所入者又几何。每省分立一清册，核定入款，详列其条目，刊布天下。镜存子云："向例由各省官办飞金、铜、铅、木植、丝、布、纸、蜡、颜料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是八卷本所加。

等类，先饬查有无相沿商民津贴，分别改饬商办。比较历届开支之多寡，兼知各省物力之艰难，又派交各监督、盐政、织造办运常例备赏之件，宜加查核：有无节年库储，量为减数。此为节省各项杂支。至整顿各关常税、木税，惟有悉照洋关办法：须将各路货物名目亦均分别登载价值，每届岁首由各省达部，于税课盈绌、贸易通滞，系以总分叙论，列以任卸衔名，汇刊总册，发坊广售。掩饰无计，积弊或除。”使官绅百姓家喻而户晓，瞭然于国家之所取于民者固有一定之数。

举所谓加摊、火耗、部费、平余一切浮费而悉空之。明定为制钱之数，或定为自铸银钱之数。而后商民不用加纳，胥吏不得上下其手，官司不得中饱其囊橐，部书无由驳沮其报销矣！则常经之入数亦可得也。

凡一出一入编立清册，综核比较为赋财出入表。出有逾则节之，不可任其渐亏也。入有余则储之，不可供其虚耗也。此合国内各省为通盘理财之法也。

更令各官岁呈简明清册一本，实记一关之出入盈虚，关册汇齐乃会合而详核之。要知中国之财流出外洋者若干，外洋之财入我中国者若干，两两核较，而其出入之大数可得知也。出入惟均则姑任之。出浮于入者则必详究其所以失之故，当兴何项商务以补救之。入加于出者亦必详究其所以得之故，当若何悬赏以鼓励之。此合中外各国为通盘理财之法也。

观泰西各国之筹国用，盖无论土地之大小，人民之众寡，未有不如此者。此特言其大略耳。此而不知，何足以言理财？亦何可冀阜财乎哉？然而财活物也，未定所生之数，必先定所用之数。定之奈何？欲明养廉之原，请先自定官禄始。官禄丰足以养其妻孥，而后贪酷之风可革也。欲官不朘削民财，必先自定君

用始。君用俭，内府无所中饱，而后深宫不萌侈泰之私，上下一德，内外同风，而小民之急公奉上，弥心悦而诚服矣。安见中国有财匮之足患哉！

【附录】《俄国出入度支总数考》

或谓君主之国无度支出入数目颁示国中。俄君主之国也，昔时于国用不甚讲求，预算之事即算亦不印给清单颁示国中。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以来，每年正月十三预行通盘筹算，量入为出，既有成数刊印成书颁示天下，亦有非先期计核者。俟每年用毕，将当年已用各款详细考算成后，亦刷印成书，颁示天下。然须历二年之久，方能成书。

查俄国出入两款，按一年所收诸项，如：地丁、赋税、钱局、邮局、电报、房屋等各杂款，共计罗卜五万万七千十三万八千三百余。至所出各款，如：文武官员禄俸、水陆兵马船炮钱粮，以及制造枪炮、船舰，修建廨舍、炮台与各杂项，共计五万万五千六百十万五千四百余。所入仅敷所出，然已经理财之官设法各处搜括，始得如是。盖二年前有事于土耳机，一年所入只罗卜五万万，而所出罗卜至六万万之多。库藏短绌，度支匮乏，当轴者为之棘手。国家原负民债，积累已多，近年又贷外国银钱，公私交困，其债积至罗卜十九万万六千七百万。故于俄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改用纸钞，先出罗卜七万万九千七百三十二万张，次年又出罗卜二万万八千万张。前二十数年，俄主克色林第二曾出罗卜纸币二万万张。至与法国鏖兵时，钞值顿落至银罗卜一枚可易纸罗卜四张有奇。战争既息，值虽稍长，仍以三纸罗卜易一银罗卜。国

家知其无益，设法抽回，乃设银肆，银、纸二种互相兑换，纸罗卜二张，或纸罗卜一张有半易一银罗卜。今民间所藏纸钞仍有六万万之多，遂因之而取利焉。

夫国家纸钞之设，原所以便商民可藏行箧，携致远方，必有以取信于民，历久行之，乃可无弊。苟出入之间，偶有轻重多寡之殊，俾舞弊营私者上下其手，事遂不可为矣。

按泰西各国，每岁出入度支皆有一定，不得有逾限制。明年出款若干，户部即于今岁预为之备，计明年应得入款若干，以有余补不足，斟酌损益，以调剂其间，量入为出，必以出入之数维均。若有军国大事，则聚集上、下议院绅士，另行筹饷，不在岁用之列。

有友自俄、法返国，据述：俄君有土地一百万英方里，另有金矿在西比里亚等处。每年共收巨款，约得英金钱二百四十五万镑。其中抽提英金钱四十五万镑，分助各书院、学校、善局、戏园各经费。俄王每岁约用金钱一百六十八万镑，过此则为糜费。统计国用恒出浮于入，若岁入有余，则以偿国债之存本而轻其息。有事时或更增贷。

论者以为国债之举，不至于公私坐困，而上下交相益，既可损有余以补上之不足，王令朝颁，军需夕至，闾阎之富无殊国帑之充，足民即以足国，其便一也。每岁所征之税，即以所赢为每岁所偿之息，而仍复归输不匮，《易》所谓“损上益下”，“其道大光”，未可以为厉国也。如是则利不出一方，而财不资乎异地。就其成例观之，亦可谓法之至善者矣。

惟俄国立法虽严，而纸钞尚有流弊，理财者宜知之。我国亟宜将各国每年出入度支之数译出，庶知盈绌情形，非但以广见闻，知己知彼，或随时酌量仿办，于大局不无裨益也。

国　债

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凡由议院公议准借者，其国虽为别人所得，仍须照还。故各国兴大役、出大军，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动辄数千百万。或每年给息，或按年拔本。君民上下，缓急相济，有无相通，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

当法、越有事之时，粤东筹办海防，需饷孔亟。余曾条陈当道，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准由各海关银号出票，按年清利。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数目无折扣，成色无高低。借款至百万之家，有司宜优加礼待，善为保护，不得借端勒捐，以示体恤，则民间必踊跃乐从。

昔英国政府因库帑充溢，欲将国债全数归清，而英之富民咸谓："存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不乐收领，再三禀请，愿将利息减轻而后已。〔十四卷本增：法之国债每年交息银六千万两，可谓巨矣。而民间尚肯贷之者，则以政府尚信，足以取信于民，而民亦以按年可以得息，较之他处为稳也。或谓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法几为德灭矣。若宗社为墟，国债将谁索乎？不知万国公法，国之债贷于民，还债之项出于地，债与地合而为一，其地为谁有，则其债应谁偿，此民之所稔知，所以无虑也。〕

夫财犹水也，惟患其壅塞，不患其流通。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苟能示以大公，持以大

信，试借民债以给度支，成一时济变之良规，即以葆万世无疆之盛业。较前日之开捐例以鬻① 爵，借洋债以损国，设厘卡以病民，其利弊得失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万一贷之已民而缺仍有不足，始可酌以微息，转贷邻封。考英、法、德、美诸国，借贷行息三厘，多不过四、五厘而止。若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欠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授于他人，国势寖形微弱。中国幅员之广，矿产之饶，远胜泰西，人所共悉。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无须重息可贷多金。前此洋债行息至七、八厘以上者，非经手侵渔，即洋行扣折耳。闻中国借券之股份，中外人争购之，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者。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涨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

闻我驻英某大臣曰："嗣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此两行专与各国挪借银钱，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借巨资。他处银行万不能及。洋人尝言：刻② 中国借银百万，必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所给之息，指明某某口关税备偿，本利分作若干结，按结支付，限年还清。银行应允借款，收存文契，即将银如数兑交。此向来筹借洋款之情形也。该银行如果自有巨款，此法尚属可行。无如仅能担承，实非殷实。中国既与该行议定，该行即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从一至万。买股者或买一张，或买百张，多寡不等。迨头结还款到期，何人之银先收，何人之银后付，不可预知。其故何也？盖券票之涨跌无定，券票跌则本钱恐缺，人思速还；券票涨则利

---

① 十四卷本将"鬻"改为"授"。

② 十四卷本将"刻"改为"如"。

息依期，人思久借。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免疑该行有偏袒之弊。此等办法虽极公平，然股多之人本钱必有亏损。盖收回全数，或收回半数，非到拈阄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料理于先，收回本钱复入股份大为不便。倘将来再筹借款，须设法补救此失，始易通融。必将放债诸人不便之事代为通盘筹画，若稍有妨碍，势必增长利息，益受其亏。欲策万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银限定年月，一次全还。一曰按结归款，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若干，第二结、第三结归还若干，俾得早为料理。彼放债者亦乐闻。某国借债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之政，利息大而券票强，甚不愿出资借人，妄作耗财无益之事。尤恶借债用兵，将银钱变作火药、弹丸，万一亡国破家，则借款将成画饼，不但失去利息而已。”驻英大臣之言如此，可深思其故矣。

我国家量入为出，本有常经，前时借债外洋，权应一时之用。金磅高下既受巨亏，嗣后洋债一端自应永行停止。况目前所借并非外洋真正殷实商家，仍由银行担承后，每股百金听中外商民购买。该行董事转得上下其手，坐收利权。中国廿一行省殷实商民为数不少，但使由户部及各藩库仿西法出给股票，每股百金，定期归还，按年行息，收放出入诚信无欺，安见中外商民之信户部者必不如其信银行，信中国者必不如其信外国乎？即万不得已而再借洋债，亦须统筹全局，审慎周详，不必再托在中国诸银行经手，以免辗转扣折，亏累无穷。但饬驻英使臣径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行息不过四、五厘。

中国屡借巨资，素守信义，欧西各国共见共闻，大可与其本国国债之息银低昂相等。苟还本之期定以一、二十载，则彼民之有资出借者亦可作为产业，踊跃集资，盖贪利之心中西无异。

利可图矣，虑其不可恃以致失利；利可恃矣，又虑忽借忽还不能久享其利，亦中外具有同情也。〔十四卷本增：且也，贷债既多，则中外之交欢愈固，而国本愈坚，几有休戚相关之势，亦情理之出于自然者也。〕〔八卷本增：若借资以筑铁路，可径向外国名厂如德之克鹿伯、法之科鲁苏、英之塞斐尔，与之订约：凡铁道所需轮机、轨辙照市作价，俟工竣后按年拔还，则称货[贷]① 之款可减，转折之耗亦省矣。〕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而甘② 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③ 绝大漏卮。而泰西各国有识之士且哑哑然窃笑于其后也。则不知彼已④ 之情者，决不足⑤ 筹交涉收利权也⑥。

国债借自英、俄、法，不如借自美利坚。借数十亿不如借数百亿，借⑦ 镑数不如借银数，盖英、俄、法属地与中国毗连，时有交涉之事，恐一有龃龉，为彼挟制要求。若借自美国，则无此虑。借百数十亿，利息须四厘至六、七厘。如借数百亿，利息不过三厘。闻有人肯借三百兆，利息三厘，且系借银数，准分三、四十年清还。中国何不允商借以清还各国重利之款，又得此巨款，可以百废具兴。犹恐不识洋务，骤然大举，为人所愚。宜聘请各国才德兼优、历练已深，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

---

① “货”字应是“贷”之误。
② 八卷本将“甘”删去。
③ 八卷本将“一”删去。
④ 八卷本将“已”改为“此”。
⑤ 八卷本将“足”改为“能”。
⑥ 八卷本将“也”改为“焉”。
⑦ 八卷本将“借”误为“债”。

佐理，庶可藉收速效①。借镑数不如借银数，因磅价已昂，似有跌无涨之势，不如借银还银，免再蹈前辙镑价吃亏也。②

① 八卷本将"闻有人"到"庶可藉收速效"注文，改为(改后仍属注文)："癸未年春，闻前美国公使云：有美国富商肯借银三百兆，利息三厘，且系借银数，准分三、四十年清还。中国何不允商，藉以清还各国重利之款，又得此巨款，可以百废具兴。犹恐不识洋务，骤然大举，为人所愚。宜仿俄、日借才异域，聘请各国才德兼优、历练已深、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迟恐时势变迁不及。"

② 从"国债借自英、俄、法，不如借自美利坚"到"免再蹈前辙镑价吃亏也"，是十四卷本所增写的附言。

商　战　上①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② 耆乎。而彼族乃哅哅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请先就我之受害者，缕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

---

① 此篇即五卷本的《商战》。因十四卷本增写《商战下》，并将《商战》改题为《商战上》，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山"改为"陆"。

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餔、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1]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

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是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而就我夺回之利益数之，大宗亦有二：曰丝，曰茶。计其盛时，丝价值四千余万两，今则减至三千七、八百万两。茶价值三千五百余万两，今仅一千万两。杂货约计[2]共值二千九百万两。罄所得丝、茶全价，尚不能敌鸦片、洋布全数，况今日茶有印度、锡兰、日本之争，丝有意大利、法兰西、东洋之抵，衰竭可立待乎？次则北直之草帽辫、驼毛、羊皮、灰鼠，南中之大黄、麝香、药料、宁绸、杭缎及旧磁器，彼族零星贩去，饰为玩好而已。更赖出洋佣工暗收利权少许，然亦万千中之十百耳，近且为其摈绝，进退路穷。是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又如此。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何怪乎中国之日惫哉。

---

① 十四卷本将"漳"改为"线"。

② 十四卷本将"计"删去。

更有绝大漏卮一项，则洋钱是也。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既受暗亏，且即以钱易银，虚长洋价，换我足宝，行市晌变又遭明折。似此层层剥削，节节欺绐，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罄①，遂成羸瘵瘫病之夫②，纵有坚甲利兵，畴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特设商部大臣总其成，兼理工艺事宜，务取其平日公忠体国、廉洁自持、长于理财、无身家之念者方胜厥任。并通饬各省督、抚，札谕各府、州、县官绅及各处领事，仿西法由各艺各商中公举殷商及巧工设为董事，予以体面，不准地方官借此要求。凡有商务、工务应办之事，可随时禀报商务大臣。或商务大臣不公，有循私自利之心，准各省商务局绅董禀呈军机转奏，庶下情上达，不至为一人壅蔽也。

古语云："独任生奸，偏听成乱。"可不戒欤③！既④设商务

---

① 十四卷本将"罄"改为"竭"。

② 十四卷本将"羸瘵瘫病之夫"改为"羸瘵病夫"。

③ 十四卷本将"即今力图改计"到"古语云：'独任生奸，偏听成乱。'可不戒欤"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既"改为"是宜"。

局以考其① 物业，复开赛珍会以求其② 精进，赏牌匾以奖其技能③。考《易》言："日中为市"。《书》言："懋迁有无"。《周官》有布政之官，贾师之职。《大学》言生财之道，《中庸》有来百工之条。是商贾④ 之学具有渊源。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

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与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上海造纸，关东卷烟，南洋广蔗糖之植，中州开葡萄之园，酿酒制糖，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以纺纱，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洋胰等物，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六在遍开五金、煤矿，铜、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七在广制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整顿磁器厂务，以景德之细窑，摹洋磁之款式，工绘五彩，运销欧洲，此足以战其玩好珍奇者八。以杭、宁之机法，仿织外国绉绸，料坚致而价廉平，运往各国，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更有无上妙著，则莫如各关鼓铸金、银钱也，分两成色，悉与外来逼肖无二，铸成分布，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各色银锭，概令赴局销毁，按成补水，给还金、银钱币，行⑤ 之市间，既无各色锭银，自不得不通用钱币。我既能

---

① 十四卷本将"其"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其"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赏牌匾以奖其技能"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是商贾"改为"通商惠工"。

⑤ 十四卷本将"行"改为"久"。

办理一律，彼讵能势不从同，则又可战彼洋钱，而与之工力悉敌者十也。

或曰："如此兴作诚善，奈经费之难筹何？"则应之曰：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所耗海防之经费，及购枪械船炮与建炮台之价值，岁计几何，胡不移彼就此。以财战不以力战，则胜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敦，兵民安乐，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间耳。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法须先设工艺院，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日省月试以督责之，技成厚给廪饩以优奖之，〔十四卷本增：赏赐牌匾以宠异之，〕或具图说请造作则藉① 官本以兴创② 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别类专门，艺可日新月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先行照样仿制，除去运脚价必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岂必贵人贱己③，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然后更视④ 其所必需于我者，精制之而贵售之。彼所必需断不因糜费而节省，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大端既足抵制，零星⑤ 亦可包罗，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

考⑥ 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

① 十四卷本将"造作则藉"改为"制作者则借"。
② 十四卷本将"创"改为"助"。
③ 十四卷本将"贵人贱己"改为"从人舍己"。
④ 八卷本将"更视"改为"察"。
⑤ 八卷本将"零星"改为"琐屑"。
⑥ 八卷本将"考"改为"夫"。

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①，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具举。所出绒布各色货物，不但足供内用，且可运出外洋，并能影射洋货而来售于我。查通商综核表，计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余万元。〔十四卷本增：从前〕光绪四年至七年，此四年中日本与各国通商进出货价相抵外，日本亏二十二万七千元。光绪八年至十三年，此六年进出相抵，日本赢五千二百八十万元。前后相殊如此，商战之明效可见矣。彼〔十四卷本增：又〕能悉除出口之征，增入口之税，以故西商生计日歉，至者日稀。邻之厚，我之薄也。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夫如是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②。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纵③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绝④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

【附录】　沪报《变通商务论》⑤

古有四民，商居其末。古以农为本，盖谓国无民不足以为

① 十四卷本将"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改为"一切听商自主"。

② 八卷本将"夫如是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删去。

③ 八卷本将"纵"删去。

④ 八卷本将"绝"删去。

⑤ 十四卷本将《变通商务论》作为《商战下》附录的一部分。此处仍照五卷本，作为《商战上》的附录。

治，民无农不足以为养也。厥后懋易渐兴，然肇牵车牛远服贾，亦不过日中为市，易事通工而止。求一挟千百万之资与世推移，而足以畸轻畸重者，管子以外不数觏焉。于以知古人轻商非轻商也，古人所谓商，商其所商，非今所谓商也。元、明以前，未有通商，舍本趋末之议未改。居今世而慨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语者矣。

考西人之商于中国也，自明季始；中国之与彼族立约通商也，自道光朝始。洎乎海禁大开，中外互市，创千古未有之局，集万国来同之盛。轮舶云屯，货贿山积，商之势力大者往往足以把持市价，震动同业。下至淫巧奇技，亦领异标新，锥刀竞逐，穷天地之精华，竭闾阎之脂膏。熙熙而来者不皆禹甸九州之人也，攘攘而往者无复震旦三教之士也。彼方以国护商，群恃中华为外府，吾犹以今况古，不知商务之匪轻。天下滔滔，谁为补救哉？夫人之相与也，苟制于人，未有不思所以御人者。以兵御兵，其势均也；以炮御炮，其力敌也。与外人通商，无形之侵伐也，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尤甚。谋国者而不思所以御之之法，如之何其可也？

查中国足与洋人争利之货丝、 茶、 糖外，寥寥无几，而洋人以鸦片一宗敌之，便有盈无绌。其他若匹头、玻璃，若制造，若油、棉、锡、铁，皆涸吾利源者也。丝、茶、糖之见夺于法、意、美、日各国，几有不可复振之势矣。而彼之来货，凡有便于吾民日用饮食者，又充塞于山陬海澨间。历查海关册报，金钱溢出之数岁以四、五千万。以有尽之宝藏，供无穷之朘削，势不至胥所有而输之不止。若之何不急思所以挽回之法也。

今西北各省大有不可终日之势，东南数省尚可支持者，则以

巨贾豪商足与洋人争利者踵相接耳。由是观之，商固不綦重哉？或曰："商之宜重固如是矣。其重商之道果何如哉？"曰：非国家重视焉不可也。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何则？古之转运维艰，一方不稔，则有告籴之劳，比岁不登，则有大饥之患。至于今则轮舟、火车飞辇无难，电报、邮传捷如影响。商务所趋给民之食者十之一，给民之用者十之九也。迩来谋国诸公知金钱流出之为患，亦亟思所以补救之法。而无如归咎于国之未富，或归咎于兵之未精，或归咎于条约之不公，徒致慨于税权之不能自揽。是以议练兵，议购械，议开矿，议筹饷，议办理交涉，作育人才，勤勤恳恳，无一非力求抵御之方。而无如皆图其大而未察其微，言乎远而未及乎迩也。

观西人之商于中国也：立公司，立商会，设博物会，皆听商民之自为筹画，而所以保护之者，不过因商之所利而利之，所欲与聚，所恶勿施，言则听，计则从而已。非必事事赖国家为之经理遥制也。中国官办商局，其规模非不甚宏，资财非不甚厚，生理之旺、入息之优非不卓然具有成效，而于通商大势无多裨益者，则以一局之势力有限，商未见重，则阊阓间之有资本者不敢与洋人相争，有才智者不屑与市人为伍也。〔十四卷本增：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

苟能一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士，由国家明定科条：凡有能讲求商务独出心裁者，准其领照自做，官为保护，他人不得挠夺。有能与外国① 人斗智角力，期杜外来之货者，官为晓谕，或轻其税

① 十四卷本将"国"删去。

以助之。若能① 代国家购办军械、制造等物，实系克己奉公者，礼以待之，信以任之。其他如出口之货有作伪者，准商举发，立予查究。进口之货外国人可得半税者，一律施行，勿为丛驱爵。商籍准就近应试，殷商准接见官长。商品既重，商人自多；商户愈多，商力愈盛。商力盛则气势转，气势转则商务旺。同一货也，从外国来者有运脚之费，有周转之劳，而与外国人买者，且复有翻译之艰，守候之苦，其物同，其价同，其美恶同，而中国之人犹有舍华商而就洋商者，无是理也。夫至洋商不能得利，数年之后，有不知难而退者乎？

重商之权操之自我，重商之效更仆难终，视夫议练兵、购械、开矿、筹饷、办理交涉、作育人材以图抵制者，其难易为何如也？无辩争，无挠阻，无纷更，无糜费，无需时日，一转移间而金钱流出之弊可立挽焉，岂不懿欤②！

① 十四卷本将“能”删去。

② 八卷本将“岂不懿欤”改为“何惮而不为哉”。

商　战　下①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形战者何？以为彼有枪炮，我亦有枪炮；彼有兵舰，我亦有兵舰，是亦足相抵制矣。孰知舍其本而图其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盖利器为形，利用为心，有利器而不能利用，则人如木偶，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于人？故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①。

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所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是故国家首贵知人善任，尤要洞识时局。如我力量不足，当忍辱负重，相与羁縻②，待力量既足，权操必胜，有机可乘之时，则将平日所立和约，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均可删改。如彼重税我出口货者，我亦重税彼进口货以报之，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今当轴者不知振兴商务为开辟利源之要端，只知征商以媚上，凡有所需，非以势勒，即以术取。如广东往来内河轮船，每船已报效银若干，尚为各关、卡留难阻滞，而卡员、差役往来附载皆不出舟资。若挂洋旗之船，虽载货闯关，亦惟瞠目视之，无敢勒索。华商之货逢卡纳厘，多遭搜诘，时日耽延，不如洋人三联票子口税之便，安得不纳费洋人，假洋人之名以图利益欤？所以代报关之洋行日见其多，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耳。

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

---

① 八卷本将“所致”改为“之故”。

② 八卷本将“相与羁縻”改为“姑与委蛇”。

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① 。而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 亟宜一变旧法, 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知己知彼,战守无虞② 。自然国富兵强,何虑慢藏海盗? 岂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 能强而后可以保富"之明效也欤③ !

【附录】 《欧洲商务盈绌总论》④

商贾者专为侔利之计者也。苟利可图,不惮千里之跋涉,终岁之勤劳。所制之物,除本国自用外,皆思罔利以售人。何处肯出善价则向何国销售。甚至善价不得,反多折阅。以今比昔, 昔之价昂, 今之价贱, 昔之捐轻, 今之捐重。夫以至贱之价当至重之捐,而各国仍勇往直前,不肯作退步想者,盖势处于自然,有不如此而不得者也。

夫今之行商固众矣,今之货物亦多矣。理财者远虑深谋,寸心千里,无论何物制成皆思驾他人之上,但愿他人无货而我独有之,他人无利而我独收之。无如公法具存,心力有限,我欲商,不得禁他人之不商,我欲利, 不能使他人之失利。然其设心处虑,

---

① 八卷本将"无一非耗费巨款"改为"无一不需巨款"。

② 八卷本将"知己知彼,战守无虞"删去。

③ 八卷本将"也欤"改为"哉"。

④ 此附录是十四卷本所增。原题是:"《欧洲商务盈绌总论》、《变通商务论》"。《欧洲商务盈绌总论》系十四卷本所增写;《变通商务论》是五卷本《商战上》附录。因《变通商务论》已附录于《商战上》后, 故此处不收录。

苛刻异常，于是德意志、西班牙、法兰西、比利时、意大利各国皆欲略远方之地以为己属。盖属地之权己为政，我欲如何可以随意措置，他人不能参预其间也。

俄罗斯雄跨亚、欧洲，地大物博，常思自逞其雄，虽不专主于商务，而振作有心，目无余子，其国中捐项亦几至增无可增者，非独为理财之谋，实欲使各国之物贩至者无利可图，然后本国之人独用本国之货，而银钱不至外溢，国本得以栽培也。

当一千八百六十年，各国皆立通商公约，无论何项货物，入口、出口捐税不得私相增减。乃未几，而奥国寒盟矣。又未几而德亦寒盟矣。口血未干，前言遽食，良因国中货物日益增多，销运匪易，遂竟违前约，重征入口之税，使他国货物运至本国获利难丰，而出口之税则轻而又轻，以广远方交易。此亦自便私图，各为己见，致各国闻风竞效，背弃誓言。其加税之始，曾不虑他国之亦能加税者，盖小人之见往往然也。

其后德国不准比国麻布入口。意大利国土货、客货出、入口岸向无收税之例，论世者旷观时局，以为器量独宏。嗣见美国粮食入境，其价极廉，较本国可减十分之二，致耕种无利，弃田不耕，陇亩荒芜，流亡四散，国家遂特禁粮食入口。然散而之四方者数十万人矣。南亚美利加各国见意国禁入口之粮，亦即效法禁止，于是境中五谷顿贵，穷民无所得食，其困在下而不在上，殊非公平之政也。美国见法国丝、酒入口益多，于是重征口税。法廷怒，知美国牲畜、鱼、肉岁入法境者可值数百万佛郎，因亦以重税报之，在法商固不能沾美利，而美商亦不能沾法利。此相报之巧，国家畸重畸轻之政，适贻商人之累而无可如何也。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瑞典、瑙威亦重征米、麦入口税项，商人

谆然，以为我国重征人税，则他国亦将重征我国之税，朝廷安取重捐，坐令在下商人为之赔累，此断不可者。两国闻之，遂罢其议。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法、意两国设立商约，两国口岸出、入货物，如为局内之物一律轻税。此约至八十八年为止，当在约期之内兢兢恪守，固未尝轻违定章，洎约满之时不能续订，各国亦料其必然。于是又肆意增税，意酒入法十倍其捐，意国亦增烧尸之税。按意大利国因人死埋葬，将来地无可容，且遗骸残胔臭气四达，生人感受易于得病，故定为火葬之法：用化学之理将尸在铁架焚化，能使全身骨肉变为纯白，仅余一掬，既省葬地，又无感疾之人，意美法良，一举两得。其化尸之法在灭伦地方者更为讲求，竟有恃此以为恒业者。法人见其所为，皆以为是，于是人死之后多有送至意国请付荼毗者。此当日之俗。意人见法人加税，亦加其焚尸之税，每尸一具运至意国须捐银十五镑。其运尸灰回国又须捐税三镑，此所以报法国之重税也。捐税各重，彼此大为折损。商人遂私带货物入境销售，冀免捐税。相较之下法国货物值价稍占便宜。

又德国需用马匹，初皆取资于法，法人妒忌，故意为难，禁止牲畜入口。其内河之税向本苛重，今欲本国之物易于销售，故将税项一律除免。岂知此禁一开，外国货之运入内地者亦不能收税，喧宾夺主，久渐不支。由是复捐内河货物，失之东隅，收入桑榆。然亡羊补牢，已觉悔之无及矣。

安南一国向隶中国版图，自法人强夺之后经营整顿，与英人之治印度大不相同。英之于印也，予民以自主之权，无论何国货物，但须价值能廉即可购办。法国则概行严禁，安南境中所销

售者惟法国之货，虽有他国之货搀杂其间，出、入口捐倍加其数。如中国土布入彼口岸，每匹须捐十五佛郎，较向日增加五十倍。于是安南市面顿致萧条，百姓皆多怨色矣。

罗马国所用之鞋皆从奥国运至，罗马欲令百姓自制，故奥鞋运入境内每箱须捐六百佛郎。奥商大惊，乃将鞋运至荷兰，充为荷兰之货，再行装至罗马，实一次出、入口岸之捐尚不及罗马加税之数。罗马知之，乃减捐五十佛郎，于是奥商之鞋又径运罗马，不复绕至荷兰焉。英与法国通商，向日猪、羊、牛、粮食为多，法国入口猪、羊每头捐银八分，牛每头捐佛郎三枚，粮食每吨杜会脱捐佛郎十枚。今猪、羊每头捐佛郎五枚，牛每头捐佛郎三十八枚，粮食每吨杜会脱捐佛郎三十枚，若他洲粮食又须加倍捐之。此又法国苛政之一端也。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七月，各国又欲议平税项，事未果行。时① 德国之铁，俄国收其重捐，每吨加捐一百罗卜。德国亦将俄、美等国入口之麦重捐，每吨杜会脱加捐一百二十大勒。彼此相报，〔八卷本增：抵御之法各国皆然，惟我中国贫弱，欲加进口税，屡商诸外国，均未允行。英在中国商务最大，如不保全中国自主之权，英既不能保同埃及，又不联盟各大国，如保护比利时、土耳其等国。将为群雄瓜裂。彼疆此界，各收其税，各保其商，同盟之约既失，交涉之衅立开，岂尚得如今日通商之便、商务之旺乎？或不即分裂如昔日之阿啡利加洲，既各国分认疆界，其权在各国掌握，中国徒拥虚名，人民困苦，怨其君权旁落，外侮日逼，交涉不平，易于生乱，乱象成，则各国必藉词调兵入内地以自保其商务，而战祸愈亟，生民涂炭，商务更衰。彼时英、美、日等国，必悔其未能保护中国之失策也，

① 八卷本将“此又法国苛政之一端也”到“事未果行。时”删去。

岂不晚哉。)靡有已时。民俗日用艰难，咸有薪桂米珠之虑。夫朝廷欲禁他国之物入口，故百倍其征，上则裕其财，下则罹其苦。揆之宽大公平之政，当不出此。

俄国向多旧党，不喜新法，故所开煤矿出数不多，虽厥品称良而价值极为昂贵，以本国之物供本国之用，来日大难，未能为继，国家又重税入口之煤，致他国商人望风裹足，但火车、火船不能不需乎是，因有以巨价而购之他国者矣，赔累殊多，于国用之间大有关系。

留心时事者旷观各国加捐之政，所以深切杞忧也。①

【附录】《英商公司据印度及亚美利加考》②

英国商务皆设立公司，其首创者为印度公司。当康熙年间德、葡两国在印度通商，生意极盛，英人羡之，设立印度公司，集款数百万，制造商船七十余艘，在英、印两处载运土产。德人忌之，每将英船行劫，英商之被累者实繁有徒。公司无可如何，遂设立商民兵船，亦可载运货物，在海面往来保护。嗣国家正有战事，欲向该公司借银，公司弗许，于是垄断者禀请当道复设立新印度公司，愿以巨款借给报效，英廷许之。旧公司恐其夺利之权反胜于己，愿与新公司合并，再三议论，始并一家。此印度公司之所由仿也。

公司中船舶专往来新加坡、印度、槟榔屿、越裳南洋诸岛，

---

① 八卷本将"靡有已时。民俗日用艰难"到"所以深切杞忧也"删去。

②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所增。

然其商务仍以印度为最盛，故英国驻印度公司总办亦有英议院之权，可以与闻国事。嗣公司归于国家，始将驻印度公司总办改为印度总督，常则为商业之绅董，变则为疆场之将帅。

当是时，印度国土瓦裂瓜分，各处要津为各国商人所占据，鲸吞蚕食，各自争雄，客主之形皆不相洽，印度土匪之流又乘间起事，为鹬蚌之持。内衅作而外患逼，土人弱而客商悍。英公司知其机会可图，乘间窥伺，率商募之兵攻击，所至辄靡，一战成功，割三省之地全归英国商人。英国闻之幸甚。

英商声势强大，地广利多，遂于议院公议，令印度公司每年纳银四十万磅，归之国家，作为贡税，而由印入英之茶叶概免征税，如印度有兵戈之事亦由英廷助之，不劳商人募兵筹画。此印度公司归属英廷之来历也。从此英国之于印度设官颁政不啻附庸，习久相安，视为外府。力强则胜，天下事尚可以正理评耶？

英国又有一公司专与西印度通商。考西印度在亚美利加洲海中一岛，其地水深土厚，物产富饶，地宜种蔗，出糖尤夥。英人自恃强力，择其美境一、二处割为己有，既占其地，尽力经营，开设商埠，见本处居民之困苦与商业有关也，遂别设禁例：各国之糖不准进英国口岸及英国他处属地，惟许用西印度本公司之糖。此例一颁，西印度糖商大为起色，即西印度制糖、种蔗之民亦能获利，商业以此日隆。

又有英人名鹄克明者，贪觅地之功，禀请国家自备舟船数艘，乘长风、破巨浪，直抵南太平洋，查得两地，知土壤丰美可作附庸，即回奏英廷，树英帜于该处，以为属地。自是而后，英之人民多有迁徙其处者，通教化、事农商、兴百工、务畜牧，渐摩既久，风俗一新，商务推行，又增两处。

当是时，英国经营蒸蒸日上，而立法未尽美善，犹多未便于商人，因欲易辙改弦，变更新法，而议院每多成见，扞格不通。众商无可如何，重请英廷特设商务一部，倘人民中有精于贸易者，朝廷可破除资格拔充商部差员，俾旧弊革除，新猷展布。自商部一立，经商之道精益求精矣。

商　务　一①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昭商暹罗逐缅寇而主偏陲。美总统躬营负贩。俄前皇彼得发愤为雄，微服赴邻邦，考求技艺，研究商情，而归强其国。泰西各国凡拥厚资之商贾，辄目为体面人，准充议政局员。轮船公司往来外国者，亦邀国助。凡事必求便商情，课税必权其轻重。昔罗马尼亚有贾于俄者，富甲一国，俄王与结昆弟，有女遣嫁，遣使往贺。亦可见中外古今，不尽屏商为末务，孰谓阛阓中竟无人豪，顾可一例目为市侩哉？西俗呼为市侩者，如德国官典章程：每物估价给三分之二，每马克月利三分，凡六月为满，其私押则当值少而利重。此等虽系典商，最为官绅所鄙。其官督民开者以十三个月为期，息五厘而已。质物者必以购物质票为凭，否则以住屋租纸呈验，或令房东作保，违者不纳。

恭读康熙五十三年谕曰："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俱当代为熟筹。”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悍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蜜饯、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缪辐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此耳。

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官税烦苛，更迫于匪人劫掠。谋什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协力御侮，不受欺陵；或有劫掠等事，械知四处，严搜密访，务使就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禀，申诉裁革。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荷兰、瑞典、瑙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为保护，以免他虞。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

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总局则令各处行商，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一人为总办。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商务之绅士① 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日本业已效法泰西，虽一介商民，有运土货出售外洋者，欲见某官，商务局董即赐函交其面呈使臣，为通介绍，毫无费用。中国能如是乎？如有要务②，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而后商情自③ 不壅于上闻矣！夫如是，则④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绝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

至今日而策富强，倘不如是，内不足以孚信于商民，即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夺。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资本纵相若，而市价则不相同：洋货可平沽，而土货必昂其值。颠倒错紊，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倘有贤能督、抚大吏，洞明利害本原，奏请将厘金概行豁免：在江海巨埠者并归洋关，在内地口岸者改归坐厘，或由商务局妥筹别款，弥缝厘金之缺，何至华商受其害，而洋商独收其利也哉！

---

① 八卷本将“总局则令各处行商”到“熟识商务之绅士”，改为“无论总局、分局，皆由各业公举一人为商董，合公举之商董，择其公正廉明老成练达素有声望之商聘为总董”。

② 八卷本将“如有要务”改为“如有关商贾要务及助资奖励诸法”。

③ 八卷本将“自”删去。

④ 八卷本将“矣！夫如是，则”删去。

商　务　二[①]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中国袭崇本抑末之旧说，从古无商政专书。但知利权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不究西法之本原。虽日日经营商务，而商务总不能兴。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故读书不能出仕者，除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如算学、化学、光学、电学、矿学、医学、农学、律学及一切制造各务，皆足以荣身富国乎？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

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鉴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凡物产之丰歉，出入之多寡，销数之畅滞，月有稽，岁有考。虑其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恐其不奋，则悬金牌以鼓励之。商力或有不足，则多出国帑倡导之；商本或虞过重，则轻出口税扶植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各国每埠皆设有商会，京都设商务总会，延爵绅为之领袖。其权与议院相抗，如有屈抑，许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恃以无恐。

昔年英吉利僻处一隅，闭关自守，曾不百年，其兴勃焉！则以极力讲求商政故也。京都皆开商务学堂，教习通商规例，以便贸易远方。时有精于商务之人特著一书，谓商学之要有五：曰地学、金石学、地理学、植物学、生物学。书分四册，首言货物来源，次言工艺制造，三言古今商务兴衰、沿革、更变，四言近今商务。凡欧洲通商之地，植物、生物、金石内所得各物，所生材质，皆分门别类，言之綦详，以教本国学生，并教导他处商人，获益非浅。

或谓："商贾之事，只须略知贸易情形，即可逐蝇头之利。"岂知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欲知此道，不但须明旧日所传商政，并宜详求近日新法。近人思得新法，先视本国土，宜上占天时，下穷地力，究货产之盈亏：何物最饶？何产最良？或注意一种，或若干种，宜制何器？意有专属，其业始精，能使乍见者必生欣爱，欣爱者必须购用，庶得其道矣！如各种货物增出愈多，则新法更为繁琐。盖懋迁有无之事，匪独一家之利钝，并关一国之盈虚。

古者交易但贵布、帛、菽、粟，后世工艺大半弓、冶、箕、裘。此其中但有工于会计，识见过人者，则获利较优。故知市面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此格致之学言商务者不可不知也。外国新植一物，新得一法，必笔之于书，以俟考究。据英商云：同治十一年，有英国医士在新加坡游玩，见土人手持一斧，其柄非木非皮，不知何物。遂询之土人，略知出处，即购

此柄寄回英国，由博学士考求，知为橡树所制，其质柔脆可以伸缩自如。于是用橡树所制之器甚多。印度格克得海口有油铺主，一日见油盆之外，盘有树根丝缕缕明晰，主人大奇之。适制绳工匠某亦来同视，皆以为见所未见，遂将此物寄呈英国考究。知此根丝可以织布作袋制衣，倘与蚕丝拼合同制，乍见者竟莫辨其为真丝、为根丝也。嗣后日益讲求，采根丝组织布疋，通行国中。今北鄙苏格兰一带，根丝一项亦为入款大宗。一百年前美国有贩木棉赴英者，其时尚不能将棉花制物，后有艺术之士明制造之法，乃能以棉纺纱，以纱织布，于是制布分棉，成功极易。棉花销数极多，英国织布之业独胜他国，商务又为之一新。近年西人不独购中国鸡毛、羊毛、骆驼毛，且购猪鬃毛、黄麻、乱丝头、柏油、五棓子等物运至外国，用机器制成绒毯、台布、窗帘、缎布、蜡烛、洋墨水，出售中国者甚多。我国如就地制造，以省运费，获利必厚。且闻四川有煤油井，有沙石，可以自制玻璃。当道者欲辟利源，胡不令商民仿而行之？

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朘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洞识通商利害，谓：祛其害，得其利，则国富兵强；失其利，受其害，则民穷国困。究其避害受利之故，在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而已。是以仿行西法，特设商部，通饬各处设立商务局，集思广益，精益求精。日本自设商务局后，如有洋商买卖不公，即告知商务局，集众联盟，不与交易。华商人心涣散，各自怀私挟诈，致使外人乘瑕蹈隙，坐收渔利。若茶价跌，则说货不对样，非退则大割价，所磅斤两吃亏尤多。凡华商买洋商之货，无不先银后货；洋商买华商之货，则先货后银。竟有延至日久不清

者。商务种种吃亏，皆由人心不齐，亦地方官无以鼓励之所致也。事无大小，情同一辙。不独仿造中国土货，更仿造西洋各货，贩运外洋，价廉工巧，人争购之。如有亏折，商部大臣设法为之饮助，闻昔年日商仿西法制造之货亏耗过重，不能销者，官为之拍卖，或运售他处。拍卖者，西法也，授意拍卖之人先登告白，订期招人，当众出价，以价最高者得之。俾再营运，无令中道气沮而业废。故二十年来，商盛课增，竟以富商者增国帑，而其捐资报效之多，固无论焉。

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开埠互市，然只见彼邦商舶源源而来：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舶纵横。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交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蒙，难期获利。

前顺德黎召民方伯曾集股创设肇兴公司，开庄伦敦，卖买货物，举余出洋总办，并请郑玉轩京卿、邓小赤方伯相劝。余答曰：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有把握而后可行。若预先买货待涨，非熟悉该处市情消长，货色盈虚不可。似宜先往外洋设一茶叶磁器行号，兼代买卖丝、茶，或附搭股实可靠之行。俟开办三年，熟悉该处贸易情形，然后大举。倘能奏请朝廷，所有各省军械悉归我行承办，聘一素精枪炮、轮船、机器之人考究，止收经手用费，不致洋行浮冒，以旧充新，则必两有裨益。况承办军械洋行，上海计有数家，岁须缴费二、三万金，其利之厚可知。 闻中日之战，天津信义洋行承办军械，该行买办尚分得二十余万。其获利之厚，更信而有征矣。我公司得此利息，亦可赖以维持。奈方伯急于开办，谓所议难行，茶叶磁器生意过小。乃大张旗鼓，请刘述庭观察、梁

鹤巢司马开办，名肇兴公司，不及三年已停闭矣。由此观之，可知创办一事必须小试其端，先立于不败之地，逐渐推广，方可有功；若亟求速效，务广而荒，必至一蹶不振。然则名曰通商，于通之一字，总未能实践力行也。

近日朝廷虽有通饬各省督、抚振兴商务，及各制造局准招商承办之谕，惟官商积不相能，积不相信久矣！纵使官吏精明，愿为保护，恐继之者贤否莫卜，或有要求不遂，更速其祸。孰肯以自有之利权，反为官长所执？故殷商大贾更事多者，明知有利，亦趑趄而不敢应召；即有应之者，恐其假托殷商认办某事，实则别有所图。十余年来，时有劣员串同奸商，或禀请当道承领某行捐费，广东各业炮台捐费，皆招商承办。或仿西法创办一事，托词业已集股若干，奉札到手，始设局招股，以公济私，既非殷实，亦无长技，事终难成，而为其所累者已不鲜矣。

按西例：由官设立者谓之局，由商民设立者谓之公司。总理公司之人即由股商中推选，才干练达股份最多者为总办。初未尝假于官，官特为之保护耳。今中国禀请大宪开办之公司，皆商民集股者，亦谓之局，其总办或由股份人公举，或由大宪札饬。凡大宪札饬者，无论有股无股，熟识商务与否，只求品级高，合大宪之意者。皆二、三品大员，颁给关防，要以札副，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位卑而权轻者，相率而听命。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试问外洋公司有此办法乎？且历观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闻近年中国商情，惟棉纱匹头大占利益。上海纺纱局获利甚厚，而湖北织布局仍虞折阅。其故何哉？窃恐各委员不免仍拘官场积习，非但不知商务利弊，不通权变而已也。

商　务　三[①]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已，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我中国自军兴而后，厘金洋税收数溢于地丁，中外度支仰给于此。夫用出于税，而税出于商，苟无商何有税？然中外司会计之臣，苟不留心商务，设法维持，他日必致税商交困而后已。四海困穷，民贫财尽，斯历代之所由衰乱也。

查英国设商部专理其事，于商务讲求最精，故收效亦最巨。〔十四卷本增：派驻各国领事，岁将该国商务现在一切情形，详报商务大臣。余译有《泰西商务》一书已详言之矣。〕法、美踵其迹，而亦步亦趋，均致富强。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设商学以教贸易，并立博物院

---

① 《商务三》即五卷本的《商务》篇。十四卷本增写《商务一》、《商务二》，并将《商务》篇稍作增改后作为《商务三》。此处仍以五卷本《商务》作为原文。

罗致各国货物，以藉资效法而广见闻，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务大兴。奥国近亦讲求，分为三类：一则银行典质货物暨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销售运货脚价。三陆地转运之法，并邮政电报各事。是以泰西各国商务日振，国势日强，民生日富。然各国工力悉敌，出入损益，厥势维均，则不得不以亚洲各国为取财之地，牟利之场，此亦必然之势也。

夫亚洲各国贫弱者无论矣，其最大者惟① 中国，次则日本。故挟全力而俱东，争开口岸，勒订条约。设领事以资保护，屯兵舶以壮声威。或勒免关卡税厘，或侵占小民生计。取求无厌，要挟多端，必遂其欲而后已。日本初亦受其朘削，至大藏省尽余纸钞，金银日稀，国势已形岌岌。厥后其王② 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十四卷本增：日本自平萨峒马乱后，至今积银赢四千万。〕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于是亚洲大③ 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

夫以日本之小，且交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封雇商船，强令承役，只图自利，罔恤民生。私橐虽充，利源已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

---

① 十四卷本将“惟”改为“首推”。
② 十四卷本将“王”改为“大臣”。
③ 十四卷本将“大”改为“之”。

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已薄人，忮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① 故合股分② 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

欲求利国③，先祛二弊；欲祛二弊，先自上始④。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十四卷本增：昔英国思兴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颁恐不便于商务，于是下令：凡欲选举为议政局员者，必其人曾以贸迁之事三次环游地球，乃得分此一席。于是在朝之士俱由商务而来，而商务遂甲于天下。我中国苟欲振兴商务，推广利源，蔑取英国成法，仿行而变通之，以尽祛前弊乎！〕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⑤ 素有声望之绅商⑥ 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先讲种植、制造，次讲贩运、销售。如种茶树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纱，制造毡毯诸事；倡立鸦片、煤、铁、磁器、火油诸公司。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而又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此其权之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

至于下则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

---

① 八卷本将“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到“心不齐力不足”，改为“总其事者厚己薄人，心不公力不足”。

② 八卷本将“分”改为“本”。

③ 八卷本将“利国”改为“兴商”。

④ 八卷本将“先自上始”改为“须如前篇所论，仿照西例办法”。

⑤ 八卷本将“地方官公举”改为“各绅商公举”。

⑥ 八卷本将“绅商”改为“老商”。

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再由各府、州、县札饬各工商设立商务公所。须如王君紫诠① 所云：毋恃官势，毋杂绅权。商民工匠见诸官绅，皆缄口不言，恐犯当道之怒，祸生不测云。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所举商董或一月一会，或一月两会。会日洞启重门，同业咸集，藉以探本业之隆替，市面之赢绌，与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勿作浮谈，勿挟私意，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以类相从，各抒己见。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一存会所，一存商务局。每年每季仿外国商务工艺报刊印成编，分遗同业户各一本，俾考市廛之大局，知趋避之所宜。夫而后百货通，百废举矣。商务局凡有所见，咨禀于南、北洋通商大臣。倘遏抑不通，即径达商部，一年一次汇禀情形。商部统计盈虚，上达天听。如是，则兴废当，谋画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

更有说者，轮船招商一局，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查泰西各国，轮船通商只准径到一埠，其余沿海、沿江各处，乃该国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夺。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获利甚厚，喧宾夺主，害不胜言。我朝廷宜设法保护商民，并换去关上洋人，庶无偏护，如日本国家设法卫商：使外来争利者亏本自退，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中国商船之利悉归我有。否则仿外国例，岁助商船公司带书信箱水脚银百万两。欧州各国通例：凡邮船往来归公司办理，而书札一项惟朝廷独擅利权。然传递又赖

① 十四卷本将"紫诠"改为"子潜"。

轮船，故国君皆助给经费。计法国每年拨给一百零四万三千五百十三磅，德国一百万磅，俄国四十五万磅，意国四十万磅，英国六十六万五千磅，日本八十八万元。多造坚固快利之船，分走通商口岸及华人寓居之埠，如南洋诸岛、北洋、海参威及朝鲜、日本各口，皆可以运我土货，畅销各国。又准公司添派小轮船，往来各省内河。船中驾驶、管轮悉用华人，以免滋事，遇有战务可仿西例报效国家。如是则利权渐收，商途日辟。中国地大物博，宁第与各国争雄海上已哉。即他年大一统之机缄，亦权舆于是矣！①

【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②

余曩时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载行三十余载。旋蒙盛杏荪、唐景星、徐雨之三观察，采听商情，禀请傅相帮办招商局。曾同景星观察到怡和、太古商定三公司轮船水脚均分之约，出视南洋各口，察看商务情形，叠蒙傅相札委总办局务，于中外商务利弊情形，颇知梗概。

夫西人之胜于我者，以能破除情面，延揽人才，官绅属托有所不顾，亲友推荐有所不受，是以所用司事人等不但事情习熟，且为守兼优。董事由股东而举，总办由董事而举，非商务出身者

---

① 十四卷本将“更有说者，轮船招商一局”到“亦权舆于是矣”，改为“若朝廷无熟识商务之大臣仿照西法认真讲求，仍以科甲清班不谙商务之员俾主持商政，徒有兴利之空言，而无恤商之实效，因循粉饰，将见国困商亏，贫弱无可救药矣！”

② 十四卷本和八卷本都将此附录删去，并将此附录的大部分内容写入《商船下》。

不用。另举一极精书算之人，按月一查账目。有事则众董集议，有大事则集股商会议，无事则于结账时聚议。每年总办将账目及生意情形刊成清册，登诸日报，俾众咸知。董事亦各抒所见，以备采择。凡有益于公司之事，董事须竭力维持，否则必为人所轻鄙。此西国公司之通例也。

查轮船公司利弊甚多，大要有十：

一、总办为公司领袖，如不熟识商务，则不能知人善任，凡事为人所愚，措置失当，必有廉而不明之讥，待其悔悟，该公司已吃亏不浅矣。

二、管理船务者要常知公司有船若干，食水深浅，现往何处，各口进出货物盈虚，以及市价涨跌。庶胸有成算，不为租客所欺。

三、揽载船虽未到，货宜先揽。如不先揽定，则耽搁船期。余见各处留船候货，所得水脚不敷耽搁之费者甚多。惟暗耗人多不察耳。所以富商大贾及大揽载行、轮船公司有心计者，均格外招呼，必有以固结其心，虽同日有船开行，其货物均为我所有也。

四、凡置船有行江行海、载客载货之别，各口大小、水势深浅之分。内河水浅货少，船不宜大；外口水深货多，宜用大船。若船小载货无多，不能与人争利矣。

五、轮船机器贵乎新式，烧煤少而行驶速。如贪其价廉买旧式机器之船，烧煤多而行驶慢，必吃亏无疑也。

六、船主管轮为一船司命之主，任大而责重，处之以谨慎犹有不测之虞，稍有不测，鲜不偾事。虽有学堂执照，仍须由历练中来。历观轮船之坏，非尽沉于飓风、大雾中，多有因中酒脱略，

刚愎自用，或艺术不精，搁沙碰石、水锅炸裂等弊。而选择船主、大副、管轮者可不慎欤？

七、公司船多，必须有总船主、总大车分别治理。如总船主不是船主出身，不知各船主优劣；总大车不是大车出身，不知各管轮优劣。优劣不分，人必不服，安有大学问者肯供其驱策乎？所以当总船主、总大车者，如外国之升任水师提督，必须资格深，声望重也。

八、轮船上下货物管栈，与管码头坐舱，必须督率扛夫堆工，毋稍耽搁。既货已预定，如是千余吨船今早到，明早可开，至迟不过两日一夜。若每次耽搁一日，核计其中吃亏不浅。此着关系甚重，业船务者亟宜留意焉。

九、船中与栈房货物，坐舱与管栈，各宜督率小工堆高整齐，不许乱放，虚耗地方，致少收水脚栈租之累。

十、坐舱夹带货物，少报客位，司栈多报力钱，偷漏客货，私收栈租等弊，均无难革除，要皆事在人为耳。

当太古开办之时，只有旧船三艘，力与旗昌公司争衡，尚属得手，所以逐年添船，获利更厚。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选择熟识客商货多而可靠者，嘱渠分庄各口揽载，或加一九五用，或贴补房租，或货多准其荐一轮船买办，货至多者缺至优，以此羁縻，使其奋勉为我招徕。

或谓："招商局因官有漕粮帮助，凡官荐之人势不能却。"查西洋、东洋带信轮船公司，国家岁助巨款，过于商局运粮水脚数倍，当道概不荐人，亦何尝有此酬应乎？惟其能体惜商情，所以商务振兴也。或虑总办亏空，可由当道委员按月一查账目，余事不准越俎，以免借此要求。

至于造船、修船两端，关系最为重大。造船则先宜讲究妥当绘图贴说，应用何等机器，何等材料，载重吨数，马力若干，烧煤若干，行驶迟速，吃水深浅，皆逐一标明，延精于船事者在外国登报订期投票，庶免经手渔利。修船须防经管洋人与船厂通同作弊，有不应修而修者，指鹿为马，恐吓外行，欺谝总理，皆惯技也。又须防同行密约，凡投票之价预加若干，同沾余利。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以上所述各款，昔太古公司总理船务之洋人晏尔吉尝以为独得之秘，并劝余不可告人。余答曰：知之匪艰，行之维艰。未必人人品行端方，事事认真，不避嫌怨，尽心竭力为之也。

顺德黎召民方伯欲振兴商务以塞漏卮，曾集股创设肇兴公司，开庄伦敦，卖买货物，举余出洋总办，并请郑玉轩京卿、邓小赤方伯相劝。余答曰：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有把握而后可行。若预先买货待涨，非熟悉该处市情消长、货色盈虚不可。似宜先往外洋设一茶叶、磁器行号，兼代卖买丝、茶，或附搭股实可靠之行，俟开办三年，熟悉该处贸易情形，然后大举。倘能奏请朝廷，所有各省军械悉归我行承办，聘一素精枪炮轮船机器之人考究，止收经手用费，不致洋行浮开价目等弊，则亦两有裨益。况承办军械洋行，上海计有数家，岁须缴费二、三万金，其利之厚可知。我行得此利息亦可赖以维持。方伯急于开办，谓所议难行，茶叶、磁器生意过小。乃大张旗鼓请刘述庭观察、梁鹤巢司马开办，名肇兴公司。余亦助资若干，自办宁州茶五百箱寄往销售。不料亏耗过半，不及三年已停闭矣。

由此观之，可知创办一事必须小试其端，先立于不败之地，逐渐推广，方可有功。若亟求速效，务广而荒，必至一蹶不振。孔

子之言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诚哉是言，可为万世法矣！

昔有西商亏空，势将不支，托其买办借款，并多买丝、茶，例于下船后交价。不料船开后接到英电，谓该行倒闭，照西例仅将其行中所有摊还欠款而已。又有洋人串通华人开洋行者，洋人为行主，华人当买办，拟俟大买丝、茶下船后逃遁，幸查于商律不符，未与交易。若无商律，不注册，大公司稽帐无人，恐倒闭之遗害无穷。或谓互市以来，大宗生意全系洋商，华商不过坐贾零贩。推原其故，盖由中外贸迁，机器制造，均非一、二人之财力所能办到。所有洋行皆势力雄厚，集千百家而为公司者，且有银行通融，其国家又多方保护津贴，是以商务日兴。中国不重商务，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无怪乎不能与洋商争衡也。况遇商务讼案，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要索不止，累及身家。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视。于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坐沾余利，或雇无赖以为护符。故欲兴商务，必先能卫商保商，尤必须杜商奸以防逃闭。护商本以维市面。此类条目烦多，须延访深明商律之人，将东、西洋商律参定颁行，俾可遵循，庶奸商无弊可舞，自然阛阓日兴，公司大集，中国之利权不致外移矣！①

① "昔有西商亏空"到"中国之利权不致外移矣"，是八卷本《商务三》篇后增写的附言。

商　务　四[①]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理也，通于商务矣。夫贸易之道固以土产及土产所制之物二者为之纪纲，而国政民情未尝不与商务相维系。明乎此而后商务可得而言矣。

英吉利商国也，恃商以富国，亦恃商以强国。曷为曰商国也？专藉商舶以觅新地，辟新埠，纵横五大洲，遍布于中国沿海、沿江地方，其与国政相维系者如此。艺术家日益精良，化学家日研新质，创耕稼新机以教农人，得粪溉新法以兴树艺，其与民情相维系者如此。窃尝究英国商务之所以兴旺者，其故有十三端，有为中国之可及，亦有为中国之难骤及者：曰地气清和，曰矿产甚富，曰国内水陆便利，曰海口多。此四者中国固有之，无不可及者也。曰百工技艺娴熟，曰首创机器擅利独多，曰资本甚巨，曰程法尽善，用人得宜，曰商船多，曰五大洲皆有属地，曰言语为商务通行，曰通商历年最久，曰近日出口货无税，进口货亦不尽征。此九者他国亦有难兼，中国所未能骤及者也。

姑举中国商务情形论之：一曰专业收放者为坐贾，此无甚远大之志，以彼出以此入也。一曰贩运出境者为行商，货不能得厚利于近地，必待转售于他乡，或数百里，或数千里，此其志在速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销，以货往以货返也。一曰独商。商本不充者不能创设大庄，商资稍裕者辄喜独开生面。一曰伙商。人二为从，人三为众，向称股份者如是已矣。西商公司之法行，我商局大为一变。然止闻集股之害，终未见集股之利。

然则至今日而言商务，我君臣上下无不欣然艳羡，起而效之，独奈何不揣其本而师其末乎？揣本之道奈何？除设商部立商务局诸大端前已详哉言之，复有两说于此：

一在先明大地贸易兴旺之故也。地面近赤道者曰赤带。近北极者曰冷带。两带之间曰温带。其土产之利既不相侔，而飞、潜、动、植之象亦觉大异。推之五洲之物，一国之物，一省之物，均未必同，惟彼商人世处其中，或各精一业，或力兼数业，究其大宗之源，实亦不外讲求天生物产、百工技艺两大端。

一在先明城镇口岸兴旺之故也。地当孔道、位镇中央必开大埠，如中国之周家口、汉口、樊城，俄之麦思果，德意志之伯灵是也。江海相接，内通数省，上下数千百里，如中国之上海，英之伦敦，法之立瓮城是也。海口便于泊舟，为海道所必经，中国之香港久为英人占踞者是也。支河一线，内外通海，埃及国之苏彝士河是也。势扼河、海要隘，地甚狭束，希腊与美国答陵湾是也。两海相夹，形如箕舌，南洋锁钥，东、西咽喉，新加坡是也。以上七项皆商埠要区，能占地势之大利者也。既商地之利有七，凡为商者孰不思得一地利以自居，倘或能兼数利，而商务不兴旺者未之有也。

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视水、陆舟车为转移。有昔为荒区，今成天府者，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燕台、牛庄等处。有昔为大埠今就衰落者，如中国之清江、周家口、樊城等处。观船舶之多寡，

知河道必有变迁；观海道之飞轮，知中道河南、东道山东之必有衰落；观火车之渐通，知旱道必增巨埠。有识者固思捷足先得，亦惟多财者乃能力着先鞭也。况通商之利固有常经，亦多变局。

试观埃及国昔年缘国属罗马，例应贡麦，埃民遂加意麦种，而麦产贸易之旺者数百年。德国有地名活登倍克，凡民间娶妻者令种果树若干本，其地至今多果利，此因国法而竟能盛兴商务也。昔年英国禁种黄烟，烟贾无利，今弛禁而烟贩遂盛，此以禁令宽猛而可觇商务兴衰也。英国海口昔时麦税甚重，面粉价昂，后减轻收税，面价廉而麦贩愈多，此以捐税轻重而可验商务兴衰也。又有两地物产同而贸易之兴旺则未必同，盖旱道多，山路险，运脚必重，铁路近，轮船便，运脚必轻，此以运脚多寡而可衡商务盛衰也。顾天下政教不能道一风同者势也，而天下土地必须相其物宜者理也。不同者原难一例相从，不宜者仍需互相补救。试观中、印善种茶，而英国善织布，故英人常购中、印之茶，而售其布于中、印也。法国善织丝绸，英国善铸铁器，故法国常购英之铁器，而售其丝绸于英国也。美国富棉产，英国精造船，故美国常购英之船，而售其棉于英国也。于此可见各处有本产，即各业有专门，父传子，子传孙，各守恒产，业精物美，而即以其有余，补其不足。此交易之各得其所者也。

至若天气温煦，雨旸时若，则土产之物必鲜美而价廉，是谓得天时者也。土质膏腴，地脉滋润，则所产之物必丰富而价平，是谓得地利者也。技术有师承，制造多心得，则所出之物必精美而价高，是谓得人和者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明乎此，方足与言商务。吾愿言商务者，究其理而推行尽利可也！

商　务　五[①]

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并由商务大臣酌定税则，恤商惠工，奏请朝廷颁示天下，悉如前篇所论。如有新出奇器，准给独造执照，及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俾臣民有所遵守，务使官不能剥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以济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庶商务可以振兴也。查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务、制造瞠乎其后者，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当道虽时欲整顿商务，挽回利权，究竟未知扼要所在，数年来工商生计愈见其绌。若再不悉心考究，徒效皮毛，仍如隔靴搔痒，有名无实，或言不顾行，势必至国困民穷，不堪设想矣！故书中反复详论广开学校及设技艺、机器、格致书院，撤厘订税、恤商惠工诸政，为当今致富之急务，非此不足补救万一也。

尝阅西书英国每岁集刊《列国政治》一书出售，西名《士得士文也卜》，凡各国之政治、兵船、铁路、火器新旧多寡，国用土产等项，无不备载。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自设立制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造局，风气一开，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惟物料仍需购之外洋，且剿袭西法，而不能尽得其秘，所以仍不能夺其利权。至民间近亦讲求机器：成衣用机器也，造纸用机器也，印书用机器也，磨面用机器也，碓米用机器也。然尚不过试行，而未能推广。今则缫丝机器规模宏大，出货甚多；而纺纱、织布之机器，则更利市三倍，推广愈甚。此商务之转机也。然各种机器仍须购自外洋，不特民间购取之不便；而洋人明知华人不能自造，往往格外居奇，要求善价，且多有以用过之旧物售之中国，而中国暗受其欺。且置一机器不知其所以然，而但知其所当然，偶一损坏，仍须倩洋人修理。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

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而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外洋进口之货，皆人力之所为；而中国入口之货，多天生原质，以此相较孰优孰绌，不待智者而知之。

且中国地居温带之中，所出之物悉较外洋为优，无如中国优于天工，而绌于人力。中国以为无用之物，如鸡毛、羊毛、驼毛之类，洋人购之造之，人巧夺天，竟成美货。在华人以为洋人购此无用之物，可以得利；而不知洋人成货之后，售与华人，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于中国也。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

之。则外洋之利权既为欧西所夺，而内地之利权又将为日本所夺矣！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惧哉！

况丝、茶为出口货之大宗，年来养蚕、制茶之法均不如外国，其利亦渐为所夺，出口日减矣。尝考外国制茶新法，皆用机器以代人工，力匀而工省，制精而易成，无天雨不晴之虑，一切巧妙之处，日人已著书详言之矣。蚕丝较茶出款尤巨，法人郎都近创育蚕会，用显微镜测视，凡蚕身有黑点者谓之病蚕，即去之，讲求日精，故所养之蚕较中国出丝恒多三倍。虽然中国向有治病蚕之法，惜未考求尽善，常为病蚕所累，出丝不多。洋关税务司康必达著书详论其事，并遣人赴法国学习。利导可谓甚勤，奈华人积习未除，风气未开，尚罕信者。

考泰西各国最尚格致之学，有一事必设一会，集天下之深知此事本原功用之人，不厌繁琐，一一考究详察，以尽其利。譬如种田则必究其未种之先，何等种籽宜于何土，燥湿何宜；既种之后，必究其何以长茂，何以蕃实，必使业此者毫无遗利而后止。今访求养蚕各节，即此意也。泰西于蚕桑一事，亦设有会，托各国各就所产情形，专心考究。此会设有年所，其于蚕之一物如何生长，宜食何叶，何以肥壮，何以有病，如何医治；何以必到其时不食而眠，每次眠时是何形状；何以必到其时乃上山结茧，其茧是何色样，何以茧有大小；何以必到其时乃出蛾，其蛾是何色样，有无疾病；何以必到其时蚕乃发生，又何以一年内再生至五、六生，即二蚕、三蚕至五、六蚕，如何使其不再生，而留其子使次年始生；所吐之丝何以有粗细韧脆，何以光洁，何以暗滞；何者为得天气之宜、地土之宜，究应如何蓄养，始无遗憾；所种之桑何桑宜何地

土，何以茂密，何以虫生，如何去虫，何叶宜何蚕；又有各种野蚕，各种半家半野之蚕，何以为野，何以为半家半野，何蚕产何处，何蚕生何树，食何叶，何种可取回畜养，何种不宜取归，其蚕及蚕茧、蚕蛾、蚕子如何收取，如何功用。会中历年讲究，早得窍奥，不存私见，坦白大公，随时荟萃出书，布散各国，使人增长学问，有所仿效，俾无遗憾。但格致之学精益求精，无有止境，故是会仍就各国访求，不厌繁，不惜费，因蚕桑有关国计民生，亦皆各国公款所出，诚重其事也。

中国蚕桑之法讲求者，原不乏人，特忽略者众，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用旧法畜养，衰旺委之气运，年产不能递增，端在讲求不得其道耳。至各种野蚕，则更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实亦大有利用。今欲华人能知取益防患之法，必得会中新出之书考究仿效，所裨诚非浅鲜。欲振兴商务者宜知之。

【附录】 英驻沪总领事哲美森著①《英国颁行公司定例》

公司分为二等：一曰有限公司，一曰无限公司。所谓有限公司者，凡执有股份票之人，遇公司当亏欠累累之际，除每股预定额付若干外，便可脱然无累，此非寻常贸易比也。英例：凡作寻常贸易者，若系与人朋开，即属公司之流亚。惟不幸而至于亏欠，资本荡尽之不足，债主仍可向各股东催索，直俟一无蒂欠而后已。故假如有甲、乙、丙三人各出资本，三份平分股开一行店，迨折阅而罄其所有，尚不敷还债之数，其时甲、乙二人家产业已尽

① 八卷本将“著”改为“辑”。

绝无可著追，丙则尚有余资别图生计。各债主可核明尾找索丙独力清偿，丙亦无可推诿，照帐均应核付。此所谓无限公司也。其创立大公司者，虽不能相提并论，然向亦有无限之一种。近来则大半皆有限公司矣。后开之定例，系为有限公司而设，撮其大要厥有四端：一曰创立公司暨禀官注册之例，二曰科收股票资本暨与股人名分之例，三曰总理公司事务之例，四曰公司歇业之例。所有节目并胪于后：

一曰创立公司暨禀官注册也。查公司当创议开办之始，签名于合同者极少须有七人。其合同内必注明公司名目，暨开办公司之缘起，又必预估资本，共需若干万，分为若干股，每股共值若干两，且必每股限定若干数，以杜歇业时之争论。其议立合同之人，仍须各认若干股。合同既定，而后又须立公司章程一册，所报明者共有九事：股分票作何填给，一也；科收资本之法暨同时全收，或随时续收，二也；转售股票之法，三也；与股者值应付若干资本之时不能付清，准总理人注销其股票，别行填售，四也；与股人聚议定期，五也；与股人当聚议之期皆得自举其意，以定从违，六也；推举总理暨总理之权，以办公司事务，七也；结帐并分利等事，八也；专人查帐，九也。此项章程暨应立合同，各有定式。凡在华开设公司者，皆当实力奉行，迨至订定合同，立定章程，创议人亦已签名画诺，然后禀请官署，注册立案，由官给发执照，准其开设，于是公司之大局立矣。创议者可招人定买股分矣。既而收齐股分，公司便可开张矣。其创议之人自必即充公司之总理，俟届与股者聚议之期，或可别举新人换充总理，然以常规言之，必令创议人将公司草创事宜措置无不妥洽，然后可图更换也。至于公司合同既已注入官册之后，不能任意变更，惟资

本不敷，则可议加，股分之或大或小，则可议改而已。其定买股分票者，于业已注入官册之合同、章程两项，当时必共恪遵，虽签字者不过创议之数人，而与亲自签字毫无区别。公司开办后，倘章程中实有窒碍难行之处，亦准与股人任意商改。其商改之法，与股人宜先行声明：今应核议公司章程第几条之某事，请有股者于何日聚会。届期人集，彼此酌议。倘有股人四分之三以为应改，即行改定可也。再者，公司所立之合同及其章程，必有印成之专本，凡欲索观者，不问其有无股分，即行给予一册，任凭阅视。

二曰科收股票资本暨与股人之名分也。凡创设公司之人及初买股分之人，俱视为有本来之名分。查照英例：每立一合同，其总公司必立一记事清册。应记者共有四事：与股人之姓名，一也；人共有若干股，每股已付若干金，二也；初次禀官注册之年、月、日，三也；某人股分于某日退出，四也。四事既备细注明，又有添注新股人之例，但必须其人交出买受某人之真凭实据，始可以其姓名列入清册耳。此项清册或有欲观者，只酌给钞胥之小费，无论摘钞一节，通钞全册，均无不可。欲知谁人并无股分在内，某人计有若干股，悉以此册为凭。凡人姓名既列此册，注明股数于其下。公司分利之时，必须照股分给；公司若有亏欠，亦必按股填付，直到限额既满而止。惟股票已转售于人，注销姓名而别换新户者，公司中或盈或亏，始与之不相干涉。又若有实系与股，而清册应列之姓名，或偶然歧误，或竟致遗漏，则准其人先行禀请到官，由官查明实系歧漏，然后饬令该公司分别改正补入。再，前本与股之人既而售去股票，其买股之新主亦已列入清册，然距过户之期未满一年，公司若有所亏，以致闭歇，罄其所有尚不足以偿债，则如上文所云，例应追足股票限定之额内银两。倘彼

与股新主别无余资以弥补，仍可向老股找补；必事在一年以外始可与之无涉。然无论老股、新股，公司亏欠而令找补，断不能逾于定额之外。譬如每股计银一百两，大都照例以百两为限。此百两之股其先已付七十两，若亏欠而索找补至多亦不过三十两而止。倘尚不敷还债，债主亦无可如何矣。

三曰总理公司事务也。公司应如何办理，大半于创始时先行议定。其章程虽略有不同，而与股者共操论事之权，则多不甚差别。总理人不能以众人之资本任意独断独行也。其贸易之较小者，股东或不过四、五人，各股东固皆可稽考生意出入之事，毋庸订立细章。若创立大公司，与股者多至一、二千人，而无妥定之章程，与股人受亏何限？故大公司之总理至少必选定七人，其人必各执有公司股票至少以十股或二十股为额。此外与股之人每年至少必聚会一次，又有六阅月而即聚一次者。当共聚之时，总理人必将本公司一年或六阅月中所办之事，悉行当众报明，或盈或亏，毫无讳饰。于是有股者会议分利等事，悉照寻常章程办理。此项寻常章程即照后开式样。公司初立时，大半皆先核定，但凡众会之际皆可择便酌改。其酌改之法，则须各举其意而计之，以为是者若干意，以为否者若干意，彼此冲算。如有四分之三以为应改，即行照改。其与股人之不能亲到者，亦可托人代理，但章程亦不能陡改，必须与股人毕集之际，先行声明应改某条之故，及众议以为当改矣，犹不遽改；再迟一月，再聚与股人一次而再议之，若仍谓为当改者居四分之三，然后改之。且改此章程时，不但报明与股人而已也，又必禀报官署，注明清册，以昭郑重。其有欲索阅新章者，俱无所靳。与股人若欲留存改定之底本，亦必给予一分，略收刻印之费而已。万一与股人以公司办理

不甚妥洽，则于聚会时，当众商定派人查报；即非聚会届期，凡与股者有五分之一联名禀诉于管理商务之官，亦可由官派人查核。倘查明总理人实有舞弊之处，即可按例办理。

四曰公司歇业也。歇业有二法：一为与股人不喜此业，自行解散。一为生意不佳，禀官派人主张售出存货分偿债主。查二法之中，大半系与股人自行解散而罢。或公司本有年限，以期满而遂停止。亦有因亏欠太多，无从转运，与股人自愿停歇者。停歇之意既定，至少须派一人经售存货，特充还债之用。是时总理人毫无权柄，必将公司一切事务交与代为了局之人。该了局人亦须速将一切存货售变得钱。钱既入手，则先提出了局人应得之薪水，次还零星小债，如房租及伙友辛工之类，一无欠缺。然后将应还各债赶紧清还。倘还清后，尚有余资，则尽数摊还于与股诸人。如其不敷抵偿，则须查明与股人之股价，是否照额付足。其付足者，惟有债主按成认亏，无从向与股人著追。其未付足者，譬如额定每股本银一百两，照例本应付足，但竟有止付过二十两者，有股人即应每股续付公司银八十两，以符原额而备还债。其往往有缘此争论处，谓某应付，某不应付也。然大抵当公司停歇之时，清册所记与股人之姓名即为应付之凭证。若册有错误，尚可禀请官署查明更正。其册上实系有名者，必应照股付银，摊还债主，与自欠各种帐项之必须清还者，毫无歧异。惟与股人不免有实系赤贫无从找补者，则当令身家殷实之与股人合而补其缺，直至限数全满始已。至代为了局之人，固不能意为轩轾，或催令速付，或姑与稽延，然分应找付之与股人断不可藉故推诿。又公司停歇时，假如某甲股票业已售于某乙，而清册尚未过户者，该了局人仍当照册向甲找补，甲亦仍须如数垫付，然后自行向乙

索还，乙亦不能图赖。盖乙之买股原图获利，利既改归于乙，亏自不能仍责诸甲也。又若初议停歇而与股人未必皆愿，不免纷纭无主。然按照定例，倘有一债主或一与股人倡议令该公司停歇，即可独自禀官。俟官查明该公司果系不能办事，必即行谕令停歇。又为之派人代办卖货分银，并一切了局之事，与公司自愿停歇者无异，别无敢于拦阻之人。

按：英国颁行公司定例甚善，我国亟宜通饬仿行，以杜奸商舞弊也。

商　船　上①

五洲商船最多者莫如英国，其次美、德、法。已将各国轮船、帆船数目详列商船表于后矣。查泰西国例：通商之船只准径到一埠，其余沿海、沿江各埠乃本国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夺。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获利甚厚，喧宾夺主，害不胜言。

日本昔年拟改国内各海口运货章程，凡有洋货已抵本境，均由本国商船运载分售，广开利源，免致喧宾夺主。西人以日本船数不敷，改制太速，且日境水道尽属海洋，非若中国之扬子江，美国之米西细比，巴西之亚马孙江，贯注国中绵长数千里，本国得以独擅其利也。今日本已如愿相偿，收回利权，已无洋船转口于境内各埠。

我朝廷亦宜设法保护商民，振兴商务，并换去关上洋人，庶无偏护，如日本设法卫商，使外来争利者亏本自退。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中国商船之利悉归我有；否则仿外国例，岁助商船公司带书信箱水脚银数十万两。查各国皆有邮船公司，国家岁有津贴。闻英国每岁津贴轮船公司六十万五千镑，另津贴专往奥大利亚之船岁约八万余镑。法国一百零四万三千五百十三镑。德国一百万镑。俄国四十五万镑。意国四十万镑。日本八十八万元，今年又助银三百五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十万元为推广往来各国邮船之费。多造坚固快利之船，分走通商口岸及华人寓居之埠，如南洋诸岛、北洋、海参威及朝鲜、日本各口，皆可以运我土货，畅销各国。又添派小轮船往来各省内河。船中驾驶、管轮悉用华人，以免滋事。

今我国通商各口无论长江内河、苏杭二州，皆任洋商轮船往来，是船业之利几尽为彼族所夺矣。士大夫既知轮船捷于帆船，旧式不如新式，岂无一二深明大利大害之人？辄以群疑众谤，动谓："轮船一行，恐绝旧日船户谋生之计。"深愿当道亟将帆船不及轮船之利，详细晓谕各船户，嗣后若不能尽改轮船，亦当多造新式帆船。或有商船出类拔萃者，当道尤宜奏请奖励，以期踊跃。

日本自效西法，商船日增。西报谓其自中日交战六个月，邮船会社租船与国家，除一切费用外，净获银一百四十万元。其恤商可谓厚矣。中国能如是乎？招商局当中日交战留在天津听差之船，用一日计一日，不用之日则不计，与日本邮船会社租与国家之船比较，虚耗不少；且所载湘军水脚照章八折，尚彼此推诿，经岁未付，而商局之受损良多。或谓："国家有漕米归招商局船装运，尚有利益可补。"不知近年漕米水脚不及运商米水脚之昂。且"拱北"轮船在锦州失慎轰沈，据船上逃回之中西司事口供，与同船逃回之兵弁供词大相悬殊，是以统帅未将船价给还商局，无从再问矣。西例：凡两船相碰、撞礁失事等情，概归水师衙门，由水师提督会同各船主审断。所运官家物件，刻薄者动须报效，间有行李数百件而不付一钱，反代出上下工力者，其弊若是。又有武弁、差役狐假虎威，如船上司事供应不周，任意拳打脚踢。欧西上等之人皆以守法知礼为体面，华人多有以不守法不拘礼为体面，所以各官与招商局有交涉者、

或有势力者，皆不遵局船规矩，往来不买船票，亦不先咨照船上预留房舱。此辈无论何时到船，房舱虽已为人所定，亦嘱船上管事开房入住。且住大餐房之客，例定每客准带家人一名，其家人不准住宿大餐房，彼亦留其同房住宿。竟有以朋友冒充家人同住同食者，亦有邀大舱之友到大餐房坐谈，各家人亦群拥而至者，不识避忌随处唾痰，为同舟之洋人厌恶，远避窃笑。而舟中上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恐得罪则祸立至，买办亦难自保。以上所论各节，事虽小而关系颇大。既有此弊，非但于商务有损，且为外人鄙笑，若不痛为革除，中国商务何能振兴。太古轮船知有此病，其洋人大餐房不许华人搭者，职是故也。所以华商之船不挂龙旗而挂洋旗者，职是故也。招商局尚属如是，遑问其余。欲振兴商务岂不难乎！

尝阅海关《通商贸易册》，核计由中国往外国公司轮船岁获水脚银约数百万两，往来我国各口岸之船岁获水脚银约八百余万两。闻晏尔吉云：太古代理往来中国各口江海轮船，除往来外国之船不计外，每年尚得水脚银三百数十万两，除开销外约余利银百数十万两。现在往来中国境内之船多属英国，既有此厚利，中国若不添船，日本闻知必遣船往来境内，将与英人争利矣。轮船招商局各船每岁约得回水脚银二百余万两，不过六分之一耳；况各船皆购自外洋，驾驶、管轮全属西人，漏卮甚巨。昔年招商局有江船曰“永宁”，用华人为船主，各国保险公司皆不允保险，故招商局创立仁和、济和保险公司，不为外人掣肘也。然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不嫌其多。亟望我国家颁定商务通例、航海章程。凡海口设有灯塔，立有浮标，使知暗沙暗礁。

造船之家须仿西例，同治十三年，英下议院议员以沈船之弊有十：水手过少，其弊一；载货轻重不均，其弊二；舱面重载过多，其弊三；船用马力过少，其弊四；瞒买保险过于原数，其弊五；造船时未得善法，其弊六；旧

船更新继长增高，其弊七；载货浮于吨数，其弊八；年久失修，其弊九；贪行忘险，其弊十。故商部派员查访，设法禁止。由商部经验注册者，谓之上等。商政视其工程坚固与所用木之良楛，铁板厚薄，机器何如？必皆如式而后定其行海年限；不如式者不得往来。其处新船放行之日，往来其国各埠者，须设有验船官：一船主，一机器司。船主稽查舱面各件，机器司稽查舱内机器各件。如有损伤，嘱即修理。视其船之房榻、舢板、舱位阔窄，定其载货载人多寡之数。如人逾其额，货逾其数者，皆罚之。前年太古轮船由牛庄返烟台，舱面载客过多，为风浪卷入海者百余人，地方官置之不问，殊可慨也！

每岁复禀请船政，遣国家机器匠至船详验机器有无损伤，铁板有无破坏。稍有不坚，定必修固。其行海所募水手，所带食米，必使足数；不足数者禁不得行。当船主者必有船主凭照，其船出海则船上人等一切皆听指挥。船主必记其所行于册，若有争辩等事，商务大臣即据其所记以定处分，使其慎重人命、货物，勿为利欲熏心，致蹈不测。凡禀请给照往来之船，亦当仿照西例，所取照费无过数元，只纳吨钞，不须另外报效。各国往来江海轮船，例无限制，亦不准人垄断。凡创办者俱无另外报效饷银，惟照例计船之大小，纳吨钞之多寡而已。令沿海要埠，中国公司轮船日增，利不外溢，〔八卷本增：更仿德国成例：广兴船政学堂，所有轮船管驾上下人等均用本国之人。〕诚塞漏卮、讲富强之一大端也！

商　船　下①

上篇论各国商船多寡，保护商船诸法，验船要略。兹将上海中外轮船公司情形觇缕言之，俾咸知与外人争胜，其权操之有自。

余曩时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载行三十余载。旋蒙盛杏荪、唐景星、徐雨之三观察采听商情，禀请傅相帮办招商局，曾同唐观察同至怡和、太古酌定三公司轮船水脚均分之约，出视南洋各口察看商务情形，叠蒙傅相札委总办局务，于中、外商务利弊颇知梗概。

夫西人之胜于我者，以能破除情面，延揽人才，官绅属托有所不顾，亲友推荐有所不受，是以所用司事人等不但事情习熟，且为守兼优。董事由股东而举，总办由董事而举，非商务出身者不用。另举一极精书算之人，按月一查帐目。有事则众董集议，有大事则集股商会议，无事则于结帐时聚议。每年总办将帐目及生意情形刊成清册，登诸日报，俾众咸知。董事亦得各抒所见，以备采择。凡有益于公司之事，董事须竭力维持，否则必为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正文基本上是《商务三》"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中的内容：但有区别：一、少数文句有变动；二、增加了三段注文；三、删去《事略》中的最后一段内容。此外，篇后还增加了一段附言。故二者并存。

人所轻鄙。此西国公司之通例也。

查轮船公司利弊甚多，大要有十：

一、总办为公司领袖，如不熟识商务，则不能知人善任，凡事为人所愚，措置失当，必有廉而不明之讥，待其悔悟，该公司已吃亏不浅矣。

二、管理船务者要常知公司有船若干，食水深浅，现往何处，各口进出货物盈虚，以及市价涨跌，庶胸有成算，不为租客所欺。

三、揽载船虽未到埠，货宜先揽。如不先定，则耽搁船期。余见各处留船候货，所得水脚不敷耽搁之费者甚多。惟其弊在暗耗，人多不察耳。所以富商大贾及大揽载行、轮船公司之有心计者，均曲体交欢，先有以固结其心，虽同日有船开行，其货物早已为我所有也。

四、凡置船有行江行海、载客载货之别，各口大小、水势深浅之分。内河水浅货少，船不宜大；外口水深货多，宜用大船，若船小载货无多，不能与人争利。

五、轮船机器贵用新式，烧煤少而行驶速。如贪价廉买旧式机器之船，烧煤多而行驶慢矣。

六、船主管轮为一船司命之主，任大责重，十分谨慎，犹有不测之虞，稍涉疏忽，鲜不偾事。虽有学堂执照，仍须由历练中来。历观轮船之坏，非尽沈于飓风、大雾中，多因中酒疏略，刚愎自用，或艺术不精，以致有搁浅碰石、水锅炸裂等弊。然则选择船主、大副管轮者可不慎欤？

七、公司船多，必须有总船主、总大车分别治理。如总船主非由船主出身，不知各船主优劣；总大车非由大车出身，不知各管

轮优劣，优劣不分，人必不服，安有大学问者肯供其驱策乎？所以当总船主、总大车，如外国之升任水师提督，必须资格深，声望重也。

八、轮船上下货物，管栈与管码头坐舱，必须督率扛夫、堆工，毋稍耽搁。既货先预定，如千余吨船今早到，明早可开，至迟不过两日一夜。若每次耽搁一日，核计其中吃亏不浅。此着关系甚重，业船务者亟宜留意焉。

九、船中与栈房货物，坐舱与管栈，各宜督率小工堆高整齐，不许乱放，虚占地位，致少收水脚栈租之累。

十、坐舱夹带货物，少报客位，司栈多报力钱，偷漏客货，私收栈租等弊，均无难革除，要知事在人为耳。

当太古开办之时，只有旧船三艘，力与旗昌公司争衡，尚属得手，所以逐年添船，获利更厚。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选择熟识客商货多而可靠者，嘱渠分装各口揽载，或加一九五用，或贴补房租，或货多准其荐一轮船买办，货至多者缺至优，以此羁縻，使其奋勉，为我招徕。

或谓："招商局因官有漕粮帮助，凡官荐之人，势不能却。"查西洋、东洋带信轮船公司，国家岁助巨款，过于商局运粮水脚数倍，当道概不荐人，亦何尝有此酬应乎？惟其能体惜商情，所以商务振兴也。按船局、商局司事人贵先谙练。今当道所荐者，非科甲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向无历练之人，以期挂名文案，得支乾修。或图船上坐舱之职，事由副手代理，彼则坐地分肥。或为分局帮办，时与当道酬应，于局事无裨，而糜费愈多。商局如是，别局亦如是，何能与人争胜？呜呼！西法不兴，谋生无术，凡得一官一差者，即有追随谋食之人络绎不绝，无以位置，其苦况难言，为他国所未有者也。或虑总办亏空，宜选公正廉明精明历练之

股商为司月，按月稽查帐目，余事非其职守，不必预闻，以免掣肘。

至于造船、修船两端，关系最为重大。造船则先宜讲求新式绘图贴说，定造往来何处之船，其图应由总船主绘定，以新式为贵。如械知本局各船主有能出一新样，吃水浅，装货多，烧煤少，行驶快之船，请绘图贴说呈局考验。取用者赏银百磅，并嘱赴船厂监造以示奖励；纵不取用，其图说亦明白者赏银一磅，以补其笔墨之费。应用何样机器，何等材料，载重、吨数、马力若干，烧煤若干，行驶迟速，吃水深浅，皆逐一注明，照钞数纸，分寄有名各厂；开价寄至沪上总局开拆酌定，选一船主、机器师前往监造，或由监造登报订期投票，必须当众开拆，不须经手用钱，又免经手渔利浮开等弊。修船则防经管洋人与船厂通同作弊，有不应修而修者，指鹿为马，哄骗外行，欺蒙总理，皆惯技也。又须防同行密约，凡投票之价预加若干，同沾余利。种种弊端不胜枚举。非华商自设船厂不能止弊。日本尚有船厂数处，何中国竟不能自设耶？

以上所述各款，昔晏尔吉尝以为独得之秘，并劝余不可告人。余答曰：知之匪艰，行之维艰。未必人人品行端方，事事认真，不避嫌怨，尽心竭力为之也。言虽自阅历中来，犹恐见识未广，愿质诸熟识轮船公司事务者。

或谓："内地设火轮船必有二弊：是导洋人内窜也，是令民船日废也。"

不知通商自有界限，洋船所至必归洋关；若民船则由常关稽核，不归洋关，洋人无从藉口。日本江海各埠俱准民船往来，未闻洋人追踪而至者。譬之寓友于室，厅事园囿与友共之，所不与共者阃内之地，友亦自知其界，不敢阑入也。若鳃鳃然虑友之蹑其后，因不敢一至阃内，亦未免过虑矣。且先存此等见解，先发此等谬言，则刁猾洋商欺其不明洋务商务规例，乃从而生

心，作得步进步之想，是启隙而令人攻也。

至于民船之废，更不足虑。轮船之多莫如香港，而民船不见其减。昔日上海漕米改装轮船赴津，亦云恐船户失业滋事，今已行之十余年，亦未见船户鼓噪滋事。纵或稍有减少，然所减在舟楫，所增仍在轮船，减此增彼，于民何损？彼民之能为大木船者，何不能为小轮船也？如必责轮船多事，是亦责舟楫者曷不为刳木之易也，责通商者曷不为坐困之易也。谋国谋家良有不得已之苦衷，矧无其弊而有其利耶？内地果设轮船，其船坚利足以御盗，周流荒僻足以弭盗，一利也。往还迅速，足便行旅，二利也。征调灵便，足便军旅，三利也。练习海疆屿澳支派汊港，足备水师之选，四利也。运载归总，不至走漏税厘，五利也。

年来外国富强虽由制造之盛，亦因讲究通商始。口岸通商，人与我共；内地通商，我自主之。欲求中国富强，当改用轮船，由地方官出示晓谕船户，限期陆续先行试办。如逾期不遵或已试办数年，则不论何人均可仿行。如日本设邮船会社，仍设内地商船会社。轮船相为表里，以兴中国内地自有之商务，而收内地自有之利权。毋贪苟安而忘远效，毋信劣绅奸商墨吏之言，谓其有碍厘金，恐夺小民生计，以似是而非之词，颟顸塞责了事。闻有当道准行试办内地之船，而劣绅墨吏受贿，必多方抑勒，令船户群起而阻挠之，终至不能行而后已。凡创办一事，必须大宪廉明，洞澈一切情形，方不致为人摇惑也。①

【附录②】 同治元年各国议定《行船章程》

一曰船分两种：曰火轮，曰夹板。

二曰桅上悬灯，须从日落时至日出时不可息灭。

---

① 从“或谓：内地设火轮船必有二弊”到“方不致为人摇惑也”，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

② 八卷本将“附录”改为“附译”。

三曰灯分四式，以爱、皮、西、提编号。即西国字母A、B、C、D爱字者于杆上悬一白色灯，其光须射舟前二十度，天气清明，来船于五英里外可见。每英里合中国三里三皮字者船右侧悬一绿色灯，西字者船左侧悬一红色灯，来船均于二英里外可见。提字者用红、绿色两灯藏置两旁木架中，以为示知左右来船之用。

四曰火轮若拖带别船，用一色白灯两盏：一悬杆上，一悬杆下。

五曰帆船自行或为轮船拖带，所悬之灯与火轮同，惟前杆之灯不具，以示区别。

六曰小火轮船如遇风浪极大时，两侧红、绿灯移置船面照常燃点，以示来船。

七曰停泊时须于船面上悬八寸径白色灯，高二丈许。

八曰领港船于桅杆绝顶高悬明灯一盏，另用一大灯外覆黑罩，每十分钟时揭罩一回，使明灭不定。

九曰渔船、小驳船悬一半红半绿灯，停泊时桅颠悬二小明灯：一明一灭，闪烁不定。

十曰船遇重雾，火轮每五分钟泄汽筒一次，夹板船则吹螺角，若当停泊，均各以五分钟击响钟一次。

十一、两夹板船迎面而来，恐其有失，均当向左转舵以避之。

十二、夹板船倘遇横风，旁船顺风驶来，横风者须让顺风者，无帆者须让有帆者。

十三、两火轮迎面而来，亦当各向左首转避。

十四、轮船正行，旁有一轮横驶，则左船当避右船。

十五、轮船与夹板遇，夹板当先趋避。

十六、火轮与他船逼近，当稍闭汽筒缓行。如危急则倒轮以

避。

十七、轮船机力有迟速，倘后船追及，须从两旁绕出其前。

十八、两轮逼近，后船固须绕道；倘遇危急，前船亦当避让。

十九、船遇危急在呼吸间者，亦可将定章变通，以防不测。

二十、以上定章或未能恪遵，失事后将疏忽之船查办，或为风浪所误，或彼此均不留心，以致失事，则谁错谁赔，均错均赔，一经审实即为定案。

按各国议定《行船章程》颁行通商码头，多有未知者。盖中国无船政衙门总理各省船务，而通商码头亦无上篇所论之验船官、机器司，只有洋关西人充当河泊司而已。考东、西洋各国沿海州、县均有专理船务之官，各船管驾、大副、二副、机器司、医生、水手、管事各有定章。国家有商务驾驶学堂、练船，凡本国之船所有驾驶人员，本国有人不准用外国之人。今中国轮船约计数十艘，招商局开办二十余年，各船驾驶仍需洋人，心窃异之；曾将英国驾驶学堂章程，译请督办轮船招商局盛杏荪京卿筹款奏办，不但可塞漏卮，兼免外人挟制也。①

【附录】《各国商船表》②

	帆船		轮船		共计	
	船数	吨数(净)	船数	吨数(约)	船数	吨数
英国	八八九二艘	三四八五五九吨	五七三五艘	九七〇六九七六吨	一四六二七艘	一三一九二五六六吨
美国	三六〇九艘	一四〇三四九四吨	四三十艘	六六五三六五吨	四〇三九艘	二〇六八八五九吨

① 从“按各国议定行船章程”到“兼免外人挟制也”，是八卷本增写的附言。

② 此表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此表删去。

续表

	帆船		轮船		共计	
	船数	吨数(净)	船数	吨数(约)	船数	吨数
德国	一二六五艘	六二四九二二吨	八十艘	一二一六〇九二吨	二〇七五艘	一八四一〇一四吨
瑙威国	三一一一艘	一二九七八〇一吨	五一艘	四〇六一一九吨	三六二一艘	一七〇三九二吨
法国	一四九十艘	二五六二六六吨	五〇三艘	八七二一〇三吨	一九九三艘	一一二八三六九吨
意大利	一八四一艘	五一六二二五吨	二一三艘	三一九〇四九吨	二〇五四艘	八三五二七四吨
西班牙	一〇四一艘	一七二七二九吨	三五九艘	四六五二七三吨	一四百艘	六三八〇〇二吨
荷兰国	六四七艘	一五七六三六吨	一九九艘	三一〇二三六吨	八四六艘	四六七八七二吨
俄国	一七二九艘	三五九五七二吨	二八九艘	二三二六九三吨	二〇一八艘	五九二二六五吨
瑞典国	一三五八艘	二九〇八二九吨	四六二艘	二一四八四〇吨	一八二〇艘	五〇五六六九吨
奥国	二四四艘	八四二一六吨	一四〇艘	二一八四四〇吨	三八四艘	三〇二六五六吨
丹国	八五六艘	一六一七五〇吨	二三八艘	二〇〇六〇八吨	一〇九四艘	三六二三五八吨
希腊国	一一六三艘	二五〇六〇八吨	九三艘	一二七九一五吨	一二五六艘	三七八五二三吨
巴西国	二八五艘	六五五七五吨	一七二艘	一一四九二三吨	四五七艘	一八〇四九八吨
日本国			三千吨以下者五十五艘一千吨至一百吨者二百三十七艘		二九二艘	

保　　险①

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盖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譬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由公司赔偿，而公司之利仍取之于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人险亦然。大抵人生之寿通算以四十岁为限，若至四十岁尚未命终，则以前每年所收之保银一概给还。且其人业经保险，若未至所保之期无故而死，则可得巨款，除丧葬外尚有盈余。此等便宜之事亦何乐而不为乎？货物保险，非独寻常之时，即遇战事、盗劫，凡意外之灾，皆可以保，惟价分数等：在兵祸中保险其价最昂，较寻常须加数倍；其盗劫等事次之，然亦与寻常保险不同，缘此等事非意料所可及也。

惟保险之法一行，每有奸商故将货物之价多报，以冀物失船沈，得以安稳获利。此等天良丧尽之徒，虽国家严禁，不啻三令五申，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仍多尝试。亦有将房屋托保，故付祝融者。公司中遇此等之人别无善法防范，惟有付之一叹而已。

按保险之事始于明嘉靖二年，意大利国亦踵行之，皆由国家所保。其时每有奸商故将船只沈失于大洋之中，船中之人、船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中之物尽付波臣，惟奸商预留逃命之地，乘船而回，向国家索赔。如是者岁有其人，后经查出重办，此风渐革。若火险、人险则始于康熙四十年。至乾隆二十七年，伦敦又设一保险公司专保人险。故同是保险，而所保不同。兹将章程分列如下：

水险章程：

一、船货等物须保至其所至之地，若未至其地被他人所夺者赔，为本国所夺者不赔。

一、船货出口，保险公司须考察船主及大、二副等技艺。若不能考察，任其出口，而船主不遵行船定章，因而失事者，过在船主，当由船主或船行赔偿；若船行、船主无力，仍由保险公司赔偿。各保险公司公请一船主考验各船管驾，才不胜任者不保。

一、两国交战将口岸对① 禁，如局外之船强欲入已封之口，被局内战国将船物取去者不赔。倘先期与保险公司订明言欲入某国封口，一朝失去，或可酌赔，然此款不在保例之中，不能援引。

一、船舶启行，须与公司订明开驶之期。若已定期，故迟一、二日，不遵所定，比启行后以致失事者不赔。又所行之地亦有一定。若已定船至某处，忽欲折回，或绕至他处，因而失事者不赔。近年各公司因争揽生意，格外迁就，多未遵行。

一、船破损而不修，煤、粮少而不足，致开船后中途遇险者不赔。

一、甲船并货可值一百万，乙船并货只值五、六十万，彼此相撞，如甲船沈失，则照乙船价值赔偿，不能赔足一百万。倘乙船沈失，则甲船当遵乙船之价赔偿。

① 八卷本将"对"改为"封"。

一、船在海中遇风如当危急，或斫断木桅，或抛去重货，皆任船主自主。事后船中之物，则照数赔偿，所有抛弃之物则照原价赔给一半。

火险章程：

一、火险共分三等：一砖石之屋，二木屋，三草屋。砖石之屋其价每值一镑，险费一先令半，木屋二先令半，草屋四先令半。不照纳保费者不赔。

一、房屋忽遭雷劫，或自行放火者不赔。

一、机器制造厂房皆可保险，惟造火药厂及储火药栈则不保。

一、房屋及器用如保险二千两，被焚后固当照赔；或以后屋中再添置别物，其价溢二千两之数者，如实有确据，亦能照赔；倘以添置之物归他人承保，则由他人赔偿，原保公司不赔。

人险章程：

一、人险公司今改数等。或公司中已获盈余，可另行酌提若干，分给交保之人；或公司中盈余利息一年计算，公司中人可与交保之人均分。在交保者每年应出保险之费如五十元之数，若有盈余可取，则不满五十元矣。

一、人命之险虽可赔偿，惟实因病不可药者始赔。其短见致死，争殴致死，雷殛致死，犯罪致死，非命致死者不赔。

一、保险已至五年，其人或因万不得已之故而致于死，则可还其五年中之保费。

一、交保之后，或只保一年，明年不保者，则上一年保费不能给还。倘越一、二年仍欲保险，则每保险银一镑，当罚加先令一枚，如保险订定银一千镑，罚先令一万枚，但只罚一次，以后不

罚。

一、保险者须年在二十岁可保至四十岁。四十岁以外保费颇昂，必须逐岁递加。惟多病者不保，无居处者不保，妇人不保也。

铁　路　上[①]

夫水行资舟，陆行资车，古之制也，民生自然之利也。至今日而地球九万里，风气大通[②]，以日行百里计之，环球一周，累年不能达，文、轨何由一？声问何由通乎？天乃假手西人以大显利用宜民之神力，于是而轮船、火车出焉，以利往来而捷转运，风驰电掣迅速无伦，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中国版图广大，轮船之利亦既小试其端矣，独火车铁路屡议无成，聚讼盈庭莫衷一是，窃未见其可也。

美国西北之佘山郡，濒海旷远，自设铁路近通东部，遥接金山，于是百货流通，商贾辐辏，户口陡增百万有奇，此铁路之便于通商也。

德、法构兵时，德提督谓法使曰："如战，则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万，粮械具备。"后果践其言，克获全胜，此铁路之便于用兵也。

俄国所筑西卑里亚之铁路，不日可成，其道里所经与俄之圣比德罗堡京及墨斯科城一气衔接，所属大西洋之地与珲春扼要之境亦节节相通。考欧洲至上海，若取道苏彝士河，历程四十四

---

① 此篇即五卷本《铁路》。因十四卷本增写《铁路下》，并将《铁路》改题为《铁路上》，故本篇从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通"改为"开"。

日，若取道美洲干拿打，历程三十四日，有此铁路不过二十日可到。就通商而论，其地贯欧、亚两洲之北境，将来各国行旅多出其途，俄人即可坐收其利，若偶有边衅，则由俄京至中国边境仅半月程。而我调饷征兵，动需岁月，急递甫行，敌已压境矣。

今英、法、俄三国争造铁路以通中国，包中国之三面，合之海疆已成四面受敌之势矣。英由印度造一路逾克什弥尔北抵廓尔喀，分支至西藏之大吉岭与藏地为邻，一路由缅甸之仰江以达阿瓦，径距滇边。〔十四卷本增：一拟自英属缅甸琅玕埠头以达江淞，一自缅甸路江口蓦耳曼埠头以达云南之江淞，一由巴漠直接滇疆，西人目为天生商路。〕法由越南造铁路以通云南、广西。俄自东北彼得罗堡至西北西伯里亚一带之地，凡造铁路一万余里，循黑龙江而南，告成而后商贾往来便捷。愚民无知，惟利是从，我能保护之，则百姓我之百姓也；我不能保护而人能保护之，则百姓即为人之百姓。缅甸之属英，越南之属法，琉球之属日本，吉林、东北各部之属俄，其明证矣。

且口外荒地甚多，开垦甚便，一有铁路，内地无业之民相率而至，膏腴日辟，边备日充，商旅日集，大利所在，人争趋之，荒远辽阔之区一变而为商贾辐辏之地。而我之境内未有铁路，则荒凉者如故，贫瘠者如故也。彼此相较，贫富相形，而欲边境之民尽甘槁饿而不为敌人用也，其可得哉？若彼以一旅之师长驱直入，则边陲千里阒其无人，蹙地丧师可以立待。故敌无铁路，我固不必喜新好异为天下先；若人皆有铁路而我独无，则必败之道，必不能支之势也。外国有行军铁路，宽径尺余或二尺，地面不必铺平，下置木桩，架以铁椁，用则搭，不用则卸，仿而行之，运兵载粮尤为简易。火车以美国之式为最善，工价则中国较廉，故旧金山车路皆

雇中国人兴造。至铁轨需费尤巨，必须自造，若购之西国，则失利多矣。

自河运改行海运以来，轮船往还费省而效捷。议者或虞海道不靖，敌兵邀截，欲复河运旧制而劳费不遑恤焉。何如以议复河运之费，移开铁路之为愈也。盖尝访诸西人其利有十：

所得运费除支销各项及酌提造费外，余皆可助国用，其利一；偶有边警，征兵筹饷，朝发夕至，则粮台可省，兵额亦可酌裁，其利二；各处矿产均可开采，运费省而销路速，其利三；商贾便于贩运，贸易日旺，税饷日增，其利四；文报便捷，驿站经费亦可量裁，其利五；中国幅员辽阔，控制较难，铁路速则巡察易周，官吏不敢逾法，其利六；二十三行省可以联成一气，信息便捷，脉络贯通，而国势为之一振，其利七；中国以清议维持大局，拘挛束缚颇难挽回，有铁路则风气大开，士习民风顿然丕变，而士大夫之鄙夷洋务者亦可渐有转机，其利八；岁漕数百万石，河运、海运皆糜费无算，一有铁路则分期装载，瞬抵仓场，巨款可以撙节，其利九；各省所解京饷，道路迢远，辗段累重，中途每致疏虞，铁路既通则断无失事之患，其利十。有十利而无一害，复何惮而不行哉？

而尼之者则曰："造路之后，夺铺驿夫役之利，一害也；修路之时，庐舍、坟墓当其冲者必遭拆毁，二害也；他日猝为敌乘，祸发倍速，三害也。"

不知铁路之旁，其左、右歧路，人、马皆能行走，火车所运货物应于某处卸载者，仍须车、马接运，且物产之流通益广，则人夫之生计益增，何害之有？铁路遇山巅水曲均须绕越，架空凿洞亦可驶行，庐舍坟墓亦犹是也，何害之有？中国所购兵轮、商舶苟有器无人，皆可资敌，何独于铁路而疑之，独不可宿兵以守之乎？

且地当敌冲，临时折断铁轨数截十丈、五丈之间①，彼即无能为力，而我腹地仍得往来自如，何害之有？往者议造轮船、电报，群疑众谤，几费半途，既而毅然举行，至今日而天下之人异口同声共知其利。矧铁路之利倍于轮船，而中国陆路之多倍于沿海，何可迟疑顾虑，坐误机宜，致他日受制敌人悔之已晚耶？查西商承办铁路，如有军务，先为国家运兵、运粮，缴费脚力照算，不使商人吃亏，有余暇方准装运客货。

往年晋省洊饥，费数十金不能运米一石，一石之米须分小半以饷运夫，得达内地济饥民者寥寥无几，饿殍之惨，言之痛心。设有火车当② 不至是。况当日运费数百万金，苟移造火车亦可成铁轨八、九百里。今虽事后之言，而得失之数必有能辨之者。

夫中国大势西北土满而东南人满，若有铁路以流通之，则东南之闲民可以谋生于西北，西北之弃地可以开垦如东南。政在养民之谓何，而忍听其贫瘠流离竟不一为之所哉？〔八卷本增：惟铁路通欧、亚两洲，往来更捷，我国宜先设内地各省通都大道便于官商者。如有边患，凡扼要之处守以重兵，庶不致反资敌用，所愿袞袞诸公先事图之。〕

余阅西士所著《中外铁路论略》，兹摘其要义附录于后③：

---

① 十四卷本将“十丈、五丈之间”改为“数十丈或百丈”。

② 十四卷本将“当”改为“断”。

③ 此篇是五卷本《铁路》篇的附录，因十四卷本将此附录作为《铁路下》的内容，故此处不录。

铁　路　下①

中国西北陆路居多，行动辄需车马，挽运颇觉艰难。丰年苦于谷贱，凶年苦于谷贵。如有铁路，则农民无甚贱甚贵之苦，奸商亦无所施其居奇之技。李提摩太云："西国自兴铁路以来，从无储粮备荒之议，盖以储旧不如籴新之为愈。"

俄国又借铁路之速以侵占人地，观其通市于回部、西北，皆由铁路造成，始逐渐肆其兼并之志。查我国嘉庆七年，即西历一千八百有二年，俄罗斯与波斯人交战。道光四年，俄罗斯有一大帮商人至波斯贸易。十八年俄罗斯与波斯立约，俄得地两处：一名爱里湾，一名纳其湾。二十八年，俄罗斯在阿拉海立炮台，此俄在亚西亚之东部第一次建炮台也。咸丰十年，与中国立约，得吉林东边地，名海参威。是年，又在伊犁一带用兵。同治四年，俄占图其斯丹地方，现建为省。七年，俄占撒马羌，立水纳法撒省。八年，占里海东地名克那罗波。九年，在里海东得密加罗与姆那加里两处。十年，占伊犁。十三年，占波奇洼，立亚姆大耶省。光绪二年，又占可卡里，立非加拿省，在茶突地方设立炮台。六年，在里海东试造铁路。七年，又占亚斯卡巴地方。八年，归伊犁与中国。九年，里海至黑海铁路造成。十年，连占美尔洼、沙那克并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文中除最后一段外，其余均为《铁路上》附摘录的"西士所著《中外铁路论略》"的内容。

普里克尊等三处地方。十一年，又占苏飞卡、亚可巴两处地方。十二年，又占巴图稳地方。十三年，又占克尔奇地方。十四年，由火车到撒马羌。其铁路业已全行造成。里海东西有六千里左右地方已为俄侵占殆尽。

总计俄罗斯，康熙二十一年全境有五百六十万方里，至雍正三年已有六百八十万方里。从前止十一兆人，近日水、陆路途俱通，全境有八百五十万方里，有一百二十兆人。足见俄国开通一处铁路，即侵占一处地方，可知铁路之制，于商贾交易、货物往来犹其余事，而独至军旅之事关系尤非浅鲜。

凡有铁路之处，一有兵端，非特邮传信息不虑稽迟，即意外警报，仓卒征调，克期立至，使敌营侦探者几疑飞将军之从天而下也。

夫地方之有铁路，譬如人身血脉流通，手足灵捷，猝遇意外，呼吸之顷，臂指相使，四肢并举，自无掣肘之患。其未建铁路者，则如风痹之人，半体不遂，举动不灵，横逆之来，无可相助，亦惟任其侮辱而莫之御也。讵不大可惜哉？所以两国交战，总视何国能克日集兵，速而且多者即操胜算。若无铁路者，一旦敌人压境，非但兵粮不易调集，即部署有方，亦仓皇莫济矣。

今俄国殚心竭虑在亚西亚东部制造铁路，约五、六年后即可告竣。西卑里亚铁路现已加工，限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律造成。彼时由俄国至中国新疆伊犁、吉林东三省等处，不过数日，重兵可分驰并集。兴言及此，曷胜悚惧！

总之，铁路之造，在中国今日实有万难缓图之势①。惟创办

① 从“中国西北陆路居多”到“铁路之造，在中国今日实有万难缓图之势”，基本上是五卷本《铁路》附录《中外铁路论略》的内容。

之初，务宜考较以何国立法最善，何国经费最省，何国机器最新，何国火车最稳、最速而又价廉。

据美国铁道艺学士夹阜云："英国本境有地一亿二万一千方里西程，有铁路二万一千里。法国有地二亿零四千零九十二方里，有铁路二万八千里。美国有地二兆九亿三万九千方里，有铁路十九万二千里。英、德、法三国地方较美国小，而所造铁路且有一定之路程，较美国地方广大，从东方省会到西方省会，有大铁路数条，其取径均不相同，遂有比较之法。若此路车费昂，有别路较彼便宜者，可由国会聚议，另辟以利商民。所以美国运货搭客之价廉于各国。英国米地郎地中铁路，行一西里之远，每吨货需钱二十文，美国只需钱十二文。如系美国斐脉特之铁路更廉，每吨不过费钱六文。盖英、德、法铁路火车至今尚多旧式，美国铁路最多，生意极广，承办铁路巨商又互相争利，故新式之车日出日精，力速而车稳，价廉而工省也。"特录其言，以告筹办铁路者详细考之。

王爵棠星使曰："芦汉铁路之议迄未举办，津辽铁路之兴亦未展拓，大抵以经费难筹，且防外人专利耳。不知外洋轨路皆集商股而成，或限数十年，或十余年归入公家。一遇军事、赈务，即限内亦尽公家运用。虽以公司承办，匠师、董役而集股招工购料，无不取资内地。尝访询公司数家，虽各国章程微有增损，大抵商人所取偿者只运价一端，而地方之因以振兴者所益甚大。且既归商承办、承运，则防守之费、养路之费皆其所出，又较胜官为经理也。该公司等又谓：'中华工人物料、食用皆倍贱于外洋，则造价自较省于外洋，是在临时估核耳'。"

按王星使之言，与沪上西商之言相同。惟中国各省土地辽阔，若非分段承办，犹恐缓不济急。近闻中、西商人钻谋承办者颇多。若由国家筹款

开办，糜费必多；专归华商接办而无西人相助，恐巨款难集，成功不易。似宜归中、西殷商合力招股，分段承办，较易竣事。

西报论："中国创造铁路，所有章程允宜取法于美国，以得自然之利。传闻有一美人姓极弗司者，向来经理铁路事宜，其人已与某大宪晤商，愿由吴淞至金陵，仿美国法承办一至坚至廉之路，每一点钟能行六十英里，限一年内告成。十一年内由其人包办一切，所装之货每一英里仅收运费洋银一分，每一座客收洋银二分。十年之后将此路归还中国。某大宪以此事不欲归外邦人经理，却之。然极弗司如以此事向他国承揽，他国政府自必从速允诺。而极弗司复语以愿为代筑是路，每一英里需洋银四万五千元，铁路、火车及各项器具皆全，亦未允许。本馆之意：中国宜让外邦人试办，俟数年后诸事皆已熟习，然后收回。先将此费移修水道，以佐铁路而握利权。"

查泰西铁路有为商务设者，有为军务设者，有兼为军务、商务而设者。今二十三省所造干路，诚如美、德所造之路，于军务、商务均有裨益。各国铁路公司进款，国家岁抽税银甚巨。日本国家抽铁路税与泰西抽入息税相仿，三百元至一千元一分，一千元至一万元一分半，一万元至二万元二分，二万元至三万元二分半，三万元以上三分。可知其利国利民矣。而奈何不即举行也哉？①

【附】《中国铁路原委考》② 已亥补刊

考中国铁路分北、中、南三段：北路始于李少荃爵相督直时，因开平煤矿转运不便，爰由开平至天津创造铁路，既而东北至长城，西北至顺天，次第展筑，是为中国铁路之发轫。中日之战由此运兵，获益匪浅。

① 从"王爵棠星使曰"到"而奈何不即举行也哉"，是十四卷本《铁路下》的附言。

②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已亥补刊"亦同时所加。

时俄国铁路渐次东来，中国欲分其势。光绪二十四年商借香港、上海银行洋债十六兆磅。俄人闻而衔之，强据大连湾、旅顺口以为停泊兵舰之所，意谓华虽自筑铁路，而俄于水路得此枢要，可助陆路之不及。英见俄如此举动，乃据高丽南境济州岛以与俄抗，诘问中国能否阻俄，英兵当视俄为进退。中国含糊应之，英遂要索威海卫。俄人喜其效尤，可资口实，助英坚请，并云："二十五年之后，此路当归中国。"其实二十五年之后，俄将反客为主，尚望赵璧之完耶？

英人闻中国已允俄通铁路，亦请自天津筑路至牛庄、盛京。俄人闻之又请自吉林筑路经热河，并另自牛庄横达大连湾，以分英人之势。于是中外各报纷纷议论，谓俄兵络绎东下，将不利于中华。且俄人之旗正面为俄，反面为华，其用意之所在，可不言而喻矣。东北边疆大吏见此情形，几于寝不安枕。而俄人更欲自保定接铁路至陕西西安府渭水上游。渭水为黄河分支，去扬子江仅二百英里。俄得此路，已达东方之门户，复乘英搭之战，越高加索山至阿富汗之哈拉城，将窥窃印度。英人以兵事方兴，不暇诘责。

至中国自筑之铁路，则自天津至京，计长八十八法里，费银九兆佛郎克，每月获利九十二万余佛郎克，筑于光绪二十二年，阅三年始成。其路止达京南马家铺。西人病之，德国使臣西门思氏，另造一电机铁路径达京城。光绪二十三年，直帅欲取天津铁路余资，造一由津达保之路，旋忽中止。今之所造盖取别款成之也。

修　　路①

王道平平，古帝王致治之一端也。昔者司空平道视途，修闾氏为之禁驰驱以防践踏，衔枚氏为之禁歌泣以示端严。诚以道路之修否，可觇国政之兴废，可征人事之勤弛，商务之衰旺系之，行旅之苦乐因之，市面之兴衰系之。然则王者重修路之政，具有深心，非若告朔虚文，在可有可无之列也。

今泰西各国皆设工部局，司理道路桥梁以时修葺。化艰险为平易，变欹侧为整齐，以水车洒尘埃，以木车收垃圾，街道洁净迥异寻常，非若中国各府、州、县，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官虽目见耳闻，不啻司空见惯，置诸不理，盖修路之政久废矣。今一县有应修之路，一府有应修之路，推而至于一省以及二十二行省，无省不有应修之路。京、津为往来大道，官、商、士、工皆荟萃于一途，固应随时兴修，俾安行旅。乃参差不一、凹凸不齐，平时两马一车已难行驶，偶逢霪雨则平地顿成泽国，车马运于水中，贸贸然如瞽者夜行，无路径之可辨，因而倾覆伤损时有所闻。而且通州至齐化门，四十里石路久坏，倾侧颠覆不一而足，而部中报销修路之费为数颇巨，大都入官吏私囊。问凹者曾填之使平乎？未尝填也；问松者曾砌之使固乎？未尝砌也，徒侵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篇名改为《除道》。

吞经费供挥霍之资而已。吾不知司空所司何职？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抑独何哉！

大抵修路之法，办理得宜，其费轻微其效远大，其经久不变则利于通商惠工，其化险为夷则利于征兵运饷。曩者山西兴修四天门路程，西起晋省榆次县什贴镇，东迄直隶获鹿县土门口，绵亘三百八十余里，其间险阻居多。盖四天门踞太行之脊，古称井陉天险，上而蹬道盘曲，下而河滩纡回，行旅往来无不动色相戒，商民交困无可如何，因而民力雕残，商务败坏。后经按段兴修，大路则填平缺陷，其土石相间之处，或护以栏栅，或镶以石砌，或专用石工。径狭者培土累石，以增其厚。山峻者堑岩铲壁，以益其宽。道旁开渠以免积潦停滞，随架桥梁以便车马行驶，由是艰险之区悉变康庄孔道，民咸赖之。可见修路之效远且大矣。不特是也，如国中往来大道一律整齐，则运费必轻，物价必贱，用物与造物之人两得其益。譬如开煤矿，运道不便，价值昂贵。一旦修整旧路或建造铁路，则运费减半，而煤价即减四之一，是修路于运煤有益也。制造工艺之事，悉赖转运灵通，方能销场畅旺。一旦运道既便，则进货之费较省，成本自轻，造成后贩往四方，获利必重，是修路于制造有益也。他如商务、农务及凡百商旅，无不均沾其益，此修路之政所以宜亟行也。英国自一千七百六十年起，境内通商各口，凡水陆桥梁山川险阻，莫不一律修整平坦可行，由是旅客之往来，货物之运载，康庄大道随意驰驱，而商务因之起色。凡有土产概易贩运，不致滞于一隅云。

今宜饬令天下各省，就目前所有官站一体扩充。狭窄者开而阔之，崎岖者填而平之。兴办之法，若自首至尾逐渐开筑，不特费用浩大，抑且难速奏功，不如饬各省州、县，各按所辖地段，采办

物料，督率营勇同时起工。如此则事有责成，不致互相推诿，而分筹经费亦不至于拮据。抑有说者：凡造铁路皆须平治道途，今将尖站兴修，即照铁路之宽阔为率，则将来欲造铁路时无须另行修路，但加以横木、搁以铁条而事已毕，是修马路者即异日造铁路之始基也。惟当先订章程以资激劝，凡办理得法速征成效者，立行保举不次升迁，怠玩无效者酌予薄罚。

其修法当仿泰西各国：有石路、土路、碎石路、黑膏路、铁末子路，皆便转输之力，较中国沙土坎陷相去不啻天渊。今凡租界所修马路，大都下铺石块，宽窄立侧不一其形。石块之上则用泥土碎石铺匀，然后以人马机器拽铁碌碡往来旋转，压愈重则路愈坚固，轧愈多则路愈砥平。阔以五尺为度，亦有一、二丈四、五丈者。盖繁盛之地必宜稍宽，冷落之区不妨稍窄，皆视地势为之。其路心宜高，以免霪潦存积。所用之石，必质刚性韧、文理细密者方能耐久。中国可用青石、砂石、花刚石铺以为基，须厚一尺，虽极重车马行过亦无轧碎之虞。

然而有兴修之法，尤当除兴修之弊。历来内外大小衙门，承办修路工程，假如估银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七两，分为十成，每成八千四百五十六两七钱，名为八成到工，余二成为节省费，承修官分其一，司事人等分其一，其实则工尚无八分，至多不过四成。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即有廉洁之员，奉公守法不敢公然侵挪，然其能核算工程者百无一二。而司事吏役遂串通工匠人等，舞弊营私，互相蒙蔽。故地方兴一事，开一工，虽有诚正人员总理其事，但能保己之廉洁，不能禁人之浮冒，此弊相沿久矣。

今为修路计，与其暗盩以饱私囊，不如明给以彰公义。凡承

办官员酌给公费，吏役有随同照料之责，营勇有分段开筑之劳，均宜酌定新章贴给费用，以养其廉。嗣后所办工程不准丝毫浮冒，如敢复萌故态，扶同徇隐，但查出工料与修费稍有不符之处，即从重治罪。如此罚一儆百，庶上下不敢相蒙矣。更有一法可以不动公款，当令城乡绅富量力输捐，专修本邑道路。其有捐输巨款者，奏请优奖。修成后选派委员及本地绅董合办工程事宜，随时修理，不准堆积垃圾，不准倾弃污秽，违则必罚。夫然后各省城乡市镇无不焕然一新，斯天下行旅皆悦而愿出于其途矣。

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况通商各埠、江边、海边之地，当道理宜填筑马路，如洋人租界一式，以便往来。仿照租界章程设局，日夜轮派巡捕，按段巡查。月收车费、各家灯捐、垃圾捐、各船码头捐，以备费用。

余昔年在粤东创设开平煤矿局，填筑轮船码头之时，曾与同志集资，具禀当道拟承筑城外河边一带涨坦①，以免占筑者日填日广，致河道日狭日浅，一切经费归承办者出，不领公费，惟筑成之余摊归承办者拍卖，开销有余则提二成分酬办事者之劳，此外尽归地方公用。后以谋利者纷纷递禀争办，许以重贿，因此不敢涉手，事终无成，可见凡事创办之不易，非当道者知人善任不能成也。

今上海租界地价极昂，上海英、法、美租界地价，每亩三、四千两至八千两之多，浦东地价每亩二、三百两多至千余两，何不效英、法开通海底地道以便往来。城南由十六铺以上至高昌司庙，北界虹口以下至吴淞一带，河

① 八卷本将"坦"改为"滩"。

边涨滩均宜填筑马路，仿照香港填地公司章程出示晓谕：先准子母相生之地即缴填筑各费，给予印照管业，如逾限不缴，则将其地拍卖以充公费，至巡捕费、垃圾捐及灯捐、大小车捐、各船码头捐，悉照租界章程办理。不独于有司无损，亦可大壮观瞻，且宵小辈容留无所，于地方不无裨益也。①

① 从"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到"于地方不无裨益也"，是十四卷本《修路》的附言。

电　　报

电报创于丹，成于美，继乃遍行于泰西。山海阻深，顷刻可达。各国陆路电报皆设于国家，商民发电者官收其费，以所入济局用，而岁有所赢。用之兵间，尤足以先事预防，出奇制胜。普法之战，普人于大军所到之区遍设电线，而尽毁法人之电线，法京声息不通，遂以败法。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者，非电报不足以当之矣。

国家版图式廓，幅员之广，冠绝寰区①，各省距京师远则数千里，近亦数百里，合沿海、沿边诸属国、属部、属藩周围约四、五万里，鞭长莫及，文报稽延。近日番舶畅行，华、洋杂处，兵机万变，瞬息不同，一旦有事疆场，飞章入告，庙算遥颁，动稽时日，而彼以电线指挥如意，如桴应鼓，如响应声，一迟一速之间，即胜负所由决矣。

近年各省电线八达四通，其为利便，人皆知之。而创造之初，几经辩难，几费经营，始克于群疑众谤之中，翕然定议。成见之不易化，而风气之不易开也若是。电报如此，则铁路可知，今日之排斥火车，亦犹当日之阻挠电线也。

电线字码皆中华字数，数千、百字皆由数字所生，从一至十，

---

① 八卷本将"寰区"改为"亚洲"。

交相编辑。曩承玉轩京卿及盛杏荪、刘芗林、唐景星、朱静山诸观察公禀傅相札委会办津沪电线，时曾与同事著有《万国电报通例》、《测量浅学》、《电报新编》各书，各电报局及各口书局均有售者。如有机密，可先约定照电报号码或加或减，则外人不得而知。今使署及各埠殷商，亦有另编号码合数字而成一字，费用更省，事机更密，而消息更灵。故电线、轮车、铁路、火器四事孰为之，天为之也，天将使万国大通，合地球为一统，非是不足以通①往来达② 文报也。

迩日外国盛行德律风之法，略如传声之器，亦藉电线以通，百里、数百里之遥，彼此互谈，无殊晤对。各国商埠及其国家行用寖多，费用尤广，亦电报之别格矣。又闻照德律风之式用电气写字，此间举笔而书，彼处亦照式而写，笔迹分毫无误。

惟电报虽已畅行，而造线配药之法，中国知者甚罕，岂西人故秘其传欤？抑华人心性粗疏未能深求其故欤？盖电之为用，际地蟠天，今所用者未及一万分之一，约而言之，生力、生光二事而已矣。

电报取用之气，系意大利人嘎剌法尼及佛尔塔二人考验制成，由以强属与金属相感而生，谓之湿电法。用红铜或用白铅薄片数对重叠，每对隔以强水浸透之厚纸，复以二铜丝联之，即能生电。佛氏云因其纸易乾，则机滞无力，乃以玻璃杯为电池。后又有人造长箱，内以磁片分为数十格，箱盖下安铜、铅薄片数十对，以铜条联之，每对一格，内储强水，用时但加盖于箱，则二金

---

① 十四卷本将“通”改为“利”。

② 十四卷本将“达”改为“速”。

相感，生电较多，其力愈旺，而湿电之学大兴。寻丹国人倭氏复创磁、电二气合一之说，法人阿拉格与安贝尔二人复以铜丝绕成螺形以验之，电气每绕一匝则力倍增，以铁能生电，而磁能吸铁，是为磁铁电学。于是英人惠氏乃设电线于伦敦，法、美因之，遂以遍行于天下。英国总司电局比利斯自言：一岁中必辗转思议，务使后来之法较诸往昔益为灵便。以前发报每一分钟，止发七十五字，今每分钟可发六百字矣。

夫因仍者易为力，而创始者难为功。若中国能就其已然，精求其理，陆线、水线、打报机、测量表、干湿电药水皆能自行制造，无假外求，更复触类旁通，别成奇制，天下之大，岂无能者？亦由董劝之未得其人耳。现在所用材料皆购自外洋，总计漏卮，为数颇巨。电报学生测量未准，停报久而虚耗多，电码时有舛差①，电杆亦多朽折。外国电报皆用铁杆，日本则用铜杆。我国亦宜概换铁杆以垂久远。〔十四卷本增：近闻德国电杆有拆下埋于地中，以免损坏，且用兵时以之传信，则电由地中行，敌人亦莫识其所在，而用亦可久也。〕各局总办、帮办宜由报生、司事推择洊升，其巡丁亦当分别等差由下递升，以期精益求精，用资鼓励。

外国陆路电线俱归国家主持，惟水线往来乃归商办。今我国电线已环绕于十八行省间，仍宜由国家购回，派员专办沿边要地，逐次扩充，严定章程，节省糜费。他日如有军务，即照西例不收商报，庶机密重事无从泄漏，而维持操纵，于国家之政体所保全者亦多矣。查西商承办电线，如在中国之英商大东公司，丹商大北公司，所设海线，如有军务，例应委员常住该公司报房稽查，不准传递暗码，所

① 十四卷本将“差”改为“错”。

有明码电报亦须委员看过，无碍军务者方准传递。

曩奉神机营札委在沪采办军械及侦探中外军情，时苦电线未通，机事不密，因购德律风四具，军线百里，进呈醇邸①，力辞奖叙，冀开风气之先。今时甫十年，而电报已通行天下，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②。后之君子幸勿泥古违天，轻以人之国家为孤注也。谓予不信，请俟将来。

西国自设电报以来，千里传音捷于影响，可谓神矣。惟深山大泽人迹罕到之区未能遍设，其为用也仍有所穷。复创为光报以继之，能影射于九百里之外。其法：射影者背日悬圆镜一，测日而聚其光，每三百里更设一方镜接射之；收影者设三角镜向日取影，得所射书焉。报书则如射者法。近英伐苏鲁被围，曾用以请援兵。

查得电灯火有险，须上下有物遮隔，方不碍事。又电灯线与电报线、德律风线及更钟之线不能相遇，遇则电火必走。各线内是以务须装固，勿令相触。又电灯线于发电时，如偶断折，则断线尖头上必有电火冲出，射于木料或易燃之物，立即焚烧，触于人身则有性命之虞。留心时务者宜知之。③

---

① 十四卷本将“邸”改为“贤亲王”。

② 十四卷本将“顺天者存”到“后天而奉天时”改为“道与时为变通”。

③ 从“西国自设电报以来”到“留心时务者宜知之”，是十四卷本《电报》篇后增写的附言。

邮　政　上

古之时草檄飞书，置邮传命，上有驿站以通文报，下有使命以达书函。至于边陲关系尤重，孔道则称台、站，沿边则曰卡伦。元宪宗于瀚海中间沿途设卡，后人纪其勋绩，乃与伐宋并称，其重且要也若此。

中国邮政内隶于兵部，外统于臬司，塘、汛、铺兵星罗棋布。凡朝廷之诏旨，臣工之章疏，本管之上、下文移，隔省之关提、照会，统谓之公牍，或由马递，或用铺司。遇有军务，羽檄飞驰，又必增设驿马。公家之费累万盈千，而积弊所丛，时虞旷误。近各省复设文报局以捷信音，至商旅、工役人等过都越国，偶有私信，局寄艰难，道路浮沈，无从追究。国家岁费百万之款项，养数万之人夫，设官数百员，置驿数百所，以为有利于国欤，而稽延贻误，时有所闻，国固未尝利也。其商民之音问，则秦越肥瘠漠不相关，于君民一体之意久已忘之，习而安之矣。

泰西各国向亦如中国驿站，专送公文，不寄私信。乾隆间，经德国上、下院会议，谓此法止便于国，不便于民，因于国中城、乡、市、镇商民聚集之区，遍设书信馆，统以大员，派员经理，凡公文私信莫不递传。嗣后各国亦皆仿行。近日英、法、美复于上海设局经理，其事自常年用费外，所入之款岁有赢余。可知邮政一端其利甚宏，其效甚速。轻而易举，无耗费之虞；远而可通，无濡

滞之虑。所谓上下均利而无所不利者也。

中国幅员最广，而邮政不行，跬步之间远于千里。人通而我塞，人速而我迟，人明而我暗。日皇皇然忧贫患寡，而不知大利之所在，即在便民便国之中也；日汲汲然筹饷练兵，而不知隐患之所伏，即在无见无闻之内也。十余年前，各国约商邮政办法，举地球各国通为一制，彼此互传，日本小邦亦与其列，以中国拘泥古制，摈而弃之。

法京巴黎斯，前岁清单核计往来书信：英人约每人四十封，奥人三十五，瑞人三十，美人二十一，德、荷人二十，法人十七，意人七，西班牙人六，葡人五，日本人三，俄人二，而中国之人亦未与其列也。国体所关，即开外人轻侮之端，以为不及日本。日本近日讲求邮政，逐渐扩充。长崎领事余眉云书云：自丁丑年起，该国邮政局总结岁收银八十一万三千余元。除经费七十六万八千余元，尚余四万五千余元。不数年间岁收已至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余元。支销大、小官员廉俸一万零八百余元，局员工俸及雇西人数名，又津贴该国轮船公司、商务公司，捐助各处学校等项经费银一百三十四万七千余元外，尚余利银七万六千余元。可谓能自收利益者矣。各国向设书信馆于日本各埠，今全行撤去。凡西人书信均归该局邮传，而邮政之利权毫无渗漏，所有经费出于商民信资，公文往来，资以津贴。每年所余巨款悉归国家，而来往程途克期可达。商民信件取资极廉，以故上下翕然，同声称便。

夫制无分今古，法无论中西，苟有益于民，有利于国者，行之可也。必鳃鳃然刻舟胶柱，欲如太古之老死不相往来，则庄、列之寓言，佛、老之余瀋：绝圣弃智，剖斗折衡。又岂特邮政一端而已。非鲰生一孔所敢知矣。

邮　政　下

难者曰："创办邮政必先设局，合中国二十三行省计之，设局之数盈千，款何从出？局既林立，支用纷繁，安保不入不敷出乎？"

曰：无虑也。美国邮局共六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所。前岁清单，计一年中售出印记、信面等三千四百兆零四十万六千五百七十三件，收资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一元。其利息之丰厚如此。况中国幅员甚广，风气日辟，信件必多，即收资亦必畅旺，安有不敷之虑！若为省费计，则莫如就现有之电局、船局先行试办。盖轮船、电报本与邮政相辅而行，西国轮电所通之处即邮政所行之处。今中国轮、电业已畅行，倘即于局中附设邮政，则事半而功倍矣。

难者又曰："泰西各国凡邮本国信件，远近悉取二分；邮至外国则取五分。中国如仿此而行，岂能获利？"

曰：创行邮政，参酌西法可也。创办之始，取资不必过廉。盖西人每兴一事皆厚集资本，广事招徕，并由国家提款相助。初虽折耗，久则赢余。今中国资本无多，稍形折耗，人言蜂起，必将不支，故信资不得不稍重者情也，亦势也。似宜分路之远、近而定信资之多、寡：其在五百里以内者取资洋一分五厘，千里之内取资二分，千五百里之内取资二分五厘，二千里之内取资三分，其

余以次递加。开办之初，先将天下路程某处至某地若干里一一标明，粘贴局门，刊印成书，以昭定式，庶使寄信者一览而知，且杜送信工人婪索酒资之弊。

难者又曰："驿站之设已经数百余年，所用人役无虑数十万人，皆恃此为生活。今一旦仿西法设邮政，自应裁去驿站，而此数十万驿夫何以谋食？势必揭竿为乱，劫夺频仍。昔有明末造，因裁驿站盗贼蜂起，饥馑荐臻，遂开流寇之祸。前车之覆，吁！可危也！"

噫！为此说者真因噎废食之见，不足与谈经世之务者也。明时所裁驿夫，既不善为调遣，又不善为抚循，故不免迫而为乱。今仿西法公、私兼办，需传递者更倍于前。至内地轮、电不通之区，自应仍用驿夫，以资熟手。惟昔则工资克扣，糊口几致无资，今则薪费丰盈，谋生反有实济耳。法宜于开办之初，将各省驿夫查明综计若干，即以现在驿站改为邮政局，驿官改为局员，专送内地公私文报、信件，取资之数与海疆轮、电各局远近一律，以广招徕，不得任意低昂，致小民不便。至夫役等人，留其精壮，汰其老弱，工俸亦一律加增，赏罚严明，勿蹈从前之故辙，斯可矣。

难者又曰："近来信局愈设愈多，倚此为生者不可胜数，一旦创办邮政信局，无利可图，势必胥动浮言，从中作梗，可奈何？"

而不知此亦无难也。开办之时，宜由地方官约齐信业董事，晓以大义，告以邮政一端实为利国利民起见。自某月、日为始，各信局一律闭歇，不得阻挠，并劝各信局出资入股，每年从优分给官利，以示体恤。其不欲入股，愿改图别业者亦听之。至信局业已入股，其中伙友亦不可尽使投闲，令每局保送二、三人以凭委用。如是则情义兼尽，本末皆清。其各局工役人等，即可收入

局中，以备差遣。何梗之有？

难者又曰："外洋邮政皆有公司轮船往来各国，故推行日广，权利日增。今中国轮船罕能至外洋。曩者"和众"轮船偶至美国，竟被苛待。从此遂无出洋之议。虽兴邮政，安能夺彼利权乎？"

曰：前者泰西各国欲合五大洲之邮政联为一气，因中国章程不同，故未商办耳。固未尝外视中国也。当兴办之先，须照会各国外部大臣，请将邮政定章详细译覆，以便照章办理。随后即设公司轮舶往来外洋，传递信件。况华人旅居外洋新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槟榔屿、古巴、秘鲁等处者，不下数百万人，既有公司轮船，则华人来往，捎寄信件，即可自托本国之船，利息之丰可操左券。迨行之已久，土货可自运出洋，洋货亦可自运进口。是亦夺回利权之一大转机也。

难者又曰："西国办理邮政，于海口则有轮船，于陆地则有铁路，是以传递迅速，消息灵通。今中国沿海各埠轮舶通行，而西北各省铁路未达，即创行邮政，岂能如西国利便乎？"

曰：欲使西北各省利于递行，亦未尝无法也。当择要途创设木路。木路之法简而易行。所置木式如大方木梁，其车轮有两种：一为辅轮，宜配折边式之车，并令车不离其木梁。一为正轮，托车体之重，直行于木面。二者相提并论，当以辅轮为优①。查辅轮乃西人普剌煞所创，倘正轮或断或脱，则仍可藉辅轮之力而不至倾覆。有时道路弯曲亦可径行。故为邮政计，宜于西北要区广造木路。况中国所产树木甚多，可饬地方官各按所辖地段

① 十四卷本将"直行於木面。二者相提并论，当以辅轮为优"，改为"直行木面。若两轮相较，当以辅轮尤为合用"。

采取沿路之木以资造路。其便有六：木路之费较铁路省十之七、八，举办自易，其便一。造车、修车较煤火之费亦省十之五、六，其便二。铁路之面日久虽可翻用，不过一次，若木条则可翻二、三次，其便三。造成木路所需时日约当铁路三分之一，是时亦可省，其便四。车行甚稳，公文信件不致遗失，其便五。铁路宜直不宜曲，故须开山凿洞、绕道而行，若木路则弯路亦可行，可免开凿之费，其便六。木路已成，将来若铺以铁，便成铁路，是木路实铁路之先基也。盖全地大势譬之人身，土地犹肌肤也，财货犹膏血也，而文报之往返犹脉络之贯通也。不有邮政以联之，则跬步之间无殊千里，偶有睽阻①，声息不通。胝羸跛躄之夫，岂足与騄駬骅骝② 争强斗捷哉？识者亦可以憬然悟矣！

【附录】《泰西邮政考》③

欧洲风气未开之时，往来信件或用舟船，或用驴马，任百姓自为携带，与国家绝不相干。道光十四年，法王以军书被误，知民间寄信总不可凭。且当时送信之资轻重靡定，但视路之远近以为衡。物件之重在一百磅以外者概不寄带。其余每件在五十里内，信资银一佛郎。此就十磅内重物言之。若十磅以外至三十磅，则收一佛郎半。三十一磅至五十磅收两佛郎。若过十磅则当由物主自送。法王见民间通信一事种种未便，爰自设文报局，并代民间寄信，物件不寄。后数年又专设寄物件之局。各国见所

---

① 十四卷本将"阻"改成"隔"。

② 十四卷本将"騄駬骅骝"改为"马足车轮"。

③ 此附录是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标题改为"附《泰西邮政考》"。

行甚善，争相效之。迨火船、火车通行，始将寄送物件之局归并火车、火船公司，由国家督办，并严民局寄信之禁：无论官、商、兵、民，凡文件、札信、日报、书籍均归国家公局代寄，是为邮政开创之始。初或有海关兼办，后则专人司理，推广章程，又创售卖信花之法，中国俗名人头。其信四方式，每方约大半寸，由局中自造，上盖印花。初行时间，有分价值五、六等十数等者，如百里内若干，千里内若干。后则嫌其纷杂，一律改定：凡在国中送信，无论一里之内，千里之外，皆一律英洋五分。此就本省送至本省言之也。若隔一省则加五分。若送至外国更加五分。近日邮务通行，生意大为起色，故再减其价：本省只收三分，外省则收五分，他国则收一角。如有信须寄外国者，但购一角价之信花粘贴信上，即万不虑或有遗失也。其余物件则须称其轻重，惟书籍、公文、国纪、日报则只收三分之一。茗、烟、酒、食品则须倍之。此近日邮政之大略也。

驿　　站①

泰西诸国但有邮政，而无驿站。中国则各省皆设驿站铺递，自古迄今未尝或废。其为用也，大率供皇华之使臣，朝贡之方国，赍奏之员弁，与夫文武之咨禀，寮案之关移。驿站于各州、各邑按驿置站，递送往来，毋有间断。每站额马或六十，或七十，重大文移多以驿马传递。有紧急公文每日或限行六百里，或限行八百里，迟行则州、县官例有处分。此项廪粮工料即于存留项下支销，而岁终随地丁奏报焉。每岁驿站费用约银三百万两，出款亦可谓巨矣。其为差也，有大差、小差之名，有紧差、散差之别，而水驿之船只，陆驿之夫马，罔不具备。其实各省之奏牍、公文，所递有限，而仕宦往来之所扰滋多。至督、抚则更有提塘折差抵京，费以百十金计。然便于国而不便于民，利于公而不利于私。于是民间遂有信局之设，一切信札概由信局寄带。顾凡大城镇有信局处，则书信可通，若荒州僻县商贾稀少者，则无信局，以致寄书道梗，游客又深苦其不便。况信局每多延搁，或致浮沈，银两珍物，甚至遭乾没。既无条例以惩其罪，又无专责以分其劳，此其便捷可恃远不如泰西之邮局矣。

西人尝谓中国度支有出入两大款可省而不知省，当取而不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知取。可省者即各省每年开支驿站经费几耗天下钱粮十分之一；当取者即设立邮政局，征收其税。今中国若行邮政，则驿站之费似可裁减。或谓明季之衰，尝因裁撤驿站，失业之徒遂无所归，以致盗贼蜂起。彼时虽因饥馑频仍，当事者又不善为抚辑，故至于此。

今设邮政，当开创之初势不能全行裁撤，况乎各省遍设邮局，必费用巨而事难举行。从来举事之始，创不如因。今各省已设有电报，各处亦已畅行轮船，尽可相辅以成。如欲筹邮政办法，其始不如归并于驿站。电报、轮船、驿站三者并行而不悖。当令邮政仍资于驿站。所有驿站中奔走递送之人，选其精练干敏、朴诚勤慎者仍充其役。溺职惰事者由渐删除。即酌用其房屋以设邮局，则其事乃可谋始而无所掣肘。他日铁路既设，其为利便岂有涯哉。

今之驿站，国家已费无穷之帑项，而商民绝未沾丝毫之利益。诚何故而不之废？夫天下之成大事者，勿薄小利而不为，勿泥旧制而弗变。即如电报一事：当经始之时，胶固拘泥者未尝无私议，卒赖当局力为支持，以奏厥成，行之十有余年，渐推渐广，确有明效。电报可递要音，公私俱便。今也驿站行之已久，其弊日滋，惟当局者以一旦难以裁撤，其人亦难以安置，鳃鳃焉动多顾虑。或谓驿、邮各行其事，各不相涉，此一说也。或谓并驿于邮，附邮于驿，此亦一说也。而皆属有见。惟当轴者仍不免有回护驿务之意，而实则深知驿弊无法能除之耳。顾必除之而后行邮，则邮政终无行期矣。开创之初，何不兼行并设，尚无窒碍也哉。

窃以为邮政既行，驿务自废，无足虑也。盖电报设而驿差轻

其半，轮船通而驿差轻其七、八，若铁路之干枝渐次告成，而驿传势难再留。故欲废驿站则竟废之，欲行邮政则竟行之，行之既畅而无问乎驿站可也。苟为国计，何如早为置邮而裁驿也？合一出一入计之，每年为国家节耗费而收盈余，所裨益者几何，明者自知，无须细剖。是在当局一转移间耳。岂非为裕国便民之要务也哉。

如以为京外各官因公往来京师，例须乘驿，恐一旦删去驿站，致多窒碍。则其说实为掩耳盗铃。今东南十余省，凡官员来往无不雇坐轮船，独奉天、吉、黑、秦、晋、新疆等省，尚行官站耳。若计其道里远近，人役多寡，由户、兵二部酌给路费，听其自雇车马，在应差各官固所深愿，更毋庸多所顾虑矣。

银　行　上

〔八卷本增：天下之财莫善于流通，莫不善于壅滞。财流通日见有余，已与人两得其利；财壅滞时虞不足，自谓利于己而不利人，其实亦不利于己。〕《易》有之曰："惟圣人能以美利利天下。"故① 利于己而不能利于人者，非美利也②；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者，亦③ 非美利也。自华洋互市以来，中国金钱日流于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补救之。而无如逐末忘本，得皮毛遗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④ 维大局。兹略举其利民利国之大要言之。

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中国各股

---

① 八卷本将"故"改为"可知"。
② 八卷本将"者非美利也"改为"与"。
③ 八卷本将"亦"改为"均"。
④ 十四卷本将"以"改为"而"。

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败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各海关官银号岁计入息约共数十万两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资，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藉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有此种种便益，是民生国计所交相倚赖者也。

况银行获利之丰更有可得而言者。中国银行、钱庄资本不过数万，开拓场面，联络声气，能者可岁获余利二、三万金。银行资本既雄，流通中外，其获利之可知者一也。殷商富户银行存项，例定一年期者息五厘，半年期者息四厘，三月期者息三厘，时有往来者息二厘，若转放各处则七厘、一分不等，不到期即取回者无息，其获利之可知者二也。外国存款甚多，不过三、四厘息，遇有要需均可互相补救，其获利之可知者三也。银行钞票通行市面，百数十万视若现银，不费来源之息，而得无本之利，其获利之可知者四也。提单票来自远方，见票一、二月利息连汇水统收，其未到期还银者，回头息只付一半，其获利之可知者五也。汇票押款过期一日仍作一月计算，其获利之可知者六也。银行所置之铁门石栈准① 放所押货物，计出栈租、火险，其费视他业甚廉，其获利之可知者七也。况银行生意较别项尤为稳当，只有汇票及押款押票而已，即钱庄借银必用殷实庄票，限期不过数天，押款必须的实，照市价七折至五折为限。不论何处汇票，先收银而后付票，事事踏实，处处认真，其获利之可知者八也。便于人者如此

① 十四卷本将"准"改为"堆"。

其多，获于己者如此其厚，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于斯矣。

西国① 有官银行，有② 商银行。〔十四卷本增：又有贫民银行，系官绅商贾乐善为怀，特设为贫民存款，代为支放，月给利息起见，或设于各商埠，或设于各村乡。若水手银行则设于各兵船，或陆路屯防之所。因负贩之辈利逐蝇头，信手得钱，恐易挥霍，中国贫民如男女佣工积蓄之资存于小铺，生息多为亏逃。其荷戈执戟者买醉赌钱，罄囊尤易，令将手中所蓄存之银行，积少成多，可为防贫之计，便民之法周矣。今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之汇丰银行，亦仿其美意，增立新章，代贫民收储银洋，由一元至百元皆可代为收存。每人积至五千元为限，每元岁给息三厘半，随时可以提用，诚便民良法。惟〕昔年西商在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汇丰银行，许人以零星洋银随意存入。凡有零星之款自一元至百元皆可陆续寄放③，一月之中存银者以百元为率，百元之外则归入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为度，满五千元则归并大行④，不在零存之列⑤。息银则以三厘半按月计算，以本月所存最少之数为准，譬如月头存入百元，越数日支取六十元则止存四十元，月底或又存三十元、二十元，虽并存有八十元，或九十元，而计息仍照四十元结算。此则银行之于中取利也。然此原不足为银行病也。盖人向银行存款至少非千金、百金不可，若百元以内，其细已甚。银行意主便民，收此奇零之款，存银之人或今日存入，明日支出，彼亦不得不为代劳，是不啻众人之总帐房，苟不予以沾润，谁乐为之？

---

① 十四卷本将“西国”改为“泰西”。

② 十四卷本将“有”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昔年西商在香港”到“皆可陆续寄放”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行”改为“数”。

⑤ 十四卷本将“列”改为“数”。

虽然，此举虽善，所利者中人之家耳。今有人于一日之中偶获四、五元，十数元，而需用不过一、二元，其余银无可安放，若置之床头，则恐随手浪费，即藏诸箱笥，犹恐突遭胠箧不翼而飞。更有长作寓公并无家室者，有此大帐房，得一元则存一元，余两元则存两元，该银行予以存折，随时可支，虽朝存夕取不以为厌。即存折遗失，拾得者亦无所用之，盖存银之时必签名总簿，日常支取，亦必签名。所签与总簿字迹相符者乃付，不然则否。故存折虽失，亦自无妨，并可与银行商立补折。立法之善，蔑以加矣。

其银行所出钞票，每张一元至五百元，到处通行。商银行所出者必须经官验看，核其存库银钱若干，始准出票若干。〔十四卷本增：如用出现银钞票一千元，须有现银二百元备为零星换银者取用，非国钞可比。俄国钞票有值银九亿万卢布之多，与各国寻常银票不同。其国库空虚，借此腾挪，不能持票收银随时兑换，市价亦有涨跌云。〕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强为区别，是诚何心？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非欤？今为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

银　行　下附钞票①

说者谓："中国自兵燹后帑藏空虚，加以水、旱灾荒无岁不有，欲创设官银行，款将何出？纵竭力筹集，而中国人情向多疑阻，迩来集股亏折，闻者咸有戒心：始疑其不成，继疑其不稳，终疑其不能长久。惑之者半，沮之者半，而事终不成矣。且华人之富者喜置房产，而不喜经营，存储之银决不肯轻易出借，亦不肯轻易借人之银。其贫者虽欲借银，而无货物、产业作抵。银行虽设，必不如西国获利之丰。"

是说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今不设银行则已，苟设银行，其利益甚大，而筹款亦无难也。何则？数百万之成本在民间集之不易，在国家筹之即亦无难。应请先设官银行于京师，简派户部堂官督理，即将四成洋税拨作银行成本，于署侧拓地建立银行②，查各海关岁收洋税银二千二百余万两其外省分行，即将该省洋关税饷、地丁钱粮归其代收候解，其中入息不少。仍由藩司督理，以专责成。此官银行之法也。设票十万，每股百金，不分官民，悉听入股，各督、抚札饬府、县劝谕富商，集办尤易。准其行钞票，官银行亦许通融，并不勒索。此商银行之法也。至于一切条规悉仿西法。

查西国银行创自英人约翰拉乌，后人相率踵行，获利日溥，

---

① "附钞票"系八卷本所加。

② 十四卷本将"於署侧拓地建立银行"改为"约得库平银九百万两"。

所出汇单虽数万里之遥，克期无误。如有折阅，一切存款、钞票例必如数赔偿。所出钞票动至数百万，每岁行中存本之多寡必与钞票出入之数相抵，由官查核，不至钞溢于银，方能取信于人，持诸久远。中国如设银行、行钞票亦当先定妥善章程，用顶厚洁白纸为质，以铜板镌刻精细龙文，上列满、汉文字以及“皇清宝钞”字样。钞既造成，盖用部印，并盖银行钤记，以示信于民。民间以钞易银，可随时随地向银行支取，绝不留难，俾知存钞无异于存银，且携银反不如携钞。〔十四卷本增：盖钞票有一两银一张，有十两银一张，有五十两银一张，有百两银一张者，进出一律，有轻赍之便，无耗折之虞。如妥议钞章，尽杜流弊，奏请朝廷颁示天下，官、民通行，合十八省计之，不难销流数千万两，得此巨款，腾挪生息，利莫大焉！惟〕开办之始，尤宜晓谕商民人等，凡厘捐、关税、捐款、地丁一切报效、输纳之款，及职官廉俸、兵丁口粮一切支放之款进出，一律俱以银钞各半为程，开诚布公，昭示大信，则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每岁由官查核：钞票行市者若干，本银存行者若干，必使钞本相均，否则再行纠本，查清之后刊登日报，俾众周知。

惟银行用人实为第一难事，亦宜仿照西例。官总其成，防其弊而不分其权。一切应办事宜，由股商中慎选一精明干练、操守廉洁之人，综计出入；另举在股董事十人，襄赞其成。重其事权，丰其廪饩，激以奖劝，警以刑诛，庶利多而弊少耳。所虑者，银行既设，各处皆设分行，其中帐房需人，司事需人，书契需人，招徕商客又需人，大行数百人，小行数十人，用人既多，钻谋必众。附股有荐举，亲友有恳求，达官显宦有嘱托，远近踵至，良莠不齐，偶有疏虞，即生弊窦。薪水或支用过度，钞票或作伪混行。甚至荐托愈多，无从位置，推而却之，恐碍情面，乃提送干修，少则

数金，多至数十金，年复一年，漏卮无底。是皆有损于银行而贻无穷之弊者也。宜仿西法：凡银行所用之人皆由公举，不得私荐，责成官绅及诸股董各就所知保荐才能廉洁之士。荐而作弊，举主坐之，倘有亏蚀，荐主罚赔。以众人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则弊绝风清，当亦庶乎其可也。

然而，押款不实，其弊犹可虞也。盖设立银行大半恃放息为利，中国钱庄放息以六、七厘为率，多则一分，尚多亏负。今银行取息不能更重于钱庄，格外轻微又恐亏耗，况放息如徇情面，则所出之款项溢于所押之货值，银行已阴受其亏，偶有数户卷逃，被累辄至巨万矣。乌乎可？欲救其弊，亦必以西法为归。西国银行与人交易必有押款，抵押之法以估价为度，如货物值十成者，所押不过六、七成，多至八成而止。合同各执，载明限期，如过限期不还，即将所押之物拍卖偿抵，倘拍卖之价不足所押之价，仍向欠户追还。其实在无力贫民亦有报穷之举，乃始归之折阅。

是以银行虽有亏累，为数无多。所在官司亦认真护持追究，不似中国官吏动以钱债细故，膜外置之也。其所放之款，月梢必结，以视中国之曲徇私情、彼此往来漫无限制，终至被累不堪者，判如霄壤矣。似宜令出使大臣将各国银行详细章程遍行翻译，然后准情酌理择善而从，以官护商，以商辅官，用商务之章程屏官场之气习①，内外合力，期在必成，上下同心，联为一体，则通之四海，行之百年，度支无匮竭之忧，亿兆有转输之利，而国家万世之业，亦且有苞桑之固、磐石之安矣。

---

① 十四卷本将“气习”改为“习气”。

虽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欲设银行仍必自建立商部始。查日本商人设有正金银行，股本六百万元，收足股本银四百五十万元，已分设各处，总理俱系日人，岁获厚利，现有公积银三百八十二万元。何中国尚不能行？因当道未能体恤商情故也①。〔十四卷本增：盖既立商部，必定有商务通例颁行天下，保护商人，使商务日新月盛，而后银行可开，钞票可设，上下通用，自然大获利益。且同一钞票，中国用之而多弊，泰西用之而无弊者，无他，信不信之分耳。民情不信，虽君上之威无济于事；民情信之，虽商贾之票，亦可通行。中国前行之钞，立法未尝不善，其后吏胥因缘为奸，卒不取信于民者，无商部以统率之也。故欲用钞票，须先设银行；欲设银行，须先立商部。泰西国帑皆存诸银行以为根柢，而出钞票以为凭券。金人分钞十等，至大十贯，至小极于百文，太嫌琐屑。今银行所出番票，自五元起至百数止，其数适中。若中国则尚可加重，拟分三等：曰千两、曰五百两为大钞，曰百两、曰五十两为中钞，曰十两、曰五两为小钞。如用银圆及制钱，数亦如之。既定等差，再求式样。查美国钞式有二小者：长一寸五分，阔二寸五分，大者长二寸，阔五寸。用钢板镂精细花纹，机器刷印，每纸必经数器乃成，以防弊也。中国既拟为三等，则式样、大小即可视数之多寡而定，大抵长以四寸为始，递加至八寸止，阔各如其长之十七。用机器造成洁白厚纸，内用暗码，则伪造之弊不禁自绝矣。其利皆归诸国。中国官项悉存诸库，徒供官吏侵挪，而西号之汇兑、商家之期票反得彼此往来，以沾什一之利。市侩专权最为可痛，今既自设银行收回利权，当先存国本，然后再集商股，乃足取信于民。至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家，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查西国定例，倘国家欲举一大事而力有未逮，则听民间纠集股份，国家让以利益，且为保利若干，亏则官为赔补，多则官取赢余，故虽数

① 十四卷本将此段注文全部删去。

百万金咄嗟可办。中国能设商部，当仿此法，奏明国家保定官利，每年由官给发，则人人倚信，而集股自易矣。〕

【附录】《英国国家总银行考》①

英国总银行开设于一千八[六]百六[九]十四年，英人铿白伦首创。其中章程皆丕得生所定。建立银行之初意为济国起见，初内阁允许即交户部转下议院公议。按英国议员亦分两党，一党为君曰开化党，一党为民曰守旧党。

当时开化党宣言云：银行之行其益有六。民间利息可轻，税则或能稍减。一益也。民间产业急时可抵押行中。产业既可抵押，必当增价，民人更得有无相通。二益也。银行既设，钞票通行，无有票无银之虑，百姓亦得坚信，钞票携带轻便、随意所如，倘欲交易不啻取之宫中。三益也。自此以后下情上达，君民通济，信协中孚。四益也。一设银行可以维持市面，虽有缓急，大局无妨。五益也。百姓所剩余囊可以付给银行取利，母以生子，子复作母，积累无穷。六益也。

守旧党亦宣言云：不然，银行之设流弊滋多。敛民间之钱归之国家，垄断把持，在所不免。巨款已归于上，其权已为国家所操。上欲用之则取怀而与，下欲用之则推故迟延。财利属于上，势必挟此以陵百姓，而百姓苦矣。此弊之大者也。若夫商务之中亦多未便。有此银行，势必行用股票，股票出入价值不同，或朝贵而暮贱，或朝贱而暮贵，因此而获巨利者有之，丧巨款者又有之，市廛之中放利而行同于赌博，于风气大有相关。此弊之缓者

①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附录"改为"附"。

也。至若聚财于一处，积利于一人，一有银行而居奇属之于一人，而众人为其所困，尚何利之足云乎？

两党相争如此，间有公正者独抒谠论，谓："尔等所言均属偏见，以某等观之，银行之设固不能无弊，然其事获益甚大，期在必行，万不能坐使中止。自当妥定章程，俾臻美善，使上下皆无遗憾，共占利权，方可设立。诸君以为何如？"

于是议员中之应许者甚多，遂公议章程，先定一例：无论士、商、农、工，上自国君，下至民庶，或一股，或合股，能使国家银行集银一百五十万镑，助英国与法国交战之费者，国家当给予获利之权，准其业酒，不收其税，并许于商务之中便宜行事，免取其捐。

议毕各散，次日复议，谓昨议银行集银一百五十万镑，可分大、小两等：一等共输银一百二十万镑，准其行商免税；一等只输三十万镑，视输数之多寡，定获利之大小。其中分为三等，输最多者一身以下三代可食国家俸糈，次多者两代食糈，输最少者一代食糈，以为急公好义者劝。议定之后，悬示国门，于日内即须集款，每款在七日前多至输借一万镑。倘七日内集数未足，于七日后再筹，每股多至二万镑；每一股准举司事一人办理银行出纳之事，每年以八厘起利，又岁给行中办公费四千镑。此为章程之初定者也。

既复略定细章，银行开后虽可以汇划票款、收兑金银，定为一例：可以任人抵借，亦可向人借银，惟不准买货卖货。即向人借银亦不得过于原本。如有人存款听其自便，但亏空之银过于原本，国家当惟银行办事人是问。其押下产业若三月后不来取赎，一律拍卖充公。议定遂名曰：英国有限公司银行。按外国商务有有限、无限之分。无限者不顾原本若干，随意经营，胜则

利权独操，败则倒闭，众人波累，此干禁令者也。有限者须由国家准定，量资本之多寡为商务之大小，不准逾于原本，逾则罚罪。此官定之公司也，即今之国家银行是也。

至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七月十七示谕后，十日银数已齐，遂于二十七开市。议院给示执照，分列数款：

一、定司事。银行中督办一人，会办一人，董事二十四人，督办、会办由国家派委，董事则由各股东公举，每年一易。逢三月二十五日议事一次，保举董事，议至四月二十五日为止，不能逾期。二、防舞弊。股分票之设，以利多者为贵，往往有利本不多故将资本提分，若并利给派，以为利厚而期股票兴旺，购买者多。今此弊一律删除，倘股主欲收利息，只许将所获之利分给，资本不许摇动。如有利不取亦听其便。三、定位置。行中之人虽须公举，然须有股者方能入内。督办须存股银四千镑，会办须存股银三千镑，董事须存股银二千镑，不足其数者不能与办。四、一事权。行中督办、会办、董事最少用十有三人。平常之时，无论督办、会办均须一人常居其中，即督办所居之处为议事院，或督办或会办相间值日，亦无不可。行中用人均由督、会办同董事公议，酌定薪水。五、禁妄论。行中议事均须在股之人，但股有大小。股小存银不足五百镑者，不得参言，以免意见纷歧，嚣凌争竞。六、订会集。每年除董事在行每礼拜聚议之外，股中又须聚议四次：一在四月，一在七月，一在九月，一在十二月。存银五百镑以上之小股东可以函请董事订期议事。其入股者均须本国土人，若他国之人须居英国数年、已入英籍者方准入股。股东所议之事，更章损益均无不可，惟须与国家定例无碍。定议时发言盈庭，必当以众是者为法。

此皆执照中所定之例也。此例当时曾经议及，每至十年为期，再行大议一次。自此以后，时复更张，不能备详。其所得之利最重者在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至七百零八年，统计获利二十七分半，即百元中获利二十七元；最轻者在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至六十二年，统计获利四厘五毫，即百元中之四元五角。此统十年而计者。以一年而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获利一分五厘，盖因商务极为交孚，即一分五厘之息已觉获利无穷矣。

铸　银

洋银之入中国，自乾隆间始，式样各异，制度不同，初亦不甚通行。立约通商以来，销① 流始广，凡洋人履迹所至，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其故何也？盖洋钱大者重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市肆可以平② 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频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若洋钱则一圆有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勒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

西人以其畅行中国，不敷市廛之用，每年续铸运入，约计数百万以上，获利之券操自外人。尝考中国洋钱，多来自墨西哥。〔十四卷本增：墨西哥有铸币局十一处，岁出二千五百万银圆到中国、越南及南洋各岛。〕墨西哥为北亚墨利加民主之国，在美国之下，巴拉马诸小国之上，以钱面作鹰文，故曰鹰洋。又以英人贩运居多，亦曰英洋。又有本洋者，则来自西班牙属土小吕宋，近日愈少愈贵不复来

---

① 十四卷本将"销"改为"行"。

② 十四卷本将"平"改为"通"。

矣。每圆计重七钱二① 分，运入中国，极贵时可抵规银八钱，即江苏平常市价总在七钱三、四、五、六分之间。沪市卖空买空，昔年每元已涨过八钱。中国人因此亏耗者不知凡几。其利之厚了然可睹。中国如不自行鼓铸，则其害正自无穷也。

按洋钱之质皆非足色，各国所造大半俱系九成，或有不足九成者，运之来华则皆照银兑用，并不实核分两，只照市价长落，此中无形之折耗为何如也！其害一。〔十四卷本增：且〕银色既低又免进口之税，以此钱购我货物不下千百万，时价虽有长落，成色毫无添补。其害二。以货售我，大都取宝银而归。彼旋得宝银，即旋铸洋钱，仍售诸我，于中取利往复无穷。其害三。每元或抬价一、二分，三、四分，甚至六、七分，暗中剥削，为数无穷。其害四。

今如自造，其利亦有数端：铸之既多，则洋钱来源自稀，足夺西人利权。其利一。用之既广，保财源亦崇国体。其利二。银圆既非足色，鼓铸即有赢余，一切开销皆可取给于此，而无耗折之虞。其利三。分量之高、低一律，价值之贵、贱从同，便商民而维市面。其利四。既有此四利，而又可除彼四害，亦何惮而不行乎？

夫中国钱币古分金、银、铜三品，其行于世也谓之国宝。自应一国有一国之宝，岂应搀用他国之宝？名不正，言不顺，以宾夺主，以伪乱真② 。闻外国多用本国自铸银钱，别国银钱不准通用。中国法网宽疏，故数十年来因仍不改耳。

---

① 十四卷本将“二”改为“三”。

② 十四卷本将“以伪乱真”改为“损国病民”。

美国铸银钱之法，由熔化而鼓铸，范围、淘洗、印花、錾印，计大者每分时可成八十枚，小者每分时可成一百二十枚。积十五分为一刻，则大者成一千二百枚，小者成一千八百枚。鼓铸如是之速。况银钱成色不过九成，以中国足银铸之，每元必有数分之利，即每十元必有数钱之利，由此类推，其利息之厚，为何如也？香港、东洋日铸大银钱万元之机器，如分铸五角或一角或五分者，每日可铸五万枚，应用机器共三十余种，运抵上海约值银二万余两。即以日成之款计之，每日约获利银三分，除工费、利息、保险一切约耗银一百二十元〔十四卷本增：外〕，尚可①净余银一百七十元，利亦可谓厚矣！

或谓："自行铸造经费过多。"不知每元所加银水其利已厚，且外洋铸银尚有铜质搀和，以此项余利移作制造之费，已绰有余裕。是所昂之价即所溢之利也。但西人好利而守信，又有化学师监造，故成色一律。〔十四卷本增：西例：凡铸洋银，当道必奏请朝廷颁示天下②，无论官商，发粮纳饷，一体通行。如化学师当众熔化铸造之银，有成色不符定章，重数不足者，例必严办。今湖北所铸之洋银，本地官、商亦不通用，因当道未能悉照西法办理也③。〕华人嗜利而寡信，并无化学师监造，故流弊百端。道光中言官陈洋钱之害，廷旨饬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文忠公巡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

---

① 十四卷本将"可"删去。

② 八卷本将"凡铸洋银，当道必奏请朝廷颁示天下"，改为"凡铸银圆必归一处朝廷颁示国内"。

③ 八卷本将"今湖北所铸之洋银，本地官商亦不通用，因当道未能悉照西法办理也"，改为"今各省所铸龙圆成色不一，外国银行尚未允通用，皆因未能悉照西法办理。"

废而不行，可为太息！

窃意中国铸银须仿宝泉局事例，严定章程，由户部设一总局，惟核收而不铸造，分饬各省督、抚拣派廉洁精于会计之大员，专司鼓铸银钱之事。奏定花纹铸列年号，成色必有定准，毋许任意低昂，犯者重惩不贷。铸成后由督、抚躬亲考验①，〔十四卷本增：随意〕抽提千、百元送户部总局核验。其核验之法须用化学机器，盖金、银质软，用以铸钱不能不略搀铜质，然承铸官吏难保不日久弊生，况日日鼓铸，累万盈千，苟不验明，何以杜伪？故户部宜设铁柜一具，凡各省呈缴样钱，严加封锁，填明年、月、日、时，以备核验。验明一律，然后监铸官从优保奖，准令颁行，可缴钱粮，可作捐款。凡上之取于下者不加平、不补色，悉照本质分两，不得私加洋厘名目，则流通必畅，而利源不致外流矣。如申江钱业之造空盘，暗贴西商之利，其害更甚。往往欲将市上洋银一气收尽，抬价居奇，以致坐贾行商莫不暗贴重利，以补彼封闭银行之费。倘银由中国自铸，其弊必不至此。且必须限定七钱二② 分，与洋钱丝毫无异，其余半元、二角、一角、五分亦须与彼从同，方可通行抵制。或更搭铸金钱，均无不可。总期分两轻重不亏，成色划一不二，易于鉴别，便于兑换。官法严于上，民信孚于下，则市肆流通可翘足待。更参用泰西之法，他国金、银各钱入口，皆作九成，不得与自造者一律通行，此万国之公例也。〔十四卷本增：泰西各国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法用马克，德、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美国用打拉，外国银钱不许通用。〕

中国若仿行此法，则自造之银日见畅行，外来之洋不禁自

① 十四卷本将“躬亲考验”改为“亲验”。

② 十四卷本将“二”改为“三”。

绝。转移大局莫要于斯。直隶藩库之钱粮银锞，以二两为率，银色甚佳，人皆便之，江西之方宝亦然，他省均不能及。可见事有专责，则弊无由生。兴利有则，防弊有法，是在督率承办之得人耳。

【附录】《药水浸洋钱之害论》①

外国所铸洋钱久已盛行于阛阓，大者计重七钱二、三分，小者则有对开、四开、八开、十六开等名目，不计分两，不分成色，行使甚便，始创铸于香港，继而十八省亦复渐次风行。于是中国亦仿而为之，而以小洋为最盛，爰有一种奸黠之徒，于大洋则灌铜、铅，于小洋则浸药水，剥去银实，或几分，或几厘，积少成多以图罔利，而人之持此等洋钱以去者，解囊付人，辄不收受。贫人受累，苦不胜言。闻上海竟有专业此者，获利千数百番，而犹不知止。昨有曾经受骗之人，侦探属实，告诸包探，入铺搜查，竟获得已经浸药之小洋四开、八开百数十枚。当即解归捕房，送由公廨讯办。问官仅令其自行回籍，其药水之洋，充公销毁。情重法轻，人咸骇异。大率此等奸蠹，有害民生，纵不忍加诛，例以销毁制钱之罪，亦当科以重罚，或千金，或五百金，所谓惩一儆百，弊端或可稍减。似此讯办，倘易地换牌，复操故业，夫亦何难而能必其不复萌故智乎？

目下钱贵银贱，每洋一元仅兑钱九百余文，每四开一元仅兑钱一百八十文，八开一元仅兑钱九十文。而该铺仍复从中扣串，

---

① 此附录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附录"改为"附论"。

每百文只九十三、四或九十五、六、七文不等。若以八开兑钱，只得八十余文。当日钱洋交易，每元不过沾润二、三十文，由今观之，辗转兑换，竟可猎至百文上下。噫！贫人赚得一洋、两洋何等费力，乃一经奸侩之手，顿吃八折、九折之亏。其经药水浸过之小洋，竟至无处可以兑钱，无地可以买物，为害闾阎，较诸销毁制钱、私铸砂壳鹅眼钱者，其罪恶当有过之。砂壳小钱咸能辨识，不比药水浸过之小洋，人多不察也。

奸侩之弊尚有二端：一、掉换铜洋，一、拣选重头。何谓掉换铜洋？盖先将店中所储铜洋，置诸柜底隐处，俟乡愚持银钱请验时，将来洋向柜连掷，以辨其声，有意误堕于地，急拾取上柜而暗易以铜洋，连称好洋不置。乡愚收藏而去，不知其为赝鼎也。何谓拣选重头？其法用一竹器，制如戥子，将铜钱套其钩上，重者坠，轻者否，大钱一千重七、八斤，另有一种销毁之人前来购买，其买价计一千可易小钱五、六千文，缘销毁之人即私铸之人也。抑又有说焉：目前铜价实昂，即不以之私铸小钱，以之制器，亦复尽有利益。司农不察，罔识变通，以致奸侩百般肆恶耳。

罗浮山人曰：英国所铸金、银、铜三品之钱，素有定章，以昭划一，无畸轻畸重之弊，不准钱肆市侩得持其权。金钱一镑兑先令二十枚，先令一枚兑辨士十二枚。购物逾二十先令以外者，皆用金钱，行之数十年如一日。中国所用元宝笨重，荆沙低伪，所以外洋所铸之大、小洋钱通行海内。虽广东、湖北效法泰西所铸大、小银钱已渐通行，惟奸商得其旧模，私铸铜洋，流害颇多且大。洋钱库平七钱三分，实得七钱二分，较外洋来者缺一分，所以未能通行。

鄙见中国不必定与洋钱大小轻重相同，宜由户部铸银元五

式：或一两，或五钱，或二钱五分，或一钱，或五分。诚如上篇所论，上之取于下者不加平、不补色，悉照本质分两，不准丝毫减少。如有私铸，从严治罪。奏请朝廷，晓谕各省，不论纳粮、完税解部之款及各处商贾汇兑，概以京平为准，以杜各处蠹吏奸商流弊，则利国利民，有裨岂浅鲜哉！

闻之英国产铜极旺，铜价亦廉，而以洋易钱，约略计之，则仅辨士四、五十文。试取其所谓辨士者，权其分两不过数十两而已。中国产铜不多，铜价又贵，而以一洋易钱，必得千文左右，权而称之乃有六、七斤之重。然则圜法之敝，整顿之急，实为当今急务，因论药水浸洋之害，而纵论及之，倘亦动司会计者之倾听否耶？

以上所论，实为阘阘之害，宜饬铸银局毋许变卖机器旧模，以益私铸。凡局中所铸者，藩司当聘一化学师，每日随意抽出其所铸之银圆，认真熔验成色分两足否？宜出赏格，缉拿私铸银钱，以杜流弊。宜推广造用金、银币，以杜外来之利源，次造小铜币，仍用圆规方孔，惟分两必大减轻，铜色则定须划一，泥沙不得搀杂，大小必归均匀。或仿汉魏三铢、五铢之例，而酌减令行制钱分两之半，使私销、私铸无利可图。则各弊将不禁而自绝，庶有益于国计民生耳。

由
九

圜　　法①

夫贱不可以敌贵，轻不可以敌重，自然之理，不待智者而决也。故人贵我贱，人重我轻，则我为人制；我贵人贱，我重人轻，则人为我制；人贵我亦贵，人重我亦重，则我虽不能制人，而尚可以自立。

今铜与银较，固银贵而铜贱，银重而铜轻。然银与金较，则银贱而金贵，银轻而金重矣。环顾地球各国，以金为市十之七、八，金、银互市十之二、三，专用银者中国、印度、墨西哥而已。银不敌金，无烦再计。况中国之银平之轻重不一，除关平、库平外，各省均自立名色，漕平、市平、规平之类种种不同，而铸银锭成色亦不一，以致彼收此驳，不能通行。非但秤色、银色各异，即大戥、斗、斛、量尺，亦各有不同。宜公定通行之法，毋畸轻畸重，为市侩舞弊。银本不可以敌金，矧又参差如此，利焉得而不溢？国焉得而不贫？

考泰西圜法之变，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国见英用金有效，改用金币，继其后者不止一国。七十三年，比利时、荷兰二国银圆暂行停铸，瑞威、瑞典、丹麦四[三]国踵行金币。德国亦废银圆。七十四年，法、比、意大利、瑞士四国限铸银圆之数。

---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

因四国于六十八年立约同用一种钱币，西人名此四国曰腊丁国，会其文字皆根腊丁也。七十五至七十六年，法兰西、荷兰、瑞士三国暂行停铸银圆。七十七年，荷兰用行金币。七十八年，法、比、意、瑞四国只铸小银圆，西班牙暂行停铸银圆。七十九年，奥时马加、恒加利两国暂行停铸银圆。八十五至九十一年，埃及行用金币，缘马尼亚、土泥斯、奥斯马加、恒加利五国行用金币。九十三年，俄国铸金卢布一百兆圆。光绪二十至廿三年，智利、考斯他立楷、南美州民主之国日本三国行用金币。可见用金之国日多，用银之国日少，无怪银价之日贱也。产银之国销路日狭，倘非亟思变法，势难自立，恐他日尽天下用银之国易为用金而后已。

我中国专以银为币，与洋人交易吃亏极大。查光绪乙亥、丙子以前，英金一镑但易银三、四两有奇；辛卯、壬辰之间，乃增至四、五两；近则一镑易银七、八两，视前二十年加倍蒮矣。不但借洋债吃亏，而海关收税吃亏更大。说者谓光绪二十五年，海关册报洋货进口除洋药外，共值银二百二十九兆，照值百抽五例，应收税银十一兆半，今只收六兆半。土货出口值银一百九十六兆，另土货销内地者值银一百兆两，共三百兆，照值百抽五例，应收税银十五兆，今只收税银十兆。是洋货两项照金镑计值百抽五例，合计可以多收之数将近十兆矣。

昔中国闭关自守，天下一家，金、银之价虽有涨、落，而此盈彼绌，要皆楚弓楚得。今海禁大开，中、西共此利权，因时制宜，亟当仿照各国行用金镑，并不准用外国银圆，以重国体，而塞漏卮。若不择善而从，预为筹画，一旦巨款亏耗，元气暗伤，较之兵戎之祸，有过无不及焉。兹将英人论日本拟改圜法章程附列于后，以冀袞袞诸公采择施行。

日本拟纳用金圜之说，已逾五年于兹矣。近闻日本寄来新报，谓：此事或将交本期议院核夺，云云。按司藏大臣松方本掌度支员中之最精圜法者也。日本纸币曾大跌价，嗣经松方力为维持，始得与银圆同值。今松方极主改圜法之议，内阁各大臣与之意见相同，所有司藏局总支应委员拟列章程经《每日新报》录登，由日本《美尔西字报》照译如左：

一、以九成成色之金重二分二厘二丝二毫二忽定为日本圜率，谓之一圆。二、新铸金圆每圆须合二十圆一种，重四钱四分四厘四毫四丝。其花纹志日本与中国交战之事。三、鼓铸各种金圆，除以上一种外，应一概停止。所有已通行之金圆，应收回重铸。四、现行之金圆，应照一金圆合二银圆之价兑换。五、商家请铸之一圆银洋，应即停止。六、政府如有须添铸银圆之处，可铸一圆之银洋，惟须限以数目。七、现通行之银圆为律定之钱圜，应准其照金子定价抵用，不立限制。八、纸币易金、易银均从其便。九、日本银行应设法收回现行之金圆。十、日本银行应设法将库中所存之银尽行换金。十一、定新圜法施行之前，须先贮存新铸金圆合一万万圆。十二、现行之钱圜及纸币等章程，须体各前款立意删增。

以上圜法，日本《美尔报》谓之主金，第此非仅用金，实为金、银比例定价而并用之。虽为主金、银之党所喜，然照日本所定之比例一合三十二之说，又非主金、银党所愿也。日本初行金、银圆时，其比例之价系一合十六，是以现将铸之金圆每圆即合二银圆，亦即新金洋之分两比旧金洋灭〔减〕轻一半也。

查日本银圆约合英金二先零之谱。按诸传闻，日本有铸一金圆合五银圆之说，是一金圆适合英金一海塞甫伦。英国金圆合十先零惟照前章，凡准鼓铸者仅一金圆合二十银圆一种，即合英金二塞甫伦，亦即合美国十圆之金圆也。

再现行之金圆一概收回重铸之议，日本用金甚属有限，施行此款尚无十分关碍。至银圆准照一合三十二之定价抵金兑用，不设限制，及政府虽

停止鼓铸银圆，将来银圆如不敷流通，仍可鼓铸。

各款尚有为难之处，恐须俟日本与各国新定之约施行后方能开办。缘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日本与各国所订东京约内，载有西人或日本人有用西国金、银洋圆者，除各洋圆铸价外，应得照其实价兑换日本洋圆等语。此约想松芳必不致忽略也。又查金圜未施行以前，库中须贮一万万圆一款，日本库中现在贮有八千万圆，加之中国应偿赔款，所余未缴之金尚多，此款亦不难施行。

又查日本拟改圜法，其故有二：一、日本欲与西国并驾齐驱，而各国俱行金圜。二、日本欲向西国借款以开国中利源，并用西人资本藉兴各种工艺，惟西人资本用之东方已属走险，裹足不前，加之银价复有贱跌之患，无怪其不欲险上加险。若用之通行金圜之国，或犹西人所愿为者也。日人之意：日本若订借金款仍以金还，其中难处或能解除。

虽然纳用金圜利固颇多，特恐有碍工艺振兴耳。其中利弊，圜法委员亦已臆料及此，神户西字报言之甚简，兹照录左：

一、货物由用银洋之国进口者其价必减。二、债主得利。三、国用必减。四、货价贱跌。五、债户及还定税之人必受其亏。六、商务、工艺为之减色。七、钱款利息减成。八、农夫必受其害。九、税饷及政府各种入款必减少。十、付辛工之人必为难。十一、工必减少。十二、由用金之国来货必减。

凡国中金、银并用比例定价，而他国金、银市价时复互相上落者，必有难免之弊。其弊维何？曰格夏雷母之定论也。按此论，银价若跌，不足以抵一合三十二之数，则日本受金之亏；银价若涨，有过所定比例之数，则日本又受银之亏矣。此弊固已拟有除之之道，曰：禁出口，如法国银号办法。再禁铸银圆，如印度办法，藉涨银价，然此实非主金之谓也。①

---

① 从"日本拟纳用金圜之说"到"然此实非主金之谓也"，是《圜法》的附言。

开　矿　上①

五金之产，天地自然之利。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诚为急务矣。夫金、银所以利财用，铅、铁所以造军械，铜、锡所以备器用，硫磺所以制火药，石油② 所以运轮轴，皆宇宙间不可一日或少之物。初不能雨之于天，要必采之于地，则矿务之兴，有益于公私上下者非浅鲜也。

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银，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③ 彼时化学未有专门，而矿学已精深若此。

历考泰西各国所由致富强者，得开矿之利耳。国家之督率也严，官商之集办也易，士民之期望也切，矿师之辨别也真。有机器以代人工，有铁路以资转运，故能钩深索隐，兴美利于无穷。

我中土地大物丰，万汇之菁华所萃，五金之盘薄鬱积于深山穷谷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如云南出铜、锡，山西、贵州出煤、铁，湖广、江西出铜、铁、铅、锡、煤，齐、鲁、荆襄出铅，台湾出硝，川蜀出铜、铅、煤、铁，人皆知之矣。特以地产之多寡，体质之纯

---

① 此篇在五卷本中，题目是《开矿》，因十四卷本增写《开矿下》，并将《开矿》改题为《开矿上》，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油"改为"炭"。

③ 《管子》卷二十三原文为："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

杂，矿脉之厚薄，矿洞之深浅，人不得而尽知，大半封禁未开，良为可惜。推原其故，由于明时矿税内监恣横，借开采之名，为搜括之实，海内流毒，天下骚然，故天下人谈虎色变，因噎而废食非一日矣。

本① 朝鉴明覆辙，乃一切封禁，以安民心，此一说也。又或任用非人，办理不善，激成变故，以致查封，此一说也。又以风水之说深入人心，动以伤残龙脉为辞，环请封禁。不知地形之凶吉，本无关于地宝之蕴藏，而庸师俗人辄生疑阻，此又一说也。

今者漠河之金，开平之煤，台湾之五金，各矿已有成效，而滇南一省专设矿务大臣，朝野上下间风气渐开，拘牵渐化矣。然利害各半，赢绌无凭，终未能有把握者，由于承办之未尽得人，开采之不皆得法也。约而言之，其事有六：

一曰选矿师。中国旧法辨薤葱，识器物，虽或偶中，未可为常。西国矿师辨山色，辨石纹，辨草木，辨矿脉，辨矿苗，钻矿穴，取矿子，化矿石，验成色，其言精实，较有可凭。泰西各国中尤以比国为最。野世城所设学堂规模宏敞② ，欧、美各国多遣学生往学。今诚延比国头等矿师，勘查矿苗，审慎开采，勿使西人之游手无赖妄相羼杂，虚糜俸糈，则利兴弊去矣。

二曰购精器。中国开矿用人工，力费而效迟；西国开矿用机器，事半而功倍。今之言开矿者皆知之矣。或曰："用人工则贫民自食其力，以工代赈莫便于斯。用机器则夺小民之利矣，可奈何？"此其间有权衡焉。西人工贵而中国工贱，当以人力为主，人

---

① 十四卷本将"本"改为"国"。

② 五卷本误为"厂"，据十四卷本改为"敞"。

力所不及者以机器之力济之，则一举两得，然其中有不得不用机器者。开矿机器亦以比国所造为良，大要有三：一为注生气之器，一为戽水之器，一为拉重举重之器。更有力猛极大之器，尤比国所擅长。苟留心购订，择善而从，则运用在心，程功自倍耳。

三曰官督商办。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与《会典》"有司治之，召商开采"之言，亦正相符合也。

四曰购地给价。中国每欲开矿，民间动至龃龉者，以办事者倚势强占，不能尽顺民心耳。欲绝其弊，莫如购地时按亩查明，秉公估价，不使山民失业，致起纷争。其不愿领价者，即将地段估价几何，作为股本，付给股票息折，准其按年支取利息。如此持平办理，则民间有矿地者无不欲献之于官，尚何阻挠之虑哉？查西例：凡地面产业，其地下不能擅自开采。如知其地下有矿，可准其先凿一井探之。俟探明可采，即具禀矿政大臣，派员往验，准其在地下开挖若干界限，可挖至他人产业之地下，不准他人再于自己地面开井，以与之争，因其未有官准也。如二家同在近处各开一井试探，则先见矿而先报者准给以若干界限，可开至他人地下，而其第二家不准再开矣。盖地面虽有业主，而地下之矿系公物不属地面之业主，故国家可任意给与何人，准其开挖也。

五曰勿定税数。泰西各矿章程不同，然大致视其出产若干，按二十分而取一。或此矿已竭，勘验得实，即罢采停征。《会典》言：矿法视出产之多少，岁无常数，则税之多寡应视矿之衰旺以为衡。此理势必然，无中外古今一也。乃有地方官吏不习情形，率

请改为定额，是税减即累官，矿竭更累商，官商交相① 毘累，不敢议开〔十四卷本增：矣〕。查日本煤矿大小已开六十余处，其中用机器者十余处。中国用机器开者惟有开平、台湾两处，所以出数不多。推其故非但集股难，亦因所抽税厘过重。洋煤出口无税，进中国口岸每吨止完税五分，三年之内复运出口，不问自用、出售，概准给还存票。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照纳，〔十四卷本增：开平局煤较洋人多纳一半税，如出口外国，在一年期内可以取回存票。洋煤只纳一正税，如出口别处及轮船用者，三年之内可取还存票。开平局煤如轮船用者不准给回存票，何异为丛驱爵，为渊驱鱼。诸如此类，商务何能振兴！〕不准给还存票，较外国抽税二十分之一，奚止多至数倍。所以缴费多而价值贵，不敌洋产之廉也。窃思以土法所挖者，必是股本不敷，皆赖手足之力，冀获蝇头微利，穷民亦藉此谋生，何反重其税，扶植外人以自遏斯民之生计？允宜斟酌变通，以卫吾民而塞漏卮。

六② 有治人斯有治法。督办之人必能耐劳习苦，身亲目击，因地制宜，审其山川，察其井硐，核其成本，计其销场，毋滥用私人，毋苛待工役，毋铺张局面，毋浪费薪资。综计每年出矿若干，销售若干，提出官息税银及支销各项，此外赢余，以若干存厂，以若干均分，以若干酬赠执事，以若干犒赏矿丁，按结报明，张贴工厂，使内外咸知。庶几在厂诸人皆欢欣踊跃，联为一气，力赞其成矣。西人谓一国盛衰可以所产各矿定之，此言岂欺我哉。

方今各口通商垂六十载，西人之游历者遍于内地，内地之矿

---

① 十四卷本将"交相"改为"均"。

② 十四卷本将"六"改为"夫"。

产，彼族无不周知。交邻通市，中外一家。当轴诸公，更事既多，成心渐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莫不参仿西法，次第举行，而但师其制造之精，不知其富强之本，则度支有限，日久何以应之？

近闻泰西各处矿苗开采殆尽，惟我中国如川、藏，如滇、黔，如台湾，如东三省，矿产饶富，莫不欣羡而垂涎。故英之入缅通藏，法之吞越逼暹，俄不惜千万帑金以开西伯利亚之铁道，阴谋秘计，行道皆知。与其拘泥因循慢藏诲盗，何如变通办理，取之宫中，以济军国之要需，即以绝外人之窥伺哉！

【附录】《开平矿事略》①

中国风气未开，积重难返，创办一事非大力者不能有成。年来禀请开矿者颇不乏人，独数开平煤矿办有成效，而销路犹未畅行，或云价比东洋煤贵，或云经手无利，不愿竭力招徕，人言藉藉，非无因也。

余于庚寅春养疴羊城，唐景星观察禀请札委办理开平煤矿粤局及建造码头事宜。观察禀请升科及所购码头，在粤省城南珠光里至东角三水码头左侧，久为老龙船占踞，而所购林文叔之地亦以被占于居邻，固知填筑开办时不免周折。况粤中官局、兵船所用煤斤俱系绅士承办，设将官煤厂裁归商办，省费颇多，惟② 结怨招尤更所不免。故先禀请当道勘验升科及所购之地有无阻碍河道，复禀请督宪委员住局弹压，余惟洁己奉公，罪我者听

---

① 八卷本将此附录题目改为“附论《开平矿事》”。

② 十四卷本将“惟”改为“若”。

之，谤我者亦听之而已。幸蒙傅相及两广督宪明鉴，各当道维持，卒至码头筑成，官厂亦撤。所有官局、兵船应用之煤均归局中承办，各官绅见余不辞劳瘁，疑余有大股份大好处① 。不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安得以劳怨交集遂卸其肩乎？世风浇薄，良可慨矣。

粤局既妥，旋应当道之召，复到开平② 细勘林西、塘山两矿，并采访人言，将③ 其中漏卮如：洋④ 匠难靠、井内⑤ 硪木、内外监工、稽核收支、采办材料，〔八卷本增：弊端颇多，〕尚须认真以节糜费，及查所存各埠进出余煤有无盗卖等情。现在承平、永平、富平浅水轮船所载不过千吨，运煤到沪、到粤均不合算，宜造二千余吨能入塘沽之船，庶可得利，详告唐景星观察。观察虚怀善下⑥ ，深以为然⑦ ，欲禀请傅相留余帮办。自思才力绵薄，当即婉辞，并力劝禀请张观察燕谋理其内，陈观察蔼廷理其外⑧〔八卷本增：庶〕，内外得人，局务必有起色⑨ 。所最要者须延老手铁矿师，细勘开平附近各处，如有铁矿，一律开采，则无虑煤末难消，成本日贵。

---

① 八卷本将“疑余有大股份大好处”改为“不畏毁谤均笑其愚昧”。

② 八卷本将“旋应当道之召，复到开平”，改为“盛杏荪观察、唐景星观察先后电召，赴烟台、天津面商要件，迨至开平”。

③ 八卷本将“将”删去。

④ 八卷本将“洋”改为“工”。

⑤ 八卷本将“井内”改为“凿石”。

⑥ 十四卷本将“善下”改为“纳善”。

⑦ 八卷本将“虚怀善下，深以为然”，改为“时值病重，未能整顿”。

⑧ 十四卷本将“禀请张观察燕谋理其内，陈观察蔼廷理其外”，改为“速举贤能赴日本，考究其所开之煤矿如何节省”。八卷本又恢复原句，而将“张观察燕谋”改为“张燕谋观察”，“陈观察蔼廷”改为“陈蔼廷观察”。

⑨ 八卷本将“局务必有起色”，改为“可以节劳养病，宜仿照西例各司其事，凡遇大事必须会商”。

尝① 闻金达矿师云：开平煤已有成效，最好就近开一铁矿，与煤矿相辅而行。煤、铁两矿亟宜开采，免有事时为人掣肘。计可岁② 出生铁二百吨。〔八卷本增：查开平矿苗甚旺，如再开新井，可以日出煤三千吨。就近探有铁矿，开办仅可供熔铁炉焦炭数百吨至千吨。出铁多可以炼钢，造各种钢板、钢轨及各种机器，售亚洲各国之用，其获利更厚。亟早绸缪，勿为外人垂涎，亦勿为各国所笑也。〕每吨〔八卷本增：现〕价二十六、七两，诚使筹款开办，不但铁器之漏卮可塞，而开平每年③ 进款可多三、四万金，铁路公司每年进项可增二十余万两。若添购焦炭炉机器，虽需费银三十余万，而生财之道亦有数端：不独炼成焦炭供用铁厂，可以获利无穷，即煤烟及油④ 提留亦能点火，其利一。黑油用以结胶，使成煤砖，其利二。提出薄油可浸铁板，其利三。又可提出各种颜色，如青、红、蓝、绿等色莫不相宜，其利四。又⑤ 可提出强水，其利五。其油提出用以油船，可壮观瞻，而使坚久，其利六。以上六种约而计之，每年〔八卷本增：亦〕可得银五、六十万两，此亦留心时事者不可不知也。爰附录于此。

---

① 十四卷本将“尝”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岁”改为“日”。八卷本将上面一句注文“煤、铁两矿亟宜开采，免有事时，为人掣肘”删去，又将“计可岁出生铁二百吨”改为“计开办之年日出生铁二百吨”。

③ 八卷本将“年”改为“日”。

④ 八卷本将“进款可多三、四万金”到“获利无穷，即煤烟及油”，改为“进款可增五千余两，每年约共银一百八十余万两。若添购焦炭炉、熔铁炉等机器，虽需费银百数十万，而获利甚巨，且生财之道亦有数端，不独炼成焦炭供用铁厂，即煤烟煤油”。

⑤ 八卷本将“又”改为“更”。

【附】《论丙申年汉阳铁厂归商办情形》①

丙申年汉阳铁厂改归商办，盛杏荪京卿商请鄂督张香涛制军委余综办厂务，屡辞不获，允为暂摄。虽裁洋匠以节经费，去私弊以塞漏卮，奈焦炭购自开平，铁矿远在大冶，运费既多，成本遂重。如就近寻有佳煤，或萍乡之煤矿办理得人，移马案山之外国炉炼焦，并筑小铁路由萍乡至湘潭，出水便，成本轻。又移汉阳熔铁炉于大冶，添造数座。选上等工师，制各种机器、枪炮、轮船、铁轨材料，精益求精，虽不及德之克虏伯，英之奄士当郎规模之大，可供亚洲各国之用，然必获利无穷。再设工艺学堂以教授华人，何虑中国不能富强，终为外人挟制攘夺乎？

① 此篇系八卷本《开矿上》后增加的附言。

开　矿　下[①]

各国之富，全赖矿产。英国矿产最饶，其国亦最富。昔有西人尝谓：山西煤矿共有一万四千方里，约可得煤七十三万万兆吨，以天下各国岁用三百兆吨计之，可供二千四百三十三年之用，且白煤居多，较美国白煤更坚。至于铁，则光绪二年曾有英国矿师郭斯敦遍历楚疆，勘寻矿脉，十七年又有名谢高礼者赴青、齐查验诸矿，皆云矿产甚多，五金遍地皆是。可知中国之矿不亚于泰西，特开采未能得法耳。试观漠河金矿，自李秋亭太守捐馆后，经理乏人，所得甚为有限。青溪铁矿，潘镜如观察督办时，初用小炉试办，颇获利益；及用大炉，诸多窒碍。云南铜矿虽由唐鄂生中丞悉心开采，而近亦未见起色。开平试办之细棉土，俗名红毛泥所聘洋匠虽大书院出身，因尚无历练，以致所烧之土，成数甚少，不敌洋产价廉，亏耗停工。朱翼甫观察所开之三山银矿，陈昆山司马所开之潭州银矿，均为矿师所愚，亏折颇多。至于直隶平泉、石门，安徽池州、利国，山东潍县诸矿，则等诸自桧以下矣。其有把握者，以开平煤矿、大冶铁矿为最。查开平煤矿有九层可开，其煤质之佳甲于他处，南北洋兵轮、招商局船所用，大半取给于此。惜糜费颇多，不及日本煤获利之厚。大冶之铁由比国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化学师白乃富验得，其苗甚旺，每百分中可得纯铁六十三分，与英之红色、法之棕色等矿不相上下，惜未能于相近之地寻有炼焦炭之煤矿而后开办，且熔铁厂不设于产铁之处，而设于汉阳，故亦糜费多而成本重。以上各矿督办、总办者，虽然精明，奈非其所长，未能深知矿师之优劣，遂致为人欺朦。可见创办一事，非素精其事而又专心筹虑周密者，必多中蹶也。可不慎欤！

夫中国之矿既如此之多且佳，则致富之道莫善于此。惟是矿产地中，采之非易，而识之更难。矿有层次浅、深之别，必先明夫地学，而后可以辨其苗。矿有体质纯杂之殊，必先谙夫化学，而后可以区其类。近来泰西地学较前益精，谓地球土石皆由层累而成：一为新时石层，二为白石粉层，三为鱼子石层，四为得来斯层，五为比尔米安层，六为煤炭层，七为旧红砂层，八为昔卢里安层，九为甘比里安层，十为老林低安层，十一为化形石层，十二为花刚石层。土脉高下各有其位，考订既确，能知其矿在某层，不至贸贸然开采，枉费经营。若夫熔炼之法，则非化学不为功。盖各矿皆含杂质，如养、硫、炭、磷之类是也。未谙化炼则不能得其纯质，且火候或致不齐，坚脆必难如度。中国开矿往往不明乎此，任意高谈，动人听闻。及至兴工开采，每由择地不善，以致徒劳无功，即或偶有所得，又苦于熔炼不精，全不合用。惟有聘请外洋矿师来华指示，然前此中国开矿未尝不请矿师，惜来者皆南郭先生一流人物，名曰矿师，实则毫无本领。盖西国上等矿师在彼本国各有职司，安肯远涉重洋为人作嫁！其有甘于小就者，决非上等矿师。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当由总署咨行出使大臣，访明彼国著名矿师曾经开采有实效者，不惜重聘，延订来华，则西人亦未尝不为我用。如将来中国矿师多而且精，不必求诸外人，自

然更无以上等弊矣。

有教士由山东致书西字报馆云："迩来中倭和局已成。中国急应兴利除弊，力冀自强，庶为上策。东省地方六千五百英里，人民三十〔千〕万，可谓地广人稠，甲于他处，无如利之所在，不知振作。即如开矿一节获利最多，乃竟置诸不顾。不知者以为因民间惑于风水之故，然我则谓大半皆为官长所误。盖华官性最畏葸，而心又贪婪，若令矿务一兴，工匠必多，工匠既多，颇易滋事，官甚畏之。如开办后矿苗既旺，官又思欲分肥，多方剥蚀，设法侵渔，以致半途而废者甚多。数年前离金州三十里之某处银矿，离本处一百四十里之铜矿，又一年前有友在省所开之铅矿，类皆旋开旋止，徒费经营。仅存某煤矿未停，亦以捐税太重，挑费太巨，势渐不支。他如兖州有土人私开银、铁各矿，非不得手，奈屡为官长所阻而止。故以目前矿务而论，东地富商甚夥，固不必官长集资开办，无如动辄必为官长掣肘，遂至有利难图，有心人甚为惋惜。且铁路未建，车价甚昂，每日需洋一角五分仅能行英路二里之遥，合华路六里。当中倭未用兵以前，有"广甲"轮船一艘往来烟台羊角浦一带，专运芦席等物销售，驮力既省，获利稍丰。近自此轮停驶，贸迁者不便殊多。我西人旅华有年，甚欲使华民同沾利益，奈中国积习已深，苦于爱莫能助，言之不胜扼腕"云。吁！彼教士亦世之有心人哉。中国之官视同秦越，而外国之人代为惜之，不亦深可慨哉！

中国矿务不兴，利源未辟，其故有二：一由于官吏之需索，苟苞苴未至，必先托辞以拒，或谓舆情未洽，或谓势多窒碍，恐致扰民，由是事卒难行，每多中止。一由谬谈风水者妄言休咎，指为不便于民，以耸众听，于是因循推

诿，动多掣肘，而有志于开矿者不禁废然返矣。夫开矿为中国一大利源，奈何任其蕴而不宣，坐致穷困！此犹富者积粟满仓而反嗟无食也。今各省理财之人明知中国煤、铁、五金诸矿为至旺至美，而竟不能立时开掘者，皆为风水所格，谬悠之说信之甚坚，积习相沿牢不可破，以形家者言，遵守奉行同于圣贤经传，一孔之人凭其目论，若以为吉凶之来其应如响。使其说而诚，何以郭景纯为千古葬师之祖，而不能保其身？后世之擅青乌术者，何以其子孙未闻有富贵者？其虚诞伪妄不待明者而知之矣。

试观法人在越南开煤矿、筑铁路以裕富国之谋，而其国益强；日人近拟赴台湾开五金各矿，将来其国必益富，皆不闻为风水所阻。故欲图富强必先开矿，奈何徇俗流之见，而甘于自域也哉！中国既不能自开，徒增外人之垂涎。于以叹信风水而阻止开掘者，乃外人之功狗而中国之蟊贼也。至于西人之所讲风水，则大异于是。西人所至通商开埠，但择四山环绕，风静水深，以备停泊，舟舰可冀安稳而无虞。其所居之屋宇，只求其高燥轩爽，敞朗通达，街衢洁净而已。若择葬地止卜高原远于民居，多植树木以泄秽气，且多数十家同葬，俟葬满再择别处。从未闻开矿辟路而专讲风水，以致多所窒碍者也。日本不讲风水，国祚永久，一姓相承至数千年。欧洲不讲风水，富强甲于五洲，其商民有坐拥多资富至二、三百兆者。由是言之，风水安足凭哉？是宜有以革之。秉国钧者，盍加以剀切谕导，用辟其谬，藉以转移风气哉！①

【附】《论戊戌年后各国商人承办矿务情形》②

查泰西各国均有矿律颁行。凡禀请地方官领地开矿者，须

---

① 从“中国矿务不兴”到“用辟其谬，藉以转移风气哉”，是十四卷本《矿务下》的附言。

② 此篇为八卷本《开矿下》篇后增写的附言。

指明何处何矿，须有限制，何人承办，资本若干，方准领办。今中国无矿律，各国乘机愚我，侵权攘利，以为未必尽悉外国情形。或借开矿而揽及铁路，或因铁路而涉及开矿。一国幸得利益，别国援照均沾，接踵而来，动称某国公司索取全省、全府。闻山东、兰州出金钢钻之地，洋人嘱教民代购，价极廉。各省督、抚宜延矿师察看绘图，俾共知优劣。近年法于云、贵，德于山东，英、义于山西、蜀、浙，早有合同，章程纷歧，恐未必妥善无弊。何不仿照西法，公定矿律，无论已开、未开之矿，统行核定，使其界址有限，资本有据，兴办有期，国家应享权利有着，地方弹压有权，华、洋商人一律均沾，洋人均有范围，方于矿务有益。否则必致利权尽为外人攘夺，平民动受外人欺侮，滋生事故，渐开衅端，是中国自然之大利，反为中国之大害矣！

纺　　织

黎召民方伯曰："富强之道，不外二端：彼需于我者自行贩运，我需于彼者自行制造。"诚哉是言也。

进口之货，除烟土外，以纱布为大宗，向时每岁进口值银一、二千万，光绪十八年增至五千二百七十三万七千四百余两，内印度、英国棉纱值银二千二百三十余万两，迩来更有增无减，以致银钱外流，华民失业。〔十四卷本增：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各区用以织布、纺纱，供本地服用外，运往西北各省者络绎不绝。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而南省纱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呜呼！洋货销流日广，土产运售日艰，有心人能不悫然忧哉？

方今之时，坐视土布失业，固有所不可，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于无可如何之中，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西贡进口布税：漂布每匹值洋三元半者须纳税一元三角，是值百抽三十七矣。扣布每匹值洋三元一角五者须纳税一

元三角，是值百抽四十矣。今中国洋布税值百者仅抽其五，甚有不及五者，如扣布每匹止纳税四分，洋布之宽三十因制、长四十码者每匹仅纳税钱余或八分、四分，轻微尤甚，此不啻授以利权，畅其销路。所由进口日众获利日丰也。今若改章加税，使价值渐贵运售渐艰，则土布之销场渐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未为晚也。况换约之限期以十年，届期毅然行之，必有成效。然既杜洋布之来，尤须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通商大埠及内地各省皆宜设纺织局，并购机织造，以塞来源。

查纺织工作共分三层：首曰轧花。西国轧花向亦人力，自英人怀德尼出始创机器，而利便百倍于人工。西人综计每亩棉花岁收六十六斤，人工轧花每日可得净棉三斤许，必须历二十二日始轧成一亩之花。自机器行，则日半已足，敏捷可知。况棉中杂质又可提清，松匀洁白，华人皆喜用之。次曰纺纱工分十二层：曰打花去土，曰弹花成片，曰梳棉成带，曰引棉成条，曰初成松纱，曰引长，曰卷紧，曰纺经纱，曰制纬纱，曰络纱成绕，曰合绕成包，曰提检废棉，皆有机器纺成，倍精倍速，所亟宜仿行者也。三曰织布，工分六层：曰络经，曰理经，曰浆缕，曰织缕，曰摺布，曰印花。其机器有大有小，不但程功捷速，而织成布缕亦精细圆匀，胜于人工倍蓰也。

论纱布之利，各国莫不讲求，尤以英为巨擘。当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棉花厂有二千四百七十处，织机有四十万座，纺纱挺子有三千二百万根。以后逐年添设，局、厂日多，纱布运往各邦以亿万计。其棉花皆采自美国、印度，织成纱布运售于美、印、中华。技艺既精，心思尤巧，所由独擅利权也。年来日本机器织厂日增，所织各种棉布运入中国销售者亦日见其夥。今中国已

于上海、汉口设局纺织，果办理得法，以自种之花织自用之布，工贱价廉，无须运脚，实可收回利权。惟华人用洋布者过多，两局纺织不能敷用，倘再推广设局，遍及于内地各区，除销本国外，并可自派轮船运售于元山、釜山、仁川及南洋各岛，则纱布之大利何难与泰西、日本诸国抗衡哉！

余尝与同志戴子拗太史、龚仲人、李韵亭两观察、蔡峒青部郎、经莲珊主政，集股银四十万，公禀傅相奏设上海织布局，限期十年，不准他人搀夺。如限期内有欲添设者，或另开纺纱厂，均由该局代禀，酌抽牌费，津贴创办局用。缄请驻美公使①容纯甫观察，于美国织布厂选一②熟悉纺织诚实可靠之洋匠来沪会商。据云土花丝短，恐于现成之机不合。当偕③翻译梁君子石，亲带土棉数十担回美试验，将改好之机器织出之布寄回中国，皆云与洋布无殊，遂决意创办。先定机器二百张，拟俟人手娴熟，陆续添机，以免糜费。嘱子石在该国织布局讲求利弊，以免欺朦，并嘱考究外洋种花之法，天气水土如何方与花性相宜。先购花子旋沪试种，以期日后推广，仿织细布。所置局地，先与同事诸公邀洋匠于沿江等处，以杨树浦之地最宜。共买三百余亩，每亩价银五十元，而同事者有禀傅相谓不应买租界外江边之地者。未知此地其利有三：地沿江滨，上落货物便易，大省扛力，一利也。不在租界，不纳工部等捐，二利也。地面宽阔，又近马路，价极相宜，三利也。现在纱纺等局均设近布局，地价大涨，每亩已值银三④百两，是既为布局省费十⑤万矣。地已购，机已定，洋匠已聘到之时，沪上洋商

---

① 十四卷本将"津贴创办局用。缄请驻美公使"，改为"津贴创办开销改造织机，专用华棉，历年耗费，函请驻美公使"。

② 十四卷本将"一"改为"聘"。

③ 十四卷本将"偕"改为"令"。

④ 十四卷本将"三"改为"六"。

⑤ 十四卷本将"十"改为"廿"。

有拟设纱纺局，请其公使向总署理论，亦觇我华工价廉，获利更厚也。〔八卷本增：李傅相将公使来文钞示，余曾请律师逐条批驳。局事粗备，适值法越交绥，余为彭刚直奏调赴粤办理湘军营务，因将银钱账目等件交盛杏荪观察等接办。盛禀傅相札委经莲珊主政代理，旋又移交龚仲仁、马眉叔、杨藕芳三观察合办。布局股银放息，官商以股票抵借，股票价跌，无力取赎，变价还款，约亏银二万两。余本应禀揭，恐牵累人多，因自认失察，照数赔偿。〕

不料〔八卷本增：接办未久，〕布局失慎，所有机房付之一炬。今傅相奏委盛观察集股重兴矣。余前购杨树浦地三十三亩在布局之侧，连涨滩约五十亩，旋粤后为人盗卖，余返沪后乃知已归布局。自顾安贫乐道，与世无争，故将原契检出，持赠布局，惟冀其利日巨，机日增，大开中国之利源，广辟重洋之商务，此则区区之私，所日夜祷祀以求者耳。

〔十四卷本增：查癸巳年，金镑涨，汇水贵，洋布、洋纱价亦因之大涨，沪上纱厂获利甚厚。湖北织布局已开办数年，适逢此会，自应获利甚丰，何以去年传言尚有亏折？岂经手办理者未得其人欤？考泰西纺织各厂，皆设自商民，即制造船、炮、枪、药各厂，亦取办于民厂为多，即有一、二官厂亦悉用包工之法，与民厂无异，所以无冗工，无滥食，计工授食，而制造日精，且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故能运之来华，推行尽利。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所以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而又苦于无机器，以致窳劣不精，难于销售。由是而论，通商之利宜其独让西人也。

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如民间有能纠集公司精心制造者，地方官查勘属实，即应奏明国家为之保护，并仿照西例，如前篇所论，技艺精通者给予奖牌，庶有志之士咸思出奇制胜，独步一时，而商务之兴可立待也。〕①

---

① 从“余尝与同志戴子拗太史”到“而商务之兴可立待也”，是《纺织》篇的附言。

技　　艺

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秦汉以后佛、老盛行，中国才智之人皆驰骛于清净虚无之学，其于工艺一事简陋因循，习焉不讲也久矣①。夫② 制器尚象，古圣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试，既稟称事，劝工之典，并列九经。乃后世概以工匠轻之，以舆隶概之，以片长薄技鄙数之。若辈亦自等庸奴，自安愚拙，无一聪明秀颖之士肯降心而相从者。无惑乎器用朽窳，物业凋敝，一见泰西之工艺，而瞠目咋舌、疑若鬼神也。

前③ 年恭读上谕，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一科，方汝绍奏请特开实学一科，着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仰见圣朝励精图治、综贯中西，与古圣王制作之精心隐相符合。无如当轴诸公安常习故，以艺学为末务，遂使良法美意仍托空言。而天下多能博学之人，亦绝无自幼至长孜孜焉专精一艺，以期用世而成名者。盖工艺之疏，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否则终身习之而莫能尽其巧。不先通算法，即格致诸学亦苦其深远而难穷。所以入工艺书院肄业生徒，皆须已通书算，未通者不收。

① 八卷本将"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到"不讲也久矣"，改为"今夫远取诸物"。
② 八卷本将"夫"改为"以"。
③ 十四卷本将"前"改为"上"。

何则？欲精工作，必先绘图，则勾股三角弧之学不可不讲也。精于此而后绘图、测算，成器在胸，及其成物不失累黍，否则方隅不准，钩斗难工。英国伦敦设有工匠学堂，以为工技之成，弟子每不能及师，不免每况愈下，故令学工艺者先读工程专书，研究机器之理，然后各就所业，日新月异，不独与师异曲同工，且变化神明，进而益上。此工艺所由人巧极而天工错也。苟专设艺学一科，延聘名师，广开艺院，先选已通西文算法者学习，读书、学艺两而化，亦一而神，则小可开工商之源，大可济国家之用。

夫工艺非细事也，西人之神明规矩亦断非一蹴所可几也。今各省、各局机器师匠略晓机器、测算等学，彼此授受，绝少匠心，故廿余年来所造炮船枪弹皆式老价昂。惟闻江南制造局采各枪之长，新造一后膛枪名快利，较毛瑟轻而且远，不知其坚与速均能胜人否。坚、轻、远、准、速，须一一精细考验，方知孰优孰劣。况闻英国又新出利蔑佛枪，较快利更远。我国宜悬不次之赏，鼓励人材，使其精益求精，庶免有事之秋为他人挟制。否则亦器劣价昂，吃亏不可胜言。英国访事人亨利·那门云："日本皆用新式苗也理地枪。其制造厂每日可出一百杆。"我国能如是乎？

查京都无各① 艺书院，同文馆只教外国语言文字、算学，各制造局洋匠纵有精通，然贪恋厚资，未免居奇而靳巧。至者未必巧，巧者不能致，能致之巧匠又或不肯传。洋师之难得如此。且华人之心力未必远逊西人也。多有华人习学日久，技艺日精，而当道以其华人也而薄之，薪水不优，反为洋人招去。教习无法，考察无具，奖劝无方，一旦有事，制造无人，则归咎于华人之不可用。噫！岂华人果不可用哉？是主者之过也。是非专设艺院，则人

① 十四卷本将"各"改为"工"。

才无由出，格致无由精，而技艺优劣之间亦无由真知而确① 见。

西国之技艺以英国② 为最精，制造各物价值多于土产各物。〔十四卷本增：乾隆十三年即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美国将士弗兰克令著成格致书二，全部呈于国家，欲创设格致学堂，教习国中子弟，并开一公会，每期聚集通人，各抒所见，相与讨论发明。国家许其所请，因而美国化学日有进境，可与欧人并驾齐驱。乾隆十八年，英国特开艺术大会，无论巨商小贾、薄技片长，苟有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则会主给予文凭以为积学之券。其有能造灵妙机器有利于人，则当奏准朝廷奖其才艺。此会一设，各人乐从，皆自出才力心思以博荣名。于是各国蜂起，争相仿效，无不有工艺院之设。若创一新法呈验有益于世者，准创者独享其利若干年。英国更另筹巨款，专为艺术商人奖赏度支之用。如心思灵巧能制新物，或累于家贫未能竟业者，并资以经费助其成功。斯时有美人雷瑙耳，慧质灵思，胜人数倍，于格致、制造各事均能细研其理，明道其法，国人重其才，公举为艺术会中总董。远近奇特之士均来造访，或议论终日，或执贽门墙。雷君不炫己长，虚衷博访，倘其才有可用者，则潜记其名以待他日网罗之用。英人之厚待人才如此，民风国运其有不隆然兴起者乎？〕近时德、美诸邦③ ，百工居肆，心思日辟，智巧日增④ ，每岁取资亦几与英国相埒⑤ 。其工艺列科十二，别类分门。

吾粤邝容阶司马使美而旋，述美技艺院二十余所。每所约二百余人，教习各十余人。地基由朝廷给发，建院经费或拨国帑，或

---

① 十四卷本将“确”改为“灼”。

② 十四卷本将“英国”改为“英美”。

③ 十四卷本将“德美诸邦”改为“美国”。

④ 十四卷本将“增”改为“精”。

⑤ 十四卷本将“每岁取资亦几与英国相埒”改为“每岁所出新样之物多于英国”。

抽房捐。年费由善士输助，如不敷用，一学生收回修金百元、二百元不等，稍有盈积，概免修金。所收学生，无论何国，必文法、算学均堪造就者方能入选。院中有工艺书，无制造厂，学成而后另进工厂阅历数年。光绪二年，美设百年大会，见俄国艺学院新制机器甚精，因师其法，在艺院兼设制造厂，俾得同时学习。故学生俱能运巧思、创新器，学期将满聘请有人。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凡有新出奇巧之物，绘图贴说，进之当事，验其确有实用，即详咨执政，予以专利之权，准给执照，并将名姓图说刊入日报，俾遐迩周知。所以有美必彰，无求不得，殚精竭虑，斗巧争奇，莫能测其止境也。

美国发牌衙门，〔十四卷本增：发牌衙门西名拍吞，即考验各处所呈新出机器技艺准给有权独造执照之处。各国规例亦大同小异。查西报记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至七十六年，此三十年中各国出有若干新法工艺，并比较何国多，何国少，以见民间之工艺盛衰。如四十六年，英国发出独造执照四百九十三种，七十六年发出三千四百三十五种。英属地在北亚美利加嗜讷塔，四十六年发出三十八种，七十六年发出一千二百五十二种。奥国五十三年发出四百六十种，七十六年发出一千二百九十四种。比利士四十六年发出四百五十七种，七十六年发出二千五百七十种。法国四十六年发出二千七百五十七种，七十六年发出五千七百三十四种。意大利五十五年发出二百二十四种，七十六年发出二百三十八种。布鲁士四十六年发出五十五种，七十六年发出四百七十六种。美国四十六年发出六百九十种，七十六年发出一万七千二百十六种。俄国新法初兴，发给无多，不过百数十种。惟年来各国技艺精益求精，无不日新月盛，所发执照已年多一年，其进款之多，胜于土产。顾各国准给独造执照之数，不尽是其本国新出技艺，有上等巧法，不独本国给发，即他国亦给，令其独造发售也。〕设总理一人考验

机器，及画师、书吏各二十余人。每一礼拜呈验器物者不下七十余种，酌收牌费足敷公用。如此专门名家实事求是，制造所由日广，工艺所以振兴耳。

夫《周礼》考工居六官之一，《虞书》利用列三事之中。华人心思素多灵敏，自造新器古不乏人。如江慎修先生制木牛耕田，以木驴代步，法虽不著，闻取猪脬实黄豆，吹以气而缚其口，豆浮正中，可知木制牛驴必用机关纳气令满，即能运动自如，似亦通西法蒸气拨轮之理也。先生又制留声筒，其筒以玻璃为盖，有钥司启闭，向筒发声，闭之以钥，传诸千里，开筒侧耳宛如晤对一堂。即西国留声筒之法也。观此则知华人之聪明智慧实过西人。特在上者无以鼓舞之振兴之，教习而奖劝之，故甘让西人独步。〔十四卷本增：且上年所遣出洋学生肄业，又未得其法。如当时考取已通中外言语文字三十岁以内者，赴外国大书院肄习，各专一艺，不过数年可以成材，又省初学之资，无虑其年少变性，沾染西人风气，何致中途而废，制造各局尚用西人。今日本所需西人之物无不自行制造，其价较西来之货更廉，又与西人时出新样，较华人所制无不价廉而工美。小民生计尽为所夺。〕诚能集捐筹费，广开艺学，竭力讲求，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选择聪颖子弟已通文理者入院学之，并延西国名师原始要终悉心教授。然后创行博物会，广罗物产，品评优劣：优者赏之，劣者斥之，则器物日备，制造日精。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此取威定霸之真机，而国富民强之左券也①！

① 从“诚能集捐筹费”到“而国富民强之左券也”，十四卷本改写如下：“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材，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

中国士大夫鄙谈洋务者，咸谓欧洲各国富强未久。实不知其强弱无常，盛衰迭变。余阅美国百年大会日报所载英、俄、德、法、奥、美六国富强之略，凡各国立国先后，人民多寡，国中贫富，国债经费之如何支销，土产工艺之如何征入，莫不清列。今择其大略于后，以备考核。英立国八百六十年，人民计共三十四兆三十万零五千人。其富共四万五千兆，国债共三千八百兆，而每年之费共四百一十五兆，土产所值每年有一百二十万，而工艺所出每年则四千兆。法立国共一千一百年，人民共三十七兆零一十六万六千。其富共有四万兆，国债一千兆，国费六百五十兆，土产二千兆，工艺二千五百兆。德立国一千一百年，人民四十五兆三十六万七千，富二万五千兆，国债九十兆，国费一百五十兆，土产一千八百兆，工艺二千二百兆。俄立国三百五十年，人民八十二兆四十万人，国债一万五千兆，国费六百兆，土产二千兆，工艺一千三百兆。奥立国一千一百年，人民三十九兆一十七万五千人，其富一万四千兆，国债二千兆，土产一千兆，工艺一千五百兆。美立国一百年，人民五十兆零一十五万，国债一千八百兆，国费二百五十七兆零九十元，土产七千五百兆，工艺八千兆。以上六国人民财赋、国债、国费、土产、工艺合而参观，亦可知大略也。然则其工艺之多，土产之盛，国人之富，亚洲远不及矣。何尚庞然自大鄙谈洋务者乎！①

【附录】 沪报《制造说》②

当世士大夫所当汲汲焉讲求者，孰有过于西学者哉。顾第

---

① 从“中国士大夫鄙谈洋务者”到“何尚庞然自大鄙谈洋务者乎”，是十四卷本《技艺》篇后增写的附言。

② 此篇是五卷本《技艺》篇原附录。十四卷本将此篇题名改为“附录《制造说》”，八卷本又改为“附《振兴工艺制造说》”。

曰西学而汲汲焉讲求，或以管窥，或以臆度，或浅尝而辄止，或泛骛而不专，宜乎有轮舟而不能驶，有机器而不能用，皆必有西人为之指示焉，推挽焉。而华人之从事于轮舟机器者视为固然，不求甚解，遂使西学之奥窍终未尽窥，西学之精微终未尽抉也。

然则言西学者，凡一切水学、火学、气学、光学、声学、电学、力学、算学、化学、医学、兵学、机器学、植物学、天文学，必别户分门，设科校士，各精一艺，各擅一长，而后西学可以大兴也。且夫西学之所当效法者，有缓急，有本末，当今之时谋人家国事，必以通商、练兵二者为尤亟。通商以为富，练兵以为强，国富兵强于西学乎何有？所谓通商者，岂商贾懋迁舟车通达而已乎？所谓练兵者，岂枪炮储备、步伐整齐而已乎？间尝探其原，图其要，以为制造一事为通商、练兵之纲领。

泰西通商所以致富者，在材货之充盈耳；泰西练兵所以致强者，在器械之精利耳。材货器械非制造不为功，我中国所产之材货，所用之器械，由泰西制造者为多，将使我中国袭其故智，效其成法。泰西所制造者，我中国皆能制造之，则可以尽制造之能事乎？未也。心思愈用而愈出，机括愈变而愈精，天下之物无穷，天下之理亦无穷，而吾心之灵遂求其间而入焉，必也取泰西所制造者，求其理而穷其故，因泰西所已制之物，进而求泰西所未制之物。我中国地大物博，将见“青出于蓝，冰寒于水”，驾泰西而上之。制造之道，于是乎得焉。不言富而富在其中，不言强而强在其中矣。

虽然，是必使天下有志之士皆殚思竭精、极深研几，以从事于制造而后可。我中国辟门吁俊学古入官，率由旧章昭示来世，无敢有侈口陈词、酿新法扰民之祸者。其又安能令天下有志之

士皆殚思竭精、极深研几以从事于制造也乎？然则制造一事终不可兴乎？曰：是有术焉。为民上者以名、利二字驱使天下，而天下之民趋之若鹜、奔走恐后者，无他术为之也。

泰西于制造一事既精而益精，日新而又新，谓非有术以驱使之乎？泰西人士往往专心致志，惨淡经营，自少而壮而老，穷毕生之材力、心思以制造一物。其祖若父有志未成，则子若孙接踵而起，复专心致志，惨淡经营，自少而壮而老，穷毕生之材力、心思以制造一物，必使豁然有得、大功告成而后已。此其驱使之者谁也？曰名也利也。泰西立法：无论士、商、军、民，有能自制一物者，以初造式样上诸议院，考验、察试以为利于民、便于民，则给领凭票，定限数年，令其自制、自售，独专其利。他人有依傍仿效以争利者，惩究不贷。彼制造者于数年之间，既已独专其利而获利无算。所呈式样什袭珍藏，后世有摩挲斯物者，以为创于某人，犹相与叹赏不置，是利之中有名在焉。此所以泰西制造之精且新者层见叠出、炫异争奇、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也。

我中国人士于名、利二字蟠据固结于胸怀间，终其身不可解，积习相沿，牢不可破。仿泰西驱使之法行之，又何患天下有志之士不殚思竭精、极深研几以从事于制造也乎？

沪报之① 论颇中肯綮。余尝考日本技艺书院：自创设至今仅十有七年，设立大学院不过十年，而目前由学塾以升入学院者彬彬济济，于工艺之道，无不各造精微。此皆广设书院教育得宜之效也。堂堂华夏乃远逊之，是诚中国之耻也。〔十四卷本增：如耻之，莫若师泰西之所长而夺其所恃。今我〕苟欲发奋自强，必自留意人才

---

① 十四卷本将"沪报之"改为"此"。

始，而人才非加意教养不能有成。

夫师夷制夷，今日之留心时务者类能知之，能言之。然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则因循颓废锢疾果何日瘳乎？余夙欲创办机器技艺书院及教养穷民工艺院，以期技艺日精，漏卮可塞，且藉此教养无限穷民，使无外向。恨经费过巨，力不从心。业托英、美诸工师，各将其国工艺书院章程钞寄来华，拟续刊之以备当道采择。

泰西不独新造之物准其专利若干年，即著书者亦有此权利。盖著一书穷年累月，费尽心神方得成兹不刊之作。向日无刻字印书之法，初则书于羊皮，继而创行纸张，遂书于纸。每书钞录非易，于是名山述作未容轻易传示于人。

其后印法创行，作者遂能专利，每成一书只准自刊自卖，不准他人翻刻，违者治以罪，或罚锾以归书主。后英廷以严禁翻刻，销路不宏，遂于康熙三十年弛其禁令。一时牟利之徒皆纷纷翻刻成书，亥豕鲁鱼殊多纰缪，名家患之，请于议院再颁前禁。议定作书之人准独享利息十四年，至十四年后方准他人翻刻。嘉庆十九年重定新章，许作书者独享书利二十八年。后复展其限，许作者终身享利，没后及其子孙，七年方准他人重刊。

迨道光二十二年，颁定国例，作者于所作告成后，报明国家所著何书，即须刊卖，可卖至四十二年。此后方许坊肆翻刻。如其人不欲久专书利，亦可将刻书执照售于他人，骤得巨款。惟执照卖后，则作者于其书毫无利权矣。我国亦宜仿行，若所著新书有益于世者，更如法国之奖赏，以示鼓励，则人材自然辈出矣！①

---

① 从“泰西不独新造之物准其专利若干年”到“则人材自然辈出矣”，是十四卷本《技艺》篇后增写的附言。

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中国文明早启，向重百工。《周礼》云："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庇八材。"《考工记》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抟植之工二。"又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遐稽三代治道，郅隆庶富之庥，蒸蒸日上，乃沿革至今，故步自封，罕有竭耳目心思以振兴新法者，何怪乎国中贫惰而外侮日乘也。

兹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其策大略有四：

一宜设工艺专科也。中国于工作一门，向为士夫所轻易，或鄙为雕虫小技，或詈为客作之儿。明熹宗以天子之尊而刻木飞鸢，史册犹多遗议。致天下有志之士，不敢以艺自鸣，国家何能致富乎？今拟设立工艺专科，即隶于工部，其为尚书侍郎者均须娴习工艺。诏各省人民有新造一器、新得一法为他人所无者，为上等。或仿照成法能驾而上之者，为中等。若智巧犹人、才具开展者，为下等。此三等人皆得与试，取列后可以为工务官员。其有自愿售技者，国家准予保护，令专利二十年。

一宜开工艺学堂也。大造生材，无地蔑有，而谓华人之巧必逊西人，此扣槃扪烛之见耳。今宜仿欧西之例，设立工艺学堂，招集幼童，因才教育，各分其业艺之精者，以六年为学成，粗者以三年为学成。其教习各师由学堂敦请。凡声、气、电、光、铁路、熔铸、雕凿等艺，悉责成于工部衙门。

一宜派人游学各国也。俄王大彼得，以一国之君而屈贵降尊，至荷兰、英吉利厂中学习技艺。厥后俄国人材辈出，国势大张，史册犹津津乐道。日本以弹丸小国有志维新，当其初见货物之有人无出也，乃分遣亲藩大臣游历各国，访其政俗、人情。今之伊藤诸臣，即当时随派之肄业学生也。今中国亦宜亲派大臣率领幼童，肄业各国，习学技艺，师彼之所长，补吾之所短。国中亦何虑才难乎。

一宜设博览会以励百工也。欧洲博览会始于法国，一千七百六十年以前。至乾隆二十六年，英国创雅物会，专赛玩物。嘉庆三年，法王拿波仑第一兴新物会。一千八百十九年，法国共有会场十余处。于是德、意、智、奥

各国相继行之。咸丰元年，英创万国通商大会。其最大者为同治六年法之巴黎斯会，同治十二年奥之维也纳会，光绪二年美费拉特费之会。日本在明治初年，子弟工艺学成，于横须贺设立劝工场，以赛新物，其佳者准其专利，虽至微之物皆优奖之。故国本大张，得列公法大国之内。今中国亦宜于各省会市镇各设劝工场，备列本省出产货物、工作器具，纵人入观，无分中外。一以察各国之好恶，一以考工艺之优绌，使工人互相勉励，自然艺术日新。

余尝与陈君敬如拟有《上海博览会章程》，面呈商务大臣盛宗丞，惟望奏请朝廷，严饬各省切实举行，并将出产若干种，人工制造若干种，每年奏报。若出口之土产增多，工匠制造新器增多者，地方官及工师分别保奖。不办者予以处分。则无形之奖劝多矣。诚所谓西人之富在工而不在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

大率富强之道，无论何事皆须平日官为提唱。如农工商务当创新法。开新埠之时，必先官设学堂以为教，官创机厂以为式，官助资本以扶持，然后农工商之利可开。本欲阜财，必先费财，西洋各国皆然。而日本为尤著。否则一旦有急，安得人才、兵械而用之？纵使可购，亦不过废杂之枪，价且极昂，虚糜而兼误国矣！①

① 从“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到“虚糜而兼误国矣”，是八卷本《技艺》篇后增写的附言。

赛　　会

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公司者所以整齐之也，税则者所以维持而调护之也。中国于此三事皆未能因时制宜，取长弃短，无惑乎日日言商务而商务愈不可问也。

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人工有巧拙精粗，物质有良窳美恶，自然之理，必至之情也。得彼之法而亦趋亦步，则拙者有时而巧，粗者有时而精。守我之旧而不见不闻，则良者可转而窳，美者可转而恶。此泰西各国所以有博览会之设也。

溯赛会之事，创之者英京伦敦，继之者法京巴黎。嗣后迭相举赛，各国亦起而踵行。奥则设于维也纳，美则行于斐剌铁蜚，日本则举于东京。萃万宝之精英，罗五洲之珍异，百年之内炫异争奇，此亦万国大通必有之事矣。洎我圣清光绪十九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美人赛会于希加哥，为科布伦探获美洲之日，阅寒暑四百周。其气象规模尤极天下之大观，为古今所未有。其会分四大部，议院选派通国各会为第一部，希加哥本邦之以利奴瓦会为第二部，女董会为第三部，襄助会为第四部。四部之外又举一人为会总，以总其成。分院共计十五：一农工院，一种植院，一生灵院，一渔务院，一矿务院，一机器院，一运务院，一工艺院，一电务院，一技艺院，一政务院，一林木院，一邮政院，一文艺院，

一邻政院。有条不紊，无美不臻。所建地基共七十余亩，各院房屋占地合五百万平方尺，其中花果、草木、园圃、池塘无所不备。所收之费，计股资五百万元，希加哥续凑五百万元，预计游资约一千七百万元，售照会等项一百万元，会毕折卸物料值银三百万元，共应收美银二千一百万元。所出之费，计地基等项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九十元，建造等费三百三十万八千五百六十三元，开院费一百五十五万元，共银一千七百六十二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元。据此计算，本可赢银三百万元有奇。嗣因人役过多，费用过大，又请议院拨助五百万元。然游人逐日增多，不致亏耗也。

美人于此一会不惜工本如此，岂特以为观美哉？诚以“一物不知，儒者所耻”，而万物皆备，圣功所基。此会角九州万国之珍奇，备海澨山陬之物产，非此不足以扩识见，励才能，振工商，兴利赖。开院之经费抵以每人每日之游资，数百万金钱取之如寄，而客馆之所得，饮食之所资，电报、轮舟、铁路、马车之所费，本国商民所获之利，且什百千万而未已焉。地虽寥落，商贾骤兴，费亦浩繁，国家无损，此利国利民之见于当日者也。凡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则虽有良法美意，亦苦于效法之无从。今萃各国之工艺以斗巧争奇，则我所已能者可以精益求精，我所未能者可以学其所学，较之凭虚臆造，难易迥殊矣！合各洲之物产以比较优劣，则本国所已有者应如何益务扩充，本国所未有者应如何渐行推广，较之孤陋寡闻者，智愚悬隔矣！不必家喻户晓，而可以开愚贱之心思；不必越国过都，而可以发颛蒙之耳目。故各国当赛会之后，其民之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此利国利民之见于后日者也。夫事至国与民皆利，上与下交益，目前与

日后均收效无穷，而独于古所未有而疑之，西人所有中国所未有而弃之，此何说也。

比年以来，中国之商务衰矣，民力竭矣，国帑空矣，事事不如人，事事受制于人，而侈然曰：我大国也，彼小国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本有致富致强之道，而自暴自弃，不见不闻，一任吾民之困苦颠连，而漠然不以为意，圣贤之用心固如是乎？

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赛会之款集股招商，而酌提官款以为之襄助，建屋辟地必广必精。届期照会各国外部，将工艺制造各种物件一体入会陈设，派有名望之人比较得失，品评优劣。自南洋大臣以下均自至会场观览，以重其事，先期出报，知照中国十八省。各镇各埠工、商人等，均准入会游观。应需何物即可出资购买，定立价目，无伪无欺。酌收游资，以助经费，均仿各国赛会章程办理。仍先由出使大臣知照各国，详译立会旧章，参酌中西，务期美善，其有裨民生国计者非浅鲜矣。

如虑中国此时工艺尚未讲求，不能如各国之精益求精、卓著成效，则可如日本办法：先于内地各镇、埠试行工艺、农桑、矿产、耕织各小会，胪列中国自有诸物，而他国有何新法、新器则官为购置，以扩见闻。仍酌收游资以助经费。嗣后逐渐推广，每岁扩充，期以十年，不惟远胜东洋，当无难与英、美各国齐驱并驾矣！

或疑此项经费为数颇巨，事前既无所出，事后又无所归。不知设会之后，游人必多，所收游资应足相抵。况今日各镇、埠迎神赛会，无益之费累万盈千，游手好闲者动辄因而肇事，何如移此项资财以开博览之会，则美利既难悉数，而积弊亦可顿除。此

裕民足国之先声，即致富通商之实效也。五行八政，探《洪范》之精；制用理财，挈《周官》之要。当事者高见远识，一转移间而已矣。

泰西各业莫不有会。商人有商务会，兵官有兵官会，格物士有格物会，读书人有文学会，天文学士有天文会，地理学士有地理会，丹青学士有丹青会，机器师有制造会，种植人有花木会，医士有医学会，习算法者有算学会，讲格致者有化学会、电学会、光学会，业蚕桑者有蚕桑会，武弁有功课会，农功有赛物会。至各省、各郡、各邑莫不有会，而善举之会尤夥不胜数。英京一处多至五百余所。其他国、他邑可知。虽立法各有不同，而讲求实效及救人救世之苦心，则无不同也。

凡会所皆建大屋广厦连云，深堂容众。与会有名者皆可至会所中读书，习学各艺，借榻居处及招宴、议事、论公，聚集同志考究得失，弃短从长，一示大公无我、善与人同之美意。其所以必分门别类者，盖取专门而后可名家之意。故一技可名，微长必录，而后众善毕举，万物皆备也。西士李提摩太《泰西新史》言之綦详，兹特摘论其大略如此耳。

曩者王爵棠星使自法返沪，谓法国艺文会即艺术会，其所习实不止术艺。法人谓文学之事，大之足以治国理财，小之足以资生制器，欧西文学昔推法兰西为巨擘，书院林立。彼都人士靡不咕哔，辛勤力求，淹博于天算、舆地、格致、机器诸学，精益求精，标新领异。为师长者尤加甄别，始得与此选，无滥取，无徇情，数十年来各国无不争相讲求于学校，论中已详言之矣。然欧西各国公牍来往皆用法文，以法之儒者最称博雅也。商家多用英文者，以英人通商最早、最广也。特于巴黎设立总会。会中为首者约计二百人，薄给禄糈，稍足酬劳而已。外尚有四十余人，自愿不受俸薪。余则襄办三十六人，躬亲细务者二百二十人，以故责专虑密，训迪有资。会中分类有五：曰亚格得尼，专习词令。曰亚格得尼别列列达，专习文辞，兼攻考据。曰亚格得尼得赛恩士，专习技艺。其中区分条目凡十有二门，如：医学、数学、格致学、

药学、机器学，各务专精求通理要。曰亚格得尼特布遏士，专习匠事，丹漆雕镂，制作音乐，必穷精良微妙之境而后已。曰亚格得尼德赛恩士摩拉黎士抑波黎特，讲求经济，考察律令，以通制度典章之要。此五端乃其大者。至于外会亦归总会经理，如考求遗闻往事，则有安特瓜里恩之会。崇尚博学广问，则有飞罗麻狄之会。讲明格物致知，则有拿查辣耳希式多黎之会。详究地理舆图，则有依阿格拉飞格尔之会。审察各国风土、民情、山川、人物，则有式达特士特尔之会。攻治百工材艺，则有飞罗德取匿之会。专讲剖割人物，凡人物有患病中毒死者，例得割剖验视，以审知其受病之所在。西医中有此一端，然亦必其人自愿捐躯乃可。李时珍《本草》木乃伊之讹，殆即由此传闻耳。则有亚拿多迷格尔之会。辨别耕种、播植，则有亚格黎格耳查拉尔之会。其他若赛画会、赛花会、赛马会，无不各有会场。先期布告各新闻纸，届时远近咸集，藉以讲求其孰良孰楛，孰妍孰媸，孰宜寒，孰宜燠，孰可转移，孰为定质。其优者例得奖赏，并载之新闻纸，俾通国咸知以资鼓励。下至豢养牛羊以及各色犬类，亦莫不有会，宜其硕大蕃滋，为中土所不能及也。①

① 从“泰西各业莫不有会”到“为中土所不能及也”，是十四卷本在《赛会》篇后增写的附言。

农　　功①

古之言曰："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树艺，而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故水潦出于天，肥硗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昔英国挪佛一郡本属不毛，后察其土宜遍种萝卜，大获其利。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土脉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鸟粪培壅，百谷无不勃茂。犹是田也，而物产数倍，是无异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反硗确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地利之关乎人力概可知矣。且地之肥瘠何常之有？万里中原沟渠湮废，粟麦而外物产无多，地之肥者变而瘠矣。扬州之赋上下，今则畎浍纵横，桑麻翳荟，神京廪给悉仰南方，地之瘠者变而肥矣。三古农书不可考已，今所传者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学士博览所资，而犁云锄雨之俦，何能家喻而户晓？况劳农劝相，虚有其文，补助巡游，今无其事，民亦因循简陋，聊毕此生，盖官民之相去远矣。

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② 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

---

① 八卷本将《农功》篇名改为《农事》。

② 十四卷本将"考农时"改为"用考农功"。

宜[1]。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会考察优劣，择尤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至牲畜受病若何施治？谷蟊、木蠹若何豫防？复备数等田样，备各种汽车。事事讲求，不遗余力。先考土性原质，次辨物产所宜，徐及浇溉、粪壅诸法，务欲各尽地利，各极人工，所以物产赢余，昔获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

西人考察植物所必需者曰磷、曰钙、曰钾。磷为阴火出于骨殖之内，而鸟粪所含尤多。钙则石灰是已，如螺蚌之壳及数种土石均能化合。而钾则水草所生，如稻蒿、茶蓼之属，考验精密。而粪壅之法无微不至，无物不生。迩有用电之法，无论草、木、果、蔬入以电气，萌芽既速，长成更易，则早寒之地严霜不虑其摧残，温和之乡一岁何止于三熟，是诚巧夺天功矣。

其尤妙者，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何国有良规，则互相仿效，必底于成而后已。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辅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此所以千耦其耘，比户可封也。

然而良法不可不行，佳种尤不可不拣。地属高亢，则宜多种赤米。赤米即红霞米，松江谓之金城稻，色红性硬，最为耐旱，四月布种，七月即收，今北地多有种之者。若卑湿之田则宜种耐水之稻。稻之利下湿者为稌，稌种有黏有不黏。黏者为糯，又谓之秫，不黏者为秔。氾胜之云："三月种秔，四月种秫。"最为耐水暹罗稻田，一至夏间有黄水由海中来，水深一尺，苗长一尺，水深一丈，苗长一丈。水退之后，倍获丰收。此低田之所宜也。其余花、

---

① 十四卷本将"分种所宜"改为"种其所宜"。

果、草、木皆当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如牛、羊、犬、豕之属，皆当因地制宜，教以牧畜，庶使地无遗利，人有盖藏。惟小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非得贤牧令尽心民事，以教导而倡率之，未易遽有成效也。稽古帝王之设地官司徒之职，实兼教养。孔子策卫曰："富之教之。"其时为邑宰者，蚕绩蟹匡①，著有成效。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

惟泰西尚有古风，为民上者见我所无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穷究其所以然，故效法于人，蕲胜于人。年来意大利、法兰西、印度、锡兰所种丝、茶，反浸浸乎胜于中国。曩有宁波税务司康必达见我养蚕未善，不能医蚕之病，往往失收，曾倩华人到外国学习，尽得其法，并购备机器，欲在沪仿行，格于当道未准。其机器尚存格致院中。

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②，曾于香山试种莺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惟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

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汇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③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若何，何利应兴，何弊应革，招徕垦

---

① 十四卷本将"蚕绩蟹匡"改为"劝农课耕"。

② 十四卷本将"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改为"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留心植物之理"。

③ 十四卷本将"精"改为"干"。

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决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扰民，亦不准故事奉行，敷衍塞责。如果行之有效，开辟利源，使本境居民日臻富庶，本管道、府查验得实，乃得保以卓异，予以升迁。仅仅折狱催科，只得谓之循分供职。苟借此需索供应，骚扰闾阎，别经发觉，革职之外仍重治其罪。重赏严罚以兴事劝功，天下之民其有豸矣。

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日鳃鳃然忧贫患寡奚为哉？

或云：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鸟，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闲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东南边界则教以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货愈多，销路自广。而且东南各省皆宜树棉，西北各省更宜牧畜。棉花为纺织所必需，除种土棉外，更须试种洋棉。洋棉以美国南海岛种为最佳，西人尝用此花一磅纺丝长至一千尺，是为上品。大概土棉质硬丝短，不能织极细之布；洋棉质软丝长，经机器不致中断，所织之布细纫①异常。余尝刊有《美国种植棉花法》一书分送乡人，并购美国花子在沪栽种，确较土花丝长，惟其性畏寒，一见霜则叶陨花枯，必须考究天气、水土相宜之处，方可播种。附志之，以告留心种植者。②

---

① 八卷本将“纫”改为“韧”。

② 从“或云：年来英商集巨款”到“以告留心种植者”，是五卷本《农功》篇的附言。

垦　荒

中国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阡陌广开，闾阎日富，似于耕作垦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长矣。以天下大势论之：东南多水，农功素勤水利，农田宛存古意，故漕米百万上贡天家①。然地狭人稠，民力将竭。西北多旱，民情素惰，卤莽灭裂②，收成之丰歉一听之于天。土旷人稀，未垦之荒土、荒田以亿万顷计。如东北之吉林、黑龙江，正北之热河、河套，西北之科布多、新疆南北两路之罗布淖尔③等处，绵亘千里，一望无边，土著不识耕耘，地利终于废弃。外如西南川、滇、桂、粤之边境及广东之琼州，东南之台湾内山各处，榛芜未辟，遗利尚多，疆吏漠不关心，动为外人侵占。而内地烟户过密，生齿日蕃，土地之所生几几乎不能自养。古圣王处此，其衰多益寡、酌盈剂虚者，必有其道矣。

比年大开海禁，闽、粤之士④庶出洋谋生者，实繁有徒，以致南洋各埠、新旧金山、英、美、西、葡各国设立苛例杜绝华人，在彼者亦逼作苦工，流离困辱。中国之边境苦无人以实之，而忍听吾

---

① 十四卷本将"家"改为"庾"。
② 十四卷本将"卤莽灭裂"改为"偷安视息"。
③ 五卷本误为"罗布之淖尔"，据十四卷本改为"之罗布淖尔"。
④ 十四卷本将"士"改为"蒸"。

民之逼迫羁栖，飘零海外，窃以为非计也。

夫有人有土，有土有财，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混同江东二千里之地，徒以无人开垦，广远荒凉，置同瓯脱，故俄人不费一兵，不折一矢，泰然而窃据之。而东三省之边防日棘，使当日者有十万华民耕牧其地，则俄人不敢过问，国家永保边陲，何至蹙地丧师，重费朝廷之擘画哉①？

故② 今之言边防者，汲汲然言选将，言练兵，言筹饷，言制器，而不能言移民垦荒以实其地。谁与我守此疆圉，而防人侵轶乎？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虽有精兵名将，又岂能不饮不食、枵腹荷戈以与敌争此土乎？故垦荒一事，不知者以为老生之常谈，知者以为切时之要策也。

谓宜通饬边疆督、抚，将沿边荒地派员探测，先正经界，详细丈量，必躬必亲，毋许疏漏，绘图贴说，详细奏闻。然后综计，一夫百亩，招募内地闲民携家前往。籽粮牛种，官给以资；舍宇堤防，官助其力。附近各省通力合作，岁筹闲款，移粟移民，边帅抚恤招徕，勒以军法。四、五年后，酌量升科。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仿屯田旧制，设官分治。或将军、流以下各犯分别远近，酌给资斧，准其携眷远行，以实边塞，惟与贫民稍有区别耳③。

此其间有数利焉：内地贫民免迫饥寒流为盗贼，一利也。边陲要地自开遗利，免启戎心，二利也。他日敌人侵轶我疆，边民各保身家，人自为战，三利也。比年整顿海防，饷力已竭，安有余

---

① 十四卷本将“何至蹙地丧师，重费朝廷之擘画哉”改为“何至重烦朝廷之东顾哉”。

② 十四卷本将“故”改为“乃”。

③ 十四卷本将“惟与贫民稍有区别耳”改为“则且可驱莠以化良矣”。

力以顾边防？如此则兵出于民，饷生于地，四利也。沿海贫民即可移垦台湾、琼州各处，何必远适海外为人轻藐欺陵，五利也。

林文忠之言曰："泰西各国不足虑也，终为中国大患者，其俄罗斯乎！"近日俄人费万万帑金以修西伯利亚之铁路，阴谋诡计，行道皆知。而中国惟西北一边空虚最甚，自吉林、黑龙江袤延以达于西藏三万余里，安能日日应敌，处处设防？除此移民实边，更无善策。而功非旦夕所能竟，事非晷刻所可成。非朝野上下同一德一心，得人而理，期以廿载，不能收安边克敌之功。曲突徙薪，今日已恨其晚矣。若之何处堂燕雀，① 苟且因循，坐使万里疆陲他日拱手而让② 之强敌也？ 衮衮诸公纵不为子孙久远之计，不念国家豢养之恩，亦将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哉？③

中国官尊民卑，民欲望官之颜色，几不可得。官于所辖之境，地数人数茫无所知。集绅董而谓之曰："尔其勤民务农。"出一示以晓之曰："尔其勤于播种。"甚或假权差、保，藉端肆扰。今欲兴农，必须通饬各州、县，略分言情。不问何人，有事来谒，从容接见。或肩舆，或扁舟，或徒步，任意出外。一县之中分东、南、西、北为四乡，委精化学、种植及测量之人，亲历陇亩。凡村镇若干，河港若干，山林若干，高田若干，低田若干，已开垦若干，未开垦若干。考察天气、土性，何处宜种植，何处宜牧畜，何者耐水、耐旱，何者宜北、宜南。或知某处有矿，均绘成图，详细注明。再进士、农、工、商中之年老诚朴者咨询一切，清查某村、某镇，士若干，农若干，工若干，商若干，客籍若干，游民若干，姓某名某，记之于册。一县情形如指诸掌，后至者由地保随时禀报。每年仍下乡一次。所有荒芜之区，有业主者限以三年垦熟。过限不垦

---

① 十四卷本将"处堂燕雀"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拱手而让"改为"束手而失"。

③ 十四卷本将"衮衮诸公"到"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哉"删去。

及无主者，入官。就荒田之等差，分上、中、下三则，令民领垦。第一年领垦费，上则每亩给钱若干，中、下视此递降。三年而升科，税如熟田。或有富户集股领垦，无论多寡不须领费，分荒田之等差，准予五年至十年而后升科。领垦之人，国家例有奖励，垦愈多赏愈加。或赏以职衔，或给以田土，免税若干载，以旌其劳。自然荒芜悉成腴壤矣。①

① 从“中国官尊民卑”到“自然荒芜悉成腴壤矣”，是八卷本《垦荒》篇后增写的附言。

旱　　潦

伊古以来，御旱防潦之法莫善于黄帝之井田，大禹之沟洫矣。何则？平原千里，川渠畎浍，经纬相通，大雨时行，容水有地，河流顺轨，潦不为灾。及乎雨泽不时，旱暵为患，而沟洫所积之水浸灌有余，滋润土膏，流通地脉，苟非七年之旱，未足以困我烝民也。

惜乎列国相争，各图自便，商鞅创广地之议，沟洫湮废，变为阡陌，贪小利忘大害，古圣王之良法美意浸至荡然无存，而黄河之患亟矣。夏、秋之间弥月不雨，则禾黍枯槁，千里赤地矣。自汉以来，当事者尚知治理河渠以资灌溉，迄刘、石构乱，东晋南迁，中原文献焚荡几尽，而东南十省沟渠水利转存皇古之遗，大河南、北之间水利无存。水患日亟，土地之肥者忽瘠，民庶之富者忽贫。唐乃漕江、淮之粟以给关中，宋亦浚汴河之渠以通转运。自元、明至本朝而后，则正供数百万悉仰南漕，上下嗷嗷① 然若婴儿之待哺。于是而河运、海运之说纷然起矣。

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山西之旱一，河南之旱一、水一，山东、直隶之水则至再、至三。每次公私赈款辄至数百余万，皆出于度支正项，或南中义捐。岁岁告灾，其忧未已，而穷民

---

① 十四卷本将"嗷嗷"改为"嗷嗷"。

之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万人。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也。

夫北方数省之民岂能长恃赈款为生乎?官吏之抚治此方者,又岂能长以告籴劝捐为事乎?幸也南中好善之士不乏其人,出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然救灾恤邻之举可暂不可常,可一不可再,岂能长恃此无源之水,以活此亿万涸辙之枯鱼乎? 不可得已。前者郑工既决,国家不惜费千万帑金以塞之矣;兹者永定河屡决,复特简重臣屡拨库款以兴大工,而规久远,所为防潦之策区画者似无弗周。至于御旱之方,寂然未有善法者,窃以为皆治其末,而非治其本也。

治本奈何? 曰:《周礼》之成规,开渠、种树而已矣。夫井田不能复,而沟洫犹可渐开;富教不易言,而树艺必宜急讲。开渠之法宜饬疆吏檄行所属,查明各州各县旧渠若干,存者若干,废者若干,若何兴修,若何筹款。然后略仿元人之法,每省简一大员为水利农田使,轻车简从,分行各州、县,测量绘画,旧渠之宜复者复,新渠之宜开者开,必顺人心,必随地势,著有成效,优奖超升。并董劝民间:自于田畔多开沟洫,民力不足,官助其成,岁岁修治,毋许湮塞。英人于印度高地筑塘畜水,宽数百顷,按时开放,售之于民。中国及东洋本有凿井筑池之法,均可傍收博采,因地制宜。此开渠之法也。

泰西数十年来于种树之事极为尽心,特设专官如古者虞人之职。自树木广植后,不特名材美木获利无穷,且树旁之田瘠者变而为腴:因树根能吸土膏,能烂沙石,故硗确之地悉化膏腴也。无水者变而有水:因树木能放养气,能润本根,故干暵之区咸资灌溉也。而且根株盘结,沙石化为土壤,松脆变而坚凝,墙岸益坚,堤防愈固,则御旱御水无所不宜。古所谓一年之计树

谷，十年之计树木者，非虚言也。中国种树古有专书，汉、唐以来官不过问。自粤、捻构乱，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即可责水利农田使，相劝督率于田侧隙地，广植林木以复旧观，有斩伐者罚赔不贷。至于蚕桑之利及松、梓、果、蔬一切有利之植，尤必随宜① 广种，以厚民生，岁岁增加。十年则官伐而售之，仍以此款修理川涂，广兴水利。此种树之法也。

夫以上之法皆中国自有之，且尽人能言之，无所为② 高远难行、神奇莫测也。然而小民不知远计，各便私图，非官为倡率之则苟且因循，年复一年而荒废愈甚，遇有灾歉则坐待赈济，或相率逃亡，比户荒凉，滔滔皆是。且开渠则各惜尺寸之地，种树则谓非旦夕之功，可与乐成，终难图始③ 。蚩蚩者氓大抵然矣。

或曰："如款项不足何？"而不然也。今日一省告灾，捐赈动数百万，今年之赈甫毕，明岁之灾又来，庚癸频呼，良难为继。苟每省岁拨五十万金以开渠种树，〔十四卷本增：西例：凡伐一树，即须补种两株。立法甚美。今各省既兴矿务，筑铁路，所需木料日多一日，亟宜明定章程，责成地方官设树艺局，招致勤廉士绅，专讲种植，要使境内无旷土，无童山，其利泽溥长何如也！ 教之树蓄本王政之所先，幸勿以事物细微而忽诸！〕得人而理，合力以成，御灾荒而垂久远，比及数年，成效昭著，中原万里，虽终古无灾可矣。夫焦头烂额固不如曲突徙薪也，亡羊补牢终胜于临渴掘井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所谓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幸毋疑为迂阔，忍听销沈，长恃此有限之赈捐，欲以救无穷之百姓也！

---

① 十四卷本将"宜"改为"时"。
② 十四卷本将"为"改为"谓"。
③ 八卷本将"终难图始"改为"难与图始"。

治　　河

河水发源昆仑之墟，伏流数千里，涌出地上，汇为星宿海，至积石流入中国，由积石而东北、而南，三千里至龙门，今山西河津山石崇竦，河流湍急，禹凿之以分其势。其在河南省河阴县以西，两岸夹山，势不能改道旁泄，故河流至今如旧。自荥泽县广武山而东，既无两岸之山以束之，而又土松地旷，乃得逞其浩瀚奔腾之势，横流于兖、徐、冀、豫之区，不可复制。

我朝定鼎幽燕，正河道敝坏之后，溃决频仍。然河性避逆趋顺，避坚趋疏，避远趋近，避高趋下。挽之即忽左忽右，扼之又乍进乍退，皆失其本性使然。

善乎欧阳公之言曰：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流不快，上流乃决。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强复之则每决于上流。惟有曲体其性，为分、为合、为宽、为束，顺其势以驱之，勿容其下流有淤。且下淤之故在于积沙，沙去而不停，则河流自畅。

昔李公义制铁龙爪、揭泥竿车，绳曳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水深数尺。黄怀信制浚川笆以石压之，取大绳碇两船之端，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动，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以浚，水浅则反齿曳之。凡此皆去沙之具也。即或施用之法，今昔偶殊，而神明变化在得其人。不使河积沙，水落而沙已刷，不与河争地，水涨而有所容，则河归山东入海可也，从淮徐入海亦可

也。但祛其患而已，何论南北。

我中国防河之员古有能者，防河之策世有成书。国家不惜费数千万金为亿万生灵谋安乐，奈泥沙至下流愈壅，而堤防至下流愈多，且堤工之需土也，势难掘河中泥沙，则必掘就近之田土，迨堤上之土渐坍入河，又再掘田土以修之。年复一年，堤身既高，河身与之俱高。河身愈高，田地因之愈低。河高田低，水性就下，必至河变为田，田变为河，沧桑迭变，职是故耳。

伊古以来，河自开封而下东北，逆流入海，《禹贡》所谓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迨九河既塞，沙石日增，堤岸日倾，河底渐高，乃东南趋清江浦入海，积久而沙石之埋也如故，堤岸之倾也如故，河底之渐高也亦如故。故咸丰四年，又自大清河而东北趋入海。数十年间，河流屡变，为患滋甚。此所以近年复大决也。一决于郑口，而徐、豫被灾；再决于泺口，而齐鲁受害。仰邀庙社之神灵，上廑朝廷之筹画，仅得安澜顺轨，大溜归漕，费数千万金钱，大工于焉告竣。甚矣！河之不治，正不得委之天数而无预于人事也。惟是决口虽塞而不求善后之策，则犹未可恃也。

今就管见所及，略举四端以资采择。

一曰缓上游。河之上游，诸山峙立，当于山下锹塘，谷里通渠，引水停蓄。如本河不得宣泄，则开沟引归别河。若不能另筑别路，可在本河两边开沟受水，皆用堰闸，随时蓄放。庶河流迂缓不致横决，所谓“顺路通渠，顺渠通沟，顺沟通河”是也。且设闸穿渠，则两岸村庄可收水田之利。或地势稍高，去河较远，可用桔槔吸筒取水。多掘深井，兼用辘轳。河道潦则溢，旱则涸。西法治河务防旱潦。防旱在设闸蓄水，防潦在启闸泄水，建立双闸得

力尤多，开浚尚其次也。

一曰开支河。河水当春、夏之交，积雨平添，一泻千里。海口淤浅，支河沙淤，势必泛滥。宜遴选干员，悉心勘察。浅者深之，狭者宽之，曲者直之，水得归墟，自无倒激。且河流之分莫便于郑州。此处直抵淮河，自洪泽湖、清江浦老河入海。颍州府去河数里，四周瞭望一片汪洋，广袤二百余里。豫南水汇于此。复有自正南六安州来诸河之水，正阳关宛在中央，可借势辟为湖。由豫通皖，多有西南顺向东北之深沟高堤，昔人所造，取大河泛滥之水分入小黄河。有此堤为沟，即为东北十数州、县之保障。支河开，河流分，水势杀矣。取泥之法，可参用泰西挖泥机器船。即以水中之泥为筑水边之岸，兼而行之，事半功倍，庶免筑堤反以填河之害也。

一曰宣积潦。积水不宣，行潦暴发则横冲直决，平陆顿成泽国。清口、云梯、关通、海河道，今俱干涸，如导黄水行此道，而以洪泽等湖蓄来路之水，水性就下，颇堪逐渐归江。黄流经行率皆高地，今决而行东南路属低洼。如顺势筑堤束水，能① 开浅水船往来镇江之大路。荷兰治水之法：岸设大风车，逐水归海。凡近河海之处，皆筑堤防，有高至四、五丈者。或于堤上开路达水，以备宣泄，而资灌溉，酌量参用，可免壅塞之虞。

一曰开大河以蓄水。黄河之开湖，莫便于口外蒙古之地。上古不乏未成之湖，虽大小不等，而综计大概周围约千里有奇。历年久远，沙石充塞，遂成荒野，即所称沙漠之区也。黄河自陕之宁夏出关北经其地。倘于其处开成大湖，自湖之西面或开一口，

① 十四卷本将"能"改为"可"。

或开二口以纳水。湖之东面开口泄水亦如之。湖之两面各口建闸以限水之多寡，各闸设员以主闸之启闭，河水不大两闸皆闭，则河自河，湖自湖，各不相谋也。万一奔流倒峡自天而来，则开其西面之口以纳之。水势虽猛，而有此千余里之大湖以分其势，当亦杀其大半矣。况河水至此一停，沙石沈于湖底，上流既留沙石，下流自免淤填。即有时河水满盈，而大溜既通，何至泛滥洋溢，此非无据而云然也。

亚美利加之北鄙有大河名圣桑罗，流长水急，与黄河相埒，幸其间有天成三大湖，水入其中略为停蓄，泥土沙石悉沈湖底，故河流清涟，直至于海，而舟之行乎其间者往来不绝。又埃及之尼勒河，昔日为患尤甚于圣桑罗。夏季约瑟执政，于其国之东南掘一大湖，湖名美利。自此历数千年不为患。则甚矣，开湖之为益大也！

而① 河之开湖于蒙古也，其益正不仅此：一不侵占土田。盖沙漠之地半皆死水，未及耕耘，即有草木蕃芜，不足供刍牧。开湖于此，上不妨国课，下不害民生。其便一。

二可以时蓄泄。河水盛，则放其西闸，约之于湖而不致太盛；河水衰，则开其东闸，引之入河而不致过衰。河水以人为消长，是不啻在驭之马，驰驱由我而范者。其便二。

三可以资灌溉。无湖之先，沿河之民亦间赖灌溉之利。然水之消长无定，水涨则千顷汪洋，水消则两岸辽远，是水大不便，小亦不便也。有湖以主其出入，水之消长大小皆由人定，斯灌溉

---

① 十四卷本将“而”改为“然”。

之利赖无穷矣。其便三。

湖水之出入有定，河水之盛衰亦有定。凡河水所经之地，如陕西东界、山西西界、河南中界、山东西界、安徽北界、直隶南界，五六省皆可资其余润。即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而人力胜天、旱潦无患矣。泰西埃及一国，旸多雨少，一岁之中甘霖绝少。其所以润养稼穑者，则全恃乎泥勒一河。而黄河从可知矣。盖黄河水中之土肥美宜田，使疏而通之，如泥勒河之利便，则稷嶷黍与千万之仓箱，可庆前被其害者，今且享其利矣。其便四。

鱼性喜清而不喜浊，黄河之鱼无多者，水浊耳。今既开湖以清上游，则自蒙古而下直至东海，河水清涟，虽非鱼知鱼之乐矣。况河流既清，而舟舶之往来于其中者毫无艰阻，则舟楫之利达于北方，而水磨之设更无论矣。其便五。

说者曰："河身年年淤塞，两岸筑堤，河身愈淤愈高，建瓴之势，一决则胥为泽国。"是可以河身为堤，另于河外挖阔数里，所挖之土另筑一堤，由河南、山东以下，节节相机改筑。俟筑成之后，则决水入所挖之河身，而两堤夹之以入海，此可保数百年无患。但事关重大，劳民伤财，成功非易，恐贻天下笑。曰："天下事因仍者易为功，创始者难为力。"又曰："小民难与图始，可与乐成。"夫黄河自开封而东，数经溃决，河臣随时修筑。决于此者修于此，决于彼者筑于彼，补偏救敝① 易于见功，而无如今日筑者明日溃矣，明日筑者后日又溃矣。十日之筑不敌一日之溃，而一朝之溃足费经年之筑。则始逸而终劳，名易而实难，功之成者安在？故治河之事尤贵得人。然而责之河官不如责之疆吏，责之

① 十四卷本将"敝"改为"弊"。

疆吏不如责之乡绅，盖生长聚族于斯，则痛痒相关，不敢自贻伊戚也。

夫中国之人动曰黄河有神，决口、合龙皆一归之天意。而不然也。南亚美利加之亚马孙，北亚美利加之米西昔比，其河源之高，河流之急，亦与黄河等。治法：夹河筑堤，高厚近水，使河身宽窄相均，水溜疾徐相均。先用木石于海口修坝，五年工毕，溯流而上，筑土堤长五千里有奇，经二年而工亦毕。于是沿堤种树，年年修补，至今屹然无恙，端在堤近水深，则溜急力大，始能带沙泥下行。上游河底刷深，则海口之底亦刷深，此一利也。河身上、下游宽窄相均，则堤不能决，此二利也。入海之处既深，则商贾大船可进，此三利也。一成之后，功坚料实，水患永除。其他，义大利之治官河，埃及之治尼勒河，英人之治印度河，大致不外此法，至今永无河患。彼亦人耳，所尽者亦人事耳，何竟一劳永逸若是？

美人李佳白之言曰：河之决口，其故有二：一由水盛，一由淤塞。无论何国之河，当制其水势之盛而去其淤，方为妙法。

首在理河源，或于近源处递修层坝以节其流。或廓开一湖以停蓄之，即上游众水来归，亦于此为总汇，且多作旁池使水入池中，旋而后进，泥沙因以沈落，兼多植草木以潜吸其水气，不至泛滥为灾。此理河源制水去淤之说也。

次开海口，须兼用机器挖其底令深。又于海口左右用木石作坝，直入海中一二里许，以速其势，则入海之处泥沙不停。前土耳其国开多脑河，海口未开以前水深七尺，开后水深二十尺。荷兰国有止水名马河，壅不通海，嗣凿通之，海口深至二十尺。德国一河入海处水深七尺，开后深十八尺。俄国有河入海处水深

三尺，开后深十二尺。他国开海口又① 有由六、七尺增至一、二十尺不等者。此浚海口之说也。

再河身两堤多植草木、竹苇之属，能吸河水，能固河堤。此治堤之说也。

连岁俄人于西北诸境经画河渠，泄暴涨，杀怒流，意以中国为壑，建瓴高屋，坌涌来源，水势将自此益大。苟不尽法以疏瀹之，为患将何极哉？且西北、两江、两湖水患之外，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患者，今亦为患，年甚一年。安得当道如大禹复生，相度形势，为之疏凿，使水患尽平，化有害为有利哉！

雍正间，李敏达公② 疏云：天地之有江河，犹人身之有血脉，宜流通不宜壅阻。而黄河西北之水，由高就下，悍激湍流，尤非人力所能夺。故神禹治水，止言疏引顺其性而利导之。《尚书》所载无庸琐赘。然洪流浩瀚，汹涌奔溢，急则冲刷无底，漫则沙泥淤塞。治河之法或导、或防，惟于此处可施作用耳。

臣闻黄河入海之口，原设有船夫不时疏浚，使不致沙淤壅积，下流之脉络宣通，则上源之横决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后经河臣为节省裁革，不于此处留心，以致沙填海口，黄河下流之处听其散漫，沙日益壅，而水日益浅，所以年年上流决口。前次北岸之冲夺运道，犹可急为补救。惟去年决开南岸，水无所容，直趋洪泽湖，仍由清口会合黄水方入东海。

但洪泽一湖，上自陕西商南以东等处山水，并河南五府以及江北一带诸流总汇，即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堰已属危险，再加黄河归并其中，更当何如？况黄水浑沙，一见清水必然澄落，湖底势将垫高，再遇水发，则湖愈浅而受水愈少，高堰之保固愈难。倘有漫溢，则淮、浦、高、宝以东数

---

① 十四卷本将“又”改为“亦”。

② 十四卷本将“公”删去。

千万生灵皆有可虑。想皇上圣明久在① 洞鉴，而未闻河臣言及于此，深为惶惑。

臣幼龄时即闻从前三十余载黄河不为大患者，实赖原任河臣靳辅之力。迄今小民犹食其福。且彼时沿河官地尽种柳蓄草，坝扫之需不累百姓。嗣后治河诸臣莫能改其成规，不过托皇② 家之洪福，循途守辙，仍无大患。及渐次崇尚节俭，遂多用不知河务之腐儒，因而渐至废弛〔十四卷本增：耳〕。

按中国腐儒只知崇尚节俭，拘牵文法，未能深思远虑，以致百事废弛。其因循粉饰，畏难苟安之弊，又岂独河务而已乎？③

---

① 十四卷本将“想皇上圣明久在”改为“久在圣明”。

② 十四卷本将“皇”改为“天”。

③ 从“雍正间，李敏达公疏云”到“又岂独河务而已乎”，是五卷本《治河》篇的附言。又，十四卷本将“按中国腐儒”到“又岂独河务而已乎”删去。

海　防　上①

呜呼！筹海防于今日，盖夫人而知其难矣②，抑知所以难者奚在耶？防海于昔日易，防海于今日难。昔日之艟艨楼船，不敌今日之铁甲飞轮冲风破浪也。防海于远易，防海于近难。

昔日泰西各强敌，越国鄙远而来，今南洋各岛悉为占据，则边鄙已同接壤，郊坰无异户庭也。况中国自东北迄海南为省者九：曰黑龙江、曰吉林、曰奉天、曰直隶、曰山东、曰江苏、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绵延万余里。其海口最著者则曰：混同江、黑龙江、海参③威、珲春、牛庄、旅顺、大沽口、烟台、威海卫、吴淞口、崇明、乍浦、定海、玉环厅、马江、厦门、汕头、台湾、南澳、香港、虎门、珠江、老万山、七洲洋、雷州、琼州、北海，其余零星港口可寄碇停泊及用浅水小火轮突入，尤指不胜屈。于此而欲节节设防，期如磐石之固，则备多而兵分。是故备北则南寡，备南则北寡，备中则南北俱寡，备此省则彼省又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设防之所以难周也。

---

① 五卷本原名为《防海上》。因十四卷本增写《海防下》，并将《防海上》改题名为《海防上》，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② 八卷本将“筹海防於今日，盖夫人而知其难矣”，改为“各国水师日精，筹海防于今日难矣”。

③ 五卷本误为“琛”。据十四卷本改为“参”。

为今之计，宜先分险易，权轻重，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三洋。北洋起东三省，包牛庄、旅顺、大沽、烟台为一截，就中① 宜以旅顺、威海为重镇，势如环珠，拱卫京畿，则元首安也。中洋起海州，包崇明、吴淞、乍浦、定海、玉环、马江为一截，就中宜以崇明、舟山为重镇，策应吴淞、马江各要口，则腹心固也。南洋起厦门，包汕头、台湾、潮阳、甲子门、四澳、虎门、老万山、七洲洋，直抵雷、琼为一截，〔十四卷本增：就中〕以南澳、台湾② 、琼州③ 为重镇，而控扼南服，则肢体舒也。

今国家虽已设海军衙门，而皮毛徒具，精义未讲④ ，呼应不灵，规模未备，则犹未能言实效也。〔十四卷本增：西国军制：海军可以节制陆路，陆路不能节制海军。盖洋面辽阔，军情瞬息迁变， 必非陆路所能知也。今中国海军提督无事则归疆臣节制，有事则听督帅指挥。疆臣与督帅均非水师学堂、武备院出身，不知水战之法，素为各管驾所轻视。所以昔年有马江之败，今有威海、旅顺之失。是宜就海军衙门王大臣中选一水师学堂出身之大臣为巡海经略，总统南、北、中三洋海军，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疆臣之节制。两国既下战书，即许以便宜行事，有事则联为一气，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轮坐视而不一救，致为西人非议。无事则分道巡游。〕是宜就海军衙门王大臣中岁遣一大臣为巡海经略，总统北、中、南三洋海军⑤ ，四季四小操，岁终一大操。于三洋设三提督以统率之，每督标设左、右二总镇以分统之。提督居大铁甲船，总镇驻中等轮舰，其余将弁各居所带之船。就三洋中各择要害，多储煤

---

① 八卷本将“就中”改为“其间”。

② 十四卷本将“湾”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州”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讲”改为“详”。

⑤ 十四卷本将“是宜就海军衙门王大臣中”到“总统北、中、南三洋海军”删去。

斤，如北之旅顺、威海卫，中之崇明、舟山，南之台湾、南澳、雷、琼等处，即用舟师扎为水营，不得上岸建造衙门，安居而逸处，及嫖赌冶游。

每岁三洋兵船交巡互哨，所到之处务以测沙线、礁石、水潮深浅为考绩。每岁于三洋所辖兵轮中，各抽一船出探南洋各埠，如越南、暹罗、小吕宋、新加坡等处，由近及远，徐及于印度洋、波斯海，水道沙线、风潮礁石，绘图具说，坐言起行，夫而后逐渐前进于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皆无不可到之理。

一旦海上有警，则调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迎击于海中；次调中洋、台湾、南澳之舟师，为接应、包抄之举；再次则调北洋坚舰，除留守大沽口及旅、威二口外，余船亦可徐进中洋，弥缝其阙，坐镇而遥为声援。此寇自南来之说也。若自混同、黑龙江北下，则反其道而应之。如由太平洋直抵中洋，则南、北皆应之。兵法云：善用兵者势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皆应。此今日海防大势所最宜取法者也。

若夫船务坚快，炮务命中及远，粮、煤、火药务精且备，将领务得智勇之人，水阵务操演纯熟变化，水道务测探仔① 细周详，是则当世时贤人人皆知之，人人能言之，更毋俟鄙人哓哓借箸也。谨筹其布局大略，以为赞帷幄者进一解焉② 。

① 十四卷本将“仔”改为“审”。

② 十四卷本将“赞帷幄者进一解焉”改为“上赞高深之助云尔”。

海　防　中①

上篇论水师分南、中、北三洋，势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皆应。如北洋有事，除大沽、旅顺、威海等处防守外，宜分船两队：一防守海口，一出洋游弋。防守者以两铁舰、两雷船、一蚊子船为正军，一驻山东之成山角，一驻高丽之鸭绿江口，东西对峙，见敌至即击之。游弋者以四快船、八雷船为奇军，梭巡不绝，往来于成山、鸭绿之间，一遇敌船则一面与之交仗，一面发电通传，东、西两营同出围击。如此布置则渤海为雷池，而威海、旅顺成堂奥矣。

或谓旅顺地势，黄金山炮台太高，止能击远，不能击近。倘敌船沿鸭绿江湾遵海岸而北，逼近黄金山、左背山低之处，用桅炮翻山悬击，山下则大船，澳北则船坞②，一时皆毁。纵口不失守，如修船何？其虑一。口外西北距近羊岛，无炮台亦无守御，恐敌船寄泊于此，而用小舟渡兵上岸。其虑二。旅顺濒南后路接连大连湾，由大连湾再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东、北两面皆海，北则近牛庄海，南面则大海。狭仅七十里。倘敌人于此登岸，坚筑营垒以断我后，再以铁舰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则

---

① 五卷本原名«防海下»。因十四卷本增写«海防下»，并将«防海下»改名为«海防中»，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山下则大船，澳北则船坞”，改为“山下之船，澳北面之船坞”。

旅顺遂成绝地，援兵、军火、饷道皆不通矣。其虑三。有此三虑，亟宜预防。后路多筑炮台，左近港汊犹宜添布水雷，常驻铁舰雷船，斯可有备无患。闻西人云，我中国各口炮台，后面无炮亦无重兵坚垒，多顾前而不顾后。如昔年洋人之入北通州，抄大沽炮台之后，马江之战亦抄福州口炮台之后，所以往往为敌人所算也。况一炮台有数炮，而测量准头放炮者只一人，多至两人，未尝于每座炮位专派定一精于测量准头之人，动至顾此失彼，因小失大也。

或又谓用王大臣出为巡海经略，其论固当，惟必须于王大臣中公举一夙谙军旅、熟知水军事务者膺此重任，方能实力经营。尤须久任不移，乃能上下一心，日求精进。当今王大臣耆年硕德虽不乏人，求其能深知水军事务、胆识俱优者，恐难其选。似宜于王公、贝子①、贝勒中推选年富力强、有志军旅者，先赴外国水师学堂观政三、五年，学习有成，乃授此任。如英国太子当兵船伙长之例。数年之后，督率有人，挟持有具，可以日臻富强矣。闻日本王之弟亦学习水师，将为统帅。德国武备院尚有日本人肄业，或在步队，或在马队，或在炮队。又有四武员今至俄国学习行军之法。前海军教习琅提督云：中国重文轻武，往往小视海军将弁，故世禄之家不喜入军籍。且各兵弁死于战者无以抚恤其妻子，和议成后即遣散归家，所领口粮不敷回乡水脚之用。如昔日马江之战，某炮船出洋学生充当伙长，燃炮伤毙孤拔者，其船被敌击沉，浮水回见大帅，仅给银三元。非但水脚不敷，且医药无着。查西例从无。游勇营中受伤者，即为医治。为武员者，皆折节读书，不徒血气之勇，多有亲王子弟、宗室近支投入水、陆军营效力者。水陆将弁必须由武备、水师两学堂出身，否即久历戎行、迭获胜仗亦不能升为武官，只拔为哨长、

① 八卷本将“王公、贝子”改为“宗室王公”。

水手头而已。中国海军提镇多由营伍军功游升，亦有由陆路人员升调者。既不深知水师事务，又未经出洋训练观战他邦。毋怪昔年各海口之战，我国兵官皆徬徨失策、措手无从，非尽因洋人不守公法未示战期而即开仗也。

昔年彭刚直公督办广东防务时，有谓守海口不如守内港，宜舍虎门炮台专顾黄埔、沙路之说。刚直公① 以其议下询诸将士。余时任营务处，对曰：其说本自魏默深，云："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港。"盖当时水师未精，无铁舰、水雷护卫故耳。今若不守外洋，则为敌人封口，水路不通。若不守海口，为敌人所据，施放桅炮，四乡遭毁。彼必得步进步，大势危矣。愚见现无铁舰，虽不能出战外洋，惟既有炮船、水雷，仍可扼守海口、内港。所云沙路、黄埔、鱼珠之炮台，极应固守，虎门为合省门户，地势扼要，有险可守，尤不可废。惟外洋平衍② 海口炮台〔十四卷本增：易受敌攻，〕不似内港易守，必须护以铁舰快船成犄角之势，布置水雷不使敌船近前。所放水雷之处，须派兵船看守，勿为敌人偷进。若使铁舰出战，宜张铁网以避水雷，备鱼雷以破敌舰。海口以内，炮台守备尤宜周密。然后敌船不能闯越。至统兵大帅当于早晚或风雨晦明之时，出其不意，传令操演，恍若偷营劫寨，观其各部有无准备，以验其平日之勤惰。凡兵船、炮台之司炮者，必须精于测量，方能命中及远。测量之法甚多、甚微，必须知我之炮台高低，我炮弹药力如何，每杪去多少远，敌船每杪约行多少远，风潮或顺或逆，庶有准绳。因筑一炮台，所置各炮糜费甚巨。今为省数十两之费，而不预先讲究测量诸法，以致有名无实，诚为可惜。纵能击中一、二炮，亦幸中耳，岂得谓之有把握哉？宜饬令营官监临不时打靶，日发几炮，

① 十四卷本将"公"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外洋平衍"删去。

中几次用簿记明，核实认真，无使虚糜火① 药。刚直公深以为然。

若水师人员尽如刚直公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事事认真，集思广益，讲求整顿，何事不成？西报谓："中国固守成法，科目政治决难更改。纵深知积弊，择泰西之善者行之，然犹讳疾忌医，不肯实心实力，惟略示变通而已，有名无实。我西人无庸畏惧，尽可放胆为之。"又谓："中国水师未精，边防未固，将才未足，铁路未成。"年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舰，多置军械，及遣人分住各口，设贸易馆，习方言，托名学贾实则交结匪人，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边② 患。俄、英、法三国属地，铁路皆将筑至中土，托名商务，意在并吞。倘俄、法合力侵犯，水陆并进，南北夹攻，恐西人之大欲将不在赔费，而在得地矣！俄、法有事，英、德、美、日必以屯兵保护商人、教士为名，亦分占通商各口，后患之来不堪设想！

噫！彼族之贪如此，中国之弱如此，天时人事之循生迭起、相乘相迫又如此，而谓我中国尚可墨守前规，不亟亟然早思变计哉？此天下有心人所为扼腕怃心、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

【附录】 剑华道人《记日本议院论中国创设海军事》③

昔从美洲回经日本小息④ 征尘，养疴于摩崖山客馆。时值

---

① 八卷本将"火"改为"弹"。

② 十四卷本将"边"改为"大"。

③ 此附录原附于五卷本《防海下》后，十四卷本时附于《海防上》后，八卷本将此附录删去。现仍按五卷本次序附于《海防中》后。

④ 十四卷本将"息"改为"憩"。

中法和议既成之后，中国乃憬然有贼去关门之虑，为亡羊补牢之图，创设海军衙门，宏议伟辞，纲目条举。

日本闻而大惧，乃开议院集众诹谘。院长之言曰："中国向来武备不振，今法越战局已毕，反蹶然奋发，设立海军，窃料其未必能报法耻，特恐有事于东海，则我国首被其锋，是不可以不亟图所以御之者也。"于是群议蜂起，有谓宜联中国为援者。有谓援不足恃，不观安南属土且不能终保者。有谓宜大振海军以先发制人者。有谓宜于各险要海口坚筑炮台，以固守备者。纷纷扰扰，哗然如蛙鼓之怒鸣也。

忽有元老院中一大员佝偻而起，排众而前，微笑而陈词曰："诸君且无庞，其各缄尔喙，静听老朽之一言。诸君所论非不忠于国、切于事、有益于武备。然必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断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若陆战，固不畏尔犬羊也。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晰，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既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诸少年其休矣。奚必抱此杞忧为也。"

于是院长及议员群起拱立揖元老而退。其人名副岛种臣，盖以日国天潢之贵胄，尝持使节于中华，通华言，工汉文，能诗善书。其于我中国情形知之最熟者也。余既闻彼议院之论如此，抚膺三叹，夙夜不能忘。今读罗浮山人之《盛世危言》，有论海军数则，姑撮前所闻附记于后。冀为有心国是者，借他人之针砭，愈自己之沉疴，则副岛斯言又未尝不可视为忠告也。

海　防　下①

昔者马江之战，兵船全数摧破；威海之役，复举新、旧战船尽为敌人所虏。见哂于外人，贻讥于小國，南、北洋之所恃，一旦几于烟消烬灭。

说者谓："海军设立之时，心有所恃，致招外侮之来。今既片艘无存，不如自安孱弱，静以待时，若再剜肉补疮，造船购炮，将见国用日至于不支，而军事未必有起色。欲御侮而适以召侮，殊非万全之计。"

不知有海军之时，尚不足以御外侮，若并此而无之，则重门洞开，内皆酣睡，有不启盗贼之心者乎？且海军为陆军之佐，表里相扶不能偏废，闭关自守患在内忧，海禁宏开患在外侮。内忧之起，陆军足以靖之，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

自仿行西法以来，机械日精，虽训练未必认真，而已非从前可比，内忧自可无虑。若外侮之来不能预料，现虽群联辑睦②，而鲸吞蚕食之心何国蔑有？其所以不即发难者，欲将中国利权尽夺，然后任其施为也。日本以兵力相胁，要求挟制割地通商，不啻导其先路焉。以一区区岛国，鱼肉中土尚不难如取如携，若俄、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② 八卷本将"群联辑睦"改为"耦居无猜"。

德、英、法诸大国久已雄视天下，以中国为可欺，一旦蠢然思动，其势力较日人为何如？如人之患病，然其发愈迟其患愈重。

西人惟利是图，以后通商之口愈多，交涉之事愈杂，若以势力不敌，处处顺受，事事听从，何以为国？若一龃龉则皆以干戈从事，犹孤客夜行，手无寸铁，突遇强寇，将何以御之？割台湾，偿兵费，择口通商，丧师糜饷，可以为前车之鉴矣。犹不亟讲求兵备，力图自强，即欲求为贫弱而不可得，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复失地之仇哉！

说者又谓："战于大洋不如战于沿海，守外港不如守内河，敌国之师长于水，我国之兵长于陆，以空海上之地为匪脱，诱之深入，聚而歼之。"

不知海疆一失，如人之血脉不通。凡泰西各国无不设立海军，岂可因噎废食，海防自此遂可不设乎？闻广东水师学堂业已裁撤此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驾驶船舶，施放枪炮，辨识风云沙线，测量经纬度数，能纵横驰骤于洪波巨浸之中，历风涛台飓而不惊，当炮雨弹林而不慑，火龙百道神志愈闲，一舵在手操纵自如，变化不测，进退疾徐，皆以敌船为准，占上风以求必胜，俾敌船无所施其技，而后其用乃全，是皆人为之也。船坚炮利，器械精固，乃其次也。考马江、鸭绿江、威海之失，因事权不一，且统帅、管驾均未得人。泰西观战诸舰将素皆奉其海部之威令，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及见南舰优游，置北难于不顾，未免动色相告，讵为异事。然日本则思之烂熟矣：华舰有南、北、闽、广之殊，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明知两军相见，彼此必不相救应。争城掠地，易于拉朽摧枯，是以心气愈肆，胆气愈豪，皆谓水陆奔驰，我以全力相贯注，如入无人之

境耳。今战氛已息，积弊毕呈，西人将勒成书，用垂炯戒。

尝闻鸭绿江助战之西人，名坍而者言：中国铁舰虽大于日本，而行驶不及日本铁舰、雷船之速。目击日本“吉野”舰所发快炮，络绎不绝。“定远”、“镇远”两铁舰仅发一炮，而“吉野”之炮，已约有四十弹丛集我舰，是人在舱面测量准头之法实无所用。且我舰甫开一炮，烟历十四分钟不散，手足忙乱，我军因是为敌所乘。若炮弹中实以泥土，虽中敌船亦不能炸，更无论矣。

又英《太晤士报》亦言：鸭绿江之战最足发人深省者，莫如快炮。日本“松岛”、“岩岛”、“桥立”三舰，各有计重英权五十吨之大炮，日人不用。中国则“定远”、“镇远”纯用大炮，而开放甚缓。日舰之伤华舰，非大炮力也，皆借小而极速之炮胜之。观乎此，则亡羊补牢可以知所变计矣。若幡然变计，所置船炮其速可与外国并驾齐驱，而统帅、管驾仍未得人，亦适以资敌耳。〔八卷本增：西例：水师统领之职，非久在兵船管驾资格最深者不能升。吾国丁统领既非水师学堂出身，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语言文字，虽追随前敏习琅提督数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故为管驾所轻。其中利弊俱为部下所蒙，糜费颇多，动为部下掣肘。自中日之战，北洋大臣始知丁统领之旷功溺职也。遂延德将汉纳根为副统领。汉纳根乃陆军武员，非水师出身，亦用违其才。虽汉纳根知难而退，北洋大臣复请英人马格禄代之。查马格禄乃商船学堂出身，曾当怡和“南浔”船主，只知驾驶，于水战诸法茫乎未知，无策可画，无令可出。所用人才如此，安得不败，又安得不为各国轻侮乎？〕

今欲求得人〔八卷本增：才〕，必先储才，而储才之法于前篇《学校》、《考试》、《水师》、《练兵》、《技艺》、《火器》① 论内已详言之

① 《水师》、《练兵》、《火器》三篇，按五卷本次序，均在本篇之后，这里所讲的是十四卷本的次序。

矣。当此创巨痛深之后，正宜兴卧薪尝胆之思，枕戈待旦，洒涕誓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以中国之大，岂无英雄智奇之士足佐中兴？天下不患无人才，患所以求之者未至〔八卷本增：所用非所学〕耳。上以此求，下以此应，桴鼓感召，捷于影响。朝廷亟宜讲求认真仿办，〔八卷本增：以御外侮。况愚民无知，时为会匪煽惑，与教士、矿路工程为难，各国借保护为名，调兵据守，今日索此口，明日索彼口。我政府若仍畏难苟安，只求息事，非但海疆要口尽被占据，恐将为犹太、波兰、印度之续矣。悲夫！〕蒿目时艰，群雄四逼，若再因循，恐必蹈印度之覆辙矣①！

【附录】 张司马《论北洋海军失利情形》②

今南北洋兵轮管驾闽、粤人最多，至问其破敌之法，则茫然不知，且议论间皆以西人之船坚炮利，兵法森严为言，一若必不可胜，必不能胜者，虽不幸而中，亦关积习之难回也。以二十年经营海军，殚竭心力，一旦而败于蕞尔小国，且靡有孑遗，至赔饷巨万万，割全台以求成。言之真可为太息痛哭流涕者矣！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譬之良医，既知其受病所在，必须用药以医之，三年之艾匪畜奚得？况我堂堂中国，地大物博，当此强邻窥伺之秋，岂可因偶败灰心，而不思所以自强力图报复哉！爰为之大声疾呼，冀后之再建海军者，鉴于前车，尝胆卧薪，一误必不可再误。则安在天下事不可大有所为，而为敌人所藐视哉！

---

① 八卷本将"蒿目时艰"到"恐必蹈印度之覆辙矣"删去。

② 此篇为十四卷本《海防下》附录。八卷本将此附录删去。

海军之覆其故有十：

一、统帅无权也。行军之道，首贵慎密，次贵权变。自倭人启衅以来，海军各船或开差各处，或镇守某地，或战或守，提督竟无其权，动辄禀命北洋大臣而后行。电音虽速，辗转已失戎机，欲慎密不能也，欲权变不能也。况敌散布奸谍于中国不知凡几，偶或泄漏，则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着着争先，而我则处处落后。海军大局实误于此。大抵有可稍缓之事，方可电商，若军务一时屡变，兔起鹘落，毫厘千里，则当随时变通者也。

一、功罪不明也。将士所以效死勿去者，为功名也。不敢退缩保身者，以军令严明罪无所逃也。牙山之役，各船中有舍死力战者，有畏倭遁逃者。为统帅者察其颠末，不存私意，不存偏心，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如是足以服众，足以示威，则观感兴起，何难敌忾建功哉！乃战胜者，未闻有论其功者；遁逃者，未闻有加之罪者。功罪不明，士卒遂无斗志，海军之败实基于此。卒至东沟之役，“济远”不无观望之心，虽战而不尽力，偾事覆师有由来也。

一、战阵不精也。两军相对，能操必胜之权者，一曰阵整，一曰气锐。东沟之役船非不多也，炮非不利也，军士非不能战也，而不能取胜者：一误于阵不整，再误于气不锐。师之耳目在于督船，各船均奉督船之号令而行，某船之太前太后者，督船应升旗以挥之，令苟严明则阵自整矣。是役也，“致远”则轻敌太前，“广甲”、“济远”则畏敌太后，“超勇”、“扬威”未至队，“平远”、“广丙”尚在港内未来，是阵尚未整也。督船离敌船尚远，码数不准竟行开炮，全军亦随之同开。斯时烟雾迷天，各船离敌船之码数参差不一，既不准矣，安能命中？一发不中，再发、三发又不中，则我之气竭而且衰矣。敌窥我炮之虚发，其威愈壮，其

焰愈张，我竭彼盈是以败也。夫善战者，自当先声以夺人。设我先行开炮，一发即中，敌将手足失措不及还击，所谓先发以制人是也。惜此次军中无善战之统帅，无忠勇之翼长，致号令纷歧，军心扰乱，甚将战舰资敌，苟全身命，不顾天下大局，言之真死有余辜耳。

一、船械不备也。东沟之战，敌船之速，敌炮之多，胜我远甚。我兵船虽有十二艘而可以战者，则惟“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七艘，其余“平远”、“广丙”、“超勇”、“扬威”四艘，铁甲太薄，船身不坚，不可以战，更有木船“广甲”受一开花弹子，全船即被焚毁，又何能战？以不可战、不能战之船在阵，无有不牵动全军者。战未片时，“超勇”、“扬威”同时发火，烈焰冲天，尸填海面，观者无不心胆俱裂。斯时欲从而救之，则敌将乘机击我。舍而弗问焉，则于心不忍。士卒丧气，军威因之不扬。故水战贵乎以坚船破敌，不贵以滥船充数也。若果多而且整，接济不穷，军心益壮，又何战之不克乎？且更有可叹者，往往弹子与枪炮针孔不对，枘凿不入，临时不适于用，扼腕咨嗟，是谁之咎欤？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窃愿当事者时时凛之。

一、炮勇不足也。海军当无事之秋，各船所配水勇或在船中工作，或开往各处巡洋，均能足用。惟当临敌之时，水勇难免死伤，炮勇尤甚，必须多备以补伤亡。东沟之役，军中竟有炮尚完存无人施放者，有药弹放尽无人转运者，有某处火起无人扑灭者。其误种种，不能枚举。如早多备弁勇，或伤或亡，立可另派以代之，则无此误矣。

一、洋员滥用也。非才之难，能量才取用实难。夫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未尝无才，使平日果能于海军诸事加意讲求，人才

自能日出，且有才而不能见用者多矣。当世每闻洋人二字，则目为智巧独擅，月俸多则七、八百金，少则二、三百金，不知洋人亦有良莠不齐，何可滥用乎？如以用洋人之月饷而用华人，未必无奇才异能出于洋人之上者。北洋海军之始设也，曾聘英员琅威理为水师副提督。琅系英之管带官，熟识水师情形，操练步伐勤而且能，裨益实多，是得真才而用者也。乃自刘步蟾以其不便于己而去之，后用洋员皆不及琅远甚。倭人启衅，乃以德员汉纳根为水师副提督。夫汉纳根特长于陆路炮台营伍耳，于水师则未能深知也。东沟战后，汉离水师，以洋员马格禄代之。马又不及汉远甚矣。问以水师一切章程则茫然莫对，马为提督未闻有出一令、画一策者，日以饮酒为事，直一竖子耳。我中国竟尊之为水师副统领，大损国威，已误全局。自马来后，洋员之贪利踵至者，名曰告奋勇，实则图薪水。至威海濒危，水师被困，若辈早已置身局外。滥用此等洋员，又安能取胜乎哉？大凡各国人材优者留而劣者去，中国所聘洋员、洋匠类皆各国唾弃之余。中国重价而聘之，以至不独无济于事，且贻各国交讥。凡当道喜用洋人者盍鉴诸。

一、员弁不择也。海战之时，管带官不能顾及全船，所借诸员弁各司其职，水勇可听令而行耳。夫[大、]二、三副由学堂出身者，水勇必尊之畏之，临敌时不敢躲避，不敢违令。如由水勇递升为大、二、三副者，其平日视水勇为朋辈，无威以驭之，临敌时欲其遵令无违，不可得也。

一、陆兵贻误也。以威海之险，炮台之多且坚，东北两港道水雷密布，战船严守其间，倭兵万不敢冒险深入以犯我，其势明矣。所患陆兵胆怯，威海之南炮台，不能终保，有碍大局。闻丁

提督亦虑及此，欲将威南之炮台曰赵北嘴、曰鹿角嘴、曰龙庙嘴尽行拆毁，将炮移至威北之刘公岛，在山上另设炮台，可以助威，又与水师互相犄角，是一举而两得也。其奈统领炮台者执意不从。及倭兵由山东之成山头登岸，荣城立陷，长驱直进，不数日即犯威海。我兵若能开炮堵御，犹可为也，乃望风披靡，竟弃炮台而遁逃矣。言之发指。所有炮械、药弹均资敌用，敌既唾手而得炮台，遂以我利炮，用我药弹，日夜攻击，我水师死伤殆尽，怨愤冲天，然尚冀有援兵蹑敌之后夺回炮台，则水师不致终困威海，亦可图收复。乃日复一日，援兵不至，威海以西全为倭有，致倭之鱼雷艇得傍南岸驶入，黑夜袭我，于是“定远”、“来远”、“威远”相继中雷沈毁，“靖远”为炮击沈。斯时兵船所剩不过几艘，欲战不可，欲守不能，药尽援绝，智竭计穷，惟有束手待毙。水师因以歼亡。此非天意之攸关，实人事之未尽也。

一、医官不力也。海中交战炮弹纷飞，有猝然中炮骨肉糜碎不知创苦者，自无庸论，其或臂断股折，痛极哀号，惨不忍闻，触目伤心莫此为甚。士卒为之胆寒，无复斗志矣。故海军各船医官必精外科，深娴西法，并多备西国医料药水，以备临敌医伤之用，不但可止痛一时，且冀保全身命。此次海战，军中医士有长于内科未谙外科者，有避匿舱内铁甲中而弗司其事者，有早行离船为保身计者，有不胜其任徇情滥充者。种种不一，言之真堪痛恨。前车既覆，不可不善其后也。

一、奖恤不优也。按西国海军用兵之时，倍其月饷，苟能击破敌船或斩馘献俘，论功行赏。如至伤重为废人者，则给其一生衣食。又不幸而阵亡者，则优恤其家，使其父母、兄弟、妻子免于冻馁。如是兵士安有不乐于死战乎？我中国则用兵之时海军士卒

月饷未加，且有从而克扣者。东沟之役死亡甚多，所领恤银除买棺运棺外，所剩无几，安能恤及全家？且尚有阵亡之恤银竟无处领取者。如是，不独生者无以为养，即死者何以为情。若夫被敌炮伤肢体，或为废人，一家冻馁无人养赡者，抑又不足道矣。如是而欲将士戮力疆场、奋不顾身，其可得乎？此一端将来重建海军必当妥议章程，庶能战气百倍也。

此十事皆由目睹战事者归而述此。虽然，统帅固失职矣，而管驾亦未为得人也。方无事之日，招募水勇皆以贿赂夤缘而得，家有吉、凶事告假则扣其月饷，逾期不到则另补他人。额设之勇则按名每月必扣其所发之饷，谁敢违言？以水勇视管驾平日已望如天上，甚至喜怒无常，号令不时，赏罚寡信，眈眈疾视，几等长上为仇讐，一旦临阵交战，欲其奋不顾身如子弟之卫父兄，其可得乎？况又有以上所列各弊，上下之情不通，贵贱之势迥隔，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所向无前，战则必胜，是犹种满地稂莠，而犹冀收获嘉禾也！当事者尚其鉴及斯言，而力挽从前之覆辙哉。

按张司马所论虽切中时弊，尚有未尽言者，余尽所言以省当道。泰西商船主非学习兵法不能充当兵船主，兵船主尚不胜任，岂能不加考核，骤使之为水师统领乎？况西例：水师统领之职，非久在兵船管驾资格最深者不能升。今中国丁统领既非水师学堂出身，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语言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数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故为各管驾所轻。其中利弊俱为部下所蒙，糜费颇多，动为部下掣肘。

自中日之战，北洋大臣始知丁统领之旷功溺职也。遂延德将汉纳根为副统领。汉纳根乃陆军武员，非水师出身，亦用违其才。虽汉纳根知难而退，北洋大臣复请英人马格禄代之。查马格禄乃商船学堂出身，初当怡和行"南浔"船主，因"南浔"失事改充天津驳船领港，只知驾驶，于水战诸法茫

乎未知，无策可画，无令可出。正统领日以聚赌为乐，副统领日以饮酒谋欢，水师安得不败乎？闻丁统领初欲人、船俱殉，惟洋人恐无船献敌，必为敌人所不容，唆扰众人不允。丁统领遂至自殉。中国所用人才如此，宜为五大洲各国所藐视。此各国轻侮姗笑之所由来也，诚何足怪。呜呼！是岂非所用非所习之误欤？

尝见当道用人，并不量材器使，但取其文字，或采其虚声，不问其有无历练，若有交谊即委以重任，所以常致偾事。昔者世宗宪皇帝，圣明天纵，不论资格因材拔擢，欲重用其人，仍令其由渐递升，使之历练有素，洞悉下情，不为人所蒙蔽。今变法用人宜痛除积习，幼学壮行，不然，始失于因循，终失于卤莽，徒滋糜费，事无实效，将一蹶而不可收拾矣！①

上篇附录张司马《论北洋海军失利情形》，尚不如《画图月报》所述尤为切实。于时管带"镇远"铁舰者，为美国麦吉芬副将，其言曰：

"鸭绿江之战，华舰发炮以击日舰远未能及。余立'镇远'舰之天桥上测算准头，忽见日舰一弹直向本舰旁坠入海中，旋复跃起越本舰而过始沉海底。余偶下瞰本舰诸弁兵等，见管舵之福州人隐身于右舷避炮铁牌之后，面色如土。及日舰第二炮至，船身大震，管舵人已不知所之。继闻本舰炮声不能如连珠之相接。余急下桥而至舱面，将助炮手，俾速轰击，乃见总兵林泰曾匍匐于旁，口宣佛号。因叹：林固官也，为全船之司命，乃胆小如鼷，效乳臭小儿之啼哭，偾事必矣。

"及视其次各官，皆能各司其事，并无怯色，水手亦甚得力，惟福州人均栗栗危惧。无何，本舰之炮忽尔不灵。余自舱面悬足而下，将入炮舱审谛之。忽有一人掣我而大呼曰：'此中地甚狭窄，汝思匿避，可别寻安乐处。'俯视则管舵者及十有二人在焉。殆知此处铁甲最厚，故皆蜷伏其中也。余不觉大怒，以足踢之，旋跃入舱中，手捶管舵人之胸，责以何得在此。余急于整

① 从"按张司马所论虽切中时弊"到"将一蹶而不可收拾矣"，是十四卷本《海防下》的附言。八卷本删去此附言。

顿炮位，未暇与若辈深较，事毕仍出至舱面。

“两阵甫合，自觉胆略甚雄，大有灭此朝食之势，华人亦意气奋迅。及炮声隆隆，日弹蝗集，惟见华人之两膝皆颤，几不能立。方事之殷也，‘济远’船溃阵先逃，‘平远’舰伺隙遥避，且北洋舰队中尚有六艘远在鸭绿江中，其与日舰支柱者仅有八舰。日本大小兵舰共十有三艘。

“华船之病：炮虽精于陆军，弹多实以沙泥，且配储不多，况弹中药线、铁管又实以煤灰，弹中敌船仍不炸裂，皆自取败之道也。至炮位运掉不灵，尤属致败之祸胎。惟日本驶船驾轻就熟，左右进退无不如志。我伤其一船，彼即有二、三船驰往救护。我一船受伤，余船未敢前救，而日本已飞集二、三船来扑，环而攻之。华军殊少巨弹，不能击日船使之遽沉。吁！惜哉！定、镇两舰之坚固举世几无出其右，故‘镇远’受日弹四百余颗，船身尚屹然无损。

“官场之胆怯者无过福州人，向不敢与日本战，遂与水师提督相牴牾。兵端初起以迄末战，凡丁军门欲左者，若辈即共右之，不论事之是否，而必为是抗衡。丁军门纵有击日之意，而驶船诸法懵然不知，福州人益视军令为儿戏，恒架虚词以塞责。有时为丁军门览察，顿足怒骂，然终无可如何。除福州人外，类多胆略，平日为福州人结党排挤，至此皆能力战。‘济远’一舰上下均属福州人，故临阵先逃。

“各舰之大弊，惟在于炮。炮有铸自英厂者，有铸自法厂者，然舰中多用德人，乃德国克虏伯炮厂所派来者也。其于本厂所铸之炮在在留心外，此则任其锈涩而不之顾，此英人所宜知也。”

以上皆麦吉芬副将语。盖麦君自沪回美，道出伦敦，画报馆使人问之，即采其崖略而纪之也。按麦君诋福州人胆怯偾事、结党排挤，其语或似过于激烈，大抵各省皆有勇怯之人，是在督帅知人善任，量材器使，用得其当。故西例初学视其人之性情相近，而后授以一业，亦此意耳。①

---

① 从“上篇附录张司马《论北洋海军失利情况》”到“而后授以一业，亦此意耳”，是十四卷本《海防下》的附言。八卷本将此附言删去。

边　防　一[①]

自古以来，皆有边患。周之猃狁、汉之匈奴无论矣，降至晋、唐，以迄宋、明，其间如氐、羌、羯、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莫不强横桀骜，至本朝而后尽隶版图。似今日边防易于措置，而不料为边患者，乃更有海外诸邦也。

间尝盱衡时势，综览坤舆，而知今日之防边尤重于防海。以常理测之，海属外，陆属内。大海旷邈无垠，陆则有物产，有城池，得寸则己之寸，得尺则己之尺，故陆路为天下所必争，即边防为兵家所极重。譬之人身：京师腹心也，边塞则手足、皮毛、肌理也。善养身者，卫其手足，护其皮毛，固其肌理，偶有燥湿风寒，不能乘隙而入，则根本益固，神气益完。否则外感纷乘，四肢不保，一举一动，皆蹈危机，腹心虽存，岂有生理。此边防措置所以不可疏也。

况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界强邻。一有衅端，逐处可以进攻，随时可以内犯。将来设有不幸，弃玉帛而动干戈，其必由陆不由海也，无疑义矣。盖海战虽各国所长，然必远涉重洋，又不能于海中长较胜

---

① 此篇五卷本原题为«防边上»。因十四卷本、八卷本增写«边防四»至«边防九»等六篇，并将«防边上»改题为«边防一»，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负，相持既久，仍须登陆，孤军无继，此危道也。彼西人心计最精，岂肯趋难而舍易。前此法人扰我闽防，特因失利于刘军，欲取偿于中国，我又未能随机应变，致酿兵端，非果有谋我之心也。使果有侵地之志，或分兵而虚扰，或合力以专攻，则必由陆而不由海。故〔十四卷本增：今日之〕中国之防务① ，防海犹可② 从缓，防边实③ 为要图。

然而，边地广矣，在南则与法之越南、英之缅甸交界，在西则与印度比邻，在东北、西北由东三省、内外蒙古迤逦而至新疆，又在在与俄接壤，皆强邻也。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盖俄人包藏祸心，匪伊朝夕，〔十四卷本增：纵不即发，亦必阴笃日、法两国先与我开衅。逮我兵疲力倦之时，彼之西伯里亚铁路已成，必突如其来，借端渝盟。〕为我边患亦已数见不鲜。咸丰八年，乘中国方有兵事，据我乌苏里江东之地五千里，诳占我沿边卡伦以外之地万余里。薄人之危，幸人之祸，其处心积虑可想而知。又与日本易唐太岛，即库页岛储军械，屯重兵。近来造西伯利亚铁路，由彼得罗堡直达珲春。查铁路之造，虽所以便用兵，亦所以兴商务。是以各国铁路大都造于繁庶之区。今俄人独不惜巨款造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故曰防俄宜先也。

然而防俄防于西北乎？抑防于东北乎？曰：昔日以西北为急，今日以东方为重。何则？向日④ 俄之精华富庶皆荟萃于西，故其枪炮之屯藏，部落之雄壮皆在西境。若与中国有隙，必先扰

---

① 十四卷本将“之防务”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犹可”改为“既难”。

③ 十四卷本将“实”改为“更”。

④ 十四卷本将“何则？向日”改为“何以言之”。

动新疆。倘西伯里亚铁路造成，则由彼国京都达我边界，调兵运械不过瞬息之间。是其今日之东路已便于西路数倍，况我京师首善之区，正居东北。故中国及今筹备防务，当先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此亦先难而后易，先急而后缓之道也。

且夫措置防务，非可徒托空言也，非可狃于近效也。是宜添练防兵以联声势，建筑炮台以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运，增设电线以灵消息。〔十四卷本增：行军瞭望向惟专恃远镜，若无高山可踞，则所视亦复不远，虽猱升竿颠，略能瞭敌，然竿高不逾百尺，三英里之外目力穷矣。今英国兵曹拟用轻气球，高可至七、八千尺，以气之加减为升降，以代竿楼之用，凭虚俯视，百里之外宛在目前，而所视之远近迥不相侔矣。〕而尤要者在乎多筑土垒。土垒者，防边之急务也。昔罗马称霸欧洲，大者畏威，小者向化，即以土垒之功。盖有土垒，则据高临下，敌必不克骤攻，我又借以遮避，易于伺击。明嘉靖时，西班牙王喀尔五与敌交锋，患敌之众，急筑土垒，敌不克攻。越日援兵至，遂以获胜。万历十三年，西班牙用土垒之法攻恩脱尔，亦获大胜。嗣后欧洲有三十年大战，皆以土垒之坚否，分两军之胜负。然则土垒非防边之首务哉！

尝闻罗星潭观察云：筑垒之法，必须营垒如回字形。凿四方空处之土，深五尺，累四面为墙，下厚五丈，上厚三丈。所凿低下之处修营房，两傍如街，然其街心则挖深沟回字①，中心则凿池蓄水，惟留一方竖柱竿，以绳上下，而望四方。如是，则营房在土中，地高于人矣。房则盖竹木泥土，外覆城顶，后接池边，中临

① 十四卷本将"则挖深沟回字"改为"挖沟作回字形"。

街心，势陡而土厚，旁高而中低。攻① 击以开花弹，前堕城外，后堕池中，中堕沟下。弹虽开花，于我无损。即使弹落房顶而② 即炸，则③ 竹木〔十四卷本增：泥〕土皆软厚之物，柔能制刚，似可无虑。若用钢弹击我，则墙厚数丈，小弹亦难穿也。西国筑土之法亦犹是欤。今东三省，崇山峻岭所在俱有，诚使扼其险要，多筑土垒，则进攻、退守绰绰有余。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此之谓也。

虽然，武备讲矣，防务固矣，而不筹足食之道，仍不足以持久也。是非屯田不为功。屯田之法创于汉文帝，募民耕塞下，为行屯之权舆。及赵充国留屯金城，而屯田之利始普。晋、唐以还，其制屡更。有所谓军屯者，如汉武元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责六十万人戍田之是也。有所谓民屯者，如唐初行民屯。及天宝间，天下屯田岁收一百九十余万斛是也。有所谓商屯者，如明永乐间，下盐商输粟于边之令，每纳米二斗五升给盐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复令近边荒闲田地得自开垦，使永为业。商人惮转运之劳，无不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是也。

今东三省土壤沃饶，水泉丰溢，诚使参酌成法，择善而行，则数年后，贫瘠之区，皆可变为富庶。况以民养兵，而兵可不溃；以兵卫民，而民可无忧。兵民相依，人自为战，而边防安有不固者哉！

---

① 十四卷本将“攻”改为“敌”。

② 十四卷本将“而”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则”改为“而”。

边　防　二[①]

防边之要着，固莫急于东三省矣！其与东三省壤地相连、安危相系者，尤在朝鲜。朝鲜世守中国藩封，不侵不叛，我中国亦处之甚厚，待之独优。比来遣员理其商务，使开口岸与各国立约通商，所以抚绥之者不遗余力，诚以朝鲜与奉、吉毗连，实为东北之屏蔽。其地存则东三省之基固，其地亡则东三省之势孤。欲固东北之边，实以保朝鲜为第一策。

然保之亦有难焉者。其国小而弱，比之春秋则犹晋、楚间之郑也，比之战国则犹齐、楚间之滕也。而又不思自强，不知自奋，不能兴自然之利，不克培有用之才。其地自图们、鸭绿二江，以迄南海、巨济，袤延一千三百余里，土饶，矿产金沙尤多。俄人早已逐逐眈眈，欲踞之为外府，然后徐图东〔八卷本增：三〕省为并吞囊括之谋。日本亦有心图此久矣。是朝鲜一隅，为俄、倭[②]所共争，亦中国所必守，然恐非中国独力所能支也。何则？朝鲜交患俄、日。俄之土地广，兵甲强，以取朝鲜不啻以虎搏犬。数年后，其铁路造至珲春，一旦有衅，添兵[③]运饷，速于置邮。中国虽欲保

---

① 此篇五卷本原题是《防边中保朝鲜》。因十四卷本、八卷本增写《边防四》至《边防九》等六篇，并将《防边中保朝鲜》改题为《边防二》，故本篇用改动后篇名。

② 八卷本将"倭"改为"日"。

③ 十四卷本将"添兵"改为"济师"。

之、援之，而缓不济急，纵百战百胜，恐援兵既至，而朝鲜已蹂躏不堪矣① 。日之对马〔八卷本增：岛〕与〔八卷本增：朝鲜之〕釜山仅隔海岬数十里，朝发夕至，势类探囊。

为今之计，独力当俄、日之狡谋，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锋锐，此连横之策不可不讲也。其策奈何？曰：无事之日，结英吉利同心合力以拒俄、日，中英联盟则与俄、日势均力敌。两国或能知难而退，可不折一弓，不绝一矢，不伤一卒，不费一钱，而朝鲜有磐石之安，东省有金汤之固，便孰便于此者。

或谓："英人贪诈，素轻中国，若与连衡，彼未必从，即从矣，或阳助我而阴助俄、日，或乘间窥朝鲜以取渔人之利，可奈何？"而不然也。② 俄人贪而无信，天下莫不知之，苟吞并朝鲜，东③ 得志于亚洲，西必横行欧土。势同东帝④ ，浸假而进窥〔八卷本增：波斯、土耳其、〕印度，亦英人所深忌也，故数年前有巨文岛之占踞，藉分俄势。日人得志于朝鲜，亦非英所乐闻，岂有不交中国以保朝鲜，而反助俄、日之理乎？若虑其乘间窥朝鲜，则又不然。英人商务交涉中国，财产颇巨，本无东封用兵之志，贪小利而启大害。吾知其必不为也。

况近来英国保泰持盈，颇愿中国自强，共图拒俄之策。诚以

---

① 八卷本将"数年后，其铁路造至珲春"至"而朝鲜已蹂躏不堪矣"，改为："惟恐日本相抗，故于西伯里亚赶造铁路，惟日不遑。一旦告竣，直接东三省，则济师运饷速于置邮，必先踞东三省后吞朝鲜矣"。

② 八卷本将"势类探囊"到"可奈何？而不然也"，改为"不但为日本及黄河以北各省之患，且黄河以南、长江各省亦将被扰。法与同盟必起图滇、蜀、黔、粤，以牵制英人。英之东方商务自此而衰。为中国计，亟宜变法自强，结日联英以拒俄法。何则？"

③ 八卷本将"吞并朝鲜，东"删去。

④ 八卷本将"西必横行欧土。势同东帝"改为"必肆西封于欧土"。

其国势虽在欧洲，而印度、缅甸① 既属于英，命脉精神，皆在亚洲之内。英东方商务较各国首屈一指②，其防人之攘夺也，盖无日不廑于念，虑俄并朝鲜，则东海之利权与英匹敌矣。英以香港为外府，自通商以来，缔造经营不遗余力，迄今繁华富庶遂为各岛之冠。南洋新加坡等处皆设埠头，货物之丰，阛阓之盛，俄人岂不垂涎？一旦既得朝鲜，势必旁溢横出，香港近在咫尺，岂能安枕无忧？即南洋大局，亦岂能毫无变动？不特是也，俄谋印度之心未尝一日忘，朝鲜既得，则筹饷有所，屯兵有所，不难逐渐而西。英人虽强，恐难相御。日本尝自称东方复出一英国，此言实深中英人③之忌，决不愿其坐致强大也必矣。然则朝鲜之存亡，亦英国盛衰之所系也。〔十四卷本增：朝鲜亡于日本，则日本得陇望蜀，势必与俄力争东三省。俄强固于英不利，日强亦未必为英利也。闻日本之志不浅，商务亦日盛，惟恐不得朝鲜、东三省等处，终为俄并，日、俄势力太相悬殊，不能久敌为虑耳。窃思日本与中国原属一家，最善合中国以御西人。昔欧洲普攻奥，已割奥地，今奥不计宿仇，与普连盟，同御俄、法，久无边衅。曷若与英同保朝鲜？布告各国：公同保护，一若欧洲之瑞士或如埃及故事。朝王请各大国派一大臣公同佐理，凡事会商后仍奏请裁夺。如各大臣有徇私不公忠体国者，则占三从二，照会其国，另选别位。俟国富兵强之时，即尽用土人。无论何国不得贪其土地，最为妙著。世之〕故④ 侈言以夷攻夷者妄也，若利害相同，则虎豹可驯而为我用，况彼亦靦然人面乎？孙武子曰：

---

① 八卷本将“日本得志于朝鲜”到“而印度、缅甸”，改为“此英交中国以保朝鲜之明证。盖英人财产在中国者颇巨，论其国势虽在欧洲，而印度、缅甸、香港、南洋各岛”。

② 从这句以下到结束，八卷本重写，全文附于篇后。

③ 十四卷本将“人”改为“俄”。

④ 十四卷本将“故”删去。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也。是必于无隙之时，先与英订立密约，〔十四卷本增：昔闻英国拟与中国订立密约以拒俄，日本亦欲连衡中国，均拒而不许。方今之世俨同战国，各国多有连衡互相保护者。我中国欲仿远交近攻之法，宜速结英、德、美以拒俄、日。盖英不愿中土瓦裂以坏商务，德不愿俄、法分占中土益其富强，美立国定章不占人地，惟贪我国铁路、矿务、商务之利，或为我援，助我将材，售我船炮。〕庶俄、日均有所顾忌，不敢轻于动兵，而后朝鲜可固。朝鲜固则东三省亦固。是我保朝鲜仍不啻自保边疆也。〔十四卷本增：虽然，中国仍须发愤为雄，英国方能互相保护。若待至海疆为人蚕食，国势衰弱之时，始欲与英人订立密约，必不成矣。〕因议防边① 而纵论及之，世有深明大局者，当不以余言为河汉也夫。

英东方商务较各国首屈一指，防人攘夺，日廑于怀俄并朝鲜、东三省，则黄海之利将为所攘。英于香港、南洋各岛皆设埠头，货物之盛，阛阓之众，为西人东来之咽喉，俄、法岂不垂涎。俄既逞志于中土之北，法既逞志于中土之南，势不至旁溢横出不止。香港近在咫尺，岂能安枕无忧？即南洋大局，岂能毫无变动？不特此也，俄之谋土耳其、印度久矣，法之谋暹罗、滇粤久矣。

今俄与法各得筹饷之所，屯兵之所，则并力合举，一由北而南，一由南而北。英人虽强，恐难相御。况朝鲜与日本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为日本计，亦宜速与英立约，同保朝鲜、辽东，布告各国，公同保护，一若欧洲之瑞士、比利时、土耳其故事，无论何国不得贪其土地，最为妙著。中、英、日合，非但朝鲜及中国边省可固，即日本与英之属土亦固，东方太平之局不难保矣。

夫中国地大物博，当创巨痛深之后，果能发愤自强，又得英、日维持，虽

① 十四卷本将"防边"改为"边防"。

许群雄以开矿、铁路之利，国势何难复振？惟闻西伯利亚之铁路日渐展筑，然仅能至辽东、珲春。太平洋中，俄不得经岁无冰之海口，势必注意于旅顺、大连湾以为驻扎海军之地。如得旅大，贯以铁路，驻兵防守，则东三省在其掌中。俟有机可乘，彼将甘言诱约，握我利权。各国禁之不从，势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相率效尤。

为中国计，亦宜将东三省与各国通商，作为公同保护之地。无论何国干我内政，损我主权，割我土地，不可轻许。宁被霸占，免贻口实。土地者一国之所共，非一、二人之所得私。权利者一国之所公，非一、二人之所得弃。故泰西成例：无论割弃土地、抛弃权利，在局外干预之国必视其民之向背，以定其事之从违。其在咸丰七年，奥为布鄙，以三郡之地，得诸丹者，让诸布。立约曰：如北郡民不愿归，即当以其地返诸丹。咸丰十年，那伯里及恩伯立诸邦归并意大利，亦从居民之愿。英、法、俄、土干预希腊诸国事，约明约尼七岛居民，愿归希腊则可，否则不得勉强。诚以民为邦本，国家大事必顺民心也。况俄当日仗义执言，索日本还我辽东，为保东方太平起见。如食前言，恃强霸占，虽各国不以力争，未必效尤，亦贻笑天下。否则不为埃及，必蹈波澜覆辙矣。总之，立国之道在乎审机应变，上下一心，得人行政，以图自强。若不自强，即善结邦交为虚势以阻其外，而内力消阻，恐阻我者反而噬我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①

说者谓俄、日既系虎狼不可狎近，远交英人以卫属土，亦恐不能大得其力。不若听朝鲜布告各国公同保护，如欧洲之瑞士，准其自立于各大国之间，无论何国不得贪其土地，最为妙著。所说未为无见，姑附存之②。

昔者乐毅伐齐，必先联赵；诸葛守蜀，首尚和吴。盖有所备，必有所亲。尝考列国争雄之世，得一国则数国必折而受盟，失一国则诸国皆从而启衅。

① 从“英东方商务较各国首屈一指”到“可不惧哉”，系八卷本《边防二》重写。

② 从“说者谓俄、日既系虎狼不可狎近”到“姑附存之”，是五卷本《防边中》的附言。十四卷本将此附言删去。

故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失，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审时度势，效法前贤。上篇所论拟结英、日以拒俄，如日有异心则结英、德以拒俄、日，如法有异心则合英、德、美以拒俄、法、日，以期保护东方商务，彼此均有裨益。乃甲申年所作也。

今英以中日之战遂弃中而联日，前后异辙。我当此创巨痛深、强邻环伺之时，虽变法自强，亦不可孤立无援。亟宜与俄、德、美联盟，许以开矿、借款、铁路之利。不可仅与俄联，恐为其所陷也。

尝闻云间蔡子曰：西伯里亚之铁路日渐展筑，仅能至珲春，不得太平洋经岁无冰之海口，势将何所用之？即使俄之君臣顾念邦交，不愿损害中国，而一国之全力侧注东南，岂俄廷之所能遏？

又使英国善自为计，助华以拒俄，俄人未易拒也。中国又全无足以拒俄之道，英将何以为计乎？法人初取越南，继割暹罗，惟思阑入云南，以罔通商之利。俄又恐英国截其南下之势，阴助法以扰英之南服，使英不能兼顾。法既得俄助，益长其入滇之气焰。英阻之不能，听之不可，恐他国着我先鞭，削其商权而夺其利薮，遂欲由印度以入西藏，或由缅甸以入云南，而毕会于四川。

四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又有扬子江之上流曰金沙江迤逦而东，直达吴淞海口。故中日之战英遣兵船在吴淞海口梭巡，不准日船入扰。又英员葛洪自亚洲东部探路而归，语于英人曰："英之视四川，犹俄之视满洲也。俄缘通海之故不能不入满洲。英缘通商之故，其能不入四川乎？"法报又云："四川与云南、贵州毗连，皆越南接壤之地。"英、法奢愿狂言，于斯毕露。

既不能结英、日以拒俄、法，即当结俄、德、美以拒英、法、日。然皆非自强不可。必能自强，乃善结邦交为虚势，以佐其外。否则外势虽固，内力销沮，则助我者即反而先噬我也。可不惧哉！①

---

① 从"昔者乐毅伐齐"到"则助我者即反而先噬我也。可不惧哉"，是十四卷本《边防二》篇后增写的附言。八卷本将此附言删去。

【附录】《亚洲宜自为唇齿论》①

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一区之中人民禽兽不相越，必有人焉整之齐之，君之师之，魁之桀之。圣王因其教，制其宜，不易其俗。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然而天地之运，无四千年无亢龙绝气，故放于东海，放于西海，其不能不相通者，期会然也。夫通则何病也？地体华离，犬牙相错，其本氐于欧洲，其标末于亚洲，于是乎震旦病。亚洲之国西有印度，南有巫来由族，制于他人，威灵所不及，其在边裔，突厥之受侮，与中国等，亦不能为我利害也。处于温带者，中国为大。东迤千余里。海坞之国，日本为大。由二国之北溯，甘查甲以上尾大而掉，俄罗斯为大。然以赤县之地，近在肘腋，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

往者中、东有违言，将帅失律，师丧而地分，诸簪笔持牍者莫不瞋目语难，冀得当一雪耻。虽以穷发之国，饕餮于朔方，忘其欲噬，密与为盟誓，背同类而乡异族，岂不左哉？昔兴亚之会，创自日本，此非虚言也。中依东，东亦依中，冀支那之强，引为唇齿，则远可以敌泰西，近可以拒俄罗斯，而太平洋澹矣！不幸中国刓弊，有兵实不练，有地藏不启，有学校不教。受侮邻国，惟北方尤甚。彼观其意，且欲盗黄海以为己属。日本壤地相属，而惧俄罗斯之逼处也，曰："宁我薄人，无令人薄我。"铤而走险，虽有

---

① 此附录系八卷本所增补。按：此篇为章太炎所作，原题是《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载《时务报》第十八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瀛海之阻，则凌之；虽有金城之塞，则陷之。故先发难于朝鲜、辽东，以揜俄罗斯所未举，非其黩武，冀自救也。

使中国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日本将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使中国不生其霸心，不发愤图自强，不新制度，随俗雅化，惟旧章之守，虽无日本，犹蚕食于俄罗斯，何耻之可雪？且国家不早自振厉，以稍陵夷，至于谯诃之中，乃欲自张大，斯不亦远乎！

夫句践之臣吴也，犹有报志也。蜀相之结吴也，无报志也。彼恃曹魏，则吴不得怨，故覆于南郡，烬于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复焉。宋与女贞，宗祢之痛也，引蒙古以灭之，终自戕败。庙算失也。故地处其逼，势处其隘，九世之仇而不敢复焉。何者？两熊之斗，败者引狻以自助，则身先脔也。

今中国无深长虑，欲一快心日本，密约俄罗斯以为系援。至于胶州屯军，吉林筑路，齐鲁与东三省将为异域。悲夫！乃者法、俄合从，南北为罗，且夹沟而廑我。我在亚洲犹鱼之濡沫于九豉。虽日本亦有戒心焉。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睨日本，以御俄罗斯。两国斥候，这遣于东海，势若檄榜，无相负弃。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颛。

难者曰："方今观微之士，以为中国羸病犁十年而仆。虽与日本结，其何瘳乎？"曰：夫发愤为天下雄，则百年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十年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者言也，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虽有形势，若旅顺之阨，马尾之险，可以失之。发愤而为雄，而后以邻国犄角为可恃也。不然，则一饭之顷已溃败决裂矣。安能十祀！

边　防　三[①]

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古之御戎不过数国，今则书文车轨遍及五洲矣。自非总揽全局，必不足以御人。苟非思患预防，亦不足以立国。是以② 防边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防。

鄙人生长海滋，粗识洋情③，目击时艰，孤怀忠愤。前奉檄赴南洋各邦侦探敌情，遂历越南之西贡、金边、暹罗之都城，英属之新加坡、槟榔屿等处，纵横万六千余里。东南尽海，西极印度、孟加拉，北至滇、黔之边境。轮舟来往一苇可杭。道光季年，海氛四起，英、法二国以兵舶侵扰。南洋如暹罗、越南、缅甸，精华繁盛之区先后为他人所据。

我云南一省五金矿利甲天下，英、法觊觎已非一日。特三国蔽其外，未能径入藩篱。今暹罗虽存，受制英、法，越南已为法占，缅甸复被英吞，是云南一隅绝无屏翰之可恃矣。尝闻英、法遣员游历黔、滇、西藏、缅甸、越南诸境，绘图具说，简要精详。并见

---

① 此篇五卷本原题为«防边下固滇»，因十四卷本、八卷本增写«边防四»至«边防九»等六篇，并将«防边下固滇»改题为«边防三»，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以"改为"故"。

③ 八卷本将"而英法亦不可不防"到"粗识洋情"，改为"而列强属土毗连中国者，亦不可以不防。鄙人"。

英铁路图：以深贡为始基，向北直穿缅甸全境，由蛮暮入云南永昌；又迤东行，穿葛亮、老挝，经缅甸三境，由阿瓦京城会英铁路入云南永昌；又迤北行，穿越南北圻，由天洞山入云南蒙自县境。英、法蓄谋已数十年，曩曾探悉外情，密禀粤中大帅，诚恐不出十年①，二国火车必交萃于滇境。滇中兵燹甫息，库藏空虚，倘不及早防维，一旦强邻入寇，何以应之？是宜亟筹固滇之策也。

夫滇之永昌、思茅、蒙自，以及毗连缅、越各要隘，皆须镇以良将，守以精兵，多筑坚台，广列巨炮，克敌利器精益求精。今滇省所用枪、炮购自西国，委员由粤、沪解往，所费甚巨，重大之炮，难逾峻岭。转运之艰如此，何如就省创设机器局，购置西国合用之机器，延请西国精于机器之人，教我华工自行制造。一切枪炮军械日新月盛，则守御之具无虞缺乏矣。更开采五金各矿以充军饷，绝敌人之窥伺，壮边塞之声威，则地宝之丰出为世用，何至呼庚呼癸，动费川、湖协济之款哉？

至西藏与印度毗连，英人于数年前兴兵侵据我独脊岭外地千余里，嗣后订立和约：水西流之地皆归印度，东流之地归于西藏。番民虽不服，无如何也。今英人设埠通商，渔其货财，利其土地。盖藏地遍产五金，绰思甲土司地连俄境，与蜀之打箭炉诸处，金沙、银矿随在皆有。英之游历者处处搜采泥石，携之而去，垂涎之意行道皆知。苟非刻刻提防，安不忘危，整顿边防，开采各矿，西藏不保，蜀境岂能久安？

或谓："泰西各邦，款关通市不过贪利而已，原无兼并之心，岂愿中外战争致为贸易之碍？各国公论亦可畏也。"不知英夺缅

---

① 八卷本将"诚恐不出十年"改为"势必争先恐后"。

甸，法并越南，一朝铁路告成，窥衅云南，进扰西藏，入图巴蜀，兵由陆路，势若建瓴，并不扰及通商大口，贸易何碍？各国何词？然则筹备之方，其可缓乎？

孙子云："毋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之①"。御敌者以自强为本，以自守为先。不能战，安能守？制器难，练兵难，筹饷难，得将② 才以制器、练兵、筹饷则难之又难。兵法曰：器械不精，以其卒与敌也；兵不习练，以其将与敌也；将非才武，以其军与敌也。可不慎欤？西藏、川、滇现虽安堵，积薪厝火一发难收，未雨绸缪，是所望于深识远虑之君子。

陈君还之久居缅甸，……庶可稍免后患云。③

【附录】 姚子良观察《论滇属金沙江形势》④

大金沙形势：其下游去滇远者姑置不论，其上游本为滇属者，按永昌、腾越诸志《南甸传》云："属部直抵金沙江，与孟养地犬牙相错。"又云："所部戛独直通蛮暮江。"《蛮暮传》云："地在金沙江内，腾越之西蛮哈山下，当缅人水陆之冲，为陇川右臂。"《孟养传》云："其地在金沙江外，古名迤西，有香柏城，与蛮暮同襟金沙江。"孟养居其上流，南至底马撒，疆迪西洋，北极吐番，西通天竺，东南邻于缅。合此三土司观之，而上游之形势备矣。

---

① 《孙子》卷八原文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② 十四卷本将"将"改为"良"。

③ "陈君还之久居缅甸"到"庶可稍免后患云"，是五卷本《防边下》的附言。因十四卷本将此附言作为《边防四》，故此处不录全文。

④ 十四卷本将此篇附录移作《边防四》的附录。

考孟养之上又有孟拱，蛮暮之上又有戛鸠，志皆无传，然腾越四履土产诸篇论之曰："从前州境尽大金沙江，内、外兼戛鸠、蛮暮、孟拱、孟养而有之。"盖蛮暮、戛鸠在江内者也，孟养、孟拱在江外者也，夹江内、外以卫腾越，天堑之雄也。江以内有蛮哈、南牙诸山，为之重险表里，山河又何壮也。此大金沙江当日之形势也。明张机作《南金沙江考》，以为即梁州之黑水，禹迹所画确不可移。故论者谓：西南极边由澜沧而潞以迄于黑水之金沙，为梁州第一大门户。明时孟养通文书，自称守金沙江奴婢守此门户者也。由是言之，滇可无大金沙江乎？大金沙江内、外其可无孟养诸土司乎？

尝考我朝定鼎之初① 平滇之后，孟拱、孟养等首先内附，见于毛奇龄《蛮司合志》。毛奇龄据史馆官书，非耳食无稽者比。其后征缅之役，孟拱、孟养皆抒诚效力，高宗御制诗文一再及之，尤天下臣民所共睹。得谓非本朝属地乎？今蛮暮、孟拱等土司犹有本朝所颁印信焉。

腾越境内之水流入大金沙江，举其大者言之：一曰槟榔江，一曰龙川江。《云南通志》又云："槟榔江自古壅塞，外流入合腾越厅所出之大盈江，西南流出蛮暮境，西入大金沙江。凡腾越以西之水皆入焉。龙川江自怒夷界入边，纳曲石、猛淋、芒市、南机诸河，西南自天马关流出缅甸，入大金沙江。凡腾越东南及龙陵以西之水皆入焉。"《腾越志》云："甸内、甸外诸水以大盈江、龙江两大水括之，可约略而尽。"盖槟榔江与大盈江合流之后，或称槟榔江，或称大盈江，其实一也。龙江即龙川江也。今考两江入金沙之口，本皆我滇属土司境内。龙川入江之口为蛮暮南境，流经木

① 十四卷本将"我朝定鼎之初"改为"国初"。

邦、孟密至此，滇人称为那莫江。滇中诸志或作莫勒江者，误也。按《腾越志》、《蛮暮传》云："东有等练山，环以那木江，直走金沙，当缅人水陆之冲，此江是也。"此龙川江尾旧属滇境之明征也。槟榔、大盈合流入江之口为蛮暮北境，俗亦称为蛮暮江，流经缅甸之南牙山麓至此。说者谓其地正当蛮暮、南甸之交，故《腾越志》、《南国传》云："所部戛独直通蛮暮江。"即指此江也。此大盈江尾现属滇境之明征也。

试以大金沙江形势言之：自缅京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两处为濒江要地。瑞姑，《云南通志》作尼孤。昔大学士傅恒征缅，由天马关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约三百里即至阿瓦城。此处以上有大葫芦口，下有小葫芦口。张机所谓大、小菖蒲峡是也，为上游江道最险之处。论者谓不得瑞姑，则新街难守；不得新街，则腾越难守。盖恃此两峡以为险也。昔年蛮暮土司都于新街，而扼瑞姑以御缅甸，则皆其属地，而大金沙江上游形势要害之所在也。

今者收回瑞姑、新街，策之上者也。其次亦须至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旧日南甸之分地。此其所言边界情形了如指掌。英人之蚕食边境与法人无所异。法人以安南为词，英人以缅甸为词，皆有所觊觎而深入者也。勘界不清，即边防皆不足恃。分疆而理之，画界以防之，安得深明大略之人而与之言天下事也！

【附截录】《申报·行军以间谍为先论》①

① 此附录五卷本置于《防边下》篇后，因性质与《间谍》篇相同，故从十四卷本和八卷本的编排，将此附录置于《间谍》篇后。此处存目。

边　防　四[①]

陈君还之久居缅甸，尝遍历缅甸、前后藏、印度毗连之地，己丑秋初归，语余曰：

“缅甸水道伊里洼里江，南北三千余里，通至滇界土司地。其水道最要之区土名贴交墩，一名上石坑，即前明分界处，湾曲甚多，两旁皆崇山峻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大罗江之西由蛮暮、新街至孟碘等处，其地数百里，皆前明孟养土司之地，土名孟养。此中多产翡翠、琥珀、树胶、梗木等材料，而胶树取胶尤胜于阿非利加。按五大洲产树胶处，惟缅甸与阿洲耳。

“当英人据缅时，曾遣人窥探该处均无华人，遂尽为所有。如先派拨华兵数十名驻守，彼必不敢夺取。既夺取，后华兵始至，彼反行文询诘总理衙门：‘凡孟养司属地新街、蛮暮等处，究竟谁属？’我朝执政未悉其中出产，恐酿事端，遂许尽归英国。今但以野人为界。山之内外皆土司地，与云南迤西等处毗连，由蛮暮分三路通滇界：一通腾越，一通龙陵洲。英人已有铁路由仰江即英属埔头达阿瓦，即缅甸京城二十六点钟可到。另有铁路由印度孟加拉达阿桑。现拟一由阿瓦达滇之思茅，一由阿桑达缅甸之老玉厂、新玉厂、琥珀厂、产树胶之地，入迤西诸部，一拟由各厂至孟碘，

---

① 此篇原为五卷本《防边下》的附言，十四卷本将此附言作为《边防四》。

直至格萨。较前所绘之铁路尤捷云。此英、缅近年交涉情形也。

“至北印度与前后藏只一路相通，名怕里周二内，有地三百余里，属哲孟雄，雪山内土名竹木，山外土名锡起。哲孟雄酋主面许英人在其界内修筑马路，每月私受英人银一千路卑，名为请英保护，而英则直受之为附庸矣。藏王闻英人越界筑路，即责问哲孟雄酋主，而酋主佯作不知。藏王乃率兵出关据守，英人嘱其即退。逾限不退，立即开仗。英人攻退藏兵，旋据其地，后复强要入藏设立领事通商焉。此英、藏近日交涉情形也。

“今观云南界连后藏，与缅甸、印度接壤之处险要尽失。惟有阴结土司，勿使外向，凡通缅甸、印度各要隘，均须坚筑炮台，广列巨炮，慎选精兵，严密守御。尤须驻藏大臣与之交涉，操纵自如，固我番民之心，遏彼觊觎之念。庶可稍免后患。”云。

边　防　五[①]

光绪十一年英兵进据缅甸之初，前使臣曾惠敏先与英外部会商。立君存祀既不可得，英人自以驱辟缅甸全境，喜出望外，是以有允曾惠敏三端之说。界务一端，则愿稍让中国展拓边界，盖指普洱边外之南掌、掸人诸土司，听中国收为属地也。商务二端，则以大金沙江为公用之江，在八募近处勘明一地，允中国立埠设关。八募即中国之所谓新街也。当时曾惠敏以未深悉滇地情形，持论稍觉游移，又因中外往返商查之际，未能毅然断而行之，仅与外部互书，节略存卷，旋即交卸回华。次年英署使欧格讷与总理衙门议立缅约五条，又以三端尚非定局，遂未列入约中。

至十八年，朝廷命前使臣薛福成与英外部议界，盖在欧使立约之后已六、七年矣，查阅使署接管卷内有曾惠敏议存节略，英文参赞马格里又系原议之人，屡赴外部重申前说。外部坚不承认。据称西洋公法，议在立约之后不可不遵，议在立约以前不能共守，以其有约为凭，既不叙入约章，必有所以然也。

英人自翻前议，虽以公法为解，实亦时势使然。当其并缅之始，深虑缅民不服，及缅属诸土司起与相抗，万一中国隐为掣肘，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彼则劳费无穷，因不敢不稍分余利以示联络。彼之所以骤允三端者，时为之也。既而英人积年经理，萃其兵力、饷力戡定土寇，复于缅境之野人山地稍用兵威胁服，收其全土，磐石之形已成，藩篱之卫亦固。彼之所以忽靳三端者，亦时为之也。

前议三端既不可恃，则展拓边界之举毫无把握。且查滇边诸土司，虽或久隶中国，然自乾隆以后往往有私贡缅甸，以图免扰而固圈者。英人执此为辞，来索缅甸固有之权，则或指为两属，或分我边地，殆事势之所必至。若中国既失藩属于前，又蹙边境于后，非特为邻邦所窃笑，亦恐启远人之觊觎，殊非计也。适值十七年秋、冬以后，英兵游弋滇边，常有数百人以查界为名阑入界内，去来忽忽。野番土目惊耸异常。英兵常驻之地，则有神护关外之昔董暨铁壁关外之汉董。英人用印度武员之谋，窥逼近界，以至沿边骚动，风警频仍。云贵总督王制军虑启衅端，迭经电达总理衙门，由前使臣行文照会外部，斥其违理，责令退兵，又屡赴外部苦口争论。英兵稍自撤退，滇边暂能静谧。

查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若照万国公法，应由中、英两国均分其地。曾惠敏尝有此意，而未申其说。薛使因复照会外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均归滇属。明知英人多费兵饷占此形胜，万万不肯轻弃，然必借此一着，方可力争上游，振起全局。外部果坚拒不应，两次停商。外部所稍依允者，印度部复出而挠之；印度部所稍松劲者，印度总督复出而梗之。印督至进兵盏达边外之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愿分地。经薛使相机理论，刚柔互用，总理衙门复向英使欧格讷辩论，力伸划江为界之议，因以滇境东南让我稍展边界。

乃与印督商定于孟定橄榄坡西南边外，让我一地曰科干，在

南丁河与潞江中间。盖即孟艮土司旧壤，计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猛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潞江麻栗坝之对岸止，悉划归中国，约计八百英方里。又有车里孟连土司辖境甚广，向隶云南版图，近有新设镇边一厅，系从孟连属境分出，英人以两土司昔尝入贡于缅，并此一厅，争为两属，今亦愿以全权让我，订定约章，永不过问。至滇西老界与野人山地毗连之处，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驻兵之昔董大寨虽未肯让归中国，愿以穆雷江北现驻英兵之昔马归我，南起坪陇峰，北抵萨伯坪峰，西逾南嶂而至新陌，计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阳江以东，有一地约计七、八十英方里，是彼于野人山地亦稍让矣。其余均依滇省原图界线划分。惟腾越八关界址未清，或称汉龙关。自前明已沦于缅，天马关亦久为野人所占跨，则八关仅存六关，经薛使再三争论，此二关亦归中国。又前年英兵所驻之汉董，本在界线之外，因其扼我形势，逼处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愿退让，以表格外睦谊。于是界务乃竣。

窃维数十年来，西洋诸国竞知中国幅员辽阔，又有不争远土之名，一遇界务交涉，鲜不为眈眈之视，意存蚕食者。于是琉球、越南、缅甸以藩属而见吞，香港、九龙、海参崴以边隅而被攘，甚至有睨及朝鲜、议及台湾者。中国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开疆生事之嫌，得之则曰犹获石田，失之则曰不勤远略。顾石田弃而腴壤危矣，远略弛而近忧迫矣。我视为荒土而让之，彼一经营则荒土化为奥区，以夺我利柄。我见为瓯脱而忽之，彼一布置则瓯脱变为重镇，以逼我岩疆，伺间蹈瑕，永无底止，岁朘月削，后患何穷！故必择一、二事以全力争持，然后可以折狡谋而挽积习。

此次勘界之役，虽获地无多，而裨益有五：风示各国，俾勿藐

视，一也。隐备印度，杜其窥伺，二也。保护土司，免受诱胁，三也。捍卫滇边，防彼勘进，四也。援用公法，稍获明效，五也。有此五益，始知曾惠敏所商展之界，迄今时异势殊，稍有窒碍。盖南掌诸部近已尽归暹罗，争之已觉不易，而掸人各种惟康东土司最大，其地与车里相仿佛，英人欲据以遮隔，法、暹两国断不肯舍，抑且离我边境较远，控制不易，固不若今日之所展皆在近边也。

边　防　六[①]

曩尝论我国宜仿"远交近攻"之法，结英拒俄，同心力以巩边疆。今于中日战后，始知英之不能为我援者。其故有四：一、见我大局糜烂，练兵制器徒袭皮毛，兼以强邻环伺，势难彼此相助。二、英之国势今日渐趋重印度，欲强印度即藉此阴窥滇、藏。我之弱，彼之幸也。甲申之役，乘机而覆缅甸。其包藏祸心已可概见。三、恐将来印度与中国同时有事，英势难分兵保卫，且其情形与昔日之保土耳其不同。土弱则俄得肆志于地中海，于英为不利，中弱则彼得侥幸于我之西南，不惟于英无所恤，亦且有利存其间也。四、英在今时，五洲皆有属土，方且保泰持盈，不欲轻启邻衅，恐一败蹶，有土崩瓦裂之虞。其日报又言："欧人当为政于亚洲，不愿亚人得自为政。如黄人指亚洲人色黄欲立互相保护之约，必竭力以阻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

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英、美皆作壁上观，独俄人仗义执言，邀同德、法，使日本还我辽东，复为我贷银作保。虽俄有私意，安知我不能藉此自强，而遽听俄之自取乎？况俄主尝对我使者言，请中国变法自强，以御外侮。其欲我国振兴，得以互相维系，殷勤之意未必全为伪语也。俄主劝中国变法以御外侮，明知中国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积弊已深，一时不能骤变，为我取还辽东及代保贷款，其待我之优厚何如？窥俄人之意，欲在将来开衅之时，借此以塞各国之口，令各国毋得为中国奥援，未可知也。若我国不善与之联络，即如昔年俄欲伐土，先请英、德、法、奥、意五国君臣督责土耳其举行新政，土仍不听，五国君臣怒其背己，而任俄人用兵，皆作壁上观。此其前车之可鉴者也。且俄人之隐为我中国地者，非止一次矣。昔英人于上海兴筑铁路，俄人不平，飞报国中，登诸日报。而后英廷始知其由。俄使于烟台席间告李傅相曰：今当轴者志在整顿营伍，练习卒兵，然必以理财为先。否则有人无器，有器无财，其弊一也。烟台之役，英方有索于中，俄使乘此而发相劝之语，可见俄廷非无意亲中国也。

光绪十七年，长江一带民教不和之案迭起，延及内地，焚毁教堂，杀伤教士。各国公使以中国办事迟延，不能保护教民，屡向总署诘责。时值哥老会煽惑人心，蔓延益广。公使拟令水师登岸自卫，告于总署，推德国公使巴兰德为领袖。中国政府止之不可，事将成矣，幸俄国驻京公使不允，其事遂寝。说者谓洋兵登岸名曰自卫，实则与用兵无异，倘使肇祸，大患即在眉睫之间，俄国不允而止。凡此皆与我中国交谊之厚，显而易见者也。

条陈时事者皆曰：通商事起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兵威不振，财用日匮，商民交困，皆因劫于条约，太阿倒持，反主为客，而商务亏绌，以至于此。今日时局之可忧，而亟宜措意者，恐不在俄而在英。自光绪元年至十五年，中外通商银价出入赢绌之数：中国共亏银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一万余两。至十六年，英国赢银至六千零八十万四千三百一两，合之俄、美等国补入中国之银二千五百四十一万余两，中国一岁亏银至三千九百九十四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两。此有贸易之册可稽者。国困民贫，端由于此，年复

一年，更不知伊于胡底。世俗徒知俄之壤地扼我肩背，而不知英之商务实朘我膏脂。日本一岛国，洋药一项犹首在禁例。中国竟甘受其毒而不拒之，果何为者？

为今变计，莫若联俄以制英。俄羡印度之富，不肯一日去诸怀，诚能结以大信，共敦睦谊，中、俄既亲，我又能变法自强，则日本亦就我范围以兴亚洲，彼此整顿商务，力图富强，互相保护。中、俄、日可世为婚姻之国，合力以驱逐英、法、荷，占据印度，索还暹罗、缅甸、越南、南洋各岛，仍使立国，听该国择其贤而有才者以主其民。如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弊即除，有利即兴，又何虑洋烟之不能禁乎？

或笑曰："英人朘我膏血，犹狐狸也；俄人性情猛鸷，犹虎狼也。狐狸媚人以取精英，使人形脱肉削，而至于夭亡，命虽失而躯壳存也。虎狼伏于山林而不动，似驯扰而不为害，一旦长啸跳跃，出而噬人，则吾侪无噍类矣。"不知此其说似是而实非也。泰西诸国通商亚洲，如英、如俄尤关系中国之大局。顾英与我远而恒有龃龉，俄与我近而尚形辑睦，英、俄相忌而复相制。我在今日亲英则俄忌，亲俄则英忌。惟俄自画疆遣使以来，世修和好，未改前盟，况今俄之所以待我者独厚，东方之事，俄固大有造于我也，则我尤当乘此时结俄以为援，亲俄以自固。

要之，泰西诸国无不具有深思远虑，不可测度。特以英力已雄，俄势尚缓，审时度势，自宜亟与俄亲，藉以备他日指臂腹心之助，推为主盟，所谓举虚名以悦之，而我亦无损焉者也。速建铁路达满洲之边界，俾得接西比利亚铁路，所谓输实利以酬之，而我与有利焉者也。中、俄之势联，而后日人乃不敢肆其陵侮，英、法亦不敢行其觊觎。英国既以商务夺我利薮，涸我利源，又且贩

售鸦片，毒痛人民，为中国之漏卮；时生事端，横加需索，坏中国之大体。海疆诸衅亦皆英为戎首。左相之收复新疆，俄则为我接济军食，嗣后还我伊犁，未尝失好，虽欲求割帕米尔一地，但据地界为言不为过甚。

英、俄两两相较，果孰善孰恶耶？论者但以地势迫近为虑。英之属土不距我尤近乎？我中国地势辽阔，控扼南北，实握天下之关键，而英昔者尝欲强中以御俄，今见我之不竞，反思媚日以抑中。毁轮舟而不敢索赔，辱领事而不知问罪，柔茹刚吐，抑何可笑？然则俄人之结好于中国者，其意岂不欲亲我以制英哉？且英未尝不虑俄之与我合也。前者日本与俄立约易岛，英人讹传中国与俄立合兵之约，通国震惊，盖恐俄藉此以窥印度也。异日者，倘使英或与他国有事，俄人必乘间而攻印度，此固英所深惧也。故亲俄即以制英亦以慑日。今中、日交争甫罢，嫌隙在心。中、俄相联，日人必惧，或将转而亲我。或谓中、俄合则日与英联，然中国果能发愤为雄，励精图治，悉如日本之变法自强，训练十年，水陆俱备，日、英无难抵御。惟同在亚洲互相攻击，唇亡则齿寒，徒为渔人得利。中国宜开诚布公，勿念前仇，亦与日合，以践兴亚会之约，庶不为西半球各国所侵害也。

或曰：强弱未可同处，结俄以拒英，犹避虎而进狼。夫人特不自强耳，徒恃夫人力固无济也。人既为虎狼，我独不能为狮豹乎？且谋人而使人知之，此危道也。我之亲俄，而于英之和好固无妨也。英在今日亦未尝不欲结中以保全印度。原拟结英、德以拒俄、日，未尝不为良策。今观英之所为，乃势利交也。昔年英欲结中，尚未知中国兵势之弱。如今日不思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非但不能结英，并不能亲俄。即亲俄，亦无济于事，终为强邻侵夺耳。闻俄、英、法、德早已蓄志

绘图剖分土地，日、意亦思预其列。呜呼！梁燕不知大厦将倾，醉翁不知卧舟已漏，时势急矣！宜速借材异域，练兵制器，以治其标；广学校育人材，以固其本。譬诸战国之齐，附秦则秦强，附楚则楚奋。中国而善自为计，不动声色，联络于二者之间，以恒享其安，则国势自能巩固。然后发愤为雄，亟自整顿，天下之事岂有不可为哉？惟是简遣使臣，往驻各国，而尤当加意者莫如俄，使才之选要当郑重。总之，内有以结其欢，而外无所招其忌。慎固边防，宣扬威德，即寓乎此焉。是亲俄正所以弭俄也。英虽狡谲，必不能以此为我病。

凡近俄疆者，防守之要，一切整顿，军营、戍垒必当焕然改观。而于俄界买卖之处设立领事，以资保护，且加派采访。简练成兵、骑队，必用熟识俄语之华人。尤宜专设书塾，肄习俄国语言文字，预以储他日之用。遣发幼童往学各艺于俄京，言语通而后性情洽浃，无隔阂之患，因以考其舆图物产，稔其山川道里，察其国政人心，明其土风俗尚，更进而交其贤豪长者，而后亲俄之实效可睹已。

嗣后遣使至俄，宜用专驻而无兼使，尊其爵秩，重其事权，且必如今日王爵棠星使，庶为无忝厥职。既还侵地，复贷巨款，优待之隆，前所未有。昔春秋、战国之际，群雄纷峙而能道结强邻、威加与国者，胥此道也！

"俄、英、德、法、美、日，今天下之雄国也。……吾愿日本通达治理之士夫其再思之。"①

① 从"俄、英、德、法、美、日，今天下之雄国也"到"吾愿日本通达治理之士夫其再思之"，是十四卷本《边防六》的"附言"。因八卷本将此"附言"的前半部分作为重写的《边防六》内容的一部分，故本集此处不录全文，并将十四卷本《边防六》"附言"的后半部分内容，编作八卷本《边防六》的"附言"。

边　防　六甲午后续①

俄、英、德、法、美、日，今天下之雄国也。中国屏藩尽撤，俄瞰于北，英睒于西，法瞵于南，日眈于东，且英、法、美、德、俄、日先后向中国皆索有租界，为侵占之先机。我国亟宜变法自强，连衡御侮。查美国在墨州地旷人稀，尚无远图之志。英、法、德、俄、日散居欧、亚两洲，地势毗连，铁路、轮舟无远弗届，不免有恃强陵弱、蚕食鲸吞之虞。各国莫不讲求武备，诈力相角。

中国往年见爱于英、日，均欲连衡；今则见弃于英、日，易生仇隙。前后歧视之故，皆因败于法、日之战，为人轻视耳。

上篇拟变法自强，联俄以制英，勿为英人所侮，释嫌以交日，勿使日人多疑，如德之与澳、意连衡，庶外人不敢觊觎。然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从、连衡。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也。

当今公使、外部大臣，其辩诈恒如古之苏秦、张仪，故其言未可轻信。试观中、日“高升”轮船事可知矣。甲午季夏，我国欲租英商高升轮船载勇赴朝鲜。驻韩城之参赞唐少村太守知日意，电禀

---

① 此篇系八卷本增写，“甲午后续”亦同时所加。因此篇系重写，故与十四卷本《边防六》并列。本篇的前半部分“俄、英、德、法、美、日，今天下之雄国也”到“而法请用瓯脱之地以相报”，基本上是十四卷本《边防六》“附言”的前半部分。

北洋大臣，请其改图，恐日人必不许“高升”之勇登岸，非嘱返国，即拘赴日本，或为彼轰击。当道犹疑不决，询于天津英领事。英领事即电询其驻京公使。公使电覆云，“无碍，可以前往。”且云伊与日公使交最密，断不致失好。当道均信以为然。不知日人蓄谋久矣①。甲午孟夏② 南、北洋水师大操，法参赞对日外部曰：“中国水师无用，正可乘时取之。”是英、法皆有乐灾幸祸之心。否则何以“高升”击沉于海，英廷不肯力追，又不与俄、德、法联盟，以遏日势之焰乎？

且天津游勇恨“高升”船为日人轰击，所伤之勇多其同乡至好，闻“重庆”船大餐房内藏有日奸，遂登船骚扰，有类日人面貌者致为所拘。北洋大臣闻信，即饬委员向该船及英领事处致意抱歉，应可释然，而英人心犹未足，须“重庆”船来时鸣炮廿一响，方允息事。英廷尚以为办理得法，升为头等公使。外国均以此为辱，得无欲令日人知其不助中国之意乎？

且日本在朝鲜之勇无礼于英领事，较华勇在津无礼于商人情节较重，而英廷不责索日人赔礼，或云英领事之夫人被日兵倒拉，推之沟中，英廷不责日人赔礼，反将其领事撤任。可见其相待日人之心矣。专与③ 中国计较。可见理绌于势，则公法亦不可恃。当今之世，智取术驭，甘言难凭。

查西报载：光绪六年，英国将中、英、法交界瓯脱之地以畀中

---

① 十四卷本《边防六》附言在“不知日人蓄谋久矣”后面有如下一句话：“当日主议婚之期，已嫌我国无物寄赠，而日报声言：‘数千年之邻国，薄我如是，将来必有以报之’。”

② 十四卷本附言中，“甲午孟夏”为“去春”。

③ 八卷本误为“为”，据十四卷本附言改为“与”。

国，并说不可转赠他国。今中国假俄、法、德之力，向日本索还辽东，而法请用瓯脱之地以相报，① 各日报遂大发议论：德索胶州湾，俄索大连湾、旅顺，英必索威海卫，法索广州湾，皆以为屯聚水师、修船之所，且绘有五国瓜分图说。俄索大连湾、旅顺，为占东三省及西藏地步。英索威海卫、舟山，以扼长江下游，自印度至西藏设铁道达川，以扼长江上游，志在长江一带。法则自越南东京设铁道以达滇，而窥滇、蜀，通龙州以图广西，索广州湾以图广东。德则索胶州湾以图鲁、燕，并欲揽山西矿、路之利。日本欲索厦门，占闽、浙，以固台湾。强邻窥伺，时势危急，不若将沿海毗连强邻之埠，尽行通商，公定章程，以免侵占。各国公使竟敢照会总署，谓某省之利权不可让别人，又为商人谋办矿、路，争先恐后，其包藏祸心已可概见。呜呼！我君臣被辱极矣！我国人被欺侮亦极矣！如尚不发愤为雄，上下一心，恐不出数年势成瓦裂。

窃思泰西诸国，大启戎心，虽由于我国不能自强，亦由于英当中为日败之时，不知仗义执言，让俄与法、德联盟，扶中抑日，以遂其私耳。殊不思中、日衰弱，则俄势益强，俄强则英弱，英强则俄弱乎？果如西报所论，不能公同保护，中土变成波澜，岂独英、美之商务自此而衰，即亚洲之属土亦自此多故。不但日本可危，故忧深虑远者谓俄、法、德将来瓜分中土，尤恐兵连祸结，牵动全球。既中与日、英与美同种同文，且英、美之属土多在亚洲，商务最大。为英、美、日计，理宜合力以拒俄、法、德，保东亚太平之局。今美、日尚未同心，日谓国小力弱，只宜于西伯利亚铁路未通时拒俄以争朝鲜。英、美既不我助，安能拒俄、法、德，又保中国？美谓俄、法、德不犯我属土，不愿失和，损兵糜费。英谓与

---

① 从"俄、英、德、法、美、日"到"而法请用瓯脱之地以相报"，是十四卷本《边防六》"附言"的前半部分，"附言"的后半部分附录于本篇之后。

俄、法、德同洲，势须回顾，恐得罪强邻，牵动五洲属土，利于东不利于西，利于水不利于陆。于是知俄、法、德以利合其势易；英、美、日以义合其势难。难合者弱，易合者强。欲反弱为强，变难为易，其在德乎？盖泰西诸国水师之精，群让英、法，陆兵之强，首推俄、德。故德附英、美、日，则英、美、日强；德附俄、法，则俄、法强。欲止俄、法之贪，惟望德与英、美、日相联耳。

查德、英世结婚姻。德在中国商务日盛，何贪目前之利，忘日后之患，不顾大局而坏商务乎？况俄、法强必不利于德。法之志，时欲报仇；俄之贪，历世不已，观彼德临终遗嘱可知矣。俄非但兵多，且善阴谋，每行贿于邻邦重臣，俾遂所求，或行离间之术，使两国失欢交战，彼即从中渔利，盖犹行彼德之志也。兹将彼德遗嘱十四条附录于篇后。

我中国纵得强邻保护，亦不可有恃无恐。急效俄之彼德、日之明治，变法自强。仍冀日本念辅车相依之谊，唇亡齿寒之忧，极力维持，非但中国之幸，亦亚洲之福也。

传闻已立约畀之，尚未知确否也。英相国沙侯遂致书法国，云："中法之约，断不承认。"于是各日报遂大发议论，谓英拟索舟山，德商亦劝其国家亟宜在东方谋取一地，以为屯聚水师之所，或云舟山，或云厦门，其命意立言已可概见。所谓岌岌乎其殆哉，正今日中国之局势矣。

然近窥德之附俄，似有名无实，英之与德、奥、意合从亦已露其端倪。英又欲联日以壮声势，果合五国水师陆军兵力之强，佐以英、德国库器饷之丰，决非俄、法可敌矣。纵俄、法合盟，决其不敢妄动。若中国尚不因时制宜，变法自强，必致为人欺侮蚕食，诚在意中也。各西报屡逞三国瓜分之妄词，并云瓜分地图业已画好，虽尚未形诸实事，要不可不深戒而预防。

前篇谓盱衡时势，亟宜联俄以制英、日，和英、日以制俄，非恃俄可与英战，实欲藉俄与日合，藉日和英以拒俄耳。盖俄皇彼得临终顾命有云："朕欲

举亚洲之全境俾尽服于俄，今乃赍志而殁，惟愿后之子孙终成朕志毋忽。”故二百年来其后皇世世守之，亦无人能强令忘之者。且西报往往声言：“欧人当为政于亚洲，不愿亚人得自为政。”是其气吞亚洲之意大可见矣。又岂日人之福哉？况日本箱馆近于俄国，若待英国有事，则合从之约散，而中国之势分，斯时噬脐无及，悔之晚矣！吾愿日本通达治理之士夫其再思之①。

【附译】 俄皇大彼德《遗嘱十四条》②

一曰俄地兵民无论水陆，勤加教习，务使各臻精锐。饷饩从厚，庶生劝慕。盖兵足则战、和随时可定，以广俄国之益。二曰毋吝帑费，务罗致列邦英俊，或为兵弁，或为学士，文、武兼资为用，则他国人材皆为俄有。三曰凡欧洲列邦争战，必使俄国预闻其事，可以相机而动。其尤要者，日耳曼逼处邻封，更不可忽。四曰务使波兰为属国，宜先唆波兰分国为二，以弱其势。彼之议院有权者结以重贿，使为我用。如是则俄兵可进驻其地。设邻邦阻遏，许其共辖，而徐以计逐之，使俄独操其利。五曰须制服瑞典，使为我助。彼若败盟，宜使曲在彼，直在我，然后声讨其罪，事乃有济。又宜使丹国与瑞龃龉，以披其党。六曰自后嗣王娶后，务宜于日耳曼求之。我既可资其聪巧，亦可分其权势。七曰须与英国通商。英造船之大木我国甚多，而英富有赤金，以木易金，我之帑藏可充。八曰宜恒以拓地为事。北自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宜乘机蚕食，以扩疆圉。九曰开拓之计，宜从事于土耳其

---

① 从“传闻已立约界之”到“吾愿日本通达治理之士夫其再思之”，是十四卷本《边防六》“附言”的后半部分。因前半部分内容从“俄、英、德、法、美、日”到“而法请用瓯脱之地以相报”八卷本《边防六》已收录，故在十四卷本《边防六》篇后没录全文，把后半部分内容移在此，作为八卷本《边防六》附言。

② 此篇是八卷本增补。

之君士但丁及印度国，苟能得此，可为天下独一之主。然欲务此，须先与土耳其寻衅，或更与波斯相争，徐图善计，以攻不备。宜首在由克前海及波罗的海建造码头通商，渐收利权，相机夺取波斯海湾，则波斯渐弱矣。又宜在印度海口通商。印度多银，若通印度，英之赤金不足取也。十曰宜与奥地利亚议和，而阴煽日耳曼，使其攻战，我得出而排解，以主盟二国。十一曰宜密与奥地利亚约共攻土耳其。如奥亦欲得君士但丁，更煽使他国攻奥，使其不能兼顾，我可得志于土。十二曰希腊教即东罗马教人凡在匈牙利甚向作恒加利，即汉代为中国边患之匈奴部落，其子孙流徙至欧洲者也。者、在突厥者、在波兰者，俄必阴助之，将来俄有事于其国，若辈即可充内应之选。十三曰如制服瑞典、波兰、波斯诸大国，其法兰西、日耳曼二国，宜密约一国，使其攻击，或法、或日，皆可、弱其一国，则与我共事之国可挑衅以制之，如是大权尽在俄矣。十四曰务使法、日二国愤忌相攻。设使二国均不肯与我共事，则宜预练水陆多军，炮械务精，舟楫宜巧，尽力攻击，彼必不支，此一国败，彼一国乌能自立？则欧洲全为俄有，可无敌于天下矣。

按右录大彼德遗嘱，俾资观感。其时铁路未通，水师不足，但思远交近攻，故注意欧洲，拟先占土耳其以据形势，而肆蚕食。诒各国探悉其意，协力攻之，俄不得逞，遂移策于东亚。论者比朝鲜于土耳其，得朝鲜必图东三省，得东三省必图朝鲜。盖其历代遵守遗嘱，贿赂离间，以扰乱人国，诡谲百出，不可究诘，必使人堕其术中，乘隙以遂兼并之志，非古人之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心在除暴安民焉。我国曷不商于朝鲜，以彼此海口及与俄毗连之埠作为万国通商之地，公同保护，以免俄人觊觎乎。

边　防　七甲午后续①

余阅剑华道人《天下大势通论》，深服其洞识中外情形，十年前已知倭有今日之变矣。凡中外识时务者佥谓：倭当日设兴亚会令人钦羡不已，不知特欲懈我中国之防耳。其时倭人处心积虑，日夜以图我中国，借口于问罪生番以发兵端。故王广文《台事窃愤录》云，② 倭人之侵台湾③，即灭琉球之渐也。其灭琉球，即将来④据朝鲜、扰中国之渐也。兴亚之会言犹在耳，而为朝鲜一役陵侮我上国⑤，侵轶我边疆，震惊我畿辅。及我遣使议和，犹且据台湾，割辽东，索赔兵饷二百兆，反为天下之罪魁祸首⑥。

此端一开，凡贪我土地者皆将效尤，以我中国为中矢之鹄。恐此后海疆有事，咆哮挟制之来必变本加厉矣。观中倭⑦构衅数月，各遣战舰前来，虽云保商，作壁上观，究欲同沾利益。盖中国土壤膏腴，矿苗繁富，各国狼贪虎视环伺其旁，纵不为屠门大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四字是八卷本所加。

② 八卷本将"余阅剑华道人《天下大势通论》"到"故王广文《台事窃愤录》云"，改为"中华居亚洲之东，东界黄海、朝鲜，西界西比利亚、图尔齐斯坦、印度，南界缅甸、安南、印度，北界西比利亚。惟日本毗连朝鲜，地近畿辅，与我同文同种，理宜互相保护，岂可同室操戈，致招外侮？不料日本自维新以来，藉口生番戕彼遭风难民，不顾大局，派兵自剿"。

③ 八卷本将"倭人之侵台湾"改为"夫日人之侵台湾"。

④ 八卷本将"来"删去。

⑤ 八卷本将"陵侮我上国"改为"毁夺我兵船"。

⑥ 八卷本将"反为天下之罪魁祸首"改为"反为瓜裂中国之祸首"。

⑦ 八卷本将"倭"改为"日"。

嚼，亦望分我杯羹。故中倭① 和议既成，俄索东三省边隅以通西伯里亚之铁路，则由黑龙江达海参威无所阻矣。法索广开滇、粤口岸，则潞河、湄江两国之轮船皆可行矣。德索天津租界，则东方商务得以广为开辟矣。然则原其初心，岂真大公无我，济弱扶倾也哉② ?〔八卷本增：实忌日之强，阻其蚕食耳。〕

考俄、法素以开边为长技，机有可乘必将先动③ ，英虽持盈保泰，德纵不敢轻为戎首，如俄、法忽肆其蚕食之谋，英、德亦难遏其贪心。甚至日、荷、意、葡等小国，亦皆将哗然而起，群相角逐矣。从来邦交之得失，系乎国势之盛衰，大抵势殊物异，情随事迁。吾见往日鄙倭④ 者，今联为心腹之契而蠲睚眦之仇矣。英之"高升"被倭击沉，领事无故被辱，均不复问。有赠倭⑤ 主以宝星而示亲好之意矣。俄、德两国亦赠倭⑥ 主以宝星各国日报又无不扬日而抑华。倭报劝其君以联俄，英报劝其君以联倭⑦。呜呼！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弱，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言公法。

古之治国者无不远交近攻，今海禁宏开，轮船无处不通，西伯里亚之铁路将成，又无远弗届，合地球五大洲各国成一大列国，如春秋、战国之世矣。就五大洲国势论之，美洲至大者美国，惟开基未久，旷土尚多，且法传公举，南北不和，屡易⑧ 总统，无志远图。阿、奥二洲全为欧人所占。亚洲亦渐为欧人所侵蚀。欧

---

① 八卷本将"倭"改为"日"。

② 八卷本将"也哉"删去。

③ 八卷本将"机有可乘必将先动"删去。

④ 八卷本将"倭"改为"日"。

⑤ 八卷本将"倭"改为"日"。

⑥ 八卷本将"倭"改为"日"。

⑦ 八卷本将注文中的两个"倭"字改为"日"。

⑧ 八卷本将"屡易"改为"现任"。

洲大、小各国，无不专恃兵力，借传教、通商二事为嚆矢，到处并吞，作封豕长蛇之荐食。

查欧洲各国在外占人土地者，曰俄、曰英、曰法、曰德、曰意、曰日、曰荷、曰葡等国而已。葡、荷、日至今国小兵微，我无足畏。奥、意国债已多，岁征入不敷出，只可自守。德、法盛衰无常，民心不靖。① 英自救土耳其不终，再伐黑海不克，徘徊观望，自顾属土散布亚② 洲，时恐不能兼顾，已露外强中乾之势。③ 俄则跨欧、亚二洲，毗连一片，气局之闳如高屋建瓴，大有手擎六合，口吞八荒之概。如其国能君民共主，上下一心，东合中华、日本，可为亚洲盟主；西合德意志、法兰西，可为欧洲共主。惜〔八卷本增：俄政苛刻，军律不严，闻前在新疆与华兵开仗，无论老幼，诛戮无遗。且〕无上、下议院，仍以权势治民，时有尼希利会人结党肇乱，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即智者亦乐就焉。会中之意，谓民间受苦过深，不但俄皇在所必去，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之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其铲除净尽，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之勃兴必远胜于昔。而俄主曾弗恤此也，历代皆好穷兵黩武，远交近攻，计在兼并，借以恢扩其版图。惟西报有谓其举动皆光明磊落④，不若英人以强陵弱，东侵西夺，动引万国公法附会其说，

① 八卷本将“德、法盛衰无常，民心不靖”，改为：“法为德败，民气复元，尚思雪耻，所得属土，无不练兵。德自败法，急欲得地亚洲以为外府，志在鲸吞鲁、燕，蚕食晋、汴，将必西结意、奥，东结英、日以拒俄、法。”

② 八卷本将“亚”改为“五”。

③ 八卷本将“时恐不能兼顾，已露外强中乾之势”，改为“恐不能兼顾，故岁增水师，添募陆兵，以期长驾远驭”。

④ 八卷本将“远交近攻”到“西报有谓其举动皆光明磊落”，改为“虺蜴其心，豺狼其性，始则西并打牲诸部落，继则割土人东部。中国向恃蒙古、黑龙、戈壁为藩篱，今彼要结蒙古，蚕食而前，戈壁通道，黑龙失险，浸浸乎有逾兴安岭而通堂奥之势。可为寒心！惟西报有谓其举动皆智取术驭”。

利则就之，害则避之，恤邻之义荡然无存。昔俄土议和，欧东底定，虽英人之力居多，然其保土耳其即保印度也，况土以居比鲁岛赂之。英自居其功，阳为保护，阴实挟制之。土王拟更税额，责成诸总司征收，英人以为非是，而又代拟整顿小亚细亚章程，迫土行之，部内钱谷悉英员掌握。土人不胜其愤，曰：英之友睦，酷于俄之攻伐。凡所规画，以收揽事权为心，独断独行，几不知有土国。西报久已详论，非鄙人敢妄加褒贬也。闻俄人注意东方，甚思觅一海口以练海军，垂涎朝鲜久矣。若准其假胶州湾聚水师以过冻，西伯利亚铁路直达辽阳，则东三省恐为俄有。法有越南、金边，兼割暹罗，而窥滇、黔、两粤之地，琼州已在其中。英有香港、印度、缅甸、南洋诸岛，思蚕食三藏、西蜀，尚拟据舟山以扼长江险要，溯流而上。日本新据台湾。德亦思金门岛为屯兵之所。盱衡时势，各国如下棋然，已于扼要处遍布一子为先声。如中国不亟自强，各国①群起纷争，不堪设想。

我国亟宜痛除积习，如日本之②变法自强，结俄以拒英，联日以制俄③。若不善为联络，而中日又互相攻击，正合俄人之意，其必乘我之敝，借端渝盟，诚如剑华所论：西必④据伊犁而震天山，驱叛回与我为敌，则新疆失于指顾，而关中为之侧足；东以一军由珲春渡黑龙而窥吉林，则关东戒严，京师不能安枕；且必遣水师占元山，牵掣日本，以图朝鲜；必约法人同时启衅，

① 八卷本将“若准其假胶州湾聚水师以过冻”到“如中国不亟自强，各国”，改为(改后仍属注文)：“惟见阻于日，故煽德据胶州湾，彼藉词亦索旅顺口、大连湾，聚水师以过冻，并筑铁路达西伯里亚。拟先占东三省，英、法、日势必争先恐后，藉口于利益均沾，如《边防七》所论，各据其行权之省险要港口矣。噫！盱衡时势，当今各国恍若下棋，均于扼要处遍布一子。如中国不自强，将见”。

② 八卷本将“如日本之”删去。

③ 八卷本将“结俄以拒英，联日以制俄”改为“结英日以制俄”。

④ 八卷本将“诚如剑华所论：西必”删去。

侵占滇、粤，亦遣水师牵掣英国。今日得寸则寸，明日得尺则尺。初若无足重轻，而积久必受其患。强邻日逼，势难展舒，则日本亦在其掌握中矣。中日唇齿之邦也，日人苟明哲，欲兴亚洲，〔八卷本增：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曾邀余襄办亚洲协会于沪上，各省名士愿入会者颇多，俄、法领事疑忌，因禀请当道，不准，事遂中止。闻者惜之。〕当开诚布公与中国共订密约，连两国之屏藩。如朝鲜、西藏固宜保护，光绪十一年，英人之据巨文岛也，原所以扼俄。近日俄之图班慕也，欲以扼英。英、俄互相猜忌，俄之强，英之弱也。俄人若得高丽，与日本仅一水之隔，日人亦有所不利。果能西结英人，东联日本，约以共保高丽，且明告天下万国，请以高丽、西藏为兵甲不到之国，准各国通商，同于泰西之瑞士、比利时、卢森不尔厄，则高丽、西藏可以长存，不至为他族所据矣。至暹罗、越南、缅甸等国，亦当于异日徐图恢复。并嘱其布告各国，如欧洲之瑞士，准其自立于各大国之间，无论何国不得贪其土地，庶足保亚洲之旧国，而为中夏之屏藩也。吁！何计不出此？岂欲待俄人出而执亚洲之牛耳哉？①

---

① 八卷本将"连两国之屏藩"到"岂欲待俄人出而执亚洲之牛耳哉"，改为："保高丽以固东藩，遣名将镇南洋，结暹罗，复越南、缅甸，以绥南服。或谓：日、高宜合为一国，暹、越宜合为一国，仿照英、德、美章程，政治虽分，兵权归一，与中国连衡，足以御外侮而保亚洲。练蒙古铁骑、打牲番兵，率以名王而坐镇北朔。蒙古人体强壮，耐劳苦，善骑射，元朝震括亚洲，本朝设法制之，现民少僧多，生计日绌，又为俄招充马兵甚众，亟宜变法招抚。布德回部服其心，用其豪杰，藉纾西顾。光绪十一年英据巨文岛，原以扼俄，近日俄图蜜慕，欲以扼英，俄、英互相猜忌。俄之强，英之弱也。俄人若得高丽，与日本一水之隔，日本危矣。中国果能西结英而东结日，共保东三省、高丽、西藏，则屏藩可以长存，不至为他族所侵据也。惟势力未足，不可妄动招忌，恐合而谋我，反为所制。亟宜与各大国会盟，凡亚洲屏藩我国海口及与欧洲各国属土毗连之埠，公同保护，如欧洲之瑞士、比利时等国，任各国通商，不准干预内政，贪其土地。庶永保太平之局。吁！何计不出此，同室操戈，致招外侮乎？"

【附录】 剑华堂《续罪言·天下大势通论》①

呜呼！今日之天下与古之天下异矣：古之天下九州耳，七国耳，三十六郡耳，十三州耳，十六道耳，二十六路耳，十三省耳，守一统无外之经，挟自尊卑人之见。中国而外属国者五：曰朝鲜，曰安南，曰暹罗，曰缅甸，曰琉球。服者藩之，远者夷之，自来筹全局者如是而已。及西人跨海东来，地球图出，夫然后五大洲之土地，数十国之名号，灿然而纷呈。以中国十八省较之，直四方之一隅耳。间尝就数十国而通筹之，得大国五：曰俄，曰英，曰法，曰德，曰美。其次曰奥，曰日本，曰意大里，曰瑞典，曰那威，曰荷兰，曰土耳其，曰日斯巴尼亚，曰巴西。又其次者曰秘鲁，曰墨西哥，曰智利。余不赘述，姑就五大国及日本而论之。

其最强而尝为我害者莫若英，然此则昔年之陈迹，而非今日之实情也。英人崛起西海，三岛孤悬，所有属土皆强占他人而有之，彼特慑于其威，貌从非心服也。自一救土耳其不终，再伐黑人不克，徘徊观望，已露中乾之势，顿成强弩之末。故方且持盈保泰，莫敢用兵，外而张皇有余者，正其内顾而自知不足也。若一旦称兵东海，猝不及解，俄人必逾天山由克萨尔而争印度。印度亡则其国将瓦解矣。此其不能复为我患也明甚。

法人自为德克，国势浸衰，君俘臣辱，非复曩日之雄。虽日夜不忘报德，而人民习为淫巧，风气尚于华靡，必不能赫然报德

---

① 八卷本将这篇附录删去。

大澥拿破仑之耻明矣。仇且不报，何论于非仇者？

德国初系列国合从而成，方其克法之际，如日中天，今则君若相老悖，寻将就木。窃揆其君相一亡，国势必复涣散，俄人从而鲸吞，法人起而鹿逐，灭亡无日，殆未暇为席卷之图也。

美国开基不久，法传公举，南北不和，屡易总统，越国谋远，吾知其难。

其次诸国志在商贩，迹类附庸，无损无益，所谓因人碌碌者非乎？惟俄、倭二国，则大异是矣。

俄处地球之北，界接冰海，地跨三洲，封豕其心，豺狼其性，由吞并打牲诸部落而成此大国，称兵于西方，则黑海蹙盟，土人割地；耀武于东部，则倭人震恐，撤岛横收。其与我毗连之地，东、西、北三面兼而有之。向特恃蒙古诸部为我屏蔽，黑龙、戈壁为我藩篱，今则要结蒙古，蚕食而前，戈壁通道，黑龙失险，浸浸乎有直逾兴安岭而通我堂奥之势，并吞囊括可为寒心！且伊犁虽还，而西部之据如故，实逼处此与我争土，此既我之所共知也。黑龙定约而吉林侵占，界石徐移，日蹙百里，且复自东亘西，建火轮车路一万数千里，此则我之所未及知也。一旦盟好忽渝，兵戎相见，则彼西以一军据伊犁而震天山，驱叛回与我为敌，则新疆、回疆失于指顾，而关中为之侧足；东以一军由珲春渡黑龙而窥辽、奉，则关东戒严，而京师不能安枕；再中以一军结蒙古为前驱，逾长城直捣张家口，则晋、陕为之划断，而中原遂作战场，虽有孙吴，未知所以善其后也。

日本雄据东海，势类长鲸，明季屡为边患，国初震于声灵，俯耳帖服垂二百年。自见我一败于英，再败于法，于是夜郎之侈心顿起，跳梁之故智复萌，一讨生番而和约换，再灭琉球而和约又

换，虽在我委曲调停，冀保唇齿同文之局，而彼曾弗悔祸也故，方且貌袭西人，倾心彼族，欲枉尺而收直寻之效。一旦中俄失好，彼必构隙以谋我，乘势以扰我，是俄之前驱也。

考倭之立国二千年，未经易姓者，良以节俭爱民，故曲邀天眷耳。今效法西洲，顿尚奢侈，疲民以逞，俭德不终，毋亦天厌其德，而夺其魄耶？胡若是之不知量也？且夫倭强固足以为我患，倭亡亦愈足以为我害。何则？以其近在我卧榻之侧也。起北垂南，横亘数千里，俨然为我东藩，我得之虽不足以制俄，而亦可以御俄。若反是而俄得之，其害将有不可言者。然而就其势而逆料之，我有以知倭之必终折入于俄也。俄，我之背脊也；倭，我之肘腋也。背脊足以抗肘腋，而肘腋不可以加背脊，是故倭欲为我害固必借俄为后继，而俄欲为我害亦必以倭为前驱。俄之不利倭入于我，亦犹我之不利倭入于俄也。

窃计异日俄欲为害于我，必先耸倭与我斗，资其兵甲，张其声势，纵其肆毒于我，殆至我困，而倭亦大惫矣。俄则突起而收其敝，所谓渔人之利也。而倭既必亡，倭亡，俄乃收倭人，用倭势并力向西以图我，而我将安归哉？

是故居今日而为我计者，莫若西与欧洲联交，而用英人之势。英人一日不甚弱，则俄人一日不独强。俄不能慑服强英，必不遑侵陵中夏。何也？以英之将窥其后也。次之则莫若扶植高丽，助其强大。高丽强，则倭人西逞必有东顾之忧，将不得尽力于我，不尽力而我未困，则俄何敝之可乘也？

呜呼！此二策者要亦为苟且求活，不得已之图也。若一旦投袂而起，奋发有为，明刑政以肃朝纲，阜商民而植国本，内基既立，外势自张，然后选将练兵，积谷制器，善其使令，远交近攻。取

日本，卫高丽，以固东藩；遣大将，镇南洋，结安南、暹罗，以绥南服；练蒙古铁骑、打牲番兵，率以名王，而坐镇北朔，布德于回部，服其心，用其豪杰，藉纾西顾。以中原之富，十八省之大，人才之广，物产之丰，安见不可以纵横于五大洲数十国中，而独树一帜也？呜呼！物穷则变，衰极必兴，中国固不患无自强之期，惜余生之不及亲见也。悲夫！

边　防　八[①]

中日之战自始至终中国未获一胜仗，其故不可不详细考求，虽《防海论》、《练兵论·附篇》约略言之，意未详尽。余闻中、外金云：中国将帅无才，文员为帅，纸上谈兵，并无历练，安得不败？惟知平日克扣兵饷。兵饷克扣，素有怨言，安肯死战？勇多新募，绝无死战之心；将各一心，各不相救；水、陆分界，呼应不灵。非但操练不熟，临时手足无措，且军械不精，或有枪无弹，或弹不配枪，欲省费而费反多。船、炮亦不如他人之速。身为将帅，事不躬亲，临战则相率退避。兹将德员汉纳根、美外部福世德及西报所论中、外现在情形，摘录于后，以期当道触目警心[②]。

汉纳根云："前者[③]中国之败，由于武备废弛，且将领未得其人。以目前大局言之，当事诸公多狃成见，不知振作，万难托以军事。其轻视武员之习，又非始于今日，纵有才具非常者，亦不愿出而效力，盖恐徒劳无功也。以中国定制言之，各官皆循序而升，原未可目为无用，然虽位臻极品，亦不尽由历练而来。其身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因八卷本又重写，故两篇《边防八》并收。因十四卷本《边防八》从"汉纳根云"到"瞭然窥见其底蕴矣"，是八卷本《边防八》"附录'德员汉纳根及西报所论摘录于后'"中的内容，所以删去八卷本附录内容，仅存目。

② 八卷本附录将"中日之战"到"以期当道触目警心"删去。

③ 八卷本附录将"前者"删去。

居显要之大员又皆昧于审时，暗于度势，询以当今最要之军务，率皆茫然莫晓。中国被挫于日，竟至如是之甚，复被外人耻笑，其弊皆缘于此。愚尝谓中国之人才原非逊于他国，今竟战无一胜，事由泥守古法，罔知变通，以为得一勇敢之人自能所向无敌，不知有勇者亦须济以机谋，参以见识，始能决胜于疆场也① 。此次与日构衅，始终皆望言和② ，未尝大修军实，至事势危急，则望欧洲各国居间调处，如斯③ 而已矣。试④ 以水师言之，虽欲有所作为⑤ ，亦受各官⑥ 掣肘，不能妥贴布置。前者李傅相曾命我与丁军门同心拒敌，我亦乐于从事。至去年⑦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日军战于大东沟海面，可谓一场胜仗。然所以制胜者，只有铁甲二艘，而所备之炮弹、火药俱已用尽。中国各官并不再筹供给，以致全军束手，渐至愈趋越下⑧ ，无可挽回。我曾往谒京、津大员，直陈无隐，论及军械握要等件，各大员皆弗以为意，且疑有叵测之心。至本年二月杪，始略思整顿，则未免太迟矣。我自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初就中国北洋之聘，甚欲使所部营伍焕然改观，卒以屡劝不从，索然意阻。当李相经营北洋港口屯驻水师之际，曾命我至旅顺、威海、大连湾等处察勘一切，无如所献各策俱不能见诸施行，因有数大员只知自顾私囊，出人意料之外故也。此次议和

---

① 八卷本附录"以中国定制言之"到"始能决胜于疆场也"删去。

② 八卷本附录将"始终皆望言和"改为"始终和战未定"。

③ 八卷本附录将"如斯"删去。

④ 八卷本附录将"矣。试"删去。

⑤ 八卷本附录将"言之，虽欲有所作为"删去。

⑥ 八卷本附录将"官"改为"国"。

⑦ 八卷本附录将"去年"改为"甲午"。

⑧ 八卷本附录将"渐至愈趋愈下"删去。

之先，以为欧洲大局将必为之摇动，不意只有俄国出阻割取辽东一节。然俄之干预辽东，实有私意存焉。不知中国能由此振兴否？刻下中日之衅未尽敉平，而揆度中国之意似即作为了事。日本之迫胁高丽，本属最要关目，中国亦置不理，惟听欧洲各国与日本如何结束而已。倘有最好机会，能使中国振兴自立，固属甚善，然或如前此酣睡未醒，不思鼎新革故，亦未可知”。此番议论于中国利病可谓洞若观火矣。不知当道诸公亦有入耳而会心者乎①？

英国《泰晤士日报》云：“中国经此磨折，如浓睡者之受惊而醒，当急以日本之变法为法。吁！一、二世后祖宗不辨子孙矣。谓中国日后大兴，如人远游而归，子孙成立，不能辨其面目也。倘仍懒惰骄傲，动称远人为夷狄。吁！一、二世后为日本之印度矣。”此语虽过，当亦不可不防。②

又，英国《新史日报》云：近事之万无可疑者，俄必在大东方再觅海道以练水师，与英、法争雄。俄于波斯湾、黑海口两路，久为欧洲各大国封禁，海军不能舒展。今幸有机可乘，或命公使婉商，或遣将军豪夺，谁能阻之？英、日两国势难安枕，而日廷尤为棘手。何也？日之先图朝鲜者，侮华而兼防俄也，乃仍不能息俄之焰。东方尚可为乎？或谓俄、法、德起而阻日本之割辽东，英则效寒蝉之噤声，惟恐得罪于日人，转与俄、法勾通，或与南洋各处土人互相联络，用以窥我属土，是不啻釜底加薪，沃膏炽炭，必将受无穷之患矣。噫！英于今日惟存持盈保泰之心，畏强陵

---

① 八卷本附录将“我自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初”到“亦有入耳而会心者乎”删去。

② 八卷本附录将此句注文改写为(改后仍属注文)：“衰贬皆过当，英、俄尤可虞”。

弱，茹柔吐刚，由① 识者观之，瞭然窥见其底蕴矣。

又，英国前任外部大臣福世德，曾两预中日议和之役，追溯中国致败之由，始悉中国臣工多恃气而自矜，专务虚憍，庞然自大，而于安内攘外之谋毫不留意，甚至畿疆震动，海寓惊惶，昔日盛名归于乌有，不特倭人生欺藐之心，即与中国辑睦之邦，今昔交情敬肆大相径庭。中国当此创巨痛深，仍不于胜负得失之故，穷究本原，大加整顿，窃恐前车之陷，后辙益危。徒鰓鰓然以丧地偿饷为耻，不思力矫前弊，痛除积习，卧薪尝胆，以图自强，庸有裨乎？西人曾以瞌睡汉目中国，曾惠敏公作《先睡后醒论》驳之，而不知睡者其常也，醒者其暂也。观于今日之事，人方以为殆哉岌岌，岂料卧榻之侧，鼾声渐起，深可惜哉！余初入都门，殊有厚望中国之心，以京师为人才渊薮，名公巨卿必有挟持经世之略励精图治，舍旧谋新，即挫败之余，犹足丕振洪猷，图雪国耻。及察其居心行事，竟无一人焉识时务而具真才者。夫以中华之大，人材之众，盈廷济济，乃只有此不谙外务、徒读死书之流。呜呼！我将安望哉？总而言之，欲振兴中华之国体，当从实事求是始；欲实事求是，当从借法自强始；欲借法自强，当从贵戚重臣遨游列国，精习艺学治道始。如是，中国其庶几乎。

汉、福二君所言，其望中国也可谓深且至矣。无如中国诸弊迭出，积习甚深，若责以事事变更，人人奋发，势必有所不能，况际此国步艰难，似不可操之太急，惟变经国之至要者三、五端，庶或挽目前之危急。计惟重爵禄以抑贪婪，减额兵以练陆勇，备铁舰以壮水军，建铁路以维商务，开矿务以裕财源。能于此数者切

---

① 八卷本附录将"由"删去。

求善法以经理之，务令实心实力足与欧洲雄国齐驱并驾，自可转弱而为强，转败而为功也。夫当日朝鲜难作，西人方且哂日本之轻举妄动，初不料中国一旦失地丧师，至于此极。呜呼！伊谁之咎哉？①

薛星使云："俄罗斯一国，商务之旺不如英，水师之盛亦不如英；地产之富不如法，工艺之良亦不如法；陆师之练不如德，学问之精亦不如德。然则俄当为英、法、德诸国所弱矣。而诸国非但不敢蔑视之，且严惮之者，何也？俄之形势广博无垠，以一面制三面，有长驾远驭之威，有居高临下之势，且旷土既多，以其地之产养其地之人而有余。是得地利。秋、冬结冰，入夏始解，虽有强兵猛将不足以病俄。拿破仑第一墨斯科之役，乃其前鉴。是得天时。俄之君权特重，非若各国有上、下议院之牵制，且其开国较迟，所用将、相大臣颇有纯朴风气。是得人和。惟俄之立国有与西洋诸国不同者，所以一切要务虽多不如诸国，而诸国终无如彼何，且视俄为头等强国，各有瞠乎其后之势。况俄与西洋诸国政俗略同，讲求要务数十年后，商务未必不日旺，武备未必不日精，工艺未必不日良，学问未必不日新。以俄之诸务不如西国，尚得最强之胜势，若其一旦诸务与西国相颉颃，则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此英、德诸国所以长虑却顾，而隐忧莫释者也。夫俄不有事于天下则已，俄若有事于天下，东则中国当其冲，西则土耳其当其冲，中则印度当其冲。而细察俄之隐谋，则注意印度为尤甚。然果使印度折而入于俄，则中国与土耳其亦岂能一日高枕而卧？英之执政知俄之觊觎印度也，早已密为之防。余窃闻俄皇之论亦颇踌躇审顾，不欲轻动，其用意在绥抚其民人，辑和其部族，垦辟其荒地，联络其邦交，沈几观变，引而不发，固有虎豹在山之威，然后以其全力生聚、教训，积至数十、百年之后，地广人众，势力且十倍英、德诸国，相机而动，纵横四出，谁能阻之？昔者战国之初，六

① 八卷本将"又，英国前任外部大臣"到"伊谁之咎哉"删去。

国合力摈秦，而秦乃闭关息民、养精蓄锐者数世，迨开关出师，六国皆从风而靡，莫之能敌。俄之机势大与秦类。盖积之愈厚，则机愈固；蓄之愈久，则势愈雄。今日者俄如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国之利也。然则中、西各国将若之何？曰：尽其自治、自强之道而已矣。若俄之所以自谋，则非他国所能与闻也。”

按：薛星使之言颇中肯綮。今者，中日之约，俄、法、德驻华公使联衔照会总署，声称：“我等以辽东为日占，必碍东方平安大局，力劝日本让还贵国以保平安，非有爱于贵国。倘贵国嗣后别生变故，我等仍不干预，请勿倚恃”云云。〔八卷本增：中日战时，各国见中国大败，俄、德、法、英、美、意、澳分派兵船来华，托名卫商，实则各有所图。大抵泰西各国之占人土地也，先示其行权之地，次伸其保护之名，继则鲸吞矣。今俄、法、德不准日本占辽东，将必藉此冀有所图，中国势弱更难抵御，不失于东，恐失于西。亟宜绸缪以杜窥伺。〕其用意深远，智者无不知之。虽日本业已允退，尚索加银五①千万两。我朝此时虽未允给，俄、德、法必将酌量定数与之。倘日人不允，兵亦不退，俄必用兵驱之出境，而所用兵费必向中国索还。计非上策，曷若请各国公断令日兵早退，〔八卷本增：作为万国通商之地，〕以免地方缉捕废弛，盗贼横行。在日本理当知机顾全亚洲大局，不宜索加兵费，宜亟就此机会与各国订立后约，②无论何国嗣后不得侵夺辽东等处。诚如俄、法、德③所云“以保东方平安大局”，不较诸索加兵费所益更大乎？而辽东、高丽百姓同受其福，俄、法、德之高义名垂千古，岂不为宇内诸国所心折哉？④

古觇民情，今觇国势。觇国势者，觇其武备之若何。弱者事事循理，迨

① 八卷本将“五”改为“三”。

② 八卷本将“与各国订立后约”，改为“逼中国维新，励精图治，同御外侮，当与各国订立章程”。

③ 八卷本将“俄、法、德”改为“俄、德、法”。

④ 八卷本将“而辽东、高丽百姓”到“岂不为宇内诸国所心折哉”删去。又，从“薛星使云：俄罗斯一国”到“岂不为宇内诸国所心折哉”，是十四卷本《边防八》的附言。

于势也;强者事事挟势,恃其力也。国之小者无不事大,而国之大者竟无有字小者矣。为可慨也! 足见世变日亟,有国者宜早自强。惟当今之世,各国皆怀幸灾乐祸之心,冀邻国之弱,而不愿其强;以弱则易就范围,而强则难争利便。观俄与勃为邻,勃自谓得俄保护,向与有约:准俄干预内政。然勃欲修武备以图强,兴铁路以求富,俄皆阻之,岂非欲勃之贫弱,将来折而入于俄乎? 俄国讲求武备,志在蚕食,英则长驾远驭,觇敌国之势以为向背之机,即《商书》"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义,亦兵书"攻瑕不攻坚"之说也,即谚所谓"强则仇者亦来亲,弱则附者亦相背"。各国搜军实、讲武事、汰惰弱、演阵法,考求强弱情形,非仅以备武员、具兵额而已,亦知非此不足以保升平之局,所谓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时刻不忘战,正所以止战也。

查欧洲头等之国五:曰英、曰俄、曰德、曰法、曰奥。二等之国四:曰意大利、曰荷兰、曰西班牙、曰土耳其。意国虽在二等,近日力图振兴,骎骎乎有欲列头等之势。三等之国六:曰葡萄牙、曰丹马、曰瑞典、曰瑙威、曰比利时、曰瑞士。又有土耳其所分之四国:曰罗马尼亚、曰布加尼亚、曰希腊、曰塞尔斐亚,殆皆四等之国也。以上十有八国,虽大小相维,强弱相制,立约联盟似莫能并,然天下之势有分必有合。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至春秋则数十国而已,至战国时则仅七雄而已,泗上十二诸侯虽有若无。今头等之国莫不虎视鲸吞,且铁路、轮舟无远弗届,向所设施者已为商贾辐辏之区,将见欧、亚、阿三洲二、三、四等之国及埃及、阿富汗、摩洛哥、高丽、暹罗诸邦,必为头等之国所并,诚如春秋之世将变为战国仅存强大者而已。

中国之弱,罪在嬴秦,焚书坑儒,变先王之道以愚黔首。降至隋、唐,又专以科目取士,束缚其民,笼络英俊,千余年来无敢或改。隋、唐时科目甚多,登进之途颇广。明初始以八股取士,故明时有亡于八股之谚。查亚洲各国之积弱非弊在科甲取士,乃皆以门第论人,并限于资格,墨守成章,人才不出,而农工商贾又为当道所剥削之故耳。今不能闭关自守,四海一家,势殊事异,各国既莫不推诚布公,各思新法教育其民,以期富强。我皇太后、

皇上圣德日新，励精图治，师长弃短，断自宸衷，顺民情，广学校，知己知彼，变法自强。以人民之众，矿产之富，何难乘欧、亚二洲水陆交通之世，混而为一？中国之强岂不在分而后合，乱而后治之时乎？是则四百兆人民之所切望也夫。①

① 从"古觇民情，今觇国势"到"是则四百兆人民之所切望也夫"，是十四卷本《边防八》的附言。八卷本未收此附言。

边　防　八甲午后续①

呜呼！言防边于今日，盖亦戛戛乎难图之矣。北而蒙、回渐去，已与俄卡毗连；西而伊犁、天山、青海、前后藏诸部亦将指顾折入于俄；蜀边西南又与英属印度接壤，中间八百里野人山，英几全占有之，靡险可恃，形势大与昔异；南而滇、粤皆与法属比邻，浸浸乎有日蹙百里之势。惟东面、东南、东北则界南洋、太平洋，故犹能借波臣以为限制，可无界线之误、卡伦之移也。然而海上防边全仗水军大队，我之海军战舰屡蹶屡失，今已力莫能继矣，纵或有此财力重整海军，广购铁甲快船，而有船无人，虽艟艨雷炮足以摧坚破巨，谁为用之？则亦徒资强敌而已。

故论防边于今日，不必言水军，止宜专力讲求陆军，仿欧洲定例：通国之兵统于兵部，所有一切枪、炮亦归于兵部，讲求一律，无得参差。每百人抽一人为兵，据西人查中国十八省民数，通共三万四千六百二十五万人，可得兵三百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人。照西例优待之兵如武生若以其人守其土，无水土不服之患，有室家之念、桑梓之情，必不肯临阵溃逃。太平经制有此兵数，而将领又皆出自武备学堂，便成无敌之势。遇有军事，即不增兵，外国当

---

① 此篇因八卷本重写，故与十四卷本《边防八》并列。“甲午后续”同时所加。

不敢轻犯。不必驻界以防戍，止须于近界择要害形势之处扼守一、二处，为持久不拔之基。故兵不可散，惟其整；器不得窳，惟其精；辟垒不可多，惟其严固；将帅不可纷更，惟其专任。一省筹一省之边，尤必合邻省以筹两属瓯脱之边，联络形势，同心合力，不得膜视大局，以邻为壑。夫而后心膂齐，臂指灵，营卫固，而外感风邪莫能入焉。则中国之疾尚不至深入膏肓与。

抑亦更有说者："兵既贵聚而不贵散，将既贵专而不贵纷，沿边万里，鞭之长不及马腹，控制殊艰，奈若何？"则曰：是有便捷之法，在宜于各行省沿边造一行军铁路，沿铁路附设电线，守以电员，则消息灵通，朝发夕至。何处有一外警，则首调极近处屯集防军，以趋赴之，次更调稍远处之防军，以接应之。若敌已突入腹心，一省有警，则集切近数邻省之兵力，以协剿之。不可一有败衄，即守而不战，退而言和。疆场尺寸皆皇王之土，决不可以假人。俾将帅无希冀之心，则战士有致果之气。

否则，越南宣光之事前车可鉴：彼将士血战图功，势成竹破，乃急令退驻求和，全越拱手让人。彼躬冒矢石当炮火者，有不拔刀斫地、泪血呼天者耶？故自越南之战，胜而不令大将成功于外，从此壮士解体，有退生、无进死。退生未必诛，进死未必赏，何以激忠义之心，得干城之用？是以甲午之役，将帅皆畏死图和，士卒亦狡不用命，驯至于一败不可收拾，而封疆日削，旅、卫、胶之占据接踵而起也。

所幸东邻本系同文、同种，近来力图富强，国有人焉，甲午役竣，彼亦深悔自伤同气，徒为他族藉口侵占之端，又深知中国若遭割裂，彼孤立无助，独防东南太平洋浩瀚无垠之海面，苦不足以支柱强俄及法、德各邦，故年来弃瑕释嫌，出肺肝以与华人相

语，颇愿联络我豪杰之士，欲为异日缓急之图。此诚不可再失之机缄，所以兴东亚而御西欧，存黄种而敌白种者，全在今兹一举也。

今日者奉、吉三省又旦暮为他人物矣。故曰防边边已无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皮去而肉尚存，则肉之膜即皮也，里之外即边也。见肉而再不能防，透里而仍不设防，则肉将脧削而见骨，里将破裂而达表。骨见表裂，试问于国势将若何？譬之人身，亦万无生全之理矣。语云："曲突徙薪无功绩，焦头烂额为上客。"即今而言，边防已属焦头烂额之余，再作亡羊补牢计耳。明者将嗤其晚，智者既诮其愚。虽然，晚而为之，不犹愈于不为者乎？愚而谋之，不犹愈于不谋者乎？故筹边于此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余又乌能无言？噫！

德员汉纳根及西报所论摘录于后①：

① 此篇系八卷本《边防八》附录，内容基本上与十四卷本《边防八》从"汉纳根云"到"瞭然窥见其底蕴矣"相同，故此处存目。

边　防　九甲午后续①

曩尝论我国宜仿远交近攻之法，结英拒俄，均权势以巩边疆。乃俄人既借据旅、大，近更图占东三省，封豕长蛇，磨牙厉齿，已见端倪，益觉俄之可畏。宜设法亟联大援抵御之矣。独是图联外援而英之不能独为我援者，其故有四：

一、见我大局糜烂，练兵、制器徒袭皮毛，加之强邻环伺涎贪，势难独力为助。二、英之国势积渐而趋重印度，欲强印度，即借此进窥滇、藏。我之弱，彼之幸也。甲申之役，乘机而覆缅甸。其自利私心已可概见。三、恐将来若印度与中国同时有事，英势难分兵守卫，且保东亚情形与昔日保土耳其不同：土弱则俄得肆行地中海，于英实有大害。至中弱则英转乘便割我边疆，不惟于英无害，亦更有利存乎其间也。四、英、特之战兵连祸结，迟久而不能定，劳师费饷，力惫筋疲，今既不能中止，遂成骑虎之势，渐露支绌之形。倘印属再有变故，则各处属土皆将有土崩瓦解之虞也。此英之踌躇郑重而不肯轻为我外援者也。惟其属土最广，海军最雄，长驾远驭，易为我患，不可因其不肯助我而生轻傲之心。

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法、德皆为俄助，美、英尚中立无

---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甲午后续”亦同时所加。

他，惟日人仗义执言，商同各国迫俄人还我辽东请作万国通商之地，又极力保全大内宫殿，禁止兵弁杀戮，闻八国之兵入京津，不杀害官绅者只日、美耳。足见其纪律之严。彼犹知顾惜同种、同文之谊，而不忍坐视白种之横行、肆毒于东亚。其维系殷勤之意，未必非密秉朝命而出此也。且英、美有同类相联之谊，而日、英又素有连盟之雅。是我苟极力与日交欢，即可由渐推挽，而与英、美联盟。

英人深忌俄人得志于东方，浸将夺其商务，内怀怏怏不悦，兆已见端于微，但以征特之兵未已，财力交疲，故不敢大声急呼明犯俄人之难耳。其庙算亦未尝不结日东以为欧洲东道主。我若假手于日而深交之，英必乐从而无阻。英、日既与我联，美亦可以卑礼厚币结纳之，则东亚之大局尚有可为。俄人虽横，以彼兵力凭陵中国一国而有余，兼抗英、日、美、中四国之力则诚有未足，或可从此隐戢戎心，保境安民，两无侵犯。

我中国即可乘此间暇，大修政令，百度维新，举一切积弊而空之。君臣、官民、上下皆卧薪尝胆，时悬一耻不若人之景象于心目、梦寐之间交儆而图功焉。安见四万万之众，二十三行省之广大，五行百产之精英，聪明才力之进境，不可以并驾英、日，方轨德、法，而与虎狼之强俄犄角而争利也哉？谚云："攘外必先安内。"欲人以何等人待我之民，必先视我以何等人自待其民。拳匪之乱，即谓为自强导其先路可也，用作变法去疾之猛剂亦可也。

况夫俄羡印度之富，未尝一日去怀，亦英人腹心之疾也。诚能借日与英固盟，昭以大信，缔以密约，中、英既亲，我又能变法自强，日本亦左右而扶翼我以兴亚洲，彼此整顿商务，力图富强，

互相保护，合力以北抗强俄。俄不能得势于亚洲，即无由进兵于印度。是保东亚亦可为保印之机缄，此英人之素志也。然后耸英、日共伸大义，举凡金边、暹逻、缅甸、越南诸岛国仍许立国，为该国择其贤而有才者以主其民。如此则南洋诸岛国声应气求，自当力祈亲附，与英、日如一家，形势相维，征求相应，又何虑俄、法之首尾狼狈乎？

或笑曰："英人朘我膏血，犹狐狸也。俄人性情猛鸷，犹虎狼也。狐狸媚人以吸取精华，使人肉脱形销而至夭亡，命虽丧而躯壳存也。虎狼伏于山林而不动，似驯扰不为害者，一旦跳跃长啸，出而噬人，则吾侪无噍类矣。"不知英力诚雄，属土散在五洲，时存持盈保泰之心，不敢轻启邻衅，惟惯乘人之危，实做"兼弱攻昧"四字。俄人则牙爪方张，有席卷鲸吞之势，且自昔善于阴谋智取术驭，非割地兼并不足以快其私心，不足以副其历代相传好大喜功之秘计。我今日亲英则俄忌，亲俄则英忌，然与其亲俄而受其吞噬，曷若联英、日以维系而图存？况西伯里亚之铁路尚未全通，如俄与我有战事，其铁鉴〔舰〕之来自欧洲者，必经过英属新加坡，中途无驻足之地也。英人助我而邀之险，有见其只轮不返耳。至于来自混同江者，一近冬令即多冰冻不行，必将借日本为东道主，日既与我联盟，则俄船难藉其资，惟有道高丽、屯旅顺耳。然道高丽亦须经过日本，旅顺口、大连湾内口虽甚深大，要不能常川屯驻多号舟师，且恐断其甜水、煤炭、食物，则犯兵家大忌。所以俄之北亟营铁路，俄之南欲另通海道，而与法联盟也。是故我若与俄结好而疏英、日，则防海力有不逮，防陆亦不能松，水陆交困，财力兵力均难为继。

若既与英、日联盟，则东南海面有英、日之水师为我奥援，

隐若长城。我即可合全力专防陆路，以固我边圉。俄边昔止须防西北，今则东北、西北皆须设守以慎保其疆场。卡伦移易，在在堪虞。非极力整饬陆军，选将才、练精兵、制利器、据险要，不可图一日之安枕也。

我中国地势辽阔，控扼中亚，实握天下治乱动静之关键。英昔者亦尝欲强中以御俄矣，今见我之不竞，不得不转与日联。然亚洲之国以我为最大，日虽强，其土地之广固不及也，人民之众固不若也。英舍我而独与日结，亦未足尽其拒俄之良策也，且英更未尝不虑俄之与我合也。前者，日本与俄立约易岛，英人讹传中国与俄立合兵之约，通国震惊，盖恐俄藉此以窥印度也。异日者，倘使英或与他国有事，俄人必乘间而攻印度，固英所深惧也。故亲英即以强英，联日亦以固日，使英、日皆知鹬蚌相持，徒为渔人得利，当顿释前嫌，力保东亚，相期发愤为雄，以撑拒俄、法、德三雄之侮，则三国虽有兼并之志，未必能畅所欲为也。查日本两党，一谓纵与西人同分中土，恐为彼族所忌，旋得旋失，不若合中、英以拒俄。一谓俄既图东三省，且欲东抚朝鲜，西招波斯，中威挟印度与阿富汗，雄视北方，宜先绸缪。若中国自立，宜亲英以保亚洲；苟不自立，即亲俄以分中国之利。

或曰："强弱未可同处，人特患不自强耳。徒恃藉他人之力固无济也。俄人既为虎狼，中、日独不能为狮象乎？且谋人而使人知之，此危道也。"殊不知我虽亲日连英，而于俄之和好固无渝也。譬诸战国之齐附秦则秦强，附楚则楚奋。中国而深自为计，不动声色，联络于英、美、日三强国之间，以善保其利权，则国势自能巩固，更能发愤为雄，理财经武，天下之事岂真不可为哉？

惟是简遣使臣往驻各国，所尤当加意者莫如俄、英、日、美，

使才之选务须郑重。其使英、日、美者务使内有以结其欢心，所谓"尔无我诈，我无尔虞"是也。使俄者必使外无以启其衅端，所谓樽俎之间，折冲千里者是也。慎固边防，宣扬威德，实即隐寓乎此，则正不妨以亲俄者饵俄也。

凡近俄疆防守之要，必须一切整顿，军营戍垒必当扫除旧习，焕然改观。既于俄界通市处所，设领事以资保护，更令各处守防将、帅与各邦出使大臣务须随时察访：邻国君臣外部意向之所在，兵将强弱多寡之实数，现用何等枪炮，现兴何种利权，以期知己知彼，不落人后。

所派觇探俄边之员，及简练戍兵、骑队必用熟识俄语华人。尤宜专设书塾，肄习俄国语言文字，以备他日之用。加以遣发幼童往学各艺于俄京，言语通而后情伪自能尽悉，因以考其舆图物产，稔其山川道里，察其国政人心，明其土风俗尚，更进交其贤豪，如季札之观礼于鲁，子产之订交于晋。而后防俄之实效可睹。昔战国之际，群雄纷峙，五霸争权，而能道结强邻者胥此道也。

抑亦更有虑者：近闻英、俄已联密约，大旨不外乎长城以北英不预俄，长城以南俄不预英，并闻俄、日又将有联盟之举，其事秘莫可知，亦未能决其事果有否也。然而我中国独立无与，诚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矣。秉国钧者其亟图之！

江　　防①

中日和议，增开通商口岸，此后重庆、沙市、苏州、杭州，轮船必往来络绎，然则今日江防与昔日情形固不同矣。查中国长江内河水师向用长龙舢板，于光绪十一年曾经当道会议，欲先令长江之水师舢板裁减，将营哨弁兵额缺酌量裁并，即以裁出之饷添制浅水轮船，分隶巡防。

或谓：昔曾文正偕彭刚直创造舢板以来，平发逆，安行旅，厥功甚伟，未可更动，且长龙舢板较小轮船之利便有五：

一、江上盗贼出没于蒲滩蓼溆之间，浅港分歧之所，轮船纵小，亦必长十余丈，吃水已深，不能涉浅，若遇劫掠盗船，一经掉入浅隘芦荻丛杂之处，则不能穷追搜捕。

二、制造轮船每艘需价万余两，长江水师由厘金项下每岁助饷八十万两，即概以制造轮船计，仅得船八十艘耳。酌裁一半，仅可得船四十艘。现在水师分防五省，舢板兵船星罗棋布，节节梭巡，故盗贼无从伺隙。若每镇酌减一半，所减之舢板则多，所添之轮船则少，恐分布汛地不能周密，宵小乘间窃发，势所不免。

三、不能弭盗，则商贾之挟重资贩运者必畏缩不前，各卡厘税必然减色。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四、查师船一只不过二百余金，计须合四十余师船之费始能造一轮船，则制造之费巨。师船三年一修，所费无几。轮船则机器偶坏，船身偶损，非重价雇倩洋匠不能补治，则修理之费巨。师船水勇月饷不过数金，轮船则司事之人皆须厚给廪俸，则资养之费巨。师船鼓枻即行，驾驶灵便，轮船非用煤火即不能行，所费尤巨。统而计之，轮船之糜费何止百倍于师船。

五、师船持舵掉桨，犯浪冲风，全恃人力，非壮勇不得滥充。轮船全恃火力运其机器，虽怯弱亦可从事，久之人习于逸，兵以日疲，将来徒有水师之名，其流弊直与绿营无异。

按：以上五者皆按时论事，节省经费①，非亲历而深知者不能道，其公忠体国之心于斯可见②。惟今日苏、杭、重庆通商，往来之小轮船多于梭织，与昔日情形不同。新式轮船吃水之浅，船身之长，亦可与长龙舢板相仿佛，虽芦荻丛杂之处，平日既测量有素，至时尽可穷追。则首款不足虑矣。

轮船造价不一，有数千两、有万余两者，既一时无力多造，每省先造数艘试办，以开风气。庶逆风、逆水之时，师船不能前进，轮船亦可拖带，见有贼船，无虑追之不及。如每镇酌减一半，无舢板者有轮船往来游弋，宵小贼船何敢窃发？则第二款不足虑矣。

既宵小③贼船不敢横行，行旅必安，各卡厘金何致减色？且商贾挟重资者皆趁洋轮。此第三款不足虑矣。

师船一只不过二百余金，其价虽廉，不能逆水行舟、冲风破

---

① 八卷本将“节省经费”删去。

② 八卷本将“其公忠体国之心于斯可见”删去。

③ 八卷本将“宵小”删去。

浪，只可防宵小，不能防外寇。如无轮船，设有外患，非舢板可御。且轮船司事廪俸不甚昂，水勇月饷向给数金，今百物皆贵，欲得其死命必须酌加，使足以赡其妻室① 。至机器船身有坏，不必雇倩洋匠，既置有小轮船数十艘，应于湖北或江南制造局左右开一船澳，以备修理，无事可以揽造商船，或交江南制造局代修亦可。则第四款不足虑矣。

轮船持舵、升桅、掉桨之人亦与师船无异，非身体坚壮而善于泅水、驾驶者不得滥充，既仿西法，尤宜认真挑选，不时操练，凡有不合定章者应即随时裁汰，何虑有绿营气习？夫水、陆兵勇之强弱，亦视乎将帅之何如耳。其第五款不足虑矣。

今泰西各国及日本维新之后，凡内河、内江水师向日用舢板帆船者，皆已尽改轮船，因时制宜，正当如是。曾文正、彭刚直昔年创设长江水师，原为破发逆、防土匪起见，不料今日重门洞开，防外寇更甚② 于防土匪。

况曾文正曾有言曰："今日吾辈以长龙舢板之水师克平发逆，以成一时之功③ ，然天下事变动不常，此种水师船未必永足为将来战守长江之用。是则在后之人神明变通耳。"老成之言毫无胶柱鼓瑟之见，真④ 足令后贤心服。

按中国与法、日交兵之时，各口多以重价租买小轮船传递信息，尚未骚扰内地，已属糜费不少，何如及早筹防。拟请当道于

---

① 八卷本将"室"改为"子"。

② 八卷本将"甚"改为"重"。

③ 八卷本将"以成一时之功"删去。

④ 八卷本将"毫无胶柱鼓瑟之见，真"删去。

长江内河水师亟宜整顿裁减，随时添置轮船，与长龙舢板互相表里，以壮声威，弭患无形，有裨大局，洵非浅鲜。惟前车可鉴，必先讲求水军将才，苟无其人，虽有兵舰亦犹马江、威海、刘公岛之水师而已。

炮　　台①

尝闻泰西水师战法以兵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船而无炮台，则能战而不能守，外强有余者，而内固恒患不足。虽有守口巨台，而无前、后炮台为屏蔽，为救应，则亦必为敌乘。此兵家之至言也。

迩来欧洲各国炮台营构日精，往往不惜工费。前刊《火器》篇中所论英国阿姆斯脱郎厂武员孟格理符新制暗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环击，燃放之后炮身即藉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平时操演如不用药，无力可藉，则炮身不能缩退，复有水机一具，内贮水力，激而行之升降盘旋，机极灵便，厥制新异，足资海防。英国曾仿造木质台样一座，埋置海滨，命铁舰燃炮击之，台内亦升炮燃放如对敌状，兼示以台之所在，而铁舰之炮始终无一弹命中。船炮虽轻快，其如此暗台何？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窃谓此台之法最宜于中国。惟滨海地多松浮，坚筑非易耳。该炮六寸口径，炮身重四吨，弹重四磅，用黄六角药多至五十四磅，可洞穿尺五寸厚之铁甲。弹子每秒仅行一千八百八十尺耳，如须再远，亦可将炮身酌加长大。曲折纵横，悉尽其妙。此最精之新法也。凡战舰、炮台用炮，排列须长短相间。敌远则用长炮，敌近则用短炮，随机应变，操纵无方，然战守之道亦有常变。西人用炮不仅为可胜计，亦必为可败计。其所筑炮台异常巩固，四周设伏暗沟地雷，距台少许更筑一台，纯用短炮以便击近，使敌人不能登岸，不得据台。如势力不支，则避伏台后，俟敌既登，猝出轰击。或用暗机药线引燃火药房，既入彀中，忽然轰发。二者皆可转败为胜也。

至其造炮台之制，考丁雨生中丞疏云：造台之法，极内一层必用灰墙，外墙用三合土，厚在二丈以外，高低则视地势之低昂与水路之中线。护墙必须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斜至五分之一，敌炮若来自可斜拂而过。其炮位及火药仓上必设太平盖，以御自上而下之炮子。下必设高隔堆，以御横扫之炮子。其最下层之地隧加筑坚固，四面俱通。沟外之小炮台、大沙堆亦必迤逦照应。敌用陆兵闯入，尚可侧轰横截。然使专用炮台而无木桩、水雷、浮坝等物阻于前，则炮台亦断不能得力也。

张芗涛制军疏云：西式之台不一，或尖或圆，或盖或露，或作联堡、子堡；或陆路当冲作大台垒，可以启闭往来；或水路当冲作浮炮台，可以迎头截击。此两式最为得力而费太重，骤难仿造。

薛叔耘星使云：台式究竟明不如暗，高耸不如低平，铁石不如三合土。西人云炮台之要约有数端：一、山坳岭曲，隐蔽击敌，

不宜孤露一台。外须作坦坡，不宜壁立。一、扼要处须有数台犄角，不宜聚炮于一台。一、连台宜多作犬牙形，以便两台炮力相接夹击。一、台后不宜背山，以免敌弹反击。一、台上不宜多人，以免多伤将士。一、台上炮堂不宜宽，以防炸弹堕落。一、台后宜有回击小炮，以防敌袭。一、台旁登岸处宜作濠堤，伏连响快枪、快炮以防敌人舢板登岸。一、台成后以炮轰试，坏则更造。

合以上三疏观之，而西人造炮台之秘要大旨已可概见。

今我国各口炮台屡闻为敌人所占，未闻有一能用此转败为胜之法者。且究其所失，皆因各分畛域，台后、台旁皆无炮位，致为所袭耳。既知其弊，而防守之要端在炮台。各省督、抚、提、镇亟宜详加察勘。旧台不如法者易之，太稀者补之。讲求造炮台之制，遴选守炮台之人。毋徒糜费重饷，以旅顺、威海为前车炯鉴。庶可得炮台之实效，而海防巩固矣！

【附录】 邹君《炮台论》

炮台之法有见击、越击二端。华人所用者皆见击，越击惟西人用之。见击之炮台露出，台有炮门，望定来船，对准而发，弹线平出，必为旁中。越击置炮山后，或筑堡障炮前，使敌不见炮，测定来船近左右之点，升降炮度，转移炮向，弹线越山与堡而出，飞坠伤敌。越击难而见击易，以越击须测量，见击一望而发，有迟速之别耳。旁中逊而坠中胜：以旁中伤在船身，甲厚者，弹未必透，即透亦不难补；坠中伤在船面，人物、机器必有所损。且见击之台敌能准击炮门，若敌炮远速过于我炮，是坐受敌炮而无回击之权。越击之台在山与堡之后，敌炮无由望击，又不置炮房，

无药烟蔽目之患。惟越击必须平日测量有素，筑台有法，若测算精确，平常操演熟习，则临用可以速发，可以命中。

其法：先安炮轴，定点高于海平若干尺，使炮轴垂线与海平成直角；次则炮高四十五度之远界及平度近界，确在海面何处；次审炮向度数，其偏左偏右之极界确在海面何处。于是括其远近左右之界，分经纬线，自四十五度最远界，渐减至平度最近界。当每度所中之界定为纬线，自偏左极界渐移至偏右极界。当每度所中之界定为经线，乃用分率将海面经、纬线绘为成图，凡经、纬线相交之点悉编字号，列之于图，是则海面受炮之处可以披图而知。于是置测量之器于山冈，或他高处，其处于海面受炮之界必须一览无余。测器为象限弧，或半周弧，其弧须大，开度须广，俾易于审视。上安管以便窥测，须备两器置两处，以相距远近为底边，两管同窥一点，即成三角，平时预测海面经、纬线各交点。两管同窥何交点视两弧之角度几何？将各交点逐一测定，编为成表，临时两管同见来船，各视角度检表，即知来船已到何点，速电知掌炮之人按图升降，转移炮度，发弹无不中者。但炮轴定点及两测器均须安置极稳，不可稍有移动。此等炮弹均禁人窥览，防泄其秘，或为敌所制耳。

兹据所闻，揆之以理，当不外是。若再有精奥，在身亲其事者神而明之，以收熟则生巧之益。又闻崔星使云：意大利国家创成一海防妙器，使炮台炮手可免敌船中人望见，放炮又可极准。盖其器通于电气，附于远镜，又能于海道图中指示敌船方向，另有自行针盘指明敌船若干远近，故能有此妙用。炮台又暗藏不露，敌船之炮甚难还击，诚利器也。建炮台与守炮台者均宜知之。

练　　将①

古之为将者，经文纬武，谋勇双全。能得人，能知人，能爱人，能制人，省天时之机，察地理之要，顺人和之情，详安危之势，凡古今之得失治乱，阵法之变化周密，兵家之虚实奇正，器械之精粗巧拙，无不洞识。如春秋时之孙武、李牧，汉之韩信、马援、班超、诸葛亮，唐之李靖、郭子仪、李光弼，宋之宗泽、岳飞，明之戚继光、俞大猷等诸名将，无不通书史、晓兵法、知地利、精器械，与今之泰西各国讲求将才者无异。

查泰西职官重武，武员均由武备学堂出身。《欧游随笔》谓其视把总如庶常，千总如编检，守备则已开坊矣，都司以上如京堂，副将如阁学，提镇比之尚书。盖武员可以兼文，文员不能兼武。考其初入武备学堂肄业，欲为日后考任中军将官者，其年须在三十七岁以内，或曾任兵官五年，其请假之时应行补足，须有统领官所给高才优行凭照，统领官不得随意荐人入学，日后有事当惟该统领是问。须有考取都司凭照，不必任都司须有医生凭照，言其身体强壮，能胜营官重任，兼善骑乘。方准其入堂肄习中军韬略。学堂课条有七：一、常算法并代数、勾股、割圆术。二、自古及今各国兵志，及战场行军之处。三、炮台营垒各法共分两种：一长久炮台营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垒，海口边界等处；一暂时炮台营垒，如战场所筑者及攻击炮台营垒法。四、地利。即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五、谋攻。疑兵、伏兵、诱敌各法。六、兵律。七、学英国言语、或德国言语、或俄国言语。每年六月间考以上兵官一次，择其超等复令勤习，以备考任中军将官。所考之七种兵阵、艺学，皆预定分数。若各学分数尚不及半，设预定四百分如分数只得一百九十八，不及预定分数之半。则不得入选。须于分数过半之中，择其尤者再入学堂肄习两年。首年底又须甄别优劣以定去留，不合式者去之，留馆者学足二年，复令赴步兵、马兵、炮兵、工兵各军营中阅历各数月，至是始克成材，可为将官，辅翼将军治理军政。

其难、其慎如此，非如中土将帅不习武艺、不读兵书、有勇无谋、一时侥幸成名者可比。况位尊爵崇、富贵已极，平日优于自奉，性耽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无事之时只知酒色怡情、赌博逞志，及其临事又复贪财惜命，如是人谁肯为之用哉？朝廷不知其暮气已重，以其老于军务，遇有战事即饬其募勇御敌。其营中亦仿西法操练，奈非武备学堂出身各营官皆未谙韬略，又无胆识，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钤为实政。是兵官不知战，安望教兵以战？纵有西人为之教习步伐，确似整齐，枪炮亦皆命中，无非兵法之绪余耳。

泰西兵官云其大要固不在此，练兵先须练胆，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未经战阵之兵，虽训练娴熟、器械精利，一旦猝临大敌鲜不目骇心惊，手足无措，苟非将帅得人，法令严肃，未有不鸟兽散者。故外国练兵必设假敌与正军对列，互相攻击，出奇设伏，因地制宜，一如交战状，俾习惯于平时。不如是则临事仓皇，而欲战必胜、攻必克

也难矣。

余于癸未年曾将泰西水、陆军学堂及技艺学堂章程大略，缮呈醇贤亲王暨曾忠襄、彭刚直，请于各省仿西法设水、陆军武备学堂，选各营兵、官身体精壮，年约三十余岁能通书史而有胆略者，又选曾习枪法、颇有胆识，年三十左右身体强壮之武科人员，不论武生①秀才、举人、进士、侍卫分为二班：已通中西文字、算法者为第一班，延武备学堂出身兼有阅历之师教之；不通泰西文字、算法者为第二班，先入初学堂，延深通中西文字、算法之师教之。必如西士所云，要由武备学堂出身，熟识《武经七书》、中外兵法、测算、天文、地理、图说，及古今战阵胜负根源，乃能鞠旅陈师，为三军之司命。又于南、北洋设水师学堂及练船，一切舟楫、樯帆、测风、防飓、量星、探石、枪炮命中，凡行船布阵一切诸大端，必须悉如泰西水师事事精能，庶他日敌船犯境，与其交仗，指挥操纵悉合机宜，不致临时手足无措，徒糜巨饷也。

盖泰西水、陆诸军将帅非由武备院、韬略馆及水师学堂出身，并久历战阵、资格极深者，不得任其职，所以当水、陆军提督者皆老成谋略优长之选。犹备有参佐数员，常与运筹决策，以资历练而审机宜。临敌之时何处安营，何处进剿，何处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截其援师，地势、敌情瞭如指掌，绘图遍示，使一军谙悉情形，有恃无恐，以故战胜攻取如响应声，岂今日有勇无谋、不知天时地利之将，只驱士卒，仅扎死寨打硬仗、野战、浪战者所能胜任乎？呜呼！全军之性命系于将帅，将帅之存亡关于国家，可不慎欤？故吾谓练兵必先自练将始。

---

① 八卷本将"武生"改为"武童"。

【附录】　薛叔耘星使《选将练兵论》、《英、德设课功局防敌法》

西洋各国陆军以德国为最胜，水师以英国为最精，固已，然不必英与德也。余观各国营伍无不步伐整齐、操练精熟，多有一定步骤，非可尺寸逾越。其所以骤胜中国之故，厥有两端：

一则中国三代以前文、武原未尝分途，汉、唐犹存此意，宋、明以来重文轻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系粗材，积弱不振，外侮迭侵，职此之由。泰西各国选将、练兵皆出学校。武备一院，选聪颖子弟读书十数年，再令入伍习练，虽王子之贵皆视为急务。历练既深，又多学问，故无不精娴韬略。夫西人选择精读书、久阅历深而始能当一兵，其所以制胜者在此。一隶营籍则平日见重于闾里，如中国诸生之列胶庠，即年满告退，亦有半饷以赡其老，所以能使乐于从事，不惮致其毕生之力，而将才亦因以辈出也。

一则兵事不尚空谈，贵乎实练。中国兵法之有专家，始于战国之时，厥后汉之韩信、唐之李靖皆有兵法传于世。盖此中窾要非可卤莽，宜有心得也。宋、明以后渐失其传，非乌合之众侥幸于一胜，即疲弱之卒糜饷于平时耳。岳武穆不尽依古兵法，斯其天资卓绝，非可强几。后惟戚南塘氏束伍练兵著为专书。曾文正公颇用其法，核定营制，而楚军、淮军相继并起，懋著功绩，然亦因与粤、捻诸寇相持稍久，故能练之益精也。欧洲各邦以战立国一、二千年矣，上下一心，竞智争雄，目见耳闻，濡染已久，又复互相师法，舍短集长。凡阵法之变化、号令之疾徐、船械之良

楛、枪炮之利钝，无不穷究秘要，确有程度，非若中国之承平稍久，或并古所习之兵法而失其传也。

以上二者，彼之所以获此成效，本非易易。中国虽不必尽改旧章，专行西法，但能明其意而变通之，酌其宜而整顿之，未始非事半功倍之术也。

英国仿德制设课功局：凡驻各国使臣之武员、谋士，考察他国制造之精粗、训练之同异，随时报局而核议之。利为我之所无者则效之，弊为我之所有者则除之。又必深悉境内情形，始能相较也。首应深悉者曰人、曰马、曰军器、曰资财。额兵若干人，备额者若干人，听调者若干人，平时按部就班，战时有备无患。兵争之际，屯兵若干为守城兵，应抽兵若干为御敌兵，某山、某水、某城扼险易守而敌难进兵，或为往来要道而彼此在所必争，道路之远近，行期之迟速，火轮车路应用机器若干，车数若干。

且我英以岛为国，周围滨海，四通往来，即各国进攻之路，路取何向？向在何方？知己知彼，均宜筹虑也。中国藩篱尽撤，海防、边防险要何处为最，水、陆将士咸当知之。海疆要害是否有轮路纵横，各路能达？以便战兵克期应调。倘我国出师远征，或遣戍属国，载运兵丁、军械、粮饷应备船只若干，每船亦应多备小艇送兵登岸。

至防御之策，必先探敌人所恃以攻我之法，预思有以备之，而后可当其锋也。本国之人、马、军器、资财，以及山河险阻、道里纡直一切情形俱已深悉，而他国各节亦应周知，更稽各国往古战争之迹，胜负之由，采择成书，译为英语，俾各营武员简练揣摩、宏资将略。

至绘图不仅详本国境地，而后可以攻人。当德军入法境，路若已经，盖所绘法地全图较法人缜密也。

英人仍以阿比仑船试验鱼雷，船之左右前后皆张竿，竿梢则张铁网以御之，鱼雷触网轰裂有声，而船体未甚损。此举盖欲试鱼雷是否难御，兼试铁网足恃与否。以上所论各节，中国亟宜仿行，译为华语，颁示各营武员揣摩练习。各提督岁必会同督、抚出题考试各营武官一次，以分优劣。

【附①】 储将才论

古之所谓将才者曰儒将、曰大将、曰才将、曰战将。乐毅、羊祜、诸葛亮、谢安、韦叡、岳飞等，儒将也。韩信、冯异、王猛、贺若弼、李靖、郭子仪、曹彬、徐达等，大将也。孙膑、吴起、白起、耿弇、杨素、慕容绍宗、李光弼、马燧等，才将也。英布、王霸、张辽、刘牢之、曹景宗、高敖曹、周德威、扩廓帖木儿等，战将也。史册所载，代止数人。若夫偏裨部曲之才难殚述矣。

且夫儒将、大将、才将、战将，皆将也。韩信之对汉高祖曰："臣善将兵，惟陛下善将将。"故将才著于戎伍，而储才则先备于朝廷。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听磬声则思封疆之臣，听鼓鼙则思将帅之臣，故"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天生五材，谁能去兵？禁廷颜、牧之思，岂虚语哉？

小乱则小才生，大乱则大才生。前代之将才勿论已，国初海寇内犯，而姚圣喻、施琅、蓝理、李之芳之将才出。三藩同叛，而岳乐、穆占、赵良栋、梁化凤、王进宝之将才出。准噶内闯，而超

① "附"字系编者所加。

勇亲王策凌之将才出。回部犁庭，而兆惠、明瑞之将才出。金川捣穴，而阿萨、海兰察之将才出。川、楚征剿，而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杨芳之将才出。发、捻等逆纵横扰乱，而向、张、江、塔、罗、李诸帅之将才出。天地之生才不易，爪牙、心膂得一、二人足矣。然而一夫善射，百夫决拾；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将将者道先储才，安在不户穰、吴而家起、翦也乎？

且夫兵无强弱，而时则异古今；众无多寡，而势则分中、外。今之战时非二十一史中战事所有也。今之战术非孙、吴兵书中战术可尽也。大抵陆军之将才固难，水师之将才尤难。昔则曰斗智、曰斗力，今则曰斗器械、斗船炮。一管驾而全船之生死系焉，一大炮而全营之安危赖焉，一顷刻而两国之胜负决焉，是真中国四千余年未有之战局也。

或曰：习陆战则宜讲地营长堤之法，习海战则宜知据风乘潮之利。噫！是末务耳。为将之道，“智、信、仁、勇、严”五字尽之，“知己知彼”四字尽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必泥古法，更何必拘西法哉？

或又曰：师西人之长以制其短。夫中国之自有所长也，非一日矣。往者诸大帅战胜攻取，克奏肤① 功，所行者何尝非中国素习之军律，所用者何尝非中国寻常之军械也哉② ？然则西法之可参用，而非可专用也明矣。至于出奇用间，避坚攻瑕，胜算独操，我中国将才固优为之。

然则储将才将如何？曰：在内求才于兵部，在外取才于疆臣。京师兵部主之，各直省督、抚主之，特设一储才馆，于武员中

① 八卷本将“肤”排为“虏”。

② 八卷本将“也哉”删去。

遴选入馆，专授中国古名将兵书、兵法，所谓练胆、练艺、练阵、练地、练时者，精究古法得失详略，神其变化，购置我朝开拓各边及平定各匪纪略，暨诸名臣奏议文集，并近人所著舆图器械等书，与近年翻译欧洲各国撰述诸书，示以皇朝之武功，谕以名臣之伟绩，晓以良功之妙技，作其忠义之诲，导以尊亲之实。兵法“攻心为上”，吾为储才者先攻其心而已矣。至操枪、演炮、挖沟、筑墙及打靶、泅水、用刀、运力、炮队、马队、步队等事，则已有武备、水师学堂者。然而储才之道犹有进也。

将才之难：武夫力战而间或未明大略，文人读书而未易兼明兵法，二者相訾，其失维均。科目正途聪明秀士留心时务者，试其器识明通、经史淹贯，即令入储才馆，试以骑射，课以韬钤，可以登船执桴，可以乘风破浪。陆兵则屯兵伏卒、抄袭交攻、安置炮位、施放枪法，临敌身先，无难踊跃直前也，对垒布置无难从容坐镇也。海军则习海道、识沙线、验风潮，驾驶轮船无难亲自指点也，开放枪炮无难亲自手挥也。合文于武可以得智勇，觇器识，则诚堪为阃外重寄矣。前明王守仁、唐顺之、韩雍、谭纶、熊廷弼、卢象昇诸文臣考其文集本传，皆言其精于骑射。前者剿平发、捻诸帅，多出帖括章句诸儒。庠序有通才，即国家有将才矣。

然则储将才者将如何？曰：武臣习文，文臣肄武，战将、才将、儒将、大将，吾将拭目俟之。①

【附录】 金眉生《我战则克论》②

客有询于余曰：“今日之洋务应战乎？应和乎？”余曰：“此何待言，亦战而已矣。”

客曰："其船之坚，其炮之利，其军心之悍且整。我之所效法西人之利器，已用心十余年，而彼之机巧层出不穷：枪炮之后开花不已，进而至于连珠炮矣；船之火轮不已，进而至于铁甲且水雷矣。我虽疾足以往，彼则绝尘而奔，果何恃而操必胜乎？"

余乃喟然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九世犹复。我

---

① 从"然则西法之可参用，而非可专用也明矣"到"吾将拭目俟之"，八卷本改写如下："不知向所平者，无非发逆、捻匪，皆乌合之众，其军律不如我，其军械不如我。今各国军律胜于我，军器胜于我，我以新募之勇，当其久练之兵，所以数十年来与外国接仗，无全胜者。况彼军远来，如破釜沉舟，有进无退，善于出奇用间，避坚攻瑕，胜算独操乎？故当元戎者，平时必先考究各国统帅兵法，所用火器，快慢远近，纵不能胜于彼，亦须势均力敌，庶免临时不敌。我政府计不至此，而各省督、抚例兼提督军务，又不知兵，纵曾读孙武兵书数本，亦如赵盾之徒读父书不知变化，而提督、参、游知书者少，更无韬略。今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或开或停，人材未出，亟须讲求，陆军宜通饬各省特设储才馆，教分三等：一教统领，二教营官队长，三教兵丁。统领专重内场，于古今中外战史、舆图、兵法、火器等学，切宜研究。营官队长稍通内场，藉明地势诸法，而外场最为紧要。兵丁则专重外场，须整齐画一，各守号令，以体操、打靶、挖沟、筑墙为体，以炮队、马队、步队、野战操场为用。操场乃兵法之一端，今自强军所习者止于操场，徒饰外观，无裨实用。惟平日常操，习惯自然，临敌时不致惊慌手忙脚乱耳。兵法以攻心为上，宜于朔望日示以皇朝之武略，谕以名臣之伟绩，晓以良工之妙技，作其志义，导以尊亲。至于工程、医士、行船、海战、火器诸法，已有机器、制造、船政、水师学堂在。然储才之道犹有进也。将才之难，武夫务力战而不知书，为文人所贱；文人好读书而不谙韬略，为武人所轻。二者相訾，其失维均。科目正途，聪明秀士有志武功者，试其器识明通，经史淹贯，即令入储才馆。试以骑枪，课以韬钤，如何屯兵伏卒抄袭交攻，如何安置炮位施放枪法。临敌身先，无难踊跃直前也；对垒布置，无难从容坐镇也；开放枪炮，无难亲自手试也。合文于武，庶可得智勇兼全，堪膺阃外重寄矣。前明王守仁、唐顺之、韩雍、谭纶、熊廷弼、卢象昇诸文臣，考其文集本传，皆言其精于骑射。德国所刊元朝铁木真、帖木儿郎之用兵论，言言扼要，并云法拿破仑之兵法亦出其中。国朝剿平发、捻，诸帅虽半为章句之儒，然讲求韬略，初未溺于帖括也。然则欲储将才，一言以蔽之曰：武臣习文，文臣肄武。战将、才将、儒将、大将，吾可拭目俟之。"

② 八卷本将此篇附录删去。

宣宗成皇帝之海疆遗憾也，遗诏不入庙，不配天，不立圣德神功碑；我文宗显皇帝之北狩热河也，圣躬不怿，驯至大渐。凡此异类之逼迫，苟为大清国臣子者岂可一日忘诸心乎？是战之说不必问。其有可恃与否，第当审义之当战与否耳。然而亦有说焉。

“夫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至天与人交相感而其胜乃可必。天之心何在？在于民。民之心何在？在于君。使君之心能事事惟民是依，民之心刻刻亦惟吾君是戴，则其兵有不胜用者矣？财有不胜理者矣？独不见美利坚之于英吉利，普鲁斯之与法兰西乎？美利坚本英属之民耳，至英君虐敛不能抚有其人，遂显然起而为之敌，血战八年，至今自成一国。普鲁斯受法人之挟制七、八十年，一旦君民合力，围其都、降其主，全力挫灭之而有余。此岂分别彼此船炮之低昂乎？只在君与民之心合与不合之分耳。故今日议战，不必问我之船炮如何？当先审我军民之心为如何。我大清之入主中国，圣圣相承，深仁厚泽，前后三藩之变、川楚之变，甚而近日发、捻之变，皆由民心尚固，得以次第荡平。然今日与洋人对敌，我之军民能效死力与否？能不为敌资所诱、甘为前导与否？尚不可知也。则战之说固亦未易轻言也。

“今欲为战之说，必先求战之本。本者何？吏治也，民生也，士习也，军纪也。国家于此四者尽其心，得其法，则我中国之根本固矣，心膂壮矣。朝与野一其道，同其风，上下贵贱固结而为一心，兵之鼓勇而出也。彼一炮能伤百人，我以千人进；彼一炮能伤千人，我以万人进。悉如普人攻法国之炮台，使大炮并无装放之暇，而如林如旅之众亡命直前，苟近其身则枪炮无所施能，迁远于海，则轮船铁甲有所不能到，则彼亦且如我何？而无奈我民之心未易收也，闽、广之无赖，百金之饵争为汉奸焉；津、沽之

匪人，千金之贿私埋地雷焉。以如此之军，如此之民，即枪炮过于洋人十倍，而必败于敌者可操券也。我圣祖高宗之百战无敌于天下也，试观其时之吏治何如之清！民生何如之厚！士习何如之醇！军律何如之严！譬如士民之家，家政井然，田产秩然，奴仆之于主人无不顶而戴之，则偶与他人讼，无不胜矣。反是，则外衅方来，内讼旋起，甚至输主人之实情于敌。故自古及今，从未有内未安而外可攘者也。

“普国之君今年八十外矣，其幼年即为法人所辱，含垢忍耻者几何时？卧薪尝胆者几何时？任贤任能、睦邻结援又几何时？至国脉强而民气振，日耳曼各国则皆推尊之，澳大利亚则已摧败之，然尚未肯与法人争。迨法人强令王子不许为西班牙之主，且巽其词而曲允之，至万不得已，横逆屡加，通国之人皆裂眦攘臂而不与共天日，夫然后始陈师而出焉。及法境尽矣，法君虏矣，犹许其议和，而不欲遂墟其地，虽受害之法人至今亦无有痛詈普国者。其恤民以仁，使民以义，深谋远算，强忍阴鸷，能令其国之人皆乐为之死，待至数十年后，而果于一发。此中国古人中勾践、田单所不能为者，又岂书生纸上谈兵，抚剑疾视，空言无补，以宗社大计侥幸孟浪而一试之可比哉？

“余尝闻之老辈矣，雍、乾时作吏者其将赴任也，必先虑律例之不谙，词讼之不决，胥吏之未易驯伏，缉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焉惧为宗党羞。今则所虑者陋规之不丰耳，钱漕之不多耳，亲与友责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趋承之烦耳。昔之为民者日出作焉，日入息焉，以见官府为畏途，以欠钱粮为巨累。今则吸烟而已，酗酒而已，能健讼于公庭为豪，能恣横于邻里为快。昔之为士也，终年不窥园，终身不废读，布其衣、疏其食，村塾之馆不过十金，市

井之徒不交一揖，有更数十次小试而白首为童，终不改其儒素之业，以贪利他图者。今则未遍五经已登黉序，伏案数刻便事嬉游，干讼事为固然，哄考场为本分，稍有才调非替人枪代，即插讼扛帮而悉以为狎邪。博进之资至穷饿而不悔。呜呼！官也，民也，士也，其狼藉至此，其尚能亲其亲、长其长而为国家效死不去乎哉？至于兵则更有奇焉者。昔之各省官兵奉调出征也，父母泣于途，妻子恸于野，其视从军为至苦矣。有过而哂其怯者，则对曰：此行死于敌者十之四、五，死于法者十之二、三，幸尔生还无几，一胜仗所偿者一、二月钱粮耳，一克城所得者一枝蓝翎极矣。受国家豢养数十年，有事能不以死报乎？今则兵勇之往军营，合家有喜色，讶以何以若是之勇？则对曰：胜则大发洋财，平居亦可冒虚粮、吞公费。即有不合，弃弁以回，无名籍可稽，与平居无别，又从何处查我？万一丧亡，世袭先之，专祠继之。出兵不数年，非提督，即总兵，花翎、黄马褂更易易也。如是，则以从军为乐。夫四海之民以从军为乐，则其于畏法、怀恩二者尚有一、二在念哉？以从军为苦者，仰君上如天如神，不令之出则已，出则有必死之志焉。以从军为乐者不过四两五钱募我一月耳，一月尽则漠不相关，何往而非逃生谋利之路？兵心之不堪更有出官、民、士之上者。求其敌忾同心，以身许国，视敌如仇，以马革为幸者有几人哉？

“故论今日洋务必以战之一字为天经地义，而所以能战之故，虽不能如普鲁斯经营五、六十年，亦必下二十年极苦工夫，自两宫皇太后、皇上、亲王大臣、枢、辅、部、寺、台、谏外，而封疆、司、道、守、令，无不振刷精神、卧薪尝胆，破除一切习气，处处循名责实，实事求是，无一事不综核到底，无一人不功罪显然。凡资格嫌

疑、推诿趋避、敷衍颟顸各弊，痛心湔洗，使中国庶政蒸蒸日上，民则皆遂其生，士则皆乐其业，官则加费以保其廉，兵则重饷而严其罚。此则安内之大概也。

“至与各国交结之道，则宜恪守大信，凡可允者既允之后立即照办，不可允者始终坚执，且婉词以晓谕之，使之心服。凡通商各国皆宜使聘往来不绝，并添驻洋公使七、八人，择其通达事体、公忠诚实、为外人敬礼者与之连络款洽，庶可洞知外情，一旦有事不致茫无所措。在外流寓之人皆各设领事，敛以饷而练为兵，缓急之间海外亦可调遣。此则攘外之大概也。

“如此表本兼治，二十年内姑且相与羁縻。二十年后察有机会可乘，则约西北之与国，纠中外之义民，庶几可以为非常之大举乎。若不能下此苦功，而专以虚憍之词、浅薄之见，自居忠义，不问安危，则夫人而能之，于社稷大计又何关一丝之轻重哉？吾所谓战者与天下之人同，吾所谓能战、能胜之道则与天下之人异，然欲舍我之道以求胜，则自古及今、由内至外断断乎无此理也。”

客为之爽然失色而退。乃濡笔纪之。

练　兵　上①

内安外攘莫先于兵，整旅行师莫重于练。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古之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其训练之勤如此。今之为将者不言练兵，而专言募勇。营哨粗具，重费饷需，观美徒存，难收实效。行成则立加裁撤，戒严又仓猝招罗。不知训练端在平时，岂猝募即可驱以临敌耶？夫部卒之强弱，视将领之贤愚，宁②在强分兵勇之名目？承平已久，习气渐深，以较曾、胡当日平贼之师，相去远矣。虽有强悍之勇，而训练不得其人，则有勇与无勇等。昔士耳其因埃及省反，请德国将军毛奇相助。毛奇进营阅操毕，云："兵皆新集，势不相敌，不可交绥。"③后竟如所言。泰西陆兵之强首推俄、德，水师之精群让英、法，然操练精熟，枪械犀利，步伐整齐，大抵各国从同，亦一时尚武风气使然也。

德士花之安云：彼国以医士巡行都邑，选精壮少年入营，操练三年有成，方许授室。④以故举国皆兵，〔十四卷本增：凡遇军务，〕

---

① 此篇五卷本原标题是《练兵》。因十四卷本增写《练兵下》，并将《练兵》改题为《练兵上》，故本篇从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愚，宁"改为"否，岂"。

③ 十四卷本将"绥"改为"战"。

④ 十四卷本将"亦一时尚武风气使然也"到"方许授室"，改写如下："惟兵卒之强弱，仍视将帅之贤愚耳。查泰西之民，年至二十一，悉隶兵籍。俄、德、法兵制，已略详于《民团》论内。"

仓卒应征，莫不有勇知方为国效力。其枪法、阵法、口号，平时〔十四卷本增：本〕训练已熟，〔十四卷本增：退归团练期内，〕每年仍调操十二① 次，以免生疏。大、小将官均由武备学堂挑选，精于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屡考上等者② 方授以职，武可兼文，文不能兼武。每岁国君大阅，计陆兵、水师野战各一次，操时与对敌无异。每营有司粮食者，有司制造者，有司修理器械、建造炮台者，有司造筑铁路、桥梁者，〔十四卷本增：西国行营有机器司，有工兵专司营造，不事折冲，盖兵而匠也。〕有司制备兵食、料理医药、疗治疾病者。其讲求之不遗余力如此。

营规则水、陆两军各分三等：水军之制，首以熟悉舟楫为一等，次以娴习枪、炮为一等，终以兼习陆战为一等。水师巨舰可容千人，而指挥进退、列炮排枪，惟帅主之，山川形势、风云沙线，亦惟帅详之。此水军之大略也。

陆军分炮兵、马兵、步兵，各为一等。再于步兵之中又分作三枝，曰：猎队、象队、大行③ 队。猎队执短枪，附剑枪末，藉引前锋，多开而寡合。象队执长枪，附戈枪末，如张两翼，依傍而夹辅。大行④ 队则如火如荼，轰雷掣电之师矣。马兵之中亦分作四枝：一为侦探轻骑，挺长矛疾驱前军数百里，苟非控纵素娴，人马精妙，弗克胜任。一为追逐轻骑，佩长剑、挟短枪，乘敌败北时用之。一为介胄铁骑，亦佩长剑、挟短枪，攻坚破锐用之。

---

① 十四卷本将“十二”改为“两”。

② 十四卷本将“挑选”到“屡考上等者”，改为“肄习期满而又曾在行伍步兵、马兵、炮兵各营阅历数月者”。

③ 十四卷本将“行”改为“征”。

④ 十四卷本将“行”改为“征”。

一为变化精骑，或骑、或步兼擅其长。大炮兵只分攻、守两等：守则守护城台，用炮之最巨者。攻则摧击敌垒，用炮之稍次者，必也明攻、守之法，习转运之劳，一切药码随时齐备，整顿城垣、炮台、船舰、器械诸事，均伊所职，虽马、步两军恒兼力作，未若炮兵之辛苦弥甚。此陆军之大略也。

考欧洲各邦，以战立国，争雄角智垂二千年，凡阵法之变化，号令之疾徐，船械之良楛，枪炮之利钝，无不日夕讲求，确有程度，非若中国重文轻武，稍一承平，便目兵事为不祥。况文则拘牵而不识权谋①，武则粗鄙而未闻韬略，纵有黄帝握奇、太公阴符、孙吴心法、诸葛八阵，或置之高阁，或视为陈言，古法既昧源流，西法又耻追步，何怪乎积弱之难振也！

方今各国勤修武备，兵额日增，约略数之：普、俄、法三国各百余万，奥国八十余万，意国七十余万，英国三、四十万，此外民尽为兵，有事之时②，〔十四卷本增：奥国八十五万七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三名，炮四尊。步兵所携辎重四十七磅，每兵岁需准中国银约一百二十五两。俄国在欧洲者一百四十万二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七十八名，炮四尊；在亚洲者十一万八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九十名，步兵辎重六十八磅。每兵岁需约一百两。意国七十六万五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五十名，炮三尊。步兵辎重五十九磅。每兵岁需一百二十两。德国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十七名，炮三尊。步兵辎重六十一磅。每兵岁需约一百一十二两。法国九十七万七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十九名，炮五尊。步兵辎重六十二磅。每兵岁需约一百三十五两。英国五十

① 十四卷本将“权谋”改为“精义”。

② 十四卷本将“普、俄、法三国各百余万”到“有事之时”删去。

三万八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三十三名，炮四尊。轻马兵负二百二十磅。重马兵二百六十磅。步兵负辎重六十二磅。每兵岁需约二百六十两。英吉利兵册载马兵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名，步队十二万八千六百二十四名，大炮手三万四千九百二十四名，工匠兵五千七百一十名，其余守护粮局、运解军火、保护医官之兵不计。另本国守兵十五万一千四百九十一名，备调兵三十二万二百四十一名，香港、摩儿大岛、安地儿士岛三处共守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名。皆食于官厨，每日给杂费一息零，肘有黄绦者一条加一边士。然兵皆嗜酒，不能耐劳，近年人多不愿充当，挑选缺额亦常将就录用。荷国十万名，每兵岁需约一百二十五两。比国九万三千名，每兵岁需约一百二十两。丹国四万八千名，每兵岁需约一百两。瑞典二十四万四千名，每兵岁需约五十二两。土耳其三十万名，每兵岁需九十二两。西班牙二十万名，每兵岁需约一百六两。希腊五万名，每兵岁需约一百六两。葡萄牙七万名，每兵岁需约七十五两。瑞士十八万名。美国三万六百七十名，步兵辎重五十三磅。巴西二万五千二百八十名。秘鲁四千六百七十名。欧洲之民几悉充兵籍，无事则各执其业，有事则丁举①备征调。此即中国古时田赋府兵寓兵于农之法也。西国人民土地远逊中华，徒以精益求精，遂能雄视海外。

我中国中兴以来，将帅得人，士卒用命，似于兵事颇能精进，然有不得不急为整顿者：额设旗、绿制兵六十万。马兵月饷一两五钱，步兵一两二钱，守兵仅一两，非特无以赡家，且无以糊口，况日本近仿西例变成法：凡兵士战死者，由官给其父、母、妻月费银十元，子女由官养至十六岁止。其入籍者多老弱无赖之辈，鲜精强克敌之夫。升平日久，旧额虚悬，余兵顶冒，营务废弛，至斯而极。粤、捻之乱，群以制兵不可用，而湘、淮练勇遂告成功。夫制兵既不可用，即

① 十四卷本将"举"删去。

当随时裁革，更补练勇以节饷需，何至今两项兼支，坐耗粮饷？因循粉饰，中① 外同之。况前招练勇虽曰精强，而今则老迈衰颓，亦几与制兵相等。

计惟将各省所设制兵、练勇，一律仿西法操选。每省练兵若干，其不入选者汰之，就地另募精壮补充。月饷悉归一律，平时撙节，临战酌增。训练精勤，勿稍疏懈。各省仿设武备学堂。其将帅、营、哨各官务选明练之才，讲究韬略，参用西法，实事求是，必如德士所云：熟识中外兵法、量算、天文、地理、图说与古今战阵胜负根原者，乃能鞠旅陈师，为三军之司命。

水师每镇亦须设立学堂，一切舟楫、樯帆、测风、防飓、量星、探石、枪炮命中诸大端，必须确有见地，事事精能，庶他日强邻压境，指挥操纵悉合机宜，不致徒糜巨饷矣！按西国水、陆诸军将帅，非由武备及水师学堂出身并久历战阵资格极深者，不得任其职，所以当水、陆军提督者，皆老成谋略优长之选，犹备有参佐数员，常与运筹决策，以资历练而审机宜。

临敌之时，何处安营？何处进剿？何处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截其援师？地势、敌情了如指掌，绘图遍示，使一军谙悉情形，有恃毋恐，以故战胜攻取如响应声。普法之役，普人皆有法国地图，举山川、城市、险要所在、兵粮所聚、戍守所至、若者难攻、若者易取，一览了然，上下同心，卒成大捷。其明征已。

各国将弁必由武备院、韬略馆学习兵法，乃有出身。至夫军装，则一律鲜明，军器亦皆坚利。储备口粮以千、把轮流经管，暇

---

① 十四卷本将“中”改为“内”。

则秣马聚兵，①〔十四卷本增：由各省督、抚设立粮台，按月由粮台点名给发，不准虚报。如粮台短发，准统领、营、哨申详告诘，以杜侵扣。应发号褂、绵袄、绵裤、帽、履等件不准于月饷扣除。泰西军制：驻防统领之下有熟谙武略者十员，为中军官分司其事，如总司训练、如炮台教师、如总理输粮贷、如总理军火、如总理钱库、如医官等项，又有总监武营事宜官一员。虽然大小兵官、委员司事兵、马、军火、药弹、营垒，一切军政俱归统领管辖，及预备整齐，分调兵丁，升黜军士，惟每阅七日必总核一次，将所黜陟人等备文申报上司，故无虑有虚额之弊。其兵弁月饷乃归总理钱库支应，所收支径行达部，不必会同统领转详，致多曲折，于是互相稽核，各有顾忌，所以绝无克扣兵饷之弊也。既欲杜其克扣之弊，各统领、营、哨之薪水宜丰；又欲得兵勇之死力，其月饷亦宜稍厚。兵之口粮尚未能养赡一家，谁肯效命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则纷纷溃散。如敌兵月饷多，我兵月饷少，彼以倍加口粮而诱动我军心，我当临战酌增。或死后周恤其妻子，或当兵至期满五十余岁者仍酌给予口粮若干以终其身，藉此固结兵心，自无不奋勇图报也。查各国兵数概无虚额以少报多之事，惟中国有之。且营官利心重者不独以少报多，且扣其号褂、粮价等费，层层剥削，所余无多，如行山路时值雪天，芒鞋、草履立时破碎，赤足长征，劳苦万状，皆统帅不爱惜兵士与同甘苦，何能使其赴汤蹈火而不辞耶？各兵弁所战之处，当如普法之役人人皆有战地详图，举山川、城市、险要所在、兵粮所聚、戍守所至，何处可以安营，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截其援师，地势、敌情了如指掌。不但求利器以击人，尤当精掘筑以避人之击。或谓："我军只知用地营。"不知地营为掘筑之一端，仅恃此技而不练掘筑全法，必为敌困，故坡、堆、濠、垒等法均宜讲求。泰西军中有工匠兵，又有机器匠为之教习，凡架桥、渡河、掘濠、筑垒皆机匠指示为之。盖工匠素娴工作，规矩、绳墨、训练皆精，事半功倍，不劳

① 十四卷本将"平时撙节，临战酌增"到"暇则秣马聚兵"删去。

而成也。如训练精勤，勿稍疏懈，必须〕每日小操，〔十四卷本增：每月中操，〕每岁大操。凡兵弁之号令视十将军，十将军之号令视大将军，以次递传，整齐画一，而将军又以时察其勤惰，严其赏罚。号令严密，皆平时教习而成，步伐整齐，川流山立，殆不愧于古所称节制之师也。

泰西公例：随营医生不论本军、敌军一视同仁，互相诊治，旗章以白边红十字为号，彼此概不加害。又于军中络一篮舆，标题其上，有受伤者舁归就医，经历敌营亦无伤害。即交锋被获，令其指天发誓不预军事，立行释放，倘归复求战，彼国将帅必正其罪。此亦古人不重伤之遗意欤。

或曰："所论仿西法设书院，练将才，明地理，识敌情，制利器，足食、足兵，额无空设，查各国兵数概无以少报多之事，惟中国有之，且营官利心重者不独以少报多，且扣其号褂、粮价等费，层层剥削，所余无几。如行山路时值雪天，芒鞋、草履立时破碎，赤足长征，劳苦万状。若统帅不爱惜兵士，与同甘苦，何能使其赴汤蹈火而不辞耶①？饷不虚糜，无兵勇之分，尽成劲旅，法则善矣。其如款绌何？"曰：今日养兵、养勇之费，总计逾五千万，而有事之日仍纷纷召募，何者足操② 必胜之权？何如及此闲暇之时整顿经营，以期养一兵得一兵之用乎？古云：兵不夙练，与无兵同；器不精利，与徒手同；利器不得人而用，与无器同。查京师暨各省驻防兵二十万有奇，各省绿营兵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余人，各省练勇在外，据英人琅提督云可用者不过二十万，且无铁路，征调为难，各省畛域之见未销，一省有事，邻省不相救应。同此额饷，同此制兵，在

---

① 十四卷本将"查各国兵数"到"赴汤蹈火而不辞耶"注文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何者足操"改为"实无可操"。

精不在多，留强不留弱，亦在为上者破除情面，痛革积习，一转移间而已矣。

【附录】 刘连城《将略要论》①

夫为将之道首在定，定则静，静则明，明则公，公而无私，克私不犯，则进道矣。能得人，能知人，能用人，能爱人，能制人，省天时之机，察地利之要，揽人和之济，详安危之变，知定乱之法，久而不倦，遇事不乱，始能受国家之重任，终能立绝代之功勋。夫安危之变微乎其微，定乱之法慎乎其慎，安危定乱良在守微，守微者兴邦之基也。行师之道忌在贪战，贪战者丧军之根也，即古今之人才谋勇，阵法之变化周密，兵家之虚实刚柔，器械之精奇锋利，而不能无隙无制，严防自泄，侦审敌情，有机必战，战不可夺，无机固守，守不可摇。所贵乎守则有条，战则有节，战守合乎机宜，必能兴军固邦矣。然往往师久无功者，病在文、武别分，将、吏之各不相能。岂知文可为将，武可转吏，何分之有？必得将能其道，吏知其将，将、吏相应以道教兵治民，兵、民怀将、吏之德，畏将、吏之威，降心伏志。如是则人和，人和则察地利、省天时，战无不捷，攻无不克矣。

尤有进者，民为邦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俸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民不安固，倘有耗损，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珍之！爱之！兵为邦捍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护，皆藉于兵。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民失卫如卵失壳矣。慎之！重之！为吏者

① 此篇附录十四卷本未收。

必使民知兵之辛劳，为将者必使兵知民之艰苦。如能将、吏相应，兵、民相洽，倚民养兵，倚兵护民，兵坚民固，和衷共济，不亦善乎？然而抚者上之，战则次焉。体全生民，勿分畛畦，德之自化，岂无感哉？此安危定乱、全生全国之根本也。

英兵官云：各省所招之勇急于成军，不暇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艺未练成，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焚劫，归后又投别军，仍蹈前辙，以故屡战屡北。欲救其弊，必须由地方官查取住址，亲族、邻右甘结方许入营，以杜将来逃亡之弊。到营时先验其身材，不合戚继光选兵之法及英国募勇之法者去之。戚将军选兵之法已详于《练兵记实》等书。

英国募兵之法：凡年至二十二以上愿充兵卒者，诣官投告，由医官验其身体健壮，长及六尺，胫骨不弱，则给资为质，令归告所亲，送于大营复验，若不如式则罚医官，赔偿所质。又虑其出于一时愤激，必讯其来意真实，则分哨教习之。

教法十人为一队，先练手足，缓行欲其步之齐，急行欲其驰之疾，站立欲其足之坚，运物欲其腕之劲。又有习顶、抱者：以头触物曰顶，欲其撞之而扑摧之；而开两手擒伏曰抱，欲其力能制物，使之不动也。凡教练皆喝号或摇旗，欲其耳目习于号令也。逮手足既效，则教以陟山、跳壕、越墙、缘木各技。盖累土为坡，趋之欲其息而不喘；绳挂木城，攀之欲其悬而不坠。横木半空而超越之，由二尺渐高至五尺，欲其上腾，身不触物。掘濠于地，由二尺渐宽至一丈，欲其两胯之张腾跃而足不失陷。如是年余，则授以火枪，使习携持、举抱、跪立、反正，测远近、辨高低各种施放之法。

其马兵由步队选择，盖预防其丧马而仍可步战也。马先予劣者而不与鞍，继予鞍而不予镫，由骑坐以及驰骋，由驰骋以及超越，运用刀矛、施放枪铳，各技精熟然后予以全分鞍镫、缰绳。

凡马、步技艺学习三年不成者，斥革出学；成者给以饷糈。三年为一

届，愿留者当六年或九年。若至二十一年，则以年老放归，仍以原饷赡其终身。在营有所犯，轻者禁一礼拜不准外出，重者降为二等，再犯则降为三等。盖兵虽有头、二、三等名目，饷仍无异，不过以示优劣而愧励之。有犯则注记于册，哨官时呈营官查验之，如再犯则调赴他营。过犹不改，拘禁营牢，令作苦工。当兵三年无过者以黄绦为规形施诸袂，加以饷糈，绦递加至三而止。嗣有所犯亦递褫之，其降为三等者，能知愧奋，可复递升头等。

营中工匠亦由步队挑选，盖必能战斯能自卫，口粮优于各兵，凡造桥、开道、筑垒皆资之。每兵千人医官四人，兵丁饮食皆医官审视之。凡驻军先求爽垲之处以栖医官、病人。此泰西营制之大略也。其平日武事之讲求①亦可略见一斑已②。

罗浮山人曰：此练身之法耳。吾闻剑华子云③，练兵之法，先练其心，次练其身，再练其气。练兵④者何？教之以尊君、亲上、忠国、为民是也。练身者何？如上所论，教之以步伐、进退，手足、耳目一切技艺之类是也。心一矣，身便利矣，而无胆气以将之，则一作仍衰，一衰斯走耳。〔八卷本增：中国水陆兵弁临阵溃逃，由未练胆。〕故惟练气为尤要，如砺刀锋，如养笔毫，气太盛则抑，而柔驯之道在有以养之也。气不及则扬，而激厉之道在有以鼓之也。故练之不及不可以战，人知之矣。至练之太过，则其锋已老，亦不可以战，则知之者鲜矣。如使无过不及，及锋而试，斯可以力战不败，虽败不衰也。⑤

【附录】 沈仲礼太守译述德人《借箸筹防论略》⑥

窃维中国之病⑦在重文而轻武，虽亦尝讲求武备、考究军器

① 八卷本将“武事之讲求”改为“讲求武事，虽只言练身之法”。
② 八卷本将“已”删去。
③ 八卷本将“罗浮山人曰”到“剑华子云”改为“中外兵书云”。
④ 八卷本将“兵”改为“心”。
⑤ 从“英兵官云”到“虽败不衰也”，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
⑥ 此附录是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将此附录的题目改为“附甲午年后节沈仲礼太守译德国石游击《借箸筹防论略》”。
⑦ 八卷本将“窃维中国之病”改为“中国积弱之病”。

矣，然以之靖内乱则见优，以之御外侮则往往见绌者。非将士不善战之过，乃火器不能胜人之过也。非尽火器不能胜人之过，乃不先时多屯精兵，令处处可以却敌，而临时用新集之众之过也。方今强邻逼处，西南则英人据有暹罗、缅甸，法人据有越南，日人据有台、澎，俄人则经营于蒙古以北、新疆以西，四面虎视鹰瞵，环而伺之。火轮、舟车，水陆与之相笮，凡于防不胜防，又愈不得不密为之防。防之奈何？勤求智勇之将，遍成精锐之兵而已。然则练兵、练将诚目前急务也。

今我大帅整军经武，授某以洋操统带之权，督诸洋员教练陆军战法，并纳天津、广东毕业诸生徒于新设武备学堂中，朝夕熟复之，深造之，以备将来领兵之选，较前天津、广东办法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练将、练兵之道得矣。但两江如是，天下行省未必皆如是。纵使天下行省皆如是，而铁路不修，征兵难集。各省平时屯兵无多，一旦敌以十倍之众乘之，其为阽危不言可知也。

考欧罗巴各国定例：每民百人抽一人或二百人抽三人为兵。德制每五年一核民数，以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二月民籍计之，共四千九百四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人，于内抽兵五十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七人，是每百人尚不止抽练一人。若值有事之秋，调留后及兰迭外阿兰世当等兵，见《德国军制述要》可增至五百万众。中国倘肯仿而行之，某固可约略言之，如中国十八省之民数通共三万四千六百二十五万人，如照百人抽一之例可得兵三百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人，太平经制有此兵数，便成无敌之势，遇有军事，即不增兵，而外国当不敢轻犯。

然此皆就不修铁路而言，若嗣后铁路修成，四通八达，则仿照欧罗巴制度，定防守留后兰迭外阿兰世当等兵额，勤为训练，

抽旧换新，均成劲旅，统计十八省兵额有三十四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此系千人抽一择要防守，遇变由铁路征调，散处者立见麕集，再征留后等兵以为后援，似可无虞强敌矣。然留后等兵之制，恐中国未能仿办，铁路亦不知何时可成。今欲为控驭中外之谋，非众不济矣。

夫日本一岛国耳，其兵额尚有二十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三人，上年与中国构衅且增兵一倍。中国幅员之广如此，盗贼之患及外人肘腋之患、门户之多之患又如此，即屯三十四万众，比之欧罗巴诸国兵数寡之甚也。在中国之谈兵者或谓“师克在和不在众”，又谓“兵贵精而不贵多”。某以为，谓和与精是已，谓无取乎众多则非，何也？以三十四万人分戍十八行省，每省不盈二万人。假如日本者复以其额兵来攻中国一省之地，一省兵力莫能与之抗，则其地必失。首先受兵之地一失，则敌军先声夺人，近省防守之兵益怯，远省赴援之兵又猝不能致，其不至覆辙相寻者吾不信也。昔人所云有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者，特一时之壮语耳。若处中国今日时势，兵极精矣、和矣，而不能遍布，使各省皆可以自固，则他日之难莫纾，其能不以多多为善乎？

余考究中国舆图，知设防有必不宜分者，亦有必不宜合者。管见所及，辄堪一一借箸而筹，如蒙许可，或据情入告，俾刍论得以施行，或节取其切中肯綮之言咨会各疆吏，分头筹备，则中国幸甚！愿闻其详，请俟异日。①

① 八卷本将“余考究中国舆图”到“愿闻其详，请俟异日”，改写如下：“按石游击论我国宜仿欧洲各国定例，每百人抽一壮丁当兵，给饷不扣，火器皆精，平时结以恩义，死后恤其妻子。如临阵私逃，由地方官按籍捕获，置诸军法。进则幸生，退则必死，以视临时招募漫无稽考者优绌迥殊矣。望政府据情入告，通饬督、抚施行，大局幸甚。”

昔年景山官学教习王开运奏称:"各省陆兵防军支销款目不一,其可裁减者有四项;各军虚实不一,其应变通者有四项;各军弊窦不一,其宜严禁者有四项。"所论裁减变通各节前篇已详。惟严禁各端尚未揭出,兹摘录于后:

一曰苛扣米价。各营军米,驻扎之地或无可取资,即有商贩,价值必昂,且恐时有缺乏,贻误军食。其不能不由总统委员于产米之区设立粮台采买接济者,亦必然之势也。南方地多产米,虽有上年、中年、无年之别,而无年绝少,即遇价贵之时,每米一石重约一百五十斤,价银在二两以上者十年之内无一、二年。大约上年每石价银不及一两,中年每石价银在一两左右。自南方买米以济南方之军,每另有开销:每石另加口袋、船力等费约银六、七钱,综核米价并各项运费合上年中年酌盈剂虚,约计每石需银一两五、六、七钱,贵亦不及二两。若发给勇丁,无分米价贵贱,概扣饷银三两抵糙米一石,约一百三、四十斤。虽各军不必事同一律,而即此以概其余。凡有扣米银之军,则苛派之昭彰者也。东、西、北方小米、麦面价银多寡未能悬定,总宜以采办之处价值银数为断,另加运费为准,实发给勇丁,庶免怨望。如不论粮价低昂,统以每石每月坐扣米粮银九钱,亦有扣八钱者,虽偶有粮贵年分时价过于坐扣之数,即以此类推,藉口粮台贴赔,而十年之中或九年价贱,扣银仍不稍减。此宜严禁者一也。

二曰勒受衣物。勇丁虽愚,衣食所资领有月饷,不难自备。每有统领、营官制就棉衣、铺盖、包头、裹脚等件散给勇丁,若以为赏赐则诚善矣,乃坐扣月饷,较之勇丁自制约贵一倍。号衣、号褂统领、营官均有公费,本属应办之件,往往添新换旧,悉令勇丁自制,只宜定为岁赏,不宜勒派自办,恐于格式新、旧不齐,有失观瞻。甚或勇有开除,其新充补者接领号衣尚须出钱与统领、营官,并须出钱与开除之勇,方得充补。又统领、营、哨各官及营务处,时有亲戚、家属、故旧携带茶、烟、包头、裹脚、布匹等类到营散发勇丁,利市三倍,不受则胁以威。且饷银业经坐扣,勇丁口粮几何?既为该管官掊克,

又以之曲徇人情，忍恨吞声，莫可如何。此宜严禁者二也。

三曰摊派欠饷。军营事件有公而亦有私。其应办公事如修筑营房，势必估工加倍报销，即不报销，勇丁效版筑之劳，分所应也。一切材料并骡马，统领各官原有公费，何以摊派勇丁？至于私事，统领以下各官或有庆、吊等事，所派公分如有亏短，亦勒令勇丁摊助公费，则又何也？柴草一项本为军需例载所无，近以北方、西陲不易取办，特恩加给柴草银两，体恤勇丁。各军核实，发给勇丁者或亦有之，克减者亦非全无。军务繁兴之时，饷需甚巨，库款支绌，间有短欠亦所难免。近则由部拨者无不实发，自改归各省筹饷协济，间或难符定章，不能如数领解。而总统以下各官即以协饷短解为名，因而积欠勇饷，虽有协饷到营，除总统以下各官先扣足虚冒之名粮，有余然后酌量散放，勇丁待领欠饷无期，惟有衔恨，或弃此他适，因而填沟壑作不轨者往往有之。统兵者既有虚冒名粮之实，反贻国家欠饷之名，转索欠饷于朝廷。贪鄙欺饰莫此为甚。此宜禁者三也。

四曰刑诛过当。故犯军法，勇丁固有难逃之罪；误犯军法，将帅应有可原之情。乃有法非故犯，亦非误犯。以帑项养育之勇为将帅自营其私，而勇丁无所沾润。既苦鞭策过严，又苦克剥太甚，欲留不愿，欲归不得，度日无计，度岁无资，怨气所结，谤讟交作。乃或杀数人以示威，或至杀数百人以绝祸，又或以烹调未善遂斩庖人，或以谀媚未工竟诛近侍。贪残暴刻耳不忍闻。此宜严禁者四也。

以上宜严禁者四端，有各军通弊，有此军所有彼军所无之弊，尚有未得其详，或虽知其详而难以言语形容者。总之，有以恤士卒之苦，乃可以制裁减虚冒之宜也。

王教习与上篇中、西有心世道者所论中国军营弊窦已阐发无遗，惟裁夫而不增工兵，去弊而不恤勇士，亦未言训练之法，终难致强。

近读南皮张香帅创设两江自强军奏稿，洋洋数千言，不独言军营诸弊，并陈练兵之所以必用洋操者，其故有七，实深中时弊，为前人所未发也。当此时艰孔迫，尚循故辙，或俟武备院人材肄业泰西、已经历练回国，而后变

法讲求，恐为时已晚，缓难济急。朝廷既已知各省督、抚心怀畛域，各自为谋，且有外重内轻之虑，是以京都特设军务王大臣，藉以握其枢机，然何不奏请通饬各省督、抚悉照香帅办法，切实讲练，就地取材，免致秦越相视，水土不宜，别户分门，党同伐异。从来风气必囿于一方，湘军多与淮军不相能，淮军则视湘军彼非我族，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潮军、豫军亦何独不然。

既能效法泰西，而又合万众为一心①，无异家人、父子互相策应，自然转弱为强，不特日人不敢生窥伺之心，即泰西诸邦亦何致蔑视中朝为积弱之邦哉？②

东征前敌后路粮台周少逸观察由辽东返沪，谓："海疆士大夫只知中国兵船于有事之时不傍炮台左右，而匿于炮台之后，未知陆军竟有甚于此者。"

据去岁日人掳去之兵弁逃回者云："中日之战，日兵进则生，退则死，盖有兵官督阵，临阵退缩者立斩也。华兵进则死，退则生，盖兵官不上前督阵，似愿兵溃，藉领口粮肥己也。平时毫无纪律，故溃散之后到处掳掠滋甚。至侦探敌情全赖重赏，闻所赏不过数元，故鲜有认真探报敌情，至为敌人所算。查所领枪、炮名为新式，实则外国废弃不用之物。闻日兵开仗时加给口粮，华兵匪独不加，虽胜仗亦无奖赏。营官如此，督帅无人，赏罚不严，安得不败？非日兵之强也。"

又据吴清帅前路粮台沈效卿大令云："前山西太原镇何总戎驻扎锦州之勇，所用前膛枪皆锈，惟所佩烟枪颇洁。见有日船在口外测水，离锦州岸尚有二十余里，即惊惶放枪不绝。日船才答炮二响，而勇丁即时溃散，到处抢劫矣。是秋"拱北"轮船在锦州失慎，咎在勇弁身上佩有药包随处倒卧、开灯吸烟之故。西例所载勇丁不准携带枪、刀、药弹等物，中国营律不及西人之

① 八卷本将"而又合万众为一心"改为"须改召募征用民兵"。

② 从"昔年景山官学教习王开运奏称"到"即泰西诸邦亦何致蔑视中朝为积弱之邦哉"，是十四卷本所增的附言。

严，更宜仿行，以昭慎重。又有所用抬枪施放数响，非枪口卷缺，即机器不灵，盖其升放之机，非软钢条乃铁片也。闻各省就地所造抬枪不少，无论其远、准、速率不及新式洋枪，纵使远于洋枪，只施放数响即废。况其笨重如此，以之击土寇犹无全胜之理，安能与洋人争胜哉？”①

① 从“东征前敌后路粮台周少逸观察由辽东返沪”到“安能与洋人争胜哉”，是十四卷本所增的附言。

练　兵　下①

阅泰西史记：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英国通商印度公司夺印度马特拉司东北本加利一省，以三千二百人而敌印兵六万。全省户口三千万尽归英商所辖治。可知兵在精而不在多。

今我国凡遇战事，皆募勇御敌。中倭启衅以来，榆关内、外防营林立，计淮军、湘军、铭军、奉军、甘军、新毅军、老毅军、嵩武军、定武军名目纷如，至有二、三百营。兵力不为不厚，无如人各一心，营各一名，政出多门，不相统属。每当遇敌，其怯敌偷生者非溃即逃，否则各守一方、不相策应，但得敌不来攻，即自幸偷安旦夕，纵观别军败衄，亦恒如痛痒无关。甚者逍遥局外，调遣不前。合之虽二、三百营之有余，分之实二、三十营之不足，以致兵威日蹙，敌焰弥张。说者谓将领固属无能，而亦营制散漫，帅无专统阶之厉也。

客有自行伍中来者为言：关外各营遇有寇警，不特彼此各不救援，且兵之于将，将之于帅，上下离心，俨同冰炭。其将官有有薪水而无经费者，有并薪水经费一概无着者。每营发饷五百人，其克扣与否毫不过问，足额与否亦不过问。或有令带二百或三百人为一营者。张曰张营，李曰李营，营勇号褂并不刊别前、后、

---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左、右、中等字样，由总统发下寸许字条，上书：某某着带二百或三百人驻扎某处。接条之后，即当委扎[札]持向粮台挂号，按月领饷。其营哨官费用，以及什长津贴，即在勇饷内匀扣。最巨之勇饷，每关银六两有发四两八者，每关银四两八有发四两二者，有发三两二者。扣军米五钱，又除零星花费，每人实得不过一两有零。且有领饷或系库平，而发饷又系湘平者。又有开招时书明不扣旗帜、号衣，届期又一一扣去者。勇丁自糊口而外，所余有几？安肯效命沙场。遂有临阵反奔溃散、哗乱抗叛之患。

故泰西兵制我国有不可及者四端：练之以手足，习之以号令，导之以超越，二、三年之后始给以火枪，中国无如是之课程也。授之以舆图，教之以兵法，中国无如是之训教也。优其饷糈，英吉利一兵之费岁需二百余金。日本一兵平时月给十元，出战者月给十五元，衣服、帽履、粮食皆给自国家。恤其伤亡，伤者终身食饷，死者厚邮其家。中国无如是之经费也。且营官无幸进，军器尽精良，屹如山岳不动，中国无如是之坚整也。虽中国亦仿西法练兵，计已十余年，而仍不能强者，因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惟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绪余也。

尝闻泰西兵官云：其大要固不在此。夫未经战阵之兵，虽训练娴熟、器械精利，一旦猝临大敌，鲜不目骇心惊、手足无措，苟非将帅得人，法令严肃，未有不鸟兽散者。查外国练兵既行以上所论四端，又于操练之时必设假敌与正军对列，互相攻击，出奇设伏，因地制宜，一如交战状，俾习惯于平时。不如是，则临事仓皇，而欲战必胜、攻必克也难矣。中日之战我军无一胜仗，职是故也。非但陆兵如是，水师亦复如是。余闻琅提督当教习时，常

于月黑或风雨之际忽传令操演，而学生苦之。自琅提督去后，不复勤苦操练，所以鸭绿江之战闻我各船弁兵茫然无所措其手足也。

泰西交兵不杀俘虏。其在官者皆有文凭佩之身，被俘出示文凭，则以官礼处之，饮食、居处以官为差。或与约不任战事，即纵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约，则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战事毕释归。或允不任战及归又请领兵。主兵者责其失信，常至罢黜。盖各国常视彼此所以相处之厚薄以为报，不欲失信于敌。既允不任战而又遣之，则以后被俘者敌人皆引为前鉴，必不复纵遣之，而承其害者多矣，而又有失信负约之名，故于此不敢苟且也。此是《使西纪程》之言。而沈粹生又云：同治十三年，各国在比都会议战事条款，立约颁行。凡敌人入境，民皆充团练，各有练首，仍归地方官管束，衣服有一定款识。军器皆须手持，若暗中藏匿，即以盗论。非团练而手持军器被敌擒获者，听其处治；团练则不得杀害，监禁而已。两军相当，攻城下邑，自公房、战舰、轮路、火车、电报电线之外，浪取民间一物者杀无赦。不得以毒饵投水中，不得用毒枪、毒刃，不得暗放开花炮弹，不许杀降，不许杀随军贸易、使令之人。若敌人得地后，民或不服与之为仇者，以作乱论。又同治三年，各国在瑞士会议：护持受伤者其左臂上有白带，上具红十字或兵部及将军印信，敌人不得伤害。

今中日之战，各西报访事人俱云：日兵残杀、奸淫、掠劫，与野人无异。然日人既学西法，岂不知公法战例乎？又闻台湾百姓之不服，非尽属义愤，亦由新例过严有以致之。岂不闻罗马、拿破仑之故事乎？若徒事残酷，遇屋则烧，遇人则杀，良非治道，必为千万世人唾骂。日本其知之否乎！①

西报云：有雪梨劳君曾预料万国和平会必无成效。今又于《第十九世

① “泰西交兵不杀俘虏”到“日本其知之否乎”，是十四卷本《练兵下》的附言。

纪报»中论明和平会果已不成。盖谓和平会之最好结局者，独恃万国凭公调处一项，未必各国遵从。盖强者皆有并吞之心，常欲伺隙肇衅，岂因有调处公论，遂俯首帖耳而以轩轾之权使他人执之乎？故料知将来虽有公局，而万国之陆师仍在，水兵仍存。盖非此无以免相侵，非此无以保和平也。军旅愈众，炮械愈强，战务愈少。盖恐一战各有大损，而无一国独擅其胜也。是以日后弭兵之策，专在于养兵。惟养兵之费甚大，民人供养之任太苦，故须求一法，将陆军变为学堂，不独制造军中技艺，并可造凡百货物以开利源而补经费。此法今已试行于德国，为总兵者须兼通教学师之能，为新兵者须供应工匠之劳，一面学行战阵，一面读书，一面习工艺。夫为兵者其手中炮械或可不用，而学识工艺则能毕生有用。学成事业不仅为兵，且可为店伴，可凿井，可开山，可耕田，有机会时可作各种事业，各因其才性而用之。但此等工人仍与兵营相关切。新兵入营宜始自十六、七岁云。①

① 从"西报云"到"新兵入营宜始自十六七岁云"，是八卷本增写的附言。

水　师

中国海疆袤延万余里，泰西各国兵舶飚驰轮转，络绎往来，无事则探测我险易，有事则窥伺我藩篱，从此海防遂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居今日而筹水师，诚急务矣。顾其中纲领约有五端：曰轮船、曰火器、曰海道、曰水营、曰将才。

何以言乎轮船也？泰西自设轮舟而民① 之旧制尽改。其始皆木壳船身及寻常之明暗轮耳，继则木壳护以铁板，名曰铁甲船，继而船身全易铁壳而水线上下所护铁板愈厚，船头另装绝大之钢刃以冲碰敌船。船面或造旋转铁炮台，以便四面分击。铁甲厚至十余寸，而海上咸称无敌矣。然船身太重，吃水太深，行驶既难加速，造费尤倍常船。于是蚊子船、快碰船之制复出。

快碰船者行海备战之船也，船坚且速炮大而远者为佳船身全用钢壳，不取其厚，并无铁甲，配炮大而不多，船头仍装钢刃。体质既轻，吃水自浅，转动自灵。另出新意造为极速极省煤之机器，每点钟能行二十余海里，胜可速追，败可急走。敌欲击以大炮，取准较难；欲冲以水雷，躲闪较易。且碰船之为用，两舟回翔迎距，相机一搏，如鹰鸟之下击，捷不及瞬，势险节短，惟快乃神。否则，反受碰于人，而利害天渊矣。

---

① 十四卷本将“而民”改为“民船”。

蚊子船者，助守炮台及海口之船，状其渺小而名也。船长仅十五、六丈，吃水仅六、七尺。船身低矮，进退自如。船载一巨炮，弹子恒重八、九百磅，合数船即有数巨炮，抄袭由我，分合自如。纵使敌人破我一船，损失不过十余万。设破敌一大船，其损失辄以数十万计；破一大铁甲，则一、二百万计矣。俄、美蚊船之制，复稍以铁甲护之，尤可突险进攻，此以小制大之妙用也。

现在西国水师除寻常兵轮外，新造之大铁甲日少，而快碰、蚊子两式日多。惟其不胶成见，故能出奇无穷也。

今日中国既有历年造购之兵轮，又有新增之大铁甲、快碰、蚊子等船，并自造鱼雷各艇，似宜酌分巡、守两事：蚊子船专助守炮台、兵轮，以防海口；快碰等船及鱼雷各艇专主进攻、袭击，敌至或分抄、或合击，得机则进，失机则退。我能涉浅、能埋伏、能更迭出没，而又有铁甲以为坐镇，有炮台以为依附，有海口以握要冲，有蚊船以为救应，敌必不敢冒险而深入矣。

至巡海之船拟分三大支：一巡直、东为北洋。一巡苏、浙为中洋。一巡闽、粤为南洋。每支酌配大铁甲一、二号，兵轮船四号，快碰船四号。择善地以立水营。无事则梭巡东洋、南洋、印度洋及美洲、非洲、澳洲、欧洲各岛、各埠，由近而远，逐渐游历，以练驾驶、习水道、张国威、护华商。有警则北、中、南三支互为声援：敌窥一路，则守者拒之于内，巡者击之于外；敌分窥各路，则避实击虚，伺隙雕剿，或三路同出，使敌疲于接应，或彼出此伏，使敌无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机宜，必藉内地电线互通消息，乃能联络一气。如此而敌犹敢轻犯者鲜矣。倘现在各船尚未足数，似宜竭力购足，俾得成军，如德之露台水线带，英之旋台铁甲堡，尤新式之最佳者，增购三、四号或更多。仿造蚊子、快

碰① 各数艘以备临阵补阙应猝之用。

论者曰："如此布置，非费千百万金不能有成。目下帑项未充，费何从出？"不知天下大势须筹全局。敌之敢于窥我者以我力之未足也。试观从前海疆有事，一役之费动辄一、二千万金，而百姓之损失尤多，国威之摧挫不少。今乘无事之日筹资自固，使敌不敢生心，国计民生均受其益。移有事时之用项于无事之时，未雨绸缪，保全于无形者实大。语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此轮船之当筹者一也。

火器另有专条，兹不赘叙。若夫海道，尤非蹈常习故可以从事矣。测海之法，英国为最备，无论商船、兵船，每次行海必将逐日所经之水程、所遇之风色、所探海底之沙土、所测某处岛屿之礁石，绘图立说，归而呈于海部衙门。海部再将各船所记参互考订，以验海途之险易。苟何处有疑，则派船专往测之，不因其地之冲僻而有所歧视。兵船之上，必有学生沿路测量、绘图，彼此考证。其讲求之勤切如此。今中国海道，隔省即不能知，甚至隔府、隔县亦不备知。近来轮船聿兴，常行之道不敢谓毫无所见。试问各口之迂捷② 、浅深，沙线、礁石能一一洞彻乎？各船管驾、舵工能一一留心乎？未可知也。

英国于我中国海疆，自混同江而南，以迄于越南一带，某省、某地无不刊成海图，详载一切。全图之外，冲要者另为分图。或沙线变迁，即随时另刊新图，听人售观，毫无隐秘。似宜择其所刊年、月之最近者，购至中国，设立专局，选精晓洋文之士译绘重

① 十四卷本将"蚊子、快碰"，改为"快船、碰船、蚊子船近日水师总以快船快炮为佳"。

② 八卷本将"捷"改为"曲"。

刊，分派各处水师、轮船，责令管驾人员各于所到之地，按图覆考，相符者注明相符字样，不符者即改注该地的名。外国往往不知某地的名，即任取一名呼之，每有未符。其沙礁深浅或有迁移、改换，即随时改注。若原图有漏，即详为补载，限以半年，将已经注改者缴局一次，由局再给一分，如法查注，亦以半年一缴。如是两年查缴数次，当可作为定本，由局核刊，分给兵轮领用，则各船皆有依据，纵素未涉历，亦可按图而索，临事不致张皇。惟测量注改，此时管驾未必深谙，必先由水师学堂派拨测绘学生，令其随船办理。此海道之当筹者一也。

轮船之有水营，犹陆路之有城垒，必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乃能动出万全。况水师首重天时，暴风、重雾、寒冰皆须慎避，安能不亟筹寄泊之区乎？若未历海疆，何由洞澈？且水营重地，纵华、洋人等指称某地相宜，必须老成熟悉者审慎履勘，方可举办。然其理与法有可得而言者。

今① 如北洋之经营旅顺及威海卫，诚中、外所翕然称许者也：设炮台以资捍御，设船坞以备修舱，设陆营以通接济。握东、奉最狭之隘口，拱畿甸最要之门户，而设处又非西国应行轮船之地。我据全势以临敌人，雄固无逾于此。然旅顺口内港水浅狭，不能停大舶、屯多船。形势似尤以威海为第一：居南、北适中之地，控扼朝鲜、日本之水道，近日② 经营，洵非虚设。至于中、南两洋，则江苏之舟山，广东之南澳，均宜及时筹布。其地自成险要，并无洋舶辏集，大可建立水营，而③ 船坞、陆营及后路并通接济④，

① 十四卷本将“今”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日”改为“岁”。
③ 十四卷本将“而”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及后路并通接济”改为“后路亦可近通接济”。

皆设险置守之要区也。平时军火、粮饷以十之一、二扣存水营，而仍以内地存积为根本。就目前而论，北洋莫善于天津机器局，南洋莫善于闽省船政局。至中洋之上海机器局，则密迩通商口岸，地势平衍，无险可设①，似较津、闽为逊，但经营十有余载②，一旦未易改图，是在他日之斟酌而变通耳。倘遇有警，则内地所积之军火一切或增拨水营存储，或酌分海疆紧要省分，务使我能济急，而敌不能扼阻袭取，是为尽善之策。此水营之当筹者一也〔十四卷本增：或谓验收铁甲船之法，其要有三：一在考究全船。究重心之斜正，隔堵之布置，碰锋之坚利，舵机之灵捷，炮位之运动及机器、水缸、水门、药弹舱、战台、鱼管等处位置。一在讲求炮械。德国克虏伯大炮制成，先用满药施放，借验炮身之坚及贯甲之力。德国水师俱用克虏伯炮械，虽操法与英国稍异，而专用是炮者定臻精密。一在试演慎重，俾知轮机之满力，转圜大、小，船性之左右，炮弹之迟速。中国"济远"船，德厂所造也，而英厂颇訾议之。昔阿模士庄厂匠师槐特说帖云："济远"船内有数处不及同时兵船之造法：一则分舱御水之法未妥也。尤可虑者穹甲下各舱，如锅炉舱长约占船身三分之一，若于下面薄铁板处钻一孔，水即易入。一则穹甲舱面虽固，然全装于水面之下，其浮力与平稳均未尽善，倘船边有水击穿，则水入穹甲之上，甲未损而船或沉矣。一则舵柄未经保护也。前面炮台及烟囱、风舱诸口不宜用直甲保护等语。凡为监督者不可不参考也。〕

船既坚矣，图既精矣，而驾驶未习③，仍与无船同也。火器利矣，而施放未习，仍与无火器同也。水军成矣，水营立矣，而士卒未习；士卒习矣，而将领未得其人，是以军与营资敌也。西报论中

---

① 十四卷本将"设"改为"扼"。

② 十四卷本将"十有余载"改为"二十余载"。

③ 十四卷本将"习"改为"悉"。

国有精固之舰，而统带不得其人，则有舰与无舰等。①〔十四卷本增：美提督查弗而忒于辛巳年春，曾由天津缄致其旧金山一友，其中言："余驻天津六阅月，稔悉中外交涉未能洽洽，缘西人每有轻视中国之处。查通商之利英为大宗，是以事多扶制，若美国则无是也。年来中国购造铁甲兵船，说者谓中国有水师矣，惟与西国相较则甚弱。现船上尚用洋人，未必肯以中国之心为心。各公使又在细心察视，不欲中国骤强，是则中国亦未可谓有水师也。"〕故日本步武西法，水师将士自幼皆入学读书，历加考拔，派至练船练习。其水师提督固悉驾驶，且通英、法水师阵法，自能升旗号令各船布阵。而兵弁、水手一律整齐。闻西人之作壁上观者咸谓彼国水师与泰西无异矣。其陆军则仿德国，募民为兵，训练三年，令归田里。一旦有事，招之入伍。虽远在异国，不得不闻召即赴。兵虽散处各处，然已训练三年，与临时招募以市井少年充数者有别。又闻其统兵大员必由学校出身，学既成，则航海至泰西，隶名军籍，勤加练习，劳苦不辞，如是一、二十年必由兵士而升为武员。然后回国重用，如山县有朋、榎本武扬之流，今之位尊爵高、独当一面者，皆昔〔十四卷本增：在〕欧洲充黑衣之籍，执戟荷戈者也。不特武员为然，即文臣②亦莫不然。闻明治维新，子爵伊藤博文欲详考欧洲之俗，深苦不得入门，乃依某西官当贱役，阅十余年始归，现贵为首相矣。夫然，故将才尤重。

西国育才之法：有专书，有专师，分门别类，循序致精。虽有一、二稍嫌繁重，而上不以为纡，下不以为苦，盖其俗使然。

今中国水师似宜再聘英国海军宿将，如琅提督认真教授者。西报云：前北洋水师总教习琅提督及前福州驾驶学堂有一洋教习，皆能悉心教授，奈诸生苦其功课多、立法严，借端公禀当道开除，未尽所授，

---

① 十四卷本将"西报论中国有精固之舰，而统带不得其人，则有舰与无舰等"注文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臣"改为"员"。

闻者惜之。所有南、北洋兵船、铁舰均归其① 训练，优者升，劣者降，以杜幸进。至各省所设驾驶学堂，皆延西师分门教习。已升至第一班者即派登舟历练，勿使久于② 学堂耽安闲而糜岁月。盖在船练习，利有数端：实事求是不尚虚谈，利一；阅历风涛，能耐劳苦，利二；增长胆气，遇险不惊，利三；巡游岛屿，堪资闻见，利四；随事察验，预觇才器，利五。各班之中有志趣远大、识虑警敏、心地纯实、功力精进、胆气凝定、身体坚壮、耐劳安分者，皆属有用之才，存而记之，以资器使。〔十四卷本增：英国水师官甲必丹伯力倓在英京武备大会宣言于众，曰：日本仿西国政务，势渐炎炎，非仅取军械之一长而已也。〕他日为将领、为偏裨、为教习、为司机、为头目，即在其中，最下亦可为精卒、为匠手、为听受约束之兵丁壮役。若登舟之后，性情骄狠、颓惰轻浮、贪诈生事，一切不堪造就者，虽权贵子弟，立予剔除，以肃军纪。如是而人才不兴者，未之有也。

泰西之水师莫强于英、法，而兵船之制度则尤以英为最精。盖他国水师兵丁兼充水手，英则另有水手专管行船，不分兵丁之力，较各国为尤胜。〔十四卷本增：英国水师船中有童子军七千余人。俄国战船虽不及英国之多，亦有童子军五千人。教习驾驶者有兵船学堂，有商船学堂，以船为学堂之所，每学堂肄业者三百人。〕至兵船纪律，自将领以至兵丁，皆不准无事登岸闲游，及任意住宿。惟礼拜〔十四卷本增：日〕可给假上岸，亦不能留岸住宿。我国兵船恐③ 未能恪遵法度。此所以日本有④ 十五年之案也。至于各局施教之法，考校之

① 十四卷本将"归其"改为"派归"。
② 十四卷本将"于"改为"居"。
③ 十四卷本将"恐"改为"俱"。
④ 十四卷本将"日本有"改为"有日本"。

方，局章灿然大备①。闻各兵船月有公费数百两，为船上灯油、机房车油、绵纱、小麻绳、油船等用，间有管驾私扣入己，应换不换，应油不油，故其船身各件易坏，而后膛炮机亦致生锈。如果统领公正廉明，认真考察，断不致为人朦蔽至此②。升降、赏罚权自上操，均未敢僭为拟议。惟有训兵口号一节向俱仿照西音，徒劳无益，不若改习华音，易习得体③。

〔十四卷本增：因水师全权非若泰西归于水师提督。我国升降赏罚、战守机宜皆权自上操，然军情万变，事必乘机，若遥为节制，纵不掣肘，必多迂延贻误。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皆有统领兵弁之责，试问其深谙武备否？既素未悉统领材能，复何从知偏裨优劣，而遽委以举错升调？虽无私心，亦恐难期尽善，况假之展转贿赂者乎！昔丰顺丁中丞办事精明，闻某以贿赂而得管驾，故亲坐该船验其能否。该管驾与司舵者预为关说，视其所吸烟杆嘴为表，指东则曰东，指西则曰西。丁中丞竟为蒙蔽。可知非深于此道者，必受人欺也。

查西例：武员升降皆由兵部。水、陆提督黜陟，以其部下畅晓戎机、迭获胜仗之武员升任。从无文职大僚而权能举错及委任军事者。今中国于军制不能复古，悉效西法，即训兵口号亦仿西音。夫欧西兵法精益求精，如英之阿林邓、法之拿破仑等兵法，尽可与孙、吴兵法参用，惟训兵口号宜改华音，非但易习，而又得体耳。

中日战后，德员汉纳根曰：中国取败之道有二大端：一曰无统帅。各

---

① 十四卷本将“至于各局施教之法”到“灿然大备”，改为：“唐景星观察曰：‘我国兵船与英国兵船同在烟台。日落时，我国兵船时有小艇拢岸，英国兵船无一小艇湾泊，而军政宽严可见矣。海军章程虽定有施教之法，考校之方，奈虚应故事。’”

② 从“闻各兵船月有公费数百两”到“断不致为人朦蔽至此”注文，十四卷本改为（改后仍属注文）：“各兵船月有公费数百两，为船上灯油、机器房车油、棉纱绳、油船等用，因系管驾所包，致船舱机器擦抹不勤，应油不油，应换不换，故船身各件易坏，而后膛炮机亦致生锈。如统领果是水师学堂出身，而又公正廉明认真考察，断不致为人蒙蔽至此。”

③ 十四卷本将“升降、赏罚权自上操”到“易习体操”删去。

督、抚自保封疆，分而不合。一曰无名将。各提、镇未谙韬略，暗而不明，刚愎自用。职此二端，必难望戮力同心、克操胜算。而原其流弊之极，不得不咎中国立法之凉。盖中国律例，地方官失守城池罪当斩首，故各省督、抚以下莫不栗栗危惧。有事则自顾疆土，遑暇舍己从人。中国兵将虽众，实则各自为谋。泰西军制：凡将帅、武弁须由武备院肄业生考充。兵弁以次递升，必其学成然后致用，以得充兵弁为荣。中国虽亦以行伍出身为正途，但左文右武，且视兵之流品为最卑，而凡阀阅之子弟、博雅之生徒，皆以入营伍为大耻。无赖之辈始贪其月饷而趋之，日积月累，或以侥幸蹑保，或以钻营洊升。今专阃大员之拔自行间者多此类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吾未敢抹煞，谓若辈尽无可用之才。特其扬旗动鼓之时，既惭祈父之爪牙，又鲜兔罝之心腹，及至独当一面，心雄万夫，徒以学问未深、练习未精，斯识见终于未广，忽遇枭雄之敌将，非交绥而遽败，即闻警而先逃。其罪可诛，其情可悯，而师徒挠败之羞，固早已决诸平日。所望者创巨痛深之后，发愤为雄，或如德之胜法。故军中缺陷之处，吾辈迭经具禀声明，深冀总师干者因屡败而① 痛除积痼，幡然一变。不料其泄沓至今，此我辈所怅然失望者也。

按西人关心中② 国者，皆著书立说③，谓中④ 国水师未精，将帅无人，不惜大声疾呼，愿举国猛然警觉矣。今英、俄、德、法、日、意莫不以水师长驾远驶。我中国海疆辽阔，海口又多，诚如张香涛制军疏⑤ 云："防不胜防，守不胜守，无论如何海军终宜复设〔八卷本增：也〕。"〔十四卷本增：亟宜多贷洋款，借材异域，设水师学堂，练船，定造新式铁舰、快炮。英上院公爵马君云：

① 八卷本将"而师徒挠败之羞"到"深冀总师干者因屡败而"，改为："余于癸未年缮呈邝容阶参赞所译美国水师学堂工艺学堂、德国陆军学堂各章程，请北洋大臣张靖达、南洋大臣曾忠襄及时奏办，深冀总师干者。"

② 八卷本将"中"改为"吾"。

③ 八卷本将"著书立说"改为"著之文笔"。

④ 八卷本将"中"改为"吾"。

⑤ 八卷本将"疏"改为"所"。

"海战之胜负在铁舰翻陈出新，大炮去迟易速。"可谓深知当务之急，岂可以威海之覆，因噎而废食哉①？〕

虽然，既筹水师不可不兼筹炮台，两者原相表里也。西国明台、暗台皆有图说刊售，从前兴建各省炮台亦多取法西式，虽未能遽如洋人，亦已窥其门径矣。诚广购图说，译成中文，互订参观，择长补短，他日办法必有可观。独德国圆转铁炮台之式，必须相地用之，缘中土滨海之地类多松浮，垫筑非易，设根脚分毫走动，即全台旋转不灵，遂成弃物，非徒百万巨款坐视虚糜，兼欲改不能，欲拆不能，贻误实非小也。西国炮台情形，亦间见于《火器》条内，可参考焉。②

或问："中法失和之时，法人在海面搜查各国商船，何以中国不能照办？"据深通西律者云："因未照公法设立战利法院耳。"然则战利法院之设，亦当今要政，不可缓矣。查战利法院又名司海法院，日本已经仿设，颁有钦定章程，名为捉拿敌人船货衙门，我中国尤宜聘精于泰西律例、万国公法者，及早商办也。③

英国以水师为重，另分一部曰海军，设立大员五以司厥事。其人必深明水师诸事，乃足当其任。一曰总理，有综核一切之权，虽属文职，必由武备院出身而兼理枢密院事务。尚书二员：一管船厂，一云总理船厂制造船舰一管行船。一云管理转运粮饷事宜侍郎二员：一管汇兑购置，一云总理购置物料一管出入帐目。一云司理银款别设监督一员，由议院转调升降，职

① 八卷本将"亟宜多贷洋款"到"因噎而废食哉"，改为(改后都是正文)："英上院公爵马君云："海战之胜负在铁舰翻陈出新，大炮去迟易速。岂可以威海之覆因噎废食而不讲求哉？"

② 十四卷本将"虽然"到"可参考焉"删去。

③ 从"或问：中法失和之时"到"及早商办也"，是五卷本《水师》的附言。十四卷本将此附言删去。

与五大员同，皆归国家黜陟。其下又有司官十员：曰协理官、曰管船官、曰会计官、曰机料官、曰转寄官、曰管工官、曰管炮官、曰管票官、曰管膳官、曰医官。此外别有数官不归海部者：曰海国公所长、曰行船会长、曰天文学长、曰水师学长。侍郎与会计官同司出纳，因而另分两司专理各处船坞事宜：第一司内管机器者一员，管各工料之加增者一员，管理木料者一员，验工及清帐者各二员；第二司内管煤者一员，管船厂数目者三员，管购置物件建造楼房者各一员。通国船厂之称头等者四处，称二等者四处。属地船厂十有五处四等。头等船厂皆有专员管理。水师提督所辖系船舰、兵丁，及学习船中操演，考稽各事，更有管辖、巡捕之权。平时弹压，战时防守，虽不兼理船厂，亦可随时访察而入告焉。

或谓：中国海军大臣及司理者，各司厥职能如是认真乎？能深明水师诸事乎？昔年中法失和之时，法人在海面搜查各国商船，何以中国不能照办？据深通西律者云："因未照公法设立战利法院耳。"然则战利法院之设，亦当今要政，不可缓矣。查战利法院又名司海法院，日本已经仿设，颁有一定章程，名为捉拿敌人船货衙门。我中国尤宜聘精于泰西律例、万国公法者，及早商办。如不能自强，不设海军，不制铁甲，虽有名目，似难施行，徒有瞠目视之而已。①

【附录】 薛星使、张制军、王星②使《海军论》③

薛星④使疏云："外洋水师屹然能成一军者，必须有铁甲船以扼中权，有快船以便迎敌，有碰船以作冲锋，有蚊船以守海港，有运船以接济饷械，有书信船、有暗接电线之船以灵通消息，有雷艇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制胜，又必有炮台以作靠山，有

① 从"英国以水师为重"到"徒有瞠目视之而已"，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

② 八卷本将薛星使、王星使的"星"均改为"钦"。

③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

④ 八卷本将"星"改为"钦"。

岛澳以屯全队，有厂坞以修巨舰，而后海军乃无缺陷。一旦有事，可进可退，可战可守矣。盖铁舰无快船、碰船为辅佐，必转为敌之快船、碰船所困，是直孤注而已。而碰船、快船又必得铁舰数号始足壮声威，而资坐镇。蚊船炮大船小，舱浅底平，可作守港利器，但行驶既缓，风浪宜避，只能在海口及沿岸浅水处驰逐接战，难为洋面制敌之具，一中炮子，即有沉破之患。碰船亦有蒙铁甲者，船稍小而甲厚，专为冲陷敌船而设，谓之铁甲冲船。快船有巡海快船、钢壳快船二种，首尾设大炮二尊，船前吃水之下暗设冲头，可以碰坏铁舰，每点钟行四十五里，洵称迅捷。总之，以上各器凡经营大枝海军者缺一不可，合之则相济为用，离之则独立无功。”

许竹篔星使上次出使德、法诸国，经办船、炮，条陈海军船炮应办事宜一疏，颇多精要，可以采用，惜篇幅太长不能备录。

张香涛制军疏云：“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沿海七、八千里防不胜防，守不胜守，彼避坚而攻瑕，避实而攻虚，我劳彼逸，我钝彼灵。彼横行海面，而我不能断其接济；彼空国出师，而我不能攻其巢穴。虽竭天下之力，费无穷之饷，终无完固之策，而国已困而不可振。故今日无论如何艰难，终宜复设海军。

“查近日海战洋人以船快炮快为要着，与从前专恃船坚炮巨者稍异。大约每一军必有一、二大铁舰为老营，而以穹甲快船为战兵，以鱼雷炮船为奇兵。每军约配穹甲快船四、五艘，鱼雷炮船七、八艘。穹甲雷船所配皆系大、小快炮。中等穹甲一艘长三十余丈，每一点钟行三十二海里。鱼雷炮船长二十余丈，与鱼雷艇之轻小者有别，每一点钟行二十八海里最为捷速。中国海军尤以断敌船接济为要策，加以防内海、护长江，则鱼雷炮船之轻速尤为合用。每厂造穹甲，八月可成一艘，一年可成五艘。鱼雷炮船

五个月可成一艘，一年可成十艘。大铁舰一年余可成一艘。若分向英法各大厂订造，则一年内外海军数枝之船皆可齐备应用，庶免悠忽延误。

“今日大势，自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枝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太巨，则南、北两枝断不可少，大约海军一枝，船、炮、鱼雷各费共需银一千余万至二千万两，借洋债数千万两筹办不难，而难在养费与人才耳。此攻彼战，此出彼归，或分或合，变动不拘，方不致困守一隅也。

“至水路尤难于陆路，将领必用洋将为之。中国未经战阵之学生，粗疏不谙之武弁，断不能用。虽善于陆战，非水师学堂出身亦不宜用。且非用洋将则积弊必不能除，操练必不能精，考核拔擢必不能公。俟臣将各船弁勇中考有出色可信者，再以派充各船管带。至各船应如何配用布置，应请旨敕琅威理迅速来华，并带精熟水师将弁数人同来，以便通筹全局，及早举办订购。至于船上所用弁勇，则仍须多派精熟员弁及有志子弟赴英国学习。非水师出身不能精熟，非通西国言语文字不宜出洋。余见昔年南洋兵管船驾多陆路兵官，皆不晓外国言语。此举尤宜从速。

“我有筹巨款、购多船之举，先声所播，足见中国志气未衰，已足以隐折各国吞噬之志矣。惟既设海军，必宜多筹船坞。西国水师择地建闸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阻，一也。山列屏障，可避飓飓，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糗粮，三也。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四也。滨临大洋，便于操练，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而可造船坞之地颇不易得，除旅顺、福州原有船坞外，山东胶州澳，广东虎门以内宜分设大、小兵舰船坞，长江以内尤宜分设中等船坞，除铁舰外若穹甲及雷船皆能入江修理。盖兵船攻敌无论胜负，必不能一无伤损。海

军交战不能定在何处伤损。船坞若不多设数处，设一坞为敌所踞，或海道为敌所截，我船不能归坞修理，数战之后多船均废矣。此则今日固国卫民之先务，无论如何艰难负累，而必当竭蹶以成之。”

二公之言可谓“知己知彼”切中时弊者矣。

王爵棠星① 使云：“法国海部于去年起将战船上中号、大号口径之炮尽行改用快炮，凡北海、地中海之船业经陆续回坞，在制造局中提装快炮。查此项快炮已装于极东海面、印度洋面等处兵船矣。船面木质之器尽行改换铁质者，以避敌人炸弹之毁。一则停泊中国，藉壮声威。一则驶赴马岛，以资征讨。但只除旧更新尚嫌单薄，故拟于哈乞开司之梅花炮外更添马克心、拿登飞得之快炮。马克心为近今最精、最凶之器。德、奥二国水师已有此项炮位，而法水师亦当于一年内备齐。是炮共有炮膛十具，装药、装弹皆有活筒，每分时能开千响，足抵五十人。每秒时中开快枪二十响，药弹即用格拉及勒培尔枪之子。子储炮架之内，计有二千八百八十个，只须一动炮架，其子〔八卷本增：即〕自入炮门。海部尚书② 欲令船中炮手熟习其法，故令五战埠各派人员于去腊初一日来至巴黎，每水师、船厂各派正、副炮弁二员，在水师总厂中学习马克心炮之动法、配法、拆法及收拾法，学成后给予专照，各归本职，即委其在军械所及战船上教授各炮手，以行新法。

“近数年来，各国于行海大加讲求，而以速率为尤重。商船固须借重速率，而兵船则尤以速率为第一关键。假使此国有兵船一队，为数不多而行驶颇速，彼国兵船虽多，器械亦利，而行驶迟

---

① 八卷本将“星”改为“钦”。

② 八卷本将“尚书”改为“长”。

缓，则此军即不必与彼交绥海上，而可径轰其海口。且兵船迟缓者断不能阻碍敌人商务，缘商船皆有极大之速率故也。率速之蒸蒸日上，实足令人触目警心。总之，船行之速率实无止境，果能配合各国钢铅及他项材料，实得至轻之质、极大之力以驯至于经久耐用，更深求水之阻力，机之进力，油汁代煤汽锅，布置之妙，其所造又安有穷期乎？”

寓日之德国人云：曾至横须贺船坞，观日人拆卸丁汝昌所献之兵船。其船身尚坚固如常，惟机器已多锈坏，可见中国水师各将弁不知勤饬司机人用心揩擦，未免溺职素餐矣。究其弊，皆因管驾瞻徇情面，统领水师不能认真。所谓督办其事者素未谙习，遇有变故茫无头绪，惟有因循苟且了事，又恐大权为他人所得，故门户之见尤牢不可破，必至强不知以为知，甘为小人蒙蔽，致偾国事而弗恤也。中日之战可以为鉴矣。

中国虽有二十三省之大，惜各督、抚均存畛域之心，水、陆兵官互不相顾。地虽大而势分，不若美与德之制度。盖美、德两国皆有数十小国归其统属，政治虽有不同，而水师大、小兵舰俱归一统领管辖，所有将官、兵士亦归其黜陟、升降、调度，随时奏报，各属国不得掣肘。地虽分而势合。各国之水师亦属① 如是。惟水师统领非资格最深、兼有财力者不能当②，因与各国兵船水师提督时有宴会，费用甚多也。或恐水师尽归统领黜陟，兵权过重。不知所升之统领多是年老久于水师，而上、下院议员皆〔八卷本增：稔〕知其人品学问何如③；且各船发给兵饷、药弹一切另派有管理之员，所以从无克扣及跋扈之人。

我中国南、北洋水师亦宜仿西法归一水师提督中资格最深者统领，免

---

① 八卷本将“属”改为“皆”。

② 八卷本将“当”改为“任”。

③ 八卷本将“何如”删去。

致临时各督、抚各分畛域，各船借词规避，再蹈前辙，互①不相救也。

今中日息战，所订和约不向日索还丁汝昌所献之兵舰，日本又不照公法，竟将旅顺船坞轰坏，此与向来各国战例大相违背者矣。慕雍山人注曰②：凡事必须经练于平日③，方能应用于临时④。若事多求⑤备，而礼、乐、兵、刑之重，簿、书、钱、谷之繁，皆欲⑥责之一身，使其历任，是未能操刀而遽使之割，未学制锦而遽使之裁⑦也。丁统领以陆军之将而奏膺水师统领之职。〔八卷本增：在当轴固用违其才，而丁统领又不小心翼翼、克勤厥职，虽统海军，兵轮之驾驶、测量从未探讨。〕余尝⑧与海军诸将领〔八卷本增：颇多〕相识，亲见其意气自豪，嫖赌是务，不但海道图、海战阵法有所未习，即船中枪、炮若干，机器何名，问之亦茫然也。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妓，或多取小妻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归私宅，酣歌恒舞，俾昼作夜已。噫！欲此辈效命于洪波骇浪中，视死如归，岂不难若登天哉？惟邓壮烈一人庶可⑨无忝于⑩海军之将才矣！⑪⑫

兵轮既有铁甲复有软甲，纵敌弹将软甲击坏，而本身之铁甲尚在。所以欧、美各大国论国势强弱，必视铁甲、软甲、鱼雷多寡，火器精粗，将才能

---

① 八卷本将“中资格最深者统领”到“再蹈前辙，互”，改为“统领，免致临时疆吏互分畛域，各船借词规避，各”。

② 八卷本将“慕雍山人注曰”删去。

③ 八卷本将“日”改为“时”。

④ 八卷本将“时”改为“事”。

⑤ 八卷本将“求”改为“未”。

⑥ 八卷本将“欲”删去。

⑦ 八卷本将“未学制锦而遽使之裁”删去。

⑧ 八卷本将“尝”删去。

⑨ 八卷本将“可”删去

⑩ 八卷本将“于”删去。

⑪ 八卷本将“矣”改为“耳”。

⑫ 从“寓日之德国人云”到“庶可无忝于海军之将才矣”，是十四卷本所增的附言。

否以为断。英国以水师称雄海上，故船坞最多，美、法、德亦不少，意大利招英商承办官船坞若干年后买归意国。各国近复讲求快船，岁有所增，且将船战停置一处，只留数人看守，或预存造备战船材料，一遇战事，配合应用，欲省平日养兵诸费，法甚善也。又与邮船公司议定，嗣后公司所造轮船须半仿兵船式，俾有事时借为攻战之用，平日仍航海装载货、客。闻有快船廿五艘，每点钟可行海里廿二诺。每诺合中国三里三遇有战事每吨按月由国家偿费，用银十六先令至廿二先令。向日往来邮政快船皆属于英。今美国亦新制快船两艘，国家于每诺按次津贴银四元。每元合华银一两四钱，按西例凡有益于国家者无不岁有津贴。如开大船坞，其宽、窄度数遵国家船政官所定，岁助经费银若干，所以无利不兴。

日本自得中国之赔款，多拨以增广学校，添置铁舰，闻定造鱼雷船有百艘之多。可见各国讲求战船、人材、商务，立法良而用意深也。

因阅各书所载各国兵船数目于今大不相符，故将《政治全书》所载各国战船、守口船、巡船、鱼雷船译出，分等备列于后：①

① 从"兵轮既有铁甲"到"分等备列于后"，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八卷本将"因阅各书所载各国兵船数目于今大不相符"到"分等备列于后"删去。

【附】 光绪二十一年各国兵船表①

英国	三等船十八艘 二等雷鱼头等船三十五艘 二号巡船八十七艘 一号三等巡船一百五十艘 二等巡船五十九艘 一等守口船十七艘 头等战船二十九艘 二等船八艘 三等船七艘	共四百九十一艘
法国	三十八艘 一百四十六艘 四十六艘 六十二艘 四十六艘 三十艘 十一艘 六艘 十八艘 三艘 九艘 二十一艘	共四百三十六艘
俄国	七艘 六十八艘 十六艘 三十九艘 二艘 七艘 七艘 二十五艘 一艘 十七艘	共一百八十九艘
意大利国	三十六艘 一百零七艘 八艘 二十八艘 十六艘 五艘 四艘 四艘 四艘 八艘	共二百二十艘

① 此表系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删去。“附”字系编者加。

（续表）

	战船			守口船	头等一号巡船	二等一号巡船	三等一号巡船	鱼雷船		
	头等	二等	三等					头等	二等	三等
德国		五艘	五艘	十三艘	一艘	八艘	九艘	十八艘	三艘	二十艘
								一百十四艘	六十八艘	十四艘
										三艘
										共一百九十六艘
荷兰国				二十二艘		六艘	八艘	八艘	一	
								六十八艘	一	
										共一百三十五艘
西班牙国	一艘			二艘	七艘	二艘	六艘	二十四艘	一艘	
								十二艘	二十艘	
										共九十七艘
奥国	一艘	五艘	二艘	十艘	一艘		四艘	九艘	八艘	
								二十四艘	三十一艘	
										共一百十四艘
瑞典国				十七艘			一艘	七艘	二艘	
									十六艘	
										共五十三艘
瑙威国				四艘			四艘	十四艘	三艘	
								九艘		
										共三十四艘
丹国	一艘		三艘	四艘		六艘	四艘	六艘	四艘	二艘
								十四艘		
										共四十艘

（续表）

	战斗船	守口船	头等巡船	一等巡船	二等巡船	三等巡船	鱼雷船	三等船	二等船	一等船	共计
	头等	二等	三等	一号	二号	一号	二号	头等	二等	三等	
葡萄牙国				一艘	四艘	五艘	二十七艘	三艘			共四十一艘
土耳其国	一艘		一艘	一艘	九艘	二艘	三十二艘	九艘	十五艘	七艘	共一百零七艘
希腊国		二艘			三艘	四艘	十六艘	六艘	六艘	六艘	共四十三艘
美国	六艘	十八艘	五艘	二艘	十三艘	七艘	十四艘	二艘		一艘	共六十八艘
巴西国		九艘			三艘	五艘	十八艘	七艘	五艘		共四十九艘
阿金定国		二艘			三艘	二艘	六艘	八艘	六艘		共三十三艘
智利国	一艘		一艘		一艘	四艘	二艘	六艘	八艘	三艘	共二十六艘
日本国	二艘				四艘	九艘	十六艘	二十四艘	三艘	一艘	共七十五艘

船　政

今欲维时局、扩远图、饬边防、简军实：上则固我疆圉，屹雄镇于海防；下则富我商民，通外洋之贸易。乘时奋发，思患预防，其必以船政为急务矣。计自① 闽、沪设厂仿造轮船，华人颇② 能通西法造机器、充船主〔八卷本增：矣，〕日进不已③，创始之功甚伟。盖费千百万之帑金，积廿余年之功力，蕲④ 而有此，而议者犹谓机器可废、工厂可停者，何哉⑤？虽然开其端矣，似仍⑥ 未探其原、握其要也⑦。外国轮船近来用铁壳者十居其九，闻更有用钢壳者，其实非钢乃铁之极精者也。非特木料日少，木价日昂，且铁质坚而施功易也。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用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况质之良窳难辨，应用何料，购自何厂，皆惟洋匠是听，去取迁就，安能保其无他？或购矣而未尽适用，或用矣而仅图饰观，非独糜费，更恐误事。况出样、绘图、督造、试验，无一

---

① 八卷本将“今欲维时局”到“其必以船政为急务矣。计自”，改为“自曾文正、左文襄知船政之急，于是”。

② 八卷本将“颇”改为“渐”。

③ 八卷本将“日进不已”删去。

④ 十四卷本将“蕲”改为“仅”。

⑤ 八卷本将“者，何哉”改为“谬哉”。

⑥ 八卷本将“仍”删去。

⑦ 八卷本将“探其原，握其要也”改为“探原握要也”。

不资于洋匠，艺未必皆精，工未必皆勤，而月薪动以数百金计。工料如此，无怪造船之费每昂于购船，而得力反逊于所购之船也。

及今图之，亟宜筹开铁矿以裕钢铁之源；访雇精于熔练、深于化学之洋人，详加指示；而广选聪颖之子弟，就而学之也。铁有三种：质纯者为熟铁，含炭者为生铁，钢铁。熟铁之性柔，生铁、钢铁之性硬。其练法亦自不同，有斐斯迈法，有希门慈法。今中国欲合于造船之用，莫如用别色麻法。普国有一钢厂，设别色麻炉二座，每座七吨半。每十二点钟为一工，能进料七百八十二次，每五十工能成钢铁块七千二百六十四吨。神速如此，法亦简便：先将炉座安置妥贴，以生铁置其中，鼓以空气，将异质烧去，历三十分时已成熟铁；再于熟铁内加炭质数分，便成坚钢；将钢倾于模中，而以压水柜加大压力，使其空气之泡尽出，则所出之钢光匀平滑，无蜂窝之形。盖压力既加后，钢汁每长一尺即缩小一寸半，是以内外坚凝，无参差不齐之弊。

并宜选心灵体壮、通达中文、稍通洋文者，分门学习。先与洋师议妥，教成一人加酬若干。西人贪利，当无不悉心相授。中国铁矿① 廿一行省无处无之。煤矿既开，则船料② 充牣，一切需用皆③ 无须仰给于人矣。然既筹〔八卷本增：备〕船料，尤须讲求船工也。似宜由造船官厂选择各省子弟：心灵体壮、通达中文、稍通洋文，年在二十左右者，取具亲族保结，资以川资旅费，饬赴各国最大船厂分门学习制造轮船一切之工。并遴老成精练员、绅各一人，携带翻译督同前往，以资约束：课其功业，核其勤惰。凡有不堪

---

① 十四卷本将“铁矿”改为“煤铁等矿”。八卷本又改为“煤铁矿等”。

② 十四卷本“煤矿既开，则船料”改为“各矿大开则物料”。

③ 十四卷本将“需用皆”删去。

造就者立遣内渡；如有① 别滋事故，〔八卷本增：即〕按例惩治，罚及原保之人；倘学业精进，查考等第，按季酌奖。每月将所办情形驰报官厂总办覆核，十年之后学成回华，分任出样、绘图、督造、试验等事，届时优给薪水，予以官职，即可不用洋匠递相传授。中国之大，何患无才？特患在上者无以鼓励之，裁成之〔八卷本增：耳〕，或加膝而坠渊，或朝令而夕改，此所以言海防、言洋务五十年，糜费帑金以万万计，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则上之意向不定为之也②。

夫五十年来利源之外溢也③多矣！今中国船厂专供官用，商家所置大、小轮舶皆购之西人，利源外溢④遂无底止。窃谓船厂既开，工匠毕集，积日为月，积月成岁，工有止作而薪俸之所费略同⑤，国家需⑥用之船，但能⑦敷用，原不必制造过多⑧，况一年能造若干？漫无限制，费时旷日，浮冒虚糜。诚能⑨仿泰西之法，稍⑩严其课，而稍宽其章⑪，凡制造官船尚有暇晷⑫，并准代中国商民制造船舰⑬，则华商知船局可以自⑭造，必愿购诸中

---

① 八卷本将“如有”改为“或”。

② 八卷本将“或加膝而坠渊”到“则上之意向不定为之也”删去。

③ 八卷本将“也”改为“者”。

④ 八卷本将“利源外溢”改为“银钱出洋”。

⑤ 十四卷本将“之所费略同”改为“仍不能停也”。八卷本又改为“则不能停”。

⑥ 八卷本将“需”改为“岁”。

⑦ 八卷本将“能”改为“求”。

⑧ 八卷本将“原不必制造过多”改为“不必过多”。

⑨ 八卷本将“浮冒虚糜。诚能”改为“徒恣冒糜，似宜”。

⑩ 八卷本将“稍”删去。

⑪ 八卷本将“稍宽其章”改为“宽其例”。

⑫ 八卷本将“凡制造官船尚有暇晷”改为“制造官舰外如有暇晷”。

⑬ 八卷本将“制造船舰”改为“造船”。

⑭ 八卷本将“自”改为“订”。

国，而不愿购诸外洋。但使价值不致悬殊，则行海商船皆赴官厂置① 办，收其余息，公款日舒，而外国船厂之利权皆渐归于我矣。事有宜以全力搏之，不可惜小费而误大谋者，此类是也。开矿之事似② 宜商办而官为护持，出洋学习之事则宜于③ 官厂举办，而南、北洋为之纲领，统归总理衙门综核以考其成，庶京外官商联为一气，乃能经久而无弊也。

上篇论制造局④ 工程漫无限制，费时旷日，浮冒虚糜，一日之工分作两日，因督工者非工师之才，动为工人欺瞒，故修造之船反较外洋所费更巨。然上海、福州制造局之船坞糜此巨款，既不造船，又无商船修造，岁修兵船无几，亟宜设法变通，招商承办，如归轮船招商局⑤ 与洋人合股承办，可期两有裨益。惟恐不识时务者，必泥于中、西合股为碍，不知船务⑥ 非他务可比，因洋商船多，且事属创办，非此不能招徕生意。更须设法保劝商会，招本国商人增添大、小轮船往来内、外各埠，毋授利权于彼族，致成喧宾夺主。观日本轮船、铁路日臻隆盛，皆利权自握之效也。⑦

---

① 八卷本将“置”改为“制”。

② 八卷本将“似”删去。

③ 十四卷本将“于”改为“由”。

④ 八卷本将“制造局”改为“造轮船”。

⑤ 八卷本将“如归轮船招商局”改为“如仿英商在意大利创设制造大铁舰船坞章程，或华人”。

⑥ 八卷本将“船务”改为“制造轮船”。

⑦ 从“上篇论制造局工程漫无限制”到“皆利权自握之效也”，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又，八卷本将“因洋商船多”到“皆利权自握之效也”，改为“且事属创办，非洋工师有股不能洁己认真，亦非洋商有股不能招徕生意，而各股商中，例必公举明白厥事之人为董事，借以稽察利弊，俾总理不致为工匠所愚，各股商不致为总理所诳，法最善也。中国用人论官阶，论情面，不论人地，总办、提调又未知其中利弊，虽有人材，均为所屈。然仍须国家仿照日本章程，奖励工商，庶几蒸蒸日上，获利可操左券矣。”

民　团　上①

今之民团，即古田赋出兵与唐用府兵之遗意。如湖州赵忠节、绍兴包义士自捐兵饷，训习民团，捍卫一方，始终不怠。又如澧州五福团，岳州平江团，四川中江团，江苏溧阳②、金坛团，及河南、广东所练民团，无不实事求是，胜于无用之额兵远矣。

〔十四卷本增：泰西各国自同治十年起，例定举国之民皆充兵籍。闻章程最善最严者俄、德、法三国。俄例：除官医验系疲弱免充外，凡年至二十一，报官充兵，不准规避替代。以十五年为限，入营操演六年，留名回籍候调九年。择其年富力强者披坚执锐，年迈就衰者防堵要隘。同治十三年新例：凡欧洲俄境之民，二十一岁者先至营中学兵五年，五年后或仍为营兵，或为藏兵。既作藏兵，定制十八年为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亚洲境内之民，二十一岁均至营中学兵七年，复当藏兵六年。高加索境内之民，二十一岁均至营中学兵三年，复充藏兵十五年。兵制有六种：一营兵，二炮台守兵，三各处汛地防兵，四一等藏兵，五二等藏兵，六义兵。各有其职：第一等藏兵每年操演二次，每次操演四十二日。第二等藏兵不能以常兵相例，惟国家危急时则团练操防，藉资保护云。〕

德国军制：除残疾、老弱、孤子外，举国之民皆充兵籍，使

---

① 五卷本原题为«民团»，因十四卷本增写«民团下»，并将«民团»改题为«民团上»，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

② 十四卷本将"溧阳"改为"六合"。

学攻守之法。年二十隶营伍，充战兵四年，充留后守兵又五年，乃退入团练营。每岁两操，万一有事，当听调遣。若年至四十以上者，仅守本国，不列战兵。如文学、富贵之人不入兵籍，然事值危急亦出而集资团练，以保地方① 。

法国章程② ：凡部民年二十岁至四十岁均充行兵、或守兵，各兵分隶各队，后充营兵五年，战兵四年，留兵五年，成兵六年。战兵者二十岁至二十四岁，壮丁也；留兵者曾经历行阵、退老休息者也；行兵、成兵俱随时派驻各要隘者也。〔十四卷本增：凡受伤残疾之兵，皆给衣食以终其身。〕更有免充兵丁数条：如家无父母、惟有独子，例应留养幼弱者，免之。或寡妇之子，或其父远出、子须留养其母者，免之。父母年七十以上，子当留养，或长子，或长孙、长曾孙，均免之。兄弟两人长者免充，或其兄业已当兵，其弟亦免之。兄弟或有当兵受伤阵亡者，俱免。〔十四卷本增：此外如〕已入水龙会及出外经商者，亦免之。凡受伤残疾之民，皆给衣食以终其身③ 。

英国兵官屡经考验，人无幸进，惟军台有报捐之条以助饷

---

① 十四卷本将“德国军制”到“以保地方”，改为“德例：除残疾、老弱、孤子外，无论富贵贫贱，年二十隶营伍，充战兵三年，充留后守兵三年，充教习一年，又退归团练五年。每岁两操。万一有事，当听调遣。若年至四十五岁以上者谨守本国，不列战兵。如文学之士优于武略不入兵籍者，然事值危急，亦出而集资团练以保地方”。

② 十四卷本将“法国章程”改为“法例”。

③ 十四卷本将“及出外经商者亦免之。凡受伤残疾之民皆给衣食以终其身”，改为“书院师弟、义塾师长、官学教习、肄业学生及学杂技、杂艺之人，并著名之画师、传教之绅士，及年幼留养，或读书未成、或现有事业出外贸易，经官报明者，亦准其免充。以上各节，各城俱有武官考查，专司厥事，凡幼丁子弟报官已行娴习何技者，经官考试相符，然后注册，当义勇一年乃准除名，听其自便，免充行兵，而一年内糈粮、器服均须自备。”

需。官兵而外有民兵。城、乡店肆住户愿充者，先报名注册，每处千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绅士领之，给以火器。每七日操演一次，立的命中。勤练则酌赏年费，疏旷则责缴火枪。每年秋，校阅其技，国君召聚各乡，亲行校阅。择其尤者六人，树的远至二、三百步，命中者赏以功牌。复命与官兵合操，赏亦如之。有戎事保守乡闾，并不征调远出。

大抵泰西各国寓兵于民，〔八卷本增：兵制不过分为常备、豫备，平时额兵有限，糜饷无多，一旦〕有警则人尽为兵，顷刻可集数十万。费不糜而兵自足，民相信而国以安①。昔普国君臣卧薪尝胆，国人莫不同仇，卒以胜法。欧、美各邦近亦是则是效②，精益求精，争雄海外。

中国③地广人众胜于他国，宜使各省慎选知兵任事之员，设立武备院，参仿西法教习。沿海州、县及边疆各人民，先择里长，设局训练，教以刀、矛、枪、炮等技。一俟学成，则教其所管十人，十人学成，则各教其家人，使人尽知兵，同心敌忾。统归地方官管辖，于农隙时加比校，察其贤否，明其赏罚。如有才识过人、防御得力者，或保官阶，或加奖叙，以资鼓励而备缓急。其民兵未尝学问者，更为设馆延师，五日赴局宣讲圣谕、乡约一次，及古来兵法阵图、名将事迹、御④敌致果等事，使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声气相应，休戚相关，国无筹饷之艰，兵无远调之苦。将见士皆劲旅，民尽知方，转弱为强，在此一举。

---

① 八卷本将“顷刻可集数十万”到“民相信而国以安”删去。

② 八卷本将“近亦是则是效”改为“近多仿效”。

③ 八卷本将“中国”改为“吾国”。

④ 十四卷本将“御”改为“克”。

纵内地一时难尽举行，何妨先于东南沿海边郡简员试办。如行之有效，则以渐推行于各省，遍及于诸边。此亦足以补兵屯之不足。而① 他日俄、英、法三国延② 边之铁路告成后，直接三边，劲旅强兵朝发夕至，庶我有以御之。以此知民团之练③ 实为万不容已之要图也。杞忧何日忘哉④！

余见近年各省当道札饬绅士团练者矣，实则有团无练，有民无兵，虽多不足恃也。而各绅当为练长者，则又互相推诿，皆以经费无出为延宕之词。富者既不出钱，而贫者更不肯出力。间有挨户捐签，搜索商农之户，所得无几，或反中饱私囊，仍不足供买枪炮子药之用。故有名无实，不过奉行故事耳。尝见民壮所持者皆锈刀、旧枪，所习者如戏台演武，往来街道，势同儿戏，于事何济？徒以号挂街灯恐吓乡愚而已。

若求团练有实济，必须不拘资格，各省选一公正廉明、有心世道且能知兵事之员，准其专折奏事，并有权会同地方官筹饷，选买枪炮子药，一切收支之数每岁刊布示人，以昭大公。使人人阅看，似较报销尤胜。

团练之法则仿外国章程：凡年届十六岁至四十岁者，不拘贫富贵贱皆须报名学习一年。西例有免充兵丁者数条，亦当仿订。选其贤能者充什长，已知兵事者当队长，或百长、千长，量材分职。每月三、六、九日定时齐集操练，俟操练纯熟，则禀请当道会同提、镇阅看，或与兵勇对操，以别优劣，庶知观感奋勉。如恃其父兄富贵，不肯报名学习者，送官儆戒后仍令出而学习，务使人尽知兵，可备征调，何忧外侮？西士云：中国兵勇多是临时招募，未见敌而枪炮乱放，迨子弹已尽，而敌以大队乘之，无有不立溃者。此时亟

---

① 八卷本将“纵内地一时难尽举行”到“补兵屯之不足。而”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延”改为“沿”。

③ 八卷本将“民团之练”改为“稽户口、联保甲、练民团”。

④ 十四卷本将“杞忧何日忘哉”删去。

宜悉照西法练民团，使人人知兵，兴艺学，自精制造，变学校以育人才。若仍泥古不变，或所变因总其事者不精其事，只知惜费，必致授受不精，有名无实，终为外人欺侮挟制而已。

或虑民心良莠不齐，恐有意外之变，如设立保甲连环保结，皆能防患未萌，又何惧之有？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练民兵庶足以助官军，可不因时制宜，亟为应变之举乎？①

① 从“余见近年各省当道札饬绅士团练者矣”到“亟为应变之举乎”，是五卷本的附言。十四卷本将此附言扩写为《民团下》。

民　团　下①

余见近年各省当道札饬绅士团练者矣，实则有团无练，有民无兵，虽多不足恃也。而各绅当为练长者，则又互相推诿，皆以经费无出为延宕之词。富者既不出钱，而贫者更不肯出力。间有挨户捐签，搜索商农小户，所得无几，或反中饱私囊，仍不足供买枪炮子药之用。故有名无实，不过奉行故事耳。尝见民壮所持者皆锈刀、旧枪，所习者如戏台演武，往来街道势② 同儿戏，于事何济？徒以号褂衔灯恐吓乡愚而已。

若求团练有实济，必须不拘资格，各省选一公正廉明、有心世道、且能知兵事之员，准其专折奏事，并有权会同地方官筹饷，选买枪炮子药，一切收支之数每岁刊布示人，以昭大公。使人人阅看，似较报销尤胜。

团练之法则仿外国章程：凡年届十六岁至四十岁者，不拘贫富贵贱皆须报名学习一年。西例有免充兵丁者数条，亦当仿订。选其贤能者充什长，已知兵事者当队长，或百长、千长，量材分职。每日或每月三、六、九日定时齐集操练，俟操练纯熟，则禀请当道会同提、镇阅看，或与兵勇对操，以别优劣，庶知观感奋勉。如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是根据五卷本《民团》的附言扩写而成。

② 八卷本将"势"改成"略"。

恃其父兄富贵，不肯报名学习者，送官儆戒后仍令出而学习，务使人尽知兵，可备征调，何忧外侮？西士云，中国兵勇多是临时招募，往往未见敌人而先已乱施枪炮，迨子弹已尽，而敌以大队乘之，无有不立溃者。此时亟宜悉照西法练民团，使人人知兵，兴艺学自精制造，变学校以育人材。若仍泥古不变，或所变因总其事者不精其事，只知惜费，必致授受不精，有名无实，终为外人欺侮、挟制而已。

或虑民心良莠不齐，恐有意外之变。如设立保甲、连环保结，皆能防患未萌，又何惧之有？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练民兵庶足以助官军，可不因时制宜，亟为应变之举乎？〔八卷本增：乙未春，唐薇卿中丞、汤幼庵方伯解组归田，余将泰西民团章程译以相赠，并商请督、抚如篇中所论：由该省搢绅中公举一知兵之员为团练大臣，仿照西法办理一切，准其专折奏事，就地筹款，选聘工师，自造军器，以备不虞。〕

查泰西各国大半以民为兵，惟英国各处、各乡皆有团练局，与中国之团练局不同招募土人操练，于有事之秋守御本土，以补额兵之不足，虽战时补作额兵，亦不强令越省，所穿戎服与额兵同。凡团练局有兵官一人、兵目数人常居局中。应募者先由兵医诊验，其身体强弱合式方准入募。如系革斥额兵、逃兵、辞退之羸兵，与夫手艺工匠、学徒等类皆不入选。亦有步兵、炮兵、炮工之别，分列等差定例，当勇六年，期满如愿再当，准加四年，以四十五岁为限。初当者二月至六月事操练，每年约操五十六日，余时各执恒业。其所订章程甚详：有巡抚遴选乡勇、千总之条，有甄别千总课程，有招募乡勇年限，有训练乡勇条规，有乡勇俸禄条规，有乡勇军装、医药条规。法皆妥善，似可采用。

如我国不能举国尽充兵籍，亟当效英国招募乡勇之法，认真照办，非但于地方大有裨益，且免有事之秋东征西调，水土不服，糜费往返水脚，及骚扰地方之患也。

卫　屯[①]

卫、所，明制也。有明中叶建卫、所，以防倭寇，就燕、齐、吴、楚、越旷闲之土，分军立屯、堡，且耕且守，有卫有屯，于守御之暇，收耕穫之利。有寓兵于农之意焉。然论者以为明季盗贼充斥，国社乃移，曾未收卫、所之益。圣清定鼎，仍其民而稍变其法，改用专辅漕运，丁给船一艘，艘给田百亩，计共四十三卫、十四所，船盖五千余艘，而亩则百倍之。其为田不下五百万亩，租税不下数百万，尽归卫、所弁丁私利，是卫犹因明，而屯已失其故矣。夫前人立法未尝不良，特事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使不能有所沿而无所革。今之以卫济运，虽已二百五十年，然转漕之需繁费无算，则何如竟罢漕运，而仍以卫归屯也。窃尝熟筹之而有五利焉：

转漕昉于秦、汉，晋、隋、唐沿之为恒典。有元以繁费之故，开海运径达幽、燕，明成祖都北平，又鉴于海运多覆溺，而复河漕之旧。盖自秦政征匈奴，使天下飞刍輓粟，起琅琊输河北，漕运遂代为民困，而繁费亦代以为难。国朝斟酌元、明，河、海并运，而河费之多于海也盖数倍焉。爰悉罢之，可岁节虚糜之款甚巨。其利一。

---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以卫济运，因运设官，守备千总数十百员，而隶之漕督。凡此辈者文不识字，武不知兵，仅仅于起运之时一供奔走，而实则官之枝也，丁之蠹也，徒坐糜官禄而已。改卫归屯则一切罢去，或即用为屯长，不给薪俸，可以汰冗员节官帑。其利二。

卫以屯而受名，去屯而言卫，名实已不相副。以之济运，运无所借其功；以之归屯，屯或可收其效。其利三。

罢运归屯，用湖南凤凰诸厅苗屯例，耕田纳税，亩征谷一石，石折银五钱，计五百万亩可岁入银二百五十万两。所征较钱粮少重，较民租轻十之三，或即仍按照各省地丁钱粮一律办理，亦无不可。上以裕国，下以便民。其利四。

既罢济运之卫，举凡直隶黄河之官剥船，山东闸河内、外之民剥船，可一切罢去，给以闲田，隶直隶者征其谷以解通仓，隶山东者折其漕以附钱谷。虚糜之费既节，而土地之利加多。其利五。

凡此五者之利国、利民，非但可除数百年积重难返之敝政，一旦豁然，且可大受其益于无穷。此岂寻常之功利哉。

顾辩难者曰："漕运繁费夫人知之，所以不肯轻言悉罢者，为济海运之穷也。京师高处东北之隅，仰食于东南之谷，海道有梗，漕以济之，此创为立法之深心。"不知今昔异时，其势亦大相悬绝。今既海禁大开，万国梯航，萃于中土，洋艘之往来南北，虽当两国交锋之际，彼固中流自在行也。且近又拟造南北火轮车路，则将来海运纵有不便，又可改为火轮车运，而河运之无烦议复也明矣。查近来中、外轮船由沪而津者，以南米为大宗之一。货米聚则值廉，苟以折漕之款，购诸商而储诸仓，其节省当得十之七。

方今帑藏空虚，开财之源诚不易画画，其可节之流而无碍于国是者，卫屯其一端也。审时度势，又何惮而不因时制宜哉？

火　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兵凶战危，生死存亡所系者乎。考泰西各国专用火攻，其火器之制莫不改旧从新，枪极其灵，炮极其猛。骤闻他国造一新船、新械，自顾微有不逮者，则不惜重资极力讲求。尝闻西人云：日本讲求制造枪炮之法日精。彼能自出心裁，制作奇器。中国只知采买新式枪、炮，依法制造，不能自出心裁。其执政识见①，国势强弱，于斯可见。意谓制造之精，即富强之券也。盖两军相角，首资利器。营中所用枪、炮宜归一律，无虞药弹错误。兵士相习，熟则生巧，不特所纳药弹悉与枪、炮相配，且远、近准则先已了然，敌至即发，发必命中。有利器而训练不得其人，则有器与无器等。〔十四卷本增：西报云：中国兵制、制造，于西国之法，亦步则步、趋则趋，惜治军则有兵而无将，制器则有匠而无监。非无将也，将非其人而不知西法也；非无监也，监非其人而不知西法也。即以枪炮一端论之，未能深得其奥窾，又参以己意而变通之。如汉口所造之六十四磅炮，炮体非不光泽，而内膛实粗，且无来福线，不适于用，虚有其表而已。〕

炮有大、小、中三等，有守器，有战器，有攻器。其药弹悉由后膛纳入，药弹出路远、近适合，环攻迭击，灵捷异常，虽久用而

---

① 十四卷本将“识见”改为“见识”。

不致炸裂。其枪之制度亦宜悉用新法，每小时可连发数十响，而枪身无炙手之虞。如德国克鹿卜厂所制十二磅弹小钢炮、此炮体轻则易于运动，质坚则经久如新，炮弹合膛则线路有准。炮身长而有来复螺纹，则命中及远。开花弹，弹炼双层，体外裹铜箍。他弹仅炸四十余片，此弹可炸百数十片，故开花生铁弹、生铁群子弹、铁管弹、散子弹皆不能出其右。为陆路山行之利器。所制气球小炮，弹配开花制各后膛式，仿抬枪略大而长，既灵且便，放平则击敌骑，侧上则击气球，故有是名，与十二磅弹炮同功。为水、陆近攻之利器。拿登非尔后膛炮、有螺丝纹，可分两截，临用装合。格林炮，有五管十管排成一字，亦可排成圆式。为水、陆专防之利器。美炮发百十响而炮身不热，惟重而难运，宜用于守；普炮发数十响而炮身已热，不堪频用，惟轻而易运，宜用于攻，又为攻、守分用之利器。按普国所用军火专恃墨迭儿鲁士炮，迥与别炮不同，制度略如六门枪：四周有八轮，皆可旋转，每轮纳弹三十七枚，一点钟可施放八轮，发弹二百九十六枚。炮形不甚广巨，其用极为迅速。八轮皆可以螺丝嵌入，不用之时即可卸置。倘临阵败北，即分散委而弃之，非如前膛枪、炮易于资敌也。

至于洋枪，从前皆用前膛，自美国林明敦、秘薄、马地尼后膛枪出，各国仿效之。近有可而脱厂新制极快马枪，尤为心裁独出。其弹子均由后膛旁孔纳入，膛下设木把手，用右手把住扳手，再用左手推挽，活木把手向前则弹子从枪口而出，向后则子壳由后膛而出。自十二响至十七响，每分钟可放百数十子。其便捷轻利过于毛瑟枪远矣。他如俄之俾尔达呶枪，或译作白洛屯为同治十一年新式，其精兵多用之。大来福枪，珲春以北之兵用之。德国向用得来斯枪，胜法以后换用毛瑟，但此枪糜费较巨，故虽通国精兵皆用此枪，而平时操练仍用得来斯。此亦因时制宜之道也。法之后膛枪曰沙士钵，

或译作萨司浦始用纸卷子药，继用铜壳，底有小孔，皆系刺针灼火，今改用铜帽撞针。又有一种曰格拉其枪，与毛瑟略同，而膛径稍宽，机簧稍异，用药稍多。以上数者皆各国利器也。中国须择善而从，勿贪其价廉，买人旧枪。或谓不宜用俄、法等枪，宜用英之亨利马梯尼及美之哈乞开司。现在如此，利钝随时。盖亨利马梯尼机簧甚巧，透力甚大；哈乞开司枪托之内有管，能容五子，其制既美，其用更灵。

火药约有数种：曰饼药、棉药、炸药。体制既异，功用亦殊。而以德国栗色六角炮药为最佳。德国向用黑色饼药，后杜屯考厂创制栗色药，而其用益精。据德国海部官员历年试验，知栗药益于黑药有数端：一、栗药烟焰易散，便于测望。一、栗药既燃后，其势先缓后速，弹路较平，取准独密。一、栗药受燃，其力虽猛，而无轰裂之祸。一、新炮膛加长，用药加重，若仍用黑药必逾炮质所受涨力之量，非惟来复线路易蚀，且防炸裂之虞，栗药则涨力较小，可保炮体。即所储之地苟不过于潮湿，于药无伤，平时亦无轰发之弊。他国仿造均不如其精，英人不惜十万重资师其变易加减之法。今英、德复有无烟火药，尤为奇想天开。无烟则不致蔽目，且近有新式吸气开花炮拿登非一秒六百响，墨先快炮一秒六十响。① 水雷则用棉花药，较火药猛加数倍。制药之法必熟察五金八石之性，刚柔相配，利用有方。倘或误投，其害莫测。用药之法又必熟算，其锱铢分两各适其宜，而后弹无虚发。

① 十四卷本将这段注文改为(改后仍属注文)："无烟则不致蔽目。且近有新式黄药吸气开花炮玛克心，一分六百响。机器快炮一秒六十响。美国新制快炮每一分钟能燃放一千响，每一点钟久则能施放六万响。该炮身长八尺，系用电气燃放者。"

夫枪、炮之用在善于测量高下，方能命中及远。其所以远而能中者，不但炮弹必合炮膛，枪弹必合枪膛，且大于膛口数分而能不伤膛口者，由弹之外包以铅皮，火燃铅化，故弹出而口不伤。弹药交乘故力足而能取准，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然心思愈用愈精，更有不可思议者：普人嘉立新制一炮，即以嘉立名之。炮重五万八千基老克蓝，约中国九万七千八百七十五斤，纳弹重七百四十四磅，受药一百一十四磅。以九寸铁当之，力能洞穿。炮身虽重，炮架极灵，不必竭数人之力，上下转徙无不如意。

英国阿姆斯脱郎厂武员孟格理符新制暗台藏炮于地，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尤奇者炮身上下悉藉架中水力运动，攻敌时拨动架上机括，水力即送炮身耸出台面，可以圆转自如，四面环击，燃放之后炮身即藉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下，复还架上。其地先掘一坑以置炮，而司炮人员亦藏其内，距坑稍远多筑土堆，坑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平时操演如不用药，无坐力可借，则炮身不能缩退。复有小机一具，内贮水力，激而行之，上下盘旋，机极灵便，且仅二人司管。炮面覆以钢盖，用防敌弹飞堕。厥制新异，足资海防。英国曾仿造木质台样一座埋置海滨，命铁舰燃炮击之，台内亦升炮燃放如对敌状，兼示以台之所在，而铁舰之炮始终无一弹命中。船炮虽轻快，其如此暗台何？窃谓此台之法最宜于中国，似宜先行仿造，徐图推广之方。该炮六寸口径，炮身重四墩，弹重四磅，用黄六角药多至五十四磅，可洞穿尺五寸厚之铁甲，弹子每秒仅行一千八百八十尺耳，如须再远，亦可将炮身酌加长大。曲折纵横，悉尽其妙。此最精之新法也。凡战舰炮台用炮，排列须长短相间，敌远则用长炮，敌

近则用短炮，随机应变，操纵无方，然战守之道亦有常变。西人用炮不仅为可胜计，亦必为可败计。其所筑炮台异常巩固，四周设伏暗沟地雷。距台少许更筑一台，纯用短炮，以便击近，使敌人不能登岸，不得据台。如势力不支，则避伏台后，俟敌既登，猝出轰击，或用暗机药线引燃火药房，既入彀中，忽然轰发。二者皆可转败为胜①。

虽然，置炮固贵得宜，发炮尤贵有准。昔者英、法攻俄，俄之炮台曰士徽钵，炮利人众，防卫周密，且俄以高击下，英、法以俯攻仰，势之顺逆又复不同。而英、法卒以取胜者，盖炮台在岸定物也，取准自易，战舰在水浮物也，取准较难，故发而皆中者则必胜之机也。

火器既愈出愈精，购办宜慎之又慎。自开办海防，各省采办军装不知糜费几何矣。其勾通洋行、加价报销者，果得精器犹可言也。甚或外洋赶造不及，即以旧货装饰混充②，则③物既朽窳，价复昂贵。〔十四卷本增：又〕或先定者定价出货，后定者加价争售，遂以前定之货腾与后定之人。委员之受累，军营之误事，庸有既乎？余昔蒙醇邸札委坐沪采办神机营军械，尝与承接军装、精于枪炮洋人讨论有年，颇知其中良楛利弊，并力杜浮冒等情，故向瑞生洋行购办之拿顿飞炮、黎意枪，皆订明不须经手费用，不许丝毫浮开，无以旧代新、以少报多之弊。迨癸未年冬，蒙彭刚直公奏调回粤，当湘军营务处，旋奉粤中大宪札委援台，在港租船购炮，所查枪炮价目亦据实开折禀

---

① 十四卷本将“英国阿姆斯脱郎厂”到“皆可转败为胜”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混充”改为“抵充”。

③ 十四卷本将“则”删去。

报，并声叙近来有人购他国不用之枪、炮，刮垢磨光充作新造者，又有经手串通洋商，嘱外国制造厂将发单浮开，与经手分肥者，不过略表愚忱，以期无负委任。不料为采办军装官商所忌，于是计图陷害，适上年与人合保杨桂轩为太古洋行买办，桂轩亏空银十万两，而忌余者遂唆令该行禀官勒余尽赔。蒙刚直公、方照轩军门、龚蔼人方伯、王灼棠方伯暨江、浙、闽、粤各友均愿出资代垫。自顾清贫，不敢累人，且其所控不合情理，所亏多为该行设揽儧行折阅所致，故坚请勿垫，即将始末情形函致英国该行总理之人，转嘱香港在事者，乃得脱累。窃思平日德薄才疏，自应受此谴责，然感刚直公及诸亲友高谊，终身不忘，愿与忠介者共勉之，未敢以一蹶而遂改初心也。因论军械之事有感于怀，附志于此①。

宜由总理衙门奏派精明枪炮并深于化学之员周历各国各厂，其火药之性质，弹子之重轻，枪炮之规模度数，及一切火箭、喷筒、火罐、地雷之巧妙，务使悉心悉力，探神髓而去皮毛。尤要者在明试验之法。

验炮之法：观其角度，合炮膛炮耳中线以观角度察其垂线，合炮柱炮身以察垂线演放时历换轻重之弹以验击力远近，用电火回镜观其螺纹，抽后门环托观其药气，测以药线表尺而知涨力若干，速率若干，重积力又若干。验枪之法：视其体质，量其口径，准尺与枪管中线是否平行，既放后卸其后门机簧，察其挺针是否坚厚，验其药气有无渗漏。

验火药之法：烘之以定干湿，秤之以定轻重，化而分之以

① 十四卷本将“不过略表愚忱”到“附志于此”注文改为（改写后仍属注文）：“英廷向商局购办火器，先遣兵官带匠人数十，赴局逐一试其事件，不失模式分寸，然后乃使合成之。既成，实以三倍火药，埋之坎中，用电线燃放。如不炸，则手操试演，观其远近准头不差始用之。”

定各种相宜之性。

既明试验之法，则采办军火不至横受欺蒙。即派往各海疆自行开厂制造亦能标新领异，独运匠心，所谓变化而神明之者，此之谓也。至督率工匠人员尤须公正，庶指臂相使，操纵自如。若一一仰给于人，他日有事之时，局外执公法以相窘，或受敌之贿，绝我来源，制则无工，售则无路，其将何以御敌乎？尝闻马江之战，我炮中法船，其弹不炸。法人剖而视之，弹中无药，或炼药不净，或搀杂泥沙以致药力不足，未能命中及远。如不严定章程以专责成，虽船坚炮利，亦于事无济。宜责成营官，凡所收火药、弹子，不论各局自造，抑买自外洋者，俱要即时考验佳否。

及督率炮手，有事时必须逐一查验炸弹有无装药，庶免临敌误军之弊。且购藏之火器，闻搁置年久从不启视，俟用时开视已朽锈不堪矣。更宜责成该管官按月一看，按岁一修① 。凡各兵弁所用枪炮尤须动息不离，时加磨洗，磨洗不可用粗沙，若磨去枪面之油更易生锈矣。如有锈坏，立罪其人，俾知警惕。又闻各口炮台近年多购用后膛机器炮，盖以油布，间有数年不一察看者，其中已有汗水积而生锈，机器一坏，全炮不能用矣。各省所置枪炮，每年进出数目列明报部查核，庶免锈坏损失不知也。火药局非尽设于荒僻之处，其所藏火药亦有久不开看，成块如泥，亦② 无用矣。军械所之弹子发交营官，间有箱内非弹子皆是③ 沙泥。凡此皆宜留心，庶不至耗巨款而无实用。考泰西营制：所存子药，定例三年一换，出陈入新。陈者用以打靶，仍有余存，即售诸外人。

---

① 十四卷本将“按月一看，按岁一修”，改为“按月点看，擦油修理”。

② 十四卷本将“亦”改为“又”。

③ 十四卷本将“子皆是”改为“徒实以”。

我国所买之洋枪花样甚多，竟有以法之旧枪改充德之毛瑟。若经办委员不识良楛，贪其价廉，可以取巧，势必堕其术中。且闻中法之战所用子药亦不止三年之物。凡各省所购枪炮、子药及领自制造局者，惟上宪一阅，见其磨擦光亮，而经手者又力陈其妙，则信用无疑，从无先交精于制造及军营中① 善用枪、炮之员详细试验〔十四卷本增：者。〕故临时溃败，虽其训练不精，亦诿咎于所用枪炮、子药之不善。其坚、轻、快、利、远、准皆不及人，竟有数响则机器不灵，子壳难出，数十响则炸裂伤人。互相推诿无从质证，凡经管军械者均宜与营官先行试验而后收用，毋贻后悔也。

近闻西人创有水底自行船、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机器飞车。又名飞机，自能飞行空际。犹恐放炮者虚发，有英国武员独出心裁思得一法，不论大炮、小炮俱可使之百发百中。其法：在炮首加一千里镜便能视远如近，又用一测量之表能算定炮子落地之远近，从此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无不得心应手，灵捷异常。

又新创御弹戎衣、格致家新制一物，以之制成衣裳可以御弹，冲锋陷阵亦可无伤云。机器兵。其法：用钢铁制造内藏机器，进退自由，有似钟表，临阵时将机开足，每分钟可放洋枪四十余弹，而铁兵腹藏各色药弹尽足敷用。倘偶被擒② 去，即能立时轰炸以伤敌人，盖其头内预藏电器炸弹故也。〔十四卷本增：又有希腊火，为昔时军中极惨烈之法，教会相战曾经用过，作史者未详所用。闻水师工匠

---

① 十四卷本将“中”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擒”改为“抢”。

会中人云:矿火油浇灌铁甲船顶，烟火暴烈，管船者无能施设，每灌一轧伦矿火油计八斤一霎时火即满船，一百方尺内人不能近。用一种机器如救火水龙，今有造成，惟近敌三百尺内乃可施之。倘有格林炮轰击，则施希腊火者乌能近三百尺乎。或谓希腊火一出，不能接战，然水手有枪炮，船之两边皆可用格致新法御之。现英海部又查验希腊火之用矣。〕火器精矣，而所用之人若非操练有素，亦与无利器同。因闻临时所募之勇，授以利器，尚未操演纯熟，即驱之战，以致所用枪、炮不能命中及远，且仓卒中竟有子不对药、枪不配弹者。总之，西人心思之灵敏、制作之精微尚复日出不穷。

今国家讲求武备，凡所用船械不自行制造，皆仰给于人。〔十四卷本增：中国内地各省亟宜设制造厂，勿惜重聘延揽人材，选通西文、晓算学者入厂学习，以备不虞，勿以经费难筹置之不理，岂但购自外洋多出运费，犹恐临时敌人封口，虽出善价，欲购不能。故曰:各省不可不亟设制造枪炮厂，不可不速仿西法认真练兵。〕若中外① 失和，〔八卷本增:土匪乘机而起，〕各国谨守公法，不肯出售，悔之何及②？宜亟兴艺学，并悬不次之赏，求绝技之人，庶几有恃无恐。彼掩聪塞明，不知外事，日欲以弓矢刀矛制胜者，惜不与之身历行间，一见③ 弹雨枪林之惨也。

《泰西新史揽要》云:昔年普国屡败于法，死伤甚众。普人得赍赐，年仅十九，于配钥、打簧诸艺颇有心得，究其国致败之由，皆因所用枪炮不及他人之利，遂投法国巴黎瑞士国人包狸所开枪炮厂，求供使令。该厂甚得法皇拿

---

① 十四卷本将“中外”改为“一旦”。
② 八卷本将“悔之何及”改为“何以为继”。
③ 八卷本将“惜不与之身历行间，一见”改为“特未身历”。

破伦宠异，得赍赐日夜苦思，至二十年之久制成一枪，灵便异常，秘不告人，归而献诸普廷。经普国之娴于军旅者逐加考验，皆谓大适于用。普廷立拨巨金，发交得赍赐，俾之别创铸枪大厂，专督各工匠多铸后膛枪，旋锡名曰毓枪。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①普与奥连兵以伐丹墨，普军中已有能用此枪者冲锋陷阵，精锐驾于他枪之上。普王大喜，锡封得赍赐以世袭之爵，并命增募良工，赶造新枪，期足普国全军之用。是时他国亦习闻普铸新枪，然未知其灵捷无匹，故亦但视为寻常。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四年②普奥之衅既启，普军中皆用后膛枪，既精且准，远胜于奥军之钝器。奥人虽悍，但遇普之新枪，奥弹未及普营，普弹已从奥阵。盖新枪之力远于奥枪也。奥枪更不及新枪之速，奥炮不及普炮之远。奥将遂计无所出，非舍命狂奔，即束手待毙耳。可知当今战务虽有敢死之士，亦恃枪炮足以胜人。枪炮既精，其胜如操左券。技艺之关系于国家如此，可不悬重赏以鼓励工匠，令其悉心讲究乎哉？

今日本所用之枪，又一律更换新式，较前更快。中国各营所用抬枪因中日之战各制造局制造枪弹刻无暇晷，故多造自东南各省铁铺者，枪身内、外粗而且笨，每杆需用二、三人，咸谓远于洋枪，惟未经燃放至数百响，未悉能否坚利，尤恐临时炸裂也。据承买军械洋人云：我国近由外国运来之前膛、后膛枪，多系十年至三十年前旧式，所购灭雷艇即捉水雷之船每点钟不过行二十诺，新式灭雷艇可行三十余诺矣亦泰西各国现在所不用者，岂急于购用，不暇选择乎？抑取其价廉而购之乎？虽然，所买军械、雷船，总署与各督、抚恐经手舞弊，常械请中国使臣查验佳否。无如使臣不识良楛，惟听委员所指，有贿者曰良，无贿者曰楛耳。洋人之言未必无因，事关大局，当轴者不可不知。③

---

① 八卷本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改为"同治三年"。

② 八卷本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四年"改为"同治四年"。

③ 从"《泰西新史揽要》云"到"当轴者不可不知"，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又，八卷本将"我国近由外国运来之前膛、后膛枪"到"当轴者不可不知"，改

为:"我各省所有前膛、后膛枪共有十三种，多系十年至三十年前旧式，间有购新式枪炮与西人者，同一厂名，而出弹不及其远，此由铅重药轻之故，更有炸弹中无炸药，或杂他物，故弹落不炸，或炸力不大。现购灭雷艇亦不及人之速。虽所买军械、雷船，总署与各督、抚恐经手舞弊，常缄请中国使臣查验佳否。无如使臣不识良楛，惟听委员所指，有贿者曰良，无贿者曰楛耳。洋人之言未必无因。如饬精造枪炮工师或技擅命中之员弁演放验收，日后倘不合用从重治罪，庶不致为奸商舞弊也。今各国于军器精益求精，时恐不能胜人，凡民间新出兵器，国家机器师验系快利非常者，其国家必出重资购造，不准售诸外人。故我新买之枪炮所谓新式者，临敌时实已彼之旧式矣。欧洲各国所用之枪尤恐日久机器不灵，三年一换，不论水、陆皆用机器快炮，每分钟能放六十响。闻英国新造一种短枪，机极巧妙，比之从来所用旋回枪远出其上。又裂低毒气炸弹，炮弹落处一百码之内，吸气即毙。美国拟建造炸裂弹巡舰，图案已成，据技师所称:其力能敌战舰三只。法国已创制潜行水雷船，新式枪弹，其射力极强而斤量轻减，最便携带。政府已取应用矣。其余德之于战地照明车，日本之于有阪炮，无一不极人工之巧。日本工艺日巧，新器日出，价较外来者廉，因有奖励。日前德、法两国之炮不约而同尽行更换，虽仍是后膛，而快利异常。其如何快利之处，尚秘而不宣。且闻拟制聚火镜、飞球炸弹种种利器。若中西交绥，彼有我无，彼优我劣，胜负之数即此已分。谁谓人多可恃乎？然有利器而无敢死之兵，则利器亦适资敌耳。所愿当轴者深长思之。"

间　　谍①

〔八卷本增：兵凶战危，故事非万不获已，圣君贤相断不肯易玉帛而为干戈。若既出于战，则又本杀敌致果之志，运神出鬼没之谋，以期必胜。〕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又云："奇正相生，变化不测。"诚以兵行诡道，必审机而达权，非行险以侥幸也。古来善用兵者，凡敌境之夷险，敌将之性情，敌兵之多寡，敌谋之设施，敌意之趋避，敌党之离合，如秦宫照镜、牛渚然犀，无不洞然于心，瞭然于目。一经开战，出正兵以击之，运奇谋以制之，批却导窾，迎刃而解，得心应手，好谋而成。夫岂有他术哉？亦惟在间谍之得人而已矣。

然为间谍者，须选沈密勇敢、胆大心小、察言辨色、喜怒不形、趫捷善走者始克胜任。平时留心物色，以备不时之需。若能钩致敌人为我所用，予以重赏，结以厚恩，与敌气类相投，侦探更易，机密重情不难调察。如太公之阴谋，鬼谷之抵巇，均不外此术也。中国当春秋、楚汉之时，凡用军之得间谍者则着着争先，能制人不为人所制，故可操必胜之权；失间谍者则事事落后，欲攻敌反为敌所乘，故动有偾事之患。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非善用间谍不为功。

按泰西各邦尤留意于此，即当承平之时亦必具备金资，广遣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

精测天文、善识地理及通兵学、绘舆图者，潜往各国，纪其政事之利弊，兵制之法度，关塞之险要，道里之远近，山川之形势，民庶之风俗。若海道则量其水道之深浅，度其口门之宽隘，察其沙礁之有无，莫不绘图立说，探本寻原，持以归国，呈诸政府，然后密颁将士，使之平日考览，诸事明通。即或一旦启衅，早已准备，便可长驱直入，抵隙蹈瑕：或据要津，或趋捷径，无须向导之人，如入菁游之地，师行神速，不啻将军从天上飞来，雷霆从地中奋起，兼之声东击西，攻虚避实，则敌兵共为骇异，众心早已披靡。此胁制于无形，战胜于未发者也。

今德国相臣俾士麦、将军毛奇，如汉之留侯曲逆善于用间谍者也。毛奇知德、法之将有战局也，即留心法之地势：凡山川险要、程途远近，逐一绘出，故以兵入法如驾轻就熟，使法不及拒。又与俾士麦密谋深虑，出奇无穷，复贿法之巴将军拥师十数万不战而降。俾士麦又密授报馆主笔危言耸听：一、说俄有意于印度。一、耸英多购苏彝士河股分，与俄为难，使英、俄不睦，彼得免俄之患，英思自备而不敢为法之援。其处心积虑，可谓无微不至矣。又如他国遣来之间谍，若牧师传教，武员游历，或托商贾，或习方言等类，终日孜孜探问，随处留意，或测路径，或绘炮台，或量海口，或侦营垒，务在得其虚实，归告其国，俾进兵有所把握，最贻后来之患。故立法甚严，一经查出，随即拿获，处以重刑。如有本国人为敌所用，私以国中机密阴告敌人，如多鱼之漏师者，处分更重：或立时诛戮，或永远监禁，犯则不赦。然彼此仍不免互相策遣者，诚以间谍之为用最为要着，故不辞冒险而行之。

然彼国间谍之来，必有内奸得贿为之先容，故欲搜外来之间

谍，必先除内应之奸宄，使之无所凭藉，难以窝藏。宜设十家门牌互相查察，倘有行踪诡秘、来历不明之人，须密禀地方官，多派干役日夕稽察。查有真实凭据者一体重惩，始可杜无形之患，得以固自强之基。至用之之法，孙武子《用间》一篇，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其中元妙已无遗义，用兵者可不加之意哉？

【附录】《行军以间谍为先论》①

今天下一强弱相凌、大小相吞之局也。势既处于相争，其机自不得不出于争。顾争之于已发，不如争之于未发；争之于有形，不若争之于无形。盖争于已发，争于有形，终不免事事落人之后。固不若争于未发，争于无形，得以独操胜算也。

善弈者必先审敌势，知何者为正兵，何者为奇兵，何者为声东击西之兵，乃能预为之备，而不为彼所乘。善料敌者亦必于事机之未露，兵衅之未开，高瞻远瞩，密访详稽，于彼国之一举一动，无不瞭然于心。如秦宫镜，如牛渚犀，乃能事事争先制人，而不为人所制。

欲料敌情，使无遁饰，岂有他道哉？亦在乎多派间谍而已矣。所谓间谍者，即细作之谓。间者，主乎离间。孙子有用间之说：使敌国君臣猜忌，将士离心。楚、汉相拒于成皋，汉用陈平携黄金千斤离间楚君臣，遂使拔山盖世之英雄，有范增而不能用。间

---

① 这是十四卷本的标题。八卷本改为"附论《行军以间谍为先》"。五卷本的原题为"附截录《申报·行军以间谍为先论》"，置于《防边下》篇后。本集从十四、八卷本的编排，置于《间谍》篇后。

之为用大矣哉。谍者，主乎侦探。诈为敌国之人，混入敌国之地，察其举止，烛其隐微，以报本国。如《左传》桓公十二年，楚师伐绞罗人，使伯嘉谍之。又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是也。可见间谍之不废自昔已然。

西国用兵尤留意于此。即当承平无事之时，亦不惮广出金资，派熟谙地理，精测天文，深通兵学者，密赴他国，测其城郭之疏密，山川之夷险，道里之远近，堡垒之形势。若水路，则量其海口之深浅，沙线、礁石之有无，一一绘图贴说，持以归国。上诸政府颁诸将士，使平日用心观览，一旦有警，则长驱直捣，所向无前，于敌国之阨塞，了然于心，不烦导引之人，而已如入旧游之地。此行师之所以神速也。

德法一役，电掣雷轰，为泰西数大战之一。德之所以取胜，固由将勇兵精，然其争夺险要使法国全体瓦解，救应不灵，则未始非间谍之功。此外，各国争战，亦不废此，而于本国如见此等间谍私行入境，或测路径，或绘炮台，一经窥破，立即处以重刑。即本国人为敌所诱，与之串同一气，私以国中机密阴告敌人者，处分亦重。或立时处死，或永远监禁使作苦工，立法不可谓不严。惟彼此虽严为之防，而仍不免互相策遣者，诚以间谍之不可废，不妨各尽其道，各为其主，以期战胜于未发，攻取于无形。

今西夷、东倭① 之用间谍至我国者，或为牧师传教，或遣武员游历，或托游方和尚，或说习商务，或说学方言，孜孜侦探，非察政务之设施，即考江山之形胜，无不了如指掌。而我尚以大度容之，不为之准备。然彼以间谍探我军情，应严为之防。而间谍

① 十四卷本将"西夷、东倭"改为"欧西、日本"。

之来，必有汉奸为之窝藏，为之导引。则欲除外奸，尤必先除内奸。必使我国之一举一动，彼不能预揣于先几，而后能运用如神，指挥如意。此欲操胜算者，所以必杜间谍也。然易地以言，将欲知彼国意向之所在，虚实之所分，则亦不得不用间谍。

中国于办理外务，往往折尽便宜，其病由于不悉外情，致为他人所胁制。即日本之欲图朝鲜，以扰东三省，蓄念于十年之前，其所规画岂无形迹之可睹？苟多派明干之人，广寄耳目，伺察情形，自可未事而预为之备。何至直待和议决裂，而始岌岌焉筹战守哉？且当兵衅既开之后，彼于我军之调赴何处，设防何地，无不留心侦探；而我于彼军之虚实，反有所不知，一任彼之蹈瑕抵隙，声东击西。我军即能坚守，不致丧师失地，而兵力已疲于接应矣。故善用兵者，必知彼之虚实而后运奇谋以制之，出奇兵以胜之。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武侯曰："用兵之道心战为上，兵战次之。"观于此而知间谍之不可废也。

弭　兵

先王耀德不观兵，诫以兵凶战危，不得已而用之也。洎周室既衰，秦、汉以来竞以武力取天下，而战争之祸遂无已时：辟地争城，生灵涂炭。此也喋血，彼也舆尸。老弱罹锋镝，血肉膏原野。闾阎凋敝，帑藏空虚。默揣仁爱之天心，当亦恻然不忍矣。呜呼！黩武① 非策，佳兵不祥，天命靡常，盛衰如寄，岂独中国为然哉？尝读西人万国史记，历观泰西古昔雄才大略之君，往往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如罗马、法兰西并吞列国，囊括欧洲，自谓无敌，卒至身亡国破，弗戢自焚，未尝不废书三叹也。

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古今诸国莫不弱肉强食、虎视鲸吞。其国之大者兵将日广、炮舰日坚、机械日精、火器日利，奇技新法层出不穷，皆为争地杀人、此攻彼守之计，万钧之炮、百钧之弹，以之平城郭、坏村舍，杀人亿万，盈野盈城，何其残忍若此！盖天地之杀机至今日而尤酷尤烈矣。《普法战记》载师丹之战一日殒数万人，蔑士之战一日殒十万人，俄土之战加里布一刻殒三万二千人。英国《泰吾士报》载泰西军兴而后，自咸丰二年迄光绪三年止，此二十五年中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余万人，费饷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员，至军士之积劳成疾，商贾之废业失时，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种种伤残不可枚举，兵祸之烈未有过于今世者。西

① 十四卷本将"黩武"改为"好战"。

人刚劲性成，伊古以来罕有息战弭① 兵至三、四十年之久者。倘异日群雄并起，鹬蚌相争，祸患之来不堪设想。且各国之失和开衅，大抵外托信义，阴肆并吞，名辟商途，实窥土地，或则婚姻之国寖为仇雠，或以唇齿之邦激成水火，只知树威克敌，不顾糜烂其民，何不仁不义之甚也！况既勤远略，必增额兵。以英而论，曩日岁需兵饷约合中银一万万两，迩来逐渐增至一万四千万两。其余各国兵饷亦年增一年，为数不可以亿兆计。一开兵衅，上干天地之和，即无事之秋亦岁耗民财以供兵饷，国安得不困？民安得不穷乎？

夫保民与殃民孰善？守土与辟土孰公？与其争强弱于百年，何如享太平于千载？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反衰世之凌夷，即以体天心之仁爱，不骄不倍，无诈无虞，庶几长治久安，干戈永息，国有工商之利，地无畛域之分，而铁路、轮船四通八达，遐迩一体，中外乂安，不亦善乎？然而未敢必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弃好从恶，始合终乖。强者固明恣狼贪，弱者亦阴图蚕食，兵连祸结，扰攘不休，不至如洪水之横流浩浩滔天，而其事不止。夫剥而必复者，天心也；危而思安者，人事也。以目前论之，泰西各国亦渐有悔祸之心矣。如俄、土之争及秘鲁、智利之役，各大国勒兵劝和，烽烟少息，生灵之祸稍纾。并以兵费至繁，尽倾积蓄，幸而胜，所得已不偿所失；不幸而败，则既折兵力，又损国威。是以善筹国者皆讲求攻守之具，欲战胜于无形，初不欲轻启衅端，见诸实事也。

我孟子曾言之矣："'天下何定'② ？曰：'定于一'。曰：'孰能一

---

① 十四卷本将"弭"改为"休"。

② 《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天下恶乎定"。

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夫此不嗜杀人之心,即天心也。异日者大乱极而圣人出,总地球而浑一之。天下久合而必分,亦久分而必合。以中国论之,其合也久矣,统外国而论是大分也。大分之后必有大合,及其时而圣人生焉,智勇盖天下,机权技巧盖天下,而一切屏而不用,独蔼然以仁民爱物之意返斯世于大同,则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斯时船失其坚,炮失其利,智力无所施其巧,器械无所擅其长,于是六合之外,八荒之内,礼齐德道,偃武修文,合天下万国含生负气之伦,无一物不得其所,然后天之心始大安,圣人之心始大慰。上揆天道,下察民情,酌古准今,见微知著,四夷宾服,来享来王,五百年名世之生其期亦不远矣!

如谓成败利钝可以逆睹,智取术驭可以长存,是不明倚伏之机,不审顺逆之理,何足与言天道哉?虽① 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国家当无事之日,明其政刑,兴其教化,缮其城郭,浚其池隍,将帅得人,士卒用命,饷糈充裕,器械精明② ,则敌人狎侮③ 之心默然④ 自息。何至〔十四卷本增:听其〕玩于股掌,肆厥凭陵,削夺我藩服而不能援,逼处我边疆而不能拒,虔刘我烝黎而不能校,要求我金帛而不敢违耶?噫!谁非人子?谁非人臣? 此长沙贾生所以痛哭流涕,扼腕抚心而不能已已也!

英国有著名硕彦殷富巨绅设立弭兵会。〔十四卷本增:约三百余人,别国亦有愿入者。〕如有两国失和,会中人即举极有位望者前赴两国,察其事

---

① 十四卷本将"我孟子曾言之矣"到"何足与言天道哉? 虽"删去。

② 十四卷本将"明"改为"良"。

③ 十四卷本将"狎侮"改为"觊觎"。

④ 十四卷本将"然"改为"焉"。

之曲直，论其理之从违，另浼局外之国讲信修睦，俾无失和好而免启兵戎。并劝各国立约之初必宜添入一条，曰：凡我两国苟有龃龉，必延他国秉公解劝，不可先动干戈等语。各国中颇有从其议者。今其会不仅为英国私会，竟成万国弭兵公会。第一次会于法京巴黎，第二次会于英京伦敦，第三次会于意京罗马。有十七国达官赴会共议弭兵善策，其成效颇为昭著。如是年①〔十四卷本增：昔年美国南北省大乱，英船数艘乘危图利，攻劫美国商船财货。美乱既定，核算美船之受害于英国者共银若干，即向英国索偿，英廷答以此事曲直非我二国所能遽定，不如延请公正人持平判断，庶彼此不致受亏。于是英、美两国各邀公正人持平核议，询谋佥同，乃判曰：此案美国理直。盖美国当自顾不暇之时，英国宜及早约束本国船只，不准在美洋滋扰。英计不出此，应以英金三百万镑偿还美商耗损之款。英廷即允照偿。〕法与荷兰因南亚美利加属地互有龃龉，后遵弭兵会公请俄国君主剖断，得免纷争。英、美两国之人在卑令海峡捕鱼争竞不已，几酿事端，后亦遵弭兵会议，公请著名之人公断，遂不至以兵戎相见。〔八卷本增：其余小国因得调和而敉宁者亦复不少，虽霸主之强横、枭雄之毒焰难执此议相绳。

或有谓此会专为阴谋中国而设，然既以仁义为名，持之者日坚，从之者日众，使桀骜之徒亦顾名而思义，未必非挽回兵祸之奇策也。英人罗柏村曰：现议两法，如能遵行则各国自得大益。其第一法欲令各国永立和好之约，议定各国各派两人成一和好会，办理各国相争之案。所派入会之人必为众所推举。第二法欲将各国应许公法汇成一书，已经俄京与日内瓦处成会，将其数要款订立公法，为各国所应允：无论因何肇衅，俱有定章办理，使无可疑之处，则强国、弱国俱免误起争端。善哉此举，诚上契天心，非常之功德矣！〕此弭兵会之成效昭然也。录之以备一说。②

---

① 十四卷本将“是年”删去。

② 从“英国有著名硕彦殷富巨绅设立弭兵会”到“录之以备一说”，是五卷本《弭兵》的附言。又，“录之以备一说”，十四卷本改为“他国日后倘有龃龉，何不可援案办理之有”。八卷本又将“此弭兵会之成效昭然也。录之以备一说”删去。

吴广霈跋①

右《盛世危言》若干篇，香山郑陶斋观察所手著也。观察少有康济之志，壮游中外，广交当世名流，凡中外风俗异同、军政强弱，与夫得失利害之故，靡不钩元探赜，运神明于其中，深入而显出之，独窥症结，洞烛本原尔。乃摅奇情、发宏议，洋洋洒洒千万言：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如太阿斫阵靡坚不摧，如闻长沙之痛哭，如歌灵均之楚些。其囊括寰宇，纳须弥于芥子，则有若数掌上之螺纹也。其上下古今，穷王霸之方略，则不啻抉管、晏之肝肺也。嗟乎！有人如此，可不谓之非常之人；有书若此，可不谓之绝世雄文也哉！

昔汉高闻陆贾《新语》，每奏一篇，未尝不称善。顾陆生之论，仅敷陈秦、楚得失，颂美炎刘受命而已，未有包宇宙之利害，发千年之痼疾如视诸掌者。《新语》谓："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② 公之斯编庶几巨细兼赅，言必有中，倘能上贡大廷，见诸措布，中国何患不能富强？针膏肓而起风痹，震痴聋而启惛愦，则此编实医国之灵枢金匮也。

霈学植弇陋，讵足以妄测高深？猥辱不遗，命董校雠之役，惛

---

① 此篇是吴广霈为《盛世危言》五卷本所写的跋。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新语》卷上原文是："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求远者，考之于近。"

注数语，用志倾倒之忱。若云跋尾，则吾岂敢。壬辰仲冬下浣安吴剑华道人吴广霈拜识。

杨毓烜跋①

郑陶斋观察经济才也，所著《盛世危言》高掌远蹠，悉由阅历得来。吴瀚涛大令《跋》语已详之矣，然而余犹不能无言者。从来千古有不变之道，百年无不变之法。我中国为声明文物之邦，治道之隆固非异域所能及，而富国强兵之法似犹逊于西人。数十年来，中外相通，事变迭出。我之受制于彼以此，彼之得逞于我亦以此。使本"礼失求野"之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不可制其所长，夺其所恃。独怪今之士大夫犹多鄙夷时务，有以西学用心者则讥之曰"悖圣教"，有以西法相尚者则斥之曰"攻异端"。呜呼！对镜参观，公可不谓为奇杰哉？

公之斯编虽不专言洋务，而洋务之有裨时局者要皆参以己见，发为鸿文。观其上下五千言②，纵横九万里，直兼乎韩潮、苏海，则不啻读"经世文编"焉。绎其兴利除弊之意，忠君爱国之忱，并露于字里行间，则又如披"名臣奏议"焉。彼王景略之谈时势，贾长沙之策治安，恐亦逊此详明，无其宏富。

吾知斯编一出，世之不达时务者如闻晨钟暮鼓，忽发省悟之心，如服玉札金丹，悉革瞶聋之病，为斯人导其先路，使天下除厥

---

① 此篇是杨毓烜为《盛世危言》五卷本所写的跋。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十四卷本将"言"改为"年"。

弊端，不诚有裨于大局哉？古称“立言不朽”，惟公当之庶几无愧。

烨学术疏浅，乃蒙不弃，得与吴瀚涛大令共事校讐，因获窥及万一，爰书数语于后，藉表钦佩之忱云尔。癸巳暮春之初然青杨毓烨谨识。

《易 言》原 跋[①]

① 此篇是王韬在一八八〇年为《易言》所作的《跋》，《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八卷本都将此《跋》附于书末，题为《易言原跋》。因本集已将此篇置于《易言》三十六篇本书后，故此处存目。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①

尝闻上医贵能知病源，而尤贵如扁鹊之于齐桓公，能知病于未发之先。苟徒见病治病，不治其病之本源，则旋愈旋发，日见其殆。外邪易侵，百病必丛集矣。

治国者亦何独不然。今中国自为日本所侮，更为泰西各国所轻，皆知我兵将之弱，军器之窳，国库之空，汉奸之众，吏治之坏，民心之涣。莫不狡焉思逞，蚕食狼贪。尚欲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当此时艰孔亟，如病者危笃之候，若非主治得人，力求治法，虽有对证之药，恐为庸医所摇，因以坐误，厥病何由瘳乎？

昔俄、日积弱之时，俄之旧主彼得，日之亲王大臣，皆肄业泰西，并聘其才德兼优之士数十人回国佐理。我国亦当筹借巨款亟仿而行之。

余侧足名利场中，留心中外时事三十年于兹矣。穷究成败之源，粗知治乱之理，旷观时局殊切杞忧。诚如陶中丞疏云：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一二有识者畏受訾謷，或曲为附和，或甘于缄默，绝无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风。平日视危为安，视弱为强，文武骄惰，莫由觉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体察，谬托正论，务虚名而贾实祸，

---

① 此序是郑观应为《盛世危言》十四卷本所写。

诚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又云：若非激扬士类，则虚文相市，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济艰危，非精究洋务，则成法虽高，可以制土寇而不可以御外侮。皆至论也。

幸圣明在上，广开言路，一腔热血，罔识忌讳，不揣固陋，用成《危言》一书，藉旌木之献。惟中日战后，势殊事异，情形已自不同，故复将未尽之言，奋笔书之，冠以地球图说，并附录深通时事者名言伟论，合共二百篇。以期天下人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勿畏难而惮改，速求三年之艾，以起痼疾于已深，则大局庶几有豸！于以奠安我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不难矣。

重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序①

中国地居温带，土肥美，民殷富，世戒远略。然三代以还，时苦边患：周之猃狁，秦之胡虏，汉之匈奴，宋之辽金，抵隙入寇，史不绝书。

国朝道光、咸丰间，海禁宏开，东西各邦鳞集雾萃，叩关错居。而非我族类，包藏祸心，威不足以伐其谋，恩不足以生其感，近乃欲取吾中国，瓜剖而豆分之。呜呼！此正睢阳椎心之日，长沙痛哭之秋也！顾更新与守旧两派纷争而各有所蔽。元黄之际，党禁愈严，时局益危岌矣！

吾乡陶斋郑观察持躬廉介，夙有本末，尤慕神仙，有出世之志。著书二十载，以救时为志，无几微好名之心。如老子所云："仁者无钱，赠人以言耳。"尝勖其从子纪常廉访云：立志须做第一等人。上究古今兴衰之理，中审宇宙利病之源，下严身心义利之界，可想见其风裁矣！生平著作甚夥，惟《盛世危言》一书早邀乙览。特饬总署镌板，风行海内，以时移势迁，复加新篇，重为厘订以饷学者。

瑞勋权篆蒙县，邮寄授读，觉子房借箸，王猛扪虱，古今人何遽不相及乎？亟付手民以见绕朝赠策之意。国非无人，任事者苟

---

① 这是黄瑞勋为《盛世危言》八卷本所写的后序。

能采择施行，岂第慰作者之心，抑亦斯民之幸也！光绪二十六年中秋同里姻愚侄黄瑞勋拜序。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①

一

经云："上工治未病。"如扁鹊之望齐桓，能于病之未来洞见症结。苟俟其既见而治之，不探其得病之源，杂投方药，纵获暂瘥，而元气日损，客邪易侵，百病丛生，病加于小愈，殆矣！

治国亦然。我中国之病，其源在于学非所用，遇事推诿；其流在于粉饰徇私，见利侵权。自南败于法，北败于日，于是兵力之弱，军械之窳，府库之空，学校之陋，吏治之坏，工商之衰，民心之涣，向之上下相蒙者，至此予人以共见。

东、西各国假保商、护教之名，肆蚕食鲸吞之计，既据港口，复窥腹地，购粮练兵，以我之矛刺我之盾，明告译署，谓某省不可让人，长江、西江各口内地任彼通商行船。而我国工商旅食彼国者鄙为野蛮，非驱逐出境，即重征身税。种种欺侮，凡有血气，共抱不平，稍具知识，亦深耻惧。惟当道敢怒而不敢言，安于苟且，保其富贵。士商愈屈而愈愤，苦无生计，急欲图新。内讧外侮，势几不可以终日。彼崇新而强，我泥古而弱。善夫纯常子云："今使房、杜为相，孙、吴为将，而仍用今日之制度，果足以富强而与各国争抗乎？故拟先变法而求人材以守之。"英士傅兰雅有云："处二十纪之时，行十九纪之法，何异冬葛而夏裘，岂第贻人之

---

① 此序是郑观应为《盛世危言》八卷本所写。

讪笑!”呜呼!我中国人民矿产富于他邦,何反不能自立,而衰弱至此?

余读各国史论,究心世事三十年于兹矣,深察古今盛衰之故,粗知宇宙利病之情。昔俄、普、日积弱之时,俄彼德、日亲王皆肄业强邻,借才异地,用能日臻富强。普之转弱为强,亦由其后细雷鼎新革故,其伯相所设良民会固结民心。我中国丁此时艰,欲变法自强,非政府得人,取俄、日、普变法之成案,实力仿行不可。若行一新政,必饬六部、九卿、各省疆吏会议而后定,恐守旧者多聚讼盈廷,纵有变法终不免暗袭成规,有名无实,譬如人于病笃之候不能自主,全赖左右,而左右谬诩知医,虽有和缓之方,嫌其异己,谓非所宜,妄为加减,欲求疾瘳难乎不难?

尝闻德相卑士麦论中国人材不如日本。余于癸巳、甲午年间,曾以中西学校之优劣,农事之丰歉,工艺之巧拙,商务之盛衰,与夫议政院之利弊,养贫院之章程,策格致书院肄业诸生,各举所知以备当道之采择。奈何衮衮诸公不知师长弃短,或卤莽以偾事,或隐忍以偷安,是故中日之役不应战而战,中德之役应战而不战。陶子方制军云: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一、二有识者,非曲为附和,即甘于缄默,绝无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风。一旦有事,又不肯平心体察,谬托正论,骛虚名而贾实祸,诚可痛也!

今幸圣明在上,广开言路,一腔热血,罔识忌讳,用成《危言》一书,藉作旌木之献。惟中日之后,势殊事异,情形又自不同,故复将未尽之绪,奋笔述之,冠以地球图说,并附录近人名言伟论,都计二百篇,以期天下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毋畏难而

惮改，则大局庶有豸乎。《易》曰："不远复，无祇悔。"余为斯世望之。香山郑观应后序。

南游日记

《南游日记》自序

自泰西火船、铁路之制兴，无险不达，无远不通。于是士之适四方者，每以周览地球为一大快。盖于是而后得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也。余甚慕之，顾以公迫未遂也。

今春法夷侵我越南，彭大司马督办粤防，奏调官应来粤，檄往西贡、暹罗侦探敌情。窃维法人自巴黎来华，水程二万余里，宜亦不可久恃，而顾能兼并藩疆，煽乱区夏，惟见其势之张，不见其气之馁者，则以西贡为之屯聚、为之转运也。然则我今日之欲图法，不于西贡是图而谁图哉？虽然，非易易也。法人自咸丰九年夺取西贡，设大帅镇抚其区，经之营之，二十年来无少间日，阳与邻邦和好，阴怀兼并之心。暹罗、缅甸各岛，不知合从，徒堕彼族彀中。苟能幡然变计，同事中国，力御外侮，非独法不足惧，而英亦不敢雄视南洋矣。

余此行：首西贡，次暹罗，次金边，更欲由西贡乘轮船游新州、广义、会安等处；入河内，出海防，返廉州之北海。欲穷中越交界沿海形势，备悉夷情要领。惜凉山起衅，所历未周，被阻而出，则此中不无快快也。然法人之巢窟，藩服之谈[设]① 施，大略规模，粗在于是，其亦筹边者千虑之一得乎！若例以地球之壮

① “谈”系“设”之误。

游，则固远愧乎此。

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孟秋月，香山郑官应谨识于羊城应元书院之熔经铸史斋。

彭玉麐识①

陶斋仁弟宣勤王事，奔波南洋，往返各岛二万里，从谋远略假虞之计。无如时移事易，今昔不同，谋虽成而不能行，诗以贻之，尘吟坛哂政，同深慨叹也。衡阳彭玉麐识于海南军次。

远涉沧溟万里舟，一腔热血耿中流。洪涛百丈凭夷险，壮志千寻足智谋。拔剑有歌悲易水，击锥无地劈秦沟。归帆满载艰辛重，惆怅英雄愿未酬。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龚易图识[1]

陶斋先生岭南倜傥磊落士也。家居濠镜，久客津、沪，见义勇为，迭受知于醇邸、李宫傅伯相。本年彭大司马奏调来粤襄办营务，予适权藩篆，把握既久，颇证心源。初读其《南游日记》，忠愤之气，溢于楮墨，以为功名中人耳；今乃知少慕道术，若李青莲访元丹邱，数十年罔懈。曾在毫赭罗浮遇师授真诀，而乏黄金购灵药，大还未成。姑溷迹市朝，效汉少翁、唐孙真人。予亦有志于炼形者，安得腰缠十万，相与筑室潜修，拍洪崖肩，携安期生朝游碧海暮苍梧，化身亿万以救世，而生平之愿庶几共遂乎！夫神仙出于忠孝，而又英雄才子之归宿也。抱朴、纯阳其明证矣。爰赠以七律四首，并志交谊。侯官龚易图谨识。

出门已见气如虹，湖海交游干济同。卉服均函中国泽，布帆欲振大王风。遥持汉节思迴日，直瞰蛮荒冀建功。冠冕文章沧海使，扶桑回首旭曦隆。

海上烽烟忽报秋，日南有客凭危楼。条陈利害赵充国，奉使安危博望侯。转侧邦君心未定，行边都护愿难酬。但看问俗兼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筹笔，抵却书装几汗牛。

不计功猷不计名，仗持忠信压潮生。片帆虎穴经营苦，只手蛟宫出入轻。玉节绣衣宣壮略，金戈铁马动军声。何如舍却兵家事，回首天边月正庚。

当年臭味契如兰，谁意仙机订玉坛。所愿翻身腾宦海，但求得地饵真丹。君为先导吾何怯，事有因缘侣不难。一贯天人期得一，何须重理钓鱼竿。

南游日记

光绪九年夏，法兰西欲兼并越南海防，因借端与越南开仗。我国念越为藩服，力与理论，不合，遂出师助越。法国亦使兵船扰我海疆。朝命兵部尚书彭玉麐宫保督办广东海防，奏调官应回粤差遣委用。时官应在沪总办轮船、电报、织布三局，兼办神机营采办军械及侦探军情。官应本不能行，惟叠奉电旨催即前往，遂将各差事禀辞南、北洋大臣，交卸南下。

十年正月望抵粤①。奉宫保札委会办湘军营务处。旋奉督、抚宪张、倪札委，赴香港与英兵总理论提炮事。宫保又委会同办理沙田捐事。

五月，宫保欲谋袭法属西贡，绝其储粮之区，密委官应潜往西贡等处察看地势民情，并委问暹逻国王有无借兵助法。五月十八日辰初，过南石头谒宫保于防次，以启程告，并请功牌赏给吕成。谈甚久，慰劳备至。官应起。叩辞。宫保曰："宜慎密，毋贻国家羞。"官应肃容对："君事不密则失臣事，机不密则害成易。义宜凛矣！事之成否不可知，官应岂敢宣泄。"返行台着仆役捡行李，邀罗宇弥同行襄理文件。未初，附"保安"轮船，伍蕙南来送行，并请往港。前约吕成在此舟相会，至则寻觅不见。吕成自

① 郑观应抵粤确切日期为光绪十年二月十八日。

少贸易南洋，往来暹、越，豪侠仗义，徒党甚众，曾在西贡屡与法人为难，曾为陈说恢复之计，井井有条。余深契之，欲收为国家之用，厚赠资斧，使深入暹、越扼要之地，探勘情形。此处不见，殆先期而往乎？夜间大雨如注，舟过虎门，莫能仰视，且天气炎蒸，殊难安枕也。

十　九　日辰巳大雨

寅正抵香港。计省河至此行三百八十里。随请伍蕙南购上舱船票，附搭法公司"益须时"轮船，巳正过舱，蕙南辞去。午正开行。

船周身长一百一十七蔑，每蔑合华尺二尺四分阔十六蔑，深一百零四蔑；机器合七百匹马力，每昼夜行三百英里，每英里合华里三里三分。烧煤三十八墩，装货客一千八百墩。全船船主一人，大副、二副、三副、四副各一人，司机器四人，医生一人，水手三十六人，火手五十人，管银钱帐务一人，管事三人，伺候中外搭客者二十八人，华十四、洋十四厨房火手七人，管火食者三人，华一、洋二做面食者二人，屠手一人，木匠四人，伺候中外女客者洋妇二人，扯旗者四人，司炮者三人，船面巡更者三人，管绳索者一人，做华食者一人，斟油者十五人，凡一百七十二人。客舱分五等：凡头、二等，舱中所设床铺被褥、面盆水杯等物大略相仿，惟食六品、三品为稍异耳；三等舱则多人共聚，三等叠榻而居，高者四层，人得一榻，烹饪不如二等之精美矣；四、五等住船面，不能入舱，四等食麦饼牛肉之属，五等则自携糗粮食之。客房夹中为客厅，几案相对如长廊，客房凡百二十间。每日辰初茶食，巳末早餐，午正点心，申初晚餐，戌初茶食。早晚餐时预先半刻鸣钟，

届时再鸣，搭客俱就席坐，肴膳多牛、羊、鸡、鸭、鱼、虾之属，佐以桃李枣糕，听客随意取食。船中规条甚肃：不许大声疾呼，不许赌钱掷骰及房外梳洗，不许随带军器，一犯其禁，即被呵斥。

初开行时，水犹碧色，至酉初，则深黑无际矣。傍晚船颇簸荡，宇弥及仆从率呕噫狼籍。余坐立如常，时出舱面徘徊，与英商闲话，藉可照料也。

二十日间有微雨南风大作

午正，牌示行二百七十六迈。合华里九百一十里由香港往西贡计程九百十一迈。舟人初持南南西针行四百二十迈，转正南针行三百一十三迈，又转西南针行一百零九迈，又转西针行三十一迈，又转北针行三十七迈。是为西贡海口。

舟中有华人名高坤者，久于是船，因与访问法事。坤曰：此中有教士号神甫者，寓中国二十年，遍历十八省，曾语船主曰，两广、云南实中国富强之区，又地势利便，取此三省，不惟霸主东南，并可横行中国，特不取安南，无以为屯兵之所，乃安南取之甚易[①]云云。余思法人如此居心叵测，尝闻其私议欲先取安南、金边，蚕食暹罗、缅甸、滇、粤等处，成一外府，与英之印度争雄海外。惟恐中国兵多难胜，拟以水师扰我各口，分我兵力，即踞台、琼为取煤驻足之处，又使教民内犯，招土人以当前锋，其心可谓毒矣。查安南之亡，虽曰法兵之强有以制之，亦缘教民之众有以应之。吾省自道光以来，教士横行，无业贫民，半入邪教，倘若诱而为乱，未见不蹈安南之覆辙也。筹思辗转，心益耿耿不安。

---

① 原底稿在"乃安南取之甚易"后，有"而黑旗如此顽梗，诚出意想之外"。

邻房有日本人，名大川平三郎，不解华言而能英语，自云善以机器造纸，此番游历欧洲，将遍考制器利用之学。余甚壮之，作二诗以赠，异日倘游日本，则多一东道主人矣。

二十一日晴上午风盛未刻息

午正，牌示行二百九十二迈。未初风息，船就平稳。弥①[罗]宇弥亦坐定早膳。遥望北岸安南平定地方，大山重叠，耸峙水滨。见水手携一书信箱置于船傍，日本平三郎谓英邮政局人曰："日本讲求西法，惟于邮政一事，日有精进，丁丑年结算不过收银八十一万三千七百七十八元，除用只余四万五千八十三元；及观己卯年，已进至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三百五十元，除经费一百三十四万七千七百二十二元外，实余银七万六千六百二十七元。查其经费：计邮局大小官员及雇西人数名，统共一万零八百七十三元，此外皆助三菱公司及商务局各处学校等经费，其数甚巨。是为利益之一大宗也。初创时，英、美两国尚有书信馆，越年尽已撤去。凡西人书信，均交日本寄递，而邮政利权全无渗漏矣。"平三郎复问我"中国曾设邮政局否？"余曰："此固各国应有之权，而东方诸国虽小，独能伸其大权，收其全利，我所未能者。非日本果强于中国，但办事之留心与不留心耳。"

二十二日辰刻大雨风起微凉

午正，牌示行二百八十一迈。未初，抵头顿山。有望楼高竖法旗，西贡见之，即知本公司船已抵头海口。头顿山系芹涤②[滁]

---

① 此"弥"系"罗"之误。

② "涤"系"滁"字之误。

江入海之口，为西贡第一门户，距西贡水程不过四十里，而纡回曲折约九十余处，阔仅十余丈，惟幸水痕尚深，故轮船亦可缓缓而进。两岸率皆平洲，洲上草树丛生，青葱密茂。又时见渔舟逐队往来洪波巨浪之中，乃忽得此山纡水缓之处，顿使人忘其为浮海之客矣。日夕停轮，以沙滩多浅不敢前进。

二十三日阴晴相间

卯初，抵西贡。辰初，邀宇弥登岸，入中国招商局，晤商总张沃生沛霖，促膝接谈中外之事，各相咨访。早餐肴膳精洁，风味可人。

午初，出游花园，园去招商局约二里外，马车瞬息而至。园前一大池，中有一岛二艇，白鹭约三、四十，翔集蒲藻间。从左入，一铁房蓄二虎，其侧四柜：一贮狐，一贮狸，一贮蛇，一贮豹。久视皆沈卧不起，岂其性之独驯乎？抑久锢而使然也？行二十余步，有亭翼然。亭侧广植花卉，多不悉名。亭中大树约十余株，张以铁幔，间为四室，中养禽鸟约数十种，飞鸣相得，忘其在樊笼中。室中水沟蓄一鳄鱼，长丈余，状甚粗蠢。亭外茂树森森，俨有古昔列树表道之风。旋从右出，过其天主教堂，欲阅自来水井，重门锁闭，不得入也。回车历见总督署：有兵官房，有审事衙，有养病房，有法兵房，有土兵房，或则高耸，或则宏肆，令人览之不尽。返招商局已未末矣。沃生复留晚餐，肴膳较早更为丰腆①。戌正返舟，沃生送至舟中，留茶而别。

是日搭客约四十余人，多法兵头，有一画、二画、三画、四画者，又有带病者，询其所由来，云自东京返国。余聊与周旋而已。热甚不能安寝。

二十四日晴南风大作

辰初起轮，循旧路出芹滁江口。午初，过昆仑山。山周围约百里，为西人入西贡之总门户，法人取西贡后，即以兵戍守此山，上建一炮台，常以兵丁望各国往来船只，华人在西贡犯罪者，辄流之岛中，使之开垦荒地。近闻该岛已有二、三千人，十年后当成一部落，又可建立通商埔头。西人之设险守固，国与开土聚民固无在不用心也。午正，牌示行六十四迈，距新加波尚五百八十余迈。

二十五日晴南风未息

午正，牌示行二百八十八迈。西贡附舟之客，法兵头中又有教士五人，每餐船例必对席同饭。教士时以语相盘诘，余以贸易南洋应之，幸未为其窥破，然终日不安也。自是日记不敢在舱外写矣。

---

① 原底稿在"肴膳较早更为丰腆"后，有被删去的如下一段话："细问此间新政近日若何？曰：我国新与法和，彼侪喜出望外，谓全越疆土概归其属，滇、粤两省均可通商，中国利权将来必为所握。然不扫灭黑旗，终是梗塞道路。三日前已在此简选精兵八百，调攻保胜。法兵登舟之日，父兄妻孥莫不涕泣以送曰：此去恐不生还矣。将收尔骨焉！哀号之声不绝于道。余曰：黑旗亦犹人耳，何法畏慑至此？曰：永福之勇敢善战，法人深恶之，又深佩之。昨阅彼国新闻纸云，不畏岑毓英，不畏潘鼎新，望见黑旗兵，未战先寒惊。又曰，此人倘难速灭，亦即须设法招降，免为中国所用。夫彼国视永福如此其重，而黄桂兰、赵沃乃欲以隶卒视之，不识英雄，妄自尊大，宜其丧师辱国至于此极也。如朝廷又不给刘永福以爵秩之赏，征伐之权，恐军械粮饷不继，终难抵御，从此忠臣义士闻者寒心，泰西各邦更轻视我国矣。或谓永福纪律不严，终难防溃事，为帅者当推诚布公，虚心以教之。"

二十六日申刻大雨

午正，抵新加波。登岸入招商局，晤总办陈呾音，名金钟，伊祖福建漳州人，居此地三世，现为暹罗领事。叙寒暄毕，余以来意告。呾音怃然曰："越南亡矣，中国败矣，和议成矣，吾何知焉，吾何知焉。"余曰："君不必为是悻悻之言也，君虽为暹罗之官，实中国之人也，中国受辱于西人，平心论之，君独不受辱乎？官应破浪乘风，不远万里而来，以为君识大体，力任时艰。今法人逞其强悍，据安南，灭金边；英人肆其阴鸷，踞印度，夺缅甸，并侵海疆南洋各岛。此皆假通商、传教为名，实则心怀叵测。越南已受其愚，须早合从以御暴。若暹罗犹迟疑瞻顾，不联缅甸以事中国，将来必蹈越南覆辙，不为英乱，定为法灭。况中国现已励精图治，数年来，练水师，制铁舰，王师英武，何难远近交攻，四讨不庭。且计暹罗之罪有三：暹本中国藩属，多年不贡，其罪一；别国之人在暹不收身税，专收华商之税，其罪二；昔年暹王郑昭系中国人，已受中国敕封，今暹王之祖系其相臣，郑王误服蛊毒不能保护，反弒以自立，其罪三。似此藐视中国，理宜兴师问罪，按照公法有谁敢保护乎？君既食其禄，而不分其忧，乃如是悻悻以拒人哉！且君不有函以相召乎？曾几何时而前言之顿弃也。"呾音见余色厉，乃改容谢曰："吾[非]① 不知尊中国也，但恨君民之气不达耳，富强之策不兴耳。如必欲图之，则吾有术也。然必蓄三年之艾，而后可起沉疴；且必有破格之酬，而后可共大事。"余

① 原底稿脱"非"字，据《盛世危言后编》卷五《禀报督办粤防大臣彭宫保在西贡、金边、暹罗等处察探法人情形》一文补。

曰："其术若何？"曰："即与暹罗通商而已。诚能通商，则奇谋秘计可得而措矣。"余曰："愿闻其详。"因屏左右，属耳约数百言。余心乃沛然莫御矣。余曰："然则余其暹罗一行乎？"曰："可。但不可以是告暹王也，告，则吾计破矣。明日有轮可即行乎？"余曰："君速具书为官应先达来意，余即往矣。"呔音即援笔草奏一通，余亦料理行装，嘱宇弥将一切情形禀达宫保。子正就寝，汗出不息。

二十七日午间大雨

辰起封发各处信函，检点旧稿，属宇弥校订，缮写一帙，寄呈新莅粤督张香帅。满腔心事尽在数稿中①。清检礼物致送暹罗君臣。未正登舟，舟名"希翘巴"，系英商蓝烟通公司船，专载货物，往来孟角、新加坡两埠，其制小"益[须]时"一半。该公司共有轮船四十余号，来往中西各埠，获利甚厚云。戌初启轮，傍斜仔六坤而进。

二十八日

横风大作，舟极震撼，寝馈不安。有同舟德人布郎问曰："贵国鸦片每箱捐税若干？"余曰："每箱不过数十两。"布曰："西洋鸦片税则，最重每箱捐至千余元，西贡月销六十四箱，月征膏银十万元，新加坡月销五十二箱，征银八万元，较之贵国所征约加十倍。查印度所出鸦片，由官收卖，凡民欲种莺粟者，报官丈

---

① 原底稿在"满腔心事尽在数稿中"后有"此公前实有无穷冀望也"。

地，由官发本辟种，一俟收成，尽数缴官；官为扣除领本并征税额，余则悉归种户。旋将莺粟发官厂制成鸦片，运口拍卖，每以五箱一拍，书价最昂者得，一时之久可拍卖五千箱，诚关印度度支巨款。然欲禁鸦片来华，似非彼此推诚筹办，归官收卖，每岁递减不可。欲禁吸食者，必须请朝廷颁示天下，已吸者宽以年限，如逾限尚吸者，则视为下人，不在衣冠之列，或冀畏而不吸也。”余曰：“此论予旧作《易言》早已详及之，无如当道不能认真严办耳。”

二十九日

雨细风狂，舟播如昨。酉初，浪涌入舱，箱笼尽行推倒，呕吐大作。顿闻叫喊之声，询为机器将坏，中心甚觉皇皇。俟停轮修整，逾五刻开行。

闰五月初一日

风势颇减，而舟尚掀荡，盖缘船底平宽，不能破浪之故。亥初，抵湄南江口，水浅不能入口，遂停宿于此。

初二日

寅正潮涨，船遂鼓轮而进，江道纡曲，约四十余里至盂角，是为暹京。舟抵岸，振成栈郑庆裕以车马来迎，余即寓其栈。行李必须税关验看方准搬运。是处沿江两岸地势平衍低洼，居民多于水滨架屋，铺板为地，搭寮为栅，屋小如舟。曾阅《瀛寰志略》所载：湄南河势缓而散，田畴藉以肥沃，农时掉舟耕种，秧莳毕而河水至，苗随水长，不烦薅溉，水退而稻熟矣。今之所见，殆不谬也。

初　三　日

晨起，遍观振成火砻机器厂，颇宏敞。询庆裕："资本几何？每日出若干米？"庆裕曰："资本十万元，每日可出白熟米二千石。"工省而利多，足见机器之利溥矣。查暹罗火砻机器厂计有六处，出米之盛可知矣。

初　四　日

清检礼物分送暹罗国君臣，午正邀庆裕往谒暹国王弟利云王沙。现官钦马门军机中书，兼管度支稽查银库事务。延至申正始出。彼此握手为礼，以通事传话。余曰："本道来此，奉我国兵部尚书彭命，问安贵王。现因法兰西并灭越南，我国恶其狼贪，出师伸讨，外间风闻有贵国助法攻越之说，其传言之误乎？抑确有是事乎？谨此致问。"彼覆曰："助法攻越，敝国实无此心。今春二月，法领事曾向敝国言，欲借兵偕往东京助战，敝主已力却之。其领事已覆书法廷，上国可以无虑。"余曰："贵国不助法人，本道佩甚，然贵国臣贡我朝，世已二百年，世守恭顺，中外皆知，今既不助法以攻越，其复修贡职乎？抑助中国以图法乎？"彼覆云："贡职不修，敝国无罪。在昔二十八年，敝国遣使修贡，入广东境，途中遇盗，劫掠我贡珍，杀伤我贡使；翻译国书又多删改，敝国之意无以上达伸诉。自是以来，不敢效贡上国，无得以此相责难。惟助中图法，敝国甚愿，然必须订立条约，方能措手。拟派敝领事陈金钟赴粤东、天津，与彭宫保、李傅相商议条约，上国其许我乎？"余曰："贵国果能知几，我大臣必能体谅。"各相慰劳而别。

初 五 日

邀庆裕往谒总管华人事务刘乾兴，原籍广东嘉应州示以来暹之意。言毕，邀乾兴同谒外部尚书公必达，递与陈金钟书，并请贵国君臣书复，以便我国施行。彼覆云："即刻不能定约，须禀敝君方可定见，君在此候数日何如？否则我覆书于金钟亦可也。"忽传英领事至，余不便多言，起身告别。

晚间庆裕邀宴，同席者吴明峰、梁松岩、蔡芝岩、吴镜轩、陈子华诸君，皆潮州人商于暹者。酒酣，俱以暹罗苛待华人相告，欲请中朝设立领事。余曰："诸君既不堪其虐，可具禀来，俟回粤东将请宫保代奏也。"

初 六 日

辰刻，刘乾兴来回拜。余以华事两端相询，所答皆非所问，意趣既不相投，衣冠悉更暹制。乾兴广东嘉应州人，其父贸易暹罗致厚资，遂入暹籍，现官丕也，总理华务，其二子亦居三、四品官，其女选为王妃，亦客民之桀黠者。语以华事，漠不关心，亦大可怪也。中国殷商在暹罗多承充巴士。巴士亦即包揽货捐之名。如富而有才者，愿改暹装娶暹女为室，暹王方准予三品职官。闻昔年有福建富商黄多，改暹装，竟升至首相，今其孙亦官户部尚书，不自知其本来姓氏籍贯矣，因暹俗有名无姓云。

初 七 日

吕成到，谈暹事甚久。午初，乾兴以车马来迎，入佛寺观剧，皆番女所演，甚不耐观。佛寺左为戏台，右为经院，番僧诵经约

三、四十人，询其故，曰："今有王宗室已故，停柩在此，一面请僧诵经，度亡魂升天，一面以番女演戏，使亡魂行乐。三昼夜后即将其柩焚化，拾其骨烬为立浮图"云。未初返寓。

初 八 日

晨起倚楼，见男女浴于河滨。盖南洋工人早晚必须沐浴，不然即病也。郑祥盛过谈暹事甚久，并云暹城之西有高塔可以眺远，须有执照方准登临。遂托领照同往一游，以舒眼界。祥盛系公必达随员，五品职衔，开有机器锯木厂，凡富商大贾、暹相与之声气相通，备悉商情利弊也。申刻，赴王晋卿花园粤商公宴，同席者：叶道昭、吕成、钟福如、龚佐良、陈子坡、冯勋南等。戌刻，席散回寓。

初 九 日

早辰起，记昨宵梦有人持帖来拜，帖上似有数名，余认不清，惟上一名写"杨宝昌顿首拜"字样。余整衣见之，叩说贵台远来，有失迎迓，稍坐即别去，余亦醒。不知何兆也。

未初，福州郑长盛来见，余问："暹地华人计有多少？"郑曰："华人在暹罗纳身税者约六十万，不纳身税者约百二十万。其本国民亦不过二百万，华民约略与之相等。"因进言曰："华民如此其多，按照公法，定当设立领事保护华民，现在各国或数千人或数十百人，无不设立领事，独我朝不设此官，是以华民受其苛虐，无处申诉，此亦中朝之缺事也。请为我民陈之。"余闻之恻然，曰："尔不必多忧，俟回广东将力请宫保出奏也。"

暹罗地图甚少，数觅不得，因托振成洋匠美士坚代觅。是晚

问伊领事借来暹图一幅，订以明日归赵，遂取纸笔照式模出，睡时已丑正矣。

初　十　日

郑庆裕、刘乾兴邀游王城，其中屋宇率矮小，仅容出入。朝外有兵房数处，循此前进，是第一重门，左为刑部署，右为兵部署，养象所、铸银所均在。门高不过七尺。两署侧多兵房，兵约千人，悉效西装。乾兴引入博物院，所设山珍海错古今器具物类，新加坡而不及香港之繁备。又导入佛寺，门外金塔林立，阶下列石人数十，肖各国官状。墙上悉绘古今战图，循阶上进，佛殿以铜砖甃地，顶上佛一躯，系水晶所镂，下二躯及左右佛俱金铸。凡窗壁墙柱，莫不以黄金涂饰，彼国富丽之观，于斯为极。由此而进为第二重门，即朝房宫殿，非有宣召不得擅入。余至此返。随适金和利机器砻米栈大宴，主人甚多，潮商公请也。子初归寓。

十　一　日

辰刻，刘乾兴、林遂昌系乾兴副司具帖请是晚饮宴。戌初往。肴核仿佛潮州风味。乾兴所居楼房高敞，装饰辉煌，铺设桌椅器具皆仿西式，所用槟榔盒、茶壶、茶杯，皆金制，盖暹俗凡三品以上官方许用也。暹王因地方荒寂，故广招富商入籍，以冀遍造屋宇，振兴商务，与其国计民生均有利益也。闻乾兴有轮船两艘，运货往来香港、石叻等处，并设米砻机器云。子初，返寓就寝。忽呕吐大作，兼腹痛梦遗，辗转思之，余本无病，骤然得此，岂席间中蛊耶。

十 二 日

晨兴，强起作书辞乾兴高塔之游，并谢公必达宴，皆昨夕所约也。辰刻，呕吐又作，精神困倦，刘乾兴、郑源盛来，以病不得见。庆裕见余病势，相谓曰：莫是昨晚吃了降头，华人谓之蛊毒请以符水化解何如？余曰："余来异乡不悉土俗，如能起病不须服药，任君为之。"少顷邀一僧来，嘱随手摘一树叶递彼相看，僧令盛清水一盆，对水画符诵咒，引余坐椅上，即将符水从头淋下，口中喃喃不绝，淋后顿觉身心爽然，不料符水之力有若是之效验也。明日欲返新加坡，随托庆裕觅舟。暹官闻余行，即晚利云王沙致送程仪，为燕窝、象牙、苎蔴，公必达送燕窝、胡椒、砂仁，刘乾兴亦送胡椒、砂仁、黄蜡。

考乾隆五十六年，暹罗君为缅甸所杀，酋长郑明原籍潮州人。倡义起兵，恢复境土，寻前王子孙不得，暹人遂推郑明为王，在位十五年。一日误服番僧符水，忽发狂病，杀戮官水毒责和尚，国人恶之。一酋官丕也名放山，将郑明囚禁缢死于纲义劳，意欲自立。今暹王之祖，时拥重兵攻剿缅甸，闻此逆耗，遂反兵孟角，诛放山，遂统有暹国。传三世至光绪十年，共历一百零三载。又云郑明为今暹王祖所弒。二者未知孰是。

暹俗：凡王家之女不嫁外人，率以兄弟伯叔自相配耦。今暹王之后，乃其胞妹，二王之妃，乃其侄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窃不料其宜室宜家之好，竟纳同胞同气之亲，真谚所云便宜不落外方矣。闻之不禁笑倒。

暹之博戏有字花赌，约略与粤东白鸽票相似，其风甚盛，每年约规费九十五石，每石计八千匹，每匹四钱，合华银三十万零

四千两。每日有两次，每次入注者可收七千匹或一万匹之多。暹罗官分五品：一品官名丕也，二品官名怕，三品官名联，四品官名门，五品官名坤。其无品者皆小官。国分东、西、北三大部：首相名札格里，俸五十斤，管北部，现为王叔纣花麻虾麻拉署理。如上河、老仔、八柳、大城、吧垄、比沙绿地方，共八十郡，约与缅甸、老挝相近。内相名加剌封，俸二十斤，管西部，如六坤、宋仔、炸本、马暖地方，共五十二郡，约与槟榔屿、柔佛相近。外相名公必达，俸二十五斤，管东部，如针狄门、蛮婆、塞东、塞北乌地方，共三十二郡，约与越南、金边相近。南面濒海，无属，故不设官。此全国规模之大略也。查暹罗丁方通里二十五万迈，平原四分之一，夏天多水，地土肥美，物产丰饶，层峦耸翠，花木时春，每年出口米三百三十余万担，估值银五百余万。又山产柚木，质具巨而坚，堪供造船及梁栋之选，运售东西两洋，销路颇广，并各木料，每年出口约值七十余万元。胡椒出口约二万余担，黄牛、水牛出口约五千余头，鱼乾出口约值三十余万元。余如燕窝、犀角、象牙、槟榔、椰子、黄蜡、豆蔻、药材等物，难以悉计。物产日增，富强可致也。

暹罗天气昼热夜凉，数日一雨，民多赤脚露身，惟腰围幅布，从脚膝裹紧，反束于后。男女皆截发。官束装，衣仿西式，裤样如民，鬼帽鬼鞋，不伦不类。平辈见礼如西人，若卑辈见尊长，跪答或蹲伏而过，不敢与尊长抗行平立云。孟角邻近地方，华人约六十余万人。迤西唐卞、西郎、孟邻、胡椒党等处约二十余万人；迤东针狄门、孟去瑞、北鸟、坤端、瑞西等埠，约六、七万人；南洋大横、小横等处约数千人。合计在百万外。

暹罗崇奉佛教，梵宇金塔，城市乡村无处不设，自王侯以至士庶，必以曾披剃为僧者方称为上等人。国俗：子弟年二十一岁

时，即入寺为僧，或数年或数月，然后返俗娶妻。如二十岁前已娶妻者，亦须为僧数月，其入寺之日，乘以龙椅，鼓吹前导，往来戚友，俱以重礼相遗，偕送入寺，就方丈落发，方丈问曰："尔为僧，尔父母、兄弟、妻子愿否？"曰："愿。"然后为之剃度。是日大具筵席，戚友俱欢呼畅饮，恍如中华夺得科甲之荣。落发后三日，黎明即起，沿门托钵，施舍之家，无不预储精饭以待僧领去。施者必合掌为礼，名曰敬佛。其贫寒子弟无力为此者，则于七、八岁时送入寺中，伺候方丈，兼习贝叶经典籍以读书，其还俗与否，听其自便。惟暹人性懒，和尚日多，国弱民贫，职是故欤！

暹罗与金边连界之处，大鱼湖侧有小部落号吴歌，饮食衣服悉同暹俗，惟元旦日父子兄弟仍说滇话。询其所自，则云吴逆世璠败后，部曲流亡于此，故度岁犹效滇音，示不忘本也。其生齿不甚繁衍，至今户口不过二、三千云。

暹罗各货税厘，悉招在暹置有产业、或有船往来暹地之华商承办，给以职衔，准其设立监房，惩治偷漏。其税之最重者烟、酒二项，上年因此而致富者均为暹官。近来饷重，承办者有亏至数十万，乃阴求相府设法弥缝之。按此法利少害多，如关税悉归西人承办，则将有印度公班衙之害举国相授矣。

暹民凡归某部所辖者，于手腕上刺字以别之，每年须轮流到该部当差三月，或当兵或服役不等，如出外佣工贸易者，即量其入息，酌捐免役之费。

暹罗在越南之西，向为中国藩属，与缅甸接界，数十年前，国本贫弱，较诸越南尤甚。自泰西通商中国之后，复在东路南洋各岛渐次开辟，暹王急与各国订约通商，又遣使臣往泰西修聘，欲联邦交，借为援系。今王尤笃好西法，亲驾兵船巡视南洋叻屿、

东印度诸处，以扩识见，并遣其弟贵戚就学欧洲，有欲图自强之意。惟其赋性柔懦，难于振作，拘守旧制，位分过严，且王亲贵戚弄权纳贿，市恩私门，是以虽改从前之习，尚未见富强之效也。

老挝部落

柳老挝今名柳国，古名南掌，地方延长约二千余里，部分数种，有乌肚、红肚、白肚之异。乌肚者，以针刺肚，用墨涂之；白肚者，以针刺肚，用粉涂之；红肚者，以针刺肚，用朱涂之。红肚臣贡于暹，白肚为暹所并，乌肚分两部，一属缅，一属暹，总其数亦近百万人。土产糯米、曰石、柴牛角、象牙、狐狸皮、枳梗、藤黄等物，五金矿产随地皆有。俗信符咒。男女服饰与缅甸相近，属暹之乌肚，地名长买，为柳番大都会，居暹北境，直接云南。去岁英吉利与暹罗立约于此通商。距云境不过三、四日。此外有长东、长生等处，皆乌肚地方，其红肚、白肚两部，则华人罕到，莫悉其名矣。

数柳之外，另有一种山番名美，自古不通中国，亦不与邻部往来，其地北接红肚柳，南界西贡、金边，西邻暹罗，东近越南，方舆约四、五百里，自为部落，不归他国管辖云云。

暹罗到金边路程

暹罗都城曰孟角，坐轮船一日至针狄门，由针狄门坐牛车三日夜至八度茫，由八度茫坐牛车四日夜至瓣南边，是为金边都城。

暹罗南洋中所属之部直接新加坡，其部名有甲力，有六坤。法人前与暹约，从甲力开通土腰，以便轮船驶行西贡。近又改议，以甲力、土腰太宽，必多经费，不如六坤地形仄狭，易于开通。暹罗又允其议。但不知何时兴工，果尔，则法往来西贡、东京，较由新加坡又近四、五日路程。此虽不及苏彝士河擅地中海、红海

之要，而南洋有埠，不买英煤，其利益正复不少矣。

十 三 日

辰刻，邀庆裕适影相馆，购暹王兄弟后妃及王城宫殿各图，共二十余纸。归来整束行李，适吕成来送行，余嘱以：尔由陆路往越南，会商金边二王越南旧相如何，并可将所历途径逐一注明，到粤时详细告我。吕成允诺。余遂于午刻登舟，舟名“沙理王”，未刻开行。舟中一法人，询其所来，系西贡管理电线者。先是西贡至金边法人设有电线，金边至暹罗电线则暹人所设，此来盖为修理两国电线，彼此藉以通报云。

十 四 日

风浪大作，寝食不安。舟抵角子场停轮过载。自孟角至此水程约六十迈。此处山环水绕，波平如镜。

十 五 日

过草市岛，风稍息，与丹国船主、美国商人论中外交涉情形。船主曰：“以现在欧洲大势论之，水师之整，属地之多，惟英为最。陆军之精，土宇之阔，以俄为冠。法则夙主齐盟，俗强悍而人勇鸷。普则乘时崛起，勤训练而尚权谋。四国地广兵雄，船坚炮利，纵横海外，各有兼弱攻昧之心。然而欧洲之比利时，仅四百里；卢森卜仅百余里，弹丸蕞尔，卒能自存者，赖有均势之心法，联盟之公会耳。”余曰：“夫公会之法，不论国之大小，秩之尊卑，立约订盟，互相联合，共推国最强富、地处冲要者为盟主，其余计户口之多寡派兵戍，量土田之饶薄制船械，各国立带兵官一员，兵

多者数员，并推智勇兼优德威素著者一人以为统率。每国简择公使一员莅于盟主之都，有事则集众会议，合选公使数人分往各国聘问，并交易有无，藉通声气。如会内失和，盟主约同盟各国示以大义，妥为调停；会外失和，则恳请友邦排解之。若不得已而用兵，则同忧患而共扶持，当如我国春秋时管夷吾一匡天下纠合诸侯之义。试观五印度各国，大者数千里，而终遭兼并者，无公会以援系之也。日耳曼各邦小者数十里，而至今尚存者，有公会以维持之也。未知信否？”船主曰：“然。考欧洲各国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别，均立议政院，上下情通，果欲仿行，必须遵照新章，始有实效也。”余曰：“我朝化育万邦，控御八极。现下高丽、暹罗风气日开，富强可望；廓耳喀、缅甸虽安固陋，尚堪自守。应简使臣分赴各国，晓以利害，怵以祸福，使之联合各邦，举行公会。其关埠已为他国所据，而政事人民尚能自主者，与之；其不能者，摈之。循守公法，代为整顿，普告诸国，准与我立约，如高丽故事。想英、俄、德、美自称礼义之邦，谅无不允。则公会成矣。公会一成，为之立约通商，别国虽有阴谋，莫敢首祸。我为设公使以抚绥之，练水师以镇卫之，屏藩一固，而操纵自由矣。”船主曰：“事须速行，缓恐无及。惟闻中华之事，议论多而成功少，弗洞悉泰西情形，徒守旧时法度，终恐因循顾虑不能行也。”

十六日

酉初，抵石叻。闻法事又将决裂，借端要挟。果能如愿，当出其不意，毁其老巢，使无驻足也。复将所虑开仗愚见，具一节略寄禀宫保采择。

一、各处绅商怨恨神甫、牧师、教民久矣，此时与法开仗，尤

恐教民倚势作奸，绅民不辨何教，认属人人尽拘而杀之，则传教之国，如英、德、美必与中国理论，谓中国不能保护，彼藉口调兵保护为名，踞我内地，侵我利权，以为索赔地步。各省督、抚，宜通饬地方官，照会各国公使、领事，传谕各国神甫、牧师等，即日一律回居租界，各国洋商亦不得任意游行，诚恐内地绅民怨恨法人，不辨何国之人，株杀无辜，如违被杀不究，勿谓言之不先也。

一、中国与法开仗，各国商务未便停止，则各国轮船仍然往来直、奉、江、浙、闽、粤各处口岸，深入内港，法船见其有瑕可蹈，或于早晚张别国旗帜，俟飞过炮台，即易本旗以掩人耳目，或于黑夜偃灯下旗鼓轮前进，外无铁舰拦截，内无电灯远照，不辨真伪，未敢轰击，即使放一空炮止之，彼已潜越炮台之后，内外夹攻，势难立足，是我之所以制敌者反为敌所制矣。今亟宜照会各国，往来船只，止准停泊海口，或设栈驳运客货，或用华船过载，不得闯入内河，误受水雷火炮之击。

一、法船来自西贡，所带煤炭、粮食不多，势必随时采办，如我省禁令森严，奸商未敢贩卖，彼必往香港、澳门、新加坡、槟榔屿、麻六甲、小吕宋、日本等处置办，闻香港、澳门、日本均有法船招人当兵，运子药粮食等事。今总署亟宜关照各国，饬谕商民，毋得私相接济，故违公法，免事后移文责难，致伤国体。

一、华商所设各处旱电报之处，宜归华官办理，不准传递商报，泄漏军情。如上海、吴淞、福州，英、丹电线公司，可照公法委通晓中外文字可靠之员常川在报房掌管，凡有往来之报，必须看过，如无碍军情方准传递。

一、中国与法开仗，法逆欲蹈越南故辙，胁中国之人以攻中国，藉中国之粮以困中国，谣言四起，乱党倾心。今各省大宪亟宜

通饬地方文武员弁，如有私助法人：或当兵，或服役，或代购军火、粮食、煤炭等件，一经拿获，立正典刑，其父兄亦并拘押，坐以谋叛之条，庶足警奸徒而消内患。

一、中国与法开仗，我轮船之炮及炮台之炮，或未响而人先走，或十响而不得一着。北宁、谅山之役，泰西莫不笑中兵之无用。然已往者不可挽回，而未来者尚能整顿。今各督兵大帅，亟宜札饬各统领及轮船炮台，所用炮手认真讲求，不时打靶，各统领大帅常订期会阅，如测量不准，打靶不着①，则将官平日之疏忽不能御敌可知，亟宜革退，或记大过，使知畏惧。各勇必须耐劳敢死，能筑营垒，能挖地穴，能放地雷，能放卧枪。如操演不力，浮开药码等费，即以罔上营私治罪。

一、海滨各炮台宜设望台、电镫、远镜，不时瞭望，以免仓猝敌至，措手不及。因闻本国兵船于黑夜进口，炮台误为敌船，几乎互相攻击。

一、法人如已开衅，拟请定赏格，悬示各口，不论军民人等能破敌者，一体给奖。惟各省租界必须派兵保护，如在别国属地，或香港、澳门等处之法人、法船，不得伤杀，免生枝节。

十七日

晨起作书致盛杏荪、经莲珊两君，论长江沪粤电报、机器织布两局事务。余上年承当道及同股诸君禀请南北洋札委，办理数年，今事未告成，即奉彭尚书奏调来粤，襄理营务，不克即回，

---

① 原底稿在"打靶不着"后有"或统领带兵数百人，时出不意，鸣鼓击营，以验有无准备。亦被践入"句。

殊深抱歉。只得将苦衷表白，恳两君设法成就，毋致贻讥中外，则幸甚矣。

十 八 日

中法失和，张振帅拟劝华南洋华商集捐助饷。据郭秀荪等云：此处华商，因早年回家为其乡人及本家捏词勒索，已无还乡之望，且已捐赈数次；近闻官军粤西之败，未与法战而溃，甚为愤愧；况各岛又不设立领事保护华人，似难劝集云云。

午刻，接许定伯来书云：神机营委定利枪六百杆。余已奏调来粤，势难兼顾，诚恐贻误军事，即禀覆神机营可否札委盛杏荪观察接办，并械托定伯善为我辞焉。

十 九 日

拟条陈时事五策，上粤督张香帅，以冀整顿世局。因出《美国水陆军制工艺学堂章程》，及《清查沙田议》、《边防管见》、《罚赌款规》，均付宇弥酌改缮发。不知能否疏行。

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阅美国报所载英、德、法、俄、澳、美六国富强之略，凡各国立国之先后，人民之多寡，国中之贫富，国债经费之如何支销，土产工艺之为如何征入，莫不为之清列，录后以备查核。

英立国有八百六十年，而其人民计共三十四兆三十万零五千人，其富共四万五千兆，国债共三千八百兆，而每年之费共四百一十五兆，土产所值每年有一百二十万，而工艺所出则每年四

千兆。

法立国共一千一百年，人民共三十七兆零一十六万六千，其富共有四万兆，国债一千兆，国费六百五十兆，土产二千兆，工艺二千五百兆。

德立国一千一百年，人民四十五兆三十六万七千，富二万五千兆，国债九十兆，国费一百五十兆，土产一千八百兆，工艺二千二百兆。

俄立国三百五十年，人民八十二兆四十万人，国债一万五千兆，国费六百兆，土产二千兆，工艺一千三百兆。

澳立国一千一百年，人民三十九兆一十七万五千人，其富一万四千兆，国债二千兆，土产一千兆，工艺一千五百兆。

美立国一百年，人民五十兆零一十五万，国债一千八百兆，国费二百五十七兆零九十元，土产七千五百兆，手艺八千兆。

以上六国，人民、财赋、国债、国费、土产、工艺，于此参观，亦可知其大略也。然其工艺之多，土产之盛，国人之富，亚洲远不及矣。

二十日

拟往槟榔屿一游，属店友雇船，随即登程。申刻启轮，舟名"翘沙"，系蓝烟通公司船，装货可三千墩。该公司船年盛一年，现在往来中英南洋各岛约有六十艘。如招商局事事认真，何难与之颉颃，惟官商声气不通，动多掣肘，迩来谣言日出，如傅相不力任仔肩，顾全大局，反不如日本三菱公司之胜矣。

二十一日

晨起，披阅《易言》，觉昔日见闻，以今日证之，多未透澈。忽刘仆来告曰：舟中工人约三百余名，形同乞丐，内一王洪盛，系湖南善化人，自言前在广东庆字营充当什长，因不耐苦，告假外出，被友引到香港，云现南越募华兵月饷十六元，可于彼处投效。允之。遂驱我登舟。此来并不知为何地矣。余闻之恻然。因告船主，白其冤代为赎出。

是晚閒行船面，星稀月朗，抚时感事，不禁凄然！

二十二日

卯正，抵槟榔屿。许心美、胡紫珊以小舟来迎，登岸寓中国招商局。即开源栈，系胡紫珊管理。略为料理，拟往小叭喇访富商郑嗣文。是晚即坐"太平"船前去。

二十三日

辰刻抵叭喇，登岸寓嗣文宅。〈邀〉① 午后邀往〈游〉② 锡矿一游。厂约五千人，悉以机器汲水，工人掘土一、二丈始见沙石，锡质即杂其中，取沙倾入水沟，用锄陶汰，沙随流水漾去，锡质尽沉于底，将锡质入火炉熔炼成条，于是有锡可售矣。郑云："叭喇本巫来由属地，因华人到此开矿，为水界互相争斗，土酋无力压伏。驻石叻之英督说曰，我子民在叭喇不相安，理应设官治理。遂设官

---

① 此"邀"系衍字。

② 此"游"系衍字。

于此。自是叭喇归英属，不归巫来由矣。”

锡矿工人每早六点钟起做工至九点钟，名为一大限。一点钟至三点钟亦名为一大限。两大限合一工。每工价银二毫二、三分，其饭食出自矿主。例定：一月做足二十四工，如不足按日折扣还工银一毫。有勤力者从九点钟做至一点钟，多做六枝骨香之久，名为两小限，给还工银一毫三、四分，所谓公司工者是也。矿主出伙食，各工人做出之锡售得银一千两，除还矿主火车机器银二百两及伙食银外，其银悉归该工人摊分，所谓十抽二是也。

二十四日

辰刻，偕嗣文访丹围俶尔赐现华文政务司，即上年香港大北电报公司总办，谈片刻出。余急欲返屿，嗣文偕陈泰官、刘世钰送余同来槟榔屿。二点钟开行，十一点钟抵埠，仍入招商局。

二十五日

喉痛头晕，服药稍愈。本埠有赛花会，每岁一兴，余来适遇其时，胡紫珊、郑嗣文挽同一游。会中排设花果草木菜蔬之类，极其蕃盛。会以三日为度，董其事者洋商六人，华商三人，巫来由一人，公为品评：视其物之贵贱以为优劣，优者奖银五十元至三元不等，使劣者自愧不如，亦鼓励树艺之一道也。凡游会者须买票方入，每人票价一元。

二十六日

拟即返新加坡，是日无轮舶开行，改订明晨。承各友再三挽留，余以军务倥偬，非吾人流连之日。又拟往西贡一行，深恐法

人禁止上岸，即以询之张沃生。

二十七日

早起，郑嗣文偕胡紫珊驾车遨游，片时至其公馆，具酒以待，饮后，即行登舟。郑嗣文、许心美、刘世钰、陈荔琴均送至舟中，须臾别去。午刻启轮，未刻出口，引水过船去。

二十八日

早膳同舟者排坐，互相问答，均属英籍华商。余此来欲劝南洋华商急公好义，出奇制胜，无如富者皆入英籍数世，不思故乡，间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未能遂我志愿扫此妖氛，愤懑无已。未刻，舟泊麻六甲，登岸一游。该埠出西米多华商家居，有城址一所，询系荷兰所建。盖麻六甲本荷兰所属，因该地与孟加拉相通，英吉利羡之，以亚齐一岛相换，故此岛今已属英云。

二十九日

辰刻抵新加坡。属宇弥书信四通：一致心美，问所商之事；一致嗣文，道谢程仪；一致荔琴，问沃生回电如何；一致暹罗亲王利云王沙，询其能否相助剿法。晚间与宇弥商往西贡、金边等事。

六月初一日

决计往西贡一行，买定法公司船票，船名“米江”。午刻登舟，酉初启行。阅叻报所论法事，辄深感慨。当考法兰西本古奥卢地，民有三种：曰伊伯尔，曰塞耳通达，曰白耳时。皆北狄野蛮之部居多。自克鲁米以权诈创业，中易姓六、七君，或君主，或民主，或君

民共主，各奉其党，自相拥立，政亦屡改。然其风气轻剽，人心骄悍，每喜锐进，而不能持久，奋虎视之势，逞蚕食之谋，千余年来如一日。故拿破仑第一屡败于英国，破身俘死于荒屿，平日血战所侵之地，悉为列邦所复。拿破仑第三以小忿兴师，为普人所挫，丧师失地，以致丹城下俯首求成，并偿普人军费银五千兆福兰格，割地二省，因之括取民间，加征税额。十余年来，爹亚、麦马韩等相继立为总统，俱励精图治，得以残喘复续。近又故态复萌，侵凌多斯尼斯，睥睨马达加士加，胜负未分，贪心难遂。今又听信奸民流丕之言，集饷调兵，航海东来，踞安南，取金边，进窥缅、暹，藐视中华，更欲觊觎台、琼，并扰滇、粤，勒索兵费，以思一逞。且法人近日之亲俄甚于昔日之亲英，以冀相助为虐，而日本、葡萄牙亦暗中接济，是皆心存叵测，大可虑也。

初 二 日

午正，牌示行一百九十迈。波浪较前少定，宇弥亦洋洋如常，相与语曰："此番到西贡，中法交兵与否尚未可知，然法人猜疑较各国特甚，我与君充作商人，君既言语不通，任我与之周旋而已。"宇弥深诺。舟中法兵头一画、二画、三画者约十余人，询之则巴黎来西贡听候总督调遣。有华人刘佐不时以茶水来，余问："此船所载何物为多？"曰："军械多，下舱装大炮二十余尊，中国如不允和，将以此为战具也。"余曰："中法和约已成，汝勿乱言，恐船主闻之责汝。"

初 三 日

午正，牌示行二百六十四迈。同舟有教士问我何往？余曰：

"往西贡。"又问："尔何处人？来此何事？"余曰："某广东人，向在南洋贸易。今自新加坡来，将往宏泰昌探听行情，以便买卖。尔解华语尔曾寓居中国乎？"彼笑曰："贵国十八省，吾足迹几遍，所收教士殆千余人矣。"余愕然，乃托疾不敢与谈。

初 四 日

寅初，过昆仑山。辰正，抵芹滁江口。遥望头顿山，早已高竖法旗。宇弥持针盘于夹板上点数湾曲。午正，抵西贡埠。雇车上岸，箱笼物件法捕概行查检。同人身上亦解衣遍搜，凶恶之状，咄咄逼人。随入宏泰昌，晤张沃生，询我辈到此要纳身税否？张曰："住此三、四日，我为照料，可不必纳也。"晚间与沃生细谈，问法廷消息究欲如何？张曰："法事曾袭侯深见其微，其致李傅相书，无一虚语。今虽百端要挟，实不能持久。现在马达加士加与埃及两国边事俱未停妥，德国之仇未复，中华之衅又开，绅商老成颇多訾议，如中国御备有法，操纵有方，彼多不出于战也。惟越南全境尽为所并，法竭五、六年之力以经营之，火车、轮舶必交萃于滇境，而暹、缅亦将为英、法所有，财雄势大，在彼时恐中国边防之力不能支矣。君归去当以此为急务也。"余闻之，不禁皇然恐，艴然怒！

初 五 日

遍访吕成不遇，想已往龙赖等处去矣。拟到金边一游，承沃生偕往，即电报其子帝孚备接。申刻登舟，酉初启轮。船容八百墩，卧房甚小，搭客又多，甚觉烦闷。其路则循芹滁江入澜沧江云。西人近呼为湄江

初 六 日

辰刻，入澜沧江口。江面阔八、九里，两岸平原旷野，荒渺无垠。午刻，过美拖。自头顿山至此一百迈。未刻，过墨岩；酉刻过排弹。皆沿江之埠头也。

初 七 日

卯刻，过永隆，辰刻抵沙的。是处炮台二：一名天南，一名天遁。法兵百余名，参办官一员守之。盖此地为金边水陆往来总汇，故炮台夹立。自进江口至此始见居民，每村人家或百余户，或二百户不等，率皆矮屋低檐，大有洪荒初辟气象。是晚丑正抵办南边，是为金边都会。

初 八 日

卯正，张沃生子帝孚以马车来迎。沃生邀同宇弥登岸，入金边鸦片公司，帝孚现为该公司总办，以伊父信来，照料倍臻妥善。余拟谒金边酋，商之沃生，曰："法国禁令森严，初灭金边，深恐外人窥伺，若知中国有员到此，必有不测之虞。君亦乔作商人，略观风景而已。"余由是不敢前往。日晡步游佛寺，规模制度，与暹罗同，其塔之多而高，则暹罗不及也。江边一炮台甚宏敞，法兵三百守之。晚间与振声细论法取金边之故，沃生曰："金边地方五、六百里，向为暹、越交属之部，其王狃于简陋，不取一士，不养一兵。咸丰八年法人取西贡时，见金边近在肘腋，取之足以广地，不取适以养痈，因遣使说于王曰：'尔为我属，我为尔护。'金王愚昧无知，以为法能保护，可与暹罗、越南相抗衡，愿即立约。法

人于是通商设埠，置戍添兵；金王于是受其挟制，不能振作。至今岁举全越而兼并之，威加南服，又何地不可以侵。故遣一介臣来，欲将金边土地人民租税概为管辖。金王不敢违意，惟唯唯而已。今王虽存而权已去，国犹是而政已非，不胜有今昔之感矣！”余窃叹南洋藩属为地不小，土产钱粮较之西北荒寒多十数倍，乃咸、同以来，惟于西北极力恢扩，而藩服边疆坐视封豕长蛇，侵吞殆尽，亦未始非筹边之失策也。噫！安得壮士挽天河一洗此垢恶哉！

初　九　日大雨数时

沃生邀同出游，过金福和店小坐，访问金边土产，对曰：鱼、米为大宗，棉花、荳蔻次之。金属有大小鱼湖，百水荟萃，春夏水涨，鱼悉入湖，秋冬水涸，而鱼堆积盈丈，居民随意俯拾，不劳网罟也。返寓，沃生告曰：“东京现有电音来，报中法和议决裂，不免兴戎，法已下令封禁各处海口，毋使华人往来，长者若流连于此，将不得归，请即裁之。”余曰：“势已如此，余胡不归。”请即雇船以待。沃生曰：“今晚有船出西贡，可即检束行李。”酉初登舟，戌初启行。

初　十　日

辰刻，出澜沧江口。适法兵船两艘入港，大者约四百马力，小者约二百马力，询之，云此船常游弋西贡、金边者也。酉初，抵西贡，进宏泰昌。张沃生属耳曰：“昨日陈金钟有函来，不知何事，君自启观之。然君可速归，不得再过东京。近日中法失和，不免启衅，故各海口稽查极严，河内海防闻已出示限华商几日回

籍，逾期即不准往来。此间亦万不宜久留。我亦为君定法公司舟，明早开行。”余启陈函视之，则欲我返新加坡，有至要事相商云云。余闻法事既如此横逆，陈函又似有转机，只得再往新加坡。宇弥亦力为怂恿。是晚，想及国事，扼腕无已，衣裳颠倒，不觉东方之既明。

十 一 日

晨起盥漱未毕，沃生曰：“法船将开，可启行矣。”余如其言，随即登舟。舟中之人无非法之兵官教士，或来自中华，或归自东京，且闻有华人杜姓为法总兵，现在附船归法，奏陈机密事宜。余见如此，告宇弥不宜在房外谈心，写日记，如有访问，当以同作米商答之。宇弥叹曰：“此番来洋何如是之相厄也。”余曰：“君且宽怀，人生自有天命，此侪何能违天以害我哉！”

十 二 日辰初大雨

早膳在房，与宇弥博论时事，互相唱和，消遣世虑。宇弥亦以筹办海防宜从南洋下手，然非公忠体国深谋远虑之士，无能为也。

十 三 日晴申刻微雨

晨兴，谓宇弥曰：“此去新加坡不远，吾侪当可免祸，君且出舱面呼吸凉风，宣达清气。”午正抵坡。仍寓招商局，与金钟细谈。金钟曰：“如此如此，可以设施。”余即以电音禀宫保，电费虽昂，而神速无比，军务倥偬之时，万勿能废此也。

十 四 日

早膳后，同金钟评论时事。金曰："中国如欲整顿边防，缅甸、暹罗二者不可偏废。缅君无道，杀戮兄弟，前王子奔入印度，英人畜之，将欲效秦伯纳公子重耳故事，则缅全国皆归英辖矣。缅君深患之，近已召法人立约通商，藉以牵制英人。而条约所立，法人拟由河内开铁路直走阿瓦都城。夫一英在缅，缅已不支，再加之以法，缅之亡在旦夕矣。缅亡，则中国云南恐不可收拾矣。君为中国官，当熟筹而深计也。"金钟此论虽为中国计，亦为暹罗计。缅亡，而暹亦亡。惟中国不及早绸缪，而滇、粤亦危矣。

午刻出拜领事左子兴。谈顷，即邀出游，观英炮台一周，真有形势天然之概。大炮约三十余尊，分列两层，上层子可击五十里，下层子可击二十余里。台中穴土为房，以储火药，门户洞开，兵士皆可由地中往来，台中竖空心铁桅，高七、八丈，以为升旗之用，桅内有铁梯，梯尽处四围环以铁网，名曰望楼，置上等千里镜，时常以兵士了望各国往来船帜，百里之外一览而知。故某国之船未至，而某国之旗已高竖矣。若骤以兵舶乘之，亦无能逃其远鉴，舟未抵岸，而炮已碎其舟矣。西人之扼要守险，吾中华固未能及之者。子兴又言："新加坡新开山开垦荒土者悉皆华人，大半被骗而来，俗谓之猪仔。佣工之苦，惨不忍言：每早卯正起至戌初止，不得稍有休息，或有违者，监工人见之，即杖以木棍，每年毙棍下者殆近千人。吾痛恶之。前年初到时，接有此案，即为行文柔佛斯旦、巫来由人谓其王曰斯旦 英波利士，波利士犹中国之州县请其惩办，而二处率以含糊了之。以故杖者自杖也，毙者自毙也。吾心恻恻，而莫可如何。"余曰："吾华设立领事，按照

和约，凡属华事自归华官办理，何为展转移文以资缪辖。”曰：“领事之设约有三等：上者有独断之权，人不得而问焉；中者有会审之权，人不得而欺焉；下者不过遇事调和而已。吾华领事则遇事调和者，人许我听之，不许我亦听之，无独断、会审之权，是以莫可如何。当日订约之时，秉政诸公竟未顾念及此，使小子适逢其厄，不得援手斯民，予怀甚为负疚。”余曰：“君既有此隐恨，何以不达之勘侯？”曰：“某前曾具禀，谓不更约不能行。惟查此辈之来由，皆由厦门、汕头、香港贩载而来，君为粤东人，又办粤东防务，何不面陈地方官，榜示通衢，告以猪仔之苦，毋得妄听人言，以遭拐骗。贩猪仔者许人告讦，严密查拿，似可稍绝来源。”余曰：“昔年已将猪仔拐贩情形沥陈当道，请为严禁，不意此风仍未绝也。余手中无权，何能禁止，意所欲为者，不止此一事也。”相与感叹而别。

十 五 日

陈仲哲备马车邀游柔佛，骏马双驰，雕轮四转，两点钟已抵柔佛境。中阻小江，适万恒成先以小艇相待，渡后即入恒成小憩。柔佛酋前年道经上海时，余曾设宴款洽，今来其部，礼当修谒，使人探之，则已出游他处矣。遂留荔枝二桶，候函一通，托恒成代为致意。绕山一观，归来已暮。忽西商递来电音云：法人已调集水师，限中国二十四点钟定议，否则即行攻犯福州。余闻之，刻不安怀。窃恐法人如此猖逆，倘不与战，何以立国！然默度吾华水师战舰难以对敌，倘有疏虞①，而要挟更无穷矣。可若

① 原底稿在“倘有疏虞”后有“福州之破未可知，而琼州一岛必为彼所据矣。彼据琼”。

何！顾后瞻前，终宵不寐，只得归去再作良图也。

查新加坡一岛，周方约一百七十华里，本巫来由斯旦柔佛所辖。道光间，有英官男爵者航海东来，道经此岛，见山川秀茂，系泰西轮船往来必经之地，形胜可守，甚欲得之。故向斯旦租地，岁纳饷银，设官治事。斯旦亡，徙其酋于内地，自此不纳租，极意经营，招徕闽、粤人辟荒锄秽，修平道路，疏浚内江，轮舶马车四通八达，中西商贾云集于此。三十年来，已成海外一大部落。聚居华民合坡埠山内计约二十三、四万人。福建籍居十之七，广东籍居十之三，商贾家资，上者二、三百万，中者五、六十万，下者亦数万。而发逆余党联盟拜会者亦有数万人。有犯法者，英官拘其会首究之。赤贫无依者悉入内山开垦。华民之外，有土人，有西洋各国人，有暹罗、缅甸人，要皆不及华人之众。土人名巫来由，一名牧拉由 浑身黧黑，自顶至踵无半寸白肤，男女皆裸体赤脚，腰间围以花布，名曰水幔帷。维男子剃发，多光头，或裹以红白巾，女子披发或蓬首，或挽髻。维吉宁女子鼻梁穿孔，系以铜环，两耳亦穿三、四孔，饰以金银钿花。华民贫者亦多纳土女为室，中国礼教不可得而闻焉。游玩之所，有博物院，有公家花园，有自来水井，宏富美丽，珍奇异巧，莫不各炫其长。其富商自造园亭，若兰生园，恒春园，其结构之工，亦与公家相敌，而其所列之物，间有胜于公家者。园中所植之果，若绿铃、山枣、波罗皆甘酸而味美，内地橙梨无以过之。英国所设有总督、臬司、知县兵官各署，有英兵、土兵各房，炮台三，升旗桅二，全坡守兵八百名。自英辟土以来，从无匹夫揭竿为乱者，盖其法制禁令，有足以慑服之矣。驻坡领事凡十五国，署前各竖国帜，华则龙旗招展，黄色飞扬，华民深羡之。土产燕窝、海参、降香、胡椒、绀蜜，

若金锡亦间有之。进口货税以鸦片、洋酒为大宗，每岁额征银一百二十四万元，全坡制用，胥恃乎此。该坡天气四时炎热，去赤道北仅一度二十分，合华里三百零四里故终年无寒凉之时，着衣不过单夹而已。地虽炎燠，而三、四日必沛以甘雨。故树木阴森，花果繁郁，四季不凋。华人称为海外乐土，良不诬也。

柔佛酋本巫来由种类，始居新加坡，道光间英吉利夺据新加坡，遂率众渡江而北，都于江边，去坡约六十里，名为新山。其地方约三、四百里，计有小港七十八处，时有浅水轮船往来贩运货物。该处土产，以绀蜜、胡椒为大宗。山内辟荒者多粤东人，其数不下十万，土人不过几千而已。其酋所入税款，烟、酒约五十万元，椒蜜约十二万元，合诸杂税共有百万元。兵刑不设，官职不修，每岁享此巨款，任意遨游，不谓海外竟有无事之君也。

十　六　日酉刻大雨

晨起，嘱友觅船回粤。致函金钟，邀其同往。金钟覆云："中法既已开仗，暹罗通商之事，南北洋大臣必无暇谋及，俟两国和议成后再行来华。至相商之事，君以诚心相委，自必以诚心相报。"余深感之。惟十三日电报宫保，拟邀金钟同来，今既从缓图，恐劳宫保悬望。又前电传之意，语未详悉，不得不再禀报，使宫保早为筹防。因又以二十三字由电局飞达粤省。适仲哲来告，现有英公司船过本坡，专往香港，可速整束行李。余心绪茫茫，百端交集，各友处均不辞行。申刻径行登舟，酉刻启轮。

十　七　日晴

午正，牌示行二百四十迈。舟名"添土"，客货四千七百墩，

较前次所附之“益须时”船更为宽大。舟中搭客有英兵官四人，兵百五十人，询其所之，则云往中国更换防兵，以回本国。盖英制驻华之兵三年一为轮代也。

十八日

午正，牌示行二百七十迈。傍晚风浪大作，同人多呕逆不能起，偃卧舱中。忽闻钟声连叩，而船中上、下人等俱纷纷跳登船面，有匆遽之状。余强起出舱望之，有挽水龙者，有持水喉者，有执斧者，有拉水者，均踊跃争先，无敢或后。询是操演救灾，以期有备无患。其号令严肃，部伍整齐，亦足见兵制之一班也。

十九日

午正，牌示行二百八十迈。天气酷热非常。宇弥倦卧不起，无人与谈。适见英兵官弈棋，余少读西书，略谙其法，因与对弈二局，一输一赢①，一笑而罢。其弈法仿佛中国之象棋。

---

① 原底稿在“一输一赢”后被删去如下一段话：“弈罢，兵官问曰：‘中国近与法国失和，余想中国此时尚未富强，还宜忍辱包容，励精图治，如普之报法。’余曰：‘我国家本以仁义治天下，不忍生民涂炭，今法人反复不常，勒索无厌，上下愤激，思出一战。如果开仗，我国家受亏固多，而英国亦贻累不浅。盖中国各口洋商轮船，英居十之六也。’兵官又曰：‘法人船坚炮利，中国无战舰水师，将何以御之。’余曰：‘彼长于水战，我长于陆战。我当俟及彼上岸，埋地雷以轰之；或诱入内地，设伏兵以歼之；或择入口两岸狭山测量高下，就其地势筑通数孔，预藏火药，俟敌船驶进，复于上流用杉排硫磺引火之物以焚之；或敌船在口外停锚之际，密遣渔夫潜将水雷系其船底以攉之；或于炮台左右筑伪台以疑之；或相海口之山凿开一洞，上通一眼，以红毛泥汙光，套以钢壳如巨炮，外铺草木，出其不意，俟敌船过时交击之；或用迷药炸弹、火箭水雷、鱼雷环攻之。彼整我散，彼动我静，虚实互用，奇正相生，势必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慑敌人之胆。吾有何畏彼哉！吾欲仿西法，集一公司，招洋商入股，雇洋船树我国旗号，劫其粮船商舶，彼又安能尽起倾国之兵来此对垒乎？’兵官愕然，乃无言而退。”

二　十　日辰刻大雨

午正，牌示行二百七十六迈。是日为英礼拜，巳初，船主兵官传呼水手兵弁毕集船面，操演行列步伐，逐一验其衣帽，问有病无病。操毕，入大舱内，各持书端坐，听教士宣讲耶稣。逾时散。申正，过七洲洋。

二十一日

午正，牌示行二百八十迈。遥望北岸，岛屿星罗，若隐若现，燕子于飞，倏来倏去，万顷汪洋之中，忽见家山风景，不禁喜极欲狂。戌正，抵香港停轮。英国送来信云，法人于十五日潜攻台湾，夺取基隆云云。余闻之不胜懊怒，徘徊舱外，徒唤奈何！

英兵官士挖铁素与相识，谓曰："君何如是之愤愤也。"余曰："法人夺我基隆，焉得不愤。"曰："君不必愤也，贵国求自强而已。若不自强，无论一基隆，即千百基隆亦将为他人所取矣。"余曰："君何如此之轻中国也？"曰："吾非轻中国也，往时在伦敦，默察中国地方如是其广，人民如是其多，物产如是其盛，以为无敌于五大洲，而乃事事受制于泰西，窃所不解。迄自贵国游历一周，而知我邦之制胜固大有在矣。请君释畛域之见，而畅言可乎？"余曰："古人有言，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君果事事忠告，是吾国之药也。君何辞焉！"

曰："今法人凭凌贵国，所恃以御之者，曰战舰、炮台、水雷、枪队。即以四者言之，海上用兵，全凭铁舰巨炮，驾驶得人，今中法失和，调来铁舰、水雷、蚊子各船，纵横莫御，缘其兵官皆由大书院出身，久经战阵，胆识俱优者也。闻中国武员读书甚少，驾驶者鲜谙

风云沙线、天文地理；且在德国所购之铁甲船未到，而快船蚊子木质，其余长龙、快蟹、红单等船，仅堪往来内江，势难冲风激浪，倘遇法船，几如虎之驱羊，鹰之扑雀。此贵国之战舰不足以御法也。夫既不能御之于外洋，即当御之于内河，然内河所恃者惟炮台，我欧洲炮台随时推陈出新，有转轮铁炮台，有凿通山洞炮台，可抵巨炮，可避炸弹，其形圆椭，其式下广上锐，或作尖锥形，或作三角形，四面炮位，迤逦起复，如环无端，台中高竖铁桅，顶设望楼，置千里镜，时以兵士了望，敌舟在百里以外无不一目了然。今中国所筑之炮台，门户显露，炮位不准，施放不灵，又无望台远镜可以望远。倘法船以巨炮遥击，烟焰蔽天，横飞直犯，恐百炮不得一着。此贵国之炮台不足以御法也。兵法有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者，即如我守之炮台能抵重弹若干，炮手药房如何可避炸弹之害，炮台所守之海面其阔若干，我之炮弹能及若干远，能穿铁甲几寸，每分钟牌弹行度数若干，装药下子对标，每放一炮至速为时几分；知彼者，即如敌船之铁甲厚几寸，每分钟行若干远，其药房大炮在何处，其船由何线驶前，事前须一一测量准的，方免临时虚发也。夫不能御之于内河，而法兵于是登陆矣；登陆则御之以枪队。我西国所用之枪，若马地尼，若霎士波，若茅塞，皆后膛枪，一分钟可放数响或二十二响，远可及七、八百丈。今中国所用外洋旧式曰前膛枪，一分钟可放一响，远及一、二百丈，若与法人对敌，恐兵未成列而子早毙其身矣。此贵国之枪队不足以御法也。有此三不胜而猥欲徒手奋呼，曰我军无敌也，我兵能死也！曾亦知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俄土之战，土死者三十余万人；西历一千[八百]① 七十三年普法之战，法死者二十余

① “八百”二字系编者加。

万人。而土卒无挫于俄，而法卒无敌于普。不求制胜之器，而徒以血肉之躯撄人锋镝，无怪伤亡枕藉，而国势因之日蹙也。然则贵国亦求自强而已矣。”

余曰：“信君之言，请问自强之道当如何？”曰：“亟须变法而已。如商政、矿务、工艺足以富国也，不变则我弱而彼强；轮船、铁路、电线足以守国也，不变则我迟而彼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之错综，足以辅国也，不变则我孤而彼协，我脆而彼坚，我疏而彼熟。约此数者，尽改旧法行之。而又设议院以达上下之情，立学堂以养文武之才，事事行以诚心，一一考其实济，则泰西各国莫不俯首而听命矣。尚何基隆之可虑哉？”余曰：“君言未尽是，亦未尽非，请俟诸异日。”

二十二日

辰正换舟，舟名“河南”，专以来往香港粤省者也。申正抵省河，酉初入行台，以日暮不能过大黄滘，拟明日复命宫保。是行也，往返水程约二万一千四百里，为日六十四。虽屡遭法人之盘诘，竟得安全而归，予小臣深荷国家之福荫矣。

越南立国失国原委

越南世系沿革，徐晓山中丞所著《越南辑略》言之详矣。大抵上古已有交趾之名，自称为神农之裔，后号骆雄氏。周时有越裳氏居交趾之南，蜀王子灭骆雄氏称安阳王。秦始皇略取其地，置三郡。汉初，南越王灭安阳。旋武帝灭南越，置郡县，以迄五季，皆为中国郡县。唐置安南道，始有安南之名。其时与安东、安西、安北等耳。宋乾德初，封丁部领交趾郡王，遂为夷境。淳熙中，进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安南名国自此始。自宋及明，丁、黎、李、陈、胡五姓相代，皆受中国封。明永乐中讨胡一元父子，平其国，复为郡县。黎利叛，旋宥其罪，命权署安南国事，遂据之；正统中封利子麟为安南国王。及入国朝，黎、阮二姓亦受册封。自宋淳熙以来，其国皆曰安南。其曰越南则自今王之太祖始。

初，黎王旧臣之裔曰阮淦，国于农耐，子孙式微，为前安南王阮光平所逼，处于暹罗边境，至阮福映于河仙省之富国岛起兵，有双鲸护舟之异，遂复故土，并灭安南。上表国朝乞封，谓其国为越裳故地，今并安南，请以越南名国，遂封为越南国王，时嘉庆六年也。是为太祖高王，年号嘉隆；在位十八年，传子仁王福暖，年号明命；在位二十一年，传子章王福绵，年号绍治；在位七年，传子今王福时，年号嗣德，光绪九年为嗣德三十五年，无子，拟于

亲侄三人之中择其贤者为储贰。

当咸丰之初，法牧师在越传教，胁从者众，与儒教分途，时相攻击，曾杀法牧师五人，法拟兴师问罪，未果。值英有事于中国，法兵与焉。和约立后，法人移兵攻越，咸丰八年取广南省之会安镇，今名度嚩。进攻顺化，士卒不服水土，多死伤，遂趋嘉定，咸丰九年尽得其地。法人志在释憾复仇，初不欲据有之也，继见地产丰饶，商船辐辏，可为通商大镇。是时英既有新加坡、香港，法亦萌占据之念。于是奏请法主取嘉定，设埠头。又向依士班国即大吕宋国借兵，其国女王，法主之姻亲也，乃发小吕宋兵数千助战，遂得南圻六省，开立埠头，名之曰西贡。越王于同治元年五月，派尚书潘清简至西贡与法帅议和，割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归法管辖，仍赔兵饷银四百万元，允之，即撤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兵。越遂以潘清简为该三省经略。法以所得赔偿之费拨其半酬依士班。和约立后，相安者四、五年。乃越人恨心未息，法人入内地购货物多被劫掠，法帅行文究问，越官置之不答。法人捕获劫盗，搜出越官资助信函，于是责以违约，兴师问罪。同治六年七月，复取永隆等三省，潘经略死之。

法人塗普义者，曾为湖北副领事，素与云南提督马军门如龙相善，自大理克复之后，马军门嘱塗普义购军装于西贡，委李丹山太守助之。以越南内地便捷，行文假道，越官听从；塗普义又与上游黑旗刘义结好，数运军装至滇，渐见倚势滋扰，嫌隙丛生。塗普义欲以中国兵威镇压，请于马军门，派勇百名驻扎河内，滋扰益甚，嫌隙愈多。越畏中国，无可如何，叠奏其主咨请粤督瑞中堂行查，回文称并无其事。于是越官严禁民间，不准与塗普义买卖。斯时塗普义藉假中国公文，挟带货物，无行销售，尤乏

粮食，出重资顾[雇]① 运，莫有应者。遂偕李太守至西贡诉与法帅，并言河内天时温和，地产五金，户口繁盛，有河道可通云南，法国若得此地通商，联络西贡，又成一大都会，不让英属各埠。法帅久欲加广贸易，闻之大悦，遂遣法员加弥亚率兵二百，乘炮船赴河内。原意只命该员按问塗普义之事，并察看水陆情形，乃该员抵河内，误听教民及前王黎族并塗普义下人唆耸，竟攻取其城。总督黄子远死之。越官亟谋恢复，乃重贿黑旗，助其军械、粮食，使击法人，复假作恭顺，言于法曰："贵国兵来，已将城池退让，理合加意保护，惟黑旗占据近地，势极猖獗，卑国难制，如有冒犯，不敢任咎。"其后，加弥亚骄兵不慎，果为黑旗伏兵所杀。越人又假作惶悚飞报西贡，法帅惊愕，即将颠末由电奏闻其主。其主以普战之后，不欲再开边衅，于是派员偕越官赴顺化，与越王修好。同治十三年立东京和约。于平定省之新州，法人呼为建安海阳省之海防，协同越官收税，又设领事营兵于顺化。日久嫌隙又生，法官屡请并其疆土，以安商旅。法主以元气未复，且烟瘴之区不甚留意，置之勿议。

法例：所辖各境，士绅公举一员为议政大臣，专主议院事务，有事总督咨询转奏，与众员、议员诘驳至妥而后行。西贡开境以后，未举其人，光绪八年公举西贡大状师巴令士庇为议政大臣，遂以平日所蓄兼并海防之志，向同僚畅论。塗普义以河南之憾，助成其事。乃将兼并海防之利笔之于书，使通国皆知，于是众口一辞。适得光绪九年四月河内统兵阵亡之耗，于是兵衅遂启。河内统兵者名加罗，出巡新洲，谍言有越兵及黑旗约兵二万分守备

---

① "顾"系"雇"之误。

战。加罗遂命击之，夺其炮台。越兵退守城并攻破之。炮伤加罗之足，数日而死。

法以利威为河内统兵，率兵五百名，以兵力尚单，作固守之计，以俟大军。黑旗每于夜间以炮攻击，昼则寂然，欲求一战不得，复屡扰附近之天主堂。法牧师率教民与之战，每以数十人击退黑旗数百，遂以黑旗为乌合之众，无能为也。然仍求护于利威，利威以兵单不敢出，哀求而后许之。黑旗闻牧师求护，料利威必出一战，乃于林箐之中多挖地窟，覆以大笠，加以泥涂，又斫伐树木布置讫，发兵围教堂。利威率兵四百至，黑旗伪遁，利威挥众追之，深入险阻，黑旗匿不见一人，忽闻号炮，伏兵四起，归路已为树石塞阻，黑旗围击，势如电闪。利威身受重伤，犹督兵弁夺回大炮，忽堕桥下中炮子而亡。黑旗乘胜进攻教堂，毁之。剿刖教民，男妇无宥。法军败后，固守河内，深患黑旗夜袭，于是无论中西越商民，屋宇尽行烧毁，以便炮击。法以西贡将军波滑为河内统兵，休养士卒，固守不举，以俟援军。而黑旗夜伏四隅，间施枪炮，法军不安于枕，又以草人持灯列阵势若千军。法巡而警报，乃迭放枪炮，草人屹立不动，法军惊疑，整队出视，黑旗伏兵四起，大呼奋击，法兵大败，被杀伤者甚众。

其后，黑旗虽屡出奇计取胜，而究属兵力不敌。法人渐次进取，逼至顺化，越南王出降立约，将越南兵马赋税尽归法辖。而黑旗退守山西，与法人战三昼夜。有越官某助法人为内间，滇、粤之军坐视不救，黑旗不克取胜，遂退守兴化等处。法人据山西，取太原，进攻北宁。华军黄军门、桂兰赵观察沃兵溃。法人踞北宁，取兴化等处。岑宫保与黑旗退守保胜。于是越南之北圻各省均为法有矣。

中越交界各隘

越南地界，东起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南宁、太平、镇安三府，至云南之临安、广南、开化各府，俱相毗连。钦州水陆俱通，与之对境。钦州之西，为广西南宁府属之土忠州、迁隆峒巡检，太平府属之土思州、土思陵州、宁明州、明江厅、凭祥土州、上下冻土州、龙州厅、上龙土巡检、安平土州、龙英土州，而龙州、宁明为重镇，凭祥则其要害也。又西北则镇安府属之下雷土州、归顺州、镇安厅，皆与之接壤。再西则云南界矣。临安府之阿迷州、左能寨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广南、开化二府亦有接壤处，元江则水路通焉。而蒙自县则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出凭祥镇南关，宁明之罗隘，明江之由隘，土思州之三峒，上下冻州之崑花隘，凭祥之绢村隘，龙州之倖村隘，水口、平而两关，上龙之苛村隘，安平之暖寨隘，思陵之隘店隘，皆可行而所向不一。大路则出镇南关，一日至其谅山省，由谅山至其河内省，可六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河内省，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河内省，可四、五日程。河内省者，即汉之交趾郡，唐之交趾都护府，明之交州府，而僭国之东都也。由河内省至今之富春国都，尚有十六、七日程。此其大略也。至越南道路及广西卡隘情形，《越南辑略》已备详矣。

西贡至金边水路程

由西贡头顿山至美拖一百英里，大炮台一，守兵百名，正参办统之。

由美拖至墨岩十二英里，小炮台一，守兵五十名，副参办统之。

由墨岩至排弹十八英里。炮台守兵同上

由排弹至乞丐坡九英里。

由乞丐坡至河陆六十二英里。

由河陆至永隆八英里。以上炮台守兵均同前

由永隆至沙的十二英里，炮台二：一名天南，一名天遁，守兵百名，正参办统之。

由沙的至瓣南边一百九十英里，即为金边都城河滨，炮台一，法设大帅统之。

自西贡头顿山至金边共三百三十英里，轮船常川往来，约三十八点钟一转。

西贡至金边旱路程

由西贡至路边二十英里，炮台二，守兵百名，正参办统之。

由路边至天宴二十英里，炮台一，守兵五十名，副参办统之。

由天宴至美拖二十英里。炮台守兵同上

由美拖至墨岩十英里。

由墨岩至排弹十二英里。

由排弹至丐坡七英里。

由丐坡至河陆十英里。

由河陆至永隆五英里。

由永隆至袒释九十四英里。以上炮台守兵均同前

由袒释至瓣南边九十二英里。

以上共计二百八十英里。

西贡华商牌税章程

第一等牌每年纳税一千化冷，合银二百元。

第二等牌每年纳税六百化冷，合银一百二十元。

第三等牌每年纳税四百化冷，合银八十元。

第四等牌每年纳税二百化冷，合银四十元。

第五等牌每年纳税一百化冷，合银二十元。

第六等牌每年纳税五十化冷，合银十元。

第七等牌每年纳税二十五化冷，合银五元。

第八等牌每年纳税十二·五化冷，合银二元五角。

领生意牌人，除纳各等生意牌税外，仍估所住房屋租价，每值银三十元加抽银一元注入牌税票内，与牌税同纳。凡领一、二等牌人纳第一等身税，领三、四、五等牌人纳第二等身税，领六、七、八等牌人领[纳]① 第三等身税。

① “领”系“纳”之误。

西贡船钞章程

船只出入口所载货物，每墩纳船钞银三十八仙士，惟法国王家货物免纳船钞。

船只由法国或由阿士打喱那、威厘架、梨敦尼等埠，到西贡仍返该等埠，出入口均免纳船钞。

船只由法国或由阿士打喱那、威厘架、梨敦尼等埠，到西贡不返该等埠，配货另往别埠，则入口免纳船钞，出口照墩数谕[输]① 纳。如由别埠载货入口，卸货后另配货出口，前往法国或阿士打喱那、威厘架、梨敦尼等埠，则只纳入口船钞，出口可以免纳。

船只出口入口，如系装载沙石，无货物附载，不必输纳船钞。其入口装载沙石，出口配载货物，每墩纳船钞银一十九仙士。若入口载货物，出口装沙石者仿此。

船只出入口所装货物，按船牌墩位计算不过二分之一，并系粗货，每墩载脚不过一元者，作为装载沙石论，过此之外，仍照纳船钞。

---

① “谕”系“输”之误。

西贡出入口带水章程

船只入口如装载沙石，无货物，每墩支带水银六仙士，如载有货物，每墩支银八仙士。

西贡抽收新旧华人身税章程

第一等大商，每年每名身税正款银五十六元二角，癸未年加抽银每名十一元二角三分，公所纸费银五毫。

第二等铺家，每年每名身税正款银十八元七角，癸未年加抽银每名三元七角四分，公所纸费银五毫。

第三等手艺铺佣工，每年每名身税正款银四元七角，癸未年加抽银每名九毫四分，公所纸费银五毫。

华人搭船到埠，船主不得私任搭客登岸，须俟华民政务河面差官到船，将搭客大小男女点名，先给小牌照一纸，方得登岸。其行李尽送入鸦片烟税务总局查搜讫，随送华民政务署，分开福建帮、广肇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按帮拨交各帮长，分还本人领去。搭客新到，每名身税由正月一号起至六月底止，作上半年算，每年纳税银二元，公所费银五毫，艇子银一毫。由七月一号起至十二月底止，作下半年算，每名纳税银一元，公所费银五毫，艇子银一毫。如旧客往他埠复回本埠，凭出口原票换回原日身税纸，照常纳税。在埠男子若无身税纸在身，被番役查获，监禁三个月，若仍无银缴纳，即勒令该帮自备川资解回原籍，不准再到。

老人六十岁以上，童子十四岁以下，及妇女等，无论新旧均免身税，仍每年各领护身纸一张。

西贡出入口货物抽收厘金章程

谷米出口，每百斤抽厘金十五仙士。

黄牛、水牛出口，每头抽厘金二十仙士。

中国无论何酒入口，每咧即华一斤十两抽厘金十五仙士。

炮竹、铳炮、鸟铳、火药入口，照本钱单价值每百元抽厘金十元，该货主先须报官注册，以后出卖逐日登记，逐月报官。未领炮火纸之人不得买卖。

鸦片烟一项归公司承充，设局煮膏出售，不准私带烟膏入口，如违从重究办。如各商带成箱者，只准借路经过，不得买卖，仍于入口时到鸦片烟局报明，或起栈转寄邻国属地，须将该烟交与烟局互相加封钤印，出口之日烟局派差监送。

西贡出入口报关并附带书信章程

船只初到港门，地名急臣占，俗名头墊，又名芹滁。塔灯山管理人以千里镜见该船，即由电线报知西贡正埠船政署，并升旗于竿上，使内外咸知。

船只到埠，该船主或亲身，或托代理庄口人，或托代办该船局董，将牌照并由某埠开行之船政官所给放行票，及其国该埠领事官放行票，并该埠驿务馆书信及揽载货物总单，带赴船政官署呈报。如货物单用他国文字，由局董转翻法文。即日卸货上货。其所带书信，须交驿务处派送本人，不得私派。倘须本人亲送，将书信即送驿务处缴纳信资，加贴士担，方得自送。

船只订期出口，将墩位船钞及出入口带水等款清讫，预备三函，开明某日某时本船开行，先二十四点钟，一报船政署，请派出口带水一员；一报驿务署，准定某时本船代理人走领书信；一报华民政务河面差馆，请查验搭客出口放行票。

船只出口日，携带纳清王家银库墩位船钞收票，及支清出入口带水银收票，并出口揽载货物总单，又报明船上人若干名，出口客若干名单各一纸，统呈船政官验明。随即领出放行票方得开行。

西贡华人出口章程

华人出口，准其携带眷口，只收本人出口税，每名二元，公所费银五毫。不拘前往何埠，本人将身税纸并出口税等项，交本帮公所，取回收条。越两日觅一担保人，具保该出口人不欠公项及街坊账目，立单盖印，送本帮公所，由公所发出担保放行票一张。又由帮长带赴华民政务官署，验问姓名，度量长矮，复给出口票一张方得登舟。妇女出口若无男子携带，亦准自带子女，领出口票一张。缴公所费银五毫。解缆时将所领出口纸交与华民政务巡差收去。华人既领有公所担保放行票，华民政务署出口票，于解缆之际，将公所担保放行一票交与华民政务巡差收去，自留政务署出口一票，俟回埠日将此票交出，验看明白，换回原日身税纸，只纳公所费银五毫，艇子银一毫。

华人曾经出口纳过税项，不久返埠，准将该出口票留用一年。若再出口只纳公所费银五毫。

越南道路采《越南辑略》

河内省即古之东都。其西有浪泊湖，即汉伏波将军征征侧征贰驻师处，所谓飞鸢跕跕堕水中也。北为富良江，南为苏历江，两水环抱，越南最富庶之区也。东至海三百二十里，西至老挝深山五百六十里，今老挝改名乌喱南至富春省，（即今之国都）二千零三十一里，北至中国凭祥土州界四百里。河内省至天朝京师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五里，由富春省至天朝京师一万三千二百零六里。

考明《一统志》载，入交趾道三：一由广西，一由广东，一由云南。

由广西之路亦分为三，

从太平府凭祥土州入者，由南关隘历越南文渊州之坡垒驿，又经脱朗州北一日至谅山，又一日至温州之北险径，半日至鬼门关，又一日经温州之南新丽村，一日至保禄县，半日至昌江，又一日至安越县南市桥江下流北岸。

一由太平府思陵土州过辨强隘，一日至越南禄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谅山，若从东行过千里江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过耗军峒，山路险恶，又一日至凤眼县，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禄县，亦渡昌江；一道入谅山，一日至安越县之南市桥江北岸，各与前道会。

其自龙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一日至越南七渊州，二日至文兰平茄社，又分为二道：一道从文兰州，一日经右陇县之北山，经鬼门关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绕右陇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安世县平地至安勇县，一日亦至安越县之中市桥江北。一道从平茄社西，一日半经武岸州山径，二日至司农县平地，一日半亦进至安越县之北市桥江上流北岸。诸路总会之处，随地皆可济师，一日至慈山，又过东岸嘉林等处县，渡富良江入交州，即河内省也。

云南亦有二道：由蒙自县莲花滩入越南之右陇关下程澜峒诸处，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盘州，又五日至镇安县，又五日至下华县，又二日至清波县，又三日至临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为宣化江，南为沱江，所谓三江者也。临洮三日至山围县，又二日至兴化府，自兴化一日至白鹤神庙之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鹤县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阳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兴县，又一日至宣化省，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鹤三岐江，然皆山径，欹侧难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势平夷，乃大道也。

若广东海道自廉州乌雷山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至交之海东府，若沿海岸以行，则乌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龙尾，二日至玉山门，又一日至万宁州，又一日至庙山，又一日至屯山，又一日至海东州，二日至经熟社，有石堤，陈氏所筑，以御无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经天辽至安阳海口，又南至涂山海口，又南至多渔海口，各有支港以入河内省，自白藤而入，则经水棠、东潮二县至海阳府，复经至灵县，过黄径平滩等江。其自安阳海口而入者，则经安阳县至荆门府，亦至黄径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

入。其自涂山而入者，则由古齐又历古阳县经安老县之北，至平河县经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渔海口而入者，则由安老、新明二县至四岐溯洪江，至快州，经咸子关以入。多渔南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兴二府，亦经快子州、咸子关，由富良江以入。此北海之大略也。

交州之东，有海阳、荆门、南策、上洪、下洪、顺安、快州等府，去海颇远，各有支港穿达，迤逦数百里，大舰不能入，故交人多平底浅舟，以便入港云。此洋夷之所以不能骤至越南之北圻也。

口占赠吕某

冒暑遄征意欲何，　待平法逆靖风波。
若非入险探蛟窟，　安得南圻唱凯歌。

骑象冲烟进百蛮，　应须规复旧江山。
一腔热血从何洒，　不破西戎誓不还。

抵芹滁江口

芹滁江外数峰青，　两岸园林接远汀。
九十六湾天堑险，　舟无引水例须停。

混俗和光附法舟，　乘风破浪壮南游。
彼苍若遂生平志，　好建熙朝不世猷。

西　　贡和宇弥原韵

芹滁重到探边烽，　旧雨低言问客踪。
怅望飞轮如骏马，　欣闻黑帜似神龙。
临江公署多高阁，　倚树民居尚矮墉。
寄语越人休失节，　誓除苛法快心胸。

游西贡花园

为访名园兴未赊，　探奇又入路三叉。
芳塘倒影时飞鸟，　密树凝香乱着花。
席地笑谈蛮俗女，　沿江耕种野人家。
奇禽异兽皆驯伏，　山海图经未足夸。

新　加　坡又名石叻

势扼南洋九道分，　石坡高下遍芳芸。
层峦耸翠藏朱阁，　瀑布悬崖界白云。
树盛槟榔称乐土，　民多闽粤各联群。
中华若早筹先着，　守此何愁靖海氛。

暹　罗

万里风涛势拍天，　飞轮喜到湄江前。
激来断岸潮千尺，　光涌平芜月一弦。
茅屋低依高树下，　渔舟横傍小河边。
佛堂古塔无遮会，　晓起斋僧结善缘。

南　洋

南洋岛屿似星罗，　闻属荷兰地最多。
花发常如春烂漫，　田肥休薅雨调和。
蛮烟瘴雾螣蛇隐，　巨木成林猛虎过。
愁听华商无保护，　任人凌辱复如何。

舟中晓起观日

旭日曈曈浴海中，　百川终古自朝东。
辉腾散尽千重墨，　浪立掀开万丈红。
信是壮观夸宇宙，　欲吟奇句问天公。
扶桑若木知非远，　八月乘槎路可通。

西 行 日 记

《西行日记》序

轮船招商局创自同治十一年，因与太古、怡和两公司争揽客货，连年落价，亏耗甚巨。票价每百两跌至四十余两，不可收拾。光绪七年各股东特禀北洋大臣并会商唐景星、徐雨之两总办，延郑陶斋观察入局商办各事。缘观察熟谙航务，经与太古公司订立总理揽载并管栈事宜十年合同①，时届期满，遂请北洋大臣札委为局会办。观察着手即先与太古、怡和订立合同，以船吨位多少共分水脚，招商局着多数。旋奉北洋大臣札委总办，赴南洋各埠查察航业，以期推广，由是水脚日增，票价每股涨还百两。无何，甲申役起，彭刚直公奏调观察赴粤差遣，而马眉叔接办局事，将局船房产售与旗昌行以避外攘。及事平，由前盛督办奉北洋大臣札，与旗昌赎回。而怡和、太古又与招商局落价争载，每股跌至六十余两，各股东与盛督办急欲整顿，复延观察入局会办，重与怡和、太古续立合同如前式。又赴各分局查察商情，与同人分别治理。于是水脚日涨，公积日厚，一股变为两股，每股价值一百四十余两。并添置沪、津、香港、梧州局产码头。庚子、甲午之役，主持换旗，保全船栈，皆赖观察经手签名，得有今日。

---

① 郑观应两次与太古订立的雇佣合同，系自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二年，共八年，这里说十年系误记。

壬寅，奉桂抚奏调赴粤，濒行之日，查除还官款及历年报效银一百三十余万之外，尚存公积、保险、备记、漕运余项约共二百七十余万。闻后任有提大花红，并将历届漕运余项甚巨分给办事人等者，而观察独未尝沾润。两袖清风，不无感慨焉。

己酉，北洋大臣札委局之会办至八员之多，水脚日减，糜费日重，市论哗然。篆与各股东组织股东会，公禀邮部准照商律办理。观察人望所归，更被举为董事，并委赴农工商部注册，皆任义务。今春三月，邮部札委会办，职司监察，爰赴各埠稽查局栈，只身入蜀，不辞劳瘁。时适川省军起，来往戒途，备历险阻，洞悉情弊，几濒于危矣，犹撰《西行日记》一卷，条理井然，考究详晰。使当局者取而变通尽善，保商保国，大局攸关，庶几与东西洋轮船公司并驾齐驱，免外人所笑。则非独股东之幸，抑亦吾民国商业之大好结果也。

篆忝商务一份子，而知观察最深，谨序其缘起，使阅是书者得其要略焉。

辛亥腊月望日庄篆序。

《西行日记》序

轮船招商局系中国公司，全是商股，各轮船往来中国通商各埠，所有客货，是华商者十居其九，自应得同胞相顾，国家保护，必胜外人。

查光绪三十年以前，招商局年结获利颇厚，太古、怡和、招商局三公司年结分帐，招商局除应得分数外，尚有余款拨还太古、怡和水脚银八万余两；近年局船水脚日减，三公司分帐，太古、怡和除其应得分数外，反有余款拨回招商局水脚银八万余两，不解何以迥异。从前且闻太古往来广州、香港轮船时时满载，而招商局轮船则反是。老友郑陶斋先生历办电报、开平矿务、汉阳铁厂有年，皆洁已从公，为中外所钦佩。己酉年与余被举招商局董事，同当义务，因感郑君好义急公，变产支持，曾约谭君干臣月助旅费百金，郑君力辞不受。今春因招商局坐办钟君紫垣告退，部委郑君为会办，职司监察，并嘱亲往查察各埠局栈一切利弊，往返半载有余，迭经择其要者布告董事会、办事董、各分局董酌议施行。

当此招商局危急之秋，伏望各股东协力同心，悉照商律公司章程办理，慎举董事，勿避嫌怨，量才器使，委任得人，有阅历而无私弊，一事权而无推诿，更乞国家维持保护，使招商局所置上海及各埠好码头栈房，永远不为外人计夺，轮船日增，逐渐推广，股东幸甚，大局幸甚！

中华民国元年正月香山唐国泰序。

《西行日记》自序

列强国内往来各埠之船，均归本国商民利益，不许别国人侵夺。我国贫弱，航海之利，独与各国商人共之。昔时未设华商轮船，不惟漏卮，且附洋商轮船者多受外人欺侮。自有轮船招商局以来，洋商不敢居奇，非但稍塞漏卮，而各同胞已阴受其益不浅矣。然终不及日本航业之盛，十年间从二十万吨增至一百六十万吨者，由于国家无补助金，且反勒诸般报效，办理章程不善也。

查远东进出货物，以我国为最多。计各国由欧洲往来中国之船，现在每月到者，英商有十五艘，德商有五艘，日商有四艘，法商有两艘，澳商、丹商、士威顿商亦各有一艘。以上各航商近设一联合会，所有进出载脚会同公定，虽属价昂，各货商知是垄断，无可如何。窃思丹马、士威顿均系小邦，在我国几无商务之可言，犹有一轮船公司分驰各国自保其商务，以争绝大之权利，何乃堂堂中国作主人翁者，任人长驱，不知往报，岂非我国官商之耻耶？今共和时代，既欲富强，窃谓航海之利，急当起筹，较农工尤为目前要着。仆《西行日记》既述辛苦，于近日航路情形、中西商战，不无所见，当局或有所采，非无补也。钞成，因自序缘起以馈同胞勉力图之。

中华民国[元年]① 孟春月香山郑官应书于海上居易草庐。

① “元年”系编者所加。

西 行 日 记

轮船招商公局全是商股，因官夺商权，会办多，糜费重。宣统元年夏间，股东组织股东会，官应被举董事，是冬入京赴农工商部注册。宣统三年暮春，奉邮传部檄委会办，职司监察，并嘱入京面商，董事亦嘱顺道烟、津、营口，查察局务。仲夏，会长来函云："各埠局栈，应请阁下亲往查察如何整顿之法。祈归后一面函详，一面与董事会商改良。所以不由部檄者，以免后来援例干预。"等因。经当布告董事会议决照行。自知年老无能，惧勿胜任，惟既蒙所委，不敢辞劳，当遵照办理。唐君凤墀、陈君辉廷嘱看通州、长沙码头。拟先到重庆，返时向各分局逗留数日。于七月十二晚坐"江宽"轮船赴汉。子初开行。

十三日午刻到通州。船主邀看该处码头，有趸船二，大者长约一百五十尺，小者不过百尺，舱口开在中间。据船主云："不甚坚固，恐泊轮船容易受伤。"而趸船总理云："非但舱口可改，如果局船常泊嫌趸船不坚，亦可换也。"

十四日早丑初到镇江。未刻到南京，庄君春山到船云："南京铜元局总办蔡观察已与怡和洋行立合同，装铜元到汉，嫌本局水脚昂，不俟回电能否照减，即与怡和订定全装一家。与日本优

待本国商民之义相反。况本局岁有报效国家，为官场效劳亦不少。怡和虽照日本所跌之价，亦应与太古、本局会商。”等语。查日本商战进步之神速，由于有劝业银行，其国家保护之周、奖励之力所致耳。其合资营业公司由二十余处增至四千余处，航业由二十万吨增至一百六十万吨，遂能贸易上占优胜之地位，收特别之效果。我国既欲振兴工商，推广航业，尚冀效法日本，已上书当道，并于拙著《盛世危言》详言之矣。

李君仲杰由南京下船返芜湖，询悉局务减色，请仿照太古公司月造三公司船出口货比较表，寄沪以备查考。查出口船所装各货，海关均有刊报，如不知，可向海关造册处每星期购一份，饬翻译分别译登，按月一结便知矣。

是晚酉刻到芜，停三时。

十五日早寅刻到九江。月岩弟到船谈九江烟叶，因年来栈租不准照太古期限，且日清、宁绍两公司之船水脚大减，多被揽去。太古又有小轮船入鄱阳湖代客拖带茶船，货艇泊其码头，所以胜人一筹。优胜劣败，势所必然。亦嘱月造三公司船出口货比较表寄沪查考。

十六早到汉口。施君省之邀同入局，云：“子芗兄回沪，成之兄病尚未痊，照常办事。”已嘱其将日前汉口各商公函谓汉栈窃货甚多一事如何整顿之处请即示悉，俾得面复董事会。并请月造三公司船出口货比较表寄沪以备查考。

访老友郭君芸溪、唐君翼衢、韦君紫峰三君。皆业茶，旧雨重逢，相见甚欢。询悉近年商务情形。惟连夜酬应，感受风寒，

哮喘复发，延西医诊治两次。

沙市局董谢君友梅来汉，谈本局轮船因有趸船可泊，客货较胜别船。查怡和、太古、日清公司，均有轮船往来汉口、长沙等处，所以由汉口至沪之船，得其转载货颇多，而且日清公司恃其政府岁有补助金，减价争揽客货，招呼亦甚周到。本局长沙之船，万不能迟。据日清公司汉口买办汪君炳臣云："由汉至宜之船，已与三公司船客位水脚已定一律，惟往来沪、汉之客位水脚未定。"并出其创办《汉沪轮船说略》九款。已允其返沪与董事会面商也。

二十一日早坐"快利"轮船赴宜昌。

二十三日丑刻过沙市，入局少坐，询悉本地各商合置之趸船，各商欲招太古轮船来泊，冀多得酬金。鄙见若准太古船同泊，彼船先到，我船后到，必无位置，不若仿照大通趸船办法。且其趸船泊在我局码头，应要各商或趸船公司总理立回字据："借本局码头停泊"字样，以免日后争论。除嘱该局司事，并嘱"快利"船朱坐舱候谢董回沙市妥商后函致总局核定。

"快利"船主云：往来宜、汉之船，怡和有"江和"，太古有"洞庭"，日清有"大吉"。"洞庭"较"大吉"略小，"大吉"与"江和"同。"快利"船身长，行稍慢，不及"洞庭"快，惟装货较多。往来汉口、长沙之船，怡和有"昌和"、有"吉安"，均不及太古"新沙市"船之大也。日清有"武陵"、有"湘江"，另有"沅江"走常德、长沙之船，身长约二十三、四丈，宽约四十尺，吃水空船三尺三寸，满载约六尺，重载约六百五十吨至七百吨。船样宜仿照"新沙市"或"武陵"，因冬天水涸，往返敏捷，船身不宜过大也。"固陵"太小，宜调往

别埠。等语。

闻蜀滩甚险，请“快利”船主借浮水带五条，以备同人赴渝之用。

二十四日早到宜昌，泊码头，徐君枚臣、吴君樾桥欢迎入局。招商渝局叶君长林、黄君松庵到，谈颇久。

“蜀通”轮船尚未出浅，候水涨方可返宜。

成都商人李君位亭来访，谓：“成都赵督办理路事不妥，盼岑宫保早到。宜局代雇麻阳子船赴渝，船价银一百五十八两，并请红船护送，给其工膳银二十四元，滩上纤夫酒钱及到埠赏钱随意酌给。”等语。因闻端午帅亦将入蜀，拟赶快开行，以免上滩时久候纤夫，即嘱厨夫备办伙食速开。

二十五日午刻由宜局码头下船，开至南津关泊候纤夫。船主云：川河例定，日暮不行，大雨不行，上滩逆风不行，三伏天正午不行。盖上水船风不顺，非纤缆不能行也。滩险迁变不常：有水涨时滩险难过，到水退时易过；有水退时滩险难过，到水涨时易过。惟水大涨滩愈多，流愈急，势愈险，故水大涨时，帆船不敢行也。

二十六日晨，纤缆过平善坝，至石牌头泊，行四十五里。时秋阳酷热，小舟泊于山脚，四面皆崇山峻岭，虽日暮，暑气未退，欲开窗，又防偷窃，令人难寐。

二十七日，纤缆过遍脑、狮子洑、黄颡硐、南沱、如意、红石子、

渣波子等滩，大水时以如意、红石子两滩为最险。如意又名无义。其余亦如海上巨浪仅防触石耳。至黄陵庙泊。行五十里。

二十八日天气炎热，正午不行。纤缆过瓮硐、马屁股两滩，至山斗坪、又名毛坪泊。行三十里。薄暮风起，水石相搏，篷舷戛击之声永夜不绝。

二十九日，纤缆过塔硐、吓骨石、腰站河、斋公石、美人沱、曲溪等滩，至小崆岭徐坪泊。行四十里。因天热纤夫赤头，行路甚慢也。

八月初一日，风顺张帆，过崆岭、老关庙、六楞背、九畹溪、马磕背、社红碛等小滩，纤缆过新滩场，复张帆过米仓口、香溪、水盘碛、北石门、四季荡、滚子角、归州、乌石、虎皮梁等滩。至流来观泊。行九十里。虽离泄滩数里，犹闻滩声砰訇不绝。

初二日，纤缆过泄滩、羊子石、七姊妹、上石门等滩。至大八斗滩，陡然断缆，退落二十余里，同舟皆骇，幸未撞沉，只撞石穿孔，修好复行至牛口滩泊。行三十里。路见沉一货船，皆装火油。

初三日，纤缆过巴东县、青竹标、万户沱、母猪滩、西瀼口等滩，至官渡口泊。行三十里。巴东县无城。连日天阴，云翳诚[沉]① 浮，云常蔽日。山县似孤村矣。船主云：纤夫逃去二人，卧

① “诚”系“沉”之误。

病一人。乞出钱补雇，否则纤夫之力不足，非但迟慢，尤恐挽不住，势有一落千丈之弊。

初四日，风逆，纤缆过火焰石，泡漩极大，纤夫挽缆不住，流下十余里。幸值回流，复纤至楠木园泊。行三十里。昔人云："入夏水盛，虽乘快骑，御长风，不似其疾。"洵不诬也。遂嘱添纤夫三名。见沉一官船。

初五日，纤缆过小燕窝、石万流。申初风顺，张帆过鳊鱼溪、培石镇、孔明碑、小磉、大磉、青石硐等滩，至老鼠错泊。行七十里。红船管驾云：本船五人，有一人病重，已嘱搭船返宜，求出钱雇一人。

初六日，风顺，张帆过跳石。纤缆过箜望沱、巫山县、乌鸡、下马滩、洞竿嘴、拖肚子、独树子等滩，至焦滩龙保子泊。行一百十五里。是日舟过下马滩，闻沉一兵船，淹毙四人。

初七日，风顺，张帆过慌张背、李拐滩、猫子石、代溪场、白果背、鸡心石、黑石、台子角等滩。纤缆过大滩、滟澦石、臭盐碛三处，至夔州泊。行六十里。四望遍山树艺兼种菽麦瓜菜，或青或黄或红，秀茂可观。招商渝局杨君瑞卿到船面，久谈乃去。

初八日，风逆，纤缆过头唐，至关刀下泊。行二十五里。夔府来水江面阔，出水江面狭。查岷汇三水，复统万流，澎湃渤荡，恣肆无极，奔沸激湍，猛劲莫遏，及抵夔门，截然束之，而江中

乱石高低隐显，有如三门双阙者。舟从石罅中行，漩涡溃搏，势极危险。

初九日，风顺，张帆过安坪场、黄石嘴、三块石、高桅子、二道溪、磁庄子、庙基子、东洋子、鸡耙子等滩，至云阳泊。行一百三十里。

初十日，风顺，张帆过马铃子、小帐、盘沱镇、小江场、巴阳峡、上山龙、鸭蛋石、徐塔硐等滩，至大桂石之大督溪泊。行一百十里。路见沉一货船。

十一日，纤缆至万县泊，行四十五里。船主云：县城西门外，有小河一道，夏日山水忽发没桥，最凶恶。由万县陆路到成都，不过十二站，路基平坦。闻端午帅由万县入成都，因川江轮船事，候稟商，并与其翻译关聘之世兄一谈，俟至十四日始到。时大雨，往谒，可否准华商集资添造轮船，往来宜、渝，兼内河叙州、嘉定等处。端帅云："拟与部商，由铁路公司造轮船四只往来宜、渝，免外人争论，准归招商局代理，招揽客货。"

十五日早大雨。端午帅委其弟叔绸太守冒雨下船，邀到行辕过节午餐。不得已同赴行辕面辞。问："能候数日同坐'蜀通'轮船赴渝否？"因喘疾不便酬应，且闻"蜀通"房舱少，钦差随员多，官应有肺疾，不能与人同宿一房，故亦辞谢。下船饬舟夫开行，至涪滩场泊。行三十里。

十六日早大雨，不能行，候至未刻，雨细，勉强纤缆至让渡场泊。行三十里。连日大雨，上岸酬应，致感受风寒。是晚大喘，坐卧不适，同行苏君与随役均甚惊虑。

十七日，纤缆过磨刀滩、双鱼子、武陵碛场、西界沱场等滩，至石堡寨场泊。行八十里。日来滩水大涨，所过之滩，石如犬牙，上下水高低数尺，迭见所沉货船，人与货均在山坡候船，复念我坐之船，因非坚固，睹之心悸。船主云：纤夫皆石堡寨人，须回家取寒衣，俟明晚回船，恐不止耽搁一日，乞各赏酒钱二百文，止其勿去。等语。虽以理责之，仍悻悻欲去。惟念所费甚微，故数给以二千缗。

十八日，风顺，张帆过永兴场、九渡水、折桅子、簸箕子、关溪场、打磨子、三坝河、袁溪场等滩，至忠州泊。行九十里。峡江各州、县，皆背山面江，山林青翠。是日本舟撞一孔。又见沉一船。

十九日晨风顺，张帆过桥马滩、乌鸭镇、白马子、新场等滩。风静复纤缆，至鱼洞子、羊渚溪泊。行九十里。

二十日，风顺，张帆过洪河镇、虎须子、铁门坎、高家镇、桨脚湾、巴折梁、菱角老、龙船石等滩，至酆都下桃源村泊。行九十里。昔人有诗云："寒江无月水云昏，山县凄凉只似村。仙犬不鸣镫火静，行舟今夜泊桃源。"此景酷肖。

二十一日，纤缆过蚕背梁、送客堆，至三鲫鱼滩泊，因风逆不能过滩。查大佛面、观音滩、灶门子一名卷篷子，三滩相连，大水极险。官应昔年为招商渝事，船过菱角老下撞坏，故嘱舟人必须格外小心。

二十二日，纤缆过大佛面、观音滩，将到卷篷子滩，忽遇漩涡巨浪所打，缆断桅折，头舱已破入水，船亦欹仄，各挂浮水带，叫红船逃生，不遑携带行李衣物，该船瞬息间已流下二十余里。大佛面下沙得遇小船与红船救护，纤至山脚，均谓迟片刻或遇风，全船倾复。此诚幸矣。船主云："船身未坏，不必换船，俟将桅篷头舱修好，明晚可行。"是日口占一绝，次苏君原韵以纪其事："扁舟桅折客心寒，水满头舱泊岸难。瞬息顺流三十里，红船奔救始呼欢。"

二十三日巳刻，纤缆重过大佛面、观音滩、灶门子、马颈子，至泥石镇泊。行三十里。远望山顶有寨垒，询知昔年筑以避贼者。

二十四日，风顺，张帆过南沱场、鹭丝盘、珍溪场、花滩、白浅、青溪场、徒岩滩等滩，至屠猪滩黄角嘴泊。行一百里。

二十五日，风顺，张帆过和尚石、门闩子、龙王沱、涪州、李渡场等滩，至宁石场泊。行九十里。两岸峭壁如削，壁上有洞，离水面十余丈，望之深窅。

二十六日，纤缆过青岩子、磨盘滩、石家沱场、黄泥、马绊、

黄鱼岭等滩，至长寿县泊。行六十里。

二十七日，纤缆过抬盘子、王家滩、红庙角、鳝背沱场、罗碛场等滩，至太洪江泊。行七十五里。昔人云："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关处，非晴午静夕，鲜见曦月。"良不诬也。

二十八日，纤缆过羊角背、百战梁、木洞镇、马岭子、黑石背、鲊人坑、鱼嘴沱场、门堆子等滩，至庙角滩泊。行七十里。到此水势略缓。盖拘则势逼，狭则性迫，志不得舒，计不得逞，时一拗曲，遂震撼天日耳。

二十九日，纤缆过野骡子、状元滩、打磨滩、莲花背、唐家沱、灌口、五桂石等滩。日晡抵重庆。此地一别已逾十八年，日月更新，山水如故，烟户丛密，较昔为盛。承招商渝局总理俞君浩川到人头山马头欢迎，上朝天门入局。

据说武汉兵变，其出示颇文明，以保商为宗旨。成都叙府各州县皆不靖，重庆人心惶惶，货多停办，商务顿衰。"蜀通"轮船闻宜昌失守，"蜀通"暂不去。

查重庆是四川最大商埠，上达云、贵、甘、陕、西藏等省，往来货多，怡和、太古、日清三公司均已派人来渝查考出入口货物多少，并马头合宜地位。又委人测量沿江水之深浅，绘图而去。传说日本将有船来，我国政府早应设法招商筹办，毋为外人捷足先登也。

官应在沪起行，计期百日可回，不料月过中秋，川水不退，仍然大涨，自宜来渝，舟行三十余日之多，既遭滩河之险，复受烽火

之惊，下游不靖，返沪无期，始觉王子翁劝先应粤商公举与各省所举之实业团同游日本，俟明春三月入川之言如有前知，而官应不听者，因五月初已为广东总商会代表，偕各省商会代表赴京会商中美银行及中美轮船集股注册事，今不过数月，又与同人同游日本，恐招物议也。

三十日早，谒端午帅，并会关聘之世兄、叔绸太守；访电报局孙君砺之、川东道朱君伯平、重庆府钮君元相、商务总会赵君资生返局。怡和洋行代理人袁近初世兄来谒。广东会馆客长黎君植生过访。俞君浩川邀同晚餐，畅谈，询悉近年商务。俞君云：三公司客货以本局最多，岁有货物七、八万件装本局船转运各埠。上年出口小土多，岁有水脚银十万至十二万。重庆出口货以药材小土为大宗，次则黄丝、白蜡、猪鬃毛、牛皮、羊皮、青麻、木耳、桐油、杂粮等项。今小土虽无，而出口货之多，日有两轮船同开亦装不尽。况“蜀通”往来宜、渝，约须十二日一次乎？渝商云：“蜀通”所载客货水脚极昂，每次约收水脚银万余两，其马力不足，上大滩仍要绞缆。拟添造一船，马力千余匹，船身加大，不须拖船可以装货，不用绞缆可以过滩。若海关委员测量沿险要江① 水道深浅绘图示人，并将三大滩江中之石，择其有大碍者尽行炸平，或有小险亦无大险，虽冬、腊两月亦可行驶。闻本地好领港尚有可图也。

九月初一日，访铁路总办舒君迪生，据云：“工程未停而收款已停，存款在汉。”巴县绅士劝工厂委员谭荷生孝廉、崇宁成都

① “沿险要江”系“沿江险要”之误。

绅士罗人楷世兄、罗君众安、潘君嗣远来访，均称："武汉兵变，蜀省民变，皆由立宪不真，动施压力所致。"等语。今烽烟四起，米珠薪桂，不死于水旱荒灾，而死于兵戈盗劫，有地方之责者，忍不奏报与仁人君子设法救护乎？

初二日，广东会馆黎客长云：查本埠各帮停搁货物二千万之多，下江输乘之货，售各州县及云、贵两省者，处处风潮隔塞，不能销售；川产下运之货，又以宜、汉变乱，不能交通。金融既复阻滞，货物又已停搁，商帮困难，至于此极！由此推之，各省各埠损失不可数计。

初三日，老友宜昌富绅阎君少泉来访，久谈乃去。其子春笙现当法国义昌洋行买办。

初四日，警报时闻，殷户衣箱，堆栈货物，均纷纷搬迁。因游民太多，觅食维艰，人心思乱，幸藉练勇镇压，各国洋商与海关所用洋人皆集议团练自守，且有英、德、法兵船停泊保护也。

初五日，电报局孙君砺之招饮，屡辞不获，且有电报请代即发，故勉遵谆嘱。饮至戌刻，与俞君返局，喘气发矣。同席有铁路公司舒君论蜀路事甚详。

初六日，查重庆英有隆茂洋行，德有瑞记洋行、美最时洋行，法有义昌洋行、吉利洋行，日有新利洋行、日清洋行；外国药丸行二、三家。此外，华商挂洋人之名者尚有数家。英有怡和、太

古两公司，均托华商代其招揽客货，挂其行旗报关，装帆船运至宜昌，由该行轮船转载至汉口、上海等处，每月酬银百两，另拨一、二江船由其代请坐舱以资津贴云。

初七日，端午帅下帖招饮，因喘辞谢。且念此来原为考查商务，若涉官事，不惟酬应糜费劳神，尤恐牵缠有误局务，遇有便船，拟即返沪。访隆茂洋行洋人匿见臣，畅谈。现查重庆绵纱一宗已值银千余万，不能运行，可知商务受困矣。

初八日，闻马教士云：各国现守中立，如明春尚不平靖，恐出干预。长江电报不通。“蜀通”装兵至叙府、嘉定。谭荷生孝廉与诸君邀饮，皆辞谢。

初九日，重阳，登五福宫老君洞，签示甚吉。殿前俯视，重庆烟户如在目前，所以各领事署多设在五福宫之右，可得日光空气。

初十日，陆君序东来谈，渝商甚望招商局有往来宜、渝轮船。送来“蜀通”轮船所装客货上下水脚价单，庶知获利甚厚。查“蜀通”轮船马力五百二十五匹，速率每点钟行十五英里，平水计吃水英尺三尺六寸，载重五十六吨，烧煤每天八吨；长一百十五尺，阔十六尺。现定添造之船马力一千匹有零，绘图寄英国船厂照造云。

十一日，闻端午帅定十五日起节上成都，或谓：其不兼程前进，迟迟其行，甚为可虑也。

唐君露园、舍弟曜东托带交成都亲友食物，本拟托关聘之世兄带去，因恐遗失，故交招商渝局总理俞君浩川代寄矣。

重庆自武汉失守，时有谣言，各省商货不卖不买，人心均盼早日改革，地方安靖，货物流通。当道知势难挽回，家眷行李均遣出城。惟由渝至宜土匪甚多，沿途抢劫，不敢即回耳。

官应寓招商渝局，邻近府署，恐城门失火祸及池鱼，十二日迁居对河狮子山上叶家花园。山下有货仓三间，河水甚深，可泊二、三轮船，德国兵船现泊该处。园主即叶逢春世兄之母文夫人，通中英文字，精医道，晓商务，洞识时事，女中之丈夫也。出其上年集股拟行宜、渝及内河轮船公禀，嘱转呈董事会一阅。官应避乱至此，忧谗畏讥，自应养晚免费唇舌。然乡居寡闻，报纸难买，不知外事，惟日与叶家中西文教习周君植堂、张君士林及苏君作云谈文论道，无商务新闻可记矣。

十月初一日，俞君浩川、廖君直卿来云：夏君之时率新军数百人在龙泉驿反正，由安岳来渝，地方官闻之，即时闭城。是晚学界、军界各绅员邀重庆府钮太守、民团统带李觐枫观察会议，而法政学堂教习张君烈武、陆军管带夏君之时，手持炸弹迫钮太守剪发交印，李观察亦同时剪发，复带兵入川东道及巴县衙门迫即交印。次早开城迎鄂军，夏管带兵入城，公举张教习为正都督，夏管带为副都督，李统带为财政部长，林管带为总司令官。释放监犯，免税五日。

“蜀通”初八日开赴宜昌，即托俞君浩川代买房舱票，据复已

无房位。各友云："虽袁世兄许有房位，可与同行，若无随役招呼行李，恐致遗失。此次新政府人多船挤，且哮喘未痊，不如候至下次返宜，先留定房位、随役舱位，并函告宜、汉招呼较妥。"所论甚韪。不料"蜀通"二十二日返渝，据称宜昌军政府拟留往来宜、汉，故托言水浅不去，明春水涨再行。此非官应厄期未满之故耶？

二十三日，俞君浩川来云：端午帅驻军资州，十日迟疑不前，十月初七日为其带来之鄂兵所杀，并其弟叔纲。今鄂兵将两首级送汉，路过渝城。又述城教士陆续返渝，闻沿途土匪猖獗，其行李均被抢去。成都宣告独立，不旋踵已遭惨变。因赵督与蒲都督所订条约，党人均谓不合共和政体，且蒲督所招之本地勇有恩饷，而副都督朱庆澜所带之巡防勇无恩饷，军心不服，十月十八日乘点名之际，要求不遂，即伙同进城申贺之哥老会万余人放火烧藩库，并将藩库、当铺、银行、票号、盐号，及大商富室、城外铺户一律抢空。正都督匿身城内，副都督不知去向，于是另举正都督尹君昌衡、副都督罗君纶，招集民兵截杀巡防勇。而各属哥老会土匪均挟有刀枪，沿途肆劫，所以领事请尹督派勇护送到渝。云云。

十一月初九日，承重庆财政部长李觐枫来函，介绍英国鹰立钢球厂裴德斯君同坐白木船返宜昌，船价裴君出三分一，并给重庆军政府护照一纸，而海关护照由裴君代请，是船即作裴君所雇，挂英旗。盖裴君为成都英领士代表，护送教士返渝须仍旋汉也。

初十早下船，俞浩川、周植堂、张士林、廖直卿送至舟中，茶话而别。浩川云："昨经寄招商沪局公稟，犹恐遗失，兹再录副稟请代求董事会集议，仿照怡和、太古格外津贴，早日赐复。月前代发北京、上海电报所存报费收条，司账一时检查不出，容捡出寄上。"等语。初十午刻开行。是晚泊本洞镇。行九十五里。

十一日，过长寿县，泊南沱。行三百二十五里。

十二日，风静，过大佛面、观音滩、酆都县，停忠州片时，船夫上岸买米，因忠州米价最廉，白米每斗重五十二斤，价钱一千二百四十文。有数巡勇持长枪下船查问船从何来，有无护照？裴君只准其一人查船。官应即出重庆军政府护照与看。去后又有来问有无自成都来者，其意疑有大员逃匿故也。是晚泊石堡寨。行三百十五里。

十三日，风逆，过万县船轻夫少，顺水流下，泊野土地。行二百十五里。

十四日，风逆，过兴隆滩，泊夔州府。行二百三十里。有数勇持枪下船问从何处来？裴君答此是英旗，船由重庆来。彼不查即去。是晚月朗，行夜船，过滟澦滩、下马滩、巫山县。

十五早，过巴东县、泄滩，泊虎皮梁。行三百七十里。路上见沉两船，均载下水桐油、麦子、牛羊皮等货。

十六日子初，过归州、新滩，至平善坝验关，裴君偕船主持护照赴关呈验。耽搁片刻复开，抵宜昌时交酉刻。行二百六十里。

十七早，过“江和”轮船，吴君樾桥到船云：在此看守栈房，所存客货不致损失，惟入款毫无，未知何日有局船往来。日来川货极多，徒羡他人利益耳。

十八黎明，“江和”开行，客货满载。是晚，过出城陵矶，进荆州河，转湾之处水浅，停船。查由宜至汉十处水浅，除煤炭洲、毡帽套、道人矶、宜都四处已设灯桶灯塔，尚有未设灯者六处：一、出城陵矶；二、瓦子湾；三、调关；四、张家湾；五、大布街；六、毛家场。日来官民交战，各轮船夜过各埠，如不停船放气，即遭岸上炮击，恐为官船私运也。

十九，过岳州口。

二十早，抵汉口，所有川货均即过“德和”轮船。大餐房均为教士全包。官应与前泸州总办厉君志刚均住官舱，共一房。是晚不设客饭。随役所住统舱，除照例给水脚外，仍须另买睡位钱，可知搭客之多矣。汉商云：“趸船被炮打沉，各栈无人看守，失货甚多，现已停战，何以不赶快修理？”等语。

二十一早，过九江，装货六千件，棉花颇多。是晚亥刻开行。

二十二申刻到南京。

二十三子刻开行，巳刻到镇江。

二十四午刻抵沪。始知本局所有监察员均已裁撤矣。

节录广州、香港、厦门、天津、营口、九江、汉口、重庆等处分局条陈于后

一、广州局董云：现在太古行已建设货仓码头数年矣，各船上下货物甚便，又俯就货客，凡货艇升该行旗者，虽佛山之遥，伊亦饬小轮船驰往拖带至货仓码头，船到即时起货即时装货，计装卸仅一、二天便完。若是往来每埠耽延三、四天，则每月两次虚耗十天，计每年虚耗百二十天，而所耗甚巨。是以必有货仓码头，方能与太古争衡，尽人皆知。惟九年以前粤局已连年多次函禀总局，奈何函复未准所请。盖昔年总办于此事未曾深思远虑，从前以地多任择，今则独有招雨田之旧仓怡昌可卖，若再延误，虽欲价买亦无好地可谋也。

一、香港、广州来往货客甚多，目下虽每日有日船一艘、夜船五艘，计共往来十艘，获利甚丰。若本局派船行走，初必相斗，后必言和，和则水脚价涨，可获大利，惟难与图始耳。虽然，本局与太古有约，不派船往来香港、广州，今日本派船争走长江、福州，我局又何难争走香港。

一、粤东客商云：方今航业争揽客货剧烈之际，由粤去各埠

之货应嘱船栈切勿偷窃，令人可畏。查太古轮船无论何货，如水脚合算者，虽盐、油、牛、羊等污秽油垢咸湿货物，亦须装载，一俟起去，灌水入船洗净，自然无油垢咸湿污秽之气，若所装之货必要拣择致伤客情，因小失大矣。

一、梧州生意虽不甚旺，然太古之"西南"及"南宁"两船，其年结获利颇佳，但初办未尝不小有吃亏，然久后亦成专利。总之，能耐久，名誉好，即成利薮。

一、香港局董云："每年开河封河派船直走省港、天津几次，计期往来一次不过二十天，由粤往津有水脚银万元，回头水脚不计利不为少。惟恐开河时上海货多粮米亦多，局船难分往来津、粤耳。"

一、香港之船以往星架坡等处为大宗，现在南洋群岛华人皆知爱国，若本局有船来往，则汉旗招展，必引起华人之爱国心，生意必比别家公司胜得多。

一、安南西贡船亦须有耐心方可获利，若只行一、二次，势必不能获利，因此废食未免可惜。如举南洋之大商家及货多者为代理，加其薪水，或有花红奖励之，必尽心代办，可胜外人。

一、烟台局董云："由烟至粤之鱼干水脚贵于咸鱼，去年太古将鱼干作咸鱼水脚计，是暗中跌价招揽客货，初函询，继将提货单质证，云经手人错算耳。"营口大商新昌郭君云："怡和于客货多者亦暗跌招揽，我局不宜太板也。"

一、九江局董云："现查九江太古有小轮船代客拖带过鄱阳湖之货艇茶船，且暗许货到上海免收栈租之期，较招商局宽限，而烟叶纸张麻客，有云三十天，有云四十五天，招商局遵守旧章，仍收十四天。去秋再三函商总局，询明太古，始展限三十天。

水脚不如前职此故也。”

一、厦门局董云：“出口货至天津、营口者，多于上海，所以太古常有船直放天津、营口，怡和有定期船往来香港、营口。如本局每月有二千余吨之船由厦门绕上海、烟台至天津，回头绕营口、烟台、厦门至香港，各客预知往来均有定期，必然满载，可获厚利。先试行一船，如果符所言，则可开两船。因转载之货恐被偷窃，皆愿装直放之船。近日洋船迎合客意，太古洋商尤为迁就，出租之船须与太古订定合约，彼此租价，不许暗跌，庶免落后。因太古往往跌价，若我探知，函告总局查确而后准照办，已秋后黄花矣。”

一、厦门太古洋行左右有楼大栈房两间，每间上下可储糖八、九千包，小栈房十二间，每间可储糖四、五千包。凡遇有糖装之行商，竟与栈房一间，将锁匙交该行自管。且栈房地皆铺水泥，开小沟，如有糖水渗出，或篓油渗出，均可收回。据趸船司理郑森馀云：本局趸船只容九百吨，不如太古趸船大，若入口货多，须候驳艇分载。上年本局托瑞记洋行黄瑞曲之子代理，出口货甚少。因太古准客货随时入栈，船到即代装去，所以太古船出口糖常有数千包至万余包，本局船出口只数百包，森馀见不雅观，遂劝黄君函商总局仿照办理。黄君恐总局嫌费用多疑有别故，不敢函告，因嘱森馀代达。惟恃其轮船来自台南之桂元乾转载耳。森馀窃念准客货随时入栈一事，非吾职司，不敢越分，过两星期对黄君伪云：已代函达总局，旋蒙回信，准即试办。森馀复将太古揽载情形详达也。惜其时叶亮卿倒账，有洋楼两间出沽，每间三千元，竟不肯函告总局承买，其意恐总局自行设局。可知代理人与自行设局者办事之心矣。故太古往日托人代理之埠，皆

已设行派人自办。黄君恃西籍与地方官闹事，撤委交汕头电局总理伍遂初接办，黄君不到厦，因论水脚扣用为局费，恐入不敷出，拟转托得记利士薛君棠谷兼理，薛君不允，遂派一司事一翻译，并租洋楼一间为办事所，及各司事住房，另租小栈两间可储糖千余包而已。查历任局董经办以来，本局出口水脚银每年不过一万数千至二万元，其不能振作者，是仰体总局节省经费起见，若费多限于九五，局用不敷，如出公帐，又恐招总局怪责，不若因陋就简，无咎无誉。且栈房不多，地基不佳，各客亦不易招呼故也。今台南桂元乾皆日本船揽去，接货者较往日尤难。去年伍君仙逝，承办董事与各董事札委润林接办，不惜小费，尽心竭力招徕，幸得出口货水脚银三万数千元，皆藉总局唐总办调度有方，揽载者勤能，并蒙各行商俯念中华之船协力维持，以顾大局所致耳。

一、查各埠太古俱有码头栈房，且闻广州、九江等处，如遇逆潮赶装轮船之货艇，尚有小轮船为其拖带，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优胜劣败，势所必然。伏望我官商于招商局无码头栈房之处，如广州、厦门、营口等埠，速为图谋，以挽利权，勿因款绌而不思筹办也。

营口新昌油豆生意颇大，其总理郭君渔笙云：怡和、太古每礼拜有船一来一往，来船多绕烟台，去船多绕大连，盖烟台有进口货，大连有出口货，如营口货不多，必绕大连配载。查营口向来装杂粮，水脚一钱五分，去年减至一钱三分，豆油水脚四钱，今春又暗中跌价甚至一钱。宜与怡、太公定划一之价，以保信用。上海油栈宜用洋灰——又名水泥、又名水门汀——铺地，渗漏易于修拾，如有破篓，管栈者随时修理。铁钩最坏包皮，或致斤两缺

少，或致布匹破碎，皆小工用铁钩之故。宜禁小工用铁钩并防偷窃也。

天津招商局董麦君佐之云：局船无定期，且“新济”、“遇顺”等船，无电灯风扇，西客多不悦意。西栈荒地颇多，似宜起造住宅，并将旧屋破烂者全行修好，出租与人。豆客之货不装局船，因金利源偷窃之弊不除也。

一、重庆招商渝局揽载云：往来宜、渝客货甚多，如造一千数百匹马力之轮船四艘，约需银七十余万，恐招股不易，宜先造拖带之小轮船四艘，倘马力弱不能过大滩，即分置于大滩上下，为往来货船拖带。盖上水白木货船，至快者亦须二十余日，若有轮船拖带不过八日耳。上年招商渝曾集股银十万两，拟购船试办，兼走内河，具禀招商总局，不准，遂作罢论。今洋商时欲遣轮船走内河，故劝李君觐枫招商会与招商渝局董招股速办也。

留致各埠分局管见五条

启者：官应昨奉本局董事会函委，亲往查察各埠局栈如何整顿之法。俟归后，一面函详会长，一面与董事会商改良。自愧年老无能，时恐徒劳往返，于大局无补，惟望各分局董、各管栈、各坐舱同心协力维持，以匡不逮。兹有管见五条，尚祈逐条示复，如有不到之处，仍祈补列为荷。

一、请仿照太古办法，每月造报三公司船本埠所装出口客货比较表，查海关造册处每船出口所装各种货物，均有清单刊布，应向购一分，嘱翻译分别照录，按月总结一报，俾知查考。

二、本局今年正月至六月止，共装出口货去某埠水脚银若干，如较去年所短若干，考究何故，据实照报，勿避嫌疑，以期整顿。

三、轮船栈房损失客货或短斤两，或斤两符而箱内包里或以泥石，或以砖碎抵换，请各自留心，查究如何方可绝其流弊。

四、栈房趸船上货下货堆工扛力，是论工数折、论件数？如何计法，请列明以备查考。

五、本埠大商货物多者现是何字号，管事者何姓名，何省人，亦均请查复，以备沪局留心招呼。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郑观应集　　上册
SS号=10354210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照片
救时揭要
澳门猪仔论
续澳门猪仔论
求救猪仔论
论禁止贩人为奴
救猪仔巧报
记猪仔逃回诉苦略
澳门窝匪论
拟自禁鸦片烟论
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
拟设义院收无赖丐人使自食其力论
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
议遍考庸医以救生命论
论医院医家亟宜考究
论救水灾
痛亡者无归论
论广东神会梨园风俗
劝戒溺女
劝戒杀放生论
堪舆吉凶论
救济速报
劝公门修行
论三教要旨傍门惑世
或问守身要旨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跋
易言三十六篇本
序
自序
论公法
论税务
论鸦片
论商务
论开矿
论火车
论电报
论开垦
论治旱

论机器
论船政
论铸银
论邮政
论盐务
论游历
论议政
论考试
【附】《论洋学》
论吏治
论边防
论交涉
论传教
论出使
论水师
论火器
论练兵
论民团
论治河
【附】浙江某君《专事堤工似利而有害议》
论虚费
论廉俸
论书吏
论招工
论医道
论犯人
论栖流
论借款
论裹足
跋
珊溪生注
易言二十篇本
《易言》自序
甑山菜园下佣识
公法
通使
传教
贩奴
交涉
鸦片
开矿
铸银
税则
商务

国债
西学
考试
狱囚
铁路
电报
船政
水师
火器
民团
盛世危言
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
《盛世危言》彭序
《盛世危言》郑序
《盛世危言》陈序
《盛世危言》自序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道器
学校上
【附录】王紫诠广文《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
【附录】《德国学校规制》
【附录】《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
学校上（八卷本重写）
学校下
西学
【附录】英士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
【附录】《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
【附录】《华人宜通西文说》
女教
考试上
【附录】《法国激励人材说》
考试下
【附摘录】何沃生律师所著《新政论议》
藏书
【附录】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
议院上
议院下
【附录】《今古泰西诸国设立议院源流》
【附论】答某当道设议院论
公举
原君
自强论
【附录】胶报《论普国中兴事略》
【节录】《国民报·公义第二篇》

【节录】纯常子《自强论》
日报上
日报下
吏治上
吏治下
【附截录】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议》
【附录】纯常子《吏治论》
典礼上
典礼下
游历
【附录】李提摩太《亲王宜游历各国说》
公法
通使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传教（十四卷本重写）
贩奴
【附录】吴剑华《查视秘鲁华工记》
交涉上
【附录】《申报·中西交涉损益论》
交涉下
【附录】薛叔耘星使《变法论》
条约
入籍
书吏
阉宦
廉俸
限仕
汰冗
革弊
【附节录】曹侍御《奏直隶差徭勒派情形》
建都
户口
旗籍
教养
【附录】李提摩太《转移积患养民说略》
训俗
【附录】《新闻报·论粤省有三大害》
【附录】李提摩太《天下四大宗论》
【附录】《序〈富国探源论〉》
刑法
狱囚
【附录】《书杨侍御〈奏请裁撤待质公所折〉后》

巡捕
罚赎
医道
善举
【附录】杨然青茂才《论泰西善堂》
僧道
盗工
税则
【附录】《泰西征税论略》
厘捐
【附摘录】镜存子《治标庸言》
捐纳
【附录】王子潜广文《停捐纳论》
停漕
盐务
度支
【附录】《俄国出入度支总数考》
国债
商战上
【附录】沪报《变通商务论》
商战下
【附录】《欧洲商务盈绌总论》
【附录】《英商公司据印度及亚美利加考》
商务一
商务二
商务三
【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
商务四
商务五
【附录】英驻沪总领事哲美森著《英国颁行公司定例》
商船上
商船下
【附录】同治元年各国议定《行船章程》
【附录】《各国商船表》
保险
铁路上
铁路下
【附】《中国铁路原委考》
修路
电报
邮政上
邮政下
【附录】《泰西邮政考》
驿站

银行上
银行下
【附录】《英国国家总银行考》
铸银
【附录】《药水浸洋钱之害论》
圜法
开矿上
【附录】《开平矿事略》
【附】《论丙申年汉阳铁厂归商办情形》
开矿下
【附】《论戊戌年后各国商人承办矿务情形》
纺织
技艺
【附录】沪报《制造说》
赛会
农功
垦荒
旱潦
治河
海防上
海防中
【附录】剑华道人《记日本议院论中国创设海军事》
海防下
【附录】张司马《论北洋海军失利情形》
边防一
边防二
【附录】《亚洲宜自为唇齿论》
边防三
【附录】姚子良观察《论滇属金沙江形势》
边防四
边防五
边防六
边防六（八卷本重写）
【附译】俄皇大彼德《遗嘱十四条》
边防七
【附录】剑华堂《续罪言·天下大势通论》
边防八
边防八（八卷本重写）
边防九
江防
炮台
【附录】邹君《炮台论》
练将
【附录】薛叔耘星使《选将练兵论》、《英、德设课功局防敌法》

【附】储将才论
【附录】金眉生《我战则克论》
练兵上
【附录】刘连城《将略要论》
【附录】沈仲礼太守译述德人《借箸筹防论略》
练兵下
水师
【附录】薛星使、张制军、王星使《海军论》
【附】光绪二十一年各国兵船表
船政
民团上
民团下
卫屯
火器
间谍
【附录】《行军以间谍为先论》
弭兵
吴广霈跋
杨毓煇跋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重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序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南游日记
《南游日记》自序
彭玉麐识
龚易图识
南游日记
越南立国失国原委
中越交界各隘
西贡至金边水路程
西贡至金边旱路程
西贡华商牌税章程
西贡船钞章程
西贡出入口带水章程
西贡抽收新旧华人身税章程
西贡出入口货物抽收厘金章程
西贡出入口报关并附带书信章程
西贡华人出口章程
越南道路
口占赠吕某
抵芹滁江口
西贡
游西贡花园
新加坡

暹罗
南洋
舟中晓起观日
西行日记
《西行日记》序
《西行日记》序
《西行日记》自序
西行日记
节录广州、香港、厦门、天津、营口、九江、汉口、重庆等处分局条陈于后
留致各埠分局管见五条